
古龙作品集
大旗英雄传
上
珠海出版社

一个作家的成长与转变

——我为何改写“铁血大旗”

一

人都是会变的，随着环境和年龄而改变，不但情绪、思想、情感会变，甚至连容貌、形态、身材都会变。

作家也是人，作家也会变，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当然更会变。

每一位作家在他漫长艰苦的写作过程中，都会在几段时期中有显著的改变。

在这段过程中，早期的作品通常都比较富于幻想和冲劲，等到他思虑渐渐缜密成熟，下笔渐渐小心慎重时，他早期那股幻想和冲动也许已渐渐消失了。

这一点大概也可以算是作家们共有的悲哀之一。

二

如果有胸怀大量的君子肯把“写武侠小说的”人也笔为作家，那么我大概也可以算为一个作家了。

我第一次“正式”拿稿费的小说是一篇“文艺中篇”，名字叫做“从北国到南国”，是在吴恺玄先生主编的“晨光”上分两期刊载的，那时候大概是民国四十五年左右，那时候吴先生两鬓犹未白，我还未及弱冠。

如今吴先生已乘鹤而去，后生小子如我，发顶也已渐见童山，只可惜童心却已不复在了。

吴先生一生尽瘁于文、我能得到他亲炙的机会并不多。可是写到这里，心里却忽然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惆怅和怀念。

除了还有勇气写一点新诗散文短篇之外，写武侠小说，我也写了二十年，在这段既不太漫长也不太艰苦的过程中，也可以分为三段时期。

早期我写的是“苍穹神剑”、“剑毒梅香”、“孤星传”、“湘妃剑”、“飘香剑雨”、“失魂引”、“游侠录”、“剑客行”、“月异星邪”、“残金缺玉”等等。

中期写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铁血大旗）、“情人箭”（怒剑）、“浣花洗剑录”（浣花洗剑）、“绝代双骄”，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再写“楚留香”，写“陆小凤”，写“流星蝴蝶剑”，写“七种武器”，写“欢乐英雄”。

而一部在我这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到的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

因为那时候我一直想“求新”、“求变”、“求突破”，我自己也不知是想突破别人还是想突破自己，可是我知道我的确突破了一样东西——我的口袋。我自己的口袋。

在那段时候唯一被我突“破”了的东西，就是我本来还有一点“银子”可以放进去的口袋

三

口袋虽然破了，口袋仍在，人也在。

我毫无怨尤。

因为我现在已经发现那段时候确实是我创作力最旺盛、想象力最丰富、胆子也最大的时候。

那时候我什么都能写，也什么都敢写。尤其是在写“大旗”、“情人”、“浣花”、“绝代”的时候。

那些小说虽然没有十分完整的故事，也缺乏缜密的逻辑与思想，虽然荒诞，却多少有一点味。

那时候写武侠小说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写到哪里算哪里，为了故作惊人之笔，为了造成一种自己以为别人想不到的悬疑，往往会故意扭曲故事中人物的性格，使得故事本身也脱离了它的范围。

在那时候的写作环境中，也根本没有可以让我润饰修改、删减枝芜的机会。

因为一个破口袋里通常是连一文钱都不会留下来的，为了要吃饭、喝酒、坐车、交女友、看电影、住房子，只要能写出一点东西来，就要马不停蹄的拿去换钱；要预支稿费，谈也不要谈。

这种写作态度当然是不值得夸耀也不值得提起的，但是我一定要提起，因为那是真的。

为了等钱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们共有的悲哀，但却是我的悲哀。

我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

忽然间，我口袋里那个破洞居然被缝起来了，大概是用我思想中某几条线缝起来的。

因为我同时也发现了我思想中已经缺少几条线，有些我本来一直自认为很离奇玄妙的故事，现在我已经不敢写了。

可是以前那些连我自己都认为有些荒诞离谱的故事，至今我还是觉得多少总有一点可以让人觉得紧张、刺激、兴奋、愉快的趣味。

我能不能把那些故事换一种写法，换几个人名和一个书名再写出来？能不能把旧酒装在新瓶子里？

不能。

重复写雷同的故事，非但反而会让人更觉烦厌，自己也会觉得不是滋味。

所以我才想到要把那些故事改写，把一些枝芜、荒乱、不必要的情节和文字删掉，把其中的趣味保留，用我现在稍稍比较精确一点的文字和思想再改写一遍。

这种工作已经有人做过了。

在香港，有一位我一直非常仰慕推崇的名家已经把他自己的作品修饰整理过一遍，然后再重新发表。

我的至友和结义兄长倪匡，也曾将另一位名家曾经轰动一时的名作删节润饰，至今犹在海外各大报刊杂志连载中。

他们工作的环境与条件，他们的慎思与明断，都不是我能比得上的。

我写的那些敝帚自珍的东西，更不能和那些名作相提并论。

我这么做，既没有一点“想将之藏诸名山”的想法，也没有一点想要和“唐宋剑侠与水浒相比较”的意思，这一点是我特别要向曾经在中国时报痛

责过“ 武说 ”的一位君子，请求谅解与原谅的。

我这么做，只不过要向读者诸君多提供一点消遣和乐趣而已，如果能够让诸君在消遣之余还有一点振奋鼓舞之意，那就更好了。

四

我写的大多数小说，都已由只能在租书店流传的小薄本改为勉强可以登堂的大厚本了；其中只有极少数例外，因为我知道小薄本的读者总是比较少一点；能看到的人也不会太多。

所以我一直想把这几部书保留，作为我改写的尝试。这几部书之中当然也有一些值得保留的价值。

这一部“ 铁血大旗 ”就是其中之一。

六八、三、廿九、夜深

江湖一怪侠
——代《古龙作品集》序

罗立群

古龙，原名熊耀华，生于 1936 年，卒于 1985 年 9 月 21 日，终年 49 岁。古龙从小身世飘零，性格孤独沉郁。他 14 岁时，从香港到台湾读书，18 岁时，因父母离异，生活陷入困境，靠朋友接济和半工半读就读于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他曾在台北美军顾问团任过职，后开始写武侠小说。

古龙一生“ 仗剑江湖载酒行 ”，他嗜酒如命，经常用喝酒来打发日子，借酒来麻醉自己，以忘掉自己心底的哀愁和寂寞。他为人豪爽，生性洒脱，爱交朋友，待人真挚、诚恳，善于理解别人，狠得朋友的心。古龙很“ 好色 ”，是性情中人，他不能一日无女人，而女人也乐意与他交往。据古龙好友丁情说：“ 古大侠虽然不能缺少女伴，可是他常常会为了朋友，而舍弃他心爱的女人。他总认为女人可以再找，朋友知己却是难寻，怎么可以舍朋友而重女人呢？这是古大侠对于女人和朋友的态度，也是很多女人‘ 恨 ’他的原因。 ”由于酗酒和好色，古龙自中年以后，健康状况日趋下降，曾数度病危住院，但他出院后依然故我。他的好友、著名武侠小说家倪匡说，长期的病痛使得古龙已经看淡了人生。过度的酒色，致使古龙病情迅速恶化，终因肝硬化引起食道静脉瘤大出血而去世。古龙的身世、性情和行为，直接影响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了解了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古龙的作品。

古龙步入“ 武坛 ”，是为生活所逼，用古龙自己的话来说，“ 为了等钱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共同的悲哀，却是我的悲哀，我也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 ”他自第一部武侠小说《苍穹神剑》起，接二连三地推出新作，共创作数十部武侠小说，有许多被香港、台湾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成为港台影视界争相拍摄的热门题材。古龙的小说更是风靡大陆、港台及海外。

古龙对武侠小说创作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理解。首先，他认为当代武侠小说不应再走传统武侠小说的老路，而是“ 要新，要变 ”。他说：“ 武侠小说的确己落人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已写得太多了些，己成了俗套，成了公式。 ”“ 谁规定武侠小说一定怎么样写，才能算正宗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也和别的小说一样，只要你能吸引读者，使读者被你的人物的故事所感动，你就算成功。 ”对于武侠小说应该如何变，如何新，古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武侠小说中已不该再写神，写魔头，已应该开始写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感情。 ”“ 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己无法改变，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 ”他还认为：“ 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看重其中丑恶的一面？ ”写武侠小说的目的，是“ 使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还能对这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些 ”。基于这种认识，他更指出：“ 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观念。 ”“ 武侠小说中的动作的描写，应该是简单，短而有力的，虎虎有生气的，不落俗套的。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先制造冲突，事件的冲突，尽量

将各种冲突堆构成一个高潮。若你再制造气氛，紧张的气氛，肃杀的气氛，用气氛来烘托动作的刺激。武侠小说毕竟不是国术指导，武侠小说也不是教你如何去打人杀人的！血和暴力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就会令人反胃了。”古龙的这些观点，散见于他的各个小说前面的“序”中，这些观点和看法，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理论，对阅读和理解他的武侠小说是大有帮助的。

古龙曾在《大旗英雄传》序言中把自己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我写的是《苍穹神剑》《剑毒梅香》《孤星传》《湘妃剑》《飘香剑雨》《失魂引》《游侠录》《剑客行》《月异星邪》《残金缺玉》等等。

“中期写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即《铁血大旗》）《情人箭》（即《怒剑》）《浣花洗剑录》（即《江海英雄》）还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再写《楚留香》，写《陆小凤》，写《流星·蝴蝶·剑》，写《七种武器》，写《欢乐英雄》。而一部在我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

第一阶段的创作是古龙初入江湖的“闯荡”时期，此时的作品从结构、情节、人物乃到语言都没有摆脱传统武侠小说的束缚，但从小说的情节布局来看，己可以看出古龙具有巨大的潜在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

从写《武林外史》开始，古龙进入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他力图打破传统，有所创新，从《武林外史》到《铁血大旗》，再到《绝代双骄》，可以看出古龙不断探索的艰难“足迹”。

古龙后期的作品面貌一新，小说的意境深沉、幽远，富有诗意和哲理，小说语言洒脱不俗，人物塑造很有深度，小说的情节更是“奇”、“险”兼备，鬼神莫测，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古龙初步“江湖”时，乃为生活困境所逼，写小说是为了赠钱，学学别人自然方便。到了后期，困顿摆脱，责任感加强，对创作武侠小说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加上屡屡试笔，多年历练，语言、技巧也渐趋成熟，终于走出了古龙自己的路，亮出了古龙独特的“武功”。从此，“江湖”上多了一位“怪侠”。

以作品内容而论，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是虚构人物和事件，置入历史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而论，金庸比粱羽生更高一层，其写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龙的小说则根本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就小说人物的主流倾向而言，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

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古龙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诞、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龙的身世、心境、经历有关。

谈到小说情节，古龙武侠小说也和梁羽生、金庸小说有明显不同。三位大家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引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前工后拙，开篇十分吸引人，以后的情节则渐趋平淡，显得有点才气不足。金庸武侠小说恰恰相反，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示，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干巍峨，枝叶繁茂，宠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魄，回肠荡气。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炉火，小说情节犹如炉火上的一壶水，火越烧越旺，水越来越滚。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不相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着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营构的确堪称一绝。

至于小说武功描写，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风格。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虚幻中写实性很强，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细腻而又逼真，紧张激烈，夸节有致。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备道德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益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修罗阴煞功、雷神掌、毒掌等。正派武功循序渐进，发展缓慢，但根基扎实，邪派武功进展神速，却容易走火入魔，贻害终身。凡此种种，造成了梁羽生“武功”的既精彩又单调。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金庸“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诙谐有趣，在激烈的打斗中插入笑料，今人捧腹。古龙的“武功”风格与众不同，他是以“怪招”取胜的。他的“武功”重精神不重招式，如《边城刀声》中写叶飞的“飞刀”绝技，“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刀是怎么发出来的。刀未出手前,谁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了解他那种伟大的精神，就绝不能发出那种足以惊天动地的刀！飞刀！飞刀还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并不是杀气，但却比杀气更令人胆怯。”这里所写的“飞刀”，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武功，而是一种高尚人格，伟大的精神，即叶飞老师李寻欢那种“仁慈、博爱”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古龙的“武功”又强调“攻心为上”，举凡人物的性情、情绪、脾气、衣饰、环境，乃

至肌肉的颤动、松紧等，都会对武功的发挥产生影响，而高手决战是不容有丝毫错误的，“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神态，他们站着的姿势，都是绝对完美的。”在这种情境中，“武功”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间，生死立判。古龙的“武功”还表现出一种境养——禅的境界。它以彻心见性为宗旨，对敌手的体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认识的局限性，才能迅速而准确地体察敌手武功的弱点。这种忘我境界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后所达到的随心所欲的自如状态，在这种忘我状态中，战斗者己成为“无意识的人”，心中己不存在作为观察者的“我”，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对面的敌人；在这种状态中，身剑合一，战斗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功的威力，一击之下，毁灭敌手。正因为古龙“武功”有这些“怪招”，所以他“武功”的风格别具特色。无招无式，简短有力，重在精神，一击见效。

古龙小说在语言、技巧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家风格。梁羽生小说的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气，故事中又常常用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以创造优美的意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技法以传统继承为主，多用章回小说的形式铺张故事，叙事中有着明显的说书人的口气，表现出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诙谐逗趣而又富于变化，他的小说既有诗情画意，柔绮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说直探人生、命运的真谛。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结构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古龙小说的语言句式短，句法多变，简洁、俐落、洒脱。文章随意挥洒、虎虎有生气，叙事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多跳跃抖动，情节惊险溪跷而又不违情悖理，辟境造意，刻意求新。如果说梁羽生是烙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风度的话，那么金庸就是博采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朴、慷慨多气，又诙谐幽默、妙语解颐，挥洒肆纵，多样统一地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是“武坛”的绝顶人物！至于古龙，则是大胆恣肆，不守成规，逞才摛藻，笑做“江湖”，力求新颖变化而又意蕴深这的武林怪杰。

在国内，乃至港台，署名古龙出版的武侠小说有 100 多部，这些作品有的是古龙写了一半，由别人续写完成的，如《圆月弯刀》、《剑毒梅香》等，有的完全是别人所作，而以古龙名义发表的，如《铁树艳情》等。造成这种情况，乃因古龙成名之后，著作风行一时。出版商见有利可图，纷纷登门求稿，由于供不应求，便请别人代笔，于是伪作流行世上，真假参半，优劣并存。

这部《古龙作品集》的编排工作，是在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指导下完成的，会长宁宗一先生及学会其他同仁亲自审读了全部原稿，删除了大量的伪劣之作，遴选出了全部精品，保证了作品的质量。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于东楼先生侠心热肠，为解决版权，提供资料，多方奔走，鼎力相助，令人感佩。这部《古龙作品集》共分十卷出版，第一、二、三、四卷是古龙中、后期所创作的不成系列的精华作品，五卷为“小李飞刀”系列，六卷为“陆小凤传奇”系列，七卷为“楚留香传奇”系列，八卷为“七种武器”系列和“绝代双骄”，九、十两卷为古龙早期作品。全部十卷共分 59 册。为了便于学者的研究和读者了解创作背景、宗旨，每种作品前均保留作者的“原序”，并有一篇导读性的“序文”，作品后附“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第一章　西风展大旗

一

夜色渐浓，无月无星，枯草丛中，虫声啁啾，使这苍茫的原野更平添了几分凄凉萧索之意。

黑暗中却来了一个人，身法轻捷，来势如电，见到这面大旗时，立刻脱下衣衫，解开发辫，赤身散发，缓缓跪了下去，跪在那孤独的迎风招展于荒原中的大旗前，神色间带着种不可掩饰的悲哀与忧郁。

他笔直的跪在旗下，石像般动也不动，静寂中却忽然响起一阵急遽的马蹄声，一个苍老雄浑的语声喝问：“来了么？”

“在这！”

两行人马，带着两股烟尘，急驰而至，左面一行三人三马，一个是身躯粗长面带微须的中年男子、一个是短小精悍目光灼灼的少年、还有一人，面色黝黑，满身黑衣，身后斜背着一柄乌鞘长剑，只有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在夜色中闪烁生光，端坐马上，当先驰来，双臂一振，凌空翻了个身，飘然落在旗下。

短小精悍的少年在马上微一探手，便已抄住厂他的马缰，马势一缓，己有两条人影掠过，却是右面驰来的一个虬须老人和一个青衫少女。

赤身散发跪在旗下的人仍然跪在旗下，动也不动，虬须老人紧握双拳，旗杆般站在他面前，满面怒容。

黑衣少年、青衣少女，面色凝重，一言不发木立在他身后，风声呼啸，天地间杀机沉沉，虬须老人忽然厉喝一声，一掌向赤身汉子劈下。

一声轻叱，一条人影掠来：“大哥且慢！”

那中年男子，己轻轻架住了他的手掌。

老人怒道：“你要做什么？”

中年男子叹道：“七年都已过去，再等一刻又何妨？”

虬须老人胸膛起伏，虽然怒极，却垂下了手，沉声问：“刑马已备齐了么？”

赤身汉子一听“刑马”两字，面色突又惨变，黑衣少女垂手道：“三叔、四弟俱已得手，弟子也将天武骠局总骠头那匹‘乌云盖雪’取来，三弟和么叔却直到此刻还未见踪影。”

中年男子道：“我取的是盛家庄那匹‘紫骝’，四侄取的是落日牧场那匹‘玉蹄朱龙’，这些都轻易得手，自然回来得快些。”

三匹健马已经系在树上，木叶萧萧，健马长嘶，青衣少女看着跪在旗下的人，忽然转过头去不忍再看一眼，众人也俱都神色黯然。

“么叔来了！”

狂风吹过，方才插旗的铁汉，赤足飞奔而来，掌中竟高举着一匹黑白相间的花斑大马，双臂筋结根根凸起，满头汗珠流落，奔到正前，大喝一声：“接住！”

双臂一振，竟将这匹花马直掷出来。

黑衣少年与精悍少年双双跃起，一人接住了马的一双前足，一人接住了马的后足，乘势后掠，将花马轻轻放下，黑衣少年伸手一掌击在马颈上，花马唏哩哩一声长嘶，想要跃起，却被他双手扯住马鬣，空自扬蹄怒嘶，无法

前奔一步。

赤足铁汉一抹头上汗珠，道：“这匹‘飞云豹子’，当真和霹雳火那厮一般的臭脾气，竟连俺都服侍它不下，只得将它制住，一路举了过来，倒变成马骑人了。”目光一转，又变色问：“小老三呢？还没有回来？”

中年汉子摇了摇头，赤足铁汉顿足道：“我早就知道寒枫堡戒备森严，冷老匹大更是下好对付，他却偏偏抢着要去……”

赤身散发跪在旗下的汉子忽然脸色大变：“三弟已到寒枫堡去盗那匹冷龙驹了么？”

老人大喝：“住口！你贪恋女色，欺师灭祖，我云翼没有你这个孽子，云老三也没有你这个兄弟，他就算死在寒枫堡，与你又有何关系？你再敢唤他一声三弟，我立时便将你碎尸万段！”

赤身汉子垂首道：“孩儿自知罪孽深重，早已未存活命之心。”

云翼厉喝道：“你既然自知罪孽，为何还要做出如此无耻之事？寒枫堡与我云氏一家世代深仇，你难道不知道？”

双臂一张，对天悲嘶：“我云翼一生英雄，却想不到生下这样一个不忠不孝的孽子！”嘶声悲激，有如猿啼。

中年汉于黯然道：“他已经知道错了，大哥你难道不能留下他的生命，削去他的双足，让他一生残废？”

赤身汉子面色沉凝，凄然一笑，道：“云铿犯下了重戒，甘受五马分尸之刑，以立我大旗门中的威信。”

赤足铁汉一挑拇指，大声道：“好！这才像大旗门下弟子说的话！”

云铿黯然道：“我死不足惜，只望爹爹能饶冷青霜一条活命，此事与她本无关系，这全是我自己的错。”这条不怕死的好汉眼角上居然泛出晶莹的泪珠：“何况她腹中已有了云家的后代了。”

云翼面色大变，远处却又响起一阵蹄声，一匹白马，银箭般在夜色中直奔而来，马鞍上似乎空无人迹，中年汉子皱眉道：“铮儿呢？”

话声未了，眼前一花，一条白色人影忽然自马腹下钻出，就已稳稳的立在马鞍上，朗声笑道：“冷龙驹终也被我收伏了！”

笑声中白马急驰而至,四蹄一收,就动也不动的立在了大旗前面,马上 一个面如冠玉、满身白衣的少年，耸肩跃起，凌空翻了三个筋斗，笔直掠了下来，看到旗下之人，又惊义喜：“大哥，你终于回来了！”

云翼只作未闻，沉声道：“三弟，宣读罪状，立刻施刑！”

中年男子黯然一叹，俯首道：“铁血大旗门掌刑弟子云九霄，代祖师爷执令，谨判叛徒云铿，重色轻师，暗中通敌，应受五马分尸之刑！”

云铮面色突变，嘶声大呼道：“原来你们叫我盗马，为的竟是要害大哥，原来你们都知道了，就瞒着我一人！大哥他犯了什么过错？要身受五马分尸的惨刑？他不过只是爱上了一个姓冷的女人而已。”转过身来，扑地跪倒地上道：“爹爹，你难道就不能饶大哥一次？他毕竟是你老人家的孩子呀！”

云翼面如青铁，木立当地，黑衣少女以及那精悍的少年一起跪了下来，云铮膝行两步，抱住他爹爹的腿：“爹爹，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云铿突然大喝一声，长身而起，大声道：“二弟、三弟、四弟、五妹，大哥错了，你们再也不必多说，好生孝敬爹爹，生为云家子弟，怎能与寒枫堡中之人相爱，爹爹，孩儿不孝，沾污了铁血大旗，只有以鲜血来为它洗清了！”

话声来了，忽然反手一掌，击在自己天灵盖上，一声惨呼，血光飞激，云铮扑了上去，云九霄黯然回首，赤足铁汉双目圆睁，瞬也不瞬的望着那一面迎风招展的铁血大旗。

云翼目光森寒，面色如铁，高大威猛的身躯也已在不住的颤抖，痴痴的木立半晌，突然反手一把抓起了那杆铁血大旗，厉声惨呼道：“苍天为证，我铁血大旗门下子弟流出的鲜血，点点滴滴，都不是白流的，凡我铁血男儿，都不要忘记今日的教训，更不要忘记先人的血誓，苍天为证，我家男儿复仇的日子，已从此刻开始！”

呼声悲激高亢，直冲霄汉，他目中却已老泪纵横。

秋风呼啸，大旗舒卷，夜色更深，天地间的杀机也更重了。

云翼仰面举旗，直到天风吹干了他目中的泪珠，才沉声道：“铁中棠留此施刑，别人都随我走！”

“走”字出口，大旗又展，一阵狂飙扫过，他身形已在三丈开外。

云铮大喝一声，翻身而起，嘶声道：“云家的嫡亲骨血，为何要叫外姓弟子施刑？”

云翼须发飘拂，缓缓转过身子一字一字的说道：“入我大旗门中，便是嫡亲骨血，谁敢再提‘外姓弟子’四字，有如此石！”

语声未了，大旗倏沉，“铮”的一声，火星飞激，他身旁一方三尺见方的黑石立刻裂为碎片。

云九霄一声轻叱：“走！”

展动身形，拉着云铮如飞掠去。

青衫少女幽幽望了那黑衣少年一眼，霍然转过身子，随着精悍少年，轻烟般没入无边的夜色中。

人影一闪，便已消逝，黑衣少年木立在荒野上，凄风中马嘶不绝，他身子却久久不动，只有那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在黑暗中闪耀着寒星般的光采。

二

一声霹雳，暴雨骤落。

五匹健马，齐齐昂首长嘶一声，向外奔出，刹那间便分成五个方向，马尾后溅出五条血迹，但转瞬便被大雨冲得干干净净。

黑衣少年铁中棠颀长的身躯，旗杆般卓立于暴雨中，他满面水珠，滴滴流落，也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马性识途，五匹分向而骑，正是奔回自己主人的马厩，那冷龙驹方才在云铮手下虽然驯服，但此刻放蹄而奔，却有如天马行空，矫如游龙，暴雨中只能见到一条白影奔腾而过，根本无法分辨形态。

乌云浓霾，泼墨般的东方天畔，终于微微露出了一丝曙色。

曙色下，群山边，屋影幢幢，千椽万脊，沉睡着一片庄院，正是威镇天下的武林重地寒枫堡。

冷龙驹长嘶一声，奔行更急，冲人了一片浓林，林中道路蜿蜒，泥水飞溅，突听一声呼哨响起。

一条人影自树梢飞落，显然早已捏定时间，要一跃落在马背上。

可是冷龙驹奔行大急，这个人刚落下，冷龙驹便已擦身而过，刹那之间，但见这人身形凌空一提，倒翻了一个筋斗，手掌自胯下穿出一把刁住了冷龙

驹的马尾，随着马身悬空飞驰了一段路途，猛然提起一口真气，再次呼哨一声，飘然落在马背上，轻轻拍着马背鬃毛，低语道：“马儿马儿，不记得我了么？”

夜色中只见此人剑眉星日，满面悲愤，正是云铮！

冷龙驹奔行本急，此刻竟真的好像还记得这个曾经将它收伏过的少年，低嘶一声，停住了脚步。

云铮却比马还紧张，翻身跃到马尾后，只见两条粗索自辔头拖到后面，又是血迹，又是泥水，但绳端处却究无一物。

“难道失落了么？”

一阵热血涌上心头，云铮翻身扑在地上，放声大哭。

“大哥，你死得好惨，你不但不能全尸而终，而且连尸首都失落在荒野中。”

忽然间一阵厉叱之声响起。

浓林中已有数十个身穿劲装手持利刃的大汉，将他团团围住，数十道森寒的目光与刀光相映，仿佛比刀光更锐利。

云铮居然笑了，仰面大笑：“过来，全过来，我正要以你们的鲜血为我大哥复仇！”

喝声未了，立在道路上的四条劲装大汉，身形向外一横，闪开的道路上，立刻大步走来一位头戴笠帽，身穿白袍的枯瘦老人，雨水有如珠帘股自他笠帽前滴落，滴落的水珠间，只见他高颧锐目，鼻钩如鹰，颔下几缕山羊般的灰发，在风雨中不住飞舞，冷冷的问云铮：“谁是你的大哥，寒枫堡与你大哥有何仇恨？难道你是铁血大旗门下？”

云铮纵声狂笑：“冷一枫，除了铁血大旗门下，谁家配有我这样的男儿！”

这鹰鼻老人正是寒枫堡主冷一枫，他手掌紧捻着颔下微须，沉声道：“你夜盗冷龙驹，胆量果然不小。”

暴雨更急，竹笠滴落的水珠，掩去了他面上的神色，却掩不去他手掌的颤抖。

云铮冷笑道：“别人看寒讽堡铜墙铁壁，少爷我却是拍掌而来，拍掌而去，算得了什么！”

冷一枫忽然问：“大旗门重施五马分尸，为的可是那云氏不肖子云铿么？”

云铮厉声惨呼：“第二个便轮到你了！”

身形一展，飕的向冷一枫窜了过去；突见眼前刀光一闪，三条劲装大汉，手挥长刀，迎面扑来，刀花三震，分砍云铮上、中、下三路。

冷一枫仰面狂笑道：“云翼呀云翼，老夫真该感激于你，你那孽子勾引我冷家闺女，想不到你却代老夫报了仇！”

狂笑未歇，忽然低叱：“住手，放他回去！”

三条大汉一招未曾施全，猛然挫住手腕，后退三步。

冷一枫沉声道：“姓云的，老夫念你也是条汉子，今日放你一条活路，下次苦敢再来寒枫堡，便叫你来得去不得了！”

云铮怒道：“放屁，谁要你假慈假悲，少爷我今日就偏不回去！”

铁掌急伸，五指如钩，捏住了一柄长刀的刀尖，手腕一震，持刀的大汉再也把持不住刀柄，撤刀退步，云铮引臂一送，刀柄便急急点在他前胸将台穴上。

另两柄长刀，已一左一右交剪般劈向云铮左右双肩，刀光如匹练，一闪而至。

云铮曲身进步，倏然自两柄长刀钻出，有时倒撞，将左面一条大汉撞得全身缩做一团，再也直不起腰来；左掌一招“倒插朝阳手”，扣住了右面一条大汉的手腕，一拧一带，直将这黑凛凛一条重逾百斤的大汉，斜斜抛了出去。

冷一枫冷哼一声，身形滑开三尺，伸出右掌，将那凌空飞来的大汉轻轻一托，轻轻一送，那大汉悬空翻了个筋斗，落在地上，两眼直勾勾的望着前方，被骇得犹未还过魂来。

云铮拇指一按刀尖，食指在下面一挑，长刀翻了个身，刀柄便落在了他掌中，他长刀在手，如虎添翼：“老匹夫，拿命来！”

冷一枫身子动也不动，冷冷道：“少年人徒逞意气，不过是自取其辱，你且看看，你此刻还逃得了么？”

四面一圈手持长刀的劲装大汉外，又多了一圈手持长弓大箭的汉子，弓已上弦，箭矢如林，只要有一声令下，乱箭如蝗，便都将射在云铮身上。

冷一枫缓缓抬起手掌：“你看清了么？只要我手掌一落，大旗门今后便又要少去一个子弟了。”

云铮挺胸厉喝道：“你若想以生死之事来威胁我，你却是错打了主意，你只管放手，看少爷我可会皱一皱眉头？”

冷一枫淡然道：“你生死虽不足惜，但大旗门衰微至今，你爹爹隐忍边陲二十年，调教出你们几个弟于，为的就是要你们重振大旗门的声誉，你今日如此死了，岂非可惜？”

云铮放声狂笑道：“大旗门英才辈出，我今日即便死了，一样有人来寻你复仇，你这骇不倒我！”

冷一枫道：“视死如归，果真是豪气如云，但忠言逆耳，却又未免太过愚蠢。”

云铮大喝道：“要杀便杀，要打便打，废话什么！”

身子突然斜斜跃起，凌空一脚，踢向那大汉的背脊。

那大汉方才惊魂未定，此刻更是大惊失色，翻身扑倒在地上，避开了他这一腿，哪知云铮身子已急转而下，铁掌如抓，抓住了这大汉的足踝，振腕一抡，那大汉一声惊呼没有出口，竟被他抡得有如风车般急转起来。

手持弓箭的大汉们，眼见同伴被他劫在手中，投鼠忌器，谁也不敢骤弦放箭。

云铮厉声大呼道：“让我者生，挡我者死！”手舞入盾，一路冲出，人群骤乱间，竟被他杀开了一条血路。

冷一枫冷笑：“赵大早已没命了，你们还顾忌什么？”

两条持刀大汉，应声跃起，长刀急挥，劈向云铮掌中的汉于，刀沉力猛，这两人竟将自己的同伴一刀砍成三段。

刀光闪处，血光飞激，云铮大喝一声，全力掷出了掌中半截残尸，击在一条大汉的脸上，这大汉被击得满面鲜血，惊呼一声，突然想起了这半截尸体片刻前还是自己活生生的同伴，只觉胸中一阵呕心，随手抛去了掌中长刀，一路呕吐着飞奔而出，有如疯狂一般。

云铮势如猛虎冲入了一片刀光之中，赤手空拳，迎敌十数柄百炼精钢制成的长刀，但见人影闪动，惊呼不绝，刹那间便已有三条大汉被他振腕抛出。

冷一枫面色更阴沉，只说了句：“ 无用的奴才！”
四面的弓箭手立刻将长箭引满，冷一枫手掌一反，拇指朝下，四面的箭手齐声厉叱，撒弦放箭，弓弦响处，数十支长箭飞蝗般暴射而四面围攻云铮的长刀手，再也想不到庄主竟不顾自己这班兄弟的死活，断然放出弓箭，大惊之下，手挥长刀，四下急窜，有两人逃得慢些，竟被利箭射中，惨呼一声，扑地跌倒，箭杆触地，箭矢穿胸而出。
云铮早已抄刀在手，旋身急舞，将四下长箭一起拨飞，但四周弓箭手已张弓持箭，引满待发。
冷一枫冷冷的看着他：“ 现在我已经不能放你走了，活捉不成，死的也行。 ”
一株巨树的浓枝密叶忽然分开，露出一个衣衫虽华丽神情却极狼狈的少女来。
这少女身后浓密的枝叶里，已响起一阵低沉冷漠的语声，道：”冷一枫，你还要你女儿的命么？”
冷一枫变色道：“ 你是什么人？快将她放下来！”
那语声冷冷道：“ 要我放她不难，只要你先将姓云的少年恭送出林，我保证不会动她！”
冷一枫冷笑道：“ 原来大旗弟子也会做出这种事来，今日倒叫我冷一枫开了眼界了！”
云铮大喝：“ 谁说他是铁血大旗门下？”
“ 他若不是大旗门下，为什么不惜用如此卑鄙的手段赶来救你？”
云铮怒极仰面喝问：“ 你是什么人？”
“ 你活着出林之后，自然会见得到我的！”
“ 我云铮就算死，也不要你用这般手段来救我。 ”
浓枝中的人在冷笑：“ 如果我一定要救你，你怎么办？”
冷一枫忽然扯下了头上的竹笠，用力掷到地上：”老夫一生从来未受制于人，今日却被这个丫头害了。 ”
“ 退！”这个字说出来，在片刻间就走得干干净净。
冷一枫大喝：“ 还不放她下来？”
那语声笑道：“ 姓云的还未走哩！”
云铮道：“ 你只可以用这种手段逼他，却逼不了我，我偏偏不走，你怎么样？”
“ 你偏偏不走，我就偏偏不放她，你一日不走，我一日不放，你十日不走，我就留她十日，你脾气虽然拗强，我倒要看看你这又臭又硬的脾气，能与我僵持到几时？”
云铮气得面色发青，别人好意救他，他一点都不领情，突然大喝：“ 我就偏偏要你放她！”
他已经准备冲上去了，可是身子刚跃起，冷一枫的铁掌已拍至他后心。
云铮大怒：“ 我要救你女儿，你为什么要暗算我？”
林中人大笑：“ 我要救你，你为什么暗算我？”
云铮说不出话来了。
突然林外有人呼唤：“ 云铿的弟弟在哪里？”
大雨之下，一个手撑湘妃竹伞的白衣女子，自树林外飞掠而来。
她的身法轻盈，虽然自雨中奔来，身上的衣衫却仍一尘不染。

冷一枫的眉头又皱起来了。

白衣女于却不看他，目光一直盯在云铮身上。

“你就是云铮？”

“你就是冷青霜？”

白衣女子轻轻点了点头：“我就是。”

云铮又大喝：“你害死了我大哥，还有脸前来见我？”双拳齐出，击向她双肩。

冷青霜一拧腰就闪过去了。

“你敢对大嫂无礼？”

云铮悲愤交集：“你是谁的大嫂？”

他第二拳又击出，只听冷青霜道：“我身上还有你大哥的骨血，你敢动手？”身子一挺，便迎了上去。

云铮立刻硬生生的收住拳势，急退三步，木立当地，面上阵白阵青，却说不出话来。

冷青霜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大哥已经死了，你就更该听大嫂的话，快点走吧，你大嫂是个苦命的人！”

她的泪珠滚滚而下，云铮看了看她面上的泪珠，又看了看树上的少女，狠狠的一顿足，大步走了出去。

忽然间一蓬光雨暴射而来，数十道银芒带着尖锐的风声，直击他身子方圆丈余处。

云铮倒窜而起，凌空急转了三次，只听“叮叮”一串轻响，那一蓬银雨，竟都是作弧形飞来，到最后便聚到一处，凌空互击一次，四散飞激而出，力道不绝，再次击向他前胸面目，云铮双掌齐挥，掌风激荡，终于将光雨一起震落，却是数十根细如丝线的银针。

冷一枫、冷青霜面色微变，林叶中那个神秘人物已经发怒。

“你还敢暗算他，莫非真不要你女儿的命了？”

冷青霜大声道：“你们错了，那暗器并非我寒枫堡门下所发。”

云铮道：“你还想赖？”

“天女针暗器武林仅有一家，‘玲珑妙手，三散天花’的暗器手法，更是天下无双，你等见了这种暗器，这等手法，还猜不出是谁施放的暗器，怎么可以算在我寒枫堡帐上？”

“是谁？有种的出来！”

冷一枫忽然阴沉沉的一点头：“盛大嫂请快出来，再不出来，你侄女就没有命了！”

一株大树后果然传出轻轻一笑。

笑声轻柔娇美，宛如少女，随着笑声走出的，却是个手提拐杖，满头银发如丝的老妇人。

一条面膛紫红、狮鼻阔口，颔下蓄着短髭的中年大汉，亦步亦趋，紧紧跟在她身后，双手高举着一顶大竹笠，遮住了银发老妇头上的雨水，自己的一身锦缎衣衫，却被雨水淋得湿透。

银发老妇大步而行，非但全无半分龙钟老态，还带着少女般的笑声：“我三个媳妇一个接着一个都死在大旗门人的手里，害得我这儿子十余年都不愿再娶亲了，你陪我死个把女儿有什么关系！姓云的儿子既然来到寒枫堡，你难道还能放他走么？”

她的声音也娇嫩无比，与她面上的皱纹大不相称。

冷一枫面色微变，树梢密叶中那神密客又朗声而笑：“来的莫非是盛家庄女主人，昔年人称‘散花玄女’的盛大娘？后面的想必就是‘紫心剑客’盛存孝盛少庄主了，真是幸会得很！”

银发盛大娘头也不抬，冷冷的说：“你要取冷青萍的性命，此刻便可动手，有老身在此，姓云的是再也走不了的！”

“冷一枫，你可听清楚了？他媳妇死了还有儿子，你老女儿死了，却连女婿也没有。”

冷一枫面色森寒，缓缓道：“云铮，你走不走？”

云铮紧贴树身而立，戒备着四方，大声道：“少爷我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谁也拦不了我！”

盛大娘道：“真的么？冷老弟，你听见没有？人家直将你寒枫堡看作无人之境，你受得了？”

冷一枫还未答话，冷青霜已长叹道：“大婶你也该为咱们想想，我妹妹落在别人手中，我们能怎么样？”

盛大娘截口道：“大侄女，你别说话，婶婶我一看到大旗门又施出五马分尸，盗马还马的老套，就急忙赶来，为的还不是大家好？大旗门忍了这么多年，此刻出来报仇，定必是要赶尽杀绝的，你若不杀他，他就杀你，但咱们人多，他们人少，一个拼一个，总是划得来的。”

云铮忽然笑道：“谁跟你拼，少爷走了！”

长笑声中，身子贴树而起，没入了树梢的浓枝密叶中，谁也想不到方才要放他走时，他硬是不走，此刻不放他走时，他却乘机逃了。

盛大娘冷笑一声，道：“存孝，截住他的去路！”

紫心剑客盛存孝沉声应了，方待展动身形，突闻树悄上一声惊呼，云铮失声道：“原来是你！”

接着，那少女冷青萍亦自惊呼一声，身于由树上直落了下来，冷一枫抢先几步，引臂接过。

刹那间但见人影一闪，紫心剑客盛存孝反腕拔出背后的紫鞘长剑，剑光与人影一起飞身而上。只听哗的一声，树梢的枝叶，被他锋利的长剑削去一片，两条矫健的人影，自树梢急坠而下。

冷一枫将怀中的少女交给冷青霜，沉声道：“带她回去！”

冷青霜身子后退，目光仍凝注着前方。

只见由树梢坠下的两条人影，一人满身是黑衣，背插长剑，脚尖一点地面，方待再次跃起，突觉一股阴冷的掌风扑面而来，原来冷一枫已急攻而至，厉声道：“此刻你也走不脱了！”

黑衣人一言不发，仰面一个大翻身，乘势拔出了长剑，一剑削向冷一枫的双眼，剑法犀利，其急如电。

冷一枫双掌齐翻，拍的一合，要待以双掌夹住这黑衣人的剑身，变招之快，当真是间不容发。

哪知黑衣人长剑早已转了开去，斜削直刺，刹那间又攻出五剑，剑法虽然平平实实，毫无新奇巧妙之处，但运剑之快，却是闯荡江湖数十年的冷一枫生平仅见。

此刻紫心剑客盛存孝已与云铮动手相搏了三招，忽然说道：“冷大叔，让小侄来领教这位少年剑客的高招。”

盛家庄虽是武林中暗器名家，但盛存孝却是以剑法饮誉江湖，此刻见了这黑衣少年剑法如此迅急，心中便不觉动了与他一争锋芒之心。

冷一枫沉声道：“这厮剑法奇快，手腕更是灵活无比，贤侄你与他动手，可要小心了！”盛存孝道：“侄儿知道！”一连三剑挥出，人已与冷一枫换了个位置，长剑平击当胸，与黑衣人对面而立。

两个人横剑对立，目光互视，身子却不再动。

这两人一个面容黑中透红，一个面容黑中透亮，两人俱是剑眉狮鼻，神气沉稳，隐隐有名家风范。

云铮与冷一枫又接了几招，冷一枫忽然发现云铮频频望着那黑衣少年，满脸俱是怒容。

盛大娘手里拿着自盛存孝掌中接过的竹笠，忽然微笑：“冷老弟，你忙着打什么，反正姓云的也跑不了的，你先看看这个人，你看这少年长得是否与存孝很像，简直就像兄弟一样。”

云铮叫了起来：“铁中棠！你若还不出手，不如就跟他结为兄弟吧！”

黑衣少年正是大旗门下的三弟子铁中棠，他是个孤儿，师门恩重，平日都让着这师弟几分。

所以他终于出手了。

不轻易出手的人，出手通常都快得很。

两声轻叱，一声龙吟，两道剑光，交剪飞起。

接着又是一连串叮叮剑击，如珠落玉盘，双剑交击，一合即分，人影一闪间，已攻出十余剑之多。

每个人都被他们吸引住了。

只有云铮例外。

“原来他们都是大旗门下，妙极妙极。”

云铮怒喝：“妙什么？”

盛大娘的笑声如银铃：“大旗门复仇之时，素来喜欢偷袭，而且人马从不落单，今日却有三人落在我掌握之中，岂非妙极？”

冷一枫立刻问：“哪里有三个？”

“冷老弟，难道你忘了你女儿的肚子里还有一个？”

“你要将她怎样？”

“只要有云家子弟撞在我手里，就再也休想活命了！”

冷一枫立刻横飞而起，挡在冷青霜姊妹的面前：“你们快退！”

盛大娘又少女般吃吃的笑了。

“冷老弟，你怕什么？我盛大娘的天女针，岂是轻易便会出手的，纵要出手，对象也不会是你的女儿！”

就在这时候，十余匹高头大马忽然自林外急驰而来，马头上罩着铁盔，马身上也披着铁甲。

十余条黑衣汉子，紧紧伏在马背上，树林中树干颇密，隙地无多，但这些铁马骑士，人人都骑术精绝，穿行在树干之间，比奔腾在原野上还要迅速。

这一群声势惊人的马群一入树林，立刻就惊散了树林中的人群，只听马上人低叱道：“大旗门下速退！”

随着喝声，数十道暗器乌光自马上骑士掌中射出，分击盛大娘、冷氏父女，两个人自马背上跃起，空出了两匹健马。

铁中棠长剑急挥，跃上了马背，左腕急伸，抓住了云铮的臂：“三弟，

你还不走？”
云铮挣脱了他的手掌，却还是跃上了另一匹健马，反手一掌，击在马屁股上。
马群来势虽急，去势更快，数十声马嘶过处，马群已穿林而出。
盛大娘闪过暗器，定了定神，厉喝道：“追！”
每个人都追了出去，只有冷青霜姐妹仍然站住不动。
冷青萍忽然轻轻叹息：“但愿他两人不要被爹爹追着！”
冷青霜皱了皱眉，厉声问：“他那样折磨你，你为什么还希望他逃走？”
冷青萍幽幽叹道：“他没有折磨我，他根本没有折磨过我。”
她的语声娇柔，身子更仿佛弱不胜衣，与她姐姐的倔强冷傲，完全不同。
冷青霜看着她，也不禁长长叹息：“二妹，难道你也爱上了大旗门下的弟子，难道你没有看到姐姐我的榜样？”
冷青萍低垂着头，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

第二章　司徒笑的笑

一

铁中棠和云铮骑术精绝，那两匹健马更是万中选一的良驹。
奔行不久，他两人便已将另外十余骑全都抛在身后。
铁马骑士遥呼：“你兄弟快走，我们挡住追兵！”
于是后面的马奔行更缓。
冷一枫、盛大娘，两条人影纵身一掠，便已追上了最后的一匹铁冷一枫身躯凌空，一掌击向马上人的后背，他掌力虽不以威猛刚烈见长，但凌空下击，亦有雷霆万钧之势。
盛大娘右手扣住一把银针，左手鹤顶拐杖凌空刺出，杖头鹤首急点马上人灵台、命门双穴。
这两人左右夹击，威势是何等强猛，想不到马上人却笑了，偏身钻下了马腹。
他的身法又轻松又漂亮，以骑术而论，中原武林已无他的敌手。
盛大娘厉叱：“哪里走！”
铁杖急沉，直击马背，她掌中的这一条拐杖是南海寒铁所铸，一杖打实了，铁人铁马也受不了。
“盛大姐，杖下留情！”
盛大娘手腕回挫，“悬崖勒马”，硬生生撤回了杖上的力道。
铁杖轻击在马鞍上，“卜”的一声轻响。
一条矫健的人影，已自马腹下钻出，一脚跨上马鞍，一手勒着缰绳，健马长嘶一声，顿住脚步。
冷一枫、盛大娘脸色都变了：“司徒笑，是你？”
这个人面如满月，终年带着微笑，也是大旗的强仇大敌之一，武林中的名侠，江湖中的巨富，落日牧场的场主司徒笑。
跃马施箭救出大旗门徒的人，居然会是他！
冷一枫和盛大娘都气呆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已叛盟背誓，归到铁血大旗门下了么？”
司徒笑大笑：“我纵有此心，他们也容不得我的。”
“那么你难道疯了？”
“盛大娘一代奇女子，难道也猜不出小弟今日所使的奇计？”
“什么奇计？这样的奇计你不使也罢，我们好容易困住大旗门人，你却纵马将他们放走！”
冷一枫冷冷道：“我也想听一听司徒兄的奇计到底是怎样奇法？”
另外十余骑已小跑驰回，雨势渐小，天色虽阴暗，却已将黎明。
司徒笑道：“纵虎归山虽不妙，但却是放线钓鱼之计，两位如果还不明白，且寻个避雨处待小弟从详说来。

二

最近的避雨处就是寒枫堡，最好的避雨处也是寒枫堡。
大家坐落花厅，司徒笑才解释：“铁血大旗门是武林奇兵，天下各门各

派，无不惧他三分，不但为了他们武功自成一家，更为的是他们行迹飘忽，剽悍鸷猛，近年来他一门虽远遁边外避仇，你我又何尝有一日不在担心？”

他一直都在笑：“这次铁血大旗重来中原，主要是对付我们五家，以两方实力相比，谁优谁胜，各位想必是早已了然的了。”

冷一枫、盛大娘都闭口不语。

“大旗门实力虽难估计，但他门下弟于一向不多，寡难敌众，我们五家若是联手，他们就死定了。如果单独一家与他相较，我们就死定了。”

冷一枫冷笑：“除非有叛盟背誓之徒从中作乱，否则我五家自是联手对敌，生死与共！”

司徒笑面上笑容不改：“我们五家距离最近的也在数十里外，平 日虽然声息互闻，危急时却援救难及，铁血大旗门来去如风，一击不中，便全身而退，他一击若是中了，那怎么办？”

冷一枫、盛大娘面上也变了颜色。

司徒笑却仍在笑：“何况你我纵能将大旗门击败，但只要被他门下弟于逃出一人，你我仍是食不能知味，寝不能安枕，铁血大旗门下那种强做不驯、百折不回的决心，难道还有谁未曾领教过？”

每个人都纵然动容，因为每个人都想起了铁血大旗门那许多动魄惊心、可歌可泣的往事。

过了很久，盛大娘才问：“以你之意，又当如何？”

“集合全力，将大旗门连恨诛绝！”

“他在暗中，我在明处，难道你我五家终日聚在一处，专等他们前来不成？”

“我们五家若是聚在一处，他们就不会来了。”

“正因如此，才无法可施。”

“怎么会无法可施，他不来找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去找他们？”

冷一枫冷笑：“若是能找到他们，二十年前便去找了，还用司徒兄今日提醒！”

司徒笑大笑道：“二十年前找不到，今日却找得到。”

盛大娘动容道：“此话怎讲？”

司徒笑笑道：“这便是我欲擒故纵之计，我方才虽将大旗门徒放回两人，却在那两匹健马的马蹄里暗中放下了一种药物，这药物气味极其强烈，你我虽不能嗅到，却难逃犬鼻，铁旗飞驰，一路留下了气味，到时你我只要以猛犬前导，便可一路寻到他们的巢穴，比按图索骥还要方便。”

盛大娘也笑了：“这法子也亏你想得出来。”

冷一枫叹道：“果然是奇计，难怪武林中人都道司徒兄乃是玲珑七巧的心肠，小弟万万难及。”

盛大娘忽然不笑了：“冷青霜，冷大侄女，你听够了么？还不快些出来！”

厅后的水晶玉石屏风后有人轻轻一笑，轻柔娇美的笑声中，冷青霜已经慢慢的走了出来。

她笑嘻嘻走出屏风，秋波四下一转：“司徒大叔你好！”

司徒笑大笑：“好虽好，耳朵却不甚灵便了，连你站在屏风后面，我都没有听出来。”

盛大娘冷冷一笑：“可是盛大娘却实在有些对不起你，否则你现在就可以将消息传出去了。”

冷青霜面色沉下：“大婶你说些什么？我实在不懂，这是我家的厅房，我难道来不得？”

冷一枫面沉如水，轻叱道：“霜儿！”

冷青霜霍然转过身子，面对她爹爹的目光。

冷一枫长叹一声，严厉的语声，转为十分轻柔，缓缓道：“长辈们在这里，你还是回房去吧！”

盛大娘又在冷笑：“她还是留在这里的好！”

冷一枫面色也沉下：“你难道真的怕霜儿通风报信去么？”

“不可无虑。”

冷一枫怒道：“寒枫堡绝无吃里扒外的人。”

盛大娘道：“只怕她此刻已经不全是冷家门里的人了。”

三

此时冷青萍也已在寒枫堡十里以外。

她虽然终年藏在深闺里，但在她那及笄少女的芳心中，更深藏着一份对外面十丈红尘万里江湖的思慕，她时时刻刻都在幻想着自己正纵骑驰骋在烟波缥渺的柳堤上，莽莽苍苍的草原中，还有一个英挺俊朗的少年骑士陪在她身畔。

昨夜她听得有个大胆的少年，敢夜闯十年来一直平静无波的寒枫堡，便再也无法控制她那少女的好奇。

她正想偷窥一下那大胆少年的身手，却在朦胧的雨丝中看到了一个黑衣少年的眼睛。

两人目光凝注了半晌，她只觉心里的幻想已变成了真实。

因为这黑衣少年明锐的目光，挺秀的面容，坚毅的轮廓和那一种飒爽的风姿，正是她梦魂中所思盼的人。

铁中棠在夜雨凄迷中忽然发现了一个神情迷茫的少女，看到她那痴迷的目光，心中也不禁生出一种异样的滋味。

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云铮的安危，所以他立刻扣住了她的手腕，沉声间：“你是什么人？”

冷青萍只觉一股热力自腕间直达心底，使得她心底都起了一阵颤抖。她忘记了反抗，顺从的回答：“我叫冷青萍。”

“冷一枫是你什么人？”

“是我爹爹。”

于是她就变作了铁中棠的人质，但是她对铁中棠仍然一无怨恨。

这就是她传奇式的感情，传奇式的遭遇，也只有她这种久藏深闺的少女，才会有这种突来的奇遇，突发的感情。

她听了司徒笑的计谋，心里只有一种心思——救出她梦魂中时时思念的少年骑士。她不顾一切，溜出了寒枫堡，牵出了两匹寒枫堡的守夜犬。

雨已微，雨丝如雾，她牵着两匹猛犬，奔行在荒野中，晨寒与水寒，已使得她娇弱的身子起了一阵阵可怜的颤抖。

猛犬在雨中低低咆哮着，它们似乎已捕捉到一种特异的气味，所以就沿着云铮与铁中棠方才奔过的蹄印前行。

凶恶的猛犬，娇弱的美女，在雨丝中形成了一种特异的图画。低低的咆

哮与轻微的喘息，也在雨声中混合成一种特异的声音。
　　地势更荒僻，深深入了山拗。
　　群山浓林掩蔽中，前面仿佛露出了一角屋檐，猛犬到了这里，吼声更急。
　　冷青萍阻止了猛大的吼声，她已猜到那一角飞檐下可能就是铁血大旗神秘的藏身处。
　　于是她拴起了猛犬，向那一角飞檐掠去。
　　两山合抱，扼住了那一角飞檐，地形真是险恶已极。
　　她虽是报警而来，心中仍存有一份深深的恐惧，所以，她也不顾地上的污泥，在乱草间伏身而行。
　　前面有一幢颓毁的庙宇矗立在一片危岩上，山风起处，这庙宇檐脊齐飞，仿佛真的要乘风而去。
　　风声雨声，使得她隐藏行迹较易。
　　她选了一株枝干最高、树叶最密的大树，悄然飞掠而上。自浓枝密叶中望出去，庙宇的后院，系着有十数匹健马，庭殿深深，却看不到人迹，也听不到人声，甚至连那十数匹健马，都不敢长嘶。
　　她焦急的思虑了半晌，便自怀中取出了一张长仅尺余的金弓，几粒小小的银丸，左手持弓，右手张弦。
　　弦声一响，十粒银丸便银虹般飞射而出，带着风声击向马群。
　　这金弓银丸是她在闲暇时游戏之用，可见她已经用熟了，十粒银丸居然都击在马股上，没有一粒落空。
　　健马负痛，惊嘶而起！
　　大殿中立刻有几条人影飞掠而出，身法轻灵迅快，从未漆剥落的庙门中望，前殿已经没有人了。
　　冷青萍咬了咬牙，飞身而入，突生的情感，激发了她隐伏已久的勇气，使得这娇弱的少女，竟有了闯龙潭探虎穴的胆量。
　　她无暇去留意那尘封的佛像与颓败的佛殿，身形一闪，便已掠入了第二进云房，立刻就看见了一个黑衣人。
　　一张破旧的祭桌，两截半残的红烛。
　　祭桌上，红烛间，赫然竟有一面紫缎大旗！
　　大旗前笔直的跪着一个黑衣人，背脊挺得有如剑一般直。
　　那挺直的身躯，在冷青萍服中却是那么的熟悉，在许多时候的焦急与惶恐之后，一见到这熟悉的身影，她已情不自禁。
　　“喂！”
　　铁中棠霍然转身，面色立刻转为铁青，他再也想不到此时此刻。竟会在这里见到寒枫堡主的千金。
　　他霍然长身而起，又立刻跪了下去。
　　“走！快走！再迟，你就没有命了！”
　　冷青萍少女的芳心，已直觉而敏锐的感觉到他言语中的关切，只因他若是对她没有情感，怎会叫她逃走？
　　“我是来告诉你，告诉你一件紧急的消息，他们……他们就要来了！”
　　“他们？他们是谁？”
　　“是我爹爹……还有……”
　　“还有什么人？”
　　“还有司徒笑、盛大娘……”

“他们怎会知道我们在这里？”
“他们用了司徒笑之计，在你们……”
突听一声低叱。
“中棠，里面有什么动静？”语声犹在远处，入耳却清晰已极。
铁中棠身子一震，冷青萍已经扑到他身上。
“我……我全都为了你……为了你……”
颤抖的语声中，充满了无可掩饰的真情。
铁中棠敏锐的目光，由黯淡而明亮，由明亮而黯谈，瞬息之间，他心里已转变了许多种情感。
他什么都没有说，眼睛却在看着神案。
冷青萍立刻窜入神案卜，四垂的布幔，一阵波动，铁中棠便扯平了它。
他身子向案前微微移动了一些，窗外一阵冷风吹来，好冷好冷。
他究竟该怎么去做？他是否应该将为他牺牲了一切的冷青萍牺牲？那么，这一份真挚的情感他又将如何报答？
就在这时，窗外已悄然多了一条人影。
长期的武功训练，以及一种与生惧来的本能，使得铁中棠立刻回过头去。
想不到窗外的人居然是大旗门掌刑人云九霄。
“中棠，我知道你心中必定有许多心事，甚至有些不平，但是大旗门此次重出江湖，正有如孤注一掷，是成是败，在此一举，是以大师兄时弟子们处置便不免过于严厉，你必须了解。”
“我明白。”
“可是你太大意了 ，云铮行事素来鲁莽，如此做法，还情有可说，你一向老成持重，怎么也会留下痕迹？”
铁中棠也不辩：“这些都是我的错，我也明白。”
窗外忽然有人大喝，云铮一跃而入。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不必代我认错！”
他衣衫虽已狼狈不堪，但神情间仍带着逼人的锋芒。
云九霄面色一沉，道：“吼什么！难道你不会低声说话！”他平时面目甚是慈祥，但面色一沉，眉宇间便立刻充满威肃之气，令人不敢逼视。
云铮的头低了下去，声音也小了。
“本来就是我逼着他先回来的……”
一个面色赤红的长髯老人，忽然间己走了过来，长髯滴水，双拳紧握，有如山岳般当门而立，目光凛然凝注着云铮，沉声问：“是你逼着他回来的？”
云铮跪下。
“是。”
“是谁给你马？是谁救你的？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他虽已知道这问题的严重，但回答得仍是截钉断铁。
云翼斗然跨前一步，目光厉如闪电。
“你知不知道别人救你，正是在用欲擒故纵之计？”
铁中棠垂首道：“三弟年轻，未曾顾虑，这全是我的错，不能怪他。”
云铮大喝一声，接着道：“这本来就是我的错，我也绝不会代你受过，你明明曾经劝我不要一路回来……”
“他是如此说的？”

“他说这只怕是欲擒故纵之计！”

“他既已说过，你为何还是要他回来？难道你如此急着逃命？”

云铮抬起头。

“我不怕死，我只气他。”

云九霄用一声叹息打断了他的话。

“是不是有人在那马匹上留了些什么特异的颜色与香气，我怎么看不出那匹马的来历？”

云翼冷笑道：“什么来历？只不过是那司徒笑订下的毒计而已，他怎么能瞒得过我！”

神案下的冷青萍身子在颤抖。

“好厉害的人物！”她伏在桌下，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呼吸。

纵然她宁愿为情而死，但她又怎忍伤害她心目中的少年骑士！

她双手紧捏着自己的胸前的衣襟，紧紧的咬着牙齿，生怕牙关颤抖会发出致命的声音。

大旗门下的弟子已经回来了，赤足铁汉当先而入，大声道：“逃了！连影子都不见一个！”

云翼冷笑着，摊开手掌，掌心之中，赫然竟有三粒光芒灿烂的银丸。

“这银丸的来历，你们可认得？”

神案下的冷青萍吃了一惊。但随即安慰自己：“这暗器是我游戏之用，他们怎么会认得出？”

只听云翼道：“这暗器若是手使，份量稍嫌太重，若是弓弩所发，份量又觉太轻，看来仿佛是武林世家中的女子游戏防身之物，若是老夫的猜测不错，那么另一些奇怪之处便不难解释！”

“什么奇怪之处？”

“司徒笑这恶计，探出我大旗门的落足之处，必定是想集寒枫堡、落日牧场等五家之力，将我大旗门斩草除根，一群歼灭。但银丸打马却是打草惊蛇之举，这是不是奇怪之处？”

“是。”

“这银丸若是女子所施，便必定是寒枫堡冷一枫的两个女儿来此通风报讯，那么这奇怪之处，就可以解释了。”

赤足铁汉忽然跳了起来：“不错不错，一定是这样子！大哥的神机妙算，当真是天下无双！”

祭桌下的冷青萍只觉满头都是冷汗！

铁中棠的脸色也变了。

云翼盯着他，忽然厉声问道：“大家都追查敌踪，你为什么不去？”

“弟子待罪在身，不敢妄动！”

“你在这里，可看到什么？”

铁中棠身子一震，祭桌下的冷青萍冷汗淌下面颊，天地间一片沉寂，铁中棠久久都未发出声息。

云翼浓眉一挑，厉声而叱：“说！”

铁中棠不能说，也不敢说。

神案下却有个人出声了。

“我来说！”

云翼一脚踢翻了祭桌，现出面容惨白的冷青萍。

众人大惊，云翼大喝：“你是不是冷一枫的女儿？”

冷青萍不敢直说，云翼却已出手，一掌将铁中棠打到墙角，脚又向铁中棠踢了过去，铁中棠只有等死。

每个人都惨然变色，可是谁也不敢出手劝阻，只有冷青萍忽然纵身一趋，抱住了云翼的身子，哀呼道：“你要杀就杀我，这全都不关他的事！”

云翼须发皆张，怒喝道：“放手！”

他铁掌虽已扬起，但终是不愿对一个少女下手。

冷青萍泪流满面，颤声道：“我来到这里，本来就己没有再存活命之心，但是你们也该先听我说完了话。”

她双手仍然抱着云翼的身子，眼睛却在看着铁中棠。

“我到这里来，只不过是为了要劝你们快走，绝没有一丝一毫恶意，我这样做，爹爹一定不会原谅我，你们也要杀我，虽然是如此愚蠢，但是我也心甘情愿，只希望你们念在我这番苦心，将我杀死后，不要再为难他了。”

云翼的手掌垂落，却仍然厉声问：“你和铁中棠是什么时候认得的？为什么甘心为他而死？”

冷青萍凄然一笑。

“他叫铁中棠？我直到现在才知道他的名字，我为什么会对他这样，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对你又怎样？”

冷青萍幽幽叹道：“他无论对我怎样，我都不管，只要他能好好的活着，我死了也没有关系。”

她缓缓松开了双手，伏到地上，阴黯的天气，檐前的滴雨声，一滴滴，一声声，人却无声。

每个人心里都是一片沉重，那青衫女子悄悄转过了头，只因她秋波中已泛起厂晶莹的泪珠。云翼面色凝重，木立当地。云九霄连眼睛都闭了起来。

赤足铁汉忽然大喝：“闷煞我了，大哥，你究竟要将她怎样？”

云翼目光凝注着眼前的一片空白，双唇紧闭，默然不语。

赤足铁汉大声道：“俺赤足汉一辈子也没听过这样的真情，大哥，你不如放了她吧！”

“放了她？”

“有谁不肯放？”

语声未了，云铮己自地上一跃而起，大喝道：“我不肯！”

云九霄面色一沉，道：“不用你多话！”

云铮惨呼道：“若是放了她，我大哥岂非死得太冤枉，你们放不过大哥，为什么要放她？”

这个热情冲动的少年，心里只知道有他的大哥，只知道大哥已经死了，别的人别的事他都不放在心上。

赤足铁汉双拳紧握，额上青筋根根暴起。

“你和云铿是兄弟，难道和铁中棠就不是兄弟？”

云铮仰天惨呼：“是他动手杀我大哥的，我死也不会放过他！”

云翼面上的神色，阵青阵白，忽然厉喝：“铁中棠，你有什么话说！”

“弟子没有话说！”

云九霄却已沉声道：“中棠没有话说，小弟却有些话说，此事无论如何定夺，虽然全凭大哥作主，但此时此地，却不应骤下定论。”

“为什么？”

“因为现在应该决定的，乃是我大旗门一门的命运，此地已被敌方发现，不出片刻，寒枫堡、落日牧场的人，就要大举联攻而至，我们是跟他们拼了，还是暂避锋头，大哥你该早作决定，再迟就来不及了！”

他语声简短而有力，一番话说完，众人面色更是沉重，静等云翼开口，只因人人心中俱都知道，只要云翼说出一个字来，便可决定大旗门下所有弟子的命运。

赤足汉伸情激奋，胸中己不知说过多少次“拼了”，却也始终不敢将这有关生死存亡的两个字说出口来。

无比沉肃的气氛中，只听他们的掌门人缓缓道：“铁血大旗门君临天下武林时，开山始祖以及铁老前人，双骑纵横，天下无敌，大旗令所至，天下群豪无不从命！”

他的神情变为十分悲激：“那时寒枫堡、落日牧场、盛家庄、天武镖局以及霹雳堂，俱是我大旗门的亲信．哪知我开山始祖及铁老前人相继仙去后，这五家竟以奸计毒杀了我大旗门第二代掌门人和十七位前辈先人，使得大旗门从此一蹶不振！”

他语声越说越悲愤沉郁：“四十年来，我大旗门被他五家逼得无地容身，四十年来，这血海深仇也越积越深，我两次前来复仇，都不能动摇他五家的根本，所以二十年前，又远遁边荒，苦练弟子，直到今日，我眼见云、铁两家的第四代弟子俱已长成，心中方暗喜复仇有望！”

他突然反手一拳击在自己左掌上。

“哪知云铿一至中原便叛逆了师门，云铮及中棠，更是令我伤心，二十年的卧薪尝胆，今日眼见都要化为流水，我年近古稀，难道还能再等二十年么？”

众人都垂下了头，谁也不敢接触到他满含忿恨的目光，只听掌门人忽然又大喝：“铁中棠、云铮不知友爱，暗违师令，从此逐出门墙，其余的大旗弟子，与我留在这里，和他们血拼一场！”

众人心头俱都一震，铁中棠变色，云铮惨呼：“弟子宁愿血流当地，也不愿被逐出门外！”

“你敢违抗师令！”

“我只愿留在这里，和他们一拼生死！”

突听云九霄一声轻叱：“住口 ！”

他缓缓转过身子，面向云翼。

“大哥你也请再三思，我们这么样做，岂非更如了司徒笑的心愿，我们大旗门也势必毁在这一役之中，大哥，你怎么忍心让先人辛苦所创的声名基业从此而新？”

云翼面色铁青：“令出如山，永无更改！”

“小弟身为大旗门掌刑之人，依照门规，绝对有权对掌门师兄所下之令修改！”

“你要怎样？”

“云铮与铁中棠虽有过错，但罪不至此，应逐出门墙三年，三年中若无劣迹，而有功勋，便可重回门墙。我大旗门下所有弟子立刻重返边陲，暂避锋锐，三年后再来复仇！”

“三年？”

“三年并不算长，却可延续我大旗门的命脉，大哥你难道就等不得？”

云翼木立半晌，突然狠狠一顿脚：“依你！”

云九霄精神一振。

“既是如此，小弟就暂代大哥传令了！”他手掌一挥，沉声道：“铁青树准备马匹，并将铁中棠骑回的马处死！”

那精悍少年胸膛一挺，大声应了，飞步而出。

云九霄又道：“云婷婷收拾包裹，准备口粮，每匹马上都要分配一袋烈酒御寒。”

那青衫少女一拭泪痕，躬身道：“弟子领命！”

云九霄转向赤足汉：“还请四弟守护大旗！”

赤足汉大笑：“三哥只管放心，小弟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将这杆大旗一路护送回去，再一路护送出来！”

云九霄也大笑：“好！等到这杆大旗重出中原之时，也就是你我兄弟复仇雪恨、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云铮一跃而起：“三叔，我有满腔热血，两膀气力，随时俱在听候三叔吩咐！”

云九霄的脸色沉了下去。

“你此刻已非本门中人，本门对你亦无差遣。只望你能在这三年中不负本门之期望，则三年之后，你便仍是大旗弟子。铁中棠，我对他说的话，也是对你说的，知道么？”

铁中棠垂首无言，云铮却已大变颜色。

冷青萍悄悄的站了起来，悄悄的问：“我呢？”

云九霄轻叹：“掌门人已经饶了你，你回去吧！”

冷青萍凄然一笑，整了整衣衫：“回去？我能回到哪里去？”

她缓缓转过身子，凝视着铁中棠，良久良久，才黯然长叹一声，说了半天，只说了四个字：“你多保重。”

铁中棠垂首无语，也不看她。

冷青萍抬手理了理头上青丝，满面泪痕的脸颊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一步一步的走出了门外。

门外雨丝濛濛，她仰眼望了望天色，突然以手掩面，狂奔而出，一刹那便被雾一般的雨丝掩没。

铁中棠不敢抬头，只是在心中默祷：“你也多珍重。”

一个久藏深闺的少女，如今却无家可归，而要孤身去流浪江湖，她的前途岂非正有如门外的雨丝一样。

云九霄忍不住叹息：“铁中棠！是她害了你，还是你害了她？”

赤足汉立刻狠狠一顿足，大声道：“为什么老天偏偏要叫这样的好女子生为冷一枫的女儿？”

语声中只听远处传来两声尖锐凄厉的马嘶。

云九霄道：“那两匹马大概已被处置了。”

接着，那青衫少女云婷婷也回禀：“回禀师叔，行装都已备齐了。”

云翼立刻大喝一声：“走！”

他一步跨出，也不回头去看他所疼爱的门徒和亲生的儿子一眼。

但是他苍老的心房中，还是充满悲伤哀痛。

赤足汉一把拔起了大旗，狂呼奔出。

“小子们，好好干，三年后再回来！”

风雨之中，那一面紫色的锦缎大旗，突然舒展而起，呼的一声，划破了风雨。

云铮立刻便要随之而去，铁中棠沉声：“三弟，你去哪里？”

“你管不着！”

铁中棠纵身一跃，身形有如弯箭般飞跃而出，穿窗落入院中，挡住了云铮的去路。

云铮大怒：“你要做什么？”

“不出片刻，我门的对头就要追来了，你要不要跟我来挡他们一阵？”

云铮胸膛一挺，回答只有一个字：“好！”

四

以他们两个人的力量，来抵挡寒枫堡盛家庄的高手，实在很难。

他们知道，可是他们不在乎。

云铮只问：“他们为什么还不来？这样等要等到何时？”他说：“你躲在这里，我迎上去！”

铁中棠变色道：“迎上去？迎上去送死？”

“迟早都是一死，迎上去反而痛快！”

“谁说迟早都是一死，三年后你我还要重归师门，难道你已经忘了不成？”

云铮冷笑：“你要我留在这里挡住他们，难道你还想活命？”

铁中棠正色道：“你我留在这里，只不过要拦阻他们，拖延他们的时间，并不是留在这里送死的！你我这两条性命，还要继续活在世上，继续与他们五家为敌，为什么要死？”

云铮转过身子，面对着他。

两人目光相对，一人的眼神坚定而沉毅，一人的眼神热情而冲动，却都充满着一种无畏的勇气。

终于还是云铮首先打破了沉默：“你除了用生命来阻挡他们，还能用什么别的？”

铁中棠简短的回答：“就算没有，也要找出来。”

他语气中充满了自信，这种超人的自信使得任何事在他眼中都变得没有困难，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他很快的掠出颓败尘封的前殿，打开了庙门，在殿中燃起了四只火把，照得大殿一片通明。

然后，他熄灭了后殿的灯火，寻了几只破铜盆，盆中装满石子，用长索吊起在前后的通路上。

大旗门在这荒寺中耽了许久，一切应用的物件，还都不致缺乏。

云铮大奇：“你在干什么？”

铁中棠一言不发，自腰间拔出一柄短刀，跃身掠上了大殿，将大殿的正梁砍开一道缺口。

木屑纷飞中，他飘身而落，随手扯下了一片布幔，撕成十数长条连接在一起，在每隔两丈长短处，包起几块石子，然后纵到屋檐上，又掀下数十片屋瓦，放置到屋脊上阴暗隐僻的角落里。

云铮还是忍耐不住，又再问：“你是要和他们捉迷藏么？”
“不错！”
“此等生死大事，你开什么玩笑！你若要来捉迷藏玩把戏，我恕不奉陪了！”
“三弟，今日你我正要以捉迷藏、玩把戏的手段，来做这有关生死的大事。”
云铮怒道：“你去做吧，我去拼了。”
铁中棠一把抓住了他，远处已响起犬吠。
风雨声中，犬吠一响便寂。
“来了！”铁中棠拉着云铮走向后殿，沉声道：“三弟，此事有关生死大局，你无论如何定要听我一次。”
云铮咬了咬牙：“好，只此一次！”
风雨飘摇，火光闪动，四下杀机深深。
一片死寂之中，荒寺外果然响起了一阵阵轻微的衣袂带风之声，也出现了十数条神秘的人影，身法都异常轻灵，但远在十余丈之外，就隐身在林木阴影中。
冷一枫，身穿紫衣，头包油布，司徒笑亦是紧身包头。
“荒寺中灯火通明，寺门大开，好像一无戒备，冷兄，是否有些奇怪？”
冷一讽点点头。
盛大娘母子立在他两人身后，还有一个面带微须背后斜插着一件奇形兵刃的中年人。
盛大娘冷冷的说：“一定是冷青萍那丫头还没有找到这里，所以他们还没有听到风声。”
中年人却不同意：“青萍侄女虽不在寒枫堡，也不一定是要到这里来通风报讯的！”
冷一枫感激的看了他一眼，盛大娘却已经在骂了：“白星武，你懂得什么！黑星天不来，你来干什么？”
白星武居然微微一笑，却不辩驳。
司徒笑又在笑了：“黑兄远在千里之外，哪里赶得回来。但就凭我等之力，也足够了，只怕那荒寺之中有诈而已。”
盛大娘道：“无论有诈无诈，也要去闯上一闯！你我已到了这里，难道还能空手而回么？”
白星武忽然接口道：“大旗门若是已得到讯息，哪里还敢硬拼，这或许只是他们的空城之计亦未可知。”
“什么空城之计？”
白星武道：“他们将荒寺布置得灯火通明，叫我们疑神疑鬼，不敢骤入，其实他们早已走了，这只不过是个空庙而已。”
司徒笑沉吟道：“此计虽有可能，但你我也不可太过大意，最好先留一半人在庙外布置，然后再进去。”
盛大娘冷笑轻叱：“冷老弟、白老弟、孝儿，我们闯进去，让他留在外面布置好了！”
叱声中，她已展动身形，轻烟般向前掠去。
紫心剑客盛存孝寸步不离，跟在她身后。
冷一枫、白星武对望一眼，也随之扑去。

司徒笑轻叹一声，挥手招集了另十余条人影。
“你们各领五个弓箭手，各寻隐身之处，包围在这荒寺四周，无论任何人出来，若不说‘五福’两字暗号，只管放箭射杀！”
盛大娘手横铁拐，一步当先，她自恃力量，竟然冠冕堂皇的大步走入荒寺。
“云翼，出来受死！”
语声尖锐，显已注满真力。
大殿中火焰闪烁，响起了一阵阵回声：“受死……受死……”
颓败大殿中，立刻弥漫了森森鬼气。
冷一枫、白星武、盛氏母子，虽俱都是久经生死危机的武林高手，此刻心头仍不禁生出一阵寒意。
四人情不自禁的放缓了脚步，冷一枫双掌护胸，盛大娘紧握住铁拐，紫心剑客盛存孝反腕拔出了长剑。
三手侠白星武亦自撤下了他背后的奇形兵刃，却是一只乌钢精炼而成的仙人单掌。
这兵刃打造得甚是奇特，长达四尺七寸，尖端乃是一只手掌，拇指、无名指、小指微曲，食中两指前伸，作“仙人指路”之状，但掌心中又握着一个钢球，显然这钢球还另有妙用。
四人兵刃在手，胆气一壮，突听殿外风声响处，司徒笑飞身而入，沉声问：“没有人么？”
四人谁也不开口答话，目光不住四下搜索，一步步向大殿走去，冷一枫道：“我来领路！”
他自恃身分，不肯落后。
灯火通明的大殿后，竟是雨丝檬漾，一片黑暗。
盛大娘变色道：“果然是个空城计，他们全都走了！”
话声来了，突听黑暗中一声冷笑。
接着，　、　、　，几声金铁大震，无数道金芒自空中飞射而下。
黑暗中一人低叱：“退回去！”
冷一枫、盛大娘等人，骤然间也不知暗中有多少敌人，更不知上面落下的什么暗器，大惊之下，身形暴退。
人影闪动，五人一齐退回大殿。
盛大娘怒骂道：“谁说这里无人？谁说这是空城之计，白星武，这都是你弄出来的事！”
白星武脸色变了，司徒笑却大笑道：“姓云的，这是没有用的，反正大旗门今日是休想逃出一人的了！”
忽然间，一块大石自殿后飞射而出，“砰”的一声，击在大殿正梁上 。
梁木本已将断未断，哪里再经得起这一击，砰的折为两断，年久失修的大殿殿脊，立刻倒了下来。
众人又一惊，四下飞奔。突然“轰”的一声大震，火光全灭，碎石飞激，尘土四散，整个的殿脊全都坍倒了下来。
惊乱之中，躲在后殿屋檐下，方才击落满装石子的铜盆，又击断大梁的铁中棠，此刻悄悄一扯云铮衣衫。
云铮立即闪动身形，隐入另一边屋脊。
一阵惊乱过后，只见一条人影飞身而来，手握长剑，伏身而走，目光也

在四下不住搜索。

另一条人影突然自殿脊上飞身而下。

持剑人轻叱一声，刷的一剑，带起寒芒直刺过去。

另一条人影轻叱一声：“ 五福！ ”

持剑人立刻收住剑势：“ 原来是冷大叔。 ”

“ 存孝，那后面似乎也无人迹，你在这里，可曾发现了什么？ ”

盛存孝摇了摇头。

屋檐下的铁中棠已经听见他们的话了：“ 五福？这两个字难道就是他们所用的暗号？ ”

他用力一拉那条围在屋檐上的长布条，中包着的石子便一齐弹了出来。

那布条长约二十余丈，每隔二丈左右，便有一堆石子弹出，看来屋檐上仿佛布满人迹。

冷一枫厉叱一声：“ 在这里！ ”双掌护胸，“ 一鹤冲天 ”，瘦削的身子，笔直拔上屋檐。

盛大娘、司徒笑、白星武，同时飞掠而来，一起跃上屋脊，四下搜索，哪里看得到半条人影。

铁中棠悄悄溜下屋檐，闪入一间云房，迅快的取出火种，燃起了一些引火之物。

“ 下面火起！ ”

五人一齐掠下屋脊，扑向那起火的云房。

但此刻铁中棠却早已自窗中掠了出去，随手拾起一叠瓦片，用尽全力，分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抛了出去。

冷一枫等人跃入房中，只见一堆柴木方自燃起，柴木中似乎还有他物，引发了阵阵浓烟冷一枫当先而入，此刻已被呛得不住咳嗽，忽然变色道：“ 不好，烟中只怕有毒！ ”

盛大娘嗅了一嗅，冷笑道：“ 什么毒？湿马粪而已！ ”

冷一枫的脸居然也红了，只听东方远处，蓦地一声轻响，仿佛夜行人纵身落地时所发的声音一般。

盛大娘身子一旋，凝神而听。

冷一枫缓缓道：“ 这是瓦片落地之声。 ”

语声未了，南、西、北三方，又是接连三响。

盛大娘狠狠的盯了冷一枫一眼，道：“ 我就不信。 ”

盛存孝道：“ 声音碎而不聚，必非夜行人之声。 ”

盛大娘怒道：“ 你懂的倒不少，在老娘面前也要逞能么！ ”她指桑骂槐，骂的是冷一枫。

司徒笑叹了口气道：“ 敌踪未现，自己先乱，不如回去吧，免得打雁不着，反被雁啄了眼。 ”

盛大娘、冷一枫果然不再说话，但彼此心中的芥蒂却越来越深。

铁中棠在屋檐下等了很久，屋中的人仍未被他骂出，但对面一排房子里，已有火苗冲起。

他知道云铮也已得手，身形一闪，悄然退后，掠上了一株巨树，这正是他与云铮约定得手后相聚之处。

云房火势一起，盛大娘等人立刻飞身而出，只见四面火势熊熊，盛大娘怒声道：“ 只怕他们已逃走了！ ”

司徒笑道：“他们方才还在这荒寺中，此刻荒寺四周都有人把守，即使逃了，也该有些警兆。”

五人四下搜寻，白星武突然轻轻道：“若要导出大旗门下弟于，只有一个办法最好。”

“什么办法？”盛大娘问。

“你可知道大旗门最怕什么？”

“你说是什么？”

“大旗门最怕的是激将之计，你我只要一骂起阵来，他们必定无法忍耐。”

“妙极，孝儿，替为娘骂他们出来！”

盛存孝干咳了几声，朗声道：“大旗门下弟子听着，莫要躲在暗处，快些出来就死！”

“这算是骂人么？再骂得凶些！”

“孩儿不会骂了。”

盛大娘道：“蠢材！”目光四扫，只见人人都不开口。

要知这些人在武林中俱有身份，怎能胡乱开口骂人？

“男子汉大丈夫，连骂人都不会骂，难道还要教我这女流之辈来出口不成！”

冷一枫冷冷的说道：“盛大姐口舌之锋利，小弟素来是敬佩得很，能者多劳，还是请盛大姐帮帮忙吧！”

“我骂就我骂！”盛大娘一顿怀杖，厉声道：“姓云的王八蛋、兔崽子，敢出来见见老娘么？”

她这边一骂，树中的铁中棠便不禁暗暗着急，只因他深知云铮的脾气，生怕盛大娘一骂就将他骂了出来。

只听盛大娘越骂越凶，云铮虽未出来，但也未回到他的约定之地，铁中棠暗暗顿足，更是着急。

紫心剑客盛存孝听得他的娘越骂越是难听，紫色的面孔，不禁变得赤红。

“骂不出就算了吧！”

“你说什么？”

司徒笑目光一转，忽然仰大狂笑：“想不到大旗门会的只是以五马分尸自己的儿子，别的事全是脓包！”

他此话一骂出口，树上的铁中棠已暗道一声：“不好！”

就在这时，对面果然响起一声怒叱，一大片屋瓦随着厉叱之声直掷而出。

司徒笑悠然而笑：“骂出来了！”

盛大娘怒道：“你何不早骂？”

语声之间，他五人身形已闪电般窜出。

一条人影自暗处冲天而起，盛大娘厉叱道：“打！”扬手一把银芒暴射而出。

那人影正是云铮，他早已忍了半天怒气，此刻正是怒火填膺，目光尽赤，哪里再顾生死。

银芒击来，他又自扬手掷出一片屋瓦，这最笨、最平凡的暗器，竟恰巧制住了最毒、最巧妙的天女针。

一阵“叮叮”轻响过后，天女针全被瓦片击落。

他满蓄怒气真力，这一击当真有雷霆万钧之势。

司徒笑真力一敛，飘然落地，喝道：“ 莫要管我，再去追！ ”

喝声中云铮又已凌空扑上，司徒笑身形一缩，暴退三尺。

云铮脚尖点地，如影随形，急攻而至，双掌齐出，左截胸膛，右劈肩头，掌影带风，猛如饿虎。

司徒笑不迎而退，脚下倒转七星，连退七步。

云挣三击不中，再次攻上时，攻势已远不及方才凌厉，司徒笑长笑一声，左拳右掌反扑而来。

他心计深沉，动手经验更多，方才用的正是猎入捕虎之策，先挫了对方锐气，减弱对方真力，再来动手。

刹那间掌影与拳风激荡，两人已斗在一处。

盛大娘母子、冷一枫身形不停，继续搜索。

三手侠白星武手持仙人掌在一旁掠阵，只见司徒笑虽然抢得先机，但二十招过后，却仍未站得往上风。

那云铮正如初生之虎，潜力深不可测，拳脚施展处，风声激荡，慑人心魄，而已越战越勇。

司徒笑沉着应战，心中虽暗惊于这少年武功之高，但却毫不着急，招式攻出，招招俱都留有儿分后力。

铁中棠遥遥相望，也看不甚清。

“ 三弟武功虽高，也不会是他们敌手。 ”一念至此，方待奋身而下，却又忍住：“ 我下去只不过多一人送死而已，不下去还可设法救他。 ”

只是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火势渐大，极目望去，只见云铮已被两人围住，原来三手侠白星武见司徒笑久战不下，也参入了战围。

他掌中一件兵刃不仅打造奇特，招式上尤有特异之处，仙人掌握着钢球，不住发出叮叮轻响，声声慑人心魄。

司徒笑掌势一缓，微笑道：“ 白兄还恐小弟战他不下么？ ”

白星武手中仙人掌带起霍霍风声，叮叮轻响，围住了云挣：“ 小弟只是想速战迅决而已。 ”

一句话功夫，他已攻出七招。

云铮牙关紧咬，额上已泌出汗流，他已存拼命之心，是以招式之间，俱是与敌同归于尽的煞手。

只听盛大娘遥遥呼道：“ 四下都无敌踪，难道大旗门就只剩下了这一个小杂种了么？ ”

云铮怒道：“ 少爷一个，已足够和你们拼了！ ”振起全部潜力，急攻司徒笑，直将白星武那奇异的兵刃置之不顾，只因他立下决心，拼得一个，便是一个，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司徒笑身形急闪笑道：“ 困兽之斗，也不过如此而已！ ”

突听白星武轻叱一声：“ 着！ ”

寒光闪处，生生将云铮肩头划破了一条血口。

树上的铁中棠知道云铮身上定已负伤，越是着急，心里越乱，更想不出解救之策。

云铮此时已是满身鲜血淋漓，招式却更见泼辣，神气更是凶猛，丝毫没有畏怯之意。

司徒笑冷笑道：“ 好倔强的小于，难道大旗门真的就只留下你一人在此

送死么？别的人部缩到哪里去了？”

“别的人早就走了，小子，你等着吧！大旗门复仇的手段，你看到过没有？”

呼声惨厉，众人心头不觉一寒。

这呼喝声传入铁中棠耳中时，他心里已有了决策。

他飞快的折了几条树枝，编在一起，然后脱下外衫，套在树枝上，全力向外一掷，口中厉叱一声，身子急溜下树干，窜入起火的云房。

那外衫崩着树枝，看来有如人形，噗的落在屋背上，树枝一弹，突又弹起了数尺，火光闪动中，看来更绝似凌空飞跃的夜行人。

盛大娘大喝一声：“哪里逃！”

她怀杖一顿，当先飞掠而起，身形有如鹰隼一般。

紫心剑客盛存孝跟踪而去。

司徒笑道：“这小子身受重伤，小弟已尽可应付，白兄还是追敌去吧！”

三手侠白星武立刻也腾身而起。

司徒笑攻出一掌，云铮力已将竭，竞抵挡不住。

“你若肯说出他们所去之地，我便饶你一命！”

原来他存下私心，想先问出大旗门逃走的方向，然后便可以此在盛、冷等人之间建立自己的权势，所以带着别人都去追敌，却想不到这么做正合了铁中掌的心意。

忽然间，一团烈火凌空飞来，火势熊熊，竟有桌面般大小，司徒笑闪身飞避。

哪知这团烈火，竟有如活的一般，转着他的身子飞扑而来。司徒笑惊呼一声，身上已沾上火星。

司徒笑立刻和身扑倒地上，连浪数滚，这其间，火焰后突然飞出一条人影，一把抱起了云铮，飞掠而起。

等到司徒笑滚熄火焰，一跃而起时，面前已不见云铮的人影，只剩下那团烈火犹在燃烧，果然是一张桌子。

原来铁中棠掠入云房，便立刻抄起一张起火的桌子，他不顾掌心被火焰烧得吱吱作响，腾身飞掠而出，扑向司徒笑，司徒笑闪身一避，他便将火桌掷出，乘势抱起云铮，越过起火的云房，奔向寺外。

只见寺外阴影中，人影一阵闪动，弓弦一阵轻响，两个低沉的口音厉声叱道：“什么人！”

铁中棠想也不想，立刻应道：“并肩子，五福。”

暗影中的埋伏呆了一呆，铁中棠身子已自他们之间穿过，飞奔而去，他伐幸凭着一句暗号，脱出重围，但却不禁流下一头冷汗。

俯首望去，云铮满面苍白，双目圆睁，眼珠瞬也不瞬，铁中棠惊呼一声：“三弟！”

云铮亦无反应。

他真力桔竭，失血过多，此刻竟已晕迷不醒。

铁中棠紧皱双眉，脚步不停，向荒山中飞奔而去，也不知奔了多久，他只觉体力也渐渐不支，举一步，脚下都仿佛带有千钧重物。

他喘了几口气，在黑暗处寻了个洞穴，将云铮放了下来，只觉自己口干舌燥，浑身作痛，身上的衣衫，竟已被烧得七零八落，掌心的皮肤，更已被烧得焦黑，火辣辣的疼痛，一直传到心底。

他不敢去找一口水喝，也无暇顾及自己的火伤，先扶起云铮的身子，撕下一块衣角，为他擦拭鲜血汗水。

只见云铮身后一道伤痕，深达寸许，由肩头直到背脊，几乎已可见到血肉间的白骨。

另一道伤痕虽浅，但伤痕却在心腹之上，其势更险。

铁中棠倒抽了一口冷气，噗的坐在地上，他知道如此严重的伤势，若不立刻施救，云铮的性命，亦是十九无望。

但此时此地，非但没有伤药，甚至连洗涤伤口的清水都没有，除非他能胁生双翅，飞出荒山，否则只有眼见云铮因伤重而死在这里。

他咬一咬牙，重新抱起云铮的身子向前奔去。

秋风荒草，满山凄凉。

铁中棠体力中已下支，但精神却极旺盛，意志也更坚定，只在心里问自己：“他们见我逃脱，不知道会有何步骤？”

司徒笑翻身掠起，个见了云铮，心中又惊又恼。

火光中，只见一条人影如风掠来，冷冷的说：“四下俱无敌踪，幸好还有个云家的后代被司徒笑擒住了！”

此人正是冷一枫，原来他方才早已见到铁中棠抱着云铮逃去，但是他却故意伏身不动，只是在暗中冷笑：“司徒笑呀司徒笑，你处处俱要逞能，这一次老夫倒要看看你该如何说话？”

他生性最是偏激，心胸窄小，见到司徒笑锋芒毕露，口中虽不言，心中却甚是恼怒，此刻倚仗四面都有寒枫堡的箭手埋伏，估量铁、云两人一时无法逃脱，便想要司徒笑在自己面前栽个大跟斗，也好叫他日后莫再逞强，哪知事情转变大出他意料之外，铁、云两人竟然脱走。

所以他只有索性装作毫不知情，司徒笑果然被他两句话说得哑口无言。

冷一枫还要故作惊惶，失声问：“那小子哪里去了？”

“逃走了！”

“那厮一个后生小辈，竞能在司徒笑手下逃脱？”

司徒笑淡淡的说：“幸好四面都有寒枫堡的埋伏，他反正逃不掉的！”

冷一枫脸色变了，只见两个紧衣汉子自寺外飞奔而来，道：“方才有两个少年走了，不知道是什么人？”

司徒笑怒道：“你们莫非都是死人，怎会放他们走的？你可知道池两人便是大旗门下！”

那汉子也吃了一惊：“他们说出暗号，小的怎敢拦阻？”

司徒笑狠狠一跺足：“追！”

冷一枫冷笑：“那‘五福’两字的暗语，本是司徒兄想出来的，却不知大旗弟子怎会知道！”

司徒笑面色铁青。盛大娘等人也空手而回。

白星武却不动声色道：“只要知道他们逃走的方向，不到天明，就可将他们捉回！”

盛大娘说：“这么多人围住他们，都会让他们逃跑，再去追时，只怕更追不到了！”

“不然，此刻那姓云的已连受了我两次重创，是否能够活命，已难以预料，救他的人必定要为他疗伤，必定不会在荒山中停留。”

“他身上若有伤药呢？”

“若有伤药，先得用清水洗涤伤口，深夜之中，在荒山里寻找他两人虽然不易，但我们只要寻着水源，在水源四下布下埋伏，专等他门前来，还怕他们飞上天去么？”

“有理！”

“他们狼狈逃命，必定不敢在正式山路上行走，你我只要专寻那阴暗之处搜索，再堵住四面出口，这样双管齐下，前后夹击，那二人除作胁生双翅，否则，是再也逃不脱的了。”

冷一枫望了司徒笑一眼，冷冷的说：“白兄之计，果然大妙，看来司徒兄的‘智囊’之名，要转赠白兄了。”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小弟一得之愚，怎及得上司徒兄！”

盛大娘喝道：“事不宜迟，快！莫再多说了！”

众人来到荒山，先令弓箭手堵住出口，在溪流两侧伏下暗桩，白星武等人便在暗处四下搜索。

司徒笑转目四望，暗暗忖道：“我若背着一个重伤的人奔行在这荒山之中，又该如何逃脱别人的追踪？”

铁中棠身形已大是迟缓，但奔行时却不敢发出半点声息，选那最荒凉阴暗之处伏身而行。

寒冷萧索的秋风中，突听一阵阵流水声自林中传来。

水声潺潺，细碎而轻柔，听在铁中棠耳里，更有如仙乐一般，当下精神一振，循着水声走去。

只听水声越来越近，他只要再走几步，便可看到那清冷的流水——四面的埋伏，也要看到他了。

就在这刹那之间，铁中棠忽然警觉：“不好！”

他立刻停下了脚步，暗问自己：“我若是他们，要追踪两个疲劳重伤的人，是不是会在水源四下先设下埋伏？”

念至此，那悦耳的水声，就变成了诱人的麻药。

铁中棠再也不去听它，转了个方向，摘下几片树叶，放到嘴里咀

嚼，聊解焦渴。

但水声仍然一阵阵不绝传来，使得他只觉自己的咽喉中仿佛有火焰燃烧一般，他咬紧牙关，立下决心，凭着一股坚忍不拔的毅力，抗拒着这巨大的诱惑，这常人不能忍耐的诱惑，竟也被他坚强的决心克服了。

此刻暗林中，已有两条人影，向他行走的方向搜索行来，这两人正是三手侠白星武与寒枫堡主冷一枫。

秋风满林，木叶萧萧，地形更加阴暗。

铁中棠突又警觉：“不好！我若是追踪之人，必定先要在阴暗之处搜索，我岂可落入别人算中！”

只见一条宽约三尺的山道，蜿蜒通向山下，道路虽崎岖，但却已是正常山路。

“此刻我想必已在四面埋伏之中，只有冒险行事，专寻别人意料难及之处行去，或许还能逃脱，这山路甚是明显，别人绝不会相信我敢自这条路上逃。”

当下再不迟疑，转身自山路奔了下去。

危险的情势，逼得他发挥了人类最高的智慧，走入了别人思想中的“死

角”，做出了别人意料难及之事。
他一路飞奔，山路上果然无人拦阻。
他不禁暗中松了口气：“三弟，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今日能够逃脱，你的伤势必定还有救的。”
云铮虽仍晕迷不醒，但却已有活命的希望，铁中棠望着他苍白的面容，心中不禁微感安慰。
他不惜一切救出了云铮，为了云铮的鲁莽冲动，两人几乎一起葬身在那荒山中，但是他此刻心中却毫无埋怨之意，只要云铮能得以活命，他纵然牺牲更大，却又算得了什么？
他抬手拭去额上的汗珠，突然间，山道旁骇然传出一声冷笑：“只可惜你的对手中，还有一个司徒笑！”
司徒笑微笑：“我早就知道你不会落入他们算中，必定要反其道而行，此刻你已力竭，你伙伴更已重伤，无论要怎样，全部得看我的了。”
“且慢！”
“你还要等什么？”
“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如此逼我？”
“你我虽然无冤无仇，但谁教你身为大旗门的弟子，谁教你要拜在云老儿的门下？”
“谁说我是大旗门弟子，我两人早已被大旗门逐出门墙，你杀了我们，又算得什么？”
“你花言巧语，骗得过别人，却骗不过我司徒笑！”
“你若动手杀我，不但师出无名，反而更如了大旗门的心愿，日后他们说将出去，武林中人反要笑你为大旗门清除了门下弃徒。”
“我若不杀你又当如何？”
铁中棠道：“你今日若放了我，日后我便可带你去寻出大旗门的下落，那时不但你吐气扬眉，我也出了口冤气！”
这一句话，恰巧说到司徒笑心里。
他面上虽仍不动声色，但心中已是跃跃欲动：“你若要我罢手，除非你此刻便拜在我门下。”
铁中棠立刻告诉自己：“他此举乃是试我之诚意，昔年韩信且受胯下之辱而霸天下，勾践遭洗马之侮而雪耻复国，我若要留下性命，报仇雪恨，今日就拜他一拜，又算得什么？”
于是他轻轻放下了云铮：“你说话可是真的？”
“合则两利，分则两败，我为何要骗你。”
铁中棠直觉胸中的悲愤之气几乎已将胸膛撕裂，但是他面上却仍然毫不动容，翻身拜了下去。
司徒笑仰天笑道：“好，好，还有他呢？”
铁中棠道：“他此刻晕迷不醒，只有等他醒后……”
话声来了，突听云铮颤声道：“无耻的奴才，你以为我没有看到么，我生为大旗门人，死为大旗门鬼。”
话声突顿，又自晕厥，他方才醒了片刻，恰巧听到了铁中棠的话看到了铁中棠拜倒。
铁中棠满腔悲愤冤屈无法倾说，但是他已立下决心，忍辱负重，无论遭受怎样的罪，无论背负怎样的恶名，也要救下云铮的性命，留下自己的性命，

直到复仇雪耻那一大的来临。
司徒笑面色沉下，冷冷的问：“ 这算做什么？ ”
“ 他神智已有些不清了。 ”
司徒笑淡淡的说：“ 你若要我信你，此刻就要先动手将他击毙，否则我还是难以相信。 ”
他使的这绝尸之计，当真毒辣已极，只因他心智深沉，一生从未被人骗倒，此刻他掌上早已满注真力，只要铁中棠稍有迟疑，他便要将铁中棠一掌击毙。
哪知铁中棠却毫不迟疑，霍然转过身子，面向云铮，厉声道：“ 大旗门对你早已恩义断绝，你竟然还要效忠于他，你既然如此执迷不悟，我索性成全了你！ ” 缓缓举起手掌，向云铮当头劈落。
司徒笑暗暗心喜，确定这少年已被他收服。
他无意间收服了这样一条得意臂膀，不禁大是得意。
只见铁中棠的手掌，已将拍上云铮头顶。
刹那间，铁中棠突然纵身一跃，双肘后撞，一双肘拳砰的击在司徒笑胸腔上，右足后踢，将司徒笑踢得飞了起来。
铁中棠暗算得手，头也不回，抱起云铮的身子，如飞逃去，在秋风夜色中，只剩下司徒笑晕厥在道旁。
他本非易于受骗之入，更不易被人暗算，但铁中棠却先以名利打动了他的欲望，再以言语行动坚定了他的信心。
于是司徒笑满心得意，再无怀疑，便被铁中裳一击而中——人们若是太过得意时，必定疏于防护自己。
但是，坚毅机智的铁中棠，在这惊惶、忙乱的一刹问，也不禁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没有沿着山路逃出，反而掠入暗林，投入了别人的罗网。
林中阴森黝黑而又潮湿，他飞奔了一段路途，忽然才发觉自己的错误，却已来不及了。
以听树叶一响，三枝利箭，嗖的飞起。
铁中棠一伏身子，自利箭下窜出，随手抓了块泥土，向左边掷了过去，自己却向右边飞掠而出。
他身形微一起落，目光四转，只见一株大树，枝叶浓密，正是绝妙的藏身之地，当下再不迟疑，一跃而上。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头脑居然还是十分冷静，对事情分析和判断，还是很清楚。
他刚在枝叶中藏起身子，树下已有衣袂带风之声掠来，他若是稍迟一步，立时被人撞见。
飞掠而来的两条入影，正是冷一枫与白星武。
冷一枫目光四下搜索：“ 明明看他自这个方向逃出，怎么却又突然没有了影子？ ”
白星武停下脚步，冷笑道：“ 这厮虽然手快脚快，难道还会上天入地下成，怎会突然不见，只怕冷兄看错了。 ”
冷一枫怒道：“ 老夫怎会…… ”
话声未了，突见白星武向他使了个眼色：“ 小弟方才听得左面有响动之声，你我还是到那边看一看的好。 ”

冷一枫立刻改口：“ 不错，只怕他们到那边去了。 ”
两人一齐转动身子，回头纵去。
树梢上的铁中棠，不禁松了口气，暗幸自己又逃脱了一关，哪知他心念方动，突听两声发笑，自身后传来。
三手侠白星武发笑道：“ 我当你真有上天入地之能，原来你只不过是躲在树上而已。 ”
长笑声中，他已飞身上树，仙人掌扫开了枝叶，挟着锐风，直击铁中棠肩头后背。
铁中棠大惊之下，不敢还手，嗖的跃下大树。
冷一枫早已等在树下，冷笑道：“ 你还想逃么？ ” 双拳交错，夹击而至，分击铁中棠和他怀抱中的云铮。
铁中棠左手抱着云铮，拧身错步，飞起一腿，直踢冷一枫胁下，攻的正是冷一枫必救之处。
冷一枫撤掌护身，下切铁中棠足胫，白星武也飞身而下，兵刃带风，横扫铁中棠腰股。
他怀抱一人，前后被击，当真是危险已极。
他纵然躲过了这一招，但冷一枫、白星武两人的后着立将连绵而至，他亦手单拳，怎能抵敌？
就在这生死存亡系于一线的刹那之间，他突然大喝一声，和身扑向冷一枫，一头撞向冷一枫胸膛。
他情急拼命，使出的这一招大大出了常轨。
冷一枫纵是经验丰富，身手老到，却也未曾见过这样的招式，一惊之下，闪身避过，反手一掌扫在铁中棠肩头上。
铁中棠咬紧牙关，乘势向前冲了出去，三手侠白星武冷笑道 :“ 哪里逃！” 肩头一耸，正待追出。
铁中棠突然回过头来，厉喝道：“ 着！ ” 冷一枫、白星武不知他放出的是何暗器，齐齐拧身闪开。
哪知铁中棠这一着却是虚招，冷一枫、白星武观望半晌，连暗器的风声都听不到半点，铁中棠早已乘隙逃了！
他用的这些计谋，全都是江湖中最最浅薄的花样，但却偏偏能将这些江湖好手骗得团团乱转。
冷一枫跺了跺脚，恨声道：“ 又中了这厮一计！ ”
“ 这林中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他逃得掉吗？ ”
“ 我也明知这厮逃不掉的，恨就恨在这厮竟以一些顽童技俩骗过了老夫！ ”
“ 这正是他狡猾之处，明知我们早已将这些顽童技俩忘却，是以专用它来对付我们。 ”
“ 此人留在世上，终是祸害，幸好他逃的那方向，正有一柄紫心剑、满袋天女针等着他哩！ ”
铁中棠己逃出数十丈，他已不敢放足飞奔，伏下腰身，步步为营，缓缓向前移动。
他不敢发出一丝声响，只要前面稍有风吹草动，他便立刻转变方向，只因他此刻除了满身火伤外，肩头又中了一掌，己几乎完全不能和人动手了，这样加倍留意，曲折前行，果然走了数十丈还未遇到阻拦。

眼看只要再走一段路途，他便可脱出暗林，突听头顶上有人冷笑道：“小心些走，莫要绊倒了！”

铁中棠心头一懔，不敢仰视，嗖的向前窜出。

只听头顶上风声响动，两条人影飞跃而下，一前一后，挡住了他的去路，正是盛大娘与盛存孝。

盛存孝手横长剑，巍然而立，盛大娘冷笑满面，还未开口，铁中棠却忽然长长叹了口气，道：“好极了！”

长叹声中，他竟坐了下来，看来竞仿佛是忽然见到了亲人一样，是以坐下来休息一阵。

盛大娘忍不住问：“好什么，你见到老娘还好么？”

铁中棠又长长叹了口气：“我苦苦寻找两位，是以此刻才找着，总算是苍天有眼，没有教我空走一趟。”

盛大娘心中更奇：“你找老娘作什么？”

盛存孝生性不喜多话，只是手持长剑，凝注着铁中棠。

铁中棠突然弯下腰去，大声呼痛。

盛大娘道：“什么事？”

铁中棠颤声道：“暗器，有人……”

盛大娘厉声道：“少在老娘面前作怪，老娘不会上你的当！”嘴里虽然这样说，仍忍不住要想看一看究竟有没有暗器？

铁中棠眼角偷窥，只见她已缓缓俯下身来，不禁暗中冷笑忖道：“你还是上了我的当了！”

他扬手掷出一把砂石泥土，身于全力自地上弹了起来，双足连环飞起，踢向盛大娘面门。

盛大娘身形后退，大呼道：“存孝，莫放他逃了！”

盛存孝挥手刺出一剑，剑势如虹，急快绝伦。

铁中棠大声道：“长剑不斩徒手之人，你要杀就来杀吧！”展动身形，向左逃去，盛存孝剑势果然一挫，仅仅在铁中棠后背划破一条血口，便顿住脚步，暗暗叹道：“我怜你是条汉子，炔走吧！莫要被别人追着了！”

他心中动了怜才之意，竞抬手放了铁中棠一条生路。

盛大娘双目一时睁不开来，但仍然扬手放出一把银针，但见银芒闪闪，直追铁中棠，仿佛自己长了眼睛一般。

要知盛大娘浸淫这暗器已有数十年之久，不但早已能听风辨位，而且可将暗器随意指挥，看来若有灵性。

这道理全在她手劲控制之妙，绝不和“身剑合一，驭空御剑，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这种武林神话一样。

铁中棠知道盛存孝手下留情，狂奔了十数步，突然觉得腿股一，麻，竞连中了三支细如银丝般的天女针。

一阵透心彻骨的痛苦，使得他脚步一个踉跄，几乎无法举步，但他却放了心事，知道计上无毒。

针上若是有毒，便必定不会疼痛，原来盛大娘为了要想生擒敌人，是以取在掌中备甲的，乃是无毒之针。

铁中棠长长吐了口气，反手一掌击在中针的伤处之上，伤口中的银针立刻破掌力震出半截。

他食中两指一挟，将银针挟了出来，忍住疼痛，飞奔而去。

此刻他行动更是谨慎，寻了数块干泥，捏在手上，每走十数步，便向两侧掷出一块泥十，作为诱敌之用，直到他掷出第五块干泥时，暗处树梢果然发出了一阵暴声，铁中棠身子一闪，紧贴在树干上。

只见十数枝弯箭自树俏破空而下，齐齐射向那干泥落下之处，铁中棠才关紧咬，将最后一块干泥全力掷出，只听树梢上轻叱道：“点子那边去了！”

四条人影嗖的跃下，齐齐向那边追去。

铁中棠叹了口气，转身向另外一方向掠出，他虽然屡次都以机智骗过了强敌，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要逃到何处？

哪知道一路上都没有埋伏，铁中棠心中暗叹：“今日我若能逃脱，必是者天爷相助，否则……”

一念还未转完，突听一声轻叱：“站住！”

铁中棠擦身向左奔去，只见左面一株树后，露出一柄长弓，箭已上弦，引满待发。

他满身重伤，不敢硬闯，反身奔去，哪知右面树后己缓步走出一条大汉，冷冷道：“哪里走！”

铁中棠双目一闭，转身向正中冲了过去。只听迎面一株树上有人厉声道：“这里也走不了的！”

树上已又跃下一条劲装大汉，手持长刀，满面冷笑。

铁中棠暗叹一声：“罢了！”

但见前、后、左、右，已被四条大汉团团围住，一人手持长刀，另二人手里都拿着长箭硬弓。

铁中棠若是孤身一人，气力充沛时，这四条大汉，他哪里还放在心上，但此刻他满身伤痕，怀里还抱着伤重晕迷的云铮，便是个普通壮汉，也能一拳将他击倒，何况这四人身手俱都十分矫健，尤其那持刀大汉，目光炯炯，轻功不弱，看来还仿佛是个武林好手。

刹那之间，他但觉万念俱灰，信心顿失。

“师父，弟子愧不能为你老人家保全师弟的性命，只有化为厉鬼，在九泉下助你老人家复仇了！”当下立定脚步，挺起胸膛，昂然等死。

只见那四条大汉已一步步逼了过来，他四人还怕铁中棠出手反抗，是以人人面上俱都是一片凝重之色。

铁中棠仰天大笑：“紧张什么？你们只管放大脚步过来便是，你铁家少爷索性成全了你们，绝不动手！”

那持刀大汉面色微变，冷笑道：“姓铁的，你死到临头，还要逞凶？”

“死是什么滋味，你铁家少爷早想尝一尝了，只管放胆过来，看铁少爷可会皱一皱眉头！”

持刀大汉冷笑一声，挥手道：“将这厮生擒，莫要伤了他的性命，堡主还要审问他的。”

这持刀大汉似是四人之首，另三条汉子齐应了一声，撤箭收弓，大步奔来，但仍然不敢大意，神情间满是紧张戒备之色。

铁中棠昂然卓立，面带笑容，心中却甚是酸楚。

他师恩未报，大仇未复，实在是不能死的。但等到除了死亡别无选择之途时，他却仍然有含笑面对死亡的豪气。

那持刀大汉右手紧握刀柄，左掌也似乎满扣着一把暗器，面上却已不禁现出了激动难安之色。

直到那三条大汉俱已走到铁中棠身侧，他突然轻叱一声：“慢着！”一个箭步急窜而来。

三条大汉方自一愕，持刀大汉右掌一扬，长刀已砍到左面一条大汉的颈上，暗器也已射入右面大汉的胸膛。

另一条大汉大惊之下，一拳击中了铁中棠的背脊，直将铁中棠打得斜斜冲出数步，扑面跌倒地上。

持刀人厉叱一声，刀光闪处，急砍那大汉肩颈。

那大汉闪身避过，失声惊呼道：“你疯了么！”

语声未了，持刀人又自劈出三刀，刀光有如匹练一般，将那大汉团团围住，那大汉心胆皆丧，狂呼一声，转身向后奔出。

持刀人满面杀机，也不追赶，直待他逃出三步，持刀人突然全力掷出了掌中长刀，去势如虹，如闪电一般，“噗”的插入了那大汉的背脊，去势未竭，直将他钉在一株树上，惨呼未出，气绝而亡。

铁中棠挣扎着坐了起来，怀中仍紧抱着云铮的身子，方才那大汉惊惶之下，击出一掌，拳势并不甚重，是以他此刻仍可挣扎坐起，心中惊奇交集，愣愣的望着那持刀大汉：“朋友你……为什么……”

持刀人拔出长刀，在鞋底一抹刀上血迹：“此时此刻，不是说话之处，铁公于快跟在下逃走。”

“你不说清楚，我怎能跟你走？”

待刀人轻轻叹息一声，道：“二十年前，铁公于的先人铁老前辈刀下留情，放过了一个少年赵奇刚的性命，那赵奇刚虽是个粗人，但二十年来却从未将这活命大恩忘记，只可惜铁老前辈已仙去了。”

他语声已微微颤抖，但仍极快的接着道：“赵奇刚不能报大恩于铁老前辈，只有力铁老前辈的后人尽一份心力，前面不远便是出林之路，公子你快伏在赵奇刚的背上，也好叫赵奇刚报恩于万一！”

铁中棠挣扎着站起，语声未了，又扑地倒了下去。

赵奇刚面色大变，伸手去扶铁中棠的肩膀：“快！再迟就来不及了！”

铁中棠却摇了摇头，惨然笑道：“赵兄，你快将我怀中的兄弟抱起，逃命去吧！我……”

“你要怎样？”

“我已不行了，你力不能背负我两人一起逃走。”

“为何不能？我拼命也要……”

“那样只是任送你我三人的性命而已，我留在这里，替你们挡住援兵，你们还有逃生之望。”

赵奇刚跺足道：“公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公于你若是不走，赵某也只有陪着公子你一起等在这里！”

铁中棠沉声道：“赵兄，你是条恩怨分明的热血男儿，怎能定要我做个不仁不义的人，我身受云家大恩，若将他留在这里，自己逃走，岂非变成了禽兽不如的畜牲，赵兄，你若不依我，铁中棠只有自杀一死！”

赵奇刚身子一震，呆在当地。

铁中棠叹道：“我已将这兄弟性命交托给你，你还不快走，只要你能救他一命，家父在九泉之下也必定感激！”

赵奇刚面如死灰，不能动弹。

铁中棠厉声道：“快走！你救他如同救我，再不走我就先死在你面前。”

赵奇刚咬了咬牙，跺足道："想不到世上竟有公子你这样的铁血男儿……好！依你！"

他霍然俯下身去，抱起云铮的身子，大步向林外走去。

第三章　生难死易

一

乳白色的晨雾，渐渐弥漫了这凄清的山林，清晨将临，漫漫的长夜，竟已在人们不知不觉间过去。

铁中棠望着赵奇刚的身影在浓雾中即将消失，嘴角不禁泛起一个悲哀的微笑，喃喃道：“三弟，永别了！”

只见赵奇刚突然转过身来，扑地跪倒地上，一字字缓缓道：“赵奇刚不是常会屈膝的男子，我这个头，乃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义气汉子磕的，绝非只因你乃是老前辈的后人……”

他开始时虽然语气沉重，但后来已是声音哽咽，无法继续。

铁中棠也已跪倒：“小弟无话可说，只恨直到此时此刻才认识赵兄这样的朋友！”他抬起头来，大声接道：“赵兄，我兄弟的性命，此刻全在赵兄手上，赵兄！你快去吧！”

赵奇刚轻喝一声，转身飞奔而去，只听那悲枪的脚步逐渐远去，他的身影终于全被浓雾吞没。

远处袅袅飘来一阵牧笛声，凄清单调的笛声，使得这秋日的雾中丛林更寒冷，更萧索。

铁中棠盘膝坐在地上，地上的血水与雨水，随着林间的晨风，在他膝下轻轻的波动，而他身侧的三具尸首，却已完全僵木了。

风中又开始传来叱咤声，怒喝声。

铁中棠知道仇敌已即将搜寻到这里来了，但是他心中一片但然，只因“死亡”不是他自己选择的道路。

方才他本可选择“生存”，他本可将自己的“生存”，建立在云铮的“死亡”上，但是他轻蔑的挥去“生存”，含笑选择了“死亡”，是以他此刻便没有那种除了死亡别无选择时的凄凉。

他挺起胸膛：“来吧！铁中棠在此地等着你！”

他抬起一张弓，几只箭，凝神注目着前方。

片刻时间，在此刻他也觉得极为漫长。

只听一阵轻微的脚步声缓缓传来，一个轻微的语声道：“还找个什么，我看那厮满身重伤，八成是活不了的！”

另一人道：“他死了还好，活着却惨了！”

先前那人叹道：“有时死了的确要比活着好些，我若是他，早就自杀一了百了了，岂非又舒服又痛快。”

静寂的山林中，轻微的语声，也变得十分清晰。

铁中棠心头一凛：生难死易，生难死易。

——铁中棠你不能逃避责任，你不能死，只要有一线生机，你都该挣扎奋斗下去！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借死亡逃避了痛苦与责任，又有谁知道奋斗求生的决心，远比慷慨就死的豪气还要勇敢得多，还要困难得多。

但人生往往忽视了这点，此所以失败的烈士，永远比成功的英雄受人尊敬。

脚步渐近，只听得一人轻轻道：“赵师父，这里的暗卡，可有什么动静么？堡主吩咐咱们，到这里来……”

语声未了，浓雾中突然飞出一只暗箭，飕的插入了他胸膛，另一个汉子惊嘶一声转身而逃。

但是他还未逃出数步，又是一只暗箭飞来，射在他背上，他脚步一个踉跄，扑的倒在地上，又挣扎着站起，狂呼着向前奔去，只因这第二箭力道已弱，虽然一箭命中，却不能一箭致命。

铁中棠听着惨呼之声远去，立刻抛下了弓箭，剥下身旁一具死尸上的衣衫，脱下自己身上的黑衣，和死尸对换了一件。

那死尸头颅已被铁中棠一刀砍断，铁中棠拾起了那颗头颅，埋在泥土中，泥土虽然已被雨水浸得甚是柔软，但他仍然为此工作流下一身大汗。

然后，他捧起一把污泥，涂在面上，伏面倒在地上。

就在这刹那之间，只听衣袂带风声，脚步奔腾声，已四下响起，自远而近。

铁中棠心念转处，突然暗道一声：“不对！”

他立刻翻了个身，仰面躺在地上，只因他忽然想到，自己若是伏地而卧，别人必定会仔细查看，他仰天而卧，虽然危险，但却可在别人疏忽中逃过。

刹那间，只听风声数响，冷一枫、白星武，已自两个不同的方向飞身而入。

“又跑了！”

“他身受数处重伤，怀里又抱着一人，我就不信他逃得掉，追！”

冷一枫忽然惊叱一声：“你看这里！”

只见一具无头的黑衣尸身倒卧在地上，身材的确有几分与铁中棠相似。

两人对望了一眼，怀疑“这是他么？”两人同时摇了摇头：“绝不是的！”

白星武面色深沉，俯首不语，突然飞起一脚，将一具伏面倒卧在地上的尸首踢得翻了几个身滚出数步。

冷一枫微微变色道：“我这堡丁，虽然是个无用又无名的小卒，但他人已死了，白兄又何苦凌辱他的尸身！”

白星武暗道：“此人果然心胸狭窄。”口中却陪笑道：“兄弟只是想看看这尸身是否他装死扮成的而已。”

冷一枫忽然变色：“不好，我想起这无头尸身是谁的了。”

“谁的？”

冷一枫也不回答，只是仰天长叹：“赵奇刚呀赵奇刚，可怜你忠心耿耿，到死时竟尸骨不全。”

“赵奇刚，可是寒枫堡里四位教拳师傅武功最强的那位赵师傅？”

“定必是那厮将他杀死后，割下他的头颅，换下他的衣服，想来骗过我们。”

“不错，那厮最喜用这些最浅薄的计策，而且我们已被他骗了多次。”

“这次老夫却不上他的当了，再追！”

只听盛大娘遥呼道：“那边有人吗？”

白星武呼道：“逃了！”

盛大娘道：“我这边已发现足迹，逃向林外，你们快过来，谅他身负重伤，定必逃不远的！”

白星武呼道：“就来了！”转首向冷一枫苦笑一声，轻轻道：“什么足迹，只不过是她又在那里发疯罢了！”

冷一枫展颜一笑，道：“去看看亦无妨！”

他听了白星武嘲骂盛大娘，心中不禁大为舒畅，方才对白星武的恶感，此刻立即减去了几分。

白星武暗暗好笑，口中又道：“冷兄可要留下几人将这些尸首收拾了免得他们曝于风露之中？”

岭一枫颔首道：“极是！极是！”

立刻唤来几个堡丁箭手，吩咐他们埋葬尸体，轻轻一拍白星武肩头，道：“走，待你我去看看那疯婆娘究竟发现了什么？”与白星武双双纵身而去。

他此刻已又完全将白星武当做自己人了，白星武却完全和他没有同感。

他两人在这里停留了盏茶时分，谁都没有向仰面而卧的尸身仔细看上一刻，只是匆匆一眼溜过。

这正是人类思虑的弱点，当人们在情急寻物之时，往往都在隐秘之处寻找，而将最显眼触目之处放过。

屏住呼吸，不敢有丝毫动弹，铁中棠此刻却不禁在心中暗暗叫苦：“他们若立刻埋葬我，又该怎生是好？”

他虽以无比的机智和勇气逃过了许多杀身的危机，但在一切危机都仿佛已过去时，他又遭遇着一件更危险的难题。

脚步之声，甚是杂乱，这杂乱的脚步声，使得铁中棠心中更是惊惶。

他不能张开眼睛，只听一个粗哑的声音大声道：“丁老二，还不快动手，站在那里装死么？”

“累了这大半天，我实在连脚都抬不起了，哪里还有力气挖洞埋人？”

“不埋又怎么办，堡主吩咐下来的事，你敢不办，我可没有这份胆量。”

“我倒有个法子，既省力，又不误事，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什么法子？”

“离这里不远，就有一个小坑，也不知道多深，咱们把尸身往下一抛，岂非干净俐落？”

丁老二立刻大声道：“好极，好极，就这么办。”

众人想必都已累了，是以谁也没有异议。过了半晌，铁中棠的身子便已被人抬了起来，他深怕别人发觉他心跳的声音，但他最多只能屏住呼吸，又怎能停住心跳？

这一段路想来并不甚远，但在铁中棠心目中，却是艰辛而又漫长的，仿佛永无终止。

最后只听一人道：“到了！”

接着，便有一阵掷物出手的风声，和下面传上来的“砰”的一响，那声音听来竟似十分遥远，看来这个坑，非但不小，而且极深。

“好兄弟，在下面好好的躺着吧，再也不用受罪了，咱们倒真有点羡慕你。”

铁中棠暗叹一声，身子已被人抛了出去。

他只觉两耳满是风声，显然下坠之势甚是迫急。

就在这刹那之间，他霍然伸出手掌，抓住了一把东西。

他此刻根本无法感觉出抓住的是什么东西，但他却再也不肯放手，只听“哗”的一声，他身子又下坠了一段，然后悠悠停了下来。

良久良久，他才敢张开眼睛，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方才抓着的只是一把山藤，纠结在山壁上，虽然被他扯落下来，却未断落。

俯首望去，只见下面暗暗沉沉，也见不到底，抬眼望去，天上的白云悠

悠，竟是个晴朗的天气。

他不敢移动一下身子，只因他深怕山藤断落，只愿在片刻能恢复一些气力，然后再设法离开。

经过了这许多次间不容发的危机，他当真可说是九死一生，是以他此刻心中，反觉出奇的平静，什么事都不愿想了。

掌心有如烈炙般的疼痛，直到心底，但是他却咬紧牙关，忍住了无法忍受的痛苦。

许多令人不能忍受的事，他都忍过了，他忽然发觉只要你有决心，世上便没有一件你真的不能忍受的事。

良久良久之后，他才敢轻轻移动一下足尖，找着一块可容落足之处，然后，他放开左掌，换了另一根山藤握住。

突听“ 咕咚 ”一响，他脚下突然失去了重心，身子往下直坠而下，接着，他右掌握住的山藤也告断落。

他的心仿佛已将自喉咙中跳出，此刻他的性命，已完全悬于他所握的一根并不十分牢靠的山藤上。

此时此刻，纵然用尽世上所有的词句也无法形容他的危险。

但是他却仍然稳住了自己的心神，只因他深知此刻只要心神微乱，便立刻要粉身碎骨在这深不见底的绝壑之下。

突听藤草丛中“ 嗖 ”的一响。

铁中棠转眼望去，只见一条满身逆鳞粗如茶盏的毒蛇自藤草丛中窜出，停留在铁中棠头侧不及一尺处。

蛇目如灯，瞬也不瞬的凝注着铁中棠的眼睛，红信闪闪，几乎已将触及铁中棠的面颊。

铁中棠只觉满身战栗，遍体生寒，额上汗下如注。那一阵阵自蛇口中喷出的腥臭之气，更是中人欲呕。

但铁中棠却仍然不敢动，甚至连目光都不敢眨动一下，任凭额上的冷汗与污泥顺腮而落。

要知他若是眨动一下目光，便立刻会将那巨蛇惊动，那么他纵不丧命于蛇吻，也要葬身于绝壑。

蛇目中射出的光芒，散发着一种丑恶的青蓝之色，与铁中棠的双目互相瞪视，似乎也有些奇异和惊诧。

蛇不动，铁中棠更不敢动。

汗水、污泥，使得铁中棠面上出奇的痒而难受，他直到此刻才发觉，痒，竟是如此深刻的痛苦——几乎比火炙还要不可忍受。

人与蛇，便在这痛苦中僵持着……

突听危崖上又传来一阵人声：“ 铁公于，赵某来迟一步，竟见不着公子你最后一面了。 ”

悲沧的语声，悲沧的句子，一入铁中棠之耳，他便知道是赵奇刚来了，他心头不禁一阵狂喜，几乎要放声欢呼起来。

但是他立刻便克制了这呼喊的欲望，只因他不敢发出任何响动，免得惊动他对面的巨蛇。

只听危崖上的赵奇刚又道：“ 铁公子，你在天的英灵只管放心，我已将云公子送到安全的地方了，还有人照顾着他，我完成了任命，立刻赶回，哪知却已来不及了。 ”

铁中棠心中又是悲哀，又是感动，还有一种说不出的焦急，他此刻只要呼喊一声，便立刻可以得到援助。

但在援助未来之前，他自己却必定会先做了这巨蛇口中之物。

山崖上隐隐有痛哭之声传来，突然间，一人大喝道："赵奇刚你在这里！"

接着又是一声惨呼。

惨呼过后，四下再无声息。

铁中棠暗叹一声，暗暗祝祷，希望那声惨呼，不是赵奇刚发出来的，希望他能安全离开这里。

而铁中棠自己呢？他却唯有听天由命了。

生与死两条路，他此刻又变得不能自择了。

山藤又渐渐松了，青蛇嘶的飞起，铁中棠心头一寒，蛇己自他头顶飞过，他紧张的神经，立刻松弛下来。

但危机仍未过去，就在这刹那之间，突有一条长索自壑底飞起，套住了铁中棠的身子，接着一声清叱："下来！"

铁中棠大惊之下，却已无法反抗，身不由主的坠了下去。

然后，是一阵混乱的昏眩，他只觉得眼前一黯，什么事都不知道了——在一段艰苦的奋斗与挣扎之后，他终于获得安息。

二

这时，昏迷的云铮，却已悠悠醒来。

他只觉全身都已仿佛被撕裂了一般，痛苦得已近于麻木，使得他几乎感觉不到四肢的存在。

他张开眼，发觉自己乃是置身在一间粗陋而窄小的房屋中。

红日满窗，但房中却无人迹，只有外面不时传入一阵阵模糊的人语，还有一阵阵沉重的铁器相击之声，使得四下充满杀机。

"这是什么地方，莫非我已被铁中棠出卖了？此刻外面的人正在准备刑具，要逼我口供？"

一念至此，他心中不禁惊愤交集，对铁中棠更大生怒恨之心。他一心以为铁中棠已出卖了他。

"铁中棠呀铁中棠，只要我今日能逃脱，我便要发誓去取你的性命，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将你追到！"

门前挂着的蓝布帘一掀，一个身穿青布短衫，背后拖着一双辫子的少女轻轻走了进来。

她脂粉不施，装束也十分朴素，但却掩不住那天生的丽质，那剪裁极为合身的青布衣衫，更衬出了她身段的窈窕动人，只是在她面上，却带着一种茫然的冷漠之色，那明亮的眼睛中，也缺少一种她原本应有的灵气。她这美丽的躯壳，总像是少了一些什么似的。

她手里端着一只木盘，幽灵般走了过来，盘上的瓷碗中，药气腾腾，她轻轻将药碗捧到云铮面前。

云铮挣扎着欠起身子，大声问："你是什么人？"

那青衣少女冷冷摇了摇头，口中也不说话，只是将药碗一指，那意思显然要叫云铮喝下去。

云铮大怒："好狠毒的人，他们生怕我伤得太重，不能受刑，是以要将

我治好一些，再慢慢折磨于我。”

那少女正在冷冷的望着他，眼中毫无温暖之意。不禁使云铮更确定了自己的想法一一这女子必定是仇敌手下。

“滚出去，谁要吃你的脏药！”

青衣少女仿佛有些惊奇，但仍然不言不动。

云铮怒喝着挣扎而起，一手向药碗推去，但是他伤重初醒，哪有丝毫力气，青衣少女玉手一挥，便将他手掌挥退。她手掌乘势而出，握住了云铮的脖子，将那碗药强灌了下去。

云铮不能挣扎，大怒中喝下了一碗苦药，才待破口大骂，那青衣少女却已转身走了。

布帘外也是一间卧室，陈设虽简陋却很干净，再外面一间房，显见是起居之室，走出门外，便是一方极大的院子。

院子里炉火熊熊，四条精赤着上身的大汉，正在打铁，那铁器打击之声，便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青衣少女走到院中，一个正在打铁的中年汉子便回过头来，问：“他将药吃下去了么？”

青衣少女点了点头，那中年大汉叹了口气：“那少年是你义父再三交托给我们的，你必须好生看待人家，不要总是对人冷冷冰冰的样子，教人家看了还以为你对他有什么恶意。”

他虽然正在作粗贱之事，但说话却甚是沉稳有力，神色也颇有威仪，说完了话，铁锤一挥，又“　　”的敲了下去。

另一个少年大汉回头道：“师傅，你老人家去歇歇好不，这几件东西又不是太难打造的暗器，你老人家何必自己动手。”

中年大汉道：“东西虽不难打，但数量太多，寒枫堡又追得太急，我若不动手，就要误了人家寒枫堡的事，咱们跟寒枫堡来往了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一次误过期限，这样你赵二叔也有面子。”

斗室中的云铮见到那青衣少女走出，心中又气又恨，只是吃下去的药，却已吐不出来了。

他只得忍下气，凝神去听外面的动静，只听外面断断续续的语声传来：“寒枫堡……追得太急……动手……”

云铮心头一震：“果然不错，只要我稍一复元，他们就要动手来追问我的口供了。”

他开始挣扎着自床上坐起，心里充满仇恨：“我死了虽不足惜，但万万不能受到他们的凌辱，更不能让他们知道爹爹的去处，还有铁中棠，你这叛徒，我死了也要寻着你！”

也不知是复仇的怒火，抑或是那一碗苦药的力量，总之他此刻已陡然增长了不少力气。

他挣扎着下了地，才发觉自己的伤痕都已被仔细的包扎好了——但他绝不相信这会是那冷冰冰的少女为他包扎的。

怒火，使得他更为偏激，他不顾一切的冲到窗口，奋身跳了下去，立刻又是一阵骨节欲散的痛苦。

但是他咬紧牙关，极力忍受，放眼望去，只见窗外便是一片稻田，田的那边，有一条碎石铺成的道路。

他挣扎着跑了几步，便在稻草中倒卧了下来，暗下松了口气：“幸好他

们以为我伤重难支，必定无法逃走，是以才没有派人看守着我，这也是苍天有眼，要助我逃出魔手。”

他始终未曾冷静的想一想，若真的是寒枫堡要拷问他，怎会将他送到这孤零的村落边缘一家陋屋中来？

他更不会知道，他的性命，是铁中棠以自己的性命换来的，赵奇刚抱着他逃出丛林后，便将他送到自己结义兄弟开设的铁铺中来，只“因赵奇刚深知自己这义兄的底细与脾气，绝对有能力和胆量来保护云铮的安全，是以便放心的走了。

他唯一的疏忽，便是没有考虑到云铮的脾气。

谁也想不到这小小一个疏忽，会造成多么巨大的风波。

云铮在稻草中歇息了半晌后，挣扎着爬到路边，只见两匹小马，拖着一辆精致的马车，自路上缓缓行了过来。

在马车上赶车的，却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手里提着一根丝鞭，嘴里在轻哼着山歌，神情十分悠闲。

云铮大喜：“这必定是大宅巨户的公于小姐出来游山玩水的，天教他们来到这里，助我逃生。”

他立刻奋起全力，跃上道路，挡住了马车，赶车的少女一勒缰绳，瞪眼道：“你要死了么！”

云铮张开双臂，沉声道：“事态紧急，先容我上车再说，但姑娘大可放心，云某绝非歹人！”

“还说不是歹人，我看你不是小偷，就是强盗，再不走，小心姑娘的鞭子抽你！”

话声未了，车帘后己露出一只明亮的眼睛，朝云铮上上下下打量了儿眼，忽然说：“敏儿，让他上来！”

赶车的少女敏儿眼睛一转，也朝云铮打量了几眼，面上露出一丝神秘的笑容。

车厢中四下都弥漫着一种醉人的香气，锦墩珠帘，将车厢布置得精致而又美丽。

一个满头珠翠、云髻高挽的绝美妇人，斜斜倚在锦墩上，面带微笑，凝注着狼狈失措的云铮。

她笑容是温柔而娇美的，一双眼睛中，更散发着一种勾魂荡魄的魔力，那种成熟妇人的风韵，最易打动少年人的心。

云铮大是不安，立刻垂下头去：“夫人……”

“我姓温，还不是夫人。”

云铮脸红了：“温姑娘请恕在下失礼，只因在下被仇家所逼，情急之下，才冒昧登车。”

“没关系，我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对江湖游侠却一向钦慕得很。”

她以一声甜甜的微笑和一道温柔的眼波替代了下面的话，又向车外吩咐：“敏儿，走慢些，云公子伤重，受不得颠震的。”

云铮心头一震，大声问：“你怎会知道我姓云？你究竟是什么人？”

绝美妇人缓缓道：“公子你方才自称姓云，难道现在就忘了么，至于我究竟是谁……”

她柔声一笑，接道：“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

云铮松了口气，心中不觉又大感不安，道：“在下伤重未愈，仇家却甚

是厉害，是以……”

绝美妇人柔声道：“你不要说了，我全知道，你只管放心养伤好了，你的仇家绝不会找到我那里去的。”

云铮心中又是安慰，又是感激，突听一阵脚步奔腾声自后面传来，一人大呼道：“姑娘，请停一停车。”

云铮面色大变，道：“来了！”

绝美妇人轻轻道：“没关系！”

她面色一沉，将车帘掀开一线，冷冷道：“什么人？什么事？”

“小的乃是村里打铁的李二。”

“你要改行做劫路的强盗么？”

铁匠李二道：“小的不敢，小的只是想请问夫人一句，有没有看到小的一个侄儿，他全身都受了重伤，神智已有些不清，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云铮暗怒骂道：“好个匹夫，竟敢自称是我的长辈，下次你撞着我时，不叫你当场出彩才怪！”“只听绝美妇人冷冷道：“你侄儿失踪，也要来问我么？自己去找便是！”说完，素手放下了车帘。

车马又复启行，赶车的敏儿轻叱一声：“闪开！”接着，丝鞭叭的一响，也不知抽人还是打马。

绝美妇人回首一笑，道：“你仇人怎会是个铁匠？”

云铮道：“他哪里是个铁匠，只是我伤重晕迷，也不知怎会落到他手里，否则，凭他这样一个小角色，又怎能沾得着我！”

绝美妇人秋波一转，轻轻笑道：“你要是没有受伤，我也不管你了，云公于，你说是不是？”

柔媚的眼波，柔媚的语声，梦一般的香气。自重重惊险，鲜血苦战中脱身而出的云铮，骤然置身于此地，竟仿佛是到了天堂乐土一般。

只听那柔媚的语声又轻轻接道：“你好好歇着吧，到了家的时候，我自然会唤醒你的。”

云铮心神一阵松弛，果然沉沉睡了过去。

他安静的发着一阵阵均匀的鼻息声，绝美妇人面色却又忽然沉下，温柔的眼波，也变得有如霜刃般冷酷。

她极快的自怀中取出一只丝囊，放在云铮鼻子上：“敏儿，快！主人不知回家了没有？”

车马骤然加急，奔行在碎石路上，但云铮却睡得更是黑甜，原来他鼻端的丝囊中装的正是最厉害的迷魂药物！

绝美妇人伸手极快的在云铮身上搜了一遍，果然在他腰间搜出了一面竹牌，竹牌上刻着一面飞扬的大旗。

她嘴角泛起一丝冷笑：“姓云的，天教你落到老娘的手上，你还想逃得出了么！”

车马飞奔而行，过了约莫盏茶时分，便在一座精致的庄院前停了下来，四个粉衣少女自院中飞步迎出。

绝美妇人下了马车，挥手道：“抬进去！抬入密室。”

她自己脚下不停，当先而入，那敏儿跟在她身后，轻轻道：“主人今天会到这里来么？”

绝色美人道：“我算定了他要来的。”

敏儿轻声又说：“那么，那个……”

绝色美人道：“我自有办法。”

她一直穿过厅堂，穿过回廊，入了一间布置得比车厢更为华丽精致千百倍的闺房。

房中香气浓郁，四面锦幔低垂，遮住了天光，地上毛毡沉厚，掩住了脚步声，柔和的灯光，自壁间日洒而出。

牙床上，锦幔下，斜倚着一个英俊的少年。

这少年一见到绝美妇人回来，立刻自床上一跃而起：“你回来了，我等得你好苦！”

绝美妇来带着柔媚的笑容，投入了他的怀抱：“我才出去半天，你就真的这样想我？”

“真的，于千万万个真的。”

绝美妇人娇笑着扭动腰肢：“我和你认识三天，你就这样想我，以后怎么得了？”

“以后我永远也不让你离开我了，这是上天安排的奇缘，我简直像在做梦一样，被人糊糊涂涂的就拖上了马车，糊糊涂涂的就到了这里，到了这天堂一样的地方，遇着你这天仙一样的美人，唉！那天我若不到杏花村去喝酒，怎么会碰到这天降的奇缘。”

他痴迷的移动着双手，痴迷的倾诉着热情的言语，喃喃道：“黛黛，我感激你，没有遇到你前，我真不知人生原来有这么多乐趣。”

温黛黛诱人的躯体，配合的承迎了上去，樱唇附在他耳侧，轻轻道：“你真的感激我？”

少年情欲已被激动，面色已发红：“黛黛，相信我，我……我感激得情愿为你死……”

“真的？”

她手掌自那少年的背脊，缓缓移上了他脑后的玉枕大穴，春葱般的手指轻轻点下——

那少年紧抱着她的身子，喘息着道：“真的，真的黛黛，让我们……”忽然惨呼一声，身子软软的倒了下去。

他眼中满是惊恐之色，似乎对此刻已发生的事，还不能相信，短短三大的欢乐，竟换取了他年轻的生命。

这欢乐来得突然，去得更是突然，他圆睁着双目，惊骇的望着那绝色美妇人，颤道：“你……你好狠……”

然后，所有的欢乐与惊骇，便都离他而去。

大镜旁有一扇暗门，暗门里是一间奇异的浴池，四面嵌着晶亮的铜境，白玉的水池中，池水常温。

她跃下浴池，将全身自上而下，仔细的洗了一遍。

每当她抛弃一个短期的情郎后，她便会痛快的将自己身上洗上一遍，当她跃出浴池时，她便仿佛变成一个新的人了。所有的罪恶与荒淫，仿佛都己被温水洗去。

此刻她站在池边，面对着铜镜，她面上的笑容，竟是那么天真而纯洁，纯洁得有如初出世的婴儿一样。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后，只听敏儿轻唤道：“夫人！”

温黛黛轻俏的走了出去，轻俏的转了个身，娇笑道：“敏儿，你看我美吗？要不要抱一抱我？”

敏儿虽然早已知道她这种奇异的个性，但面上仍不禁泛出一阵红霞，轻轻道：“ 主人回来了，而且还受了伤！ ”

温黛黛面色微变，道：“ 真的？抬进来！ ”

她刚披起一件轻纱，已有两条大汉抬着一架软床大步而入，这两人一看到轻纱掩饰中的洞体，目光都不禁发起愣来。

温黛黛秋波一转，道：“ 将老爷放到床上，轻些！ ”她手掌有意无意间一指床榻，衣襟突然松落了下去。

衣襟内，乳峰半现，两条大汉只觉呼吸急促，面色发红，一起垂下头去，却又恰巧望见半截莹白修长的玉腿。

温黛黛见了他两人情欲激动之色，心里仿佛甚是满足得意，也下去整理衣襟，只道：“ 老爷伤得重吗？ ”

一条大汉道：“ 还好……还好，他老人家吃……吃了白二爷一……副安神药，此……此刻已经睡着了。 ”

他只觉口干舌燥，呼吸急促，一句话竟是说不出来。

温黛黛面上却浮起了一丝媚笑，道：“ 傻孩子，难道一辈子没有见过女人么？来仔细看看，别偷偷摸摸的！ ”

她胸膛一挺，突然敞开了衣襟……

两条大汉只觉脑中“ 轰 ”然一声，一股热血直涌而上，四条腿不由自主的簌簌抖了起来。

但两双眼睛，却也不由自主的盯在那无暇的胴体上。

温黛黛媚笑一下，道：“ 你们看够了么？ ”

两条大汉面红耳赤，道：“ 小人……小人…… ”

温黛黛面上笑容突然一敛，缓缓掩起衣襟，冷冷道：“ 你们看到我的身子，若是被老爷知道了，哼哼！ ”

两条大汉面色突变，噗的一起跪了下去，颤声道：“ 小……人们该死，请夫人饶……饶命！

温黛黛眼波四下一转，突又展颜笑道：“ 去吧，我饶了你们，但以后牧场中有什么事，莫忘了来禀报于我！ ”

那两条大汉连声称是，狼狈而去，却已是满头冷汗。

温黛黛望着他两人的背影，轻蔑的笑道：“ 男人，男人，啐！世上最不值钱的，就是男人了，我叫你们往东，你们还敢往西么！ ”

她转身走到床前，床上的男人，骇然竟是司徒笑。

她陌生人似的望着司徒笑，过了半晌，面上才露出笑容——只因司徒笑此刻已渐渐苏醒了。

他方才被铁中棠暗算，虽然晕厥，伤势却不甚重，经过白星武的诊治，此刻已能说话，只是无甚气力而已。

温黛黛轻轻在他身侧坐下，面上又换了一副关切的神色，轻轻伏到他胸膛上：“ 听说你们去围剿大旗门人，我就担心得很，想不到你果然受伤了。 ”

“ 伤势虽不重，却甚是令人气恼！ ”

“ 为什么气恼？难道你们让大旗门人脱逃了一、两个，没有全部抓到？ ”

“ 非但没有全部抓到，简直连一个都未曾捉到，我竟还在阴沟里翻了船，被个少年人暗算了！ ”

“ 他们全逃了么？唉呀，那怎么办？抓到了一、两个也好呀！ ”

“ 若有一个活着的大旗门人在我手中，自然要好得多了，只可惜…… ”

温黛黛转动着眼波：“如果有一个人，能将一个活着的大旗弟子送到你手上，你会怎么样？”

“我即使分他一半家财，也——”

司徒笑心念一动，突然自床上挣扎着坐起，目光逼视着温黛黛：

“小丫头，你又有什么花样了？”

“我呀，我或许抓住了一个大旗弟子了！”

“真的？”

“你说话算数，我说的话便是真的。”

“你银子难道还不够花？”

“我才不要你的银子，我只要你的人！”

娇柔的语声中，她伸出一根春葱般的纤纤玉指，轻轻戳在司徒笑额角上，接道：“我不要你的一半家财，我只要你将你那个讨厌的婆娘弄死，娶我做正房，这样偷偷摸摸的，我已过腻了！”

“我那婆娘，岂是那么容易弄死的？”

“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好人，答应我好么，我一定好好侍候你。”

“你若能套出他的口供，将大旗门人藏匿的地方问出来，我就答应你。”

温黛黛大喜道：“那还不容易，我这就去……”

说话间她已自床上一跃而起。

司徒笑道：“慢着！”

温黛黛停下身子，娇笑着躬身一礼，道：“还有什么吩咐？”

“你想要怎样去问他的口供？”

“我现在已将他关在密室刑房里，只要请他尝上几样刑具的滋味，还怕他不乖乖的说出来么？”

“不行不行。”

“为什么不行，我那厉害的刑具，纵是铁打的汉子也挺不住的，何况他一身细皮白肉！”

“大旗门的门下弟子，虽不是铁打的身子，却是铁打的心肠，你纵然将他骨头都捏碎，他也不会吐露半个字的。”

“那么怎么办呢？”

“硬的不行，自然要用软的。”

“你难道要我用美人计？”

“除了你那一套之外，世上大概没有人能骗得出他的口风了，只好请你帮帮忙……”

温黛黛面色沉下，大怒道：“你当我是什么人，怎么能对别的男人那样，我跟了你以后，一直死心塌地，你……你却叫我……去……”

说着说着，她竟以手掩面，轻轻啜泣起来。

司徒笑长叹道：“黛黛，我知道你好，只不过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你就为我牺牲这一次好么？”

温黛黛突然扑到司徒笑怀里，放声痛哭起来。

司徒笑轻抚着她的头发：“黛黛，不要哭了……唉，其实我心里又何尝舍得，但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我愿意为你牺牲，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黛黛，你真的？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你的。”

“那么，你叫我怎么做呢？”

司徒笑目光一转，附在温黛黛耳畔，轻轻说了许多话，然后又道：“事成之后，你就可亲手将他杀死！”

温黛黛啜泣了半晌，狠狠一跺足，道：“依你，什么都依你。”伸手一抹眼泪，转身奔了出去。

司徒笑望着她扭动腰肢，出了房门，突然冷笑一声，自语道：“好一个装模作样的贱人，你所作所为，还以为我不知道么，只是我对你还没有玩腻，所以一直狠不了心下手杀你而已。”

温黛黛方自走出房门，哭声立刻停止，眉梢眼角反而泛起一丝笑意，拍掌轻唤道：“敏儿！”

敏儿远远奔了过来：“夫人有什么吩咐？”

“刚才那少年……”

“我已将他送到听雨坞去了。”

温黛黛伸手一拧她面颊，娇笑道：“鬼丫头，只有你猜得出我的心意，等两天一定要你也………

敏儿双手掩起耳朵，飞红着脸，娇笑道：“我不听，我不听……”转过身子，飞快的跑了开去。

温黛黛笑骂：“小丫头，再过一年，我不说你也会求着我说了！”

三

穿过一道曲廊，步下三级石阶，便是一条白石小路。

清洁而浑圆的石子，有如珍珠一般，在阳光下发着闪闪的光，笔直通向一道月牙形的门户。

过了这重门户，便是林木扶疏，百花竞艳的后园。

一曲流泉，绕过两架秋千，在假山下汇集成一个小小的池塘，三五莲花、七八荷叶间，邀游着一对鸳鸯。

温黛黛目注着鸳鸯呆呆的出了一会儿神，便走向假山，原来假山上也汗着一道门，门中想必就是听雨坞了。

她轻轻推开了门，假山中果然别有天地。

她走过一间精致的小厅，掀起一道赤红色的垂帘。

帘内香气浓郁，灯光浅红，一张锦帐流苏的牙床上，云铮仍然晕迷未醒，安适的沉睡在柔软的锦被里。

温黛黛轻轻取开云铮额上的药囊，轻轻坐到床侧，粉红色的灯光，使得她眉梢眼角春意更浓。

过了半晌，云铮才悠然醒来，他仿佛自噩梦中惊醒，额上满是冷汗，望见了她，嘴角才泛起一丝安心的微笑。

温黛黛轻轻一笑，道：“你睡得好么？”

取出一方纱中，为云铮拭去了额上的汗珠。

云铮道：“多谢姑娘，在下已觉好多了！”

他正想挣扎着坐起，温黛黛却已轻轻按着了他的肩头，柔声道：“不要乱动，小心伤口又裂了！”

云铮道：“在下与姑娘素昧平生，能仗姑娘之力，逃脱虎口，已是感激不尽，怎敢再多打扰？”

温黛黛柔声说道：“你只管好好养伤，不要多说话，更不要胡思乱想，你要是不听话，我就要生气了。”

她温柔的替云铮整理好被褥，敏儿已捧着一个玉盘进来，盘中一柄金剪和一些药物。

云铮心中更是感动，他生于艰苦的环境中，长于严父的鞭策下，几曾受过如此亲切而温柔的看护？

何况，他又觉得这美丽的女子，内心是那么善良，对一个陌生的求助者，竟会如此尽心的看护。

于是这热血澎湃的少年，心中只剩下了感激，哪里还会有丝毫警戒防范，果然安心的在这温柔乡中养起伤来。

时间在平静中过去。

第四章　空谷幽兰

在这同样的一段时光里，铁中棠的生命中却充满了不平静的风波，充满了惊隐、动荡、刺激。

一

铁中棠坠下悬崖，经过一段短暂的晕眩后，耳畔忽然响起一阵歌声。

歌声娇美清悦，反反复复的唱着：“你姓甚名谁？是哪里人？为什么一直晕沉沉，但望你快些醒一醒，要知道我等呀等，等的是多么急人！”

一个长发少女，盘膝坐在铁中棠身畔，仰首望着壑上的青天，曼声而歌，仿佛已唱得出神。

铁中棠从下望上瞧，看不到她的面目，只看到她身上穿的竟是麻布衣衫，已破烂污秽不堪，而且自己竟然枕在她的膝盖上。

他大惊之下，立刻侧身滚下这少女的膝盖。

那少女也顿住了歌声，俯下头来。

她歌声虽然娇柔甜美，但面容却脏得出奇，直似已久久未曾洗过，只有一对眼睛，倒还黑白分明。

铁中棠觉得奇怪极了，谁知那少女又唱了起来：“你姓甚名谁是哪里人？”

铁中棠更是惊奇，不禁望着那少女发起呆来。

那少女黑黑的眼珠于一转，嘟起嘴唱道：“我问你的话呀，你为什么不回答，难道你这个人不会说话吗，难道你这个人是个小哑巴？”

铁中棠心里又是惊奇，又是好笑：“姑娘是在说话，抑或是在唱歌，在下实在分不清。”

那少女娇声一笑，唱道：“我的话就是歌唱，你不回答不应当！你要是再不答我的话，我就把你吊回山壁上去。”

银铃般的娇笑声中，她竟然真又将铁中棠抱起。

铁中棠看她疯疯癫癫，满面调皮的样子，深信她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当下大声道：“在下姓唐名中。”

他生性谨慎，此时此刻，纵是对这样的少女，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那少女咯咯笑着唱道：“我叫做水灵光，从小生在这地方。”

这是绝壑之底，四下俱是枯藤野草，积水沼泽，他们此刻的存身之地，是一方青色山石，哪里有人类可以留居之地？

那少女目光又现出一阵幽怨之色，轻轻唱道：“我整天站在这山石上，不知道上面的世界怎么样，我若是能上去看一看，死了我也不心伤。”

歌声哀怨，凄楚动人。

铁中棠只觉心头一阵恻然，不知道这少女在如此荒凉困苦的地方，是怎么样生活下去的。

物质上的欠缺固是难受，精神上的寂寞更是悲哀。

“过了十余年这样悲哀困苦的生活，难怪她是要变得有些呆了，与人说话，也要唱起歌来。”

铁中棠忍不住问：“姑娘只有一个人？”

那少女悲哀的轻叹一声，轻轻唱道：“我自小没有爹爹只有娘，也不知怎会来到这地方？”一句未曾唱完，目中已流下晶莹的泪珠。

铁中棠仰面极目望去，只见两旁山岩高有百十丈，下面一段满生薛苔，当真是飞鸟难渡。

——此间当真无路可上，难道我也要像她一样，一辈子终老在这里？

一念至此，铁中棠只觉心中突然升起一阵寒意。

只见水灵光却站了起来，半长的及膝麻衣下，露出了半截满是泥污的小腿。

她仰天伸了个懒腰，悲哀的神色，立刻换为笑容，拍掌高歌：

“整只的肥猪穿在铁架上，

下面的松枝烧得吱吱的响。

那淌着油的猪皮哟！

己烤得黄金黄，

我割下一块大猪肉哟！

请你尝一尝。”

她咯咯娇笑着，比了个手式，递到铁中棠嘴边，又唱着道：“请你呀，尝一尝。”

她忽而悲伤，忽而欢笑，铁中棠心里虽然奇怪，自己也笑了。

水灵光见他笑了，觉得更是开心，又笑着唱：“我妈妈曾经对我讲，一个人不能太悲伤，我每天只许自己伤心一刻，过了这一刻，我就要歌唱！”

她围着铁中棠的身子跳跃着。

“肥猪肉我虽然没吃过，可是我每天都能享受阳光，在阳光下幻想着猪肉，你的心就永远不会再悲伤！”

铁中棠暗暗叹息：“在这里生活的人，若不能学会苦中作乐，日子当真无法忍受，但是她和她的母亲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

他知道这少女和她的母亲，必定怀有一身武功。

因为没有武功的人，必定无法在这种地方生活下去，那么，她们是否为了避仇才藏身此地的？

她们的仇家究竟是谁？她们究竟是什么来历？

这些问题，刚在铁中棠心头闪过，远远已有人在呼唤：“灵儿，还不回来做饭么？”

语声沉凝，铁中棠听来只觉说话的人像在耳侧。

这种高深的内功，使得铁中棠心头大为一惊，水灵光已俯下身对他说：“走……走，带……带你……你去……去见……妈妈！”

短短一句话，她竟结结巴巴的说了许久才说出来。

铁中棠恍然大悟：“原来她是个结巴，难怪她不愿说话，总是唱歌，我常听人说十个结巴，其中有九个唱歌时就不结巴了，如今看来，果然不错。”转念之间，身子已被那少女抱了起来。

“我……我很少有……有人……陪我……我……说……说话，所以……不……不会……会说……你……你笑……笑我……么？”

“我怎会笑你，以后我一定要常常陪着你说话，你的毛病一定会好的。”

水灵光展颜一笑，道：“你……你真好！”

她身法之轻灵，有如凌波海燕一般，铁中棠见她母女俱有如此高深的武功，不禁更是奇怪她们的来历。

那少女接连几个起落，已飞掠十数丈之远。
他飞掠在乱草沼泽之间，竟丝毫不觉吃力，铁中棠自念自己纵是未受重伤，轻功也远不及她。
大旗训练弟子极是严厉，铁中棠自幼练武，天份绝顶，名师高徒，他武功在江湖中已可称得上是一流身手。
但这少女小小年纪，武功竟比铁中棠还高，这自是令人惊异之事，想不出她武功是如何学来的。
只见一面高有四丈的山石，壁立眼前，石上干干净净，仿佛常经洗擦，与四下情况大不相称。
到了这里，水灵光才放缓了脚步，深一脚，浅一脚，在乱草泥沼下奔跑了起来，活像她的武功突然减弱了九成。
走到青石前丈余处，她竞又剧烈的喘息起来。
铁中棠大奇：“ 莫非她一直将自己身怀绝技之事瞒着她母亲？那么她武功又是从哪里学来的？ ”
他越想越奇怪，忍不住轻轻问道：“ 难道你的武功…… ”
话声未了，水灵光已伸手掩住了他的嘴，目中满现惊慌之色，轻轻摇了摇头，附耳道：“ 不……不要说！ ”
铁中棠满腹惊奇，疑团难解，只见她喘息着绕过青石，青石后便是一个洞窟，这青石是用来做这洞窟的屏风。
狭长的洞窟，虽然阴森黝暗，但打扫得却甚是清洁。
水灵光在洞口一团山麻上，擦了擦她那双山麻编成的鞋子，毕恭毕敬，一步步的走了进去。
走了二十余步，洞势向左一折，便豁然开朗。
一个四、五丈方圆的洞窟中，四面堆着一些山麻、枯藤以及野生的黄精山药。
一条麻索上，吊着三只风干的死鸟。
洞角边有一具水槽，承接着由山隙间滴下的水珠，一滴一滴的水声，击破了洞窟中的阴森静寂。
水槽旁，有一具石砌的火炉。
微弱的光线中，一张铺着山麻被褥的床上，盘膝端坐着一个满头白发、身披麻衣的枯瘦妇人。
她浑身已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面上颧骨高耸，一双眼睛，大而深陷，散发着野兽般的光芒，正阴森森的望着铁中棠，仿佛是方自地狱中逃出的恶魔幽灵一样。
最可怕的是，她目光中充满了一种对人世的仇恨与怨毒，忽然厉吼：“ 这人是哪里来的？ ”
铁中棠心头一震，再也想不到这枯瘦的身子里，竟然能发出如此巨大的吼声，直震得四下洞窟嗡然作响。
水灵光更是已骇得全身颤抖了起来：“ 他……他……是……是从……山……山上……上……上…… ”
她本己口吃结巴，此刻在这白发者妇面前，更是结巴得厉害，虽己说得满头大汗，一句话还是说不出来。
铁中棠又不禁暗暗在心里叹息：“ 想不到她竞对自己的母亲如此畏惧，难怪她这口吃之病，无法痊愈。 ”一念至此，就挺身而出：“ 在下身受重伤，

由山壁上坠落下来，多蒙这位姑娘相救，才得保全性命。”
白发者妇从头到脚瞧了铁中棠一遍。
“你是什么人，怎会受了伤？”
“在下唐中，被仇家所逼，寡不敌众……”
“唐中，你可是四川唐家的门徒弟子，你的仇家都是些什么人？”
铁中棠立刻否认：“在下乃是形意门下弟子，在下的仇家，乃是西河道上的恶贼五毒帮。”
他料定这老妇久困壑底，必定不闻江湖中事，是以随意编出了五毒帮这名字，随意编造了自己的来历。
白发老妇森寒的目光，四下闪动，冷冷的问：“你既已到这里，以后究竟有什么打算，不妨说来听听。”
“在下被仇家所乘，伤势颇重，纵有什么打算，也要等伤势好了再说。”
话声未了，白发老妇忽然厉声狂笑起来。
“此地食粮，供我母女两人已是不够，这里的清水更是珍贵已极，哪里有你疗伤之地，你岂非是在做梦！”
铁中棠心头一寒，水灵光亦不禁神色大变。
她抢先一步，挡在铁中棠身前。
“我……我的给……给他……”
她天真未泯，心中并无爱欲之情，她只知道这男孩子是她救下来的，应该保护着他——这也许是一种女子潜在的母性本能。
白发者妇冷笑，厉声道：“你要将你那一份食物和清水让给他是么？”
水灵光瞪大着眼睛，点了点头。
白发老妇反掌一拍石壁，怒道：“那么你呢？”
水灵光道：“我……我不……不要紧。”
话声未了，白发者妇已自石床上飞掠而起，闪电般在水灵光面上正反拍了两掌，掌声未落，她又已掠回床上。
水灵光仍然动也不动的垂首而立。
只听白发者妇骂道：“好呀，你不吃不喝，难道情愿为他饿死渴死，那么你叫我这残废的老太婆怎么办呢？”
这个身手如风的老妇人，竟是个残废。
白发老妇霍然转首，目光森森，逼视着铁中棠。
“我女儿要将食物让给你，她自己情愿饿死，你听到了么？”
“水姑娘的好意，在下虽感激，却万万不能接受的。”
“既然不能接受，就快些去死！”
水灵光惊唤一声：“娘，你……忍……忍心……”
白发者妇厉声道：“我为何不忍心？这世上兄弟相残，婆媳相杀的事，多得很，何况他与我们素不相识，他死了，和我们有何关系？”
水灵光满面惊惶，方待说话，铁中棠已大声道：“在下伤势并不甚重，只是太过疲累，只要稍微休息两日，便能工作了，到那时在下必定会去寻找一些食物、清水，拿来加倍还给前辈。”
“加倍还给我，你说得倒容易得很，你可知道这里的食物，比黄金还要珍贵么？”白发老妇说：“食物还不去说它，尤其是水……水……你看这一滴滴的水……”
她指着水槽：“除了这里之外，此间什么地方都没有水了，这里的水，

能够三个人喝么？”

那水槽的滴水，当真有如眼泪一般，甚至比眼泪还少。

“雨水呢？”

“没有雨水。”

铁中棠叹息着瞧了水灵光一眼，这才知道她为何如此污脏。

“既是如此，也就罢了！”

水灵光却大声说：“娘……只……只要你……将……将洗脸的……的……水……让给……让他一点……”

白发老妇怒道：“好呀，你这死丫头，你叫老娘不要洗脸，将水让给这臭小子？你……你……好个不孝顺的臭丫头，你怎么不学你爹爹，他为了他妈，宁可叫自己的妻子去死！”

就在刹那之间，铁中棠心中忽然闪过一串灵光。

吉光片羽，便立刻在他心中连缀着一个形象，他不暇再多思索，忽然大喝：“盛大哥，你错了！”

白发老妇果然身子一震，颤声间：“你说什么？”

铁中棠心头暗喜，知道自己的猜想已有些对了，却故意摇了摇头：“没有什么。”

“你说不说？”

“在下只是胡乱猜测而已，也许不对。”

“快说快说，对不对都无妨。”

“在下口干舌燥，己将不能说话了。”

“水，给他水！”

水灵光看得甚是惊异，不知道少年怎能一句话便打动了母亲。

她走到水槽前，舀了一勺水，捧到铁中棠面前。

铁中棠微微一笑，道：“水姑娘，你先请。”

水灵光怔了一怔，回首望了她母亲。

白发老妇道：“喝吧！”

水灵光将一勺水全都喝了，又舀起一勺交给铁中棠，她口中虽未言语，但眼波中却已不禁流露出对铁中棠的情意。

直待铁中棠喝完了水，白发老妇立刻又说：“再给他一些吃的东西，免得他又要多事。”

铁中棠胡乱吃下一些黄精山粮，精神立刻为之一振。

白发老妇盯着他：“此刻你总可说了吧？”

“前辈生性本来最是温柔和婉，如今变得如此，必定是曾经遇着一些十分伤心之事。”

“你怎会知道我以前的事？”

“在下虽是揣测，但……”

“揣测？老实说，你是否那老太婆派来搜寻我母女的人？”

语声沉厉，有如雷鸣。

铁中棠声音不变，道：“前辈口中的老太婆，可是盛大娘么？”

白发老妇神情大变，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她一听“盛大娘”三字，便仿佛生出畏惧之心，身子竟微微颤抖起来。

铁中棠道：“前辈只管放心，在下亦是盛大娘的仇人，而且对前辈的遭遇同情得很。”

“我有什么遭遇，你怎会知道我的遭遇？”

“昔年武林中，曾经有一位名传江湖的女剑客，‘柔情手’水柔颂，想必就是前辈了。”

白发老妇身子一震，道：“水柔颂……水柔颂……”忽然双掌一撑，自床上飞掠而起。

铁中棠只觉眼前一花，衣襟已被她一把拉住。

水灵光一直不知道他们在说的什么，此刻神情大变，颤声叫道：“娘，你……你……老……老……”

她已被惊得呆在地上，半步动弹不得。

只听白发老妇厉声道：“说！你怎会知道我是水柔颂？”她双腿动弹不得，此刻已跌坐在地，但掌力之惊人，已将铁中棠衣襟捏破。食、中、无名三指的指节，紧紧抓在铁中棠前胸骨上，只要手掌向前一送，铁中棠便要胸穿骨袭。

哪知铁中棠神色仍是丝毫不变：“前辈如此相逼，在下呼吸都难以畅通，话更说不出来了。”

“你知道我十分想听，是以便故意要胁，是么？”

“前辈果然有知人之明。”

白发者妇恨恨凝注了他半晌，终于松开了手掌：“快说！你若不说得清清楚楚，我更要将你生袭成八块。”

铁中棠道：“在下心情不适时，也不会说话的。”

白发老妇胸膛起伏，显见在勉强压制着胸中的怒火，也勉强压低了声音，道：“好好，你快说好么？”

水灵光在一旁看得更是惊奇。

她从未想到自己的妈妈竟会有一日对人如此忍气，一时之间，她不禁对这少年更觉神奇。

铁中棠却已经在说了：“此事说来，其实并无玄妙之处，紫心剑客盛存孝，自十七岁起，先后娶了三房妻室，却都相继而死，据盛大娘在江湖散布之言，说是三位盛夫人都是死在我大旗门人手中，但家师却十分惊奇愤怒，只因他老人家深知大旗门弟子绝未向这三位夫人下手。”

白发者妇面容一阵扭曲：“钱立珊、华向明两人，难道也不是大旗门下杀死的么？”

“大旗门数入中原，深仇未得偿雪，却替武林中一些不肖之徒背了不少黑锅，他们深知大旗门一击不中，便要全身而退，是以便将许多笔难算的帐，转到大旗门的头上。”铁中棠说：“那时家师便十分怀疑这些事都是盛大娘弄的手脚，她生怕媳妇夺去儿子之爱，竟下毒手杀死目己的媳妇，只是她手段毒辣奸狡，不但瞒过天下耳目，更将盛存孝瞒得风雨不透。”

“你只当盛存孝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只是在装糊涂而已。”

“难怪他直到今日，还不敢续弦娶亲。唉！此人倒当真不愧是位孝子！”

白发老妇默默垂首：“他原来还没有续弦……”忽然又厉声问道：“但你怎么会知道我便是水柔颂？”

“这位姑娘姓水，在下又看出前辈你必有隐痛，所以灵机一动，便试探着唤了一声‘盛大哥’，前辈果然面色大变，那时在下便知道揣得已不远了，唯一还有些怀疑之事，便是觉得前辈似乎比应有的年龄要老得多了，但后来一想，艰苦的岁月，忧愤的心情，自然易催人老，是以在下才敢断言，前辈

必定就是将近二十年前被盛大娘暗害的柔情手水柔颂！”

凄清黯淡的光线里，只见这柔情手水柔颂幽灵般坐在地上，满面俱是悲愤哀伤，显已落入往事沉痛的回忆中。

水灵光睁大了眼睛，一会儿望向铁中棠，一会儿望向她母亲，忽也坐到地上，轻轻啜泣了起来。

良久良久，水柔颂方自缓缓道：“想不到你的思想竟如此敏锐，你……你揣得全都不错。”

她咬一咬牙，恨声接道：“约在二十年前，我五家在这山上与大旗门人苦斗数日，终于稍稍占了上风，但我已精疲力竭，又有了身孕，便悄悄去求盛大娘，让我早些回去，哪知她听了我的话，竟忽然狞笑了起来，她说绝不许我再生儿女，夺去她儿子的爱，我才自一惊，她已将我推下了悬崖，我虽能侥幸不死，但两条腿却已……”她面容又是一阵扭曲，忽然顿住了话声，目光中立刻充满悲哀与仇恨。

铁中棠叹道：“前辈你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仍然生存了下来，晚辈实在自心里佩服得很！”

水柔颂恨声道：“那一段非人所能忍受的日子，将我折磨成这般模样，但我毕竟还是活下来了！”

她那充满仇恨的目光，缓缓移向铁中棠，接道：“那时，我正和你此刻一样，疲劳、悲哀，而又重伤。”

她面上慢慢起了一丝狠毒的笑容，望向铁中棠道：“但我是女子，既有身孕，又成残废，情况还远比你绝望的多，我还能在这种环境中单独生存下来，你一个男子汉，为什么不能？”

铁中棠心头一寒，道：“前辈的意思……”

水柔颂厉声道：“我虽不杀你，但也不能养着你，你快些给我滚出去，否则……哼哼，说不得我只有动手了！”

她手掌一撑，掠回床上，再也不看铁中棠一眼，水灵光伏在地上，低低啜泣，也没有劝阻之意。

铁中棠木然呆愣了半晌，他已用尽所有的智慧，要想打动水柔颂的心意，但此刻，他自知已完全绝望。

他紧握双拳，抬起目光，挣扎着站起来，挣扎着走出去，但方出洞外，他便立刻倒在地上。

为了有用的生命，他愿以自己所有的力量与智慧挣扎奋斗。

但是，他却绝不乞怜，更不哀求。

食水与山粮，已使他略为恢复了些许精力，但自洞内走出的一段路，却又使他全身脱力。

他四肢舒展，仰卧在地，尽量松懈了全身的肌肉与神经，然后，他尽力集中精神，默默调息起来。

仰首望着天色，暮色已将降临，一场更艰苦的奋斗也已将开始——生存的奋斗，不但艰苦，而且残酷。

他知道在黑夜未来之前，他必须先要找一处栖身之地，才能躲避蛇虫与蚊蚁的袭击。

太阳落山后，沼泽间便散发出一阵阵白雾般的臭气。

他寻了些枯藤绑在腿上，屏住呼吸，仔细选择着道路。他行事谨慎仔细，绝不走失一步。

仰首望去，暗蓝色的苍穹，已现出一弯淡白色的月痕。

雾气弥漫，天色更黑，前面已渐渐不能分辨道路。

铁中棠仰天叹息一声在泥泽中坐了下来，他已实在无法支持，当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突听一阵风声，自身后掠来，水灵光已悄然到了他面前，一言不发轻轻扶起了他的身子。

刹那之间，铁中棠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道：“水姑娘，你……”

水灵光摇了摇头，铁中棠只得顿住话声。

在山穷水尽之时，遇着一个帮助自己的人，那时他心中的情绪，绝非任何一个没有身历其境的人所能了解。

他只当柔情手水柔颂已改变了心意，哪知水灵光竟扶着他走向另一个方向，他忍不住问道：“到哪里去？”

水灵光微微一笑，伸手盖起了他的眼睛，轻轻唱道：“我让你猜上一猜，想上一想，但你却永远也想不到，我现在带你去的是什么地方。”

此时此刻，铁中棠只觉这歌声是如此甜美，再也不觉得如以歌声来代替言语是件愚蠢的事了。

他只觉身子轻飘飘的，只因水灵光已负担了他全身重量。

走了片刻，水灵光终于轻轻抱起了他，但一手仍轻掩着他的眼睛，轻巧的移动着脚步，曼声道：“不要看，不要想，我一定会带你去个神奇的好地方！”

亲切的歌声，在铁中棠心中的苦涩里，渗入了一丝甜味，但这一丝淡淡的甜味中，却又含着一些痛苦。

因为铁中棠知道在这绝壑之底，荒凉之地，绝不会有什么神奇的好地方，他只觉四下气息越来越是阴湿，地形也仿佛越来越奇特，到后来又走入了洞窟之中，满洞风声，呼啸作响。

风声渐渐轻微时，水灵光终于移开了手掌。

但铁中棠仍然不敢张开眼来，只听水灵光带着笑声唱道：“你睁开眼睛看一看，看一看这是什么地方？”

铁中棠双目一张，心头不禁骤然为之大惊。

只因他目光所及之处，竟然全都是人间难见的奇珍异宝，许多粒夜光之珠照得他满眼生花。

每个角落里，都堆放着十余株高达数尺的珊瑚。

珊瑚枝上，挂满了一串串红的玛瑙、绿的翡翠、白的珍珠，以及一些铁中棠见所未见的宝物。

最远的一个角落里，竟有一张锦榻，虽然陈旧，却极美丽，锦榻旁竟还堆放着十余坛泥封未除的美酒。

刹那之间，铁中棠哪里还说得出话来。

他双目圆睁，目定口呆，他再也不会想到，在这地狱般的沼泽壑底，竟真的有这样天堂般的神奇地方。

水灵光眼波中闪动着喜悦而得意的光芒，将铁中棠轻轻放到锦榻上，笑道：“奇……奇怪么？”

铁中棠愣了许久，方自长叹道：“实在有些奇怪！”

水灵光轻轻一笑，忽然转身奔了出去，原来在这宝窖之后，竟还有外洞窟万籁俱寂中，那洞窟中竞隐隐传来一阵阵悦耳的流水声。

铁中棠发愣的斜倚在锦榻，此时此刻，一切都使他觉得此身如在梦中，自己都难以相信。

但等到他惊诧的情绪平静之后，他立刻对这所有的情况下了个判断，当下暗暗忖道：“这必定就是水灵光学武之地。水柔颂必定不准她女儿学武，而水灵光也不敢反抗母亲，是以不敢将自己学武之事和这地方说出来。”

但还有些事，却是铁中棠永远猜测不到的。

这地方究竟是何人所属？此人是生是死？这些珠宝究竟是从何而来？水灵光究竟是因何因缘来到此地？

心念数转间，只听水灵光在那边的洞窟中曼声唱道：“你快些闭起眼睛来，还有件事，我要让你惊奇。”

铁中棠忍不住立刻闭起眼睛——世上唯一能打动他的事，便是亲切的情感，纯真的感情。他只觉一阵香气扑鼻而来，然后是水灵光娇笑着的声音：“好啦！”

铁中棠缓缓张开眼睛，突觉眼前一亮。

满洞珠光辉映中，站在眼前的，竟是个容光绝代，肌肤胜雪，有如莹玉塑成般的美人。

她穿的是一身缀有明珠的宫绡罗衣，在珠光宝气中，更显得绰约有如仙子，她面上的笑容是如此明亮焕发，使得铁中棠再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无法相信此刻站在自己面前的美人，便是方才满身泥污的水灵光，但事实却又令他不能不信。

他仿佛是一粒沉溷于泥污中的明珠，虽然长久被污泥掩去了光芒，但泥一去，光芒更倍觉照人。

铁中棠呆了半晌，只见水灵光轻轻旋了个身，轻轻道：“比……比起别人，我……我丑不丑？”

铁中棠长叹道：“你难道自己不知道？”

水灵光摇了摇头，道：“我……现在的……的样子，从来都没有人看……看过，直……直到今天。”

铁中棠默然点了点头，心中不禁暗暗忖道：“空谷幽兰，以空谷幽兰这四字来形容于她，当真再也恰当不过。”

抬头望处，只见水灵光面上满是幽怨之色。

他终究是个男子，是以无法了解少女的心情——少女们若是连自己是美是丑都不知道，那种心情之苦，怎会是男子所能了解？

良久良久，他方自忍不住叹道：“美……”

水灵光面上忽然飞起了一片欣喜的笑容，举起双臂，又轻轻转了个身，娇笑道：“我真的美？”

铁中棠又点了点头，道：“自然是真的！”

水灵光娇笑着扑到铁中棠身上，道：“谢谢你，你真好！”这句话说得清清爽爽，流流利利，哪里还有口吃之病？

铁中棠心头一动，大喜道：“你的毛病好了！”

水灵光呆了一呆，睁大着眼睛道：“真……真的？”

她心情紧张，立刻又口吃起来。

铁中棠叹道：“水姑娘，你只要心里没有畏惧，不再紧张，我确信你的毛病必定会好的！”

水灵光嫣然一笑在榻边坐了下来，垂首半晌，忽然长叹道：“娘若……

能……能看……我这样子，就……就好了。”

铁中棠道：“你为何不愿被她看到？这里究竟是什么人的地方？”

水灵光轻轻叹息一声，甜美的笑容，立刻笼上一层淡淡的悲哀之色：“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个明月如水的晚上……”

铁中棠打断了她的歌声：“我要你将这段事说出来告诉我，不要唱，好么？”

“我……我说……说得不……不好。”

“慢些说，不要怕，没有人会笑你的。”

水灵光抬起眼，只见铁中棠目中充满了了解与鼓励，这种眼色，使得她心中渐渐有了自信。

——只有别人的鼓励和自己的信心，才是治愈口吃的良药。

于是她开始叙说这神奇的故事。

二

她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幼时极不健康，脑筋在母体中便受了震荡，一直到七、八岁时还不能说话。

水柔颂满心都是对盛大娘的仇恨，对这盛家的后代，自然不会爱护。她不但恨盛大娘，恨这孩子，也恨自己，甚至恨上整个人类。

在冷漠、艰苦与仇恨中长大的水灵光，从小便学会了忍受孤独，她常常去寻找最冷僻与最阴森的地方去独自流泪。那时她才七岁，就在这时，她有了奇遇。

有一天晚上，月明如水，她正独自藏在枯藤掩盖下的洞窟中哭泣，却不知正有一双如闪电般的眼睛在偷偷望着她。

自此之后，她每到这小小的避难处来哭泣时，这双眼睛总会在暗处望着她，直到一天，她赫然发现有一个残废的老人已在她面前。

这老人右腿已齐根锯断，左腿已只剩下半截，左臂更已残废，全身只剩下一只左手仍然健全。

他形容虽然可怖，态度却很慈蔼，于是水灵光便渐渐消失异惧之心，反对这残废的老人怜悯起来。

自此以后，她每天都要抽出一段时间来陪伴这残废的老人，十几天后，这老人才将她带到这神奇的宝窖中来。

她遵从这老人的命令，永远没有将这一段事告诉她母亲，只因这老人对她是那么慈爱。

他尽心的传授她武功和知识，也教她识字，她母亲严格的控制她的食物和水，但她却在这里获得了补偿。

只是她生怕被母亲发现，是以绝不敢用这里的清水洗涤身子——这里的水源富足，但食物仍是贫乏的。

三年多之后，这残废的老人终于结束了他痛苦的生命，临死前，他仿佛有许多话要对她说。

但是他却只说出半句话。

“灾祸之箱里，是我的……”便断气而死。

他死时的痛苦和遗憾，水灵光年纪虽小，但也看得出来，她知道这老人必定有一段充满痛苦与仇恨的往事，但是他却始终未曾向他说出——也许他

认为她年纪还小，要等她长大些再告诉她，但是他自己却等不及了。

说完了这段话，水灵光已是泪痕满面。

铁中棠面色沉肃，垂首沉思，良久良久，才沉声问：“那老人是什么姓名？”

“我……我不知！”

“那‘灾祸之箱’四字又是什么意思，你当然也不会知道的。”

想不到水灵光展颜一笑，居然说：“我知道！”

她轻盈的飞身而出，片刻后便捧来两口小小的箱子，高约一尺，两尺见方，像是女子的梳妆匣。

两口箱子，大小完全一样，装饰颜色却大不相同。

其中一口，满缀着碧绿的翡翠、鲜红的宝石，以及夺目的明珠，闪闪的发着绚烂的光彩。

另一口箱子，却是黝黑色的，箱上没有任何装饰，也看不出是何物制成，却沉重异常。

水灵光将这两口箱子轻轻放到锦榻上，立刻打开了那满口缀着珍宝的箱子，铁中棠忍不住问：“这就是灾祸之箱么？”

水灵光摇了摇头：“七色宝石发彩光，这是幸运之宝箱。”

箱子里放着几本绢书，四只玉瓶，以及一只几乎已成人形的千年参果。

他知道这些绢书与玉瓶必定是武林豪士梦寐以求的武功秘笈与灵药，那千年参果更是并世难寻的宝物。

但是他对那口漆黑的箱子，却更充满了神秘的好奇，他断定这箱子里必定隐藏着那残废老人一生的秘密。

“这一定就是灾祸之箱了！”

他想打开这漆黑而神秘的箱子，水灵光却用力握住他的手掌。

“动……动不得的！”

“这箱子难道从未曾打开过么？”

“洞中珍宝俱可动，唯有此箱莫试尝，此箱一开灾祸降，你我谁也不能当，整整十三年过去，我从未开过此宝箱。”

她面色惊惶，歌声更是慎重异常。

铁中棠只得缩回手掌，她才展颜而笑。

“幸运箱中有灵药，可治人间百般伤，千年参果更神妙，益神补气是奇效，你赶紧服下去，伤病便无妨！”

铁中棠还没有推辞，水灵光已掩住他的嘴，她目光中的情意，使得铁中棠再也不愿拒绝。

于是她便为铁中棠洗涤了伤口，服下灵药，又将那一只千年参果捣碎成浆，强迫铁中棠服下。

铁中棠很快就沉沉睡去，水灵光立在榻边呆呆看着他，忽然俯下身了，在他颊上轻轻一吻。

然后又换过那件褴褛破烂的麻衣，在身上涂满污泥，带着满足的笑容走了。

铁中棠一觉醒来时，水灵光已不在他的身边，他只觉全身振奋，精神满足，宛如换了一个人似的。

那灾祸之箱已被取走，幸运之箱却仍留在锦塌上，箱盖中夹着一片白纱，上面用焦木写着：

“你已睡了两日两夜，我也为你换过药了，现在我去侍候娘，你醒来如觉无聊，可以看看箱子里的书。”

字迹虽不甚美，但却一笔不苟，每笔每划之中，看来都仿佛注满了她浓浓的关切与情意。

情意是如此真实，字迹是如此真实，四下的珍宝，也依然真实的发着光，但铁中棠却觉自己如在梦中。

在重重危难九死一生的流血与惊险之后，接着而来的竟全都是常人梦寐难求之物——秘笈、灵药、美人、财富。

生命的变迁是如此巨大，遇合竟是如此神奇，他不禁暗暗叹息，不知道上苍对他今后的生命将如何安排？

他取起第一册绢书，在珠光下翻阅着，前面记载的，自然都是些内家正宗浅易的入门功夫。

但是他越看越心惊，看到后来，竟不觉汗流浃背。

这绢书上记载的武功，赫然竟与大旗门传授的武功道路完全一样，只是更为精妙而已。

许多种他平日练功时遇着的疑难之处，即使他师父也不能解释，然而在这里却有了答案。

“莫非那残废的老人与我大旗门有什么渊源？莫非他就是我大旗门中的前辈先人？”

他虽然想起师父们曾经说过，大旗门曾经称雄武林时，有极大的珍宝财富遗留在中原。

但是大旗门被仇家所害时，当时的掌门人以及执事弟子全都死得干干净净。这宗财富所在之地，便成了个极大的秘密，数十年来，大旗门弟子一直在不断寻找，但却始终未曾找到。

他又想起师父曾经对他说过“你爹爹绝代奇才，曾经说起他已将这宝藏的下落查出一些眉目，只可惜他也不幸被害死！”

这些想法，在铁中棠心头闪过，他只觉热血奔腾，不能自己，立刻自榻上跃下，要去寻找那灾祸之箱。

他深信这精秘的箱子里，必定有为他解释所有秘密的答案，纵有任何灾祸发生，他也要看上一看。

第五章　死神宝窟

后面的洞窟，宝藏更惊人，四面石壁上挂满镶珠的宝剑，嵌玉的皇冠。

水声淙淙，从一个珍珠宝石镶成的龙头中流出来，汇集在玉壁铺成的水池里，池水满而不溢，仿佛下有出路。

水池旁边有一张锦榻，水灵光刚才穿的宫衣还留在榻上，另外两只箱子里，满是锦绣衣衫。

铁中棠暗暗叹息，他知道这宝藏所在之地，是经过先人们无数次的苦心策划才建成的。

可是他仍然找不到那黯黑的灾祸之箱，正想先喝点水，想不到这口神秘的箱子竟在池水中。

池毫无迟疑将箱子提起，突然轰然一声大震，四壁皆摇，箱子又落入水中。

四下回声不绝，有如天崩地袭一般，铁中棠不禁大生恐惧：“难道这灾祸之箱，真有如此神奇的魔力？”

他试探着再次探手入水，哪知山腹中赫然又是一震，铁中棠情不自禁的连退三步。

这一次震动更猛烈，四壁的珍宝都破震得狼藉满地，池中的清水也被震得流了出来。

回声过后，片刻静寂，山腹之中，竟又隐隐传来阵阵斧凿之声，仿佛便在近处，而且越来越近。

铁中棠终于明白了：“有人开山！”

想通这点，他立刻开始四下搜索起来，想找一个藏身之地，但四壁空阔，哪有地方藏身？

斧凿之声刚停，山腹中竟传出人语：“方向对么？”

声音之近，仿佛只有一壁之隔。

“兄台只管放心，我费的多年心力，绝不会白费的。”

“好，弟兄们再掘！”

接着，斧凿之声又响起。

时机急迫，铁中棠已无暇思索，先将锦榻推到角落里，又将那两口装衣裳的箱子推到锦榻前。

然后他飞身出洞，将外面的锦塌收拾妥当，关起了幸运之箱，藏入满堆的珍宝中，擦去了榻上的两滴鲜血。

他伤痕虽未完全复原，但精神却极是健旺，动作也不慢，直到他确定四下再没有人新近逗留后的痕迹后，才钻入锦榻下。

就在这刹那间，壁上山石忽然飞激而出，一人欢呼道：“果然在这里！”

两条人影自穿破的石隙中一掠而出。

铁中棠屏住呼吸，从两口箱子的空隙中偷偷的瞧了出去，只见这两人其中一个是身穿宝蓝长衫的中年文士，虽在如此惊喜的情况下，仍然故作矜持，保持着从容不迫的沉稳之态，只是满身尘埃，不免显得有些狼狈。

另一人是个乌簪高髻，灰袍白袜的道人，鹰鼻深腮，瘦骨嶙峋，年纪虽在中年，头上却已白发苍苍了。

这两人一入洞中，目光便立刻全被满窖珍宝所吸引，这时山壁中又跃出了一个锦衣少年和一条板肋虬须、浓眉环眼的劲装大汉。

这大汉似乎因为心情兴奋过度，身形跃出时，竟一头撞在山壁上，撞得满头鲜血，但他却丝毫不觉痛苦。

满洞珠宝，闪耀得这四人目光中俱都露出了野兽般的贪婪。

良久良久，那白发老人才长长叹了一声："十余年的苦心积虑，满头的苍苍白发，今日总算有了报偿。"拾起地上一柄满镶珠玉的银剑："你知道我为你化了多少心血？"

那蓝衫文士忽然反手一掌，震落了他掌中银剑。

道人变色："这是什么意思？"

"阁下难道忘了我们的君子协定，主权未分之前，谁也不能妄取洞中之物！"

"你我只不过想看看而已。"

蓝衫文十不再理他，却走到池畔去喝水了。

虬须大汉悄悄退了两步，问那锦衣少年："兄弟，你出于大富之家，可曾见过这么多珍宝？"

"连做梦都未曾见过。"

蓝衫文士喝完了水，擦了擦掌上的水珠，回首问道："宝藏既得，阁下可有什么安排？"

"这宝藏虽是我探测出来的，但若无你的支持，必定要费事得多。"

"只不过费事得多？"

"非但费事，也许永远也无法寻到此地。"

"想必如此。"

"是以在下绝无贪得之心，只想将宝藏分做两份，你我各取其一……"道人叹了口气："然后我就要寻个山明水秀之地，好好的享一享福了。"

虬须大汉大怒："分作两份？你难道将我们当作死人？当今江湖中，除了我霹雳堂门下，除了我小雷神之外，还有谁能以火药炸破山腹？"

白发道人冷冷道："放火药，用苦工的代价，我自会算给你。"

虬须大汉厉声喝道："你说什么？"

白发道人冷笑，走到水池前，舀起一捧清水，这种时候每个人都想喝点水的。

铁中棠暗中旁观："我若是他，在喝水之前，必定要看看水中是否有毒。"

这时候那白发道人捧中的清水，已经全都漏了下去，喃喃自语道："不行，不行。"

蓝衫文士仰首望天，只作未闻未见。

白发道人也不瞧他，自头上拔下了发簪，在水中轻轻一划，簪头的一点银尖，立刻变作了乌黑的颜色。

他慢慢的将银簪插回头上，才冷冷的看着那蓝衫文士说："黑星天，你的心也未免太黑了吧！"

黑星天面色仍然丝毫不变。

白发道人又问他："原来你是想独吞？"

"是的。"黑星天冷冷道："可是这水中之毒，却不是为你而准备的，我要杀你，又何须在水中下毒？"

他吩咐那少年："叫他们进来！"

锦衣少年立刻掠入山腹，片刻之后，八条手待鹤嘴尖锄的劲装大汉随在他身后鱼贯而入。

黑星天含笑的招呼他们：“ 各位辛苦了，先喝些水解解渴！ ”

劲装大汉一起躬道：“ 总镖头太客气了！ ” 口中虽然在说话，但十六只眼睛，却都在直愣愣的望着珠宝。

黑星天笑容温和：“ 先喝水吧，少时自有重赏！ ”

劲装大汉一起走到水池边，争先喝起水来。

铁中棠手脚冰冷：“ 好毒辣的角色！ ” 连那白发道人和小雷神都变了颜色。

大家喝过了水，其中一人还在抹着嘴说：“ 好甜的水，怎么好像放了糖似的。 ”

最后几个字，已说得有气无力，说完最后一字，面容一阵痉挛，一口气再也喘不上来。

其余七人也立刻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一倒下就气绝而死，竟没有一个能惨呼出声来。

虬须大汉抹了抹嘴：“ 好厉害的毒药！ ” 俯下身去，翻开一条劲装大汉的眼皮，他眼皮竟已变作惨绿色。

黑星天微微一笑，转目四望：“ 珠光宝气中，加上几具死尸，倒也蛮协调的！ ”

话声中，脚步移动，走向那白发道人。

白发道人顿时面目惨变：“ 你要做什么？ ”

黑星天道：“ 我先问你，你这宝藏之图，是从哪里来的？ ”

白发道人道：“ 我不是早已说过了么？ ”

黑星天冷笑一声：“ 你说那藏宝之图，是在大旗门门人弟子的死尸上取出来的，是么？ ”

白发道人道：“ 不错…… ”

黑星天道 :“ 这种话你用来骗三尺幼重，他或许还会相信，但在下么……哼哼，大旗弟子的死尸，我已看得多了，却从不知这二十年来，有任何一个大旗弟子的尸身，不是死在我亲眼目睹之下。 ”

白发道人呐呐的说：“ 这个……这个…… ”

黑星天冷笑截口道：“ 何况这宗宝藏如此巨大，大旗门人必然将它看得极重，所以身怀藏宝秘图之人，必定是大旗门中的首脑角色！他们的尸身，临死时我已搜查过了，纵有藏宝秘图，也轮不到你来发现。 ”

白发道人呆了半晌，突然大声说 :“ 不管我是如何知道这宝藏所在之地，都与你无关，你都该将财宝分我一份。 ”

黑垦天冷冷道：“ 不错，但我怀疑你的来历。 ”

白发道人变色道：“ 吓疑什么？ ”

黑星天面色一沉，厉声的说：“ 我怀疑你也是大旗门的弟子，自师长口中听到了一些有关这宝藏的秘密，财帛动心，你便背叛了师门，是么？ ”

白发道人身子一震，连退了三步，颤声的说：“ 你……你疯了么，我要是大旗子弟，怎么会来找上你？ ”

黑星天冷笑道：“ 江湖中除了我黑星天之外，还有谁懂得开山之学，除了霹雳堂外，还有谁善用火药？ ”

白发道人面上阵青阵白，呆呆的愣了半晌，长叹道：“ 不错，在下的确是为了这宗宝藏而背叛了师门！ ”

小雷神大喝一声：“ 好呀，你小子原来是大旗门下的兔崽子，老子非宰

了你不可！”
　　他双臂一振，全身骨节作响，刷的掠到了白发道人面前，挥拳直击过去，这一招看来浑浑愣愣，仿佛毫无奥妙，其实却是含劲沉实，拙中藏巧，正是霹雳堂世代相传的混无霹雳拳。
　　白发道人拧身错步，身形斜斜跃过水池，口中大声叫道：“黑星天，我还有话说，你要不要听？”
　　小雷神厉喝道：“还说什么！”如影随形，跟踪而去。
　　黑星天沉声道：“雷贤侄住手！”
　　小雷神身形骤然停下，道：“黑大叔，这厮曾为一天大旗门弟子，便是我五家的仇人，怎么能放过他？”
　　黑星天冷冷道：“谁说放过他，听他说完了话也不迟。”
　　白发道人紧紧贴住山壁，目光四下转动，嘶道：“只要你们放我生路，宝藏我宁可只要两成！”
　　黑星天道：“废话少说，先老实说出你的名姓来！”
　　白发道人见那锦衣少年已看住了出路，小雷神又紧逼在自己身前，黑星天虽然负手而立，但目光如挟霜刃，早已暗暗控制了全局，不禁长叹一声：“我虽曾为大旗弟子，但却从未伤过你五家门徒中之任何一人，我……我只是昔年大旗门掌刑人铁毅的未记名弟子，名唤钱空。”
　　铁中棠在暗中心头又是一凛，只因铁毅便是他的父亲；忽听黑星天冷笑道：“钱空，嘿嘿，大旗门中从不收未记名弟子，更不收云、铁两家外姓门徒，你骗得过我么？”
　　白发道人面色如土，忽然扑地跪了下来，哀声道：“无论我是什么人，但我不惜昧着良心，自铁毅手中偷出了藏宝之图，又费了十余年的心血，参出了宝图上的暗语，将你们带来此地……”
　　他几乎已声泪齐下，接着道：“二十年来，我吃尽了千辛万苦，连头发都急白了，你们今日怎能忍心杀我？”
　　黑星天目光一闪，道：“铁毅心智武功，天下无双，你却能偷得他的贴身之物，想必你八成便是他异母兄弟铁青笺了！”
　　白发道人嘶声说道：“不错，我就是铁青笺，但若不是我将铁毅的右手暗算成伤，你们能伤得了他么？”
　　铁中棠直听得满心悲愤，身子已不禁抖颤了起来。
　　黑星天微微一笑：“不错，若非你将铁毅右手暗算成伤，我五家的确无人是他的敌手，就凭这点，我本该饶你，只可惜……唉！你偏偏姓铁，为了你姓铁，我就万万饶不得你了！”
　　话声顿处，忽然大喝：“动手！”
　　铁青笺惨然一笑，仰天叹道：“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大哥，我对不起你，我……我……”
　　突然挺胸道：“你们快动手呀！我绝不反抗！”
　　黑星天冷笑道：“你反抗得了么？”
　　轻轻一掌拍出，“砰”的击在铁青笺胸膛上，只听得铁青笺惨呼一声，鲜血随声而出，溅出三尺开外。
　　小雷神浓眉微扬，走过来探手摸了摸他鼻息，道：“死了！”
　　黑星天傲然笑道：“我掌下焉有活口！”
　　小雷神道：“只可惜便宜了他，让他死得太痛快了！”

黑星天笑道：“算他知趣，不敢回手！”目光四下一溜转，又道：“你两人快将所有珍宝都收集在一处！”

小雷神、锦衣少年齐声应了，开始动手。

黑星天缓缓走向锦榻，拉出一口箱子，打开来看了一眼，自语道：“这种衣服，再也穿不得了！”

砰的关上箱盖，一脚将箱子踢回原处。

那锦衣少年叹道：“有了这些珍宝，当真富可敌国了，只是……我们三个人怎么将这些珍宝拿出去呢？”

小雷神伸了伸臂膀，大笑道：“无妨，凭我这两臂的力气，就是再多一倍，我也弄得出去。”

突听黑星天“咦”了一声，自水池中捞起了一只漆黑的箱子，仔细瞧了半晌，喃喃道：“这箱子里有古怪，却不知如何开法。”

小雷神笑道：“我来瞧瞧！”

他接过来看了一下，道：“这种箱子里还会有什么东西，不看也罢！”随手将箱子扔在地上。

黑星天冷笑道：“你知道什么，我敢断言，这箱子里的东西，价值必在这所有的珍宝之上。”

小雷神诧声道：“真的么？”又将箱子拾起来，突听外面一声轻呼，一条人影如飞而入。

三人齐声厉喝道：“什么人？”

一个满身泥污的少女，插腰站在洞口，大声道：“你……你们是……是什么人，来……来干……干什么？”

此女正是水灵光。

小雷神放声一笑，大步走了过去：“结巴姑娘，你是什么人，这里难道是你的地方么？”

水灵光眼珠一转，道：“当当……然！”

小雷神大笑道：“但现在这地方已换了主人了！你若洗洗干净，大爷我就把你带出去！”

水灵光目光一转，见到地上并没铁中棠的尸身，知道他必定是躲了起来，暗中松了口气，笑道：“真……真的？你……要……带……带我……出……出去？”

小雷神嘻嘻直笑，伸出手就要摸水灵光，突见黑星天面色一沉，一掌将他打得连退数步。

他惊怒之下，大声道：“黑大叔，你……你……”

黑星天却连望也不望他一眼，走到水灵光面前，长身一礼，笑道：“请姑娘莫怪他无礼。”

水灵光心念转动，满面笑容的轻轻摇了摇头。

黑星天柔声道：“姑娘既是此地主人，想必定能打开那口黑箱子，只要姑娘打开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立刻就离去，绝不打扰你。”

水灵光灵活的转动着眼波，笑道：“要打开那箱还不容易？向左边一转，箱子就开了！”

她说话仍是结结巴巴，一句话几乎说了半盏茶工夫。

小雷神插口道：“箱子是方的，如何转法？”

黑星天笑道：“方的箱子，里面就不能有圆的螺纹么？”

小雷神思索了半天，才恍然大悟：“是了是了，外面是方的，里面却是圆的，制造箱子的人，心思倒真灵巧得很！”

黑星天含笑拿起了箱子，心念忽然一转，将箱子递到水灵光面前：“这是姑娘的东西，还是麻烦姑娘开吧！”

水灵光道：“这……这箱子已……已经锈……锈住了，我没……没有力气，怎……怎么打……打得开……”

小雷神伸手将箱子拿了过来，大笑道：“卖力气的事，还是由我雷震远来干吧！”

他右手抱着箱子，左手往左一转，箱盖果然活动了起来。

小雷神雷震远大笑道：“你看，我……”

话声未了，忽然惨呼一声，胸膛间血光暴现，箱子砰然落地，他那庞大的身子，也随着倒了下去。

原来箱盖一松，便有三片薄刃飞射而出，齐齐的插入他胸膛。黑星天面色大变，俯身查看。

锦衣少年惶声问：“雷大哥他……”

黑星天摇了摇头，长叹道：“没救了！”

锦衣少年一步窜到水灵光面前，怒声道：“你找死！”

水灵光睁着大眼，道：“我……我也不……不知道。”

锦衣少年叱道：“放屁，你不知道谁知道！”

黑星天长身而起，冷冷道：“这也只能怪雷震远太大意了，怎能怪这位姑娘？反正箱子已开，快看看里面是什么？”

锦衣少年呆了一呆，心中不禁暗叹他师父的冷酷。

黑星天拾起一柄鹤嘴尖锄，拨开箱盖，箱子里竟只有几本书册，一块叠得甚是整齐的污布。

锦衣少年心中大是失望，但黑星天面上却是满露喜色，大笑道：“大旗门秘传的武功想必就在这里了！”

狂笑声中，转首又道：“拿出来。”

锦衣少年摇摇头，退了两步。

“你不拿么？”

“弟子不敢……”

“好，你竟敢违抗师命。”目光转向水灵光，水灵光不等他开口，已俯下身去：“我来！”

她腰身方自缓缓弯了下去，忽然双掌齐扬，全力撞向黑星天的胸膛，掌势冻厉，隐隐夹着风声。

黑星天冷笑道：“我早就知道你会有这一手。”

冷笑声中，身形半转，飞足踢向水灵光胯骨。

他撤招变式，其快如风，双掌含劲，稳稳封住了水灵光的退路，只因她方才一招用力过猛，此刻竟已眼见不能闪避了。

哪知就在这刹那之间，她身子突然飘飞了起来。

黑星天变色道：“好轻功！”身形立时后掠三步，水灵光若是乘机追击，便能立刻抢得机先。

然而她武功虽高，却无全交手经验，此刻竟不知追击。

黑星天心头暗喜，当下挥掌扑去。

数招过后，水灵光招式果然大见软弱。要知她自己根本不知武功深浅，

是以与人交手时，便不禁生出畏惧之心，床下的铁中棠焦急之下，方待一掠而出，就在此刻，铁青笺的尸身忽然轻轻弹了一下。

铁中棠心头一跳，正忖思间……

水灵光秀发飘飞处，纤腰轻轻扭转，双掌却重重的击向黑星天。

黑星天暗中冷笑忖道：“果然是大旗门的武功，不知利用轻功之长，却用这些硬打硬拚的招式。”

心念转动间，脚下又连退三步，身子已退到铁青笺的“尸身”之前。

突听铁青笺厉喝一声，反身跃起，紧紧抱着黑星天的双腿。

锦衣少年大惊道：“他……他夏活了！”

黑星天更是心胆皆丧，已被铁青笺拖倒在地上，只觉双腿膝盖一阵麻木，已然被点了穴道。

锦衣少年目光闪处，忽然狂奔而出。

黑星天惶声呼喊：“不要走，快来助我一臂……”

铁青笺冷笑道：“你的好徒弟早逃了，还鬼叫什么！”话声未了，手掌又连拍了黑星天胁下两处大穴。

“你……你怎会……”

“你以为我死了是么？”

“我亲手探过了你的心脉。”

“我早已将全身功力凝集在胸前，拚受你一掌，然后闭气诈死，我知道你自恃掌力、必走不会多加查看，嘿嘿，黑星天，你素来诡计多端，怎会不知道诈死的妙处？”

“好，算我黑星天阴沟里翻船，落在你手中，要杀就杀，还多说什么！”

铁青笺冷冷道：“要杀就杀？哼，哪有这么容易！”

他目光转向发着愣的水灵光，笑道：“姑娘你不妨建议建议该将这厮如何处死，在下必定遵命。”

水灵光睁大眼睛，道：“随……随便。”

铁青笺缓缓道：“人肉的滋味，姑娘尝过么？”

“我……没有吃……吃过……，也……也不……吃！”

“那么我只有自用了，这厮方才一掌，大损我的无气，此刻正好补 上一补。”他取出一柄匕首，在脚底缓缓磨了起来。

黑星天面容已惊得起了痉挛，颤声道：“你将我杀死也就罢了，何苦要如此作贱于我？”

铁青笺看也不看他，一面磨刀，目注着水灵光，道：“姑娘一直在这里为在下看守财宝，在下感激得很。”

水灵光圆睁双目，诧声道：“你……你的财宝？”

“这宝藏本是我大旗门所有之物，方才看姑娘你的武功，似乎也和大旗门颇有渊源。”

“什……什么大旗门，我……我不知道……知道。”

铁青笺微微笑了笑，方待说话，忽听身后冷冷道：“我知道！”

锦榻下忽然钻出了一个面色微黑，双眉如剑，目光更闪得有如明星般的少年。

他一见这少年的面容，身子立刻莫名的颤抖起来，如见鬼魅一般，颤声问：“你……你是谁？”

铁中棠道：“你不认得我么？我却认得你！”目光有如冰刀，瞬也不瞬

的凝注着。
水灵光虽也看得莫名其妙，但却已感觉到他两人之间，定存着一种神秘的关系，是以绝不开口。
铁青笺干笑了两声：“阁下怎会认得在下的？”他一见这少年便生出恐惧，竟不敢出手。
“你看看我像谁？”
铁青笺看了半晌，越看越畏惧。
“你仔细看看，仔细想想。”
珠光之下铁青笺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颤声道：“你……你……”
“你想起我是谁了么？”
“你是铁毅大哥的什么人？”
铁中棠霍然站了起来，厉声道：“你还有什么颜面敢称呼先父为大哥，为了财物，你竟忍心下毒暗算他老人家，使得他老人家一臂残废，若不是你，他老人家也不致于死在别人手中……”
铁青笺面色如土，道：“你……错了，我……”
铁中棠怒喝道：“错了？哼，这都是你自己亲口说的，还想否认么？”
铁青笺忽然一挺胸膛，大声道：“不错，我确是下毒暗算了他，自 小到大，我时时刻刻生活在他控制之下，几乎被他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了机会，我自要反抗，但我绝没有杀死他，只是——”
“你虽未亲手杀他，但他却因你而死……”
“你要怎样？”
“我要杀了你，为先父报仇！”
“人人都可向我动手，但你万万不能！”
“我为何不能？”
“你莫要忘了，我总是你的亲叔父，你身为大旗门弟子，焉敢逆伦犯上！”
铁中棠呆了一呆，要知大旗门中，最最严厉的戒条，便是：“不得通敌叛师，不得逆伦犯上。”
铁青笺目注着他面上的神色，嘴角泛现阴险的笑容。突见眼前人影一花，水灵光已站在他面前：“我……我能杀你么？”
铁青笺冷笑道：“自然你可杀我，但你却不是我的敌手，你若不信，大可试一试看！”
语声未了，突听洞外传来阴森的冷笑，一个枯涩的话声：“我先来试上一试！”
语声方起，水灵光已花容失色，瑟瑟的抖颤了起来。
铁青笺、铁中棠亦且心头大惊，惶然失色。
接着，一连串“叮、叮”声响，自远而近。
水灵光面色更是苍白如纸。
珠光一闪，人影微花。
一个干枯丑恶的老妇人，手里拄着两根竹杖，竹枝点地，凌空而入，望之有如鸠盘魔婆。
水灵光颤声道：“娘……”
水柔颂冷冷道：“你还记得我这个娘么？好好！”
她横目望了铁中棠一眼，目光立刻转到了铁青笺身上，一字一字沉声道：“铁青笺，你还记不记得我？”

铁青笺摇了摇头：“ 在下实在眼拙得很。 ”

“ 二十年的故友，你都忘记了么？ ”

他实在想不起自己一生之中，几曾见过如此丑恶的妇人。

“ 你可记得二十年前，那风雨之夜，在那桃花林里，缤纷落花之中…… ”

“ 你……你……你是水柔颂？ ”

水柔颂展颜一笑：“ 你还记得我！ ”

她不笑还好，这一笑将起来，更是丑得骇人。

铁中棠、水灵光两人面面相觑，实未想到水柔颂与铁青笺是认得的，更令铁中棠奇怪的是水柔颂此刻的目光。

她目光含蕴着的，竟是一种对往事的回忆，对旧事情的绻念，伤心的忏悔，刻骨的痛恨……这许多种情感揉合而成的光芒。

她便以这种目光，凝注着惶然失色的铁青笺，缓缓道：“ 我知道你还记得我，但却不认得我了，是么？ ”

“ 我……我…… ”

“ 二十年前，你曾经跪在我面前，说我是你平生所见最美丽、最温柔的女子。 ”

她缓缓阖上眼睑，仿佛已沉浸于往事美丽的回忆中。

忽然她睁开眼睛，厉声狂笑起来：“ 但我现在已变成世上最丑恶的女人，你自然不会再认得我！ ”

她拄着竹仗的双掌，剧烈的颤抖起来，狂笑着接道：“ 二十年，还不到二十年，世上的变化，竟如此巨大，二十年前，你生命已落在我手中，只恨我听了你的花言巧语，不但饶了你的性命，还在桃花林中整整陪了你两天，二十年后的今天，你又落在我手中，你还有什么花言巧语可说！ ”

铁青笺目光转处，突听黑星天阴森森的冷笑起来：“ 我当是谁，原来是盛大嫂在这里。 ”

水柔颂道：“ 黑星天，你少插口！ ”

黑星天道：“ 盛大嫂，我盛大哥时时刻刻都在想念着你，你还不快将他杀了，同小弟一起去见大哥去！ ”

铁青笺扑地跪了下来：“ 柔颂，我也是时时刻刻在想着你的，你的容颜虽然变了，但我的心却始终未变。 ”

黑星天厉声道：“ 盛大嫂他骗你的，他…… ”

水柔颂突然厉喝一声：“ 住口！ ”

他目光缓缓自铁中棠、铁青笺、黑星天面上扫过，冷笑道：“ 你们男人的花言巧语，我水柔颂可听多了。 ”

她竹杖一指黑星天，道：“ 最最不是东西的就是你，昔年你早已知道盛存孝不能生孩子，便想来骗我，骗不到什么，又跑去盛大娘那里挑拨，这些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今日我饶不了你！ ”

“ 你 ” 字方出口，她竹杖突沉，落在黑星天胸膛上；黑星天立刻惨呼一声，气绝而死。

然后，她竹杖指着铁中棠：“ 你！你骗得我女儿连娘都不要了，你这恶徒，我更要宰了你！ ”

水灵光颤声道：“ 娘…… ”

水柔颂竹杖却已指向铁青笺：“ 你呢，你骗了我，害得我落到如此地步，我杀了你都不足泄愤。 ”

“你不能杀我，我女儿也不会答应你！”

“谁是你女儿？”

铁青笺手指突然指向水灵光，大呼道：“她！”

水灵光惊呼一声，一连退了好几步，倚在石壁上。

铁中棠亦是惶然失措，只因这一切的变化，实在太过奇妙，每件事的发生，都大大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铁青笺又接道：“盛存孝不能生孩子，那孩子自然是我的，你我一夜夫妻，恩情万夜，你忍心杀我么？”

铁中棠恍然而悟：“难怪盛大娘知道她有了身孕，便要下手杀她！难怪她对自己的女儿那般冷酷无情！”

只因她对铁青笺十分痛恨，自己更对自己的往事忏悔，于是她便将上一代的罪孽，发泄到下一代的身上。

目光转处，水柔颂又自阖上了眼睛，缓缓道：“我也实在不忍心杀你，唉！过来扶我一把，我要到榻上歇歇。”

铁青笺连忙赶了过来，作出温柔的笑容，扶起水柔颂的臂膀，柔声的说：“柔颂，我们就快有好日子过了，那些财宝……”

话声未了，身子忽然一阵痉挛，仰天跌了下去。

水柔颂满面俱是凄厉的狞笑，嘶声狂笑着：“财宝，你这个怕死又贪财的臭男人！”

她竹仗飞舞，挑起了成堆的珠宝，撒在铁青笺尸体上：“今日我就教你死在这些财宝里！”

水灵光抖着身子，突然放声痛哭起来，那种潜伏的父女天性，使得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哀。

她狂呼一声：“娘……你……”牙关一紧，晕倒在铁青笺的尸身上。

狂笑声与痛哭声一起绝灭。

珠光，映照着蓬乱、枯瘦、丑陋、残废的水柔颂。

她目光已变作赤红，面色却有如铁青，她仿佛已失去了所有的生命力，而变作了一具丑恶的躯壳。

铁中棠静静的凝注着她——心里不知是憎恨还是怜悯——对这所有的尸身，他心里也不知是憎恨还是怜悯。

他们之间所有的恩怨情仇，都已随死亡而终结，他们对财宝的贪婪与奸谋，也随着死亡而消失。

水柔颂眼神霍然移向铁中棠，面上又泛起了狞笑。

“好小子，你骗了我女儿，若不是我偷偷跟了来，岂非要活活的饿死在那里！”

“夫人只要对她好些，不要将上代的罪孽迁怒到下代的身上，她自然会孝顺你的。”

“放屁！你不过是欺负我是个残废而已，我今日就要你尝尝残废的滋味！”

怒骂声中，她竹仗轻点，身子已飞舞而起。

铁中棠见她散发飘飞，双目如火，看来当真有如恶魔一般，张牙舞爪的扑向自己，心头一凛间，两条挟带锐风的竹杖，已闪电般划向他胸膛。

他大惊之下，更不知自己武功、体力是否已完全恢复，哪里敢与她硬拚，肩头微耸，纵身避过。

“你跑得了么？”竹杖飞舞，急攻而至，她双腿虽废，但以手代足，身形仍然其快绝伦。

数十招霎眼而过，铁中棠已是不支，突觉膝弯一软，竟被小雷神的尸身绊倒在地。

他和身一滚，随手拾起了一柄尖锄，反手挥出。

水柔颂身子微退，铁中棠已摸着了一柄满镶碧玉的宝剑，翻身掠起，扑了上去。

他知道水柔颂此刻已不可理喻，所以也下了拚命之心。

心念一闪，宝剑不找水柔颂的身子，而专削她掌中的竹杖，这正是用上了“射人先射马”的兵家至理。

剑杖相交，蓬的一响——

水柔颂掌中竹杖竟丝毫未动，要知她杖上已满注真力，便是百炼精钢之利剑，也难斩断了。

铁中棠手腕一麻，心头大震，接着一剑挥去。

水柔颂厉喝道：“来的好！”另一根竹仗随时而起。

铁中棠手腕又是一震，长剑竟被震得脱手飞去。

此时此刻，他根本没有思考的余地，长剑方自脱手，水柔颂掌中竹仗已左落有起，划空急至。

铁中棠仰面仆倒地上，就地一翻身，滚到了水池边。

水柔颂凌空一跃，掠上了水池边缘，厉叱道：“拿命来！”左手一沉，竹杖急点铁中棠胸膛。

突听“咯”的一声，点在水池边缘的竹杖忽然折断，重心骤失，“拍”的落入水中。

原赤方才剑杖相击，这两根竹杖已被铁中棠斩开两条裂口，是以水柔颂稍一用力，竹杖便断了。

只因铁中棠服下了那千年参果后，伤口虽未复无，内力已无形中增长，这连铁中棠自己都不知道，是以没有自信之心，水柔颂更是低估了他的实力，大意之下，突遭此变，自是措手不及。

水花四溅中，铁中棠喘了口气，翻身掠起，退到石壁边，暗调真气，以备第二次的攻击。

哪知过了许久，水池中仍无动静，水柔颂仰面卧在水池中，身躯竟缓缓浮了起来，宛如死尸一般。

铁中棠目光动处，不禁呆了一呆，立刻恍然：“水中有毒，水柔颂必定已呛入了池中毒水，毒发而死了！”

刹那之间，水柔颂枯瘦的身子，已渐渐痉挛收缩起来，四肢扭曲，乱发飘散，形状更是可怖。

铁中棠心里忽然泛起一阵呕吐的感觉。

终于，他忍不住奔出洞外，在山道中一个角落，尽情的呕吐起来，直到无物可吐，胃中只剩下一些酸水。

此刻洞中又传出了水灵光的惊呼痛哭之声。

铁中棠木立当地，也不知该如何劝慰于她。

他只愿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些宝藏存在，那么，这一切悲惨痛苦的事，也就根本不会发生了。

财富虽然可爱，但跟随财富同来的，常会是贪婪、吝鄙、阴谋、杀戮、

冷酷、争夺、陷害、死亡。

怎奈人们的眼睛，都已被财富的光芒所眩，只看得见财富的光亮，却看不到光亮后隐藏的阴影。

铁中棠呆愕了半晌，也不去劝阻水灵光的痛哭，只因他深知世上唯有眼泪最能发泄少女的哀痛。

他在衣箱上坐了下来，取出那“灾祸之箱”中的书册与污布，书册乃是锦缎所订，那污布赫然竟是一面鲜血染成的旗帜，只因年代久远，鲜血变色，是以看来黯淡无光，但却另有一种神秘慑人的魅力。

铁中棠手指一触及这锦缎、这血旗，身子便不禁剧烈的颤抖了起来，泪珠也立刻夺眶而出，顺腮直落。

这洞窟中不但隐藏着财富与死亡，显然还隐藏着另一段秘密。

这一段秘密是有关铁中棠祖先的，其中满含着难忘恩仇，辛酸血泪，生的欢乐，死的痛苦。

翻开锦册的第一张，恭正的字迹写着：“昔年三怪、四煞、七魔、九恶、十八寇为害江湖，惨无人道，江湖中人敢怒不敢言，隐藏多年。

直至本门云、铁两位先人出道江湖，黄山、洞庭、点苍、太湖、祁连、昆仑、中条七役，大小数十战，终以两柄神剑，杀尽三怪、四煞、七魔、九恶、十八寇，以此四十一人之鲜血，染成一面大旗。

江湖人感恩图报，大旗所至，群相伏首。

是以云、铁两祖创立我大旗门，以德义立门，以德义立规，以德义服人。

“愿吾后代门人，毋忘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谨守门规，扶弱锄强，发扬正义。”

旁边一行字迹，写的是：“大旗门第二代云老先人遗墨，铁毅恭录。”

铁中棠手里捧着亡父的遗泽，目中已忍不住流下了无声的眼泪，翻过第二页，字迹已潦乱。

潦乱的字迹，写着铁毅艰苦的后半生：“余，铁毅，残废老人，幸有一子，然尚在襁褓，今生恐已谋面无望，另有一子，最是令余痛心。”

余不幸，一臂为弟所断，双腿被仇所残，奄奄一息，九死一生中，余仍凭余门中传统之恒心毅力，寻得此宝藏。

此宝藏乃余大旗门先人避难时所藏，淹没多年，余赖一残缺不全之秘图，百般参详，寻得此地。

令余最愿欣慰者，我大旗门开门立户时之血旗，亦未遗失，此旗乃余门中至宝，门人得之者可掌门户。

余已不能重见天日，但望得此宝藏者，即非大旗门，亦应将之用于造福人群之事。

若此宝藏幸而仍为大旗门人所得，则必须用于复仇大业，万万不可忘怀祖宗之教训。

要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财富一物，其性如水，用之得当者昌，用之不当者亡，谨之谨之。

余洞中生活，其苦不堪，但余仍以一手作画，裁衣为纸，烧木为墨，辛苦写下了余数十年武功之秘奥，但望得宝之有缘人，勿轻视之，得余武功后，为善者神灵护佑，为恶则人鬼共殛。

又及，弱女水灵光，乃余残年中唯一安慰，此女生世孤苦，运命辛酸，唯得主人善视之。

下为余武功诀要，计有：“ 内功要诀、行功秘诀、大旗风云掌、铁血十二式以及轻功、剑法多种。 ”

铁中棠仰首而望，泪流满面，嘶声惨呼道：“ 爹爹呀！爹爹呀，不肖男儿，竟无缘见您老人家一面么？ ”

语声方毕，突听身后一声长长的叹息，水灵光流泪道：“ 他……他老人家，是你……你爹爹？ ”

铁中棠黯然点了点头。

水灵光呆了半晌，道：“ 你……你妈妈呢？ ”

铁中棠长叹一声：“ 我犹在襁褓时，家母便已走了。 ”

水灵光伸出手，轻轻抚摸他的头发，眼中充满了柔情，充满了怜惜与同情、关怀与慰藉。

这善良的少女，为了别人的不幸，竟忘了自己的不幸，其实她自己的身世，岂非比任何人都不幸得多。

两人泪眼相对，心中都充满了凄苦。

不知过了多久，水灵光突然长身站起，向铁中棠招了招手，转身飞奔而出。

铁中棠手持血旗锦书，随之而出。

水灵光时时停下脚步，等候着铁中棠，走了约莫盏茶时分，沼泽忽然现出一丘土堆。

这座土丘上，满植着浅黄色的花朵，随风而舞，婀娜多姿，给这荒凉丑恶的沼泽绝壑平添了几分生趣。

水灵光驻足在土丘前，眼睑一垂，又自泪流满面。

铁中棠心念动处，颤声道：“ 这就是他……他老人家的……埋……骨……之……地……么？ ”

水灵光木立在微风中，轻轻点了点头。

铁中棠已痛哭着跪倒在坟前，血旗、锦书，凌乱的落到地上，微风虽不识字，但却翻开了书页。

水灵光也轻轻的拜倒下去，暗中默祷：“ 我已将你老人家的后代带到这里了，望你老人家在九泉安息。 ”

她伸手一抹泪痕，以首触地，悲声道：“ 我爹爹也曾经对不起你老人家，但他也死了，求你老人家能原谅他。 ”

铁中棠无声的啜泣，已变为有声的痛哭。他似乎要将自己这一生的眼泪全流尽。

一片乌云遮着日光，天色忽然黯了下来，接着，细雨濛濛而落。

铁中棠仰首望天，让泪水与雨水交流。他守在亡父前，不忍遽去，他平生未见过父亲，此时多留一刻也是好的。

水灵光啜泣着陪伴着他，她心里的悲哀更浓，心事也更乱，最苦的是，她心事多半不能向人诉说。

良久良久，雨停了又落，落了又停。

铁中棠缓缓长身而起，拉起水灵光的手腕，他已决心要用最大的力量，来保护这个可怜的女孩子。

水灵光抬起头，问：“ 你……你不恨我？ ”

铁中棠凄然说道：”没有你，我早就死了，没有你，谁来埋葬我爹爹的尸身？我一生都将永远感激你，怎么会恨你？ ”

他仰天长叹一声：“我非但不恨你，连你的……你的父母，我都不再怨恨他们……”

话未完，水灵光已痛哭着扑到他怀里。

天地虽大，但她只觉唯有他是自己唯一的依靠，唯有在他怀里，她脆弱的生命才能获得安息。

但是，她必须要离开他，离开他，离开他……

为了什么？她不能说，她不忍说……

铁中棠拉起她的手，柔声说：“不要哭了，快随我走，你埋葬了我爹爹，我也要将你的父母好好安葬。”

水灵光茫然随着他走回那神秘的洞窟，地上的血旗、锦书已被拾起，但却留下一地的眼泪与悲哀。

铁中棠目光动处，一件白绫长袍，铺在榻上，上面以鲜血写了五个字：

“我也会装死”。

黑星天的尸身不见了。

铁中棠愣了许久，方自失声长叹道：“此人当真是厉害得很，上了别人一个当后，立刻就还给了别人。”

突听水灵光惊呼一声，又放声痛哭了起来，原来铁青笺、水柔颂两人的头颅已被人割下。

满地的珍宝，也少去了许多。黑星天已将他能带得走的，全部以衣衫包起带走了，只是却还不及全部珍宝的十分之一。

铁中棠留意观察着绫袍上的血字，以及水柔颂、铁青笺两人的尸身，此时鲜血都早已凝固。

他又伏在地上看了半晌，长叹道：“他已走了将近一个时辰，人已去远，追也来不及了……”

水灵光痛哭着道：“但我……的爹……爹………

铁中棠沉声道：“他人虽己去远，但总有一天，我会抓住他为你复仇的，你相信我么？”

水灵光柔顺的点了点头，哭声渐微渐轻。

他们将所有的尸身全部埋葬了起来，然后铁中棠便立下了决心，要在自己亡父坟前守墓百日。

水灵光自然陪着他，如今，她已不需再逃避任何人、任何事，她洗净了身子，换上了衣衫。

于是，她那惊人的美，就完全显露出来了。

铁中棠知道她对于外面的世界，一直是那么响往而羡慕，但此刻她陪着他，却无丝毫焦急，更无怨言。

三日之后，铁中棠的伤势便完全复原了。

他也发现了那千年参果的功效，竟是令人难以相信，至此，他才相信世上果然有一些奇异的事物，不是人力所能解释的。

水灵光以白绫裁成孝服。给铁中棠换上，柔软的衣料紧贴在身上，更使他看来全身每分每寸都充满了男性的魅力。

他默然、哀思，有时练习着锦书秘笈上的武功，有时也为水灵光说一些红尘中多采多姿的故事。

日子在淡淡的悲哀中平静的过去。

铁中棠开始探路、束装，计划着如何运出这一批庞大的财宝，也计划着

将这一批财宝运用的方法。

然后，他拜别父坟，重入红尘。虽然只有短短百日，但他却宛如再世为人。

水灵光自然更是兴奋，但兴奋中却仍有些淡淡的哀愁——少女的心事，本就令人难测。

何况她度过十余年孤独困苦的生活后，生活遽然改变，其心绪之复杂，更非别人所能体会。

第六章　洛阳风云

一

洛阳，是繁华的，甚至可说是繁华甲于天下。

洛阳城的上层社会上，近日在悄悄的流传着一件奇异的故事

——洛阳城来了位富可敌国的奇人。

当时的洛阳，身价千万的富人已多得不可胜数，自远方来消闲游乐的世家公子、富商巨贾，络绎不绝于途。

还有些名公王侯、高官贵族，隐藏了身份来此游乐。

更有些名诗人、名剑客途经于此，便会为此地留下一些传诵一时的名句，或是留下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

然而，这些人的故事此刻却全都被那富可敌国的奇人压倒了，整个洛阳城，此刻都以这故事做为中心。

城北李家，不但是洛阳城珠宝业的巨子，而且也可说得上是全国珠宝业的泰斗，普天之下，经营珠宝的，没有人不知道李洛阳这名字的。

李洛阳世代经营珠宝，不但早已家财巨万，而且李家子弟家传的武功，在武林中也是赫赫有名的。

经营珠宝的人，倘不会武功，在当时就等于虎群中的羔羊一样危险，李家子弟深知此理，武功都练得极好。

这震动一时的奇人奇事，便是从李宅门下仆役的口中开始传出来的。

洛阳珠宝李家，传到现在已是第十一代了，经过了无数次战乱与盗劫的李家子弟，学会了更多的谨慎与谦虚。

他们并没有显赫而华富的店铺，只是以洛阳城北一栋坚固、朴实而古老的巨宅作为交易之地。

每年有十日，普天之下的珠宝巨商都会到此地，在那朴实的巨宅里，交易着价值巨万的珠宝。

来自四面八方的珠宝巨富、名公巨贾，带着他们的娇妻美妾、武师镖客，各以所有，易其所需的珠宝。

这其中自然也有横行江湖的绿林巨寇、江湖大盗，但他们来到这里，也只是规矩的做着生意，绝不敢动手抢劫。

李宅的门户是开放的，只要你想买卖珠宝，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你有多少钱财珠宝，在这十日之中，都可以搬进李洛阳为天下各地商人准备好的院落中去，甚至你只有一粒珍珠想卖，或是你只准备为妻女买一朵三两银子的珠花，也可以享受与富商巨贾同样的礼遇。

李家子弟以及李家受过严格训练的仆役，也都会以他们传统的习惯与礼貌来招待你。

他们的格言是：“一入李家之门，便是李家之客。”

在这里，没有人盘查你的身份，也没有盘查你钱财的来历——只要你在这里的行为是正当的。

但是你只要有丝毫不轨的行为，小则立刻会受到被逐出的羞辱，大则立刻便会受到李家的禁锢和私刑。

许多年来，这珠宝世家自然也曾受过惊扰，就像冀北双煞、独手昆仑那样武功高强的巨盗魔头，想到这里来上线开扒，也都被李家子弟斩去了双手，

远逐边外。

这珠宝世家的武功威望，和他们的财富、礼貌、传统，以及交易的规矩，在江湖上是同样被人敬重的。

今年，这一年一度的交易时期，比往年更是热闹。

自重阳开始，洛阳城北，已是车水马龙，冠盖云集，轻裘暖带，衣香鬓影，当真是盛极一时。

珠宝世家的第十一代主人李洛阳，面容清癯，身材颀长，两鬓虽已斑白，但目光却仍亮如明星。

他穿着一袭暗色的缠丝夹袍，带着一种动人而华贵的风度，与他的长子李剑白并立在第二重门户的石阶上，长揖迎宾。

一个风华绝代的美妇人，陪着一位白衣如雪的美少年，是这珠宝世家第一日第一对客人。

然后，退隐了的将军、洗了手的巨盗、春风得意的少年、家财百万的老人，各带姬妾，含笑而入。

一个衣着褴褛、形容枯瘦的老妇人，双手紧抱着两只麻袋，畏缩、蹒跚的走上了石阶。

李剑白立刻躬身将她扶了上来，彬彬有礼的含笑问好。

李洛阳带着赞许的目光，望着他引以为傲的儿子。

第一日过去，第二日才是繁华的高潮。

晌午时分，李洛阳偷得一刻闲暇，正要小作午寐，大门前，忽然停下了两辆八匹骏马共拉的华丽香车。

赶车的，竟是两个年仅八、九岁的锦衣俊童，但拉车策马，比之多年老手亦毫无逊色。

只要是眼界稍广的人，都会认得这两个俊童正是洛阳名妓“粉菊花”门下训练出的“万金神童”。

粉菊花高张艳帜多年，年老时，却细心的训练出一批俊童与艳婢，专门卖给富家为奴，这些童婢个个都是聪慧绝顶，百艺皆通，若非巨家巨富，休想问津，只因他们的身价太贵，一个就要十足的一万两纹银——这已是一个小康之家的全部家财。

所有的目光，立刻全都被这车马俊童所吸引，人人都要看看车里的是哪位高官巨贾，有如此声势，有如此财力？

第一辆马车车门启处，轻盈的走下一个头挽双髻，面带甜笑，美艳照人的明眸锦衣少女来。

众人都只觉眼前一亮，当真是目摇神夺，看得痴了！

哪知这锦衣少女走下车来，立刻躬身道：“姑娘请下车。”

车门内缓缓伸出了一只春葱般的玉手，轻轻搭在那锦衣少女的削肩上。

接着，车门内又缓缓伸出了一双纤秀泽圆的玉足，足上穿的是一双白绫的轻鞋，鞋尖一粒珍珠，竟有龙眼般大小，随着微风轻轻颤动着。

虽然未见其人，就只这一只手、一双足、一对颤动的珍珠，已使众人眼更花、神更迷、情更痴。

人人都在暗中猜测：“这到底是谁？这到底是谁？”

只听嘤咛一声，众人心头一跳。

车门外已多了一位秀发如云，眼波如水，全身穿着一件似绢非绢，似纱非纱的宫装轻衣，有如仙子般的绝代丽人来。

那锦衣少女虽美，但仍属红尘中之绝色，这宫衣少女，却美得丝毫不带火气，有如天上谪仙。

她扶着锦衣少女的肩头，缓步走到第二辆大车前。

众人的目光，立刻也随着她转到第二辆车上。

第二辆车门一开，众人凝神望去，车门内走下来的，竟是一个佝偻着身子、满面皱纹、白须白发的老人。

他生命已燃烧去大半，步履已蹒跚不稳，一手遮着眼睑，似畏见阳光，另一手却搭在那宫衣美人的香肩上。

众人见了，心里又是失望，又是不平，如此一朵娇嫩的香花，竟偏偏插在了牛粪上。

这三人在数十道目光的注视下，走入了门户，李洛阳降阶而迎，含笑长揖：“ 佳客远来，不知高姓大名？ ”

那华服老人却冷冷“ 哼 ”了一声，阴阳怪气的说：“ 我是来和你做生意的，不是来受你盘问的。 ”

李洛阳愣了一愣，强笑道：“ 请进！请进！ ”

华服老人两眼一瞪，道：“ 自然要进去的，不进去难道还睡在你们的大门口么，嘿嘿，真是岂有此理！ ”

李洛阳又是一愣，几乎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平生见过的人也算多了，却从未见过如此古怪的老人。

老人笔直走入大厅，目光四下观望，忽然格格笑道：“ 假的假的，四幅画里竟有两幅是赝品。 ”

李剑白少年气盛，怒火上涌，已忍不住要发作出来。却被他爹爹干咳了一声，打了个眼色止住。

此刻那两位锦衣俊童，已提着两只小巧的箱子走了进来，箱上满嵌珍珠碧玉，耀人眼目。

不谈箱中之物，先只这两只箱子，已是价值不菲，李洛阳自然识货，心头不禁更是惊异。

那华服老人又摇摇摆摆走了过来：“ 住的地方在哪里？ ”

李宅外观虽不堂皇，但里面院落却不知有多少，真是千椽相接，万脊相叠，重门叠户，深宇广院。

李洛阳为了接待宾客，已将所有的院落打扫干净，他知道这华服老人脾气古怪，特地将他引至一座最宽敞的院落。

哪知一入房中，那宫衣丽入立刻耸起了鼻子，皱起了眉头，华服老人更是暴跳如雷，指着李洛阳的鼻子大骂：“ 这也算是住人的地方么？老夫家里养猪的地方也比这里强得多了。 ”

李剑白面色也沉下：“ 阁下嫌脏，何不自己将房子带来！ ”

他故意不看他爹爹的面色，出口顶撞了过去。

华服老人却冷冷笑道：“ 你以为这难得了我？ ”

两个时辰之中，这华服老人意在院中搭起了三座篷帐，锦帐流苏，堂皇富丽，宛如蒙古王公所居。

帐中的陈设，更是千奇百巧，无一不是人间的罕睹之物。

他自设厨房、拒绝接受李宅供应的饮食，厨子是苏杭名厨，据闻是重金自皇宫大内中挽出来的。

古怪的老人，绝代的艳姬，敌国的财富，奢华的行径，这许多种因素加

在一起，自然难免引起大家的好奇之心。

人人都在猜测，但却无一人猜得出这老人的来历，就连见多识广的李洛阳，面上虽不动声色，暗中也不禁诧异。

来自京城的王侯贵戚，都猜测这老人必定是退隐的封疆大臣，或者是江南的豪富世家。

来自江南的名公巨富，却又以为这老人必定是京城的王侯贵族，或者是宫中皇亲，微服出游。

还有些多事的少年公子，更给染上一层传奇的色彩，说他必定是洗了手的江洋巨盗，怀有一身惊人的武艺。

但是谁也不知道这许多猜测哪一种是真实的。

黄昏时，老人的名厨开出了一张惊人的菜单：他们每日要采购一百尾鲜鱼，八十只鹦鹉，最重要的是，他们每日还需要八匹活生生的骏马。

因为这老人嗜食鲜鱼脑、鹦鹉心、生炒的马肝。

黄昏后，老人斜坐在帐幕前，品尝着各色的美酒，阵阵扑鼻酒香远远传到两条街以外。

那绝代丽人，头上蒙着轻纱，静静的坐在一旁望着他，她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然而只要她眼皮轻轻一瞥，便已胜过千百句言语。

华灯初上后，李府的大厅，腾耀起珠光宝气。

各种人，带着各种珠宝，开始了他们的交易。

可是第二天的交易，照例是极为平淡的，只有一位退隐的将军买了四对翡翠马，一串珍珠顶链。

还有那第一对来到这里的客人——那锦衣艳妇及白衣少年，选购了几件精巧的首饰，一柄镶珠的宝剑。

那华服老人却始终没有露面，有许多想一睹他艳姬风采的少年，便忍不住在他院外偷偷观望。

那绝代丽人又只是轻轻皱了皱眉，便转身回到帐篷里。

有些气盛的少年忍不住骂了起来：“好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八十岁的老骨头也配上了美娇娘。”

骂声传入篷帐，那绝代丽人突然弯下腰娇笑了起来：“你……你装得真像！”

华服老人也站直了佝偻的身子，霎眼之间，他便已仿佛年轻了数十岁。

“若是装得不像，别人就不会骂了，但他们骂得越凶，我心里却越高兴。”

这两人赫然竟是精心易容后的铁中棠及初入红尘中的水灵光。

所有的猜测，全都错了。

水灵光笑了一阵，却又皱起了眉头：“但我……我却有些担……担心，他们迟……迟早会来的。”

“他们自然会来的，他们若是不来，我又何必来到这里。”

“黑星天回……回去后，必定会……会到处来找……我们，你这样招……招摇，难道……不怕他会猜到？”

“他们耳目众多，我两人带着如许财宝，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被他们寻找的危险，但我越是招摇作怪，他们却反而不会疑心到我们的头上，你大可放心好了。”

“但黑星天见……见过我的。”

“你那时的样子与现在相比，相去何止千里，黑星天纵然见过你，也万

不会认得你了。”

水灵光垂首浅笑，晕生双颊，心里甜甜的却说不出话来。

铁中棠一笑又道：“只可惜这些人俱是满腹草包的花花公子，否则我倒真可以在这里选个妹婿！”

水灵光面上的红晕与微笑，突然一起消失不见了。

她面颊变得苍白，毫无血色，目光中充满了幽怨。

铁中棠却全然没有注意到她少女芳心中那种微妙的变化，他只是深沉的凝注着壁间斜挂着的一柄宝剑：“据我估计，明日清晨，他们就会赶来了！”

二

第三日清晨，阳光照上大地。

朝霞绚烂，淡淡的阳光中，城北长街上骤然奔莱两匹怒马。

马行如龙，烟尘滚滚，自长街飞奔而过，蹄声有如骤雨乱打芭蕉。马上的骑士，面色凝重，风尘满面，目中仍闪烁着夺人的神光，全无半点疲惫之色。

这两人正是名震江湖的天武镖局总镖头七窍玲珑黑星天，副总镖头三手侠白星武。

健马一声长嘶，停在李洛阳门前。

黑星天、白星武掠下马背，随手甩落马缰，飞步入门，朗声道：“李大哥在哪里？

李洛阳梳洗方毕，正立在大厅前的石阶上仰天调息，呼吸着大地赋与人们的清晨新鲜空气。

三人匆匆寒暄中——

黑星天已经在问：“不错，我兄弟两人此番前来正是要向李大哥打听一事。”

“但请明告。”

“闻道李大哥府中，来了一位奇人，腰缠巨万，富可敌国，而且所有的珍宝，俱都是人世间罕睹之物。”

“黑总镖头的消息当真灵通得很，一日之内，这里来了什么人，出了什么事，阁下竟都知道了。”

“我兄弟此番前来，便是要求李大哥查一查此人的来历底细，更要请李大哥相告，这两日来府上还来了些什么岔眼的人？”

“在下非但不知道那位老人的底细，甚至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

“但李大哥总可……”

李洛阳面色一沉：“在下纵然查出了他的底细，也不能告诉两位的，这是我李家子孙必须遵守的传统，两位也该知道。”

黑星天、白星武对望一眼，白星武沉吟道：“既是如此，不知李大哥可否将老人随手所带的是些什么样的珠宝告诉我们？”

李洛阳道：“这个……两位若在些留些日子，自然会看到的，两位看不别的东西，在下也未必能看得到。”

他面上又恢复了惯有的笑容：“两位风尘疲累，先请进来梳洗一番，然后再来喝一杯在下的迎风洗尘酒”

始终未曾开金口的三手侠白星武，此刻忽然沉声说道：“我兄弟也并非

不知道李大哥传统的作风，但……”

他长叹一声，接道：“此事实在对我天武镖局以及盛家庄、寒枫堡、霹雳堂、落日牧场五家人的关系太大，我们若是寻不出那男女两人，唉！其后果当真是不堪设想。但望李大哥念在你我相交多年的份上，能助我兄弟一臂之力。”他语声虽和婉，但面色却沉重已极。

李洛阳面色微变：“什么男女两人？难道是铁血大旗门的门下弟子不成？”

“正是铁血大旗门的弟子。”

“大旗弟子的行动素来飘忽，而且最喜隐身于荒漠草原、幽谷深山之间，两位怎会断定他们来到这里？”

“此事说来话长，简而言之，便是因我知道大旗门下弟子，最近得到了一宗巨额的珠宝，他必定要将珠宝脱手一部分，是以极有可能到这里来。”

“两位可是疑心那古怪的老人，以及他的艳姬，便是铁血大旗门门下的男女两位弟子所扮？”

“不错！”

“那两大旗弟子，必定知道自己正在你五家的高手追捕之中，在如此情况下，他两人隐蔽行踪还唯恐不及，怎会来到这种显眼之地，做出那许多古怪显眼，引人注意之事？”

黑星天长叹道：“话虽不错，但大旗弟子常会做些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我兄弟若是疏忽，便要着他们的道儿。”

说话之间，三人已在厅中坐下。

李洛阳沉吟半晌：“依据本门传统，小弟实在不能为两位效力，但除此以外，两位若有所需，小弟无不从命。”

“小弟只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小弟只求李大哥将仆役的衣衫借两套给我兄弟。”

“好！”

半个时辰之后，黑星天、白星武已换上了李府仆役的衣衫，徘徊在李府留宾的重重院落之中。

只听帐篷中琴声袅袅，悦耳已极。

两人此刻虽是心怀诡意，但仍不觉被这乐声所陶醉。

帐篷中，炉香袅袅，满堂春生。

那锦衣艳婢，正端坐在炉香下，抚弄弦琴，那一对俊童也都端坐在她身侧，调笙弄瑟。

铁中棠面带微笑，仿佛在倾听，其实却时时在留意着四下的动静，半张半阖的眼睛中，也时时会露出锐利的光芒。

只有水灵光，她斜斜倚在锦榻上，像猫一般卷曲着身子。

这时，锦衣艳婢突然五指一划，琴声顿绝。

水灵光轻轻叹了口气，道：“茜儿，你……你奏得真好！”

就在这琴声顿绝的刹那之间，铁中棠忽然自榻上一掠而起：“弹下去！”

他的人已闪身掠到重帘前。

水灵光面色已变：“来……来了么？”

“果然来了！”

“怎么办呢？”

铁中棠道：“你们都不要动，茜儿继续弹琴！”他整了整衣衫须发，竟然掀开重帘，走了出去。

黑星天、白星武仍在逡巡，突见重帘内走出了一个身形佝偻、形容古怪的老人，竟遥遥在向他两人招手。

他两人对望一眼，黑星天轻轻道：“点子出来了！”

黑星天点了点头，两人一起走了过去。

这古怪的老人冷冷道：“你两人可是这里的佣人？”

黑星天、白星武立刻躬身说道：“正是！你老人家有何吩咐，小的倒是主人专门派来伺候你老人家的。”

铁中棠心里暗暗冷笑，面上却不动声色，招手道：“进来！”一掀珠帘，转身走了进去。

黑星天、白星武又对望了一眼，垂手走了进去，两人心中俱在暗暗戒备，双臂已贯注真力。

方入重帘，便觉一股淡淡的清幽香气扑鼻而来，转目四望，但见珠光宝气中，两个俊童拥着一位艳妹正在抚琴，望都不望他们两人一眼，另一位绝代丽人，手中轻摇羽扇，正在阖目倾听。

那古怪老人也已斜倒在另一张锦榻上，冷冷问道：“你两人既是李家的佣人，怎么能随便来偷老夫的东西？”

黑星天愣了一愣，道：“小的们家规森严，绝无偷窃之事，你老人家想必是误会了。”

此人心计灵巧，以堂堂总镖头的身份来装一个低三下四的厮役，倒也装龙像龙，装虎像虎，连神情语句都不露半分破绽。

铁中棠暗中冷笑：“看你能装到几时？”当下面色一沉，厉声道：“事实俱在，还敢强辩么？”

白星武心中大奇，他看这老人实在不像是大旗门下，不禁暗忖道：“莫非他真的丢了东西，竟算到我两人帐上。”

黑星天垂首道：“小的刚到这里，真的没有……”

铁中棠“拍”的一拍桌子，大怒道：“还说没有！”

他伸手一指抚琴的艳妹，接道：“她是我化了一万五千两银子自粉菊花那里买来的，你一分银子未化，也要和我老人家一起听她抚琴，这分明是偷，你两人还要强辩，还要不认？”

黑星天、白星武全都愣住，半晌说不出话来。

铁中棠一副暴跳如雷的样子，自榻上跳了起来，厉声道：“你两人偷了我老人家的东西，还不还给老夫？”

白星武讷讷道：“琴声如何还法？”

铁中棠道：“你也来弹一曲给我老人家听听。”

白星武道：“小的可不会弹琴。”

铁中棠更是大怒，拍桌大骂道：“不会弹，不会弹就算了么，老夫要控告，控告你们的主人，老夫要……要……”突然坐在锦榻上，像是一口气喘不过来的样子，连连不住咳嗽，那俊童立刻捧茶过去，道：“老爷子息怒。”转到他身后，为他轻轻捶起背来。

白星武、黑星天面面相觑，作声不得，水灵光看到他两人的样子，心中又是好笑，又生怕黑星天认出自己，轻咳一声，低语道：“算……了。”一手举起羽扇，在扇子后偷偷向铁中棠使了个眼色。

铁中棠立刻大骂道：“滚……快滚，你两人若是被老夫发现再来偷听，看老子不打断你们的狗腿才怪！”

黑星天、白星武再也不敢说话，默默弯腰退了出去。

帐篷内的水灵光实在忍不住弯腰轻笑了起来。

一直退到院外，白星武方自长叹一声，摇头苦笑道：“好个古怪吝鄙的老人，难怪他会发大财。”

黑星天面色深沉，缓缓道：“我虽然认不出他是谁来，但是却总觉得其中必定有些什么古怪。”

白星武皱眉道：“那女人是否大哥在洞中遇见的人？”

黑星天摇头：“那洞中女子又怪又丑，这女子却美如天仙，但是这其中又总像是有些不对，有些不对。”

“有什么不对，只不过是因为那老人太老太丑，那女子却又太美，是以大哥便觉有些不对了。”

“并非如此，我只觉有些不对，究竟有何不对，却又说不上来。”

白星武伸手拍了拍他的肩头，道：“大哥往东，小弟往西，再去查一查，只怕能探得出一些真相也未可知。”

他不等黑星天答话，便已转身掠去。

黑星天犹在不住皱眉苦思，忽听前面院落中传来一阵笑声，他忍不住信步走了过去。

这个院落住的俱非豪富，但打扫得却也极为干净。

此刻一对中年夫妇，正含笑立在阶上，另一对较为年轻的带着个丫头立在他们身侧，正在视看着院中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跳舞。

他舞姿奇特，跳得非常滑稽，面上的神情更是可笑，黑星天也不禁为之展颜一笑，却发现这孩子竟是个跛子。

他心中微起怜悯之心，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突见左面的一排房的窗子，刷的打了开来。

一个满脸白发、衣衫陈旧的老太婆插腰立在窗前，怒声道：“笑什么，结巴会唱歌，跛子会跳舞，有什么好笑的？”

众人一见这老太婆之面，都逡巡着退了回去，此时看她招手又道：“宝儿，回来，他们在笑你，婆婆替你拼命。”

黑星天不愿惹祸，立刻退了出去，心里却在暗暗的好笑：“又是个古怪的老太婆，与那老头子倒是一对。”

他想到那孩子跳舞的样子，心里更是好笑，随口念道：“跛子会跳舞，结巴会唱歌……”

念到这里，他心中忽然一动，大喜道：“是了，那洞中的女子是个结巴，这个女子也不敢说话，仅仅说过‘算了’两字，便像是费了许多力气似的，哈哈，你乔装虽妙，却瞒不过我这只老狐狸。”

心念转动间，他已如飞奔向那老人的帐篷，半途拉住一个佣人，道：“去找白星武，叫他到怪老儿那里去！”

那个佣人连忙点头，黑星天却已去得远了。

他脱下外衫，里面便是一身疾装，身形起落间，当真轻灵巧快已极，刹那间便又回到了那重院落。

帐篷前仍是珠帘深垂，琴声已顿，却有一阵阵酒菜香气扑鼻而来，香气特异，也不知是什么烧制而成。

黑星天咽了口唾沫，暗骂道：“这厮倒蛮会享受的！”闪身一掠，贴到了那帐篷冒气窗近前。

忽听帐篷内有女子嘻嘻的笑声，还有碗盏叮　的声音，突然，一个女子轻声笑道：“喂，给……给我………

黑星天心头一震，再无丝毫疑虑，飞掌震起珠帘，飕的掠了进去，狂笑道：“好呀，你们原来在这里！”

铁中棠声色不动，轻叱道：“什么人，退出去！”

黑星天冷笑道：“我是什么人，你难道还不认得？”

铁中棠故意的瞧了他几眼，亦自冷笑道：“好呀，原来就是方才的佣人，偷不成要来抢了么？”

黑星天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光棍眼里揉不进沙子，你两人是什么变的，大爷我难道还看不出来么？”

水灵光心里已暗暗紧张，但铁中棠仍在发怒。

他拍着桌子，大骂道：“你是什么东西，敢对老夫无礼，快滚出去，快滚……”举起茶杯，掷了过去。

黑星天轻轻一闪，便自避过，狞笑道：“那批贼赃，你两人究竟藏在哪里？老实点说来，大爷我或可饶你一命。”

铁中棠叱声道：“什么贼赃，你疯了么？”

黑星天狞笑道：“别装蒜了，拿命来！”双掌平举，脚步沉重，一步一步向铁中棠走了过去。

铁中棠面上仍然是惊惶失措之态，但暗中已满集真气，此时此刻，他虽不愿显露行藏，但只要黑星天一动手，他便要先发制人。

两人相隔，越来越近，已是一触即发之势。

刹那间，突听帘外一声大喝：“且慢！”

声落人倒，一条人影穿帘而入，闪电般拉住了黑星天的手腕，沉声道：“大哥，且慢动手！”

铁中棠再也未想到三手侠白星武竟会在这紧急关头出手劝阻，黑星天亦为之一愕，轻声叱道：“放手！”

白星武轻声道：“大哥，你认错人了！”

黑星天厉声道：“大哥我自信两眼不瞎，怎么会认错人，这女子说话结结巴巴的，分明就是洞中那女子。”

白星武道：“普天之下，口吃之人，何止千万，大哥，你单凭此点，便骤下结论，岂非太过冒失武断？”

他附在黑星天耳畔低语道：“幸好小弟及时赶来，否则，大哥你在李洛阳面前如何交待？”

黑星天怒道：“你又凭着什么说我错了？”

白星武拉着黑星天退后几步，耳语道：“小弟已在后座院落中，发现了大旗门弟子的踪迹！”

黑星天身子一震，道：“真的么？你看错不曾？”

白星武道：“那厮正是来自林中漏网之人，小弟亲眼看得清清楚楚，万万不会错的，大哥只管放心好了。”

黑星天面色立刻大变，呆了半晌，转身长揖道：“老先生，在下一时鲁莽，万祈老先生不要放在心上。”

铁中棠怒骂道：“不要放在心上，嘿嘿，老夫是必定要放在心上的，永

远不会忘记，你快滚吧！”

白星武苦笑一声，低语道：“快走吧，咱们犯不着和这老怪物呕气！”

拉着黑星天，匆匆退了出去。

水灵光眼睛望着他们，暗中松了口气，轻轻道：“好危险！……幸……幸好……”目光转处，突见铁中棠目中一片紧张焦急之色，手掌紧握成拳，已在轻轻颤抖，不禁大惊道：“你……你怎么了？”

铁中棠沉声道：“刚才他说的话，你听到了么？”

水灵光点了点头，道：“听……了一些！”

铁中棠道：“白星武此人行事稳健，绝不会认错人的，但我实在难以了解，他见到的人是谁呢？”

白星武一直将黑星天拖出院外，黑星天忍不住问道：“二弟，此事关系非同小可，你可是真的看清了？”

白星武微微一笑，道：“小弟非但看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探出那厮也有女子随行，昨夜还在这里置了些珠宝首饰，手面极为阔绰，但整日大半躺在房里，极少露面，更不与别人应酬交际！”

黑星天精神一振，道：“如此看来，必定是了。”

白星武含笑道：“小弟行事几时出过差错？”

黑星天道：“走！”甩脱手腕，当先而行。

白星武却又一把拉住了他，道：“大哥平日做事，最是从容沉稳，怎么今日变得如此暴躁起来？”

黑星天轻叹道：“只因此事于我兄弟关系太大，我既不能让他们先下手，更不能等到冷一枫、司徒笑他们前来，若是被他们知道我兄弟到手一笔横财，少不得就要分他们一份了，何况……小雷神之死，我也要负极大责任，若被霹雳火那厮知道，更是不好……”

白星武叹道：“话虽如此，但大哥你若此刻动手，李洛阳会不闻不问么？以我兄弟之力，能否斗得过李家子弟兵？”

黑星天呆了一呆，长叹道：“老实说，大哥我此刻方寸已有些乱了，此事该如何行动，你不妨全权作主。”

白星武目光一转，附在黑星天耳畔耳语了一阵；黑星天嘴角含笑，不住点头，忽然一拍双掌，道：“好，就这么办！”

三

当夜华灯初上时，李宅大厅，交易依旧。

大厅四壁，每隔一尺，便有盏铜灯，灯油充足，灯芯乃是七股线合绞而成，映得四下金碧辉煌。

除此以外，每张桌子，都燃着两只巨烛，笼着雪白的珍珠罗纱罩，纱罩每日换新一次，绝无半点烟熏痕迹。

因为珍宝的交易，必须要明亮的灯火，才能分辨出珠宝的真伪和估量出珠宝的价值。

每一张桌子四周，都设有八张座椅，桌上也都有一块赫然的木牌，牌上写着不同的号码。

这号码所代表的顺序，便是象征着坐在这桌的客人是住在那一重院落中的——住在第一重院落的客人，便坐在第一号桌上，以此类推，住在第十重

院落中的客人，便该坐在第十号桌上。

因为所有到这里来的人，大多都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姓名，是以只有以此方法来加以区别。

但一些声名显赫的人，他们的真实的身份是无法隐藏的，正如纸笺永远包掩不了火。

黑星天、白星武，早已坐在一个隐僻的角落里的第十三号桌上，敏锐的目光，留意着每一个走进来的人。

直到大厅中客人已有四成，人群中才有显赫的名姓。

一个形容猥琐、身材枯瘦的华服老人，带着两个容貌冷艳、眼波流荡的粉衣少妇，坐到第二号桌位上。

在他们身后，紧跟着一个腰佩长剑、满身疾服的中年人，神情潇洒，面容苍白，在英俊中却又显得有些冷削狡猾。

黑星天双眉一皱，低声道：“你看是谁来了？”

白星武诧声道：“玉潘安潘乘风！他怎会做了山西冯百万的保镖？这倒真是奇事！”

黑星天笑道：“有什么奇怪，此人必定是又看上了冯百万这两位如夫人，看来冯百万这顶绿帽子是逃不掉的了。”

说话之间，厅中又走入三批客人，一批是京城的风流王孙金二公子，带着他四位艳姬，笑语莺声，嘻笑而入。

另一批是江南大富世家的几位公子哥儿，欧阳兄弟，手摇折扇，目光不住扫视在厅中的少妇艳姬身上。

还有一批却是一群女子，一个个俱是二十左右的年纪，更都颇具风姿，但神情却又不苟言笑，垂首敛目宛如闺秀。

厅中人瞩目，但却少有人知道她们的来历，只有黑星天微微一笑，道：“二弟，你可知道她们是谁么？”

白星武笑道：“大哥也未免太看轻小弟了，难道连这群横行大江南北的风流女盗横江一窝女王蜂也不认得！”

黑星天道：“这群女魔头一来，这里的风流公子们，又不知要有多少人飞蛾扑火，自投罗网了！”

白星武转目望去，那欧阳兄弟们目光果然在直灼灼的望着她们，不禁冷笑道：“自己若要找死，也怨不得人！”

突听门外一声大喝：“俺的位子在哪里？”

一条黑凛凛的大汉，头如芭斗，身高八尺，手里倒提着一只布袋，洒开大步，直闯进来。

他环目一扫，便在那玉潘安潘乘风面上狠狠瞪住了，口里叽咕骂着：“好哇，吃软饭的软骨头也来了！”

潘乘风两眼望天，直如未闻未见。

白星武笑道：“想不到天杀星海大少也来了，若不是在这里，他与王潘安两人，想来又有好戏可看了！”

黑星天笑道：“看他手中的布袋，想必他这一年的收获必定不少。此人单枪匹马，连我都从不知道他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抢来的，神通倒真不小！”

此刻天杀星海大少已被人引到第七号桌上，但他却没有上来，嚷着：“李大哥，今天如何？”

在厅中四下负手而行的李家父子，正在主持着四下的交易，有的他们买

下，有的他们不买。
　　但凡是做成的交易，李宅却都要提起半成佣金。
　　李洛阳闻言一笑，道：“时候还早，大市面还未开哩！”
　　天杀星海大少仰天一阵狂笑，大声道：“好，俺今日就来替李大哥开开大市面好了！
　　他左掌抓着袋口，右手抓着袋底，一提一抖，“哗啦”一声，布袋里的珠宝，散满在桌上。
　　灯光辉映中，桌上宝光耀眼，俱是价值不薄之物。
　　海大少狂笑道：“俺性子最急，经不住坐，这里共是三十件玩意，不多不少，一律五百银子一件，要买的就来！”
　　话声未了，已有一群爱捡便宜的妇人，以及那些眼光锐利的珠宝掮客，一涌而上，择肥而噬。
　　海大少突然厉喝道：“都给俺站着！”
　　声如霹雳，骇得众人一起顿住了脚步。
　　海大少狂笑道：“这样可不行，选去了好的，坏的留给谁去，一个个伸手进去摸，摸什么，就是什么！”
　　语声微顿，突又“吧”的一拍桌子，厉声道：“先交银子，再进来摸，若是谁来胡混，准一刀斩断他的手。”
　　众人面面相觑，逡巡着退了回去，谁也没有看清袋里的东西究竟价值多少，谁敢来碰这个运气？
　　李洛阳微微一笑，自身旁跟着的一个中年帐房手中取了一张银票，含笑道：“在下先来摸一摸。”
　　海大少道：“李大哥俺信得过，银票先收起来吧！”
　　李洛阳道：“规矩不可废的。”将银票放到桌上，伸手入袋，摸出了一块汉玉，其色甚白，毫无瑕疵。
　　众人一声轻呼，李洛阳微笑道：“三千两银子的汉玉，五百两就买来了，好极好极！”
　　李洛阳估计珠宝，万无一失，话声未了，已有一批人涌了上来，但第一个摸的，却摸了件只值二百两的翠玦。
　　于是众人又退了回去，只剩下一个目光炯炯、面容清癯、穿着一袭蓝衫、宛如秀才似的中年文士走了上去。
　　海大少笑道：“银算盘一向精明，也要来碰碰运气？”
　　那中年文士正是珠宝商人中最著盛名的“银算盘”，闻言一笑，道：“在下信得过兄台绝不会教人吃亏的。”
　　他第一件摸出的，却只值三四百两，但是他不慌不忙又摸了第二件——一只价值数千的翡翠狮子。
　　海大少笑道：“银算盘果然精明，你还要摸么？”
　　银算盘微笑道：“赚了四千两够了，在下一向知足得很。”
　　一个中年汉子，与他的妻子商议许久，东凑西凑，凑了一叠小额的银票，流着汗走了过去。
　　他颤抖着手掌，却也摸出一件同样只值二百两的汉玉，他面色突然变得煞白，满头汗珠涔涔而落。
　　他妻子奔了过来，颤声道：“这……这怎么办？”
　　海大少目光一转，忽然大声道：“再摸一件！”

那中年汉子垂首道：“ 在下已没有…… ”

海大少笑骂道：“ 呆鸟，俺叫你摸还会要你银子么？ ”

那中年汉子夫妇几乎难以相信，几次推辞，终究又摸了件千把两银子的东西，千恩万谢的走了。

白星武笑道：“ 这天杀星果然不愧是个侠盗！ ”

冯百万忽然长身而起：“ 不用摸了，剩下的二十四件，本人一起买下来了！ ”

海大少大声道：“ 拿银子来！ ”

冯百万将一张银票交给身后的玉潘安潘乘风，道：“ 这里是一万二千五百两，找五百两回来。 ”

玉潘安缓缓接过银票，缓缓走了过去。

大厅间的气氛，猛然沉重了起来，因为江湖中几乎人人知道，玉潘安与天杀星是解不开的死对头。

天杀星海大少嘿嘿一阵狂笑道：“ 姓潘的滚回去，俺海大少只和主子做生意，奴才拿来的银子俺不要。 ”

潘乘风的脚步突顿，苍白的面容，越发没有一点血色。

海大少狂笑道：“ 叫你做奴才，难道叫错了么？ ”

潘乘风缓缓缩回手掌，手指触及了剑柄。

海大少双掌紧握，指节已掐得隐隐发白。

四道满含愤怒怨毒的目光，互相凝注着。

李洛阳突然轻咳一声，走来取过潘乘风的银票，换回海大少的布袋：“ 生意做成了？ ”

潘乘风默然将布袋交给冯百万，他始终一言不发，但目光中却已闪动起一片锋利的杀机。

海大少嘿嘿冷笑数声，选了几张银票交给李宅的帐房，口中犹自骂道：“ 软骨头的奴才！ ”

他边骂边走，走到冯百万面前时，突然停下脚步，大笑道：“ 其实这些都不值钱，你奴才却有一项最值钱的碧绿帽子要卖给你。 ”

冯百万怔了一怔，道：“ 什么碧绿帽子？ ”忽然想起这句话的含意，面孔涨得通红，怒骂着拍桌而起。

但海大少已去得远了，一面挥手高歌：“ 五湖四海任遨游，天下金银予取求，看得人间不平事，乘醉挥刀快恩仇！ ”

歌声激昂，动人心魄。

冯百万骂声越来越低，潘乘风仍是默然垂手而立。

大厅中气氛沉寂了一阵，交易又开始恢复了正常——惊诧激动的情绪，以及低低的窃笑与低语，都已平息。

但直到夜点上来时，有许多席桌子仍是空的。

黑星天、白星武在暗中忖道：“ 第四号桌子仍是空的。 ”两人相视一笑，心中甚是得意。

“ 步骤还记得么？ ”

“ 先在这里制造纠纷，让别人无暇注意到后院，再到马厩中放火，叫李家仆役忙着去救火，然后再动手。 ”

说到这里，他忽然轻轻叹息一声，道：“ 此事说来虽易，但是你我两人怎能在此制造纠纷呢？ ”

“你我人手确是太少些，只怕潘乘风这厮没有胆子，否则纠纷早已起了。”

说话之间，突见一个满身褛衣的老太婆，扶着一个十三、四岁的跛足少年，缓缓走了进来。

她手中紧捏着一只破布袋，衣衫虽是破旧，但精神却宛如扶着奴婢的贵妇。

大厅中所有的目光，立刻都被她吸引住了。

她缓步走向第九号桌，望也不望众人一眼，走到大厅中央时，破布袋里忽然漏出了许多珠子。

一阵“叮　”声响，宛如急弦琵琶。

晶莹耀目，龙眼般大小的真珠，落满一地，在辉煌的灯光下，四下滚动，转眼望去，也不知道有多少粒。

褛衣老妇人尖呼一声：“我的珠子！”

李剑白已窜了过来，高举双手：“各位贵宾暂且莫动，待在下为这位老夫人抬起珠子。”

要知龙眼般大小的珍珠，如果只有一粒，已是价值不菲，若是失落了，谁也不愿担当这罪名。

四下众人，立刻呆了起来，谁也不愿动弹一下。

黑星天、白星武对望了一眼，悄悄的站了起来，自厅旁的一面边门中走了出来，两人一起仰天吐了口气。

白星武道：“天助你我，但事不宜迟，要快！”

黑星天道：“正是要快！”

语声中他两人已沿着阴暗的屋檐边走了数丈，到了四面无人之处，两人一起跃身而起。

白星武道：“你去放火，我先去守着那里。”

两人微一招手，左右急窜而出。

第四重院落中，灯火朦朦。昏黄的窗户中，有两条朦胧的人影。

他们互相依偎在窗前，似乎谁也没有说话。

过了半晌，男子的身影忽然站了起来，一手推开窗子，窗外的月光，便映上了他英俊的面容。

长而带采的剑眉，炯炯有光的眼神，以及挺直的鼻梁，使得他看来在英俊中又带着些书生的清秀。

但他那白皙的皮肤，和嘴角微微上翘的嘴唇，却又使他看来还带着些孩子的天真和倔强。

他凝望着窗外的月光，胸腔不住起伏，似乎有些气恼。

那女子的身影缓缓站了起来，缓缓回过头……

在月光下望去，她的美，更令男子动心。

她眼光中似乎含蕴着一种令男子无法抗拒的魅力，轻轻瞟了那英俊少年一眼，柔声道：“你生气了么？”

英俊少年冷“哼”一声，不理不睬，但那少妇的玉手已搭上他的肩头，樱唇也已附在他耳畔。

“求求你不要生气，好么？”

英俊少年忽然长叹了一声：“我不是生气，我只有些不懂，你为什么定要到这里来？”

那美貌的少妇垂下了头，道：“ 你为什么不愿来？ ”

英俊少年一咬牙，突然伸手反握着她的肩头，道：“ 你告诉我，你有许多苦衷，你正在受着恶势力的压迫，要我救你，要我帮助你…… ”

少妇抬起眼皮，望着他幽幽道：“ 你不愿意？ ”

英俊少年叹道：“ 我怎会不愿，莫说你曾经救过我的性命，就是……就只论你我的情感，你叫我去赴汤蹈火，我也心甘情愿的。 ”

那少妇柔声道：“ 你对我好，我知道…… ”

她眨了眨似有泪光的眼睛，轻轻偎入少年的怀里。

少年阖起眼睛，黯然道：“ 我若对你不好，怎会答应你将你带出来，还要将你带回去，…… ”

他霍然推开了她，大声道：“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是个待罪的门人，我带你回去，就不知要担着多少风险，甚至还可能受到门规的处治。 ”

那少妇突然轻轻呜咽起来，抽泣道：“ 我是个可怜的女孩子，我若不依靠你，叫我去依靠什么？ ”

少年的怒容渐渐平息，柔声道：“ 我当然要保护你，无论怎么样，我也要将你带回家去，但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不一直回去？ ”

少妇轻泣道：“ 珠宝，你知道不知道女孩子对珠宝的引诱，是永远没有法子抗拒的，我早就想到这里来了。 ”

那少年叹道：“ 你可知道，江湖中我有多少仇人？ ”

少妇道：“ 你为什么不化装、易容？ ”

英俊少年剑眉一轩，怒声道：“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给我的容貌，我为何要隐藏，为何要易容？ ”

那少妇又倒入他怀里，道：“ 小云，不要生气，我们马上就走，好么？你放心，没有人会伤害到你的。 ”

她轻轻抬手，移去了窗上的支架，窗子又落了下来，但是她手掌抚过的窗台上，却竟然留下了一只指印。

她指上仿佛涂有磷粉，这指印便在夜色中闪闪的发着光，像是一只魔鬼的手掌，在地狱边缘留下的痕迹。

这的确是地狱边缘，因为此刻房中正是间充满阴谋的地狱。

那美丽的少妇，却比魔鬼还要凶险可怕得多。

她便是落日马场主人司徒笑的情妇温黛黛。

她以她的美貌、手段、狡黠与柔情，编织成一个温柔但却可怕的陷阱，引诱少年云铮投落了下去。

她编造了一个故事，将自己说成一个可怜而无助的女子，然后求云铮带她带出来，她求云铮：“ 带我逃出去，带我逃到天涯海角，让我们永远厮守在一起，我要远离这丑恶的世界，我只要你。 ”

任性、倔强、天真而热情的云铮，很容易就上了她的圈套，他发誓要永远保护她，甚至要将她带回家去。

他要将她带回大旗门的根据地，受到最妥善的保护，因他还要在江湖中流浪三年后，便永远和她厮守在一起。

云铮的计划，正是温黛黛最大的希望。

她将云铮的话告诉了司徒笑，自司徒笑那里，要来了一笔为数甚大的银子，便跟随着云铮一起“ 逃出 ”。

她一路都留下了暗记标志，让司徒笑可以暗地跟踪，云铮再也不会想到，

他正带着自己的仇敌走回家去。

此刻，窗子落下了，灯光更是朦胧！对面的屋脊上，却出现了一条人影，正是白星武。

夜色中只见他嘴角带着一丝阴险而得意的笑容，喃喃自语：“好小子，这回看你跑到哪里去？”

语声未了，远远屋脊后，已冲起一片火光。

接着惊呼声、喊叫声、脚步奔腾声，一起响起。

白星武潜身伏下，只听衣袂微响，黑星天已如飞掠来：“是这里么？”

“看得清清楚楚，万万不会错了。”

“可有什么动静？”

“想不到大旗弟子，居然也弄了个妖艳的女子，此刻大约已在……嘿嘿。”

黑星天突然诧声问：“那是什么？”

白星武随着他手指望去，便看到了那只发着惨碧淡光的指印。

“小弟方才也在奇怪，不知那女人在弄什么玄虚，依小弟看来，那女人路道亦不甚正，只可惜一时间探不出她的来历。”

“无论她是什么来历，也该下手了！”

只见那边火势仿佛更大，但惊乱之声，已自平息，显见李家仆役惧都受过严格训练。

沉吟之间，黑星天已掀起块屋瓦，正待扬手掷出。

白星武扬手阻住了他：“事已至此，你我不如索性窜进去，给他一个措手不及。”

“好！”

两人一起纵身掠下屋脊，他两人联手已久，彼此均有默契，微一以目示意，便待分自前后两扇窗子里闯进去。

哪知他两人身形方自落下地面，斜地里突然飞来一点寒星，来势虽快，却不带半点风声，直打黑星天的肩头。

黑星天全心俱在屋后，竟然毫未察觉，白星武突然飞起一足，直踢黑星天胸腹之间。

黑星天暗骂道：“你疯了吗？”

急忙闪身避过，他避开了这一脚，同时也避开了那点寒星。

只听风声一响，暗器已自他耳畔擦过。

白星武举手微指暗器发出的方向，甩转身，“龙形一式”，颀氏的身躯，便随着这一指之势，箭般窜去。

黑星天白也知道了原委，引臂随之掠去，旁边屋脊上人影微闪，又是一点寒星打到。

黑白两人拧身耸肩，左右掠上了屋脊，两人心身俱都大为惊异，想不出是谁在暗中偷袭。

白星武暗忖道：“难道他两人还有人护守？难道此地还有别的大旗子弟？难道我们行动已被李洛阳发现？”

黑星天忖道：“莫非屋中那人已发现了我两人的行踪，是以故意作出安寝之状，却暗中绕来先发制人。”

两人心中，俱有鬼胎，谁也不敢惊动了屋中人，更不敢惊动李宅弟子，各自闷声扑了上去。

屋上人影在瓦面上轻轻一滚，竟滚到黑星天面前。

黑星天掌上早已满蓄真力，当下闷哼一声，举掌切下，白星武已自转身扑上，飞足踢向这人影的背脊。

他两人前后夹攻，俱都用了八分真力，发掌出足的部位，更都是那人的致命之处，有心要想将此人立时毙在掌足之下。

那人影前后被击，仍然临危不乱，微一拧身，蓦自黑白两人足掌之间窜了过去。

黑星天、白星武暗自心惊：“此人好快的身手！”两人也不答话，如影随形跟踪而至，又是三招击下。

突听这人影轻笑一声：“两位真的要下毒手？”

黑星天、白星武一起一怔，勒马悬崖，硬生生收住招式，身形退半步，一起凝目望去。

目光之下，那人已仰面卧在屋瓦上，双手抱头，悠然含笑，赫然正是落日马场主人司徒笑。

黑星天、白星武，惊愕交集，呆了半响，黑星天翻身扑倒在屋瓦上。

“司徒笑怎么也到了这里？”

“小弟知道两位已到，自然追随在后。”

“司徒兄当真是耳目灵通得很。”

他面上虽在强笑，心中却有如沸熬油煎，暗暗忖道：“咱得到宝藏的秘密，难道又被这鬼精灵知道了？”

要知他虽然号称“七巧玲珑”，若论心智之奸狡深沉，比之司徒笑却大有不如，这一点他自己也极为清楚。

司徒笑微笑又道：“在下知道的事虽不多，只可惜两位知道的事，却嫌太少了些。”

黑星天、白星武两人心中鬼胎更盛，相互对望了一眼，白星武突然面色一沉：“我弟兄确是知道得太少，是以有一事要向司徒兄领教领教！”

“自己弟兄，怎用得上‘领教’两字！”

“那房中乃是大旗弟子，我弟兄正要向他动手，怎料司徒兄突然伸手阻拦，幸好小弟命不该绝，否则方才便已死在司徒兄手下了。”

他两人做贼心虚，便先发制人。

司徒笑道：“无论是谁，今日要动房中那姓云的小子，小弟便是拼上性命，也要和他干上一干。”

黑星天变色道：“此话怎讲？”

白星武冷笑道：“难道司徒兄也投归了大旗门下？”

司徒笑面带微笑，缓缓道：“两位可知此刻在房中陪着那姓云的小子的妇人是谁么？”

白星武道：“管他是谁，我……”

司徒笑截口道：“她便是小弟的爱妾。”

黑星天、白星武又是一愣。白星武沉声道：“这是怎么回事，司徒兄能解释一下么？”

他早已翻身卧倒，和黑星天两人将司徒笑夹在中间。

司徒笑道：“两位可看到那淡绿的指印么？小弟便是一路跟着这标志而来，两位难道还不明白？”

黑星天、白星武，暗中放了些心事：“原来他此来另有图谋，与我两人

之秘密无关。”

一念至此，黑星天面上便微微露出了一些笑容。

“司徒兄行事一向鬼神莫测，小弟们怎会明白？”

“此事说来话长，此处又非谈话之地，在下到了两位的安歇之处，自将详情奉告！”

“在下落脚在后面的第十三重院落中。”

“走！”

直到他三人身影俱已消失，后面屋脊的阴影突然又有人影一动，喃喃自语：“这是怎么回事？”

月光照耀下，这人影满身黑衣，黑巾蒙面，在月光下翻了个身，静静的仰卧在屋脊背后的阴影中，却正是铁中棠。

他听到此地另有大旗弟子，便猜测到八成必定是云铮，只是他行事谨慎，是以未曾贸然寻来，只是暗中留意着黑、白两人的动静，一路跟踪而来，等到黑、白两人要待动身时，他方要出手，不料却另有人先他而动。

他再也想不到出手阻拦黑星天、白星武之人，竟是司徒笑，更想不到跟随云铮而来的，竟是司徒笑之爱妾。

此刻他仰视着月光，以最大的智慧思索，他虽然不知道此事的前后始未，但转念之间，却已猜出了八成。

刹那之间，他身上不禁骇出一身冷汗：“要是三弟一直将那女子带回家里，岂非是弥天大祸！”

云铮的脾气，铁中棠是深深知道的，当云铮下了决心要做一件事时，谁也莫想改变他的主意。

方才窗中的人影，铁中棠也看得清清楚楚，他两人之间亲密的举动，铁中棠看了更是担心。

他知道若想要云铮回心转意，必定要拿得充分的证据揭穿这女子的阴谋，揭穿她的来历身份。

他也知道这女子必定是他空前未有的强敌——美艳妖娇而狡猾的女子，任何人都难以对付。

何况她背后还有那么强大的势力作为后盾，在这一场斗智兼斗力的战争中，他实无取胜的把握。

他必须抓住她的弱点，她的弱点是什么呢？

——珠宝的魔力，任何女子都难以抗拒。

他忽然想起她口中的这句话，嘴角不禁泛起一丝微笑。

四

华灯又上，盛会再开。

李府的大厅，比前三日更加热闹了，大厅中每个角落都充满了谈笑、人语、烟草的辛辣，脂粉的香气。

勾心斗角的交易，便在其中悄悄进行着。

江南大富家欧阳兄弟比往日来得更早，衣着更华丽，一双双眼睛，死瞪着邻桌那一群奇异的女子。

横江一窝女王蜂，却仍然看也不看他们一眼，越是这样，那群公子哥儿心里越是心动。

第二号桌上的冯百万，目中闪动着兴奋的光芒，像是狗一般四下搜索着，显见昨日的交易，他赚了不少。

玉潘安潘乘风，仍然静静的站立在冯百万身后，坐在后面的一个艳姬，不时的偷偷伸手去摸他的手掌。

云铮与温黛黛也来了，他也看到了角落中的黑星天、白星武与司徒笑，但他们却似根本不认识他。

他暗中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们根本不记得我是谁了。”

突然一声狂笑，道：“俺又来了！”

海大少依然敞着胸襟，手提布袋，大步而入，大厅中所有交易立刻停止，好奇的观望着这传奇的人物。

他“砰”的一声将布袋放到桌上，大笑道：“今天俺更忙了，谁要这袋里的东西，快些说话。”

未等别人开口，冯百万已站了起来，举起双手，大声道：“你袋里有多少件东西，老夫一起都买下了。”

海大少眨眨眼睛，沉吟道：“仍是三十件，但价格……”

冯百万急急的动着手掌，大笑道：“做生意应该做得公平，昨日五百两，今日也该一样。”

海大少摸了摸头，道：“也该一样么？”

冯百万道：“自然。”伸手摸出一张银票，道：“这里是一万五千两，不折不扣，一文都不少。”

他匆匆走过去将银票放到桌上，匆匆将布袋提回来。他昨日吃了甜头，此刻生怕海大少突然反悔不卖了。

冯百万头也不回，道：“交易已成，不必再说了！”

海大少忽然仰天狂笑起来，道：“俺袋里的东西算来每件只能卖二两银子，你确定要花五百两买去俺也没办法。”

众人心中又是惊奇，又是好笑，吝啬成性，一手不拔的冯百万，今天居然也会栽个大跟斗。

冯百万却已面如死灰，提着袋子一倒，袋子里果然都是最劣之物，他又惊又怒，颤声叫道：“你骗我。”

海大少面色一沉，厉声道：“谁骗你，这是你自己强要买下的，你再说个‘骗’字，便砍下你的脑袋。”

冯百万“扑”的坐到椅上，海大少望也不望他，将银票交给李洛阳，道：“李大哥替俺将这银子拿去济贫，俺先走了！”

他狂笑着离座而起，大步走出厅外。

大厅中人人俱在暗中鼓掌，云铮更是大为喝采。

冯百万转身对潘乘风道：“去追，追他回来。”

潘乘风面色阴沉，动也不动，冷冷道：“追什么？”

冯百万暴怒而起，戟指骂道：“老夫化了大把银子将你请来，难道是请你来吃饭的么？”

潘乘风冷削的面容上，忽然泛起一丝狞笑，道：“你自己心甘情愿，上当正是活该，怨得了谁？”

冯百万气吼吼道：“反了反了，你……”

潘乘风冷笑道：“住口，大爷我已不干了，银子原封未动，全还给你，日后你挨枪挨杀，全与我无关。”

冯百万变色道：“你好，你好，我……我………

潘乘风冷笑道：“你去死吧！”拂袖走向厅外。

冯百万身旁的两个艳姬，花容一起大变，竟一起惊呼追了出去，道：“小潘，小潘，你到哪里去，别走呀！”

冯百万更是气得火上加油，怒骂道：“贱婢，回来！”

但她们却像根本没有听到，一直追出了大厅。

众人忍不住笑出声来，冯百万看来看去，看不到一张同情的脸，气得狠狠一顿足，也冲了出去。

哪知他方自冲到门口，却与门外走进来的人撞了个满怀，冯百万撞得连退数步，大骂道：“奴才，瞎了眼么！”

门外那人也被撞得退了一步，却正是那“奇怪的老人”，众人看在眼里，知道又有好戏行了。

只听这老人也早已骂了出来：“你才是奴才，你才瞎了狗眼。”

冯百万怒道：“你撞了我还敢骂人，要造反么！”

话声未了，面上已被那老人打了个耳刮子。

冯百万道：“好……你打人！”

那老人冷笑道：“你钱没老夫的钱多，势没老夫的势大，打了你还不是白打，你要怎样？”

冯百万抚着脸想了半天，想到自己钱财实在比不上人家，盛气先减了一半，竟狼狈逃了！

厅中又是一阵哄笑，这奇怪老人佝着背，昂着头，走入大厅，令人失望的是那绝代艳姬并未同来，跟着他的只有两个童子。

厅中的交易，自从这老人到了以后，立刻被刺激得活跃起来。

许多人都想在这奇富的老人身上赚些银子，许多特别珍贵的珠宝，到此时被拿出来。

他虽然老丑，但却不知吸引多少艳姬美妇的目光，他半阖着眼睑，舒靠在自己带来的织锦软墩上。

他似乎闭目养神，其实什么人都逃不过他的目光。

夜点过后，银算盘突然长身而起，仔细的打开他身旁的皮匣，取出了一套精光耀目的项链、耳坠和头饰。

这一套首饰，全都是以龙眼般大小的珍珠所串，粒粒浑圆，粒粒同样，方一取出，立刻博得了满厅中人的惊赞。

温黛黛的美目张大了，目中射出贪婪的光芒——这表示她纵然牺牲一切，也要将这套首饰拿到手。

喊价开始，由一万两喊到一万五千五百两时，只剩下温黛黛、金二公子与欧阳兄弟竞争了。

到后来温黛黛终于以无数道媚眼，一万六千两的价格击败了他们，她面上不禁露出了满足与得意的笑容。

哪知那奇异的老人突然干咳一声“二万两！”

温黛黛呆了呆，既是惊诧，又是愤怒，大声道：“二万四千两！”

这已是她所有能拿得出的财产。

那老人面上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缓缓伸出五根手指。

银算盘微笑道：“阁下可是出五万两么？”

答复是肯定的。

银算盘道：“此地交易，要立刻付现的！”

老人轻轻勾了勾手指，身侧的童子立刻取出了十足的银票。

银算盘转目四望，大厅中惊喟之声又起，温黛黛呆坐在倚子上，面色灰白，充满了悲哀、愤怒与失望。

她常会不择手段得到她所想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出卖灵魂，但此刻，她却毫无办法可想。

交易决定了，首饰箱子送到仍然半阖着眼的老人身旁。

角落中的司徒笑轻笑道：“黛黛这次总算遇到对头货了。”

黑星天道：“五万两买套首饰，除了这老头儿还会有准会干！”

云铮缓缓站了起来，柔声道：“黛黛，我们走吧！”

温黛黛眼波瞧着那老人身旁的首饰箱子，竟看得呆了。

云铮长叹一声，俯下身子，轻轻道：“那套首饰对你，就真的那么重要么？”

温黛黛摇了摇头，道：“你不知道，我若是得不到我一心想要的东西，不知有多难受。”

云铮呆了呆，缓缓坐回椅上。

突听门外一阵怒马长嘶，十六条锦衣大汉翻身下马，鱼贯而入，个个手腕一震，齐都抖出了一面锦旗。

十六面锦旗，俱是鲜红缎底黑丝绣字：“霹雳堂”。

旗分成两列，由阶下直达厅门，十六条锦衣大汉，人人俱是面容沉肃，身子箭一般挺得笔直。

大厅中又惊动起来。

“霹雳火来了！”

司徒笑望见他面上的神色，双眉微皱，忖道：“他来了又有何妨，黑星天为何要面目变色？难道他是作了什么亏心事？”

思忖之间，只见一位满面红光、锦衣华服、身材极为魁梧的长髯老人，自两列锦旗中大步而入。

他衣衫极为华丽，颔下氏髯也修得极为整齐，目光睥睨间，充满了洋洋自得，顾盼自雄之意。

李洛阳抱拳迎上，笑道：“兄台光临，蓬荜生辉……”

霹雳火摆摆手，大笑道：“你我兄弟，说什么客气话。”目光一转，道：“老夫此来，只是要寻黑星天说话。”

黑星天、白星武、司徒笑三人早已离座而起，黑星天更是抱拳强笑道：“小弟在这里，兄台有何见教？”

霹雳火大声道：“我知道你在这里，我且问你，你将老夫的大徒弟带到哪里去了，八成准不是什么好事！”

他当真是目中无人，竟在厅中喊了起来。

黑星天面色又是一变，故作茫然：“谁？兄台说的是雷大侄么？自从月前分手以后，小弟也未见着他。”

“真的没有看到？”

“兄台难道还不信小弟的话么？”

“这小子死到哪里去了！黑老弟，莫怪，莫怪，方才算我问错了你。”

这老人的脾气，当真有如霹雳一般，来得快，去得也快，闭眼斜坐在椅上的铁中棠，心中又是一动：“黑星大果然是瞒着他们的，这倒好极了！”

他心里立刻又有了主意，神情更是悠闲。

他悠闲的站了起来，缓缓踱了出去，随侍左右的两个童子，手捧饰匣，追在他身后，缓缓转过了大厅。

大厅后灯光已黯了一些，偏园中静无人迹，铁中棠脚步走得更缓，一条人影，急急赶了过来，竟是银算盘。

铁中棠微笑道：“ 辛苦你了。 ”

银算盘将手中一张五万两的银票还给了他，目光回转，突然悄悄问道：“ 你老人家这样做为的是什么？ ”

铁中棠眯着眼睛，嘻嘻笑道：“ 老夫只想借此逗逗那大姑娘，你可千万不能将此事说出去。 ”

银算盘会意点了点头，笑道：“ 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在下不费吹灰之力，便得了三千两，自然要为您老人家守密的。 ”

他抱了抱拳，又悄悄溜了回去。

铁中棠目中闪动着得意的光芒，原来这首饰本是他家藏中的明珠，请名匠穿缀而成。

他看中了最标准的生意人便是银算盘，便买通了他，串演出方才那幕戏。好教温黛黛入彀。

哪知就在此刻，花丛中突然传出一声冷笑：“ 人家说越老越风流，这句话看来果真个差！ ”

“ 什么人？ ”

他心头虽惊惶，但仍不敢露出行藏，故意作得气喘喘的样子，大步赶了过去，拨开花丛一看。

月光之下花丛中竟有一对男女紧紧的蜷曲拥抱在一起，那女子正是冯百万的爱妾，此刻眼波荡漾，气喘微微，衣上发上沾满了花瓣与碎草。

她抬头望着铁中棠，面上非但没有丝毫羞愧之意，反而带着媚笑，两条粉臂，也仍然紧紧勾着那男人的脖子。

那男子面容苍白，目光炯炯，却正是潘乘风。

他手掌按着她的胸膛，口中笑道：“ 阁下若是勾引上了那荡妇，不妨也到这里来尝试尝试此中的乐趣！ ”

那女子咯咯娇笑道：“ 这里真好玩极了，我们看得到别人，别人却看不见我们，你试试就知道多么好玩了！ ”

铁中棠暗中怒骂，口中冷冷道：“ 你说什么？老夫不懂。 ”

潘乘风哈哈一笑，道：“ 在下也是此道中人，阁下在我面前，大可不必隐瞒了，在下积数十年的经验看来，那女人的确是条好鱼，而且极易上钩，只是……她那小白脸，看来倒是个武功不弱的会家子，颇不好对付，阁下的心思若是被他知道……嘿嘿，那却不好办了！ ”

铁中棠将错就错，故意作出说不出话来的模样。

潘乘风笑道：“ 只是阁下身旁若是有个像在下这般的人守护，那厮也只好干瞪眼了！ ”

铁中棠冷笑暗忖：“ 想不到这厮竟敢在我头上打主意了。 ” 口中道：“ 你难道是想来做老夫的镖客么？ ”

潘乘风笑道：“ 在下丢了个差使，自然想再找一个。 ”

铁中棠忖道：“ 你既然要利用于我，我难道不会利用你么？ ” 口中却冷冷道：“ 替老夫做事，岂有如此容易？ ”

潘乘风面色一沉："两利之事，你难道还不愿意么？"

"你做了老夫的镖客，便要服从老夫的指挥。"

"这个自然。"

"那么你此刻便站起来，随老夫回去。"

潘乘风毫不迟疑，长身而起，却被那女子一把拉住衣襟："你看上了别人，就不想我了么？"

潘乘风面如寒霜："放开！"

"不放又怎样！"

她还在撒娇放刁，要抱住潘乘风的大腿，哪知潘乘风突然飞起一足，踢在她胸前的"将台"要穴之上。

将台穴直通心脉，乃是人身死穴之一，那女子如何经受得起，双眼一翻，声音未出便倒了下去。

铁中棠吃了一惊，忖道："这人好狠毒的心肠！"

潘乘风神色不变，笑道："请看在下这镖客如何，唯恐这女了泄漏阁下的秘密，便先宰了她灭口，连恩情都顾不得了！"

那两个童子已吓得面色发白，铁中棠也故意颤声道："你竟敢在这里杀人，不怕李洛阳知道么？"

潘乘风冷冷笑道："在下这是在为主人做事，此事该如何发落，就全要看阁下的主张了！"

铁中棠道："你怎么能赖在老夫身上？"

潘乘风道："阁下若不愿承当，在下只有将事情的始未说出来了。"他知道已将这老人控于掌中，是以神色大是得意。

铁中棠故意皱紧了眉头，沉吟道："那么……那么……"

忽然双眉一展，轻轻道："乘着此刻大家都在厅中，你偷偷把这尸身往别人的房里一送就算了！"

潘乘风笑道："好主意！果然姜是老的辣！"

铁中棠道："第十三号桌上的人，面目甚是可憎，又曾经得罪过老夫，就将这尸身送到他们那里去吧！"

潘乘风笑道："好极好极！黑星天那厮，的确讨厌得很！"

他抱起尸身，道："我片刻即回。"

铁中棠道："老夫在帐幕中相候。"

潘乘风道："好！"纵身一跃，急掠而去，此人自号"乘风"，轻功果然高妙，霎眼之间，便己去远了。

铁中棠目中闪动着得意的光芒，大步走了回去，走过冯百万所居的二重院落时，院门外，阴影中，仿佛隐藏着两条人影。

铁中棠心念微动，远远凝目望去，这两条人影一个白发皤皤，一个身躯瘦弱，竟是那褛衣老妇与跛足少年。

他自从服下千年参果后，目力已大异常人，虽在黑暗之中，仍看得清清楚楚，对方却未见到他。

他心念一闪，立刻远远躲到墙角后，那两个童子千灵百巧，两人对望一眼，立刻从另条路走了。

他们本就受过严格训练，绝不过问主人秘事，绝不泄漏主人机密，就算主人是强盗，他们也一样听话。

那祖孙两人听到脚步声，立刻拧动身子，见到只是两个童子走过，便也

未将之放在心上。
又过了半晌，跛足少年轻轻道：“ 师父，冯老头回来了，那厮怎的还没有回来，徒儿已等得不耐烦了。 ”
褛衣老妇冷笑道：“ 急什么，为师己断定是他，他还逃得了么？便宜他多活了这几日，已是他运气了！ ”
铁中棠大疑：“ 这两人名为祖孙，实为师徒，显见也是乔装而来，必定有所图谋，只恨我江湖阅历不丰，看不出他的来历。 ”
思忖之间，那跛足少年已在暗影中腾身而起，口中说道：“ 待徒儿去前面看看，那厮是否还在大厅中？ ”
这少年不但身法奇怪，一纵数丈，丝毫没有残废之态，而且胆量更是大得出奇，竟将此间视作无人之地。
那楼衣老妇也不阻拦，似乎对他的武功甚是放心。
铁中棠更是惊异。
他师徒寻仇的对象一走就是玉潘安潘乘风，却不知他三人之间有何仇恨？
第二重院落前，是一片草坪，前后的灯光，都照不到这里，院落里也没有燃灯，四下暗影幢幢，显得十分黝黯。
黑黝黝的草坪上，又传来一阵笑声。
六七个女子，环珮叮 ，一路嘻笑着走了过来。
她们步履都十分轻灵，正是横江一窝女王蜂，四下无人迹，她们不再装作。
一个身材纤小，面如银盘，眼波最媚的圆脸少女在叹气：“ 那老头真是财东，只可惜人太老了些，否则…… ”
另一个身材高挑的绯衣女子，却在笑：“ 姚四妹不但爱财，还爱俏，我就不爱这些，只要有银子，老少都可以。 ”
“ 谁像你这个专收破烂的，我看你对天杀星那大胡子都有些胃口。 ”
绯衣少女伸了伸舌头：“ 那杀星我可不敢惹他。 ”
“ 有什么不敢惹，只要有机会，我照样要勾引勾引他，看他到底有多狠？ ”
突然一阵大笑：“ 看样子俺艳福来了，谁要勾引勾引俺，只管请过来。 ”笑声粗豪，正是天杀星海大少！
他手中倒提着一只朱红酒葫芦，胸襟敞得更开，醉态可掬，脚步踉跄，迈开大步走了过来。
横江一窝女蜂王，有的惊呼，有的以袖掩面，有的已笑得弯下了腰。
那圆脸少女指着以袖掩面的紫衣少女 :“ 就是她，就是她，她要勾引你。”
紫衣少女笑道：“ 你就，你敢再说…… ”
她张开两只手，笑着去呵圆脸少女的腰肢，圆脸少女笑着求饶：“ 好妹妹，我再也不敢说了。 ”
紫衣少女红着脸：“ 你逃，逃到哪里去？ ”突然被海大少一把捉住了手腕，她身子一抖，倒进海大少怀里。
海大少大笑：“ 就是你这小丫头么，来来，让俺瞧瞧。 ”一手托起她的下巴，瞧了几眼，突然凑上脸，用他那个钢计般的虬须在她那粉嫩的娇靥上狠狠擦了几下，开怀大笑：“ 你怕不怕？ ”
圆脸少女半仰半闪，娇喘微微，颤声求饶，一只手却要去勾海大少的脖

子。

哪知海大少忽然一手推开她。

“ 就凭你这样的小丫头，还勾引不到俺。 ” 语声中大笑而去。

圆脸少女被他推得跌倒地上，又是惊诧，又是羞怒，在地上狠狠啐了一口：“ 臭男人，臭胡子。 ”

横江一窝女王蜂又是欢笑，又是惊骂，突听有人说：“ 姑娘们什么事如此高兴，小生们也来凑凑热闹如何？ ”

原来欧阳兄弟们也跟着来了。

“ 横江一窝女王蜂 ” 立刻顿住笑声，一个个垂眉敛目，又恢复了大家闺秀的神情，低着头走了。

欧阳兄弟们手摇折扇，跟了过去。

海大少站在远处喝酒，大笑道：“ 孩子们，回来吧，莫要再去掏马窝蜂了，被蜂子刺一下，可不是玩的。 ”

一个少年转过身来，似乎要待怒骂，却被另一人拖了回去。

海大少笑笑，忽然轻叱：“ 什么人？鬼鬼祟祟藏在那里！ ”

铁中棠吓了一跳，海大少目光炯炯，却在望着那褛衣老妇的藏身之地。

就在这时，第二重院落中，突然传出一声凄厉尖锐的惨呼！

惨呼声中，冯百万满面血污，衣衫不整，踉跄奔了出来。

“ 李洛阳，李洛阳在哪里？ ”

海大少急窜到他面前，一把抓住他肩头：“ 你疯了么！ ”

轻轻一掌，掴在他面颊上。

冯百万挨了一掌，神志似乎稍微清醒了些，木然呆了半晌：“ 我杀了人！我杀了她。 ”

“ 你杀了谁？ ”

“ 银蝉……那贱人，她偷人养汉，还要杀了我私奔，我就先杀了她。 ”

海大少大怒：“ 为了个贱女人，你值得么？ ”

冯百万呆了一呆，居然痛哭了起来。

此刻李府的少主人李剑白，已领着四个家丁急赶了过来，远远处也已响起了骚乱的脚步声。

铁中棠知道这一切不过只是大乱的前奏，这平静多年的珠宝世家，眼看就要有更大的变乱发生。

于是他悄然跃起，经过第二重院落时，果然见到那荡妇的尸身倒躺在地，身侧还有只箱子。

她显见是因为恋奸情热，竟要席卷细软，找潘乘风私奔，却被冯百万发现，才造成这件命案。

铁中棠暗暗叹息，身形不停，回到自己的帐幕前悄然落地，只听里面潘乘风的声音笑道：“ 姑娘，此后我们已是一家人了，你怎能将在下赶出去？ ”

接着就是那艳婢茜人的声音：“ 滚出去，你竟敢对我家姑娘如此无礼，你不要命了么？ ”

铁中棠大步走了进去，看见水灵光坐在角落里，茜人挡在她身前，惊喜出声：“ 好了，我家主人回来了。 ”

潘乘风首笑道：“ 你问问他，可是他要我来的？ ”

铁中棠面色沉重：“ 事办完了么？ ”

“ 办得十全十美，谁也不会怀疑到我。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件事你纵能脱身事外，别的事你只怕是逃不脱的了！”

潘乘风变色：“此话怎讲？”

铁中棠道：“冯百万已经为你杀了人了，这笔帐少不得要找到你头上，还有……那海大少也不会放过你。”

潘乘风展颜一笑：“冯百万杀人与我何关？那姓海的与我多年对头，也未见得能将我怎样。”

“可惜此刻情况却不大相同，何况你还有个极厉害的对头，一心要取你的性命。”

“什么人？”

“就是那褛衣老妇和跛足少年。”

潘乘风呆了一呆，沉吟道：“他们？……我与他们无冤无仇……”语声未了，颜色突变：“是她，难道是她……”

铁中棠冷冷道：“你已经想出她的来历？”

潘乘风踉跄的倒退了好几步，虚弱的倒坐在椅上：“她……她怎么说的？”

“她说要你的命！”

潘乘风伸手一抹脸，汗珠随手而落。

铁中棠道：“你在老夫面前，吹得大花乱坠，老夫倒也相信了你是条响的英雄汉子，哪知你见了个老太婆和小孩子，也如此害怕，嘿嘿，这样的英雄，老夫实在不敢领教。”

潘乘风怒火似要发作，但身子刚站起来又坐了回去。

“不错，我确是怕她。”

他“拍”的一拍桌子，厉声接道：“但除了她之外，若有人敢对我姓潘的无礼，我照样要割下他的脑袋！”

铁中棠冷笑：“她是谁？你为什么要如此怕她？”

“她……她的名字……唉，说出你也不会知道。”

他嘴唇也变得毫无血色，仿佛只要说出她的名字，便有灾祸临头。

“你不敢说？”

“就算我不敢说，你又怎样？”

“你说话最好声音小些，莫要被她听到了！”

潘乘风呆了一呆，怒气全消，颓然垂下了头。

铁中棠道：“但是你坐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潘乘风道：“你是不是怕我连累你？你既已作了我的雇主，有什么事自然要和我一起承担。”

铁中棠故意变色道：“那怎行，你快走吧！”

潘乘风道：“走？她既已知道那件事是我干的，我还走得了么？你不知道她是谁，怎知她的厉害？她一来至此间，不单我要倒媚，恐怕连那李家父子也要遭殃了！”

他语声中已毫无生气，显见是心中充满了恐怖之意。

铁中棠仿佛更是惊慌。

潘乘风瞧了水灵光一眼，冷笑道：“我只有藏在这里，你再设法将我送走，否则我若死了，必定拖你在一起。”

铁中棠故意呆了许久，仿佛已说不出话来，水灵光早已知道他心智过人，

此举必有用意，是以也绝不开口。

过了半晌，只听他长叹道：“ 除此之外，你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么？ ”

潘乘风冷笑着摇摇头。

铁中棠道：“ 老夫倒有个妙计…… ”

“ 什么妙计？ ”

“ 此刻在这里的武林中人，除了你与姓海的之外，还有什么显赫的人物？ ”

“ 司徒笑、霹雳火，还有那黑白双星，这几人势力勾结，在武林中可称一时之霸。 ”

” 这儿人么？嘿嘿，老夫只要替你在他们面前说几句活，他们必定就会全力助你。 ”

潘乘风精神一振：“ 真的？我若有这几人相助，情势便大为改观了，但他们又怎会助我？ ”

“ 老夫自有妙计，只要你听话就行了！ ”

“ 阁下若真的有此妙计，帮了在下这次忙，以后阁下无论有何事发生，在下也必定会全力相助。 ”

铁中棠走到案旁，提笔写了两张字柬，封得严严密密：“ 你先要设法与霹雳火单独谈话，将这一字柬交给他，他看了必定会答应全力相助你，你等他立下重誓，才能将这第二张字柬取出。 ”

潘乘风半信半疑，接了过去，铁中棠又提笔写了两张字柬：“ 这两张是要交给司徒笑的，方法也和前面一样。 ”

然后，他又写了两张字柬，要潘乘风先后交给黑白双星，潘乘风病急乱投医，也只有姑且一试了。

铁中棠正色又道：“ 你万万不可将字柬弄错，否则必有大祸，也万万不能提起老夫，否则他们便不会出手相助了。 ”

潘乘风呆呆的望着他，只觉这老叟越来越是神秘，然后才掀开珠帘窥了窥外面的动静，悄悄掠了出去，珠帘犹在飘动，他身形便已消失。

铁中棠望着珠帘冷笑道：“ 狡猾好色的淫徒，司徒笑、白星武，这次你们都要受些罪了！ ”

水灵光轻轻叹息：“ 我……我真笨，你究竟在……在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

铁中棠看着她，眼中立刻恢复了和蔼的光芒：“ 我安排了一个连环妙计，要教那些人没有一个能逃得出我手里。 ”

“ 你……你愿意让……我知道么？ ”

“ 我要叫司徒笑、白垦武那般人先自相残杀起来，再要那个神秘的老妇人去那里追寻潘乘风，他们已发下重誓，少不得要保护着潘乘风，那神秘的老妇便也不会放过他们，再加上那具尸身，李洛阳、海大少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最后自必形成混乱之局。 ”

水灵光凝眸望着他，见他脱下长衫，露出里面一身黑劲装，又取出一方黑巾蒙在面上。

他无论做什么事，动作都迅速已极，举手投足间，仿佛都带着一种奇异的韵律，轻快而流畅。

他又自榻上的锦褥下，取出了一柄乌鞘长剑，反腕抽出，仔细瞧了几眼，剑鞘毫无装饰，剑光却宛如一泓秋水。

水灵光缓缓走到他身前，将长剑以丝条缚在他背上。
铁中棠将剑柄移到他能在最短的一刹那间拔剑出鞘的位置上，轻轻的说：“我要走了。”
水灵光轻轻点了点头，铁中棠已走到床前，水灵光忽然幽幽叹道：“你……你要去哪里？……能不能告……诉我？”
“我去去就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能帮你的忙……”
铁中棠柔声笑道：“只要我在这里，就不会让你冒险去做任何事的。”一拭珠帘，飞身而出。
忽听水灵光的声音在身后道：“你，要小心了。”
刹那间，他心头突然涌出一阵奇异的情感，也不知是甜蜜还是感激，只觉身子似乎比往常更轻了许多。
但这份轻松的感觉瞬间便又消失，只因一切事虽已安排妥当，但最困难的却是要使云铮知道身边女子的秘密。
他掠到门外，远远似乎有条苗条的人影袅娜走了过来，行路的姿势，仿佛是风中的柳枝，带着一种媚人的波浪。
铁中棠大喜：“她果然来了！”
思忖一转间，他便已倒掠而回，掠入帐幕。
水灵光大奇道：“你怎么又回来了？”
铁中棠摇了摇手：“你们先到后面去。”反手扯下蒙面的黑巾，卧倒在锦榻上，将剑柄压在枕下，将锦褥盖在身上。
水灵光顺从的带着茜人和童子们走了，似乎只要是铁中棠说出的话，他便会毫无条件的顺从，甚至连问也不问。
微风过处，珠帘外果然已有一阵淡淡的香气飘了进来，淡淡的珠光中，现出了一条朦胧的人影。
这人影在帘外巡了半晌，轻轻的问：“里面有人么？”语声娇媚，带着一种甜丝丝的荡意。
“这里面又不是坟墓，怎么会没有人？”
帘外轻轻一笑，道：“老爷子你真会说话。”
铁中棠大声：“谁说我老？”
帘外的笑声更是娇媚，道：“老有什么不好，少年人冲动鲁莽，哪有老年人体贴温柔。”
语声未了，温黛黛已掀起珠帘。
温黛黛冷笑着走上前去，对着水灵光双手插着腰：“我年纪比你大，你该参拜参拜我才是。”
语声未了，已被铁中棠一把扯了回去，反手一掌掴在她面上。
温黛黛跳了起来：“好，你打我！”
铁中棠面如青铁，正反又是两掌。
他心中充满了对云铮的怜悯，对这妇人的怨恨，两掌打下，温黛黛粉红的娇靥上已现出十条血痕。
她泼辣凶野之气，也被这两掌打了回来，流着泪颤声道：“求求你，不要打了，我愿意拜她！”
水灵光却说：“你……你……不用拜……拜了。”眼脸垂落，目中似乎也流下泪来。

刹那间的沉寂，瞬即被一阵呼声击散。

钟声余韵中，一个李宅家丁大步奔了进来。

他惊疑的四下望了一眼，立刻垂下头去，躬身道：“ 家主有令，请各位速去前厅，有要事相商。 ”

铁中棠挥手道：“ 知道了！ ”

这家丁应声后退而出，却又忍不住对这奇异的帐幕中奇异的情况愉偷看上两眼。

铁中棠心中暗暗叹息，口中沉声道：“ 茜人，你陪姑娘在这里好生歇息，我带她到前厅去。 ”

水灵光道：“ 你不要我……我去么？ ”

铁中棠心乱如麻：“ 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

这时温黛黛红痕未退的面靥上，却又泛起了得意的微笑。

第七章　惊 变

一

晴朗的天气，金黄的朝阳。

但在阳光映照下的李府大厅中，此刻却弥漫着一种沉重而紧张的气氛，甚至连人们的呼吸也是沉重的。

桌位上已参差的将近坐满了人，一个个俱是面色凝重，心头忐忑，百十条目光，一起都注目着李洛阳。

李洛阳背着双手，深皱双眉，在人丛中往来蹀躞，不时望向厅门：“ 人都来齐了么？ ”

他们身与其事，更是心事重重，潘乘风与海大少对面而坐，只要有谁抬头，便会接触到对方怨毒的目光。

突见一个满面悲愤、衣衫不整的白衣少年，手里紧握着一柄长剑，踉跄大步奔来，目光四扫，重重坐到自己座上，与他前几日谦让从容的神情，简直判如两人。

司徒笑双眉紧皱：“ 这厮怎么了？ ”目光四转，看不到温黛黛与他同来，不禁更是奇怪。

忽然“ 砰 ”的一声，云铮将宝剑重重放在桌上，大声道：“ 主人可有酒，我想大醉一场。 ”

李剑白走了过来，沉声道：“ 兄台稍后。 ”

活声方落，突见云铮面色大变，目中似要喷出火来。

李剑白呆了一呆，才发觉这白衣少年怒火并非对己而发，似要喷火的眼神，乃是望着自己身后的。

他回身望去，那奇怪的老头，竟携着这白衣少年的伴侣，蹒跚着走入了大厅。

司徒笑更是大惊失色，霍然站了起来，温黛黛却望也不望他，更不望云铮，携着老人的手，含笑坐到位上。

这其中的微妙关系，大厅中少有人知，只是众人见了司徒笑和云铮的失态，免不得有些惊异。

立在厅门的李府家丁，对了对手中的名册，回首躬身道：“ 各院中的客人，此刻部己来齐了。 ”

李洛阳霍然顿住了脚步，沉声道：“ 如此清晨，便惊动各位前来，在下心中实在不安得很。 ”

众人知道他必有下文，俱都凝神倾听，没有插言。

他长叹一声，接道：“ 各位远道而来，在下本应尽心款待，使各位尽兴而归，但此刻在下却不得不劝各位回去了。 ”

江南世家欧阳兄弟中，有人忍不住站了起来，道：“ 十日会期尚未过去，主人怎么就要逐客？ ”

这些公子哥儿，穷追横江一窝女王蜂尚未追出眉目，听说要散局，不禁都情急起来。

李洛阳沉声叹道：“ 十日会期，虽然尚未满，但数日之间，此地必有风波，在下不忍令各位卷入漩涡。 ”

那欧阳少年双眉一挑，大声道：“ 此地若是将有风波，我兄弟更不能走，

临危不苟，乃是我兄弟的本色。”

他自觉这几句话说得极为侠义，得意之下，忍不住偷偷瞧了坐在那边的横江一窝女王蜂一眼。

李洛阳沉声道：“各位年纪轻轻，怎知道江湖仇杀的凶险，若是一旦卷入漩涡，便休想再置身事外了。”

他微微一叹，接口道：“何况我那对头的厉害，也举世无匹，这里眼见就要扬起一片腥风血雨，各位此刻若是不走，等那人发动之后，在下自顾不暇，也无力再保护各位，那人心狠手辣，手下从来不留活口，战端一起，玉石俱焚，各位再要走时，只怕便万万来不及了。”

他神情凝重，言语中更充满了恐惧之意，众人俱都听得心惊色变，那欧阳少年机伶伶打了个寒噤，乖乖的坐了下去，再也不敢多口。

李洛阳抱拳道：“各位马车俱已齐备，随时皆可束装就道，事值非常，在下情非得已，但望各位鉴谅。”

众人俱部知道李洛阳言重如山，他说出的话，绝不会是危言耸听，是以谁也没有出口再问。

那些规矩的商贾捐客，安份的小户人家，怕事的高官大户，早已匆匆离座而起，赶忙去整理行装。

有的人还和李洛阳寒暄道别，有的人连招呼都不再打，片刻之间，大厅中已走得零零落落。

还有些江湖豪士，与李洛阳交情较深，碍着义气，还不肯走，但经不住李洛阳再三相劝，终于还是走了。

于是大厅中顿时呈现一片凄清，只剩下黑、白诸人和扶剑而坐的云铮，仍死盯着温黛黛与铁中棠。

李剑白一直站在云铮身旁：“兄弟还不走么？”

“不走！”

“为什么？家父已说得清清楚楚。”

云铮随手一指黑、白等人，大声道：“他们不走，我为何要走？”

他口中说话，眼睛仍在瞪视着温黛黛。

司徒笑与黑、白两人目光相视，交换了个眼色。

白星武微笑道：“这位兄台居然有与我等同生死、共患难之心，当真不愧是条英雄好汉，在下先谢了！”

云铮大声道：“生死之事，本来就算不了什么！”

白星武道：“真的？”

云铮大怒道：“自是真的，你可知道我是谁？”

铁中棠心头一阵紧张，生怕云铮冲动之下，当真喝出自己的来历，那么黑、白等人，也无法再假痴假呆下去了。

要知此刻情况最是微妙，双方俱有顾忌，双方俱有图谋，只有云铮自己，还不知道他行藏早已被别人看破。

幸好白星武仅是含笑摇了摇头。

云铮大声道：“只要你们不走，我也绝不会离开此地，总有一日，你们会知道我是谁的！”手持剑匣，大步而出。

白星武、司徒笑又交换了个眼色，白星武抱拳向铁中棠道：“事值非常，老先生怎么还不走呢？”

铁中棠大笑道：“老夫夺了那少年的情人，若是走出这里，只怕那少年

便要来寻找老夫拚命了。”

这时李洛阳已在纷纷传令家丁，四下布置，只听得院外一阵呼喝传令之声夹杂在紧张的脚步奔腾声中。

这平时看来毫无戒备的庄院，一经变乱，立即显现出无比坚强的实力，平日谦恭有礼的家丁，也立刻都变成了精兵铁汉。

大门前，车声马嘶不绝于耳，有的人早已走了。

铁中棠负手走到厅门前，仿佛观望外面的动静，其实他身后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耳目。

司徒笑却只道他绝未留意身后，一步掠到温黛黛面前，狠狠望着她，咬牙道：“你疯了么！”

温黛黛咯咯一笑，故意大声道：“司徒大侠，有什么事呀？”

司徒笑不禁一惊，只见铁中棠果然回过身来。

他只得干笑数声，道：“没什么，没什么！”逡巡着走了回去，心中却恨不得将温黛黛立刻毙于掌下。

温黛黛牵起铁中棠的衣袖，轻笑道：“我们还是回去吧，免得耽在这里，被别人调戏。”

李剑白应声道：“对了，老先生还是回去吧！”

铁中棠面色一沉，道：“老夫暂时回到院落中去，却绝非离开此地，你们要赶也赶不走的。”

李剑白呆了一呆，铁中棠已走了出去。

潘乘风望着他们的背影摇头叹道：“这些人真是奇怪，不去逃生，反而要在这里等死。”

海大少冷笑道：“幸好世上像你这样的贪生惜命之辈还不太多。”

潘乘风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说什么？”

海大少厉喝道：“你要怎样？”

李洛阳面色一沉，厉声道：“两位都请坐下，此刻你我俱在这风雨危舟之中，若不同心协力，便要舟覆人亡了！”

海大少忽然大笑起来，道：“李兄请放心，咱们只是跟他闹着玩的。”啪的一声，坐回椅上，再也不望潘乘风。

一个黑衣家丁大步奔了进来，面带惊惶，气喘吁吁，右耳鲜血淋漓，竟已被人齐根割去。

李洛阳变色问道：“怎么样了？”

这家丁抱着左耳，喘息着道：“小的遵命跟着离去的马车，但还未走到街头，便有人将马车拦住检查。”

白星武沉声叹道：“我所料果然不差，他们早已在四下布置好了，绝对不会容我们混在里面逃出去的。”

李洛阳道：“后来又怎样了？”

那家丁忍住痛苦，接口道：“他们仿佛对所有的人来历都极清楚，无关的人，一律放行，小的见了这情况便不敢再向前行，正想回来报告老爷，哪知其中却有一个本来仿佛是又聋又哑的人，突然跃来抓住了小人，话也不问，便一手扯下了小人的耳朵。”

潘乘风惊呼道：“又聋又哑的人？想不到他也赶来了！”

黑星天亦自变色道：“闻得那九子鬼母门下的九个弟子，个个俱是残废，这聋哑之人也是其中之一么？”

潘乘风叹道：“ 此人在九子鬼母门下弟子中，算得上最是心狠手辣，而且与小弟最是难过，他此番来了…… ”

突然打了个寒噤，住口不语。

黑星天摇首道：“ 九子鬼母已有多年未出江湖，你怎么会和她结下了梁子，这岂非有如一拳打在马蜂窝上么？ ”

潘乘风道：“ 这个……唉，当真是一言难尽。 ”

海大少“ 哼 ” 了一声，摇头道：“ 什么一言难尽，若不是与女人有关，俺姓海的宁愿割下脑袋。 ”

众人只当潘乘风必定又要与他斗起口来，哪知潘乘风却只是垂首不语，众人不禁对望一眼，知道海大少的话必定不会错。

突听大门外一阵骚乱，本在阶前等候马车搬运行李的人，纷纷四下走避，让出了一条道路。

李洛阳叱道：“ 什么事？ ” 当先窜出。

一个满身红癣的秃癞子，身上穿着件奇形怪状的麻衣，牵着条小小的毛驴，蹒跚的走了过来。

此人不但神情痴痴呆呆，像是个白痴的模样，就连他牵着的毛驴，也是垂头丧气，无精打采，驴背上却又偏偏驮着又大又沉的麻袋，更将这条像是几个月未吃粮食的小毛驴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这一人一驴，俱是猥琐不堪，但此时此刻，却令人看来有一种奇诡神秘的恐怖之意。

李洛阳当门而立，厉声道：“ 朋友是什么人？来此何为？ ”

那白痴咧嘴一笑，道：“ 李财主满面富贵，福寿双全，小的特地来请你打发几个赏钱。 ”

李洛阳双眉微皱，突然仰天笑道：“ 好朋友远道而来，李某绝对不教你失望，拿去吧！ ”

喝声之中，扬手掷出一锭银锭，去势如矢，风声强劲。

那白痴咯咯笑道：“ 谢老爷。 ”

直等银光到了面前，手掌突然一翻，那银锭便似突然消失了力道，平平的落到他掌中。

李洛阳变色道：“ 朋友好俊的手上功夫，在下还待领教领教。 ”

那白痴仍然痴笑道：“ 财主给了赏银，还想要回去么？好，我就还给你一些东西。 ”

他扬手一掌，击在驴股上，那毛驴一声痛嘶，低头向李洛阳直撞了过来，痛极之下，来势竟也十分猛烈。

李洛阳袍袖一拂，闪身避过，举目一望，那白痴却已在刹那之间走得无影无踪了。毛驴却直奔到院中厅前，两条家丁壮汉箭步窜来，勒住了牲口的辔头，两人俱是身强力壮，那毛驴哪里经受得起，扑地倒了下去。

李剑白翻身赶了过来，沉声道：“ 莫要虐待牲口，解开包袱看青里面究竟是什么？ ”

众人俱都围了过来，凝目望去，紧紧捆住的那麻袋之中，骇然竟包着三具赤裸裸的尸身。

这三具尸身肌肤俱已变色，死状狰狞，肌肉痉挛，显见死时必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但全身却又看不出伤痕。

众人只觉一股中人欲呕的臭气扑鼻而来，情不自禁都后退了几步。

李洛阳问道：“ 这是什么人的尸身？ ”
众人面面相觑，俱都摇了摇头。
李洛阳沉吟半晌，大声道：“ 无论如何，先将这三具尸身运到后院，捡三口棺木，好生葬了。 ”
他父子两人，一个不肯虐待畜牲，一个不肯亏待死人，当真可称是仁心侠肠，令人可敬！
众人惊唱着回到大厅，一直垂首沉思的潘乘风，忽然颜色大变，抬起头来，惊呼道：“ 不好！ ”
黑星天、司徒笑齐声脱口问道：“ 什么事？ ”
潘乘风目中满露惊怖之色，遥指窗外，颤声道：“ 快！快将那三具尸身烧去，要烧得干干净净。 ”
李洛阳大奇问道：“ 为什么？ ”
潘乘风顿足道：“ 你我都看走了眼，那白痴模样的汉子，便是九子鬼母中的瘟煞鬼子。 ”
李洛阳身子一震，大惊道：“ 瘟煞鬼子，闻得只要此人一到，那地方立刻便有瘟疫流行…… ”
潘乘风叹道：“ 十多年以前，声势浩大的武汉十八罗汉帮，便是被他散布了一场瘟疫，死得干干净净，此人的厉害，可想而知。 ”
李剑白忍不住插口道：“ 瘟疫流行，乃是天灾，这瘟煞鬼子又有什么力量散布瘟疫？ ”
霹雳火闷到此刻，才大声道：“ 那三具尸身又是怎么回事？你为何要将它烧得干干净净？ ”
潘乘风道：“ 瘟煞鬼子善用各种毒物，他散布瘟疫，除了在水中下毒，食物中下毒外、便是利用死人的尸身。 ”
霹雳火道：“ 老夫越听越奇怪。 ”
潘乘风道：“ 那三具尸身，俱是得了极厉害的病毒而死之人，只要触及了那尸身，立刻便会染上同样的病，一传十，十传百，不到数日，这里的人只怕都要染上重病！ ”
他话未说完，众人已群相色变。
李洛阳一步跨到厅口，扬声道：“ 快将那尸身拿去烧了，将骨灰深深埋在地下。 ”
潘乘风道：“ 不但要将那三具尸身火化，而且还要将方才触过尸身的人全部逐出此间。 ”
李洛阳霍然转过身来，厉声道：“ 赶出去？难道你要将我的门下家丁赶出去送死么？ ”
潘乘风道：“ 倘不将他们赶出去，你我便也只有等着染病而死，根本用不着九子鬼母再动手了！ ”
李洛阳怔了半晌，额上汗珠涔涔而落。
众人听得此事如此厉害，都眼睁睁的望着他。
要知那时医学尚未发达至今日地步，这些江湖豪士，并不知道疾病传染的原理，是以便将此事看得更为神秘恐怖。
而那时若有人得了霍乱、鼠疫等症，更是无法可救。
那瘟煞鬼子便利用因此等病症而死之人，来散布病菌，他对这件事的先知，便使得他在江湖中造成了极大的声名。

李洛阳默然良久，突然双眉轩起，厉声道：“无论如何，我不能将我门丁赶出去送死。”

众人更是勃然变色。

司徒笑冷笑道：“如此说来，李兄是要我们也跟着一起染病而死了！”

李洛阳道：“生死有命，你我即使是死了，也不能留个不仁不义的名声，好歹也要死得像个侠义男子。”

司徒笑冷冷道：“好死不如歹活，李兄如若要死，在下等却不愿奉陪，黑兄、白兄、潘兄，认为小弟的话说得对么？”

黑星大、白星武、潘乘风面色铁青，齐声道：“正是如此。”

李洛阳大声道：“如此说来，你要怎样？”

司徒笑厉声道：“你若不立时传令，在下等只有取而代之了！”目光转处，己和黑、白等人将李洛阳围在中间。

李洛阳大声道：“取而代之？你们莫非是想要将我杀死不成？”

司徒笑道：“情势如此，在下等也不得不如此了。”

四人齐移脚步，向李洛阳逼了过去。

忽然“呛啷”一声，李剑白长剑又已出鞘，天杀星海大少也突然拍案而起，厉声喝道：“谁若要动李家父子一根毫毛，俺就将他撕成两半。”

潘乘风缓缓转身，忽然出手一招，直击海大少胸膛。

海大少狂笑道：“好小子，俺早就想宰了你了。”

笑声之中，他已急疾攻出五拳，拳势刚烈，石破天惊，潘乘风身法轻灵巧快，游走在他拳势之间，霎眼间也已还了五招。

五潘安潘乘风虽然声名狼藉，但武功身法却不弱，脚步移动之迅速奇诡，端的罕闻罕睹。

那边李剑白也已和白星武动起手来，但闻剑风丝丝，匹练的剑光，有如乱雨狂风，满天洒落。

白星武动手几招，心中已大是骇异，他虽未低估李家子弟的武功，却也未想到这少年剑上造诣有如此之深。

李洛阳的双臂垂膝，安然而立，神色之间，仍是安静从容，丝毫没有异常冲动之态，但全身早已贯注真力。

黑星大、司徒笑几次要待出手而击，但见了李洛阳如此神情，一时之间，竟不敢猝然出手。

只因此刻局势突然又呈尖锐，胜负之争，万万不能有毫厘之差。

突听一阵脚步奔腾之声自远而来，十一条黑衣大汉面容凝重，鱼贯走上了厅前的石阶。

李洛阳双眉微扬，沉声道：“你们来做什么？”

当光一条大汉垂首道：“小人们已将那具尸体火化埋葬，但不幸小人们都已触过了那三具尸身。”

第二条大汉大声接口道：“各位暂请住手，听小人一言。”

话声方了，剑影拳风顿息。

李洛阳沉声道：“你们在说什么话，还不快快退下去。”

当先一条大汉垂首道：“老爷你毋庸再为小人们之事动手相打了。小人们跟随老爷多年，绝不敢令老爷为难。”

李洛阳面色微变，厉声道：“你们要怎么样？”

那大汉抬起头来，黯然道：“小人们此刻已都变成了害群之马，怎敢再

活在世上为害大家。”

李洛阳面色更是激动，大声道：“你们只管退下去；无论如何，我也要拼死保护着你们。”

那大汉嘶声道：“老爷和公子待小人们恩重如山，小人们……”语音突然一阵哽咽，双目之中，泪珠滚滚而落。

第三条大汉接着道：“小人们只恨身不由己，不能再追随老爷和公子，为老爷和公子效劳了。”

潘乘风道：“对极对极，你们若是对李大哥忠心，便不该令他为难，还是快快离开这里吧！”

李剑白厉喝一声：“不用你多口！”

第四条大汉突然振臂而起，嘶声喝道：“老爷和公子在上，请受小人们最后一拜。”

喝声之中，十一条大汉已然一起跪了下去。

李洛阳惨呼道：“你们要怎么样，没有我的命令，你们谁也不能死，知道么？”

当先一条大汉悲嘶道：“老爷请恕小人抗命之罪，小人纵然身死为鬼，也要在老爷身侧保护。”

李洛阳顿足道：“你们快站起来。”

突见这大汉面容一阵扭曲，飞激的鲜血，自他的胸腹间暴射而出，他身子摇了两摇，狂笑道：“弟兄们，我先走一步了。”

另十条大汉惨然一笑，齐声叹道：“老爷，小人也去了。”手掌各自在胸间一按，鲜血随手而出。

他们早已在袖口中暗藏着百炼精钢所制的双锋匕首，刀锋过处。直没至柄。李洛阳纵有回天之力，也救不了他们了。

李剑白忍不住抚尸痛哭，李洛阳木立如死，只有点点泪珠顺腮流动。

司徒笑、黑星天、自星武，也不禁都被这批汉子的忠烈之气所惊，立在地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但闻风吹堂户，四下无声，院中却已挤满了人群，有的是将要离去还未离去的珠宝客户，有的是李府的家丁。

这些人有的目泛泪光，有的已是满面泪流。

铁中棠远远立在一角，他虽未流泪，目中却含蕴着更深的痛苦，本来是甚为简单的恩怨，此刻己由他造成如此复杂，许多条无辜的生命，已在这复杂的恩怨仇杀中丧生，他虽然已对师门尽力效忠，但却对良心甚为歉疚，于是，他忽然发现，江湖仇杀，竟是件如此痛苦和残酷的事！

直到人群渐渐散去，他仍然木立在那里，望着一具具流血的尸体，自他眼前被抬了过去。

忽然间，远处有钟声一响，尖锐的划破死般的静寂。

接着，一个清亮高亢的童子口音遥遥唱道：“丧钟一响，鸡犬遭殃，李洛阳啊，心头发慌！”

李剑白厉喝一声：“我和你们拼了！”

手挥长剑，便待冲出，但脚步方自出门，便又被人拉了回去。

铁中棠遥遥望去，又见潘乘风走出厅前的石阶，背负双手，在向他注目含笑为礼。

他心头又是一阵痛苦，转身走回后面的院落。

云铮正立在他院前的槐树下，痴痴的望着院中的帷幕，他见到铁中棠来，面上立刻露出悲愤之色，忽然一拳击在槐树上，木叶纷飞，他已狂奔而上。

铁中棠呆了半晌，突然帷幕中也有歌声传出：“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

这是水灵光近日才学会的一首同，此刻她以幽怨而动人的歌唱来，歌声中竟真的含蕴着幽幽的别离滋味。

铁中棠微微一惊，仿佛有种不祥的预感自心中升起。

他大步冲入帷幕，看见温黛黛正倚在锦榻上剥橘子，水灵光与茜人却远远立在角落中。

她们足下，有两只小小的包袱，她们身上，已换了身简朴的衣衫，甚至连水灵光头上的珠翠都己不见。

铁中棠变色道：“ 你们要做什么？ ”

茜人垂首道：“ 姑娘要走，我也陪着姑娘走。 ”

铁中棠冲了过去，颤声道：“ 你真的要走？ ”

水灵光点了点头，茜人却道：“ 这是姑娘留下的话。 ”

铁中棠夺过她递来的纸柬，上面写道：“ 你已不再寂寞，我要走了，我不愿作你的妹妹，但又不能不作你的妹妹，还是走了的好。 ”

铁中棠大声道：“ 你为什么不愿作我的妹妹？你为什么要走？ ”

水灵光缓缓抬起头来，目中珠泪盈盈。

她犹未说话，但铁中棠却已自泪光中看到她的心声，看到她心中对自己那一份浓浓的情意。

他心弦突然颤动了起来，倒退几步，坐到椅上。

是的，她不愿作她的妹妹，因为她所需要的是一种更强烈的爱。

但是，他却不能付出，她也不应接受。

于是她要走了。

她缓缓移动脚步，走过温黛黛旁边时，轻轻道：“ 你……你要好好照顾着……他！ ”语声和泪，最是辛酸。

温黛黛轻轻笑道：“ 好妹子，你放心，嫂子会照顾着他的。 ”

水灵光垂下了头，走出帘外。

只听帘外哽咽着道：“ 这些……本……本来就都是你……你的，你……你…… ”说到后来，声音已在远处。

铁中棠仿佛突然像自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将军，全身都虚弱下来，那种难以描述的空虚，任何人都无法忍受。

良久良久，突然温黛黛笑道：“ 人已走了，铁中棠，你还难受什么？ ”

这“ 铁中棠 ”三字，宛如霹雳般的震入耳鼓。

铁中棠只觉耳畔“ 嗡 ”然一声，震地飞身而起，一步跨到锦榻前，厉声喝道：“ 你怎会知道我的名字？ ”

温黛黛剥了瓣橘子放人口中，悠然笑道：“ 铁中棠，你力斗紫心剑客，巧计脱出重围，这名字已在江湖中响亮得很，你还不知道么？ ”

铁中棠疾伸双掌，捏住了她的双肩，厉声道：“ 你说不说？ ”双掌一紧，温黛黛的双肩欲碎，橘子也落到地上。

但她仍然轻笑着道：“ 你先放开手，我就说。 ”

铁中棠大怒：“ 你敢要胁，我却不是能被人要胁的人，你若不说，我就活生生宰了你。 ”

温黛黛呆了一呆，只觉双肩痛彻心腑，她一生惯以各种事来要胁别人，却不想今日竟遇着了不受要胁的铁汉。

她面上的笑容终于不见，颤声道：“这是你那妹妹说的。”

铁中棠怒道：“她怎么说？”

温黛黛道：“方才你走的时候，她一直在里面念你的名字，我听见后，一猜就猜到你是铁中棠假扮的了。”

铁中棠暗叹一声，缓缓松开手掌。

温黛黛媚笑着接道：“而已……我早该想到你不可能是个老头子，你全身的肌肉，完全没有一丝松的……”

这女子当真是天生来迷惑男人的尤物，此刻竟又向铁中棠依偎了过去，媚笑道：“你本来生的是什么样子，让我看看……”

话来说完，铁中棠已反手掴了她一掌。

温黛黛失色道：“你做什么？”

铁中棠顺手又是一掌，厉声道：“没有人是铁中棠，知道么？”

温黛黛突然展颜笑了起来，道：“好人，你真傻，此后我一生都要跟着你，真会让别人害你？”

铁中棠冷冷“哼”了一声，只听帘外有人道：“老先生在里面么？在下李剑白有事请教。”

铁中棠推开温黛黛，道：“请进来。”

李剑白应声掀帘而入，抱拳道：“客人们都已离去了，在下奉家父之命，特来催老先生上道。”

铁中棠冷冷道：“这就算做是逐客令么？”

李剑白长叹道：“这是家父的一番好意，怎能算是逐客令，少时战端便起，老先生若是……”

铁中棠大怒道：“什么好意，你看清楚些，老夫岂是容得你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物！”

李剑白双眉微轩，冷笑道：“老先生未免言重了罢！”

温黛黛牵了铁中棠的衣袖，道：“你为什么不走，这里……”

铁中棠一甩手腕，厉声道：“不用你管，老夫偏偏要留在这里。”

李剑白道：“走不走都由你。”

突听远处又是一声钟声响起。

接着，那童子声音便又扬声歌道：“钟声二响，绝路断粮，出门半步，包管命丧！”

李剑白变色道：“现在你要走也走不出了。”

温黛黛亦是花容失色，道：“这怎么办呢，我们在你李家作客，你总该想法子保护我们。”

李剑白叹息一声，转身而出，那两个童子却在后面奔了进来，惶声道：“他们都走了！”

温黛黛道：“谁都走了？”

那童子眨了眨眼睛，道：“马夫和厨子部卷了包裹跑了，茜人姐也走了，老爷你还不走？”

另一个童子惶声接道：“你看几重院落里，现在都已无人迹，死气沉沉，教人看了害怕。”

温黛黛轻轻顿足道：“你明明是个聪明人，怎么也做出这样的傻事来，

你只要脱身一走，岂非什么事都没有了，大可以袖手旁观，看你的仇人一个个死在这座宅子里，那时你仇也报了，人也有了，该是多么得意。”

她轻叹一声，接道：“哪知你却偏偏要留在这里，难道你喜欢陪着你的那些仇人一起死？”

铁中棠冷冷道：“这里留下的若都是我的仇人，我早已去得远远的了，便是拉也拉不住。”

温黛黛眨了眨眼睛，道：“你难道是为了李洛阳、海大少这些人留下来的么？这更奇怪了，他们和你有什么交情？”

铁中棠道：“虽无交情，但他们却都是正直的人，对那些奸狡凶恶之徒，我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但对正直之士，我却只有一个方法。”

温黛黛道：“什么方法？”

铁中棠道：“也以忠诚正直对他！”

温黛黛呆了半晌，轻轻叹息一声，口中喃喃道：“傻子，真傻！”虽在嘴里咕哝，却不敢说出来。

那两个童子瞪大了眼睛瞧她，仿佛瞧得呆了。

外面好容易安静片刻，突然又有三声惨厉的呼叫传来，接着，又是人声叱咤，脚步奔腾，还隐隐夹杂有弩箭破空之声。

一个嘶哑的声音，奔跑着喊了过来：“不好了，不好了，栏里的牲口都倒地死了！”

喊声中充满震惧，由后面奔向前厅。

两个童子对望一眼，他两人虽然聪慧过人，终是年龄幼小，此刻闻得这样的惨呼惊唤，已吓得抖了起来。

温黛黛失色道：“这怎么办呢，喂，你们怎么还不将珠宝都收起来，大乱之后，便来不及了。”

铁中棠冷冷道：“人若死了，要那些珠宝何用？”

温黛黛怔了一怔，突然轻轻哭了起来，流着泪扑向铁中棠，道：“我不要死，我不要死，你一定不能让我死……”

铁中棠“哼”了声，重重推开了她。

钟声又响，童声再唱：“钟声三响，死神到场，收拾棺木，准备送葬！”

两个童子机伶伶打了个寒噤，紧紧靠到一起。

这时，满身劲装的李剑白，突然闪身而入，沉声道：“大乱将起，所有的人都要集合到厅中，集中力量。”

温黛黛止住哭声，道：“我们人若去了，这里的东西怎么办？”她纵是死到临头，对这些珍宝还是忘不了的。”

李剑白冷冷道：“此间所有的东西，本宅自会派人料理，只要人不死，所有的东西，分毫也少不了的。”

铁中棠微一沉吟，道：“这就去吧！”

当下众人便出了帷幕，走向前厅，此时一队队手持长矛快刀的黑衣大汉，已将前厅的院落四下都围住了。

李洛阳已将所有的力量惧都集中在这里，夕阳未落，照着箭镞刀锋，映辉起阵阵寒光。

人人面上俱是凝重无比，将近百人巡弋在一个院落里，但闻步履移动，听不到别的声音。

前厅中已燃起灯光，夕阳未落，灯光甚是昏黄，更衬得这空阔的大厅显

得阴森，令人可怖。
厅中桌椅，已撤去多半，黑星天、白星武、司徒笑，正围在一个角落中，绵绵密谈，也不知在谈些什么。
霹雳火与天杀昼，弄了盅酒，正在把盏痛饮，不时发出一两声洪亮的笑声，划破死寂。
潘乘风孤寂的坐在李洛阳旁边的桌上，出神的在擦拭掌中长剑的剑锋，也不知擦了多少遍了，剑锋早已雪亮。
云铮立在厅前，见到铁中棠等人来了，突然拧身而入，拔出长剑，坐到潘乘风对面，也擦起剑来。
李洛阳突然沉声道：“我已准备苦守此间，虽不知能守多久，更不知能不能守得住，但我已准备与他们周旋到底。”
他锐利的目光，在众人面前扫了一遍，接道：“各位身在此间，不但与我同甘苦，而且要与我同生死！”
海大少拍案道：“正该如此！”
李洛阳感激的望了他一眼，接道：“是以在危难未曾度过之前，各位都不免要受到些委屈。”
霹雳火拍案道：“委屈算得了什么！”
李洛阳大笑道：“好，你我若真能同心合力，胜负尚未可知，兄弟们，先摆上饭来，待大家饱餐过后，静待肃杀！”
院外轰应一声，便有几条黑衣大汉抬上酒菜和一锅热气腾腾的白饭，摆在大厅中央。
众人一旦焦虑恐惧，大多忘了饮食，此刻闻得酒饭的香气，始觉饥肠辘辘，迫不及待了。
铁中棠目光转处，突然冷冷道：“后院牲口都己暴毙，这酒菜中若下了毒，你我少不得也要和那些牲口一样了。”
李剑白道：“这些酒菜都是在严密的监视下赶制而成的，除非那九子鬼母有通天本领，否则怎会有毒？”
潘乘风道：“九子鬼母下毒之方法不知有多少种，端的令人防不胜防，你我还是小心些的好。”
说话之间，李洛阳已自怀中取出了一柄小小的银色如意，在菜肴中轻轻一点，刹那间，那亮银如意已变作黑色。
众人不禁俱都色变，李洛阳呆了半晌，望了望李剑白。
李剑白惶然道：“这是怎么回事？”
潘乘风叹道：“只怕他们早已在天井中下了剧毒。”
李剑白大喝道：“待我去查看查看。”转身飞奔而出。
众人面面相觑，在厅中默候，过了半晌，见李剑白飞步而入，满面惶急，道：“果真不错，四口井中，已被他们下了毒了！”
潘乘风道：“如此说来，连饭中都有毒了。”
黑星天道：“好狠的人，难道她真要将我们全部活活饿死在这里，李兄，你不知弄些鸡鸭，不用水煮，用火烤来吃如何？”
李剑白叹道：“厨房里的鸡鸭猪羊，也已都暴毙了。”
黑星天身子一震，再也说不出话来。
众人望着眼前香气扑鼻的酒菜，却不能人口，更觉饥肠难忍，要知人是铁，饭是钢，虽是英雄，也挨不得饥饿。

李洛阳面寒如水，沉思半晌，突然大声道：“ 剑白，传令将所有鸡鸭之蛋，全都搜集来、再去地窖中取出藏酒。 ”

李剑白应声而出，海大少拍案笑道：“ 妙极妙极，白煮鸡蛋，密封陈酒，神仙也下不了毒，你我饿不死了！ ”

李洛阳望着厅外的家丁壮汉，面色却更是沉重。

片刻之间，李剑白己然将酒坛鸡蛋全都搬来。

李府世代豪富，藏酒自然极多，几乎摆满了半间大厅，但鸡蛋却仅有两篓，还带有大篓风干的鸡鱼咸肉。

李洛阳黯然叹道：“ 只有这么多？ ”

李剑白道：“ 厨房中所用的菜蔬，大半是当日采买新鲜的…… ”

李洛阳长叹接口道：“ 鸡蛋共有多少？ ”

李剑白道：“ 孩儿方才已同人数过，共有五百七十二枚！ ”

潘乘风展颜笑道：“ 五百七十二枚，也尽够吃上几天了！ ”

李洛阳冷冷道：“ 兄台莫非忘了，院外还有一百二十多个弟兄，他们也要赖这些鸡蛋的。 ”

潘乘风呆了一呆，颓然坐在椅上，全身仿佛都软了。

李洛阳叹道：“ 幸好每年的会期，兄弟的内眷丫环都由家母带去朝山进香了，否则，唉！情况更是不敢想象。 ”

司徒笑突然接口道：“ 在下方才计算过了，里外有一百四个人，每人恰好可分到四个鸡蛋，此外还多十二枚。 ”

李洛阳展颜一笑，道：“ 兄台好精明的计算…… ”

潘乘风霍然长身而起，大声道：“ 我们乃是李家的客人，难道也要和那些家丁壮汉同样待遇么？ ”

李洛阳面色一沉，道：“ 他门也都是自爹娘肚中生出来的人，为什么不该和兄台你同样待遇？ ”

潘乘风大声道：“ 虽都是人，等级却终是有些不同。 ”

海大少怒喝道：“ 有什么不同，只怕李大哥的这些兄弟比阁下还要多些人情味，若论忠义侠气，这些兄弟更比你高得多了。 ”

潘乘风冷笑道：“ 你明知此时此刻，别人绝不能眼看我和你动手，便故意以言语激恼于我…… ”

海大少道：“ 纵非此时此刻，这些话俺也要说的。 ”

李洛阳长叹道：“ 两位莫再相争，多出的十二枚鸡蛋，这里每人可再多分一枚就是了。 ”

海大少大笑道：“ 俺岂是为鸡蛋而争，只是听不惯这厮的屁话。 ”

当下李洛阳便传令在院中燃起四堆柴火，架起四只巨釜，水煮鸡蛋，四井有毒，就利用了昨天剩下的洗脸水。

鸡蛋煮熟，先送上大厅，每人果然分得五枚。

海大少取了鸡蛋，打开酒坛，一口酒一口蛋，眨眼之间，便将五个鸡蛋全都吃得干干净净。

霹雳火吃到第四个蛋时，迟疑了半晌，痛饮了几口酒后，终于也将五个鸣蛋全都吃光，架起两张桌子，倒头便睡。

潘乘风剥开一枚鸡蛋，叹了口气，仔仔细细，分成八块吃完，然后将另四枚鸡蛋谨慎的藏入怀里。

别的人有的吃了两枚，有的吃了三枚，这些平日吃惯了山珍海味的豪士，

今日却对这淡而无味的白煮鸡蛋吃得津津有味，海大少环顾一眼，大笑道：“直到今日，俺才知道白煮鸡蛋原来有如此美味。”

只有云铮，垂首吃了枚鸡蛋，目光无意的触及倚坐在铁中棠身边的温黛黛，第二枚蛋，便再也吃不下去。

他独自喝下了小半坛酒，玉面渐渐变为赤红，终于抬起头来，瞪起眼睛，毫无顾忌的望向温黛黛。

夜色渐深，大厅中已无人语，院外的火堆也已熄灭，死寂的黑夜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沉重。

大厅中人看来似乎都已沉睡着，其实却无一人真的能睡着；潘乘风不时伸手到怀中去摸摸那四枚鸡蛋，取出看看，又收回去。

午夜过后，云铮终于醉倒了，伏在桌上，口中喃喃的发着呓语，仔细听来，却显然是在呼唤着温黛黛。

铁中棠闭目坐在椅上，心中不禁更是怜悯痛苦。

李洛阳轻微的脚步声，在四下轻轻移动。突听李剑白轻轻问道：“爹爹，你不睡一会儿么？”

“你睡吧，爹爹哪里睡得着！”

“孩儿也睡不着，不知道他们今夜会不会来？”

李洛阳叹息着摇了摇头，缓步走下厅前石阶，院中巡弋的大汉一个个都瞪大着眼睛望着墙头。

突听司徒笑在身后轻轻说道：“但望他们今夜进攻，弟兄们还有些斗志，否则，这样再困两日，只伯……唉！”

李洛阳黯然道：“再过两日，他若不来，我们便冲出去。”

司徒笑道：“敌暗我明，冲出去也是凶多吉少，何况……李兄你还有偌大的一份家业在这里。”

李洛阳垂下了头，久久说不出话来。

众人提心吊胆过了一夜，黎明终于冉冉而来。

大家不约而同的长身站起，在厅中四面的窗户前往来碟踱起来，只是人人心头沉重，谁也不愿多说话。

云铮宿酒未醒，更是头痛如袭，打开酒坛，又自痛饮。

一夜过后，他仿佛又憔悴了许多。

铁中棠突然走到潘乘风身旁，拍拍他肩头，道：“潘兄，可愿陪老大到院中去散散步么？”

潘乘风目光一转，道：“自然奉陪。”

温黛黛缓缓站了起来，铁中棠冷冷道：“你留在这里！”温黛黛委屈的点点头，终于又坐了下去。

李洛阳道：“在院中散步虽无妨，但各位还是要小心些！”

出了大厅，潘乘风便诡笑起来，轻轻道：“老爷子你唤我出来，可是有什么巧计要施展么？”

铁中棠道：“你猜对了！”

潘乘风精神一振，道：“这里人多，到后面去说。”

铁中棠目光闪动，道：“你若能将海大少、李家父子以及那云铮诱出大厅，我便再教你一条脱身妙计。”

潘乘风大喜道：“真的么？”

铁中棠冷冷道：“你若不信，那就算了！”

潘乘风笑道："这又有何难！"转过身去，海大少正拉着李家父子走下了大厅的石阶，和院中壮汉攀谈着。

接着，云铮脚步踉跄，也走了出来，口中喃喃道："我永远不要再看到你了，永远不要……"

铁中棠沉声道："你快将他们引至厅后，寻个隐密的地方看大厅中的动静，其余的事，自有我来处理。"

潘乘风道："好！"

果然悄悄走了过去，拉起云铮的臂膀。云铮醉态可掬，甩脱了臂膀，道："你要作甚？"

潘乘风嗅到他扑鼻的酒气，口中道："你醉了，我扶你去溜溜。"暗中却已疾点了他软麻哑穴。

云铮身不由主，口里也说不出话来，一直被他半拉半跑的拉到厅后，潘乘风目光转处，却已寻不到铁中棠。

他只得寻了个隐密的窗户，在窗纸上点了个月牙小孔，压低声音道："快从这里往里面看！"

云铮口里虽不能说话，但心中却大怒道："你这样对我，我偏偏不看！"当下竟紧紧闭起了眼睛。

潘乘风皱眉忖道："这少年看来如此倔强，我纵然用强，他也未必肯乖乖睁开眼睛来看……"

心中正在为难间，铁中棠突自旁面悄悄掩来，沉声道："你看他醉得眼睛都张不开了，还教他看什么？"

云铮大怒忖道："谁说我醉了，我偏偏要睁开眼睛看。"

当下果然睁大了眼睛，凑在孔中向里望去。

潘乘风见铁中棠只一句话便教云铮睁开了眼睛，心里不禁又是钦佩，又是好笑："这老人当真猜透了酒鬼的心理。"

要知越是酒醉的人，越更不肯承认自己酒醉。

铁中棠拍了拍潘乘风肩头，道："你责任已了，快去吧！"

潘乘风虽然也动了好奇之心，想着大厅中究竟有什么可看之事，但见到铁中棠的眼色，终于还是走了。

铁中棠与云铮并立在窗前，偷偷向内望去——

只见温黛黛已站起身来，要向外走，却被黑星天、白星武二人挡住了去路，温黛黛道："你们要做什么？"

白星武冷冷道："司徒兄要找你谈谈。"

温黛黛变色道："谈什么，我不认得他。"

司徒笑突然扣住了她的脉门，冷笑道："贱人，敢说不认得我，我养了你十年，便是养条狗也该知道报恩才是。"

温黛黛半身被他捏得又麻又酸，面上却突又绽开了媚笑，轻笑道："我跟你说着玩的，你又何必如此认真！"

窗外的铁中棠冷笑着忖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只要我们一出大厅，司徒笑便忍不住要逼问这贱人了！"

转目望去，云铮睁大了眼睛，满面俱是惊骇诧异之色，显然他见了厅中的情况，酒意己被骇醒了一半。

突听司徒笑冷冷道："我教你跟踪那少年，探出他的巢穴，你为何却要半路抛了他，去跟个半死的老人？"

听到这电，云铮己不禁骇出一头冷汗。
铁中棠瞧了瞧他，心中暗忖道：“这也够了，若是让司徒笑再逼问下去，那贱人说不定连我也出卖了。”
一念至此，突然举掌震开了窗门，环腰抱起了云铮，闪电般的傍着一排房屋掠了过去。
大厅中果然响起一串惊叱之声，司徒笑、黑星大等人，惊叱着厅中疾掠而上。
铁中棠也不理它，抱着云铮，藏起身形，随手拍开了云铮的穴道，沉声道：“你听清了么？”
云铮抹了抹额上的汗珠，切齿道：“贱人！”
铁中棠和声道：“你既然已知道她是个贱人，便不该再为她痛苦，你若再为她痛苦，便不是男子汉了！”
云铮垂首呆了半晌，长长叹息了一声。
铁中棠道：“此刻情况非常，他们纵然明知你是大旗门人，也绝不会伸手动你，但你也切切不可随意妄动。
云铮点了点头，突然抬起头来，目光笔直望向铁中棠，道：“你……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一切事都瞒不过你？”
他目光充满了惊奇敬畏之情，铁中棠不敢接触他的目光，转首道：“我是什么人，你日后自会知道的。”
云铮道：“你现在为何不说？”
铁中棠道；“此刻说了，事情便有大变。”
他语气中充满了森严沉重，教任何人听了，都不敢再问。
突听一声厉叱：“什么人在这里？”
厉叱声中，已有一阵衣袂带风之声划空而来。
铁中棠沉声道：“你乘隙溜走，我去应付。”当先大步行出。
黑星大、白星武一先一后的凌空飞掠而下，见到铁中棠缓步而来，两人不禁齐声脱口道：“原来是你。”
铁中棠冷冷道：“正是老夫，有何见教？”
黑星天沉声道：“大乱已起，你在这里做什么？”
铁中棠冷笑道：“蹓跶蹓跶。”再也不看他们，负手走了。
黑星天皱眉道：“这老头子我越瞧越是古怪。”
白星武道：“我也总觉得此人甚是神秘，本来甚至疑心他乃大旗门人改扮，但见到他与云铮之间的情况，又觉不似了。”
黑星天沉吟道：“这难道不会是他们演的双簧么？”
白星武摇了摇头，道：“那姓云的激烈冲动，看他的痛苦神情，绝不会是假的，这点小弟倒可以担保。”
这两人虽都心计深沉，但却也猜不透这其中的曲折。
黑星天道：“这老人纵有秘密，只要与我们无关，又何必管它！”
此刻那十二队家丁壮汉神情也大是激动，弓上弦，刀出鞘，紧张的在四下搜索方才那击窗之人。
李剑白如飞奔来，沉声道：“家父请各位还是回到大厅中，弟兄们也速即各守岗位，不要妄动。”
众人在四下查不出异状，便一起回到大厅。
李洛阳本在厅前往来蝶踱，见到众人回来，立刻顿住脚步，沉声道：“此

刻你我力量必须集中，精神必须镇定，切切不可为了些许警兆，便分散了力量，慌乱了精神，而为对方所乘！”

霹雳火大声道：“这样守株待兔，也不是办法。”

李洛阳道：“兄台难道另有什么高见么？”

霹雳火呆了呆，闭紧嘴巴，再也不开口。

日色渐高，众人心情更是烦躁，还剩有蛋的，都取出蛋来吃了，虽是兄弟之交，也再没有人互相客气。

海大少望着别人吃蛋，肚子里忽然咕噜咕噜响了起来，在死寂中听来分外触耳。众人不禁都瞧了瞧他。

他却抚肚大笑道：“俺虽是英雄，怎奈肚皮却恁不争气。”

霹雳火手里捧着酒坛，笑骂道：“直娘贼，这饿的滋味真不好受，不瞒你说，老夫的肚皮也要不听话了。”

话未说完，肚中果已叫了起来。

潘乘风手里拿了个剥好的鸡蛋，故意在海大少面前走来走去，仔 细咀嚼，吃口蛋，叹口气。

海大少瞪着眼睛，眼珠子随着他的蛋移来移去，终于忍不住在地上吐了口唾沫，大骂道：“直娘贼，白煮蛋有什么好吃？”

潘乘风大笑道：“不好吃，不好吃。”吃得更是有味。

海大少涨红了面孔，霍然站了起来，潘乘风情不自禁退了一步，海大少大笑道：“小子放心，俺不会抢你的蛋的。”

众人都忍不住“噗哧”笑出声来，大厅中阴森死寂的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云铮面上更早有了笑容。

但院中的大汉精神却已大是颓萎，这些人武功怎及厅中群豪，饿了一天，早已饿得头晕脚软。

李洛阳目注院外，双眉紧皱，喃喃道：“黄昏，最多只能拖到黄昏了。”

突然钟声又是一响，那童声愉快的唱道：“钟声四响，饿得发慌，送些猪肉，给你尝尝。”

歌声中，墙外突然挑起十余根高出墙头甚多的竹竿，竿头缚着只烤透了的烧猪，随风摇晃。

那金黄的猪皮，在日色下闪闪生光，扑鼻的香气，阵阵随风传来，众人虽想不闻不看，哪里忍受得住。

院中的大汉脚步更乱了，眼睛却瞪得更直。

突听一条大汉大声骂道：“妈的，大鸡大鸭老子们都吃惯了，猪肉又有什么稀罕，弟兄们，看它作甚！”

张弓搭箭，飕的一箭射去。

哪知箭到墙外，突然一斜，竟平空直落了下来，众人见到墙外竟有如此严密的戒备，心里不禁更是沉重。

铁中棠望着墙外金黄的烧猪，心里突然忆起了那活到成年仍未吃过猪肉的水灵光，也忆起了她的歌声：“……那淌着油的猪皮哟，已烧得金金黄，我割下了一块大猪肉哟，请你尝一尝，尝一尝……”

他嘴角泛起一丝笑容，但心头却更是凄凉。

海大少在厅前走来走去，忽然停步，“呸”的吐了口口水，大骂道：“这猪肉保险是酸的，不吃也罢。”

李洛阳失笑道：“虽未必酸，却必定有毒……”

话犹来了，突然十余条人影刷的窜上竹竿。

第八章　明珠索魂

一

这十人有男有女，有的是独臂的大汉，有的是秃头的癞子，却还有的是身穿各色彩衣的明眸少女。

他们手中都各拿了柄雪亮的匕首，身法俱皆轻灵无比，轻飘飘的立在竹竿头，仿佛随时都可乘风而去。

潘乘风变色道：“这些人便是鬼母门下的九鬼子、七魔女了，他们突然亮相，不知又是在弄什么玄虚？”

只见这些人方自立上竿头，突然头下脚上，直栽了下来，仿佛立足不稳而跌倒了的模样。

但却在这刹那之间，他们的足尖，又巧妙的勾住了竹竿，掌中匕首一挥，各各割下块猪肉，放入口中大吃起来。

一个独臂汉子大笑道：“看到么，猪肉全都是没有毒的，只要你们有种，尽管来拿好了！”

李浴阳厉叱道：“放箭！”

叱声方了，弓弦骤响，乱箭如雨飞出。

竿头上的男女轻轻一笑，突然飞身迎了上来。

但见漫天人影在箭雨中飞舞了一阵，乱箭竟俱都被他们接了过去，没有一根落到地上。

刹那之间，箭雨与人影俱杳，只剩下那十余只金黄的烧猪，和那些男女讥嘲声犹在风中飘荡。

司徒笑变色道：“好轻功，好手法，只怕这些人其中任何一人的武功，都不在你我之已。”

李洛阳长叹道：“他们此举不但要证明猪肉无毒，诱人去抢，也在炫耀武功，借以示威！”

海大少目光一转，突然跃出院外，自怀中取出一段长索，随手打了个活结，震腕抛出。

潘乘风冷笑道：“到底是做贼的，随身都带着做贼的家伙。”话声未了，活结已套上了烧猪。

海大少大喝一声，挫腕收索，烧猪便离竿飞起。

突见墙外一条人影直窜而上，挥刀去斩长索。

海大少怒吼道：“你敢！”身子箭一般窜起，左掌急扬，凌空扑向那挥刀的人影，掌法有如雷霆。

那人影身材枯瘦，挥刀斜划海大少脉门，此人身法亦是惊人，凌空变招之迅，有如水中游鱼。

海大少右手却已接住了烧猪，左手一翻，原式夺刀。

只听又有人冷笑道：“你出了墙还想回去么？”一个独眼大汉，苍鹰般扑上，左手一托那枯瘦汉子足底，右手直击海大少胸膛，枯瘦汉子将要落下的身形被他手掌一托，立刻上升数尺，飞足踢向海大少面门。

海大少左右被袭，真气又已不继，纵然躲开了这两招，身子眼看也已落到墙外，便当真是凶多吉少了。

厅中群豪变色，抢出院外，黑星天、白星武左右齐出，手掌齐飞。十数

点寒星暴射而出，分打墙外两人。

海大少暴喝一声，挺起胸膛，迎了那独眼大汉一掌，身子却借势飞回，凌空翻了个跟斗，飘飘落到院中。

霹雳火大声道：“你受了伤么？”

海大少狂笑道：“俺这种身子，挨个一拳两拳又算得了什么？一拳换条肥猪，这买卖却是不错！”

霹雳火挑起大拇指，大声笑道：“好汉子，墙外的鬼子鬼孙你们听到了么，你们一拳，人家只当搔痒。”

但此刻墙外人影又已落下，更无人答他的话。

海大少抱着烧猪回到大厅，抽出尖刀，大笑道：“一人一块肥猪肉，就是方才在俺面前吃鸡蛋的朋友没有！”

刀锋展处，“唰”的划下块猪肉，海大少接口笑道：“反正是做贼的抢来的猪肉，人家也不要吃的。”

潘乘风冷冷道：“他们划的地方无毒，别处也无毒么？”

海大少呆了一呆，口中大骂道：“你吃不到猪肉眼红，就拿话来骇人么？”手中尖刀却已垂落了下来。

白星武自怀中取出银针，在肉中一刺，银针立刻变为乌黑。海大少面色大变，竟呆住了。

众人见了，心里不禁叹息，司徒笑推开潘乘风，道：“幸好那厮的拳不重，否则倒真不划算。”

海大少木然点了点头，嘴角突然沁出了鲜血，原来那独眼大汉方才一拳虽是凌空击出，力道仍是不轻。

海大少早已觉出了不对，只是不愿扫兴，勉强忍住，最少也等别人吃过肉再说，哪知肉却是吃不得的。

只有云铮一言不发，大步走了出去，自大汉们手中要过了一张弓，一壶箭，张弓搭箭，劲射而出。

箭如流星，去势奇快，飕的射落了竿头烧猪。

他手不停的挥，箭去如电，刹那之间，但听弓弦一连串轻响，那十只烧猪，竟都被他射落。

院中大汉，不禁轰然发出了彩声。司徒笑等人见了，更是暗自心惊，只有温黛黛却仿佛根本没有看到。

彩声过后，墙外突然有人冷冷道：“好准头！好手劲！好箭法！是什么人射的，敢站到墙头让咱们瞧瞧么？”

铁中棠情不自禁，脱口道：“不要去！”

却听云铮扬声大呼道：“少爷我就站在院中，你们只管未瞧便是！”左乎持弓，右手已备好三支长箭。

墙外人轻笑道：“我来瞧瞧！”

一条身着粉衣的少女人影轻飘飘的直跃而起，姿势优美，宛如仙云铮厉叱道：“瞧清楚了！”右手微挥，弓弦连响，三支长箭，带着尖锐的风声，成“品”字形飞出。

那粉衣少女娇笑道：“果然不差！”双手高扬，接住了左右两支长箭，飞起一足将当中一箭踢回。

她举手投足，有如仙女凌空而舞。

哪知云铮又已换箭在手，大喝道：“还有！”又是三箭划空飞出，三箭

发时虽有先后，去势却快慢不差。
　　众人只觉眼前一花，听那少女一声惊呀，翻身落了下去。
　　霹雳火一捋须，大笑道：“他们伤了我们一人，咱们也立刻还了颜色，这场仗打得当真是有意思得很！”
　　但众人心神只不过振奋了片刻，便又消沉了下来；难堪的饥饿，像梦魔般扼住了他们的咽喉。
　　到了黄昏，院中的大汉多己不支，斜倚在墙角，在夕阳黯淡的光线下，令入见了更是颓废心伤。
　　大厅众人的嘴，也都被饥饿封住，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再敢多去饮酒，他们甚至连饮酒的兴趣都己失去。
　　李洛阳环顾着厅内厅外的萧条景象，突然沉声说道：“老夫己决定要冲出去一战，有多少人愿意跟随老夫的？”
　　这句活立刻像鞭了一样抽到他们身上，黑星天、白星武、云铮、霹雳火，俱都像挨了鞭子似的自椅上跳了起来。
　　司徒笑笑道：“生死成败，在此一举，李大哥你在未作决定之前，还是再多加考虑的好！”
　　李洛阳道：“我一生行事最是谨慎。但此时此刻，却逼得我不得不作此孤注之一掷！”
　　语声顿处，他目中突然射出逼人的光芒，沉声接道：“与其被困在此间，还不如出去战死的好！”
　　司徒笑道：“再等两日或许有救星前来……”
　　李洛阳道：“吾意已决，兄台就不必多说了。倘若有人不愿出去一战，只管留守此间，在下绝不相强！”
　　他平日言语平和，此刻说话，却有如斩钉截铁，目光四处一望，又自接道：“谁愿出战，请举起手来。”
　　霹雳火、云铮立刻应声举手，黑星天、自星武对望了一眼，也缓缓举起了手，口中说道：“司徒兄你……”
　　司徒笑苦笑道：“小弟自也去的。”
　　李洛阳道：“有这些人也已够了，海大少受伤难行，这位老先生不懂武功，自然该留在这里。”
　　李剑白道：“海大侠恰巧睡着了，否则他听到……”
　　海大少突然一跳而起，大声道：“谁说俺受伤难行？谁说俺睡着了？你门冲出去，俺来开路。”
　　李剑白一挥长剑，道：“自应由我来开路！”
　　霹雳火大笑道：“开路之责，你们谁也抢不过老夫的。”
　　海大少、云铮齐声问道：“为什么？”
　　霹雳火拍了拍腰间的革囊，道：“就凭老夫这囊中数十粒霹雳子，纵在千军万马中，也能杀出条血路。”
　　李洛阳截然道：“如此说来，开路之责就有烦兄台了，这位少侠与小儿左右为辅。”
　　他目光望向黑、白两人，道：“黑白天武双星断后，我和司徒兄居中策应，无论怎样厮杀，要前后呼应，不可失去联络！”
　　海大少怒道：“还有俺哩，难道你忘了么？”
　　李洛阳缓缓走到他身前，道：“兄台么……”突然伸手轻拍在他肩头穴

道上，接口道：“兄台伤势未愈，不可妄动的。”

海大少又气又恼，却已无法争辩了。

李洛阳回转头来，沉声道：“外面的兄弟，张弓搭箭守着此厅，无论如何，也莫要被人冲进来！”

潘乘风应声道：“这里有在下照应！”

李剑白冷笑望了他一眼道：“本来就没有人要你出去！”

说话之间，众人已都扎紧了夜衫，亮出了兵刃，云铮挥动着剑光，突然长叹道：“此刻若有他在这里就好了！”

李剑白道：“谁？”

云铮叹道：“此人乃是我的师兄，他机警胜我百倍，虽在大乱之中，仍可从容策划，只可惜……”

他瞧了司徒笑一眼，恨声接道：“只可惜他已背叛了师门，认贼作父，我若见着了他，定要和他拼个死活！”

铁中棠顿觉一股冷气自心底升起，悄悄闭起了眼睛。

李洛阳甩下长衫，握起长剑，厉声道：“此刻日象将落未落，正是血战的大好时分，你我就此冲出去吧！”

大厅之中，顿时长剑挥展，森森的剑气，凛冽的杀机，弥漫在这珠宝世家之中，掩得四下一切俱都为之失色。

铁中棠突然抬起了头，沉声道：“事值如此，各位无论如何自应出去一战，老夫在此为各位击鼓助威，但……”

他目光缓缓自众人面前扫过，按道：“半个时辰之内，各位若仍无法取胜，就应即速回来，免得无谓牺牲。”

司徒笑应声道：“正该如此，半个时辰之内，事苦不成，你我便请即速回来，徐图大计。”

李洛阳沉吟半晌，慨然道：“好！”

铁中棠道：“老夫以击鼓为号，鼓声一停，便是半个时辰到了！”

李洛阳微微颔首，李剑白立刻传令取鼓。

院中壮汉精神也突然振奋了起来，死气沉沉的庭院，刹那间便被战斗的火焰燃烧了起来。

霹雳火大喝一声，飞奔出院，云铮、李剑白挥动长剑，紧随在他身后，两人俱是年少英俊，身手矫健。

只见霹雳火劈手夺过了一柄长弓，厉声啸着掠上墙头。

在这瞬息间，他已探手摸出一把深碧色的霹雳子，施展出武林霹雳掌弹打金弓，连珠霹雳的手法。

但闻一连串弓弦轻响，那十余粒霹雳子已应弦而出，落地之后，声如霹雳，炸开了一条火龙！

墙外地甚空阔，远处林木葱郁，那青石铺成的道路，本是穿林而入，再穿林而出，儿条在路上巡弋的人影，骤惊此变，四散分开，那跛足童子锐声呼道：“送死的出来了，让他们莫要再回去呀！”

林中人影移动，一人狂笑道：“他们回不去的！”

霹雳火厉叱道：“小鬼，着！”又是一串霹雳子飞出。

跛足童子大笑道：“老鬼，你打不着的……”身子一转，的溜溜飞上竹竿，道：“老鬼，你敢上来么？”

话声未了，院中已有一簇箭雨飞来，跛足童子凌空一个“死人提”笔直

的倒翻了下去。
　　但见眼前剑光一闪，云铮已迎面扑来，长剑挥动，化作匹练，接连三剑，已将跛足童子团团围住。
　　跛足童子眨了眨眼，道：“ 好小子，剑法不坏！ ”
　　身形在剑光中转了几圈，出手还了三招。
　　云铮面色深沉，剑势更是剽悍沉重。
　　这肢足童子又走了三招，面上已收敛去调皮的笑容，突然大喊道：“ 这小子厉害得很，快来帮帮忙呀！ ”
　　喊声未了，已有两条人影左右夹击而来，一个是粉衣少女，一个身穿碧衫，明眸流波，身影却快如闪电。
　　跛足童了翻身抽出剑来，嘻嘻笑道：“ 我受不了啦，还是你们陪他玩玩吧！ ”接连几个翻身，远远掠到一旁。
　　粉衣少女笑哗道：“ 小鬼，临阵脱逃，还要多话。 ”
　　笑语声中，长油飞舞，轻飘飘攻出几招。
　　那碧衫少女抖出了一条长达五尺的银练，笑道：“ 五妹，你攻近，我打远，看这小子能接几招！ ”
　　云铮虽然素来不喜与女子相斗，怎奈身形却已被她两人奇诡轻灵的招式困住，再也脱身不开。
　　那边李剑白早己挥剑迎上了一条独目虬髯、手持一长一短两柄钢刀、长得宛如半截铁塔般的大汉！
　　鼓声已起，雄浑急遽。
　　他两人招式，亦是刚猛迅急，只听刀剑相击之声叮　作响，只见长短三道寒光，纵横开阖。
　　这眇目大汉身形虽高大，但身手却绝不呆笨，长刀短刀，相辅相生，走的是刁辣招式，怪异已极。
　　李剑白家学渊源，剑势沉稳，气度更是不凡，和这经验老到的大汉交手，两百招内绝分不出胜负。
　　但他们的攻势，却已被阻，霹雳火大喝道：“ 不要缠战，冲呀！ ”喝声之中，又击出一串霹雳子。
　　突听树林中狂笑一声，一条人影急飞而出，宽袍大袖，衣袂飘飘，兜起一股劲风，竞将漫天飞来的霹雳子全都震了回来，势道强劲，落回了李宅院中，院中立刻响起一串大震，一阵惊呼。
　　李洛阳变色道：“ 霹雳子发不得了。 ”挥剑迎上。
　　只见林中掠出的人影，飘飘落在地上，两只长袖随风飘舞，宛如蝙蝠的翅膀一般，落地后竟长垂及地。
　　他颀长的身形却是瘦骨嶙峋，面上双颧高耸，眼眶深陷，仔细一瞧，竟是个瞎子。
　　那跛足童子见他来了，拍手笑道：“ 妙极妙极，大哥也赶来了，看你们还有多少暗器，只管放出来吧！ ”
　　霹雳火心头一震，大声道：“ 你便是艾天蝠么？ ”
　　普天之下，施用暗器之人，一听无目煞星艾天蝠的名字，人人都头皮发炸，心头发慌。
　　因他虽是个瞎子，却专破天下各门暗器，其听觉之灵敏，有如浑身上下都生满了眼睛。

只见他阴沉的面色毫无表情，道：“不错，谁来陪我这瞎子走几招？”声音亦是冰冰冷冷，毫无情感。

李洛阳“飕”的掠过霹雳火，掠到面前，目光上下扫动，沉声道：“阁下想来便是九子鬼母门下的首座弟子了。”

那跛足童子远远立在艾天蝠身后，飞扬跳跃，大声道：“不错，他便是我们的大师哥！”

李洛阳道：“令师兄如此以阁下为荣，倒是很难得。”

艾天蝠冷冷道：“李先生过奖了。”

李洛阳呆了一呆，道：“阁下怎会知道在下便是李洛阳？”

艾天蝠大笑道：“艾某双目虽盲，心却不盲，此时此刻，除了谦谦君子李洛阳外，谁还会如此客气的对艾某说话。”

李洛阳扬眉道：“人道无目煞星心思灵敏，过于他人，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

艾天蝠笑声突顿，道：“李先生如此的夸奖艾某，莫非是要艾天蝠做什么事么？”他即使在狂笑之时，面上亦无表情。此时笑声一顿，面容更是冷得可怕，仿佛他心肠俱是寒冰所铸，世上再无任何事能打动于他。

李洛阳纵声狂笑道：“不错，在下正要照原文与阁下打个赌。”

艾天蝠冷冷道：“艾某占了优势之时，从来不与别人打赌，李先生这番心思看来是白费的了。”

李洛阳又自呆了一呆，他本想孤注一掷，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作注，和艾天蝠师兄弟们的性命赌上一赌。

那跛足童子大笑道：“赌不赌你都已输了，还赌什么？你骗别人可以，却骗不到我大哥！”

艾天幅道：“李先生若要动手，在下当可奉陪，但也请李先生先取下鞋底的蛋壳，免得动手时行动不便。”

李洛阳情不自禁，举起脚底一望，只见鞋底之上，果然嵌着几片碎了的蛋壳，这连他自己部未曾发觉。

但双目全盲的艾天蝠，却犹如目见，抬眼四望，艾天蝠深陷的眼眶，骇然竟是一片肌肉，根本连眼珠都没有，绝不是伪装的瞎子——何况纵然是目光敏锐之人，也万万不会瞧见别人鞋底的蛋壳。

刹那之间，李洛阳心头不禁大为惊骇。

只听艾天蝠冷冷道：“阁下心里不必奇怪艾某怎会知道，艾某只是自阁下方才脚步移动时所发的声音听出来的。”

李洛阳道：“你怎知必是蛋壳？”

艾天蝠狂笑道：“食物俱已有毒，想来你们只得吃鸡蛋了，惶乱之下，自然难免将蛋壳剥得狼藉遍地，在下姑且猜了一猜，却不想正猜时了。”

李洛阳暗叹一声：“这艾天蝠当真是个绝世的人材。”

要知此刻刀剑叮 ，人声叱咤，鼓声更是响如雷霆，能在这许多声音中听出别人脚步轻微的移动，这耳力是何等惊人，再加上他分析事理之精确，更是令人心惊。

霹雳火忍住性子站在李洛阳身后，此刻却再也忍不住了，厉声喝道：“艾天蝠，你果然心巧口巧，老夫却要看看你的手巧不巧？”长弓一展，箭步窜前，弓梢直点艾天蝠胸腹间的将台大穴。

那跛足童子一个筋斗翻了过来，大喝道：“我大哥只想和李洛阳动手，

你多事什么！还是让少爷我陪你玩玩吧！”

喝声之中，双足如飞，踢向霹雳火面门。

霹雳火只得暂求自保，闪身避过，大怒道：“你明明知道老夫生平不与妇人孺子动手，此番又来做什么？”

跛足童子嘻嘻笑道：“你不愿和我动手，可知我还不愿和你动手哩，你既未接到换命明珠，还是乖乖站到一边去吧！”

霹雳火大怒道：“混帐！”呼的一拳，却是击向正与黑星天动手的一人身上，他纵在盛怒之下，还是不愿与妇人孺子动手，这老人脾气虽然蛮横，倒曳蛮横得可爱。

这时白星武、司徒笑等人，部已各自寻着了对手，在这一片辽阔的空地上，动手厮杀起来。

但四面树林之中，仍不时有人影闪动，他们的攻势虽然凌厉，也无法在这四面杀机之中冲开一条血路。

李洛阳与艾天蝠身子缓缓逼近，却始终未曾出手接过一招。

那跛足童子满面嘻笑，东打一招，两踢一足，忽然又是一个筋斗翻回树林，笑道：“师父来了。”

九子鬼母果然已扶着两个明眸少女的肩头，缓步走了出来。

她脚步仍然蹒跚，衣裳也仍然有如贫妇。伴在她身畔的两位少女，却是满身华服，艳光照人！

李洛阳心头一凛——一此刻依依站在九子鬼母身畔的，赫然竟是那奇异老人的艳姬。

他自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心头不觉疑窦丛生。

哪知就在他这疑愣的刹那间，艾天幅硕长的身躯己冲天而起，两只长袖迎风飘展，有如飞天的蝙蝠一般。

他双袖又长又宽，柔中带韧，正是两件最最奇异的外门兵器，双袖舞起，敌人武功纵强，一时之间也休想近身。

战鼓频催，战况却胶着在当地，没有丝毫进展。

院中的家丁壮汉，听得外面的交战之声，越等越是心焦，有的已忍不住翻身到墙头，去观看外面的战况。

铁中棠面色凝重，挽起双油，将皮鼓敲得咚咚作响，温黛黛愁眉苦脸的坐直在他身侧，也说不出话来。

十余条大汉本来凑在院中喁喁密谈，此刻突然狂呼一声，蜂涌着冲到紧闭着的大门前。

一人手提长刀，奋力挑起了门闩，刀风过处，大门洞开。

潘乘风变色呼道：“你们要干什么？”

家丁们齐声呼道：“冲出去！”

呼声未了，鼓声突然停顿。

鼓声停顿未久，黑星天便当先掠回院来，身上血迹斑斑，胸口不住起伏，乎中的兵刃也失落了。

潘乘风变色道：“兄台可是受了伤了？”

黑星天点了点头，道：“在……左肩……”突然仆地坐倒，只听墙外一声狂呼，白星武、司徒笑狂呼着飞掠而入，两人神情亦是疲惫不堪，额上汗珠涔涔而落。

铁中棠虽来见到外面的战况，但见到这几人的神色，已显然可以想见外

面战况的惨烈。

他手持鼓槌，奔出院外，惶声道：“ 还有人呢？ ”

白星武手挥汗珠，指向院外，只听李洛阳在院外大声呼道：“ 各位快退回去，在下断后。 ”

另外一个阴恻恻的声音冷笑道：“ 前路虽然不通，要退后却绝对无人阻挡，阁下只管放心好了！ ”

语声落处，李家父子、霹雳火、云铮，果然连袂跃入墙来，这四人更是神情狼狈，重衣俱为汗水浸透。

李洛阳喘息了半晌，方自黯然长叹一声，垂首走回大厅，那黯然的叹息声，正显示了事情的急迫。

众人回到厅中，心情更是沉重。

李洛阳在厅中踱了几圈，突然走到厅前的石阶上，沉声道：“ 弟兄们请过来听我说话。 ”

院中的家丁壮汉们，缓缓围了过来。

李洛阳见到这些平日生龙活虎般的汉子，此刻纵然打起精神，也掩不住憔悴失望之态，心头不觉更是黯然。

“ 你们快快放下兵刃，高举双手去吧，只要你们不作抵抗，那九子鬼母纵然狠毒，也不致要了你们的性命，各位跟随李某多年，李某今日却不能保护各位，但望各位莫要怪我。 ”

他话来说完，这些家丁们已骚动起来，等到他说完了话，这些粗豪的汉子已齐呼道：“ 咱们死也不走。 ”

李洛阳黯然道：“ 各位留在这里，也是在送性命！ ”

一个家丁振臂而出，嘶声道：“ 老爷待小人们天高地厚，小的们死也要和老爷死在一起。 ”

另一个人接口呼道：“ 小人们虽然无知，却还不是贪生怕死的人，老爷若定要小的们走，小的们只有先死在这里。 ”

李洛阳静静的凝注了他们半晌，突然狠狠一顿足，转身走了回去，日中似乎已可看到闪动的泪珠。

温黛黛眨了眨眼睛，轻轻道：“ 咱们难道真的没有冲出去的希望了么？ ”她一直跟随着铁中棠，片刻也不肯离开。

李洛阳无言的点了点头。

温黛黛呆了半晌，突然转身奔了出去，司徒笑、云铮的脚步都似乎微微动了一下，但谁也没有追出去。

李洛阳缓缓走过去解开海大少的穴道：“ 兄台莫怪！ ”

海大少挺胸而起，大声道：“ 俺为何不怪你，听你说那些泄气的话，真几乎将俺气死了。 ”

李洛阳苦笑一声，道：“ 不是在下说话泄气，只是以此刻情况看来，我们是凶多吉少了。 ”

海大少瞪起眼睛，别的人却仿佛都默认李洛阳方才的言语。

海大少厉声道：“ 你们说话呀，咱们究竟拼不拼得过？ ”

李洛阳仰首望天，缓缓道：“ 海兄此刻莫要问了，到了黄昏之后，你我再一起冲出去试试。 ”

海大少道：“ 这才像活。 ”

李洛阳道：“ 你我这次冲出去，谁也莫要再存有回来之心，冲得出去就

冲出去，冲不出去就死在这里。”
海大少拍案道：“这更像话了。”
李洛阳移过目光望向铁中棠，缓缓道：“无论咱们冲不冲得出去，阁下都不会死的。”
铁中棠道：“此活怎讲？”
李洛阳冷冷道：“此刻跟在九子鬼母身畔最最亲近之人，便是阁下的那位温柔美艳的夫人！”
铁中棠脸色也变了。
李洛阳却已拂袖走了开去，众人本觉铁中棠来历不明，此刻更不禁暗暗猜疑：“难道此人便是九子鬼母的内应？”
李洛阳负手立在厅前，只见院子的角落，几个家丁正悄悄的以长刀在挖着草根，剥着树皮。
他只觉心头一阵黯然，转过头去，不忍再看：“苍天，我李洛阳待人不薄，为何今日却落到这般下场？”他满心枪痛，心中所思，口中竟不知不觉的说了出来，当真是言词沉痛，凄凉欲绝。
海大少突然拍案大骂道：“李大哥待人忠诚，有目共睹，怎么这里许多人中却有个内奸。”
李剑白道：“谁是内奸？”
海大少手指笔直指向铁中棠，道：“他！”
众人心里都在想着此事，此刻被他揭破，立刻骚动起来，霹雳火大声道：“不错，这厮行踪鬼祟，必定是个内奸。”
李洛阳望着铁中棠，只当他会辩驳两句，哪知铁中棠却只是茫然立在那里，也不开口。
海大少厉声道：“今日一战，无论是生是死，也不能留着这内奸活在世上，先得宰了他再说。”
众人齐都轰然应道：“正该如此。”脚步移动，便向铁中棠围了过来，众人心中俱是满腹冤气，此刻自然一触即发。
那两个童子骇得面青唇白，牵着铁中棠的衣袂，瑟瑟发抖，李洛阳氏叹道：“众意如此，阁下还有何话说？”
铁中棠暗叹：“我施下连环之计，将情势造成如此局面，纵然称了心愿，弄得黑星天、白垦武、司徒笑、霹雳火没有一人能逃得活命，却也害得许多条无辜的生命陪着一起送死，我做得对么？我做得对么？”心念至此，只觉心灰意冷，也不想反抗，长叹道：“不错，我害了你们，你们杀了我巴！”
众人反而呆了一呆，突听一人道：“你们若要杀他，便将我一起杀死！”夕阳余晖下，温黛黛缓缓走了进来。
她身上此刻竟佩满了珠宝，在夕阳下更是光彩夺目，她轻轻笑道：“我能戴着我最爱的珠宝，死在我最爱的人身畔，总比你们这些还要苦战一场才能死的人好，你们要动手，就快动手吧！”原来她方才狂奔而出，竟是去戴珠宝去了。
海大少厉声道：“动手就动手！”
温黛黛走到铁中棠身畔，道：“谁来动手？”
众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愿在将死之前，动手杀两个丝毫不愿抵抗之人，脚下都不禁向后退了两步。
天色不知在何时黯了下来，再也无人去燃起烛火，苍茫的夜色，凄凄冷

冷，惨惨切切。

潘乘风刚才俺起的大门，也不知何时吹开了。

夜色之中，门外忽然缓缓走来一条淡淡的白色人影，像是黑夜中的幽灵一般，走过近前，便可看到她美丽的轮廓，骇然竟是水灵光。

李洛阳变色道：“姑娘是来为九子鬼母传话的么？”

水灵光瞧也不瞧他一眼，笔直走到铁中棠前面。

铁中棠惨笑道：“你出去，还回来作什么？”

水灵光缓缓道：“你活着我可以走，你若真的要死了，我却不能活了，自然要来陪着你。”

这几句话虽然有关生死，但她却说的是那么平静，那种奇异的平静心情，使得她言语也变得十分流利。

海大少轩眉道：“你两人不是九子鬼母门下？”

水灵光道：“她虽然要将我收为弟子，我却情愿死！”

海大少呆了一呆，汗如雨下，道：“俺险些错杀了好人。”反手掴了自己两掌：“老先生，俺这里陪罪了！”

铁中棠淡淡一笑，道：“反正大家都要死的，早死晚死，又有何不同，时候已到，李兄还是冲出去吧！”

他缓缓回首瞧着水灵光，叹道：“只是你却死得太冤枉了。”

水灵光一笑，道：“你可愿意让我活下去么？”

铁中棠惨笑道：“我宁愿牺牲一切让你活下去！”

水灵光轻轻道：“你愿意让这里所有的人都活下去么？”

铁中棠大惊道：“你说什么？”

水灵光道：“你若真的肯牺牲一切，忘记所有的恩怨，我就有法子让这卫所有的人都活下去，你愿意么？”

黑暗中，虽然看不清众人的面色，但大厅中瞬即起了一阵惊咤之声，显见人人都已被她言语所动。

铁中棠全身都紧张起来，道：“你说的可是真的？”

水灵光轻轻点了点头，缓缓转过身子，道：“随我来！”

她轻飘飘的走出大厅，铁中棠不由自主的跟了出去。

这奇妙的女孩子，言语伸态中，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使得谁也不会对她说的话有半分怀疑。

众人眼睁睁的望着他们走入院外苍茫的夜色中，没有一个人出声询问，更没有一个人出口阻拦。

门外的夜色，像铅一般沉重，死寂而黑暗的大地，仿佛已被它压得发不出半点声息。

铁中棠无言的跟在水灵光身后，走入了黑沉沉的树林，甚至连树林中都没有丝毫声音，风声和虫鸣都已被夜色压死了。

铁中棠只觉自心底泛起了一阵寒意，脚步更轻更急，而暗林中终于渐渐露出了微弱的光亮。

惨碧色的光亮，鬼火似的映着碧绿的林木，林木间人影幢幢，仿佛是幽灵在林中聚会。

突听一个阴森森的声音道：“来了么？”

水灵光道：“来了！”

一丛林木间，有片空地，摇曳的悬挂着十数点惨碧的珠光，又仿佛是幽

灵的眼睛。
惨碧的珠光下，人影绰绰，围坐着一团人，映着惨碧的珠光，人面都也变成了惨碧的颜色。
当中坐的，正是那名震天下的九子鬼母。
她此刻已换了一身碧绿的长衫，碧簪高髻，盘膝而坐。
铁中棠却昂然走到她面前。
九子鬼母上下打量了他几眼，阴森森笑道：“大旗门下的弟子，胆气总是比常人高了一等！”
铁中棠变色道：“你怎知道我是大旗门下？”
水灵光轻轻道：“我说的。”
九子鬼母道：“他说你身怀大旗门血旗，可是真的？”
铁中棠道：“她从未说过一句假活。”
九子鬼母道：“拿出来瞧瞧！”
铁中棠瞧了水灵光一眼，突然伸手入怀，取出了他随身珍藏的血旗，随手一抖，迎风招展。
九子鬼母霍然长身而起，目光如炬，紧紧盯在这面血旗之上，足足有半盏茶功夫之久，都未曾眨眼一下。
铁中棠道：“你看清了么？”
九子鬼母忽然长长叹息了一声，坐了下去，缓缓道：“果然是昔年号今天下的血旗！”
水灵光轻轻道：“她老人家说天下只有这个血旗能解今日之围，我听见了才将你唤到这里。”
铁中棠精神一振，大声道：“真的？”
九子鬼母道：“不错，本门昔日曾受此旗大恩，也曾立下重誓，只要这面血旗所至，持旗人所发之令，老身无不听从。”
铁中棠大喜道：“那么……”
九子鬼母突又大喝一声，截口道：“且慢，你既然手持此旗，可知道持旗发令的规矩么？”
铁中棠呆了一呆，他脑海中似乎依稀有些印象，但此血旗已有多年来现，大旗门后代弟子早已将此事淡忘了。
九子鬼母缓缓道：“昔年云、铁两位前辈，虽然挟此血旗，君临天下，但唯恐多扰江湖同道，是以才立下了这规矩！”
铁中棠根本不知有何规矩，也不敢插口。
九子鬼母冷冷道：“血旗已有多年未见于江湖，这规矩，你是要回去问他，还是此刻就听老身说出来？”
铁中棠道：“前辈名重武林，想来不会骗人的。”
九子鬼母沉声道：“持旗人先道名来！”
铁中棠道：“铁中棠！”
九子鬼母大喝道：“铁中棠，你此刻应双手持旗闭目而立，从此刻起所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血旗所发之令，是以万万不可再随意说话了，知道么？”
接着又道：“还有一事，你应切记，持旗人所发之令，必须有关人命生死，而且不得超过十字！”
铁中棠心头一震，大惊忖道：“不得超过十字，叫我如何发令？”放眼望去，四座一片寂然，都在凝神倾听。

九子鬼母更是面色凝重，再也不肯开口。

要知昔年大旗门开山宗师，傲骨峥嵘，他们虽以恶徒的鲜血汇集成了这面血旗，却根本没有挟恩自重，要以此血旗来号令江湖同道之意，只是江湖中人为了感恩图报，才立下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血旗所至，凡事一律听命，而云、铁两人深恐因此养成后人的狂做之气乱施号令，是以才自己约束自己，定下这苛刻的规矩，不是人命关天之事，不可以旗发令，所发之令，更不得超过十个字，这规矩本应世代相传，只是大旗门近来屡遭惨变，声威大不如前，纵有血旗，也未见有人听令于他，是以掌门便未将这规矩传给后人。

铁中棠双手举起血旗，缓缓阅上眼睑，心头却是万念奔涌，不住的暗问自己：“这十个字叫我如何说法？”

他若是说：“请尔等放行让路！”岂非连大旗的仇人也一起放了，他怎能以本门血旗来救本门的仇敌。

他若是说：“只放本门兄弟！”那么便要将李宅父子也一起困死，他怎么忍心害这两个意气干云的侠士？

他若要说：“放本门兄弟及李家人。”那海大少，以及那些不是姓李的家丁，便要死在那里。

他更不忍害死那些无辜的人。

一时之间，他只有木立当地，当真是难以开口。

九子鬼母突然冷冷的道：“再若不说，便无效了。”

语声微顿，她又补充道：“这规矩本有限时，以十数为限，老身虽然未数，但想来时间已到了！”

铁中棠情急之下，大喝道：“让路放行，退出这里。”

铁中棠缓缓放下手来犹自木立当地，额上冷汗，涔涔而落，雨点般落在他那已被汗水湿透了的衣衫上。

水灵光忽然轻轻长叹一声，道：“我本当你要说那句话的。”

铁中棠变色道：“什么话？”

水灵光道：“放我要放的人！”

铁中棠身子砰然一震，双目圆睁，目眦尽裂，突然狂吼一声，张口喷出一股鲜血，俱都溅在他掌中血旗上。

水灵光大惊道：“你……你怎么？”

铁中棠血泪俱流，道：“我先前怎么想不起这句话？”话声未落，又是一股鲜血随口而出，他身子也仆倒地上。

水灵光扑抱了上去，流泪道：“这不怪你，不怪你，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紧张的。”

她平静的心情一失，说话便又口吃起来。

坐在九子鬼母身畔的艾天蝠突然冷笑道：“男儿汉若要复仇，便该凭自己的本事，仰仗他人之力，算得了什么！”

冰冷的言语，有如鞭子。

铁中棠心头又是一震，有如被人当头浇了壶冷水，呆了半晌，霍然而起，道：“多承指教，敢不从命！”

艾天蝠厉声道：“以奸计对付奸人，固是理所应当，但大丈夫胸怀自应磊落，为了这等事痛心，岂非令人齿冷！”

铁中棠肃然道：“金石之言，永铭在心。”

艾天蝠缓缓站了起来，沉声道：“我敬你是条汉子，才对你说出此话，

师父，我们走吧！”
铁中棠大声道：“请问阁下大名？”
艾天蝠冷冷道：“本门只听命血旗一次，以尽昔日誓言，今日之后，说不定你我仍是仇人相见，多问作甚？”
长袖微拂，当先而立，那跛足童子凌空翻了两个跟斗，落在他身侧，道：“师兄，我跟着你。”
艾天蝠微微笑道：“调皮的孩子，你不翻跟斗难道就不会轻功了么！”拉起那童子的手，大步出林而去。
四下的碧衣人影也都纷纷站了起来，一个接着一个自铁中棠身侧走过，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
跟在跛足童子身后的，是个身躯颀长的独臂汉子，面色阴沉，脚步轻如无物。
独臂汉子身后，便是那貌如白痴的癞子，望着铁中棠嘻嘻一笑，抱拳道：“害你饿了两日，恕罪恕罪。”
他身后跟着个面目狰狞的吵目大汉，咯咯狞笑道：“铁兄，你少让他靠近你，只要沾着他，少不得要染些毛病。”
惨碧的珠光下，他面容当真比鬼怪还要可怖。
铁中棠脚步情不自禁退了一步，这两人已大笑着出林而去。
再后面便是个形容猥琐的诛儒，鼠目猪唇，暴牙掀嘴，目光闪闪缩缩的直望着铁中棠，宛如毒蛇一般。
铁中棠一见此人，心中便不禁泛起一阵厌恶的惊栗，脚下不禁又退了一步。
只听身后有人嘻嘻笑道：“兄台莫皱眉头，咱们这些人长得虽然难看，但心地却比那些俊小子好得多。”
此人鸡胸驼背，说起后来，声如裂帛。
冉往后看，是个身长八尺铁塔般一条大汉，脸上重重叠叠的生满了一脸金钱麻子。
这六人加上瞎眼的艾天蝠以及跛足童子，正是八人，一个个自惨碧珠光下走过，令人看来，当真是如鬼如狐。
铁中棠心中暗叹忖道：“九子鬼母真有本事，这些徒弟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还有一人，不知又是何等模样？”
转目望去，只见一个身长玉立，剑眉星目的自衣少年，抱拳走了过来，望着铁中棠微微一笑。
这少年不但英俊，神情庯洒，笑容更是令人可亲。
铁中棠大出意料，不禁抱拳还礼道：“兄台好走。”
却见这位少年摇了摇头，伸手指了指自己耳朵和嘴，原来他虽然四肢五官俱全，却是又聋又哑。
这八人不问可知，便是江湖中行踪最是诡异的神秘人物、九子鬼母门下的九鬼子了。
他九人接连走出了树林，后面便是六个身穿各色彩衣的明媚少女，那九鬼子虽然人人残废，个个丑怪，但这七魔女却是人人美艳绝伦，云雾般的鬓发，水一般的眼波，低颦浅笑之间，看来有如仙子。
当先一个紫衣女子袅袅走到铁中棠身侧，娇笑道：“我们七妹对你那般倾心，想来你必定是个美男子，你肯不肯让咱们姐妹看看你的真面目？”另

五个彩衣少女也轻笑着围了上来。

铁中棠呆了一呆，道：“ 谁是姑娘的七妹？ ”

紫衣少女伸手一指水灵光，笑道：“ 就是她。 ”

铁中棠心头一震，呆呆的看向水灵光。

紫衣少女咯咯笑道：“ 她也要跟着我们走了，你要看就多看两眼吧！ ”

铁中棠失惊道：“ 灵光……你……你？ ”

九子鬼母冷冷道：“ 水灵光已投入老身门上，位列七仙子之未，从今而后，只怕你将极少能见着她了。 ”

铁中棠道：“ 七仙子？ ”

九子鬼母道：“ 不错，老身这七个女徒，俱是仙子降谪凡尘，沾不得人间烟火气的。 ”

铁中棠大声道：“ 你本已有了七位女徒，恰合七魔女之数，为何还要加上她？ ”

九子鬼母道：“ 我那老七已被潘乘风所污，身子已非完壁，水灵光来了，恰巧补她的空位。 ”

铁中棠道：“ 你徒儿被人所污，你难道就不认她为徒了？ ”

九子鬼母厉声叱道：“ 仙子蒙尘，自不能再居仙子之位，老身虽要代她复仇，却早已将她逐出门墙了。 ”

铁中棠冷笑道：“ 我就不信令高足倒真的全能守身如玉。 ”

九子鬼母大笑道：“ 我就要教你相信。 ”

大笑声中，轻轻挥了挥手，道：“ 徒儿们，让他开开眼界。 ”

那红衣少女咯咯笑道：“ 铁相公，你眼睛可要睁大些了。 ”

缓缓卷起衣袖，露出一段莹白如玉手腕。

另五个少女，也一起跟着她的动作，卷起了衣袖。

铁中棠凝目望去，只见五段手臂，虽在惨碧的珠光下，仍是莹臼得粉嫩，有如新生的嫩藕。

就在这六段手臂的肩下，俱有一粒鲜红的守宫之砂，红艳欲滴，衬着雪白的皮肤，颜色更是鲜明。

铁中棠忍不住暗暗叹息着道：“ 七魔女恶名遍布江湖，人人都知道她们必定是妖冶淫荡的魔女，又有谁想得到她们竟会是守身如玉的处女，潘乘风污辱了这样一个玉洁冰清的女孩子，也难怪别人要寻他复仇了。 ”

忽然间一条人影急急冲入树林，白衣素服，身手矫健，骇然正是大旗门下的云铮。

他目光四下一转，立刻护身在铁中棠身前，铁中棠忍不住问：“ 云公子，你来作什么？ ”

云铮道：“ 我担心你的安危，忍不往来看看你。 ”

铁中棠心头一阵热血上涌，脱口道：“ 在下与云公子素昧平生，云公子为何要如此关心我？ ”

云铮道：“ 你将我救出了那脂粉陷阱，否则我便要永为大旗门的罪人，如此大恩，我焉能不报？ ”

九子鬼母面色一沉，厉声道：“ 你也是大旗门下弟子？ ”

云铮挺起胸膛，朗声道：“ 不错，我便是大旗门当代掌门人之子云铮，你要怎样？ ”

九子鬼母厉声道：“ 你两人既然都是大旗弟子，为何要说素昧平生，在

老身面前，你们到底在玩什么花样？”

铁中棠身子一震，云铮亦是大惊失色，骇然转首，望向铁中棠，厉声道：“你也是大旗门弟子？谁说你是大旗门弟子？”

铁中棠哪里说得出话来。

九子鬼母道：“此人身怀大旗门血旗，怎会不是大旗弟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铁中棠黯然叹道：“在下自有不得已的苦衷……”

水灵光幽幽接口道：“师父，你老人家也不要再问了吧！”

九子鬼母冷冷瞧了铁中棠几眼，道：“十日之后，老身再召你来解释此事，今日且放过了你。”

水灵光轻轻拜了下去，道：“多谢师父。”

九子鬼母伸手牵住了她的衣袖，嘴角泛起一丝慈祥的笑容，缓缓道：“好孩子，咱们走吧！”

水灵光点了点头，无言的回身望向铁中棠，铁中棠也正目光相对，似乎都有许多话要说，可是谁也说不出来。

片刻的眼波交流，无限的情意相通。终于，水灵光去了，带去了些许香气，却留下了一片惆怅。

云铮的目光，始终狠狠盯着铁中棠，此刻突然一把抓着了铁中棠肩头，厉声道：“他们去了，你如何向我解释？”

铁中棠讷讷道：“在下此刻还不能解释。”

云铮厉声道：“你不能解释，便是冒充我大旗弟子，你若是冒充大旗弟子，今日你就休想生出此地了。”

铁中棠苦笑道：“纵然在下乃是伪充大旗弟子，但也以此救了你们的生命，你此刻反要杀我，岂非恩将仇报？”

云铮又厉声道：“你以大旗门血旗救了我大旗门那许多仇人，我焉能感激于你？”

铁中棠缓缓道：“我虽然救了他们，但李宅里的那许多义气汉子，亦是我救出来的，这点你岂能忘了？”

云铮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先问你，你那血旗是自哪里来的？”

铁中棠道：“这一点阁下也不必知道。”

云铮大怒道：“血旗乃本门之宝，为何我无权知道？”

铁中棠道：“你虽不必知道，但却有权取回。”

云铮大喝道：“血旗在哪里？”

铁中棠自衣袖中缓缓取出了那面血旗，沉声道：“此旗乃大旗门 中重宝，持旗之人，其位不在掌门之下，你得旗后行事更要谨慎小心些。”

云铮刚要去接血旗，忽然向后退了一步，沉声道：“你若不是大旗弟子，必定不会将这血旗交还给我，也绝不会对本门事情如此清楚；你若是大旗弟子，为什么要自认乃是伪充，这些问题我本来实在想不通，但此刻我却想通了。”

铁中棠脱口问道：“为了什么？”

云铮一字字缓缓道：“因为大旗门中，有一个不敢见我的叛徒，他做贼心虚，是以愧对于我。”

铁中棠心头一震，口中道：“他做了什么事？”

云铮目中己爆出愤怒的火焰，冷笑道，“他在我临危重伤时，抛却了我，

而厚颜认贼作父。”

铁中棠道：“若是如此，你怎能活到现在？”

云铮恨声道：“幸好那时我已伤重垂危，是以未被严密监视，只等着我醒转之后，便以私刑拷问于我。”

铁中棠变色道：“你这话可是真的？”

云铮大怒道：“怎么不是真的？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之事，这些用鲜血换来的教训，难道还会假得了！”

铁中棠长叹道：“你误会了！”

云铮仰天狂笑道：“误会？若是误会，你为何不敢见我？”

铁中棠呆了一呆，道：“我……”

云铮嘶声狂呼道：“铁中棠！事到如今，你还要在我面前狡赖么？苦不是老天有眼，让我亲耳听到你与那司徒笑的言语，又让我侥幸逃了出来，你这些叛师背友的无耻行为，世上便当真无人知道了，此刻老天既然让我能活着见到你，你还有什么话说？铁中棠，你就拿命来吧！”

铁中棠身子一转，退后三步，黯然长叹道：“三弟，你纵要下手杀我，也该先听我解释解释。”

云铮冷冷笑道：“你纵说得舌绽莲花，也难教我相信。”

铁中棠道：“那时我只是为了要逃出性命，才不惜以那种方法骗得司徒笑的信任，然后再乘隙夺路而逃。”

他曾不惜以自己的性命来换取云挣的性命，而今却被云铮误会如此之深。

云铮冷笑道：“你是夺路逃出来的么？”

铁中棠黯然点了点头，道：“我那时的艰苦行程，说来你也不信。”

云铮厉色笑道：“我自然不信，别的不说，你身受重伤，又落在司徒笑那厮手里，还能逃得了？”

铁中棠黯然笑道：“事实如此，你要如何才肯相信？”

云铮大喝道：“杀了我，我也不信！”

语声未了，突听林外传来一阵笑声。

随着笑声，司徒笑轻轻掠入树林，扬声笑道：“中棠，他既然不信，也就算了，你还和他争论个什么！”

铁中棠神色突然惨变：“好阴毒的人！”他知道司徒笑这样一来，这误会便更难解释了。

云铮果然纵声狂笑道：“好呀！铁中棠你纵想狡辩，怎奈司徒笑却已替你承认了，你还要怎样？”

铁中棠一步窜到司徒笑面前。

司徒笑微笑道：“事到如今，你还骗他作甚？”

他微笑一招手，自星武、黑星天、潘乘风，立刻便又四下现身，司徒笑接口笑道：“反正这里都是咱们的人，你怕他作甚？”

白星武接口笑道：“只要将他杀了灭口，世上便无人知道你的行径了，你还是一样能到大旗门卧底的。”

铁中棠盛怒之下，满腹冤气。他自知此刻自己已是百口难辩，是以咬紧牙关，绝不开口。

云铮双拳紧握，目光四下流转，突然嘶声狂喊：“铁中棠，告诉你，我纵然拼了性命，也要逃出这里！

黑星天冷冷笑道：“ 大旗弟子也会逃么？ ”

云铮目眦尽裂，望着铁中棠，嘶声道：“ 我要逃出，只因为我要将他叛师的丑行宣扬给天下武林中人知道。 ”

语声未了，身形急起，向白星武扑了过去。

司徒笑立刻遥遥向白星武打个了眼色，白星武也微微以目示意——就在这刹那之间，云铮已挥拳扑来。

他一心突围，拳势自是凌厉无俦，左拳当胸护身，右拳直捣白星武胸胁，拳还未到，刚劲的拳风已震起对方衣袂。

白星武掌势斜引，急划腕脉。

哪知云铮右掌竟是虚招，招式到了半途，左拳突然自右时之下翻转，“ 石破天惊 ”，猛撞白星武下颚。

白星武似乎未料及他变招如此之奇诡迅急，神色微乱之间，云铮双足已接连飞起，上下三招，宛如一式。

足风拳影间，白星武身子斜斜冲出数步，似乎着了云铮一掌，立足不稳，只得让开了云铮的去路。

两人动招，不过是霎眼间事，云铮志在突围，也不愿恋战，身子凌空急转，闪电般飞掠而去。

司徒笑、黑星天齐声喝道：“ 追！哪里逃！ ” 但身子却仍紧挟着铁中棠，脚下更未移动半步。

白星武哈哈一笑道：“ 小弟这诈败卖招，不知装得可还像么？ ”

司徒笑抚掌道：“ 当真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 ”

白星武道：“ 不过那厮招式也委实凌厉！ ”

司徒笑截口笑道：“ 无论他怎么凌厉的招式，难道还真的能在三招之中，便冲出白兄的拳网么？ ”

三人相对大笑，笑声充满了得意之情。

司徒笑回过头来，望着铁中棠道：“ 你可知道在下等为何不杀死云铮而故意放他逃走？ ”

铁中棠道：“ 你存心挑拨我弟兄两人。 ”

司徒笑仰天狂笑道：“ 对了，我此番放了他出去，便犹如为你制造了个最大的仇人，他一生一世都不会放过你。 ”

铁中棠心头一阵黯然，口中却厉喝道：“ 我与他谊属同门情如手足，纵有误会，也解释得开的。 ”

司徒笑阴恻恻笑道：“ 真的么？他连你说话都不愿听，一心只想杀了你这个叛徒，这误会是再也解释不开的了。 ”

铁中棠胸中怨气淤积，忍不住大喝道：“ 恶徒，你………

司徒笑截口笑道：“ 不错，我是个恶徒，但若论今后在江湖中的名声，只怕我要比你好得多了。 ”

司徒笑道：“ 铁兄，你此刻已成了大旗门的叛徒，不但云铮要杀你，你们中师长要将你明正门规，便是那些自命侠义的江湖中人，只怕也不肯放过你，你此刻已四面楚歌，在武林中已无法混了，铁兄你想必也知道的。 ”

铁中棠道：“ 纵然如此，也与你无关！ ”

司徒笑冷冷笑道：“ 兄台须得放明白点，以兄台目前所处的情况。只有与我等同盟还可有生存之机会，否则…… ”

铁中棠道：“ 否则怎样？ ”

司徒笑哈哈笑道：“ 否则怎样，兄台自己还不知道？ ”

黑星天接口笑道：“ 兄台还是将自死神宝窟得来的珠宝取来，与我兄弟共创一番事业，远比在大旗门下受气好得多了！ ”

白星武道：“ 你我此刻最好还是让铁兄多考虑考虑！ ”

潘乘风大笑道：“ 极是极是，你我此刻最好还是先回李府大厅用些酒菜，什么事再从长计议。 ”

他四人你一句，我一言，当真使尽了威逼利诱之能事。但铁中棠目光反而变得冰冰冷冷，没有丝毫表情。谁也猜不出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司徒笑手臂轻轻搭上铁中棠肩头，含笑道：“ 兄台走吧！ ”

铁中棠不置可否，茫然随着他四人走出了树林，走向静卧在那沉沉夜色中的古老庄院。

庄门前有条窈窕的人影轻轻一闪，仿佛是温黛黛正倚立在门前，观望着外面的动静。

司徒笑手指着那条人影，微微笑道：“ 你我自己人了，什么事小弟都不愿再隐瞒兄台，兄台可知道这位温黛黛是谁么？ ”

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温黛黛本是小妾，但兄台若是真的属意于她，小弟立时便可与她一刀两断！ ”，

说话间，温黛黛已自门前的阴影冲了出来，见到铁中棠与可徒笑并肩而来，而且仿佛谈笑甚欢，她便立刻顿住脚步，呆在铁中棠面前，连已说到嘴边的一句话都噎在喉间说不出来了。

司徒笑哈哈笑道：“ 温黛黛，今后铁兄已与我是一家人了，你尽管当着我面与他亲热也无关系。 ”

温黛黛抬头呆望着铁中棠。

铁中棠目光仍是毫无表情，温黛黛突然双手掩面，痛哭着狂奔而入，她身上的衣衫，在夜色中看来有如水波一般。

司徒笑仰天大笑道：“ 妙极！妙极！想不到她居然真的对铁兄生出了情感，这当真是可喜可贺之事啊。 ”

笑声虽豪放，但其中却已充满了嫉妒之意。

要知他并非对温黛黛仍是喜爱，只是不愿被温黛黛抛弃，更不能忍受眼看温黛黛爱上别人。

只是他主动的抛弃了温黛黛，他便不会有任何痛苦——这便是男人的自私，任何男人都不能忍受被女子抛弃的痛苦，却甚是喜欢将这种痛苦让女人去接受——欣赏别人的痛苦，在某些人眼中，是一种享受。

笑声中，庄院里己燃起了灯火。李洛阳、李剑白父子两人抢步而出。

霹雳火、海大少紧紧跟在他们身后，人人俱是神情紧张，手持利刃，显然还不知道外面的围困已经解除了。 ”

李洛阳目光转处，见到司徒笑等人的悠闲神情，不觉呆了一呆，道：“ 兄台们都没有事么？ ”

司徒笑朗声笑道：“ 有了我们这位铁兄，自然无事了。 ”

李洛阳道：“ 九子鬼母呢？ ”

司徒笑道：“ 此刻只怕已在半里之外了。 ”

李洛阳紧张的神色立刻松弛下来，但目光却更是明锐，带着明显的询问之意，在司徒笑与铁中棠面上扫动，显然期望能听到事情的经过——司徒笑却故意闪烁其词，铁中棠更仿佛突然哑了似的，不肯说出半个字来。

只有白星武微微笑道：“ 九子鬼母她肯放这个交情，其中自有原因，反正人已走了，李兄又何苦追问。 ”

李洛阳果然不再追问，但对铁中棠的身份来历，不禁更加深了几分怀疑，双眉暗皱，揖客入厅。

死寂的李宅，瞬息间便恢复了生气——所有被死亡阴影压制着的感情，此刻都奔放流露出来。

悲哀与怜悯，在这许多种流露的情感中最是明显——在死亡与恐惧中时，人们的情感大都会变为麻木，而此刻大家却都不禁开始为死去的同伴者悲哀，也开始对自己的生命与财产珍惜起来。

这种世家巨宅的活动之力，是异常惊人的，不到半晌，尸身便都已收殓，所需的食物也都购来，甚至连那扇满溅鲜血的大门，此刻也都恢复了原有的光泽——只有逝去的生命是永远回不来的了。

司徒笑、黑星天、白星武，寸步不离的跟着铁中棠。

天杀星海大少，目光如鹰，紧盯着潘乘风。

霹雳火背负双手，忽而站起，忽而坐下，李洛阳父子虽在四下奔走忙碌，但眉宇间也显然仍是心事重重。

海大少突然冷笑一声，道：“ 有些人看来虽然聪明，其实却最是愚蠢，本来该悄悄走了，此刻却偏偏还要留在这里。 ”

潘乘风故意转过头去，生像没有听到。

霹雳火却忍不住问道：“ 兄台说的是谁？ ”

海大少厉声道：“ 战事虽已过去，但惹起这场祸事的罪魁祸首，俺还是不能让他逍遥自在的。 ”

潘乘风面上仅是微微变色，霹雳火却已作色而起。

他目光大怒的望向黑、白双星，厉声道：“ 不错，战事过了，咱们间的纠纷也要解决了！ ”

黑星天微微笑道：“ 你我自己兄弟，有什么话不好说？ ”

霹雳火大喝道：“ 先还我徒儿命来再说话！ ”

黑星天道：“ 此时此刻，兄台与我争吵是要吃亏的。 ” 含笑瞧了司徒笑一眼，接道：“ 司徒兄，你说是么？ ”

司徒笑含笑道：“ 好像不错。 ”

霹雳火变色道：“ 司徒兄，你还帮着他？ ”

司徒笑微笑不答，他面上几乎终日都带着那丝淡淡的笑容，让人永远无法猜出他笑容中的含意。

霹雳火目光四扫，仿佛是在求助，但他的部下早已离去，别的人更无心思来管这份闲事。

他暗中叹息一声，既是失望，又是愤怒，忽见李洛阳大步行入，道：“ 各位无论有何问题，都请饱餐后再说。 ”

语声微顿，沉声接道：“ 到那时在下也有几句活要对各位说的。 ”

不多时厅中桌上便已摆上虽不丰美，却可饱餐的饭菜。此时此刻，纵是好酒之徒，也再无暇饮酒，纵然心事再多，也俱都放到一边，菜饭到了眼前，暂且什么都顾不得了，立刻狼吞虎咽起来一亘古以来，饥饿便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再大的英雄，也不能抵抗。

人厅中一片咀嚼之声，过了半晌，黑星天突然放下碗筷，脱口叫道：“ 不好！ ” 面上也变了颜色。

司徒笑侧身，让开了被他碗筷溅出的汤汁，道：“ 什么事？ ”

黑星天道：“ 这桌上少了一人吃饭！ ”

李洛阳皱眉道：“ 是么……哦， ”望了铁中棠一眼，回首道：“ 剑白，你怎么不请那位……那位夫人前来………

话来说完，黑星天已飞奔而出。

海大少眉尖微剔，嘎声道：“ 这倒怪了，人家的妻儿不来吃饭，他倒先着急起来，这岂非是皇帝不急，倒急死了太监。 ”

哪知他言犹未了，白星武也跟着飞身而出。

司徒笑虽较沉稳，仍然端坐未动，但面上亦已动容。

他三人自是生怕温黛黛席卷珠宝而逃，而霹雳火、海大少等人始终被蒙在鼓里，见了他三人惊慌之色，俱不禁大奇。

司徒笑干咳一声，附耳向铁中棠道：“ 铁兄，那笔宝藏，兄台可是全都带在身边？ ”

铁中棠默然良久，才冷冷的说道：“ 如果是你，你会放在哪里？天下可有任何比自己身侧更安全之处？ ”

司徒笑怔了怔，轻轻顿足道：“ 这可真是大事不好了！ ”匆匆回身，似乎也要赶去，但身子转了一半，又缩足而回。

铁中棠道：“ 我已无处可去，你根本不必守住我。 ”

司徒笑与潘乘风打了个眼色，终于扭转身子一掠而出，要知他三人全心都贯注在那批珠宝上，别的事就都觉得不太重要了。

李洛阳、海大少等人面面相觑，霹雳火拍案大骂道：“ 他三人到底在弄什么玄虚，真把老夫给闷死了！ ”

铁中棠道：“ 闷死了，你不追去看看？ ”

霹雳火道：“ 正是，老夫正该追去看看！ ”

海大少也情不自禁跟了出去。

铁中棠忽然长叹一声，道：“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那些珠宝，眼见就要惹几条人命了！ ”

李洛阳面色微变，霍然长身而起，沉声道：“ 老夫这里死人已葬得够多了，绝不容再有凶杀之事发生，剑白，随我去看看！ ”

语声未了，他身子已步出厅外。

李剑白瞧了铁中棠、潘乘风两眼，匆匆随之而出，在门外低低嘱咐了几句，大约是教院中的人留意着他两人的动静。

于是厅中就只剩下铁中棠与潘乘风两人。

铁中棠道：“ 他们可是命你来监视我的？ ”

潘乘风道：“ 在下只是在此陪伴兄台而已。 ”

铁中棠道：“ 你此刻只管为他们卖力，等到别人定要除去你这罪魁祸首时，便无人为你卖力了。 ”

潘乘风微微一笑，道：“ 那也未必见得。 ”他显然已与黑、自等人有了默契，是以神色颇为安定。

铁中棠沉声道：“ 还有，你莫忘了，九子鬼母还在时时刻刻的等着你，你也莫忘了我还有令九子鬼母撤手而退的力量。 ”

潘乘风垂曹沉吟不语，但面上却已耸然动容，过了半晌，忽然抬起头来，道：“ 你要我怎么样？先说来听听。 ”

铁中棠缓缓道：“ 你昔肯与我合作，不但此后永无生命之虞，还可乘机

名利双收。”
潘乘风道：“世上真的有这样的事么，要我如何去做？”
铁中棠道：“你只要戴起我重金买来几可乱真的人皮面具，穿起我这身衣服，别的事都可以随机应变了。”
潘乘风瞠目：“这算做什么？”
铁中棠道：“你身材与我九分相似，只要说出理由，不愿脱下面具，他们万万认不出你。”
潘乘风道：“身材纵相似但口音……”
铁中棠微笑道：“我此刻说话的口音，也是伪装出来的，人人俱可伪装，何况我素来不喜多语，你也该尽量闭紧嘴。”
潘乘风冷笑道：“我假扮你的模样，瞒过了他们的耳目，你好处多了，我却未见有何好处。”
铁中棠道：“如何没有好处，你若扮成我，潘乘风便不见了，要寻仇的人，到哪里找潘乘风去？”
潘乘风沉吟道：“可还有什么好处？”
铁中棠道：“你扮成了铁中棠，他们要利用铁中棠，你自可乘饥混水摸鱼，这一类的事，相信你一定熟悉得很。”
潘乘风嘴角终于绽开了笑容。
铁中棠道：“在这一段时间中，你还可探出许多秘密，不但你可威胁他门，而且还可以向我要些好处。”
潘乘风虽未言语，但瞧他的笑容，显已更是心动。
铁中棠道：“此事原则如此，但运用之妙，却是千变万化，阁下心智灵巧，想来也不必我再多加解释了。”
潘乘风道：“此事这样下去，何时才是结局？”
铁中棠道：“只要你不泄露我的机密，事情告一段落时，我自会出来收手，你便可脱身了。”
潘乘风想来想去，只觉此事对自己实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于对别人有多少害处，他根本未曾放在心上。

二

院落中虽有大汉在巡逻，但多日惊恐饿渴倦累后，已经饱餐了一顿，自然都有些昏昏欲睡的模样。
铁中棠一眼扫过，立刻拉着潘乘风转到屏风背后。
一阵衣履■嗦之声，恢复了本来面目的铁中棠便和个“奇异的老人”潘乘风走出了屏风。
潘乘风嘶哑着喉咙道：“学得像吗？”
铁中棠微微一笑，道：“声音再低沉些，别人就更无法分辨了。”经过许多天易容之后，他黝黑光润的肤色，已显得有些苍白干枯。
潘乘风整了整衣衫，悄声道：“此后你我如何联络？”
铁中棠道：“以‘化身’两字为信。以七角星为暗记，随时随地都可以互传声息。”
潘乘风道：“好！你可以走了。”
铁中棠笑了笑，摇了摇头，潘乘风第一次真正见到他的笑容，心头不觉

一震，在这线条明朗、塑像般的英俊面容上，实在有种不可抗拒的魅力："我是个男子，见了这笑容尚不禁心弦为之震动，若是换了女子，更不知要怎样了。"

铁中棠取了块碎骨，飕的弹出窗外，门中道："我暂时还要留在这里！"身子已轻轻的向屋顶承梁窜了上去。

这珠宝世家的房舍，建筑是古老而巨大的，承梁上足够十个人隐藏起身形，而绝不会被人发现。

潘乘风心里正在奇怪，为何他还不离去，但他却已被这少年迅速奇诡的举动，机智灵敏的头脑所慑服，只是静静的坐了下来，眼见院中的家丁壮汉被那碎骨所带起的风声所惊动四下搜寻起来。

刹那之间，但闻衣袂带风之声，艘然微响。

黑星天、白星武，面带惶急如飞跃了进来，两人一起掠到潘乘风面前，厉叱道："温黛黛到哪里去了？"

承梁上的铁中棠，偷眼下望，见到黑、白两人已毫无疑问的将潘乘风当做自己，心头不觉暗喜。

但是他听到温黛黛果然已走了，心里却也不禁有些惊奇。

潘乘风木然摇了摇头，道："他走了么？"

黑星天厉声道："你难道没有和她约好？"

潘乘风冷冷道："为何我要和她约好？"他哑起喉咙，压低声音，说话的口音，果然与铁中棠假冒的声音极似。

这道理正如所有戏台上饰演同一角色戏子的道白听来都有几分相似。

黑星天跺足恨声道："你可知道你所有值钱的珍宝，都已被那贱人卷逃了么？你为何不着急？"

潘乘风道："钱财本是身外之物，我为何要着急。"

黑星天面上杀机突现，大怒道："你可知道那些珍宝本已属于我的，都是你这厮坏我的大事！"

他急怒之下，便待骤下杀手，司徒笑却已赶来，他搜寻得较为仔细，是以回来得迟些，此刻见了黑星天的神色，知道黑星天失财心痛，连忙悄悄将他拉到一边，悄然道："温黛黛纵然带珍宝走了，这姓铁的若是投效了你我，却是个无价之宝，黑兄怎么可伤他！"

黑星天呆了半晌，哈哈一笑，道："小弟只不过在为铁兄心疼而已，好生生的珍宝都被那贱人拐走了！"

司徒笑冷冷道："她走不了的，小弟担保为铁兄寻回。"目光转处，忽然变色道："潘乘风哪里去了？"

"潘乘风"道："走了！"

海大少恰巧回来，厉喝道："他到哪里去了？"

"潘乘风"道："各位未曾要我看守着他，他到哪里去了，我怎会知道？"

司徒笑皱眉强笑道："在下只觉这厮有些奇怪，为何……"

黑星天变色接口道："闻道这厮最善勾引妇人女子，温黛黛那贱人莫非就是被他勾引了，是以两人双双逃走。"

司徒笑冷笑道："温黛黛虽然淫荡，却还看不上潘乘风那种卑贱无耻之徒，黑兄自管放心好了。"

"潘乘风"听得他当着自己的面辱骂自己，自己却还开口不得，心中憋着满腹怨气，面上却还只得颔首同意，咯咯笑道："骂得好！骂得好！"

天杀星海大少怒骂道：“ 这厮想必知道俺饶不了他，是以偷偷溜了，好小子，淹上天入地，也要寻你回来！ ”

此人当真是烈火般的脾气，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话未说完，双拳一揖，竟真的飞身而去。

司徒笑道：“ 黑夜之中，那贱人必定走不甚远，你我此刻追去，八成是追得上的。 ”

黑星天道：” 正该如此！ ”

司徒笑注目着“ 潘乘风 ”道：“ 不知铁兄意下如何？ ”

“ 潘乘风 ”缓缓站了起来，道：“ 合则两利，不合两败…… ”

司徒笑大喜道：“ 铁兄果然是人间奇才，明辨事理，黑兄、白兄，事不宜迟，你我此刻便该向主人告辞了！ ”

三人本未携带行装，果然立刻便向主人告辞。李洛阳口中虽在挽留，但挽留显然并不热切。

承梁上的铁中棠，俯首下望，只见李洛阳走进来，呆立了半晌，拖起沉重的脚步，吹熄了四下的灯火。

于是空广的厅堂，只剩了一盏孤灯，昏黄黯淡的灯光，映着他颀长寂寞的身形，风吹灯摇，倍觉凄凉。

然后，他举起灯，走下了厅前的石阶，孤灯在夜色中渐渐退去，本来昏黯的灯火，变得只剩下一点昏影。

于是，所有的争吵、哄笑、叽嘲、交易……暂时都被黑暗所吞，而大厅中终于只剩下空白的黑暗，暗黑的寂寞。

全身浸没在黑暗中的铁中棠，望着这孤独的老人远去，心里也不觉感到些许迟暮的惆怅。

在黑暗中静候了半晌，听得所有的声息都已消寂，然后，他便悄悄跃下承梁，掠出窗户。

他在深深夜色下的屋脊上狸猫般的移动着身形，目光却像兀鹰一般，在每一个阴暗的角落中搜索。

夜，更深了，他仍在等待，仍在搜索，但谁也不知道他搜索与等待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终于，远处一个阴暗的角落中，树丛里，有了轻微的响动，响动虽轻，但铁中棠却绝不肯放过。

一条人影，悄悄自阴暗的树丛中探出头来，机警的四下观望着。

四下绝无警兆，铁中棠更不曾发出任何声音。

这人望了半晌，终于现出了身子，满身黑布、黑绢包头，只有眼波在夜色中闪闪发光。

铁中棠屏息而望，终于辨清了这人影便是温黛黛。

她左手提个箱子，行手挽着只麻袋，沿着墙根走了几步又停下身子，留意倾听。

铁中棠暗中冷笑：“ 温黛黛，你果然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逃不了 的，便索性等在这里。 ”

温黛黛身形一长，轻烟般向铁中棠存身的屋脊窜了上来，伏在屋瓦上，轻轻喘息着。

铁中棠早已选了个最最隐秘的地势，是以池能瞧得见温黛黛的每一个举动，温黛黛却瞧不见他。

她喘息渐渐平静，仰面将麻袋缚在背上，又紧了紧包头的黑市，束腰的绢带，以及足下的绑腿。

铁中棠悄悄移动下身子，双臂已贯满真气，准备随时出手一击，便可将温黛黛擒在掌下。

温黛黛收拾好了，竟四肢松懈的躺在瓦上，凝目望着苍穹，也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心事。

她目光忽而幽怨，忽而愤怒，忽然喃喃自语道：“ 司徒笑，你破坏了我和他，我绝对饶不了你！ ”

这句话本未说完，说到大半时，她便忽然警觉住口，但铁中棠足何等人物，自然中已听出她言下之意。

他算准温黛黛绝不敢即时逃走，是以也等在这里，将她捉住，甚至将她杀死，取回自己的珠宝。

但在这刹那间，他却突然改变了心意。

“ 这里只是全部宝藏七份中的一份，本属我名下，我何不将这些珍宝就暂时给她，让她以这份珍宝来与司徒笑等人作对，以她的聪明与泼辣，再加以她的美色，岂非又是个司徒笑的大敌。 ”

原来他早己将宝藏分作十份，其中三份，他己作了神秘的用途这是他深藏的秘密，除了他谁也不知道。

另两份他给云铮，让云铮支配作复仇之用，水灵光也有两份，她守护着宝藏，陪伴着那残废而寂寞的老人，这是她应得的。

腹中怀有云家骨血的冷青萍，铁中棠也为她留下一份，还有一份，他要留给救了自己与云铮性命的赵奇刚。

剩下的一份，才是他自己留给自己的，但此刻他为了复仇的大局，又毫无留恋的交给了温黛黛。

刹那之间，他便由富可强国变为赤贫，但是他心中却但坦荡荡，丝毫不觉难受与惋惜。

温黛黛终于翻身掠起，女子永远都比男子有更大的忍耐与抵抗之力，她此刻虽觉饥疲虚弱，但身法仍极轻巧。一忽儿，她已掠出庄院，掠入丛林。

铁中棠遥遥跟在她身后，他虽然毫无吝惜的将那一份巨大的财宝交给了她，同时也交给她一份重大的任务。

此时他便要看看她是否有所作为？是否担得起这份担子？

入林已深，温黛黛才放缓脚步，歇了口气，她方待倚着树干歇息一阵，哪知树上突然坠下了一条人影，直挺挺的落到她面前，嘻嘻一笑。

温黛黛大惊之下，面上立刻变了颜色。

这条人影，左手提着包袱，包内碧光闪闪，满面嘻皮笑脸的神情，望着她不住痴笑。

温黛黛定了定神，才看清这人影竟是九于鬼母门下的那跛足童子，不禁脱口道：“ 你们不是都走了么？你为何还在这里？ ”

跛足童子嘻嘻一笑，指了指手中包袱，道：“ 他们都走了，我是回来收取挂在树上的碧磷珠的。 ”

温黛黛深深呼了口气，道：“ 收了碧磷珠，就该回去了，还耽在这里，不怕你师父找你么？ ”

跛足童子眼睛盯着她丰满的胸膛，只管痴痴的笑。

温黛黛笑“ 啐 ”了一口，道：“ 小鬼，你今年多大了？ ”

跛足童子道：“ 十四。 ”

温黛黛咯咯笑道：“ 十四岁就会看女人，是谁教你的？ ”

跛足童子伸出袖子，擦了擦鼻子，嘻嘻笑道：“ 好看的女孩子人人都要看的，还用得着教么？ ”

温黛黛笑道：“ 听说你有许多漂亮的师姐，你应该回去看她们呀，为什么还在这里挡路？ ”

跛足童子一本正经的轻叹道：“ 我的师姐虽多，她们却还都是小孩子，还不是真正的女人。 ”

温黛黛笑道：“ 我是真正的女人吗？ ”

跛足童子乘机又上上下下打量了她几眼，拍掌道：“ 货真价实，半分不假，是个标标准准、地地道道的女人！ ”

温黛黛已笑得弯下腰去，道：“ 看不出你年纪虽小，倒还有几分眼光，只可惜实在太小了些。 ”

跛足童子瞪起眼睛，大声道：“ 谁说我小，我年纪虽然只有十四，可是和二十四的人绝没有什么两样？ ”

温黛黛娇笑着伸手摸了摸他面颊，道：“ 等你二十四的时候，我就老了，还是现在多看看吧！ ”

跛足童子道：“ 正是要多看看。 ”

果然歪起了头，上上下下看个不停。

后面暗林中的铁中棠见了，心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这跛足童子固然是刁钻古怪，人小鬼大，温黛黛这种半吊子的脾气，更是令人啼笑皆非。

跛足童子瞧了半晌，忽然轻叹道：“ 可惜你嫌我太小了，否则我一定要你嫁给我。 ”

温黛黛忍住笑道：“ 正是因为你太小了，否则我一定嫁给你。 ”

跛足童子大声道：“ 真的么？ ”

温黛黛道：“ 真的！ ”

跛足童子呆了半晌，突然长长的叹了一声，摇头道：“ 恨不相逢长大时，唉，我还有什么话说！ ”

温黛黛忍不住“ 噗嗤 ”笑出声来，花枝乱颤的笑了许久，道：“ 你看够了么，让我走吧！ ”

跛足童子叹息着点了点头，缓缓转身，又回过头来，道：“ 我方才看到了你那位云公子了。 ”

温黛黛面色微变，脱口道：“ 他在哪里？ ”

跛足童子道：“ 你要我带你去看他？ ”

温黛黛道：“ 你知道他此刻在哪里？ ”

跛足童子道：“ 自然知道！ ”

温黛黛眼波转动，道：“ 你要带我去？ ”

跛足童子却又皱起眉头，道：“ 这个……但是…… ”

温黛黛笑骂道：“ 但是什么？明明是你自己要带我去的，难道你此刻又不敢了？真丢人！ ”

跛足童子挺起胸膛，道：“ 我为什么不敢带你去，只要你肯让我亲一下，我们马上就走。 ”

温黛黛不禁又笑得弯下腰去，指着他咯咯笑道：“ 小鬼……小鬼你…… ”

她笑得直喘气，话也说不出了。
跛足童子板起面孔，道：“ 笑什么？不肯就算了。 ”
温黛黛娇笑道：“ 好吧，姐姐我就让你亲一下。 ”
跛足童子大喜道：“ 真的么？ ”
温黛黛半J 起眼睛，将面颊凑了过去，笑道：“ 来呀！ ”
跛足童子突然敛去笑容，放下包袱，深深呼出口气，张开双臂，狠很的一把抱住了温黛黛。
温黛黛边笑边喘着气，道：“ 小鬼！轻些……轻些……哎哟，你…… ”突然一把推开了他，面上已变得红红的。
暗林中的铁中棠不禁叹息忖道：“ 这温黛黛当真是个绝代尤物，连童子都被她打动了心。 ”
他不知越是初解情窦的童子，便越是渴慕温黛黛这种浑身都散发着热力的成熟妇人。
跛足童子踉跄后退了几步，呆立在地上，两眼空空阔阔的望着远天，仿佛突然痴呆了一样。
温黛黛却在轻轻整理着散乱的鬓发。
突听那跛足童子大笑一声，飞跃而起，凌空翻了几个筋斗，大喊道：“ 我亲了她，她好香哟！ ”
温黛黛笑骂道：“ 小鬼，你疯了么！ ”
跛足童子又笑又跳，道：“ 疯了疯了，完全疯了！ ”
温黛黛道：“ 你若肯答应我一件事，我就再让你亲一下。 ”
跛足童子突又呆住。讷讷道：“ 真的？ ”
温黛黛柔声笑道：“ 小弟弟，姐姐怎会骗你？ ”
跛足童子整个人都跳了起来，大喊道：“ 快说快说，你肯让我再亲一下，我什么事都答应你！ ”
温黛黛道：“ 你要答应带我去到那里后，你自己却不能进去，此后也水远不许告诉别人。 ”
跛足童子道：”比这再难十倍的事，我也答应。 ”
温黛黛娇笑道：“ 乖孩子…… ”走了过去，轻轻抱起了他，在他生着雀斑的脸上接连亲了好几下。
等到温黛黛松开了手，跛足童子突然“ 卜通 ”一声，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温黛黛惊呼道：“ 你怎样了？ ”
哪知她话未说完，那跛足童子已又直挺挺跳了起来，翻着筋斗笑道：“ 三个月里我若是洗了脸，我就是王八蛋。 ”
温黛黛咯咯笑道：“ 三个月不洗脸，要臭死了。 ”
跛足童子大声道：“ 说不洗，就不洗。 ”提起包袱，带起温黛黛的臂膀。道：“ 走吧！ ”
铁中棠暗中旁观，心中又惊又怒：“ 这贱人还要去寻二弟作什？莫非她还想害他。她既已与司徒笑分手，想来不致再害二弟，但二弟对她一往情深，此番她若是去了，以二弟的性情，说不定又会旧情复发，她纵不再加害二弟，但以她这种祸水般的性情，迟早都要伤二弟的心，何况…… ”
这时，跛足童子已拉着温黛黛走了。
铁中棠断然决定：“ 此事我绝不能袖手。 ”立刻追踪而出。
那跛足童子拉着温黛黛飞掠在林间，走的并非入城的方向，道路越来越

见荒僻。

走了约莫半里之遥，跛足童子才停住脚步。

温黛黛道：“ 已经到了？ ”

跛足童子呆呆的点了点头，道：“ 快到了。 ”

温黛黛转目四望，此处一片荒野，远远只有几丛树林，却望不见人家，不禁皱眉道：“ 在哪里？ ”

跛足童子道：“ 前面。 ”

温黛黛道：“ 还在前面，为何不走了？ ”

跛足童子怔了半晌，忽然长叹道：“ 你此番走了。我就不知能不能再见得着你了？ ”

温黛黛笑道：“ 傻孩子，不要说呆话，我又不会死的，你自然能够再见得着我。 ”

跛足童子摇了摇头，道：“ 纵然能够再见着你，却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一月的事了。 ”

温黛黛轻轻道：“ 你若要见我，随时都可以来找我的。 ”

跛足童子大喜道：“ 你无论住到哪里，都肯告诉我么？ ”

温黛黛轻笑着点了点头，道：“ 乖弟弟，姐姐无论住到哪里都会告诉你，来，笑一下给姐姐看。 ”

跛足童子果然嘻嘻一笑，振起精神，道：“ 走吧！ ”

哪知温黛黛却摇了摇头，道：“ 再等一会。 ”

跛足童子眨了眨眼睛，奇道：“ 你真奇怪…… ”

温黛黛轻叹道：“ 你奇怪么？告诉你，姐姐本就是个奇怪的人，又奇怪，又寂寞，又痛苦…… ”

她抬起头，幽幽的望着天上。

跛足童子叹道：“ 你那么漂亮，世上不知有多少人喜欢你，你怎么还会寂寞呢？我真不懂。 ”

温黛黛道：“ 喜欢我的人我都讨厌，我喜欢的人都不喜欢我，我怎么会不寂寞呢？所以我就要想尽各种办法来解除寂寞。 ”

跛足童子道：“ 云公子他很喜欢你呀！ ”

温黛黛摇头道：“ 不是他。 ”

跛足童子奇道：“ 是谁？ ”

温黛黛默然半晌，勉强笑道：“ 不要再提了，我此刻非但再也不喜欢他，而且还恨得他要死。 ”

跛足童子大声道：“ 不要紧，还有我喜欢你。 ”

温黛黛笑道：“ 我也喜欢你，所以我现在才要多陪你一会儿，你是我平生第二个喜欢的男人。

跛足童子眼睛一亮，道：“ 真的？ ”

温黛黛又轻轻摸了摸他的面颊，柔声道：“ 但你只是个孩子，我却已快老了，我只能像弟弟一样的喜欢你，知道么？ ”

跛足童子痴痴的点了点头，突然大声道：“ 不管怎样，等我长大了，你若还没有嫁人，就一定要你嫁给我。 ”

他不再与温黛黛说话，拉起她的袖子，放足狂奔而去。

铁中棠在暗影中木立半晌，暗问自己：“ 她真的是这么奇怪么？ ”抬眼望去，他两人已窜入丛林。

铁中棠不再迟疑，飞掠而去。

第九章　荒洞冷语

丛林中仿佛有座祠堂，温黛黛与跛足童子已远远停在祠堂外。

温黛黛轻声道：“好弟弟，你要记着，有些女人身子虽然脏，但一颗心却还是干净的，她虽然害了人，也是因为那些人自己差劲，还不够资格做男人，所以你将来无论如何，也要做个真正的男人，知道么？”

跛足童子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温黛黛又道：“我住定了，便会设法通知你，现在你快走吧！”

跛足童子温顺的转过身，突又回首道：“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呢，我实在想不通，你肯告诉我吗？”

温黛黛笑道：“只因为你是真正的喜欢我，没有别的心思，所以我也喜欢你。”

跛足童子呆了半晌，才欢呼着飞奔而去。

温黛黛望着他身影消失，呆了半响，放下箱子，整了整衣衫，又提起箱子，呼出口气，大步走向祠堂。

祠堂早已荒废了，外面两扇木门，已不知被谁偷去了砍作柴烧，庭院中蔓生着荒草，草丛中落叶片片，被夜风吹着，发出阵阵萧索的沙沙声响，伴着吹动残窗的哔剥声，便混合成一阕凄凉的夜曲。

踏过落叶荒草的庭园，走上满生苔藓的石阶，穿过蛛网四结的门楣，便是那阴森破落的祠堂。

温黛黛立刻觉得一股霉腐的气味扑鼻而来。这小小的祠堂中，布幔破落，神桌颓败，已不知有多久未有香火了。”

夜风中寒意甚重，风吹入户，布慢飘飞，词堂中竞空无人迹，温黛黛不禁怀疑：“莫非是那小鬼骗了我？”

但她这念头尚未转完，便听得有轻微的鼻息声，自那颓毁腐朽的神案下一阵阵传了出来。

她微微迟疑，悄然而入，轻轻掀开那神案前的布幔——云铮竟蜷曲着身子睡在这里。

温黛黛忍不住暗暗叹息：“师兄那般的谨慎，师弟却是如此大意，你纵然倦极了，也不该睡在这里呀！”

她实在想不出同门的师兄弟，性格上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铁中棠讥警谨慎，无论在任何危急的情况下，不但能自保自救，还能救人，而云铮却是如此激动，如此大意，他空有满腔热血，要管尽人间的不平之事，但他却偏偏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照顾自己。

但她却不知道这师兄弟两人，实在有个最大的相同之处——这两人都有颗侠义而正直的心，两人做事所用的手段与方法虽然不同。但目标却都是一样的。

此刻已隐身在颓檐下暗暗偷窥的铁中棠心中更是感慨万端：“二弟呀二弟，你纵有铁中棠的胆量，天大的武功，但如此这般性情，孤身在外面闯荡江湖，又怎能教人放心得下！”

温黛黛叹息了一声，俯下头去拍了拍云铮的肩头，云铮自睡梦中惊醒，大喝道：“什么人？”

喝声之中，他己翻身掠起，却忘了自己乃是睡倒在神案下，直将那神案撞倒飞起跌下，震得四散。

温黛黛退了一步，默然凝望着他。
云铮看到她，颜色立刻大变，厉声道：“原来是你！”
温黛黛道：“不错，是我！”
云铮怒道：“你来作什么？”
温黛黛道：“我来找你。”
云铮仰天狂笑道：“好呀，想不到你还有脸来见我。”
温黛黛凝目看了他半晌，轻轻叹息一声，转身而行。
云铮望着她走到门口，突然纵身一跃，挡住了她的去路，大声道：“你忽来忽去，难道疯了。”
温黛黛冷冷道：“我只当你对我完全没有感情，才来找你，但见了你这副样子，显见得对我还没忘情，我只有走了。”
云铮怒道：“谁说我对你未能忘情，我只是恨透了你。”
温黛黛缓缓道：“爱恨之间的距离，实在差得太少了，你此刻纵然恨我，不久又会爱上我的。”
云铮道：“你自以为能猜得到我的心事？”
温黛黛轻轻叹息道：“你可愿意听听我的身世。”
云铮冷笑道：“你究竟是怎样的人？”
温黛黛道：“坐下来听我告诉你。”
云铮虽是满面怒容，却仍然坐了下来。
温黛黛放下箱子，坐到箱子上，缓缓道：“我自幼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自幼跟着我的养父，他是个良心极好的人，却有满腹牢骚，认为天下人都对不起他，于是天天喝酒，而且天天喝得烂醉。”
“其实天下人又何曾亏负了他，他只是自己虐待自己，终于将自己的家业，虐待得干干净净。”
她闭起眼睛，长长叹息了一声，才接着说了下去：“他全无谋生的技能，武功也不高，什么事都不愿做，只是整天自己对自己说：“凭我这样的人，怎能做低三下四的事，要做就要做一番大事业。”于是他整日东流西荡，要去做那大事业，但究竟是什么大事业，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告诉我，总有一天会发财的。
那时我年纪还小，跟着他实在吃尽了苦，不但住在破庙里，饭吃不饱，直到十五岁的时候，还穿着十岁的破衣服。
十五岁的女孩子，有的已和妇人差不多了，那些无赖少年，整天盯着我瞧，我掩得了这里，掩不了那里，索性就让他们瞧个饱，于是……就在那一年，有几个无赖，灌醉了我义父的酒，就把我奸污了，第二天我哭着告诉义父，他大怒之下就拿着刀子去找那些无赖，自然毫无结果。
我那义父，自然还是天天喝酒，喝得更多，更醉，他不再照顾扶养我，终于走得不知去向了。
后来，我认识落日马场中的一个马师，他会武功，在当地也算个有钱有势的人，我就迷惑住他。
当然，他也迷上了我，只要我说的话，他没有不听的，于是我就叫他将最先欺负我的人都在暗中杀了！”
云铮恨声道：“那些人还是杀了的好！”
温黛黛淡淡笑了笑，接道：“但等到我看到落日马场的主人司徒笑时，我又下了决心，要钓到这条大鱼。

我用尽各种方法去接近他，等到他终于开始注意我，引诱我时，我却流着眼泪对他说，我不能背叛马师。

于是，第二天，司徒笑便令那马师陪着他去牧马，两人同时去的，回来的时候，却只剩下司徒笑一人。

司徒笑对我说，那马师大意落马，已被乱蹄踏死，我心里自然有数，但表面上却作出十分悲伤的样子。

于是，我就在悲哀中做了司徒笑的外室。

我发誓以后不能让自己再穷了，我用尽一切手法，去博取司徒笑的欢心，我渐渐有了高贵的庭园，华丽的衣衫和各种珍奇的珠宝，我已由贱女变为贵妇，由泥淖飞上高楼，我终于成功了。”

她缓缓顿住语声，云铮也说不出话来。

风吹窗槅，这难堪的寂静延续了许久，温黛黛苍白的面容上，又泛起一丝冷漠的笑容，接着叙说：“自从那时之后，我就尽量充实自己，念书、学武，我再也不愿自高处落下去，我还要飞得更高。

等到我自觉自己已足够坚强，我便开始报复，我诱惑男人，玩弄男人，然后再杀了他们。

两三年来，凡是经不起我诱惑的男人，也不知被我毁了多少，但我却丝毫不觉后悔。”

云铮突然大吼一声，道：“不要说了！”

温黛黛冷冷道：“我对你这样说，只是要你知道我是个怎样的女人，对男人，我已知道得太多了，你这样的男孩子，我是永远不会爱上你的，我要你完全对我绝望、灰心。”

云铮握拳道：“我不但已对你绝望，而且……而且………

温黛黛淡淡笑道：“你若对我卑贱、轻视，就更好了。”

云铮霍然站起，厉声道：“既然如此，你为何要来找我？”

温黛黛缓缓道：“现在，司徒笑已和你那师兄铁中棠勾结到一处，司徒笑恨透了我，他是绝不肯放过我的，我只有先杀了他，而我，我却恨透了铁中棠，更一心要将他杀死。”

云铮恨声道：“这两人也是我决心要杀的人。”

温黛黛轻轻一笑，道：“对了。”

云铮霍然抬头，道：“你想与我联手对付他们？”

温黛黛道：“不错，只因凭你我两人单独的力量，决难胜过他们，你只有与我联手，才能有制胜的机会。”

云铮道：“我怎能与你联手？”

温黛黛冷冷说道：“你为何不能与我联手，你大可利用我的机智和狡猾，我也要利用你的力量和武功。你只要牢牢记着，我们只是互相利用，绝没有丝毫情感，等到事情过了，你只管走你的路，我只管走我的路。”

云铮又愣了半晌，显见心中仍在犹豫未决。

温黛黛哈哈冷笑道：“你还在想什么，难道你不敢？”

云铮道：“我怕什么！”

温黛黛冷冷道：“我怎知你怕什么？”

云铮厉声道：“只要能杀死司徒笑，再将那大旗门的叛徒生擒活捉，让我看看他身受本门的惨刑而死，就……就像我那大哥一样，我便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做。”

他始终忘不了他大哥云镀身受五马分尸之刑而死时的惨痛，对亲手执行的铁中棠，更是永远痛恨在心。

温黛黛展颜微笑，道：“这样才是个有胆量的男子汉。”

云铮道：“你要我怎样去做？”

温黛黛道：“机会总要来的，机会来了，还怕无事可做？”

隐身在窗外的铁中棠听到这里，暗中不禁泛起微笑。

首先他已确定了自己对温黛黛所作的投资没有白费——温黛黛将不惜心力来与司徒笑成仇为敌。

其次，他不禁有心感激温黛黛对云铮所表明的态度，冲动的云铮有了狡黠的温黛黛在旁相助，已可令人放心。

至于温黛黛对他的情感，铁中棠却已不愿深思，他悄然掠下屋檐，突见角落里有人影轻轻一闪。

他大惊之下，只怕这情况已为司徒笑的党羽窥破，当下引臂纵身，轻烟般飞掠了过去，暗影中那人也霍然转过身来，却又是九子鬼母门下那跛足童子。

铁中棠不禁皱了皱眉头，暗暗忖道：“这小鬼原来也是个言而无信的人。”微一招手，转身而退。

他刚掠出荒祠墙外，那跛足童子也箭一般跟窜出来，瞪起眼睛道：“你皱什么眉头，找我作甚？”

铁中棠叹道：“你既已答应了温黛黛，就不该再来窥探。”

跛足童子呆了呆，忽然轻轻挥了挥手。铁中棠只觉一阵异香扑鼻而来，头脑立刻晕眩，立刻就倒了下去，不省人事。

跛足童子极快的解下了腰带，将铁中棠紧紧捆了起来，口中道：“你莫怪我对你如此，只怪你知道的大多了些。”他捆好了铁中棠，扛在肩上，喃喃又道：“你若是告诉温黛黛我又来窥看，她就不会再喜欢我，我总要想个办法，让你不敢说出来。”但他也猜不出，这铁中棠究竟是何来历，为何会知道这么多事情，是以也不敢下煞手，当下扛着铁中棠软绵绵的身子飞掠而去。

此处己是城郊，林外阡陌纵横，乃是一片麦田。

跛足童子身上扛着一人，也不敢回去师父那里，只是在心中想着主意，脚步也渐渐放缓了下来。

走了许久，他心里越来越是急躁，放眼望去，麦田边，小道旁，有三间小小茅屋。

茅屋里不但有灯火，还有一阵阵推磨之声隐隐传来，似乎是北方常见贩豆腐豆汁的荒村小店。

跛足童子脚步微一迟疑，暗道：“也罢，我先去喝碗豆汁，吃两块热豆腐再做生意。”

放开大步，走了过去。

茅屋前搭着个简陋的竹棚，摆着三两张破烂桌椅。

一盏半明不灭的孤灯下，正有个老态龙钟、自发苍苍、披着件粗布棉袄的老人，在有气无力的磨着豆腐。

跛足童子大声道：“可有早点卖么？”

那老人道：“好香的豆汁，好热的豆腐，要多少有多少。”

跛足童子笑道：“有就拿来。”砰的将铁中棠放到地上，故意自言自语

道：“ 好重的小偷，回到衙门，非多打几板才行。 ”

那老人眯起满是皱纹的眼睛笑道：“ 原来小客官是位公差大人。 ”

跛足童子连忙笑道：“ 不错不错，你猜对了！ ”

那老人转首唤道：“ 大娘，有办案的公差大人来喝豆汁，你快些端个干净的碗出来。 ”

茅屋内轻脆的应了一声，一个青帕包头、青衣布裙的少妇，怀里抱个初生婴儿，垂首走了出来。

她拿个青瓷汤碗，舀了碗豆汁，端到跛足童子面前。

跛足童子见她又要抱孩子，又要作事，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刚想站起来帮忙，忽然想到自己是个“ 公差 ”，似乎不应太客气，又大模大样的坐下来。

青衣妇人见了公差，更仿佛骇得头也不敢抬起，垂首站在跛足童子面前，轻轻道：“ 大人还有什么吩咐？ ”

跛足童子沉着声音道：“ 有豆腐再来两块。 ”

青衣妇人应声走了过去，在老人耳边轻轻说了两句话。

那老人笑道：“ 我家大娘说官人办案辛苦，理应特别招待，叫老汉再去加些特别的私房作料。 ”

跛足童子暗笑：“ 想不到做公差还有这些好处。 ”

那老人端了碗豆腐，瞒珊着走了进去，又蹒跚着走了出来，谄笑道：“ 官人尝尝这碗豆腐怎样？ ” 双手将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送到跛足童子面前，豆腐果然加了些香油作料，一阵阵香气四溢。

跛足童子心里好笑，暗暗忖道：“ 他们如此怕我，索性连钱都不付了。 ” 端起豆腐狼吞虎咽的吃了个干净。

那老人眯起眼睛笑道：“ 滋味如何？ ”

跛足童子笑道：“ 不错不错。 ”

老人笑道：“ 这豆腐样样都好，只是一样不好。 ”

跛足童子道：“ 什么不好？ ”

老人道：“ 吃了豆腐的人，都要没命了。 ”

跛足童子面色突变，推案而起，刷的窜到老人身前，揪住了老人衣襟，厉声道：“ 这里莫非是个黑店？ ”

那老人笑哈哈的望着他，也不说话。

跛足童子顿觉头脑晕眩，四肢也渐渐发软，心里已知道不好，大怒举掌，向老人面前拍了过去。

但那老人只是轻轻一推，跛足童子便松手倒下，心里暗恨：“ 想不到九子鬼母门下竟会在阴沟里翻了船。 ”

这一念尚未转完，便晕沉沉昏了过去。

那老人抚掌笑道：“ 倒也倒也—— ” 却又回首问：“ 姑娘，这孩子到底是什么人，你为何要将他迷倒？ ”

青衣妇人道：“ 这孩子是谁我也不知道，但是他捆来的这人，却是我认得的，你快将他两人抬进去吧！ ”

昏黄的灯光下，只见她淡扫蛾眉，不着脂粉，虽然是布衣布裙，却也掩不住她姿色之美丽，气质之清雅。

那老人神色之间，也对她极是恭顺，当下不敢再问，将铁中棠与那跛足童子都抬进了茅屋。他虽是满面皱纹，年近古稀，但两膀却仍有许多力气，同时抬起两人，看来竟不费吹灰之力。

茅屋内陈设甚是简陋，却打扫得一尘不染。

青衣妇人抱着婴儿，随着她走进茅屋，手指铁中棠道：“你看看他是否被人点了穴道，还是被药物迷倒。”

那老人道：“这位相公四肢软如棉花，看来是被迷倒的模样。”此刻他目光不再朦胧，炯炯射出犀利的光芒。

青衣妇人将婴儿轻轻放在摇篮里，舀了碗冷水，去喂铁中棠，哪知铁中棠仍是晕迷不醒，甚至冷水淋头也淋不醒他。

那老人皱眉道：“好厉害的迷药！”

青衣妇人叹道：“他行事一向最是谨慎，武功又十分高强，却不知怎会着了这小小童子的道儿？”

老人道：“这位相公究竟是准？姑娘为何对他如此关心？”

青衣妇人轻轻叹道：“他便是大旗门中的铁中棠。”

老人变色道：“他……莫非他是二姑娘的……”

青衣妇人摇了摇手，道：“住口，又有人来了。”

语声方落，一阵脚步之声自远而近传来，有人沉声道：“阿弥陀佛，出家人前来向施主讨碗豆汁解渴。”

青衣妇人悄悄道：“你在这里照顾着，我出去瞧瞧。”

语声中她已闪身出了茅屋，随手掩上柴门。

凄迷的夜色中，一个头戴竹笠、芒鞋白袜、车上穿着件灰色僧袍的行脚僧人，双手合什，立在石磨边。

他似是远道而来，满身风尘、头上竹笠压到眉际，颔下青渗渗的氏着短髭，垂首道：“女檀越可愿布施出家人么？”

青衣妇人心想早早打发了他，舀了碗豆汁，截了块豆腐，送了过去，含笑道：“大师只管自用！”

行脚僧人笑道：“女檀越善心善举，菩萨必定保佑。”

青衣妇人道：“多承大师吉言，大师还是乘热吃吧！”

行脚僧人缓缓坐了下来，口中却接着说道：“菩萨必走保佑女檀越大吉大利，永远不会被人发现行踪。”

青衣妇人面色突变道：“大师说什么？我实在不懂。”

行脚僧人头也不回，缓缓道：“冷姑娘，你当真不懂么？”

青衣妇人身子一震，面上更是惨然变色，口中却强笑道：“谁是冷姑娘，大师莫非认错人了！”

行脚僧人笑道：“冷青霜，冷姑娘，自从你出走之后，谁也寻你不着，人人都只当你已隐身在深山大泽之中，又有谁想得到你这位自幼娇生惯养的千金，竟会隐身市井，卖起豆汁来了。”

青衣妇人大惊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行脚僧缓缓转过头来，缓缓摘下了头上忏笠，露出了两道浓眉，一双锐目和那微带鹰钩的鼻子。

他颔下虽生着短髭，但年纪却极轻，惨白的面容，虽极英俊，但却仍带着一种阴森冷削之意。

青衣妇人冷青霜目光动处，脚下情不自禁的退了两步。

行脚僧微微笑道：“冷姑娘，你认得小弟么？”

冷青霜面上忽然也泛起了一丝甜美的娇笑，轻轻笑说道：“你不是我那沈大弟么？我怎么会不认得你！”。

笑语声中，她一双玉手，突然闪电般扫了出去，十指尖尖，有如利剑，急扫那行脚僧人的双目、咽喉，裙中飞起一足，踢向那行脚僧人丹田要穴，招式更是奇诡狠辣，双方距离如此迫近，只要被她指尖足端扫中一些，立时便是杀身之祸。

哪知这行脚僧人却似早有防范之心，哈哈大笑道：“幸好小弟早知姑娘笑中必有藏刀，否则岂非此刻便要丧命了。”

笑声方起，他已翻身掠了开去。

冷青霜冷笑道：“你此刻还是活不了的！”如影随形，随之扑上，一双纤掌，化做了漫天掌影。

行脚僧人虚虚迎了几招，大声道：“姑娘且慢动手，小弟此来并无恶意。”凌空一个“死人提”，落到两丈开外。

冷青霜道：“既无恶意，为何要如此鬼鬼祟祟乔装改扮，难道你还想姑娘我放你去报讯么？”

行脚僧人苦叹道：“冷姑娘，你可知道小弟此刻也和姑娘一样，变成个见不得人的黑人了，只得改扮成这般模样。”

冷青霜脚步微一迟疑，上下打量着他，冷冷笑道：“沈杏白，你说的话，也能让我相信么？”

行脚僧人叹道：“冷老前辈若是见着姑娘，最多也不过令姑娘回去而已，但家师若是见着我，就会要我的命了！”

冷青霜道：“黑星天只有你这个徒弟，怎舍得杀你？”

行脚僧人苦笑道：“小弟已背叛了家师！”

原来行脚僧人，正是随黑星天入了那死神宝窟，却在危急之时，背叛了黑星天逃去的少年，名唤沈杏白。

他听得黑星天未曾丧命于死神宝窟中，便知道黑星天必定不会放过她，吓得他再也不敢现身江湖，便扮成个行脚僧人，东藏西躲，到处流浪，不想竞恰巧遇到了冷青霜，他对冷青霜早有图谋，此刻更有机可乘，为了讨好于她，便编造了个动听的故事说了出来，他口舌灵便，说得当真头头是道。

然后，他长叹一声，又缓缓说道：“是以家师更再容不得小弟活下去，小弟才只得乔装改扮，亡命江湖……”

冷青霜冷冷道：“你纵然说得天花乱坠，也难令我相信。”她终究是个女子，见他说的可怜，口中虽说不信，其实已有几分信了。

沈杏白扑的跪下，道：“在下如有虚言，必遭天诛地灭。”

冷青霜冷笑道：“发誓又有何用？”

沈杏白惨笑道：“小弟既已背叛师门，见弃江湖，姑娘若再疑惑。小弟就索性死在姑娘面前，也免得姑娘担心。”

冷青霜冷笑一声，仰首望天。

沈杏白道：“小弟只要能洗清冤枉，一死又有何妨，只望姑娘证实小弟所言非虚后，在小弟坟上洒两杯苦酒。”

冷青霜道：“你要死就死吧，绝对没人劝你。”

沈杏白长叹着自袖底抽出一柄双锋匕首，长叹一声，反腕向自己咽喉刺了下去。

他似乎早已摸透了冷青霜面冷心热的脾气，知道她绝不会眼见自己横刀自刎，是以这一刀刺下，竟真用了全力。

冷青霜见他拔出匕首，面上已为之动容，此刻轻叱着飞身而起，出手如

电，斜击沈杏白的手腕。

“叮”的一声，匕首落地，但那锋利的匕首，却已在沈杏白颈旁划破了一道浅浅的血口。

热血鲜红，滴滴溅落到沈杏白灰色的僧袍上，沈杏白黯然叹道：“小弟既不能取信于姑娘，姑娘还是让我死了吧！”

冷青霜似乎生怕他还要再寻自尽，举足将地上的匕首远远踢了开去，轻轻道：“我相信你了！”

沈杏白大喜道：“真的么？”

冷青霜叹道：“你伤的不妨事么？快随我进屋去，我为你包扎伤口。”

沈杏白道：“小弟自愿以一死表明心迹，只要姑娘能相信小弟，小弟便是死了亦无妨，何况这区区伤势。”

冷青霜眨了眨眼睛，显见心头颇为感动。要知沈杏白对她早已怀有爱慕之心，从来见着她时俱是言语承欢，态度恭顺，冷青霜多年来颠沛流离，受尽寂寞困苦，此刻见着了他，实如见了亲人一般，他的装作极是逼真，便不禁轻易的相信了他。

沈杏白随着她走出茅屋，心头暗喜：“她如此寂寞，又起了与我同病相怜之心，只要我稍化功夫，还怕她不乖乖的投入我的怀抱。”

目光转处，突见一双锐利的眼神正凝注着他，眼神中充满了老练的世故，以及对人们的怀疑不信。

沈杏白认得这双眼睛的主人，正是昔年寒枫堡的内宅管家冷全福，立刻谄笑道：“老管家还认得我么？”

冷全福缓缓点了点头，目光炯炯的望向冷青霜，他其实隐约听得外面的言语动静，只是仍不十分清楚。

冷青霜便简略说了，又道：“那日我离开寒枫堡时，便被福爹发觉了，但他并没有拦阻我，反随着我逃了出来。”

她深深叹息，又道：“这许多日子来，若不是他，我只怕也活不到现在了。”

她想到自己逃避追踪时的恐惧，求生存的挣扎，对亡夫的思念，考虑安身之地时的疑惑，以及生产时那最难忍受的痛苦，又不禁泪光晶莹该然欲涕。

而此刻沈杏白却已发觉了仍自晕迷在地上的铁中棠与跛足童子，立刻问道：“这两人是谁？”

冷青霜道：“一个是大旗门下的铁中棠，还有一个……”

冷全福突然干咳一声，显见是在阻止冷青霜的言语。

冷青霜却凄然笑道：“杏白此后便是咱们一家人了，我们无论什么事，都不该再瞒住他。”

冷全福皱眉道：“但……”

冷青霜面色一沉，道：“莫再多说了。”

冷全福只有垂下了头，缓缓转过身去，这老人锐利的目光，似乎已看破了沈杏自的奸狡，只是无法证明而已。

他缓缓走到摇篮边，垂首去瞧摇篮中的孩子。

沈杏白强笑道：“福爹的话，说的也是……”

冷青霜叹道：“但是人活在世上，总不能什么人都不信任的。”

她这句话与其说是说给沈杏白听的，倒不如说是说给冷全福听的好，但冷全福却仍未回过头来。

冷青霜望着他那苍老的背影，心中又不禁有些歉然，轻轻道：“福爹，今日咱们莫要再做生意了好么？”

冷全福垂首应了。

沈杏白强笑又道：“姑娘能隐身在这里，而且居然还开店做生意，这想法当真是好，是谁都猜不到的。”

冷青霜叹道：“这也是福爹的主意。”突见沈杏白口中虽在对她说话，但目光却出神的望着晕迷的铁中棠，不禁问道：“你瞧什么，莫非你也认得他？”

沈杏白立刻收回目光，强笑道：“小弟怎会认得他？”

就在这一瞥间，他已发现铁中棠袖中露出一角污中，赫然竟仿佛是他在死神宝窟中所见过的血旗。这血旗，铁中棠本拟交给云铮，却被云铮所拒，他便又纳在袖中，而此刻却偏偏被这心怀叵测的沈杏白发现了。

沈杏白心弦一阵震动：“这姓铁的既已得到此旗，必定也得到了那批宝藏。”他装作无意，俯身下去，在昏黄的灯光下凝视半晌，断定了这角污巾必定便是大旗门宝藏中的血旗。

就在此刻，铁中棠也张开眼来。

在他还未及忆起一切事以后，他眼前便出现一张脸，他认得这张脸，仿佛是……仿佛是……

忽然间，他忆起了这张脸，正是在山窟中叛师而逃的少年！

“原来是你！”

也就在此刻，就在铁中棠思索的刹那之间，沈杏白心里已下了决定，他绝不能容铁中棠说话，说穿他假冒的故事，而最重要的是，他下定了决心，要得到铁中棠所得的宝藏。

为了那惊人的宝藏，他不再顾及冷青霜美色。刹那间，沈杏白左指前点，右臂反抡，左指点中了铁中棠右胸的穴道，右臂反抡，匕首挥出。

一道寒光，闪电般插中了冷青霜的胸膛。

她惊呼一声，双手紧按着胸前的伤口，颤声呼道：“福爹……”脚步却已踉跄退到摇篮边。

那崇高的母爱，使得她虽在重伤之下，仍不忘保护爱子的安全——惊呼之声，已使婴儿放声啼哭起来。

沈杏白狞笑着翻身跃起，一步步逼近摇篮。

冷全福手提灯笼，砰的撞进了门，目眦尽裂，随手抛去灯笼，飞身向沈杏白扑了上来。

沈杏自身躯半拧，双手乍分，“凤凰双展翅”，左掌推倒了冷青霜，右掌震退了冷全福。

冷全福踉跄后退，白发翻飞，厉声大骂道：“好贼子，我家姑娘对你那样，你竟忍心下得了手？”

沈杏白狞笑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冷老匹夫，今日就教你瞧瞧沈大丈夫的手段！”

狞笑声中，脚步逼向冷全福。

冷全福仰天狂笑道：“退下去，老夫不要你来动手！”

他白发撩乱，眼角流血，那种刚烈的忠义之气，使得沈杏白不由自主顿住脚步。

冷全福厉声惨呼道：“姑娘，老汉无能，不能保护你了。”反身撞上土

墙，“砰”的一声，鲜血四溅，老人的尸身，无助的倒在墙角。

冷青霜挣扎着站起，胸前鲜血淋漓，匕首已没至刀柄，颤声道：“福爹……孩子……孩子……”

孩子的啼哭之声更大了。

沈杏白笑道：“什么孩子，难道是姓云的孽种？”

突然一步窜到摇篮边，狞笑着道：“好，让大爷也打发他走，好教他在黄泉路上陪着你！”

五指如钩，向摇篮中的婴儿抓了下去。

一声尖厉的呼声，冷青霜亡命的扑了过来，以染血的身子，护卫着摇篮中的婴儿。

昏黄的灯光下，她面色青白，目光却散发着火一般的怨毒，愤恨的光芒，嘶声道：“你敢动他，我做鬼也不饶你！”

沈杏白虽然凶狠，但此刻心头却也不禁泛起一股寒意。

冷青霜颤声悲泣道：“我与你无冤无仇，你杀了我，也就罢了，求求你饶了这无辜的孩子吧！”

泣声哀婉，令人断肠！

沈杏白仰天狂笑道：“饶了他，嘿嘿，斩草不除根，终必成大患，这本是你爹教我的话，却不想今日应在你身上！”

哪知他笑声来了，冷青霜却已飞身扑了上来，反腕拔出了胸前的匕首，一股鲜血飞激而出，俱都溅在沈杏白面上。

沈杏白顿觉双目之间，一阵热疼，宛如被沸水所溅一般，大惊之下，以手护目，而冷青霜手中匕首亦已刺来。

在这刹那之间，沈杏白实未想到重伤下的冷青霜犹有拚命的气力，竟被冷青霜飞身扑到地上，锋利的匕首，虽未插中他心房，但那利刃穿肌的痛苦，碎不及防的惊吓，却已使他心胆皆丧。

冷青霜自己也不知道这气力是从何而来，她母爱化作勇气，悲愤化作力量，一刀刺中了沈杏白，左掌向沈杏白咽喉横切而下。

沈杏白厉吼一声，双臂振起，将冷青霜震得凌空飞起，但他自己业使出了所有的力量，当场晕厥过去。

本已伤重力竭的冷青霜，此刻自更晕迷不醒，这其中只有铁中棠虽被点中穴道，神智却仍很清醒。

他眼望着这幕惨剧在眼前发生，却丝毫没有阻止的力量，心中的悲哀与愤怒，可想而知。

这时，被那老人家抛在地上的灯笼，已燃烧起来，火苗延及了木桌、木椅、墙壁、屋檐。

终于，整个茅屋都燃烧了起来。

婴儿的哭声，渐渐声嘶力竭，渐渐暗哑无声……

铁中棠心中更是痛如刀割，他知道这是云家的骨血，这婴儿的命运竟是这般悲惨，他未出世前，便引起了许多风波，使得他母亲流浪。父亲惨死，而出世之后，又立刻遇着了如此残酷的遭遇。

铁中棠目中热泪盈眶，胸中悲愤填膺，眼望着火越烧越大，眼看着这茅屋中所有的人都要葬身在这火窟之中。

他只望冷青霜还能苏醒，能救出那云家的骨血，他甚至希望那跛足童子能及时醒过来，但是，他的愿望终成泡影。

最先醒来的，竟是沈杏白。

沈杏白朦胧张开眼来，火势似乎已迫在眉睫。

他大惊之下，翻身掠起，惊惶中已无暇去顾及其他的事。

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仅是那宗巨大的宝藏，无论任何人得到这宗惊人的宝藏，都将会改变一生的命运。

婴儿哭声已竭，火势劈拍作响，沈杏白一把抱起了铁中棠，自火焰中飞身而出。

第一〇章　寒水香舟

黎明前的黑夜，分外寂静、寒冷。

燃烧着的火焰，映得四下景物都变作了惨淡的紫色。

沈杏白紧抱着铁中棠，放足狂奔。黎明前，他撞入了荒林中那座荒祠，而云铮与温黛黛却已恰巧在他到达前离去。

苍天对铁中棠的安排，竟是如此奇妙而残酷。云铮与温黛黛若是迟走一步，铁中棠一生的命运或将改变。

此刻，在荒祠，空寂而寒冷。

曦微的曙色，影映着尘封的布幔，檐下的蛛丝，院中荒草凄凄，大地呈现着一种说不出来的苍凉景色。

沈杏白拔出了胸前的匕首，包扎好刀口的创痕，将染血的僧袍抛去，却换了身湛蓝的道袍。

原来他为了逃避黑星天的耳目，包袱中早已预备了各种身份的衣饰，今日扮成和尚，明日就变成道士。

然后，他屈指点了铁中棠四肢关节处的穴道，使得铁中棠口中能言，神志仍清，四肢却丝毫不能动弹。

铁中棠冷冷的看着他，缓缓道：“你染下满手血腥，不过是为了要我说出宝藏的去处，是么？”

沈杏白大笑道：“不错，你倒聪明得很！”

铁中棠道：“那么我劝你赶快死了心吧！”

沈杏白道：“莫非你敢说你也不知道宝藏的下落么？”

铁中棠道：“我自然知道，却永远不会告诉你！”

沈杏白俊秀的面容上，泛起一丝歹毒的狞笑，缓缓道：“你不怕死？淡淡四个字中，却包含着无比凶恶之意。

铁中棠道：“你不敢杀死我的！”

沈杏白厉声狂笑道：“你说得倒有把握，我为何不敢杀你？”

铁中棠道：“我活在世上，你心里总还有可令我说出宝藏下落的希望，你若杀了我，便永远不会知道宝藏在何处了。”

沈杏白笑容立敛，铁中棠那份出奇的冷静，已断然慑服了他，使得他一时之间竟说不出话来。

铁中棠道：“你自然可用各种酷刑逼我说出宝藏的下落，但你却休想自我口中逼出半个字来，只要我能活在世上，终有一日我必要逃脱你的手掌，到那时我必以十倍的酷刑来报复你，你若不信，不妨试试！”

他语声仍是从容平静，便这平静的语声，却使他言语更为可信而可怖。

沈杏白纵声狂笑，道：“你这话便能骇得倒我么？我自然要试试的，也要看看你如何能逃出我的手掌！”

铁中棠道：“你若不怕，为何要以狂笑来掩饰心中的害怕？”

沈杏白反手一掌掴在铁中棠面上，顺手又是一掌，狞笑道：“我打了你，你能怎么样？”

铁中棠动也不动，道：“你打得越重，便表示你心里越害怕。”

沈杏白飞起一足，将铁中棠踢得横飞三尺，蹲下身来一把拧住铁中棠臂膀，道：“铁中棠，我告诉你，无论如何，我也要逼你说出宝藏的下落，任何事，都拦阻不了我，今日日落前你若还不说，我便砍下你这条臂膀，我倒

要看看是你强还是我强！”

铁中棠冷冷一笑，阖起眼来，不再言语。

沈杏白霍然站了起来，将铁中棠背在背上，乘着凄迷的晨雾，窜出了荒凉的词堂，向北而行。

走了段路途，听得水声奔腾，已是横断豫省的黄河南岸。

河边迷雾更重，长长的芦苇，在雾中摇曳，沙沙作响。

沈杏白似乎要寻船乘渡，仁立河岸边，大声呼唤，清亮的呼声，似乎也冲不开沉重的迷雾。

过了很久，才听到“欸乃”一声，雾中荡来一叶扁舟。

沈杏白唤道：“船家可愿渡我到孟城渡头？”

舟头的渔翁蓑衣笠帽，挥手道：“来了！”

语声之中，渡船已至，沈杏白轻轻跃上船尾，将铁中棠放了下来，道：“我朋友有急病在身，船家划快些好么？”

那船家忽然笑道：“快，快得很。”

笑声清脆，语声娇嫩，竟仿佛是女子口音。

沈杏白心中一动，变色道：“你是个女人？”

船家笑道：“怎么？女子就不能摆渡么？”回过头去，长篙轻轻一点，扁舟便已到了河心。

黄河水势湍急，绝不适行驶这种轻舟。

沈杏白立在舟上，波浪翻涌，水声奔腾，他仿佛立在云中，雷声起于足底，寒气迫于眉睫。

他双眉暗皱，忍不住又问道：“这船到得了孟城渡头？”

那船娘道：“到不了！”

沈杏白变色道：“到不了你为何要我上来？”

船娘咯咯笑道：“你自己要上来，谁请你上来了！”

沈杏白叱道：“快渡回去！”

笑声清脆的船娘缓缓回过头来，柔声笑道：“这船虽不能渡你去孟城渡头，可是还有别的船呀！”

沈杏白只见她露在竹笠下的一双眼睛，明媚有如秋水，笑靥如花，琼鼻樱唇，在雾中望去，仿佛绝美。

他生氏在北方，不识水性，此刻立在船上，头脑已有些晕眩起来，心中虽起疑云，却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问：“可以渡我去孟城的船在哪里？”

那船娘左手摇橹，右手一指水面，道：“那不是么？”

迷雾中果然现出一帆船影，船上灯火将雾色照得一片金黄。

那船娘摇手唤道：“三姐，有摆渡的客人来了！”

大船上也有个娇美的声音应道：“快请过来！”

船娘回首道：“准备好，我要靠上那艘船了。”

沈杏白心中虽然更是惊疑，但却沉住了气，俯身抱起了铁中棠，却暗暗又点了铁中棠胸前晕穴。

那船娘喃喃道：“今天好大的雾，三姐，放条绳子下来。”

船上已有条索影抛下，却是道绳梯。

船娘笑道：“客官，你爬得上去么？”

沈杏白道：“不劳费心！”

他足尖轻轻一点，身子已凌空翻起，他有心卖弄功夫，好教船家不敢随

便动他，是以身上虽背着一人，但身法仍极轻灵，一跃之势，几达两丈，双足微微后踢，飘飘落在大船的船头。
　　船头上果然有人娇笑道：“ 好俊的功夫！ ”
　　一个轻衣窄袖的女子，正含笑望着他，莹自的肌肤，窈窕的身段，望来竟也绝美。
　　船舱中的陈设，居然十分精致华丽。
　　亮晶晶的铜灯中所散发的灯光，映照着织锦的椅帔，流苏帘幔，翠玉花瓶，竟仿佛是世家厅堂，哪里似水上人家。
　　轻衣窄袖的少女，仿佛已看出了沈杏白心中的疑惑，但却不容他问话，轻笑道：“ 客官在此歇息，我去端茶来。 ”
　　笑声犹在荡漾，她身影已翩然入了后舱。
　　沈杏白觉得自己仿佛已落入个神秘的陷阱中，在这华丽的船舱四周充满了危机。
　　这船上的女子，笑语如驾，肌肤如玉，分明不会是以打渔摆渡为生，在水上漂泊的人家。
　　这华丽的大船，便是在西湖、秦淮也极为少见，更绝不像是水势湍急的黄河上应有之物。
　　他心中又惊又疑，不知道这些女子究竟要对他怎样。
　　这时，后舱舱中又传出了一声娇柔的轻笑，一个身材高挑，腰肢有如风中柳丝的素衣女子，手里端个碧玉茶盘，随着笑声婀娜行出。
　　玉盘上翠壶玉盏，都是极为珍贵之物。
　　这素衣女子明媚的眼波，在沈杏自身上轻轻一转，柔声道：“ 请用茶！ ”放下茶盘，扭转腰肢，又走了回去。
　　沈杏白霍然站起，大声道：“ 姑娘慢走！ ”
　　素衣女子道：“ 有何吩咐？ ”
　　沈杏白道：“ 在下本要到孟城渡头，寻船东渡…… ”
　　素衣女子道：“ 我知道。 ”
　　沈杏白道：“ 但……但这里…… ”
　　素衣女子笑道：“ 这里有什么不好？ ”望着他嫣然一笑，身子又隐入后舱，却有一缕悠扬的乐声自后舱传出。
　　沈杏白心中大是急躁，他明知此间有凶险，却不知凶险在何处，更不知这凶险究竟何时到来。
　　而在这凶险尚未发生之前，他却又不敢妄动，要知他心机凶狡深沉，没有把握打的仗，他是万万不会打的。
　　船舱四面，苇幔低垂，沈杏白觉得仿佛有许多眼睛正在幔后窥望着他，使他浑身说不出的不自在。
　　他举起茶壶，斟了杯茶，茶色浅碧，清香扑鼻。
　　但是他刚将这杯茶举到唇边，便又立刻放落了下来。
　　后舱中有人曼声道 :“ 客官但请放心好了，这壶茶里，万万不会有毒的。”
　　帘幔启处，沈杏白顿觉眼前一亮，一个宫髻华服、仪态万千的绝美妇人，手掀帘幔，含笑而出。
　　她神情举止间，那似乎带着种说不出的魅力，让人无法注意她的年纪，也根本看不出她的年纪。
　　沈杏白不自觉的站了起来，只听她柔声笑道：“ 妹子们将相公请来，相

公若如此拘束，贱妾实在过意不去。”

沈杏白嗫嚅的说道：“夫人切莫对出家人如此客气，贫道只求夫人送至孟城渡头，别的万万不敢打扰。”

华服美妇眼波凝睬，望了沈杏白好半晌，轻轻笑道：“相公若是出家人，贱妾岂非也要以贫尼自称了！”

沈杏白面色微变，华服美妇已在他身旁椅上缓缓坐了下来，笑道：“相公切莫多疑，贱妾等实无相害之心。”

她又自斟了杯茶，浅浅啜了一口，笑道：“这茶中没有毒的，贱妾等更从未想到要以毒药害人。实是在江河上摆渡，只不过费用要比别的渡船贵一点而已。”

她眼波荡漾，面上又泛起了那魅人的笑容，望着沈杏白缓缓道：“虽然贵些，但贱妾等却必定会教客人们花的银子值得的！”

沈杏白心中微微一荡，展颜笑道：“夫人怎知在下有银子花呢？说不定在下身无分文，夫人又当如何？”

华服美妇咯咯娇笑道：“我那八妹眼睛最毒，看人贫富，万无一失。”

沈杏白心立刻定了：“看来我艳福不浅，这里原来只不过是个变相的艳窟而已，我既已来了，何不乐上一乐？”

当下取出锭银子，　的放在茶盘里，端起茶杯，一饮而尽，斜眼望着美妇笑道：“既是如此，就请夫人教在下看看究竟是如何值得？”

他自觉极为慷慨，抛出了锭十两重的银子，自然想捞回本钱来。

华服美妇却连瞧也不瞧这锭银子一眼，淡淡笑道：“香茗本是奉赠，相公既有恩赐，贱妾也只有代丫环们拜谢了。”

双掌轻轻一拍，便有个十二、三岁的青衣小鬟，憨笑着走了出来，华服美妇道：“撤下茶盘，多谢相公。”

青衣小鬟万福道：“多谢相公喜银。”端着茶盘跑回去了。

沈杏白看得不禁呆了一呆，作声不得。只见那华服美妇转过头来，轻笑道：“贱妾这渡船上各色享受俱备，妹子们虽然姿色平庸，但还通晓歌舞。”

她望着沈杏白，笑得更是令人心动。

沈杏白暗中冷笑：“这女子想必是要狠狠敲我一记了，我好歹只管叫她开上酒菜歌舞来，少时到了岸上，哼哼！”

华服美妇秋波微转，手掌轻轻拍了三记。

帘幔后环佩叮　，伴着一阵笑语莺声，隔帘传来，七八个身穿各色锦衣的绝色少女娇笑而出。

方才摆渡、垂绳、端茶来的三个少女，此刻换过了一身织锦的衣衫，夹杂在这一群少女中。

迷人的娇笑，迷人的眼波，还有一阵阵迷人的香气——沈杏白不觉痴了，连何时开上酒菜都不知道了。

华服美妇转动秋波，笑道：“相公你看这值得么？”

沈杏白眼睛望着那许多双迷人的眼睛，随口道：“值得什么？”

华服美妇轻轻道：“壹千两银子！”

沈杏白纵声笑道：“什么？壹千两银子？夫人莫非是开玩笑？”

他心里也知道这并非开玩笑，便再也笑不下去。

华服美妇淡淡道：“这里一切都出于自愿，你若认为这不值，尽可教我妹子们将东西都撤下去。”

沈杏白呆了半晌，舱外水声滔滔，转目望去，那一双双迷人的眼睛也变得冷如秋霜。

他只得干笑几声，道：“ 在下并无此意。 ”

华服美妇道：“ 既无此意，便请相公先将银子见赐。 ”

沈杏白道：“ 只是在下出门在外，身边哪有许多银子？ ”

华服美妇淡淡笑道：“ 八妹，他说他身边未曾带得银子。 ”

方才那摆渡的少女，此刻已换了套浅紫衣裙含笑走了过来，双瞳翦水，目光微微一转，便仿佛已能看破别人心事。

“ 你年纪虽轻，但目光敏锐，步履轻健，显见武功不弱，必是久经名师指点的名门高足。你神情举止之间，常在无意中流露出一种自满之态，想必你家世也必定不错。但你却不但乔扮道士，而且行色仓惶，显见是在逃避追踪，准备流浪江湖，以你的家世和师承，既然逃亡在外，又不愿受苦，逃亡前必定设法搜罗了批银子带在身畔，是么？ ”

她简简单单几句话，便揭破了沈杏白的隐秘，只说得沈杏白木然呆在地上，良久作声不得。

但紫衫少女那双仿佛是能洞悉入微的眼睛，却仍在瞬也不瞬的凝注着他，嘴角含笑，不住轻轻的问道：“ 是么……是么…… ”

沈杏白终于长长叹息了一声，道：“ 夫人请将酒菜都撤回去，在下只要渡到孟城，于愿已足。 ”

紫衫少女咯咯笑道：“ 好小气的人……什么事我都看出来了，却实在没看出你竟如此小气！ ”

她左手自桌上取起银壶，右手自壶边取起只银筷，面上笑容未敛，手掌却已将银筷轻轻插入了银壶中：“ 姐姐们，人家既然看不上咱们，咱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还是走吧！ ”

少女们嫣然一笑，竟都转身走入了帘幔，华服美妇也轻笑道：“ 相公只管用茶，贱妾们告退了！ ”

客客气气的走了出去，霎那间便只剩下沈杏白木立在地上，心中更是惊奇交集。

他见紫衫少女显露了那手惊人的武功，心里以为她必有下文，哪知她们竟都如此客气的走了，不但没有丝毫威迫之意，甚至连丝毫不满之色都没有，他一面惊奇，却又不禁暗中松了口气。

转目望去，那一桌丰盛的酒菜仍端端正正放在他面前，一阵阵诱人的香气迎面扑鼻而来。

沈杏白暗中告诉自己：“ 你们既不动手相强，我便绝不动这酒菜，看你们如何能自食其言，来抢我的银子。 ”

转念又忖道：“ 这些女子必定是看我出身名门，是以不敢随便难为我，唉！你们这些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呀！此刻我若非有要事在身，怎会随意放过你们？ ”

他看看身边椅上的铁中棠，又忖道：“ 到了孟城，我便要买艘江船，顺流东下，到船上再好生收拾他，还怕他不说出宝藏的下落？ ”

他脑海中胡思乱想，想到自己得到宝藏之后的乐事，不禁越想越是得意，也不知过了多久，突听腹中“ 咕 ”的叫了一声，他这才想起自己已有许久未曾有食物下肚了，这念头不想则已，越想越觉腹饥难忍，到后来简直无法忍受：“ 平日我纵然日夜不食，也不致如此，今日怎么如此奇怪？ ”

望着眼前那一桌丰盛的酒菜，脑海中只觉晕晕沉沉的，别的什么事都想不起了。

他努力想将目光望向别处，但眼睛却偏偏不听他的话，时时刻刻不忘在桌上那翡翠全鸡、罗汉扒翅上去扫上几眼。

但望梅虽可止渴，观翅却难充讥，他越看越觉饥肠辘辘，肚子都仿佛快要被磨穿了。

他口里咽着唾沫，心里忍不住暗暗忖道：“我若悄悄在每样菜中挟一筷子，谅你们也不会发觉。”当下忍不住悄悄伸出手去。

突听帘幔后有人轻笑道：“这厮的银子，当真是都用药水煮过的么？饿成了这个样子，还不肯掏出来。”

另一个少女的口音笑道：“我只望他忍不住时，悄悄去愉吃两筷，到那时他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得不拿出银子来了。”

沈杏白心头一凉，立刻缩回了手。

先前那少女接道：“我别的都不奇怪，就奇怪这厮年纪轻轻，居然也会如此小气。”

第二个少女笑道：“他喝了咱们清肠洗胃的焚心茶，我就不相信他还能支持得下去，我真想看着他拿出银子时的样子。”

沈杏白咬牙切齿，暗恨忖道：“难怪我腹讥如此难忍，原来就是那怀茶在我肚子里作祟。”

帘幔外笑语声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碎，仿佛有人笑道：“姚四妹，你那欧阳老三还不回来，你着急不着急呀？”

又一个最是娇嫩的声音笑道：“你先莫要说我，先问问你自己着急不着急就是了，我们要看看他到底会替你带些什么宝贝来？”

另一个较为沉重的声音道：“你两个一个为人一个为钱，动心动得最快了，还是我门杨八妹好，她无论遇着什么人，见到什么事，都不会动心的。”

沈杏白前面的话还可听清，到后来他简直饿得头晕脑胀，连话都 无法听了，忍不往大喝道：“算你门赢了！”

喝声未了，那一群少女嘻笑着奔了进来，拍掌笑道：“好极，这只铁公鸡还是拔了毛了！”

那摆渡的紫衫少女杨八妹，笑着伸出手掌，道：“拿来！”

沈杏白有气无力的自怀中掏出个丝囊，解开丝囊，取出张银票交给了她，苦笑道：“算你们的焚心茶厉害。”

一个面如银盘的绊衣少女拍掌笑道：“看他，看他，他的手都抖了，心里不知有多么痛哟！”

杨八妹笑道：“武林中人像你这么小气的，倒真还少见得很。”转手拍掌道：”秋姑，将酒菜取去热热。”

沈杏白道：“不热也罢。”

但就在这时已有个面容苍白、鬓发蓬乱、手里拿着个托盘、腰间围了条粗布围裙的厨娘，垂首走了出来。

她缓缓将酒菜一样样放在托盘里，又垂首走了进去，自始至终，始终未曾抬起过头来，只是个住轻轻咳嗽。

沈杏白目送酒菜，忍不住长叹了一声，那绯衣少女笑道：“你花了银子，让我唱首歌给你听听！”取了个琵琶，轻轻调弄了两下，曼声唱道：“三更天里冷难挨，红着脸儿不开怀，情郎呀情郎，你为什么还不乘着此刻爬过墙

来……”

歌声中，她扭动着腰肢，坐进了沈杏白怀里。

她面上的笑容，永远都仿佛是那么纯洁而天真，但神情举止，却又偏偏是那么妖冶而淫荡。

当看许多双眼睛，她居然投怀送抱，作尽百般媚态，似乎觉得这本是顺理成章，极为正常而自然的事。

其余的少女，也都围在沈杏白的四周吃吃娇笑，她们以最天真纯洁的姿态，作出最荒唐淫荡的事，非但不觉羞涩，反觉理所当然，仔细一想，还当真是可怕得很。

一个腰肢纤弱，肤白如玉，看来文文静静的杏衫少女，突然轻轻道：“姚四妹，你琵琶弹快些！”

那绯衣少女姚四妹咯咯笑道：“李二姐又要表演了，你眼福倒真不小！”五指一抡，琵琶之声立刻由缓转急。

杏衫少女双臂骤然一分，扯开了胸前衣的襟，纤弱的腰肢，随着急速的琵琶声炽然的扭动了起来。

她面上的神情，仍然是那么高雅而文静，甚至没有一丝笑容，但身躯的扭动，却是炽热、急剧而淫荡。

这圣女的面容，荡妇的身子，最易挑逗起男子的情欲，沈杏白看得目定口呆，仿佛痴了！

突听船舱外“砰”的一声巨响，舱门的帘幔突然被人扯开，一个身躯威猛的虬髯大汉狂笑而入。

少女们惊呼一声，歌舞骤然停顿。

这虬髯大汉火般的目光四下一扫，纵声狂笑道：“好高兴的场合，看来俺这不速之客正来的颇是时候。”

那绯衣少女姚四妹霍然自沈杏白怀抱中站了起来，瞪起眼睛，大声道：“天杀星。你来作什么？”

海大少大步走了进来，在当中的椅上坐了下去，跷起左腿，道：“你们怎么还不回去？”

绯衣少女心里永远记得被这大胡子推倒的羞辱，冷笑道：“我们不回去了，你管得着！”

海大少哈哈大笑道：“横行长江的一窝野马蜂，怎么搬到黄河来了，难道你们真破苏州的那个小娃儿赶得无地容身了？”

姚四妹大声道：“这也用不着你管！”

海大少笑道：“俺不要你，你也用不着对俺如此怀恨呀，乖乖的学温柔些，说不定俺又要你了。”

别的女王蜂笑得花枝乱颤，姚四妹跺脚道：“骚胡子，你要死了。”举起手中的琵琶正要掷向海大少的头上。

哪知旁边突然伸出一只纤纤玉手，握住了她的手腕，姚四妹跺足道：“大姐，你不知道这骚胡子有多么可恨，大姐，你就帮我出出气吧！”

华服美妇淡淡一笑，也不理她，轻轻放下琵琶，转过头来面向海大少笑道：“多年不见，想不到你还是这样子。”

海大少微微变色，那豪迈的笑声亦不再闻，缓缓道：“人人都道‘横江一窝女王蜂’中的大姐是个神秘的女子，俺也久闻大名了，却想不到是你！”他语声极为平静，一个粗豪的汉子突然说出如此冷静的言语，反倒有些可怖。

那些少女们面面相觑，都不禁呆住了，谁也未曾想到她们的大姐竟和这天杀星海大少不但认识，而且还是故友。

沈杏白到现在才知道她们便是横江一窝女王蜂，心里不禁暗暗叫苦，这番当真是捣着蜂窝了。

一个青衣厨娘托着几碟香气四逸的菜肴，垂首走了出来。

她轻轻放下菜盘，转身就走，连眼皮都未曾抬过，船舱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她都未放在心上。

海大少巨掌一伸，将菜桌拉到自己面前，狼吞虎咽大嚼起来。

沈杏白虽然腹讥如火，但在此时此刻，也不能出手和他争夺，只看得他心里暗流唾沫，眼里直冒火星，但他涵养颇深，口中绝不说话。

华服美妇也在静静的望着他，她既然无声，别人自更不会言语，顷刻之间，海大少便已将一桌菜吃得杯盘狼藉。

沈杏白忍不住轻轻叹息一声，华服美妇轻轻笑道：“你若是来看我的，此刻总该说话了吧？”

海大少伸手抹了抹嘴，仰天狂笑道：“俺来看你，俺为何要来看你……”

笑声顿处，他霍然长身而起，厉声道：“俺来这里，只是要告诉你们，江南欧阳世家虽然有不肖子弟，但这家族以忠厚传家，主人欧阳礼，更是位淳淳长者，你们切莫伤害了欧阳兄弟。”

姚四妹冷笑道：“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与我们何干？”

海大少道：“纵是他门色迷心窍，你们也该适可而止呀，得了人家的银子，就不该还要害人家的性命！”

华服美妇微微笑道：“想不到近年来江湖中最最著名的大盗天杀星，如今也如此慈悲了起来。”

海大少怒道：“你若不听俺良言相劝，迟早必要后悔，至于你我之间，恩义早已断绝，别的话都不必说了！”

他霍然旋身，刚毅的面容上也仿佛泛起了黯然的神色。

沈杏白突然站起身来，道：“慢走！”

海大少回转头来，道：“少年人，你胡乱唤俺作什么？”

沈杏白陪笑道：“在下也要跟海大侠的船走。”

海大少道：“走吧！”

华服美妇身子突然轻轻一转，也不见她有任何动作，便已挡住了舱门，柔声笑道：“谁要走？”

海大少瞪起眼睛，厉声道：“你要怎样？”

华服美妇微笑道：“我姐妹的客人，谁也不能带走的，何况，你既然来了，我也想留你谈谈！”

海大少怒道：“俺要带走的人谁也拦不住！”

华服美妇声音越来越是柔媚，娇笑道：“我若不闪开呢，难道你真忍心向我动手么？”

海大少仔细望了她半晌，忽然狂笑道：“你那一套，早已对俺无用了！”挥手一掌，切向华服美妇的咽喉。

华服美妇面容丝毫不变，仿佛早已料到有这一着，纤腰微扭，便将这凌厉迅急的一掌避了开去。

海大少双掌连绵，暴雨般攻出七掌，掌势之轻灵迅快，竟根本不像是如此粗豪的汉子使出来的。

华服美妇笑道：“你武功走的路子怎么变了？”

语声之中，她纤纤腰肢，窈窕身形，蛇一般在海大少掌影中闪动，脚下寸步不移，便已避开了这七掌。

沈杏白在一旁看得惊心动魄，那绯衣少女姚四妹在他耳畔轻轻道：“你走不了的，还是乖乖坐下来吧！”

突听海大少暴喝一声，双掌齐出。

他掌势突变如拳，招式也突然大变，这双拳击出，当真有石破天惊之势，强劲拳风，震得四下帘幔不住飘舞。

华服美妇道：“哎哟，你真的舍得打我？”

身子随着拳风退出了舱门，海大少方待抢步追出，只见眼前微花，她又已如落叶般翻了进来，娇笑道：“多年不见，你好像胖了些嘛！”玉手轻出，仿佛要去拧海大少的面颊。

海大少招式本已引满待发，但他此刻手掌若是击出，部位正好击在华服美妇丰满的胸膛上。

他手下微一迟疑，魁伟的身形向后暴退而回，忽听身后有人娇笑道：“喂，你怎么要倒进我怀里来了？”

另两双手掌已闪电般左右挥来，正是姚四妹与杨八妹夹击而至，两人招式虽快，掌力却轻，像是和他闹着玩的。

天杀星海大少凤凰展翅，露出双臂，飞起一足，踢向了华服美妇的左胯，姚四妹身子微动，闪身后掠。

海大少却反掌抓了起来，一阵“乒乓”之声，桌上的杯盘碗碟四下飞出，撞得粉碎，残余的酒菜汤水，也雨点般飞激了出去，身穿彩衣的峰女们．虽然娇呼着四散走避，但在这并不十分宽敞的船舱中，身上仍不免沾上几点污渍。

姚四妹尖声呼道：“他弄脏咱们衣裳，要他赔！”

七、八个彩衣少女，竟都一起飞扑了过来。

海大少有掌震出，击落了一盏明灯，左掌将桌子飞车般抡起，口中厉喝道：“少年人，你想逃走，怎么不随着俺动手？”

沈杏白呆了一呆，杨八妹冷冷道：“你乖乖站在一旁观战还好，你若胡乱动手，只怕永远也下不了此船了！”

沈杏白脚步方动，立刻又乖乖退了回去。

海大少双眉轩动，怒骂道：“混帐，兔崽子，俺在此为你打架，你却孙子般缩在壳里。”

沈杏白负手立在一旁，守护着卧在椅上的铁中棠微笑旁观，仿佛这话不是骂他似的。

此刻，舱房中人影闪动，宛如缤纷落花，七色并呈。

那华服美妇仍然不动声色的守住舱门，微微含笑道：“妹子们，你们切莫伤了他，反正他迟早要倒下的。”

海大少心头一凛：“莫非菜中有毒！”狂吼一声，冲开蜂女们的包围，向那华服美妇扑了过去。

华服美妇道：“你要拼命？”

海大少厉叱道：“今日你若将俺命害在这里……”

华服美妇轻笑道：“害在这里又怎样？”

海大少虽在奋力而攻，但早已觉得了一阵阵不可抗拒的疲倦之意。

华服美妇与他游斗了十数招，突然轻笑道：“妹子们，他药性已将发了，你们来吧！”

横江蜂女们娇呼一声，嘻笑着扑了来，竟将海大少那庞大的身体生生的压倒在地上。

四妹咯咯娇笑道：“大胡子，骚胡子，这次看你还凶得起来么？我非将你胡子拔光不可！”

华眼美妇突然敛去了面上笑容，道：“妹子们，莫要动他，先将他送到下面我的舱房里去吧。”

姚四妹与杨八妹互相使了个眼色，别的蜂女也在旁偷偷眨着眼睛，不知是谁在轻笑道：“原来大姐看上这骚胡子了！”

华服美妇笑骂道：“小鬼……”移步向后舱，忽然又指着沈杏白道：“八妹，你猜猜这位相公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

杨八妹转了转眼波，缓缓道：“他说他带了病人，但这病人却分明是被他点中穴道的，而他却时时刻刻不忘瞧这病人几眼，好像生怕这病人会突然站起来逃了似的，所以我说……”

她指了指已渐变色的沈杏白，又指了指晕卧椅上的铁中棠，接口笑道：“他带的最有价值之物便是他。”

华服美妇咯咯笑道：“八妹，你真聪明。”

此刻已有许多人将海大少抬入了后舱，她也娇笑着随之而去。

凌乱的房舱，突然寂静下来，只剩下杨八妹与姚四妹两人。

姚四妹瞧瞧沈杏白，又看看铁中棠——沈杏白早已情不自禁的挡在铁中棠身前，铁青的脸上满是强笑。

杨八妹悠悠道：“你为了避仇而浪迹江湖，却又将这病人看得如此重要，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沈杏白呆了一呆，讷讷道：“这个……这个……”

杨八妹突然娇笑道：“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乖乖的，我姐妹绝不过问他的事，四姐，你说是么？”

姚四妹道：“对了，你现在已属于咱们姐妹两个人了，就必须要听咱们姐妹两人的话。”

杨八妹笑道：“这里房舱已乱，我也带你到下面去吧！”

沈杏白道：“但……但……孟城渡头可是快到了？”

姚四妹道：“这船不去孟城渡头。”

沈杏白变色道：“这船要去哪里？”

姚四妹道：“哪里也不去。”

沈杏白心头打鼓，强笑道：“姑娘莫非是开玩笑？”

姚四妹笑道：“谁和你开玩笑？这船远看是条船，近看也是条船，船虽是船，就是走不了半尺。”

杨八妹已笑得花枝乱颤，沈杏白也想笑上一笑，却再也笑不出来，讷讷道：“此话怎讲？”

杨八妹道：“黄河水流湍急，唯有小船可以摆渡，但这样的巨舟，走不上几丈便要搁浅。”

姚四妹道：“所以这船根本就是摆摆样子，就好像是水上盖成的房子，哪里是船！”

沈杏白忍不住问道：“这船既然行走不得，却是如何走到这里来的？”

姚四妹道：“ 这船乃是我们姐妹在长江上的老家，我们姐妹由长江搬到黄河来，也舍不得丢下它，就想尽法子由陆上给运来了。 ”

沈杏白大奇道：“ 为何不依样再建一船，却辛苦将它运来？ ”

杨八妹笑道：“ 这船岂是随便就造得起来的。 ”

姚四妹道：“ 你下去瞧瞧就知道了。 ”

沈杏白已是身不由主，只得抱起铁中棠，被这两个嘻嘻笑笑、满不在乎的女孩子，一左一右，挟下了后舱。

这后舱看来竟像是间书房，四壁书架上，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俱有。

杨八妹轻轻在左壁的书架上推了两下，这书架竟悄然滑转了开去，露出了一道整洁的地道。

地道下便是一间间蜂房般的舱房，也不知有多少间，建筑得曲折精妙，绝没有浪费半分空隙。舱房的门，都是紧闭着的，房舱中不时隐隐传出娇笑之声，最是引人动心。

姚四妹拉着沈杏白的衣袖，入了第四间舱门。

那是间极为小巧而又精致的舱房，牙床、圆几、锦墩……许多件华丽的家具安排在一间窄小的舱门里，而丝毫不显拥挤。

沈杏白晕晕的在这舱房里渡过了半个时辰，一阵清脆的铃声由壁间传来。

姚四妹、杨八妹面色突变，同时匆匆奔出了舱门，姚四妹回首道：“ 你好生等着，莫要乱动。 ”

话还没说完，她两人已走得无影无踪。

舱门重又关起，沈杏白这才又想起了腹中的饥饿，却又不禁大奇忖道：“ 她们如此惊惶匆忙，莫非出了什么事？ ”

但这疑念仅在他心中闪了一闪，立刻便被他对自身的忧虑代替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突听一阵轻微的敲门声。

沈杏白也猜不到是谁敲门，但却应声道：“ 进来。 ”

方才那沉默的厨娘，又垂首走了进来，手中托了盘酒菜，垂首放到圆几上，垂首走了出去。

沈杏白大是欣喜感激，暗暗忖道：“ 只可惜我未看清厨娘的面目，不知她是美是丑，她若是美，我倒真要好好报答于她。 ”

于是，片刻间，他便将菜肴吃了个干净，一壶酒却丝豪未动，他平生最引为自豪的事，便是滴酒不沾。

第一、他认为喝酒足以乱性。

第二、他认为酒没有果汁的美味。

但是，他虽滴酒未沾，但筷子放下未久，便觉头脑一阵奇异的晕眩，他发觉不对，大惊站起，但方自站起，便又扑地倒了下去，倒下去后，便不再动弹，到如此情况，菜中竟还会下迷药，实是他再也未曾想到的事。

他晕倒还来到盏茶时分，那沉默的厨娘便又悄悄推开了舱门，悄悄内望一眼，悄悄走了进来。

她此刻终于抬起了头，房舱里看不到日色，只有灯光，幽雅的灯光映着她的面容，竟是惊人的美，但在那美丽而年轻的面上，却笼罩着一种惊人的羞色和惊人的忧郁。

她仿佛曾经在一刹那苍老了许多，她的心，仿佛曾经为一件事而碎了，

所以她虽年轻，却已学会忧郎。

走入舱房，她立刻毫无迟疑的快步走到铁中棠身前，为他解开了穴道。

被人点中穴道的感觉，的确是一奇妙的经历。

那和长久昏睡后醒来完全不同．昏睡后醒来还有段时间头脑不清，穴道被解开后头脑却立刻清醒。

铁中棠张开眼来，自己眼前是一张美丽而熟悉的面孔，竟是冷青萍。

他突然震惊，翻身掠起，呆呆的望着冷青萍，却说不出话。

冷青萍望着他微微一笑，也不说话，立刻拉起铁中棠的衣袖，毫不停留地掠出了卧房。

下舱中的笑声已不复再闻，冷青萍极快的穿过静寂而曲折的窄廊，掠入了船尾那巧而干净的厨房。

炉灶旁有扇暗门，那本是到秽水与垃圾的，开了门，距离水面已极近，有条小舟被长绳牵在水面。

这时已是午后，天上郁云掩日，江上浊浪滔天。

铁中棠跃上船头，宛如跃上云端——自跛足童子挥手施出迷药将他迷倒后，所有事的发生，都有如做梦一般。

冷青萍挥手切断绳索，轻舟随浪而起，随浪而去。她取起舟上两只木桨，奋力划向对岸。

她仿佛无话可说，又仿佛不愿说话，背对着木然坐在船头的铁中棠，无言的划动着双桨。

双桨激起水花，水花激在铁中棠身上，铁中棠呆呆的望着她消瘦的背影，半晌．才轻轻道：“ 冷姑娘，你好。 ”

冷青萍也不回身，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铁中棠望着这曾经救过自己两次的痴情女子，想到她对自己的浓情深意，却又不禁想到冷家与自己的累代仇恨。

船身在浪头上起伏颠沛，他心头也正如这轻舟一般，把持不定，又过了半晌，忍不住黯然道：“ 姑娘怎会做起这般事来？ ”

冷青萍仍未回头，道：“ 我已经是被世人遗弃了的人，不做这事，叫我去做什么？ ”

她是自愿来做个低三下四的人，借身体的苦役，来减轻心头的悲痛，但却又不愿被男子所奴役。

是以，自从那日她逃出了荒寺，离别了铁中棠，便四处流浪，遇着蜂女姐妹，她便投靠了她们。

蜂女们对男子虽然心狠，但对这孤苦伶仃的女孩子却甚是怜悯，她苦不再遇见铁中棠，只怕便会如此凄苦的度过一生。

此刻她不愿回头，也不敢回头，只因她面上已泪珠纵横。

铁中棠想到这娇纵的少女，如今为了自己竟这般落魄，心头更是悲怆，黯然道：“ 冷姑娘，你今后可有什么打算？ ”

冷青萍黯然道 :“ 你放心，我知道你的苦衷，绝不会跟着你，拖累你的。 ”

铁中棠心头一阵激动，忍不住颤抖着伸出了手，要去扳她的肩头，他手掌若是触及了她的肩头，她定会翻身扑进他怀里。

但是他手掌方自伸出，便又叹息着放了下来。

抬眼望去，浊浪滔天，还看不到岸。

铁中棠突然探手入怀，自一串钥匙中取下了一枚，缓缓的道：“ 在开封

广源银号里，在下存着只铁箱，那铁箱便是在下要奉赠给令姐的，此刻我将这钥匙交给你，你取出那铁箱，便毋庸再流浪了。”

冷青萍垂首道：“你为何不交给她？我也有许久未见她了。”

铁中棠心头又是一阵悲怆，讷讷道：“令姐……令狙她……”

冷青萍霍然回首，变色道：“她怎样了？”

铁中棠长叹一声，还未答话，突见远处浪头上一条舟影星丸跳跃般如飞驶了过来。

这舟影乃是条羊皮筏子，本是水流湍急的黄河之上最轻便的行舟之物，刹那间便追上了冷青萍的木舟。

冷青萍倏然变色，只见那皮筏之上有三五条人影，仿佛都是女人。

云沉水急，两舟霎眼间便又近了一些。

冷青萍道：“你快弃舟逃走吧，我来挡着她们。”

铁中棠暗道：“这次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再要你为我受难了！”口中也不答话，霍然长身而起。

皮筏来到近前，他才看出这几个锦衣女子竟是那横江一窝女王蜂中之人，蜂女们却不认得他。

听姚四妹在筏上戟指大骂道：“秋姑，我姐妹看你孤苦可怜，好心收留了你，你竟敢背着我们带人私逃，你不要命了？”

那圣女面容，荡妇身材的李二姐，面容冰冷，一言不发，抖手抛出了一条长索，索头乃是个小小银锚。

“叮”的一声，银锚便已钉在木舟上，皮筏乘势急荡了过来，姚四妹振腕击出三道寒芒，直取冷青萍。

冷青萍白腕挥出木桨去挡光芒，寒芒却早已被铁中棠掌风震得歪了，斜斜落入河水中。

杨八妹飘然自这李二姐身后掠出，手掌快如闪电，接任了冷青萍的木桨，“叭”的一声，木桨竟应手一折为二，原来杨八妹纤手之上，竟戴着双银光闪闪仿佛是银丝织成的手套。

冷青萍身躯骤然失去了重心，在这惊涛骇浪的轻舟上便再也站不稳身形，奋身一跃，跃起数尺。

杨八妹冷笑叱道：“你这是找死！”袖中突也飞出一条长索，矢矫如蛇，去缠冷青萍双足。

冷青萍禀赋虚弱，喜静恶动，既没有练武的身子，也不是练武的性格，虽然生长在武林世家，武功却不甚高。

此刻她凌空而起，真力不济，见到长索缠来，心里已慌了，蹴足一摔，堪堪躲过了飞索。但俯首下望，河水滔滔，却已无落足之处。

这时铁中棠和姚四妹各各接了十数招之多。

水急浪猛，一舟一筏，在浪头上起伏翻滚，他两人一个立在舟头，一个立在筏上，身子自也随着舟筏，高低起落，招式部位，更也拿捏不准，尤其是生长在边漠的铁中棠，根本不通水性，此刻只觉头晕目眩，本有十成的武功，此刻竟三成也使不出来。

李二姐以银锚长索搭住木舟，不使舟筏飘离，口中道：“四妹，你看这厮好快的手脚，可要我来助你？”

姚四妹笑道：“用不着了。”又道：“喂，小伙子，咱们对你又没有恶意，你为何不乖乖跟咱们回去？”

铁中棠还未答话，突听一声惊呼，接着“扑通”一响，原来冷青萍寻不着落足处，竟已落入水中。

铁中棠大惊之下，顾不得眼前对手，正待翻身去救。

哪知他身形方动，便有两道银光迎面击来，光芒闪动，来势奇急，带起尖锐风声，宛如裂帛一般。

铁中棠不顾闪避，迎掌去接，哪知这两道银光，竟是活的，突然变了个方向，斜击铁中棠下腹。

铁中棠前后受敌，又不敢跃起，左掌自胁下穿出，掌心凝力，硬接身后姚四妹的招式。

这一招他虽然后发，却较姚四妹先至。

姚四妹再也想不到他手腕竟如此灵活，变招竟有如此之快，撤招已不及，只得硬生生和他拼了这一掌。

她娇躯便也立足不稳，斜斜向后倒去，幸好还有李二姐在她身后，伸臂扶住了她的身子。

但铁中棠去抓前面银光的右掌，却慢了些。

他手掌方出，“叮”的一声，两道银光互击，斜岔分飞，却又各各画了半个弧，左右夹击而来。

这银光之飞灵迅快的变化，竟使人看不出是何兵刃。

原来这竟是杨八妹掌中的长索，而长索两端，各带着一截形如判官双笔，又似点钢枪头般的兵刃。

这两截兵刃，既可分持在掌中，又可以用“流星锤”、“练子飞抓”等这些外门兵刃和招式飞出伤人。

铁中棠本已头晕目眩，此刻眼前银光闪动，眼睛更是有些发花，是以举掌出招，便慢了一些。

忽然两道银光左右交击而来，分击他左右双颊的太阳双穴，他弓腰仰面，双臂乍分。

哪知他招式骤变，这两道银光招式竟也变了，突然由两变一，“白虹贯日”满带劲气，直击而下。

铁中棠临危不变，双掌急收，“童子拜观音”，他竟然敢以这招粗浅的招式，以一双铁掌去抓那银光。

但他却忘了，自己身在舟上，与陆地动手迥然而异，一个浪头抛来，轻舟急荡而前，他身子也跟着被抛上，整个胸膛，使全身在那银光带起的劲风之下，倒仿佛是他自己送上去挨打似的，眼见再已无法闪避。

他几番出招变招，甚至比双目交睫还快几分，此刻距离冷青萍落水，不过仅有一句话功夫。

而姚四妹正跌入李二姐的怀抱，李二姐左臂接住了她，右臂气力便弱了些，长索一松，舟筏便被浪头打得分开数尺，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之间——

银光击向铁中棠，浪头抛来，铁中棠身子迎向银光，舟筏乍分，银光触及铁中棠，杨八妹身子也被抛开。

她掌中“亮银双飞叉”，虽然扫及铁中棠衣衫，但气力已被消去，仅只将铁中棠惊得出了身冷汗。

水流湍急，冷青萍身子还载浮的飘在水面，原来她也不识水性，自然被浪头打得离舟更远了。

她举起双臂，挣扎着要搭上船舷，但却力不从心。
风声激荡，水声激荡，她不由自主所发出的一阵阵挣扎呼救之声，夹杂在水声风声中，闻之更是凄厉哀恻。
铁中棠避开银镢，再也顾不得别的，又待翻身去救。
但李二姐左臂一紧，皮筏又自急荡而来，杨八妹、姚四妹，又困住他，使得他抽身不得。
铁中棠眼看这蜂女的武功，实在不是自己的敌手，他算来算去。三五招之内便可将她们击落水中。
但这些招式，他却偏偏使不出来，纵然使出来了，也仅是徒具形式，精神、部位、时间、气力都差得远了！
要知力能举千钧之人，若是晕了船，便是十斤也难举起。
铁中棠力不从心，又急又怒。
姚四妹冷冷笑道：“你苦发誓答应我们，乖乖的随我们回去，我姐妹就将她救起来！”
铁中棠咬紧牙关，奋力击出三招。
风声水声中，呼救之声已渐渐微弱。
杨八妹冷冷道：“这可不是我姐妹见死不救，而是你见死不救了！”双腕动处，银镢急攻五招。
姚四妹轻笑道：“对了，只要你答应，杨八妹一伸手，就可将她救回来了，其实，我姐妹对你又没有……”
铁中棠突然大喝一声：“罢了！”
姚四妹扬肩道：“你答应了？”
铁中棠道：“答应了。”
语声中他垂下双掌，杨八妹掌中亮银双飞镢便已轻轻点中了他胸前乳泉、将台、期门三处穴道。
他为了要救冷青萍，那蜂女们纵然立刻要将他带回杀死，他也认了，要知他头脑冷静，心智深沉，所做的决定，绝不是为了一时冲动，是以他若是下了决心，所有的后果便都不再顾及了。
却听姚四妹眼波转处，冷笑道：“这秋姑吃里扒外，咱们为何还要救她？不如让她淹死算了”
杨八妹道：“但咱们已答应了他！”
姚四妹道：“答应了也不救，他又能怎样？”转目望去，只见铁中棠双目紧闭，面上冷冷冰冰。
那坚毅的面容，宛如石雕的神像般带着一种冷漠的魅力！
姚四妹尚未想到这少年到了此刻，面上竟无怒容——她怎知铁中棠竟是从不对无能为力之事空自激怒的。
她转了转眼波，突又笑道：“算了，救起她吧，我只是闹着玩的，咱们答应别人的话，怎能说了不算！”
话犹未了，杨八妹长索已自抛出。
此刻冷青萍的身子已几乎要完全沉落，只剩下两截肘还露在水面上，十指屈伸，惨不忍睹。
杨八妹飞索下去，竟不偏不倚的缠住了她手腕，她手腕一翻，便死死的抓着了那银镢，再也不肯放松。
于是杨八妹挫力收索，便自河水中将冷青萍提了起来。

她此刻早已晕迷不省人事，牙关紧闭，面如黄纸。杨八妹将她放在皮筏上，姚四妹却也已将铁中棠搬了过来。

李二姐纤足微抬，踢起了银锚，三人各自筏上扎起只奇形木桨。这三个少女，水性俱都无比精熟，竟将这皮筏在急湍的河水上划得逆波而上。

那姚四妹手中划桨，眼睛却痴痴的望着铁中棠，到后来忍不住轻笑道："喂，你这人，叫什么名字呀？"

铁中棠紧闭着眼睛，也不答话。

姚四妹又道："喂，你怎么不说话呀？我又没有点住你的哑穴，你怎么就变成了哑巴！"

姚四妹纤细的眉尖，突然斜斜飞了起来，冷冷道："你不理我，莫非是看不起我，你再不说话，我就将她一脚踢到河里去！"

铁中棠霍然张开眼来，目中怒火，暴射而出。

姚四妹冷笑道："你要怎样？你能怎样？"

铁中棠终于只是长长叹了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着道："在下铁中棠，姑娘你还要怎样？"

姚四妹两只圆圆的眼睛，突然眯成一线，瞅着铁中棠轻轻道："我呀，我要你……"噗嗤一笑，住口不语。

李二姐也咯咯的笑了起来，笑啐道："老四，我看你呀，你还是少说些话，多卖些力吧，大姐还在等着哩！"

姚四妹掌中木桨果然划得快些了，但眼睛仍瞬也不瞬的瞅着铁中棠，突然伸出玉趾，在铁中棠身上轻轻踢了一下。

李二姐笑道："鬼丫头，你看你这爱俏的毛病，到何时才改得了哟！"姚四妹银牙咬着朱唇，只管嗤嗤的笑。

杨八妹始终沉着脸，目注着前方，她年纪虽最轻，但别的蜂女却似乎都有些畏惧于她。

此刻她忽然回过头，沉声道："到了！"

第一一章　蜂女飞兵

低云水雾间，果已现出那艘庞大的船影，虽在自昼之中，但这艘船上，却仍然是灯火辉煌，映得四下河水也闪闪发光。

船头影影绰绰站着条人影，也不住向远处眺望，见到皮筏破浪而来，突然转身奔入了船舱。

皮筏靠近，姚四妹抢着将铁中棠抱了上去，她抱得那么紧，铁中棠只得暗叹一声，闭起眼睛。

船舱中人影憧憧，但却寂然不闻声息。

姚四妹眼皮一转，附在铁中棠耳畔，悄悄道：“我先解开你两处穴道，让你自己走进去……”

突然张口在铁中棠耳垂上轻咬了一口，娇笑道：“小鬼，你看我多疼你！”反手两掌，解开了铁中棠两处穴道。

铁中棠心里也不知是笑是怒，双足落地，双手却仍不能动弹，身上也软软的没有半分力气。

姚四妹此时已敛去了面上笑容，整了整衣衫，理了理鬓发，昂起头，大步向船舱走了过去。

铁中棠心头一动，暗忖道：“这女子此刻如此装模作样，莫非是船舱中又来了什么人不成！”

姚四妹却已走到舱门，半掀垂帘，沉声道：“大姐，那厮已被我抓回来了，此刻是否让他进来？”

船舱中立刻有人应声道：“带他进来！”

姚四妹回转头，轻轻招了招手，悄声道：“来吧！”

铁中棠脚步微微迟疑，方自缓步走了过去，他此刻算定船舱中必有人来，但却猜不出究竟是谁。

姚四妹轻喝道：“来了！”纤手扬处，霍然掀起垂帘。

明亮的灯光，水一般无声的自掀起的重帘里涌了出来，映照着铁中棠坚毅的面容、笔挺的身子。

船舱中许多明媚的目光，也随着灯光聚集在铁中棠身上，这许多双美丽的眼睛，立刻全都睁得比通常大了。

铁中棠的目光，却冷得像冰一样，但却仿佛不知有多少潜力，隐藏在这一双冰冷的眼睛中。

他目光似乎没有什么移动，但船舱中每一个角落，每一张面容，每一个动作，却已都不能逃过他的目光。

这被海大少打得凌乱的船舱，此刻已恢复了原来的整洁与精致，只是将那柔和的灯光拨得远比方才明亮。

蜂女们围绕着那华服美妇，坐在船舱左右，船舱的右方，也有三个锦衣少女斜倚坐在锦墩上。

轻桃的蜂女们，神情已变得十分紧张慎重，然而这三个锦衣少女，态度却是那么悠闲而懒散。

铁中棠再也想不到这三个锦衣少女中竟有个是水灵光！

就在他与水灵光眼波相遇的刹那之间，他石像般的面容，才有了些微微的变化，但却微微的令人难以觉察。

而水灵光，却已忍不住长身站了起来。

她虽然尽力抑制，却也掩不住面上的惊喜之色。

华服美妇目光微转，笑道：“ 姑娘们说的可就是他么？ ”

水灵光点了点头。她左边的锦衣少女却含笑道：“ 花大姑，想不到你们老实得很，不错，我姐妹要的就是他！ ”

华服美妇花大姑笑道：“ 花大姑什么时候在姐妹群中说过谎的，何况是鬼母座下的姐妹们来了。 ”

那锦衣女，正是鬼母门下的七魔女之首，她笑道：“ 我易冰梅说话也最干脆，你让咱们带他回去，咱们什么事都不追究。 ”

花大姑转了转眼珠，笑道：“ 妹子，我仿佛只说过我们这里有这样个人来，却未说过要放他走，是么？ ”

易冰梅面色立刻变了，面上笼起寒霜。

花大姑却只当没有瞧见，含着笑道：“ 易姑娘是干脆人，花大姑做事也不喜拖泥带水，鬼母前辈问咱们要人，咱们本该立刻交出来，但这少年的来历却有些奇怪，每个人都拿他当宝贝似的，所以我的这些妹子们，也就舍不得让他走了，我若答应了易姑娘，对她们如何交待？ ”

水灵光睁大眼睛，道：“ 那……那么你……你…… ”

她心里一急，话又说不出了。

花大姑笑道：“ 好妹子，你话说不清，还是让易姑娘说吧！ ”

水灵光扑的坐下，眼睛里气得泛起泪光，她自小逆来顺受惯了，虽然受了气，也容忍下来，虽然此刻她已大可不必容忍了。

易冰悔寒着脸，还未说话，另一个魔女却笑着站起。

她并不轻易说话，面上却始终含笑，此刻她笑着道：“ 花大姑，你若不放人，却又教我们怎么对家师交待呢？求求你，放了他吧！ ”

她娇怯怯的身子，软绵绵的语声，纤腰一握，瘦如黄花，横江一窝女王蜂虽然也都是尤物，但见了她这副楚楚动人的样子，心里也不觉又怜又爱又恨！

花大姑笑道：“ 哎哟，怪不得人家说易清菊比菊花还美，就连我花大姑见了，也不忍心拒绝姑娘你的话。 ”

易清菊甜笑道：“ 那么，大姑你是答应放他了么？ ”

花大姑道：“ 我若是放了他，我妹子要怪我，我若是不放他，姑娘们又更要恨我，那么，不如这样吧…… ”

她面上笑容更温柔，接道：“ 姑娘们就在这里露两手功夫让我妹子们瞧瞧，也好教她们心服。 ”

易清菊笑道：“ 哎哟，花大姑说来说去，原来是要咱们姐妹献丑呀，那还不容易，大姑你早吩咐一句不就得了。 ”

花大姑笑道：“ 吩咐不敢，只不过是…… ”

那姚四妹突然走了出来，接口笑道：“ 大姐，不如就让妹子我陪易姑娘走两招吧，妹子若是侥幸胜了，就让这位公子陪着我好么？ ”

易清菊柔声笑道：“ 你若败了呢？ ”

姚四妹秋波一转，咯咯笑道：“ 妹子我若败了，就让别的姐妹们再来陪两位易姑娘走几招！ ”

易清菊娇笑道：“ 哎哟，好姑娘，你们真聪明呀，这样说来，便宜岂不是都让你姐妹占了么？ ”

姚四妹笑道：“ 好姐姐，你看我年纪轻，就让我一遭吧！ ”

易清菊笑得花枝乱颤，道：“ 好是好，就只一样不好。 ”
姚四妹道：“ 什么不好？ ”
易清菊柔声笑道：“ 你这样水葱似的一个人儿，姐姐我若是失手伤了你，心里该多难受呀！ ”
姚四妹摇了摇头，娇笑道：“ 不会的，我知道姐姐你心地最好，绝对狠不了心伤人的。 ”
立在舱门铁中棠身后的李二姐，轻轻以手肘碰了杨八妹一下，附耳笑道：“ 咱们若没有姚四妹，当真还不知谁来对付这易清菊呢！ ”
杨八妹淡淡笑道：“ 有了姚四妹，也未见能对付得了！ ”
只听易清菊又轻轻笑道：“ 是呀，我真狠不了心伤你，咱们就好歹试试看吧，但，咱们在哪儿动手呢？ ”
姚四妹眼波转动，亦自笑道：“ 反正是咱们姐妹闹着玩的，在哪里动手还不都是一样么？就在船头吧！ ”
她也不等别人的答复，纤腰微拧，便已走出舱门，走过铁中棠身侧时，她还不忘在铁中棠身上轻轻拧了一下。
船头也不过只有三五丈方圆，姚四妹却又以白垩在船头划了约莫一丈五尺方圆的一个圈子。
易冰梅悄语嘱咐道：“ 这妮子鬼得很，你要小心了。 ”
易清菊笑道：“ 她还鬼得过我么！ ”
水灵光却已凑到铁中棠面前，似乎想说什么，但见到还有两人立在他身后，终于只是轻轻一笑，说了句：“ 你放心…… ”便随着众人走出来了。
姚四妹拍拍手上的白粉，回道笑道：“ 咱们姐妹就在这圈子里走两招好么？谁若出了圈子，就算输了。 ”
花大姑暗笑忖道：“ 四妹当真聪明，她知道鬼母魔女个个心狠手辣，就先划下这圈儿，自己若是不敌，只要往圈子外一跳就得了，绝不致伤了性命，再加上她那兵刃，动手又先占了便宜。 ”
思忖之间，自然笑着赞成。易清菊眨了眨眼睛，竟也未反对，就笑着走入圈子。
杨八妹娇笑道：“ 易姐姐，你不用兵刃么？ ”
易清菊笑道：“ 好妹子，你只管用吧！ ”
杨八妹躬身突道：“ 多谢姐姐。 ”
话声未了，袖底突然飞出两道银光，带着尖锐的破空之声，上打易清菊肩头，下打易清菊膝弯。
原来蜂女们用的兵刃，俱是一条氏索头所缚之物，有的形如笔镢，有的形如银锚，姚四妹这件，却是两支月牙银钩，下带护手。
这种兵刃飞出可作远攻，撤回便可近守，有暗器之长，却无暗器之短，此刻一招两式击出，当真是快如闪电。
易清菊笑道：“ 哎哟，好厉害的小蜂子，说打就打呀，好，姐姐让你三招。 ”
纤腰一拧，轻轻避过。
花大姑暗喜忖道：“ 她若是抢手回攻，逼得四妹兵刃无法施展，还有胜望，此番她若是被四妹抢开招式，就眼见要被逼出圈子了。 ”
只见姚四妹纤腕一抖，银光回旋，左打“ 雪落寒悔 ”，右打“ 寒梅吐艳 ”，下面紧接着便是“ 三春飞絮 ”、“ 缤纷桃花 ”，这两招过后，这双亮银飞钩

才算完全施展开来，要知道这种外门软兵刃唯一的短处，便是在急切之间不易施展得开，此番易清菊说要让她三招，正合了她心意，她大喜之下，便放心施展。

哪知易清菊突又娇笑道：“ 哎哟，三招让不成，就让你两招算了！ ”笑语声中，娇怯怯的身子，自银光中直穿而入。

此刻姚四妹一招“ 寒梅吐艳 ”力道已竭，下招“ 三春飞絮 ”还未传出，旧力已死，新力未生，正是空门。

姚四妹大惊之下，易清菊却已抢入她眼前的空门之中。

亮银飞钩打远不打近，易清菊左掌轻伸，便已搭住了中段的长索，右掌轻飘飘拍向姚四妹胸膛。

姚四妹心中惊恐，面上却仍带着笑容，咯咯笑道：“ 好姐姐，我上了你的当了！ ”飞起一足，回踢易清菊手腕。

易清菊变拍为切，下切姚四妹的足踝，右掌已挫断了那条长索，忽听身后风声尖锐，原来另一枚银钩，已自她身后划回，姚四妹跟招竟也是“ 鸳鸯双飞 ”，右足落下，左足跟着飞起，一招三式，夹击而出。

易清菊伸不乱，头也不回，身子突然向前一俯，右掌已托住了姚四妹左足，头顶“ 飕 ”的一声，银钩已划空而过。

此刻她只要手掌轻轻一送，姚四妹便要翻身跌倒。

但姚四妹却已接住了那掠空飞回的银钩，手掌一伸，纤纤四指便插入了银护手，只留下拇指环扣在中指之上，手腕一反，横划易清菊肩颈，易清菊若是将手掌送出，自己也少不得要伤在这银钩之下。

她两人俱是身材窈窕，娇笑满面，但招式却都是又快又准，又狠又辣，刹那之间，便已换了几招。

众人方自行得眼花镣乱，不想两人竟已成了这种局面，“ ”的一声，已有一条人影凌空飞出。

原来就在方才那危不间发的瞬息间，姚四妹掌中亮银飞钩还未切下，易清菊却又反手接着了另一枚银钩。

这枚银钩氏索被她捏断，索头一端在她手中。

此刻她左掌接着银钩，右掌向前一送，身子乘势问右倾倒，姚四妹右掌银钩切下，恰恰被她左掌银钩接住，两钩相击，“ ”然而响。

姚四妹身子一震，便被抛得凌空飞起三丈，还收势不住，眼见便要落入急流。

众人惊呼声中，已有一道银光自杨八妹手中长虹般飞起，又是“ 叮 ”的一响，飞镢搭上了银钩。

姚四妹手腕借势，凌空翻了个身，头下脚上，燕子般直飞回来。

她虽然败了，但此刻身形翻转之轻灵美妙，仍不禁令人喝采。

水灵光忍不住脱口道：“ 好！ ”

哪知姚四妹双足方自落到船头板，身子突又一个踉跄，竟似立足不稳，杨八妹“ 飕 ”的窜过去扶住了她，变色道：“ 四姐，你怎么了？ ”

姚四妹面色已变得煞白，额上也已疼得流下冷汗，颤声道：“ 我……我的脚，只怕已不……不中用了！ ”

杨八妹大惊俯身查看，鲜血已透出了姚四妹的锦缎蛮靴，毋庸脱下靴子，也知她踝骨必已碎了。

蜂女们群相变色，易清菊却仍然若无其事的站在那里，笑嘻嘻：“ 哎哟，

好妹妹，是不是我下手太重伤了你呀？”

她轻轻打了自己手掌一下，接口道：“我这条手真该死，连轻重都不知道，幸好伤了脚，还没有伤了她如花似玉的脸蛋……”

花大姑霍然站起，强笑道：“我虽未伤她的脸蛋，但一个大姑娘，脚若是跛了，教她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呀？”

易清菊咯咯笑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我九弟也是跛子，这位妹妹若是跛了，正好和我九弟凑成一对。”

易冰梅在一旁冷冷接道：“我那九弟足虽跛了，但心计却是千灵百巧，若不是他，咱们还找不到这里呢。”

木然远立在门外的铁中棠，斗然放下了一些心事：“原来是他提出的线索，她们才会寻来这里。他若未死，冷青萍必也不会死了。”

一念尚未转完，船头已自情势大变。

蜂女们齐都窜了出来，将易家姐妹围在中间。

易清菊仍然笑道：“怎么？你们这些如花似玉的美人儿，也会群殴？花大姑，这就是你所教出来的么？”

花大姑笑道：“谁教你伤了咱们四妹呀，她们就是要群殴，我这做姐姐的，也没有什么法子。”

姚四妹伸手一抹额上冷汗，挣扎着笑道：“好姐姐，你们都别想走了吧，好歹先赔我一只脚来！”

易清菊笑道：“好，我赔你！”和水灵光打了个眼色，双掌倏然飞出，掌影缤纷间分打三个蜂女六处要穴。

水灵光却已轻轻飘掠到铁中棠身前，急挥数招，逼退了铁中棠身前的李二姐，口中道：“你伤在什么……什么穴道？”

铁中棠道：“相门……”

水灵光口中说话，手上不停，她招式虽不狠辣，但却轻灵迅急无比，将再次攻来的李二姐又逼了回去，有掌闪电般挥出去解铁中棠穴道，哪知铁中棠面色却突然一变，已有两缕锐风自水灵光身后袭来。

铁中棠大惊叱道：“灵光，闪开！”

不想水灵光宁可自己负伤，只要先将铁中棠穴道解开，竟然不避不闪，手掌原式拍出。她禀性虽柔弱，但痴情却固执。

铁中棠大惊之下，双腿突然向下扑倒，他功力虽失，但临敌经验，判敌出手之方位，仍不差毫厘。

水灵光不由自主手掌随着转下，身向前俯，两道银光，便堪堪自她头上擦过，但铁中棠的身子，却已又被李二姐拉开。

而那飞灵闪变的银光，便立刻将水灵光绊住，她左冲右突，冲向铁中棠，但良机一失，便已不再，她竟再也抽身不出。

那边易清菊身形翩翩，游走在蜂女们八件兵刃之间。

船头地位终是有限，这些蜂女们，生怕自己的兵刃互相牵制，也不敢使出长索飞刃。只是她们的兵刃既可飞出伤人，亦可持在手中。

此刻一双弧形剑，一双点穴镢，一双判官笔，一双银光钩，团团围住了易清菊，但见银芒如雨，但闻“叮　”之声相击，有如仙乐一般。

易冰悔却飞身逼近了花大姑，目光凝注，冷冷的说道：“让小妹妹们在船头动手，咱们两人到舱里去！”

花大姑回头深深望了她半晌，轻轻笑道：“就在这里又有何妨！”

易冰梅道：“我与你动手之间，可有别人出手相助？”

花大姑笑道：“还有谁来相助！”

易冰梅目光转处，除了受伤的姚四妹，以及拉着铁中棠的李二姐之外，别的蜂女，果然也已都被绊着。

她口中不再说话，目光瞬也不瞬，脚步更逼近了花大姑。

花大姑笑道：“你我都是做大姐的，便该拿出做出大姐的样子来，拳打脚踢的动手，岂非让人见了笑话！”

易冰梅道：“如何动手，但凭吩咐。”

花大姑轻笑道：“来！”

颀长的身子，突然凌空而起，掠向那张起的船帆。锦衣飞舞间，她已飞掠上帆头横木的左端。

易冰梅暗中微微皱眉，身子却跟踪而起，掠上横木右端。

仰首望处，矗立在低云水雾间的巨帆之上，婷婷卓立着两位锦衣仙子，衣袂飘飞，仿佛像要乘风而去。

巨帆因风而动，两人相对凝立。

易冰梅道：“比什么？”

花大姑伸手一指高出帆头犹有丈余的船桅，道：“你我谁先抢上这船桅，便是谁胜了！”

易冰梅淡淡一笑，道：“若是谁也抢不上呢？”

花大姑轻笑道：“活着的就算胜了！”

易冰梅道：“何时开始？”

花大姑道：“你我两人走到中央，互拍一掌，掌声响时，便即开始！”

易冰梅笑道：“好！我这一掌若是将你震死，就不必比了。”

花大姑咯咯笑道：“易姑娘，你真聪明！”

如此凶险的生死拼斗，在这两个看来弱不禁风的美人口中，说来竟宛如儿戏一般，三言两语，便决定了！

要知道这种拼斗，看来虽是新奇有趣，其实却是生死俄顷，两人都必须将自身全部的武功、智慧、潜力，全都倾尽使出，孤注一掷，谁也不能存有半分侥幸之心，只要谁的内力轻功、拳剑掌法、暗器手法、心智讯变比对方弱了一分，谁便要委身在这场别开生面的比斗之中。

两人脚步缓缓移动，走向横木中央。

两人的面上，虽仍都带着笑容，但目光已都甚是凝定。

两人脚步每动一步，距离每近一寸，这凝重之意便又沉重一分。

到了两人身形之间，相隔已仅有两尺，无论是谁，已可伸手够及对方掌指，两人面上的笑容，便突然消失不见。

易冰梅缓缓推出了手掌，纤纤手指，美胜春葱，但在这春葱般的手掌中，显然凝聚了无比惊人的力道！

花大姑凝注着手掌的来势，突又轻轻一笑，道：“好美的手！”手掌跟着笑声闪电般拍出。

其实用“闪电”两字，似乎还不够形容她出掌之快。

她食、中、无名三指的指尖在易冰梅小指关节处轻轻一拍，掌声“勃”的一响，身子便掠空而起。

易冰梅空自凝聚了满掌真力竟未用上，要知小指关节处乃是人手上力道最弱之一环，等到易冰梅真力逼出时，花大姑身子已跃起数尺，眼见便要跃

上船桅。这蜂女之首的心计，当真是胜人三分，她明知易冰梅要以掌力与她相争，便避重就轻出了奇兵。

船头上众人，只有铁中棠能抽暇仰望。

此刻他见到这情况，心头不禁一跳，暗忖道：“好厉害的花大姑，此刻易冰梅若想不败，只有一个法子……”

他这心念才一闪而过，就在这稍纵即逝的一刹那之间，易冰梅掌势突转，“砰”的一掌，击在船桅上。

这一掌她本乃蓄势而发，力道是何等惊人，那粗如碗口的船桅，竟被她这纤纤玉掌生生砍断。

激厉的掌力，震得丈余长短的船桅斜斜飞出数尺，凌空翻了个身，笔直落下，“扑”的插入了船舱顶上。

花大姑身形凌空，堪堪搭上桅头，巨桅已断，她不但失去了目的，也失去了落足之处，身躯聚然失力，只得凭空落下，心中却不禁暗赞：“好个聪明的女子！”

铁中棠亦不禁暗中赞叹：“想不到她竟真的能在这刹那之间，想出这唯一方法，她若稍迟一分，便要输了。”

易冰梅不等花大姑身形落下，双掌立又推出，激厉的掌风狂涛般击向花大姑身上。

花大姑凭空哪有着力之处，直被这掌风震得斜飞而出，如断了线的风筝般，向船舷边河水中落了下去。

易冰梅却再也不望她一眼，转身掠向插在舱顶的船桅。

花大站心中暗道一声：“不好！”

突然飞起一足，踢在船帆上，立刻踢破了船帆，足尖便勾起船帆。

她身子便以这勾着船帆的足尖做为重心，风车般一转，再借着这一转之力，箭也似的向易冰梅窜了过去。

易冰梅身形未落，花大姑已凌空扑来。

她大惊之下，折腰回掌。

“砰”的一响，四掌相击，两人竟凌空换了一招。

这一次花大姑乃是借力扑来，易冰梅却是下坠之势，掌力相击，自然吃亏，竟也被花大姑的掌力震得斜斜飞开。

花大姑竟也不再望她一眼，转身扑向断桅。

哪知她身形方动，眼前便又有五道寒芒袭来。

原来易冰梅双袖之中，俱都藏有暗器，她身子虽斜斜飞出，但手腕一偏，便已将暗器击出。

花大姑身形微顿，挥掌击落了这五道寒芒，但立刻跟着又是五道寒芒带着风声划空而来。

易冰梅在危急中击出了这两筒暗器，虽然并不甚准，但无疑却已阻遏了花大姑前掠的身形。

花大姑虽能轻易的击落暗器，但等暗器完全被她击落时，易冰梅便已窜了回来，双掌带风，急攻而至。

霎眼之间，两人便已拆了十数招。

两人的掌法，俱是奇诡迫急，但脚下却不约而同的移向那迎风微微摇曳在舱顶之上的断桅。

要知她两人不但武功旗鼓相当，心智亦是势均力敌。

两人俱都知道，那船桅虽断，但自己若是能掠上断桅，亦应仍算自己胜了，是以谁也不愿让对方逼近那断桅一步。

铁中棠目不交睫，当真是看得惊心动魄，他经历的凶险虽多，却也从未看过如此紧张激烈的比斗。

就在这短不到两句话的功夫，她两人已不知各在胜负之间翻过多少次身了，而每一次胜负的分际，俱有如白驹过隙，迟不得半分。

花大姑掌影翻飞，有如狂风落掌般，一连施出“百鸟朝凤”、“狂蜂戏蕊”、“三春飞絮”三招。

这三招连绵不绝，如飞絮，如游丝，俱是飞扬灵幻的招式。

但在这三招过后，她双掌突然推出，招式已由飞灵变为刚猛，宛如其声潺潺的小桥流水，突然变为澎湃突发的山洪。

但她这一招招式虽猛，其实却已作退势，正是欲退先进，只要易冰梅身形略闪，她便扑向断桅。

哪知易冰梅竟也以攻御攻，突然自她掌风中穿入一招，纤纤玉指，如戟如剑，直点她小腹。

这一招奇诡阴狠，只有女子对手时，才会施出，江湖上的豪杰，若非下五门贼子，纵在危急，亦不愿使出这种招式。

花大姑极少与女子对敌，骤然遇着此招，心头不禁一惊，又不知这一招还有多少厉害后着。

刹那间她无心思索，更不愿与对方两败俱伤，当下掌势一沉，迎了上去，突觉对方掌锋带着一股凌厉之至的内力，她手掌触及对方掌锋，便被吸住，心头更惊：“她竟要与我以力相拼？”别无他策，只得运功与易冰梅内力相抗。

要知这种内力相拼，一经用上，便大多数是不死不休之势，江湖中除了真有深仇大恨之人谁也不愿如此相拼。

铁中棠见了这种情况，心中不禁暗叹一声，知道这易冰梅必也是个性情僻做、好胜心极强之人。

他也知道这两人此刻拼上内力，便绝非一时半刻间能分出胜负，当下转过目光，去看船头战局。

船头上银光闪击，分散两团。

易清菊以一敌四，身形纵横于八件银光闪闪的外门兵刃中，轻灵之势，已渐缓慢，显然非常吃力。

围住她的四个蜂女，神情轻松，不禁嘻嘻笑道：“姐妹们，莫要伤了她的性命，只将她脚踝捏碎就算了。”

姚四妹抱着脚踝，也不去疗伤，却恶狠狠在旁观战，此刻放声道：“还要加些利息，要两只脚。”

易清菊咯咯笑道：“好妹子，你们不怕我的兄弟姐妹问你要利息么？”掌劈指点，突然闪电般攻出七招蜂女们果然不再笑了，她们想到此刻纵然战胜，但后果却有些不可收拾，心里都不禁担下心事。

那边水灵光力敌两人，已拆了数百招之多。

她生涩的招式，已渐渐精巧熟练。她身形飞掠，往来如电，抽空攻出一招，招式更是奇诡凌厉。

幸好她所攻的招式，虽奇诡而下辛辣，虽凌厉而不狠毒，但饶是这样，蜂女们也已落了下风。

要知水灵光生长于那穷凶险恶的沼泽绝壑之中，时时刻刻都想飞渡而上，便习轻功之勤之苦，自非别人所能想像，是以她与人动手，难免要吃交手经验不多的亏，但轻功身法，倏忽来去，教别人根本无从捉摸，招式纵然弱些，却也已先立于不败之地。

铁中棠凝目而望，心头又是惊喜，又是叹息。

三百招过后，那两个蜂女已吃不消了，齐声惊呼道：“姐妹们，你们过来一个，帮帮忙好么？”

那正与易清菊交手的杨八妹，果然纤腰微拧窜了过来。

船舱顶上的易冰梅与花大姑四掌相交，鬓边额角已渐渐开始流出了水雾般的汗珠。

两人四目相对，瞳孔都渐渐放大了，足下也不住咯咯作响，幸好船舱作得坚固，否则早已在她两人足下崩裂。

此刻她两人已将所有思念全部抛开，一心只想着如何去击倒对方，如何先触达那段断桅。

铁中棠望着船头上、船舱顶的生死搏斗，面上虽无表情，但心头却甚激动，这些人本来素无恩怨，此刻生死相拼，竟全都是为了他，结果如何，谁胜谁负虽难以逆料，但无论胜负双方，都显然要他背负起极为深重的担子，他与这些人也素无恩怨，除了水灵光……

而水灵光此刻却又已落在下风了，杨八妹沉稳辛辣的招式，忽远忽近的飞撅，在蜂女群中，最为出色。

而此刻这出色的身手，已逼得水灵光身形常常会不得不投入另四件兵刃所带起的银光漩涡中。

她虽能使着无比轻灵的身法逃过了无数危机，但是她那虽轻灵却柔弱的招式，已成了她交手对敌时的致命之伤。

铁中棠面色开始动容，他目光己不再去看别人，只随着水灵光的身子打转，水灵光每次遇着险招，他便不禁变色，水灵光每次放过了取胜的机会，他便不禁暗中叹息——他对水灵光那份真挚的情感，始终深深埋藏在心中，直到此时此刻才流露出来。

但是他全身功力已然被制，眼见着水灵光的急难无法解救，而水灵光却曾在他急难时解救过他。

——他，若不是水灵光，只怕早已死在那沼泽绝壑之中。

他深深吸了口气，暗暗自语：“我必须设法……必须设法……”但此时此刻，除了大降神兵外，别的还有什么方法？

李二姐也全神贯注在那三场惊心动魄的比斗上。

河上风声与兵刃破空所带起的锐风，混合成尖锐而奇异的声响，再加上流水呜咽，听来更是断肠。

铁中棠的脚步，突然开始缓缓向船舷移动。

他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面上已焕起智慧的光。

突听“扑通”一声水响，李二姐心中微微一动，回过头，已看不到铁中棠。

她大惊之下，急急掠到船舷，船舷边的河水，水波粼粼，漩涡未息，铁中棠赫然竟已跃入了水中。

李二姐面容变色，脱口大呼道：“不好了，他跳下去了。”

正在动手相拼的少女们，心头全都一跳，高声问：“谁？”

李二姐双目圆睁，道：“ 那……铁…… ”
她话未说完，兵刃击风之声顿息，满天五色衣袂飘动，易清菊、水灵光，以及蜂女们都掠去船舷。
她们果然不出铁中棠所料，谁都不再动手了。
——铁中棠知道此刻唯一解救水灵光之策便是如此，所以他只得牺牲了自己，跃入了水中。
水流湍急，一泻千里，蜂女们虽然俱知水性，但却没有一人敢下水相救，而跃下水中的铁中棠，却始终不见浮起。
水灵光玉容惨变，颤声道：“ 你……你们…… ”
蜂女们回首望望她，仍然没有任何举动。
水灵光突然冲过去，也要跃下水去，却被易清菊急急的抱住了她，沉声道：“ 妹子，你会水么？ ”
水灵光玉齿紧咬朱唇，闭起眼睛，摇了摇头。
易清菊顿足道：“ 傻孩子，你不会水，怎能救他？ ”
水灵光双目之中，突然泉水般涌出了泪珠，颤声道：“ 我……我不能眼看他……他一个人死……我不能。 ”
易清菊紧紧拉住她臂膀，死也不肯放松，口中却恨声向蜂女道：“ 你们都是死人么？为什么不下水去救人？ ”
忽听有人冷冷答道：“ 我们与他有什么交情，为什么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下去救他？ ”
易清菊不知这话是谁说的，只是不住恨声咒骂：“ 好狠毒的女人，你！你们竟忍心见死不救！ ”
又听李二姐叹道：“ 他若也不识水性，必然跃下去就死了，我们跃下救他，最多也不过能捞上他的尸体而已。 ”
水灵光满面珠泪，嘶声喊道：“ 他没有死，他没有死……他……他永远都不会死的…… ”
突见杨八妹一言不发，走向船舷。
李二姐皱眉道：“ 八妹，你要做什么？ ”
杨八妹铁青着面容，冷冷道：“ 救他。 ”
李二姐道：“ 你疯了？你虽会水性，但这黄河的水，岂是长江可比，你何苦冒险下去…… ”
杨八妹却再也不望她一眼，纵身跃入了水中。
水灵光双膝一软，跪了下来，流泪道：“ 求苍天多多保佑他，他……是个好人，不能死的。 ”
易清菊双拳紧握，指节已握得发白。
水灵光流着泪又道：“ 那位姑娘亦是位好人，姑娘，你无论救不救得起他来，我都永远感激你。 ”
只有那边的易冰梅与花大姑，四掌相抵，仍未放松。
她两人虽已听到此地生变，但两人谁也不肯松手。
因为两人此刻俱已将全身功力凝集在掌上，一面保护自己，一面进逼对方，谁若先将内力撤去，在一刹那间，对方的内力便将全面涌来，那时便有如黄河溃堤，不可收拾，除非两人同时罢手，但两人却谁也不敢冒这一刹那的危险，是以两人中虽也惊惶焦急，但手上却欲罢不能。
这时，突然有一缕风声破空急来。

急风中夹着一点黑影，“ 波 ” 的击上了那段断桅。
断桅上立刻爆起了火焰，鬼火般将断桅燃烧了起来。
易冰梅、花大姑心头齐都大惊，但不知这么一来，两人四掌突然分开——要知她两人方才掌虽未分开，但心头惊惶焦急，内力无形中渐渐减弱，此刻再经这突然震惊，内力便不知不觉的完全消竭，内力一消，掌便也分开，她们全力相拼，为的只是争上断桅。
而断桅此刻却燃烧了起来。
两人不觉呆了一呆，风助火威，火势更大，两人不约而同的挥出了掌风，将燃烧的断桅震入了河水中。
花大姑望着易冰梅苦笑了一声，道：“ 你我两人空自拼了老半天的性命，却到底谁也没有抢上这桅头。 ”
易冰梅轻轻一叹，没有说话。
也就在此刻，黄河下流，已有一只轻舟逆波而上。
船头上卓立着一条高大威猛的身形，厉喝道：“ 快将海大少放出来，否则老夫的霹雳烈火弹，便要将你们这条船毁去了。 ”
呼声随风而来，声如洪钟，中气十足。
花大姑微一皱眉：“ 霹雳火这老儿竟来了。 ”
他身穿黑衣劲装，白须白发，逆风飞舞，掌中倒提金弓，腰间斜佩豹囊，声势赫赫，威风八面。
此刻易冰悔早已赶去照顾水灵光，花大姑轻身掠下，听得铁中棠跃水之事，也不禁皱眉叹息，但是她身形并未停留，只匆匆向姚四妹问了两句，便立刻赶去船头，放声道：“ 对面来的可是霹雳火老前辈么？ ”
霹雳火厉声道：“ 除了老夫还有谁！ ”
花大姑轻笑道：“ 老前辈是否也要寻我妹子玩玩？ ”
霹雳火大怒道：“ 放屁，快说海大少在哪里？ ”
花大姑眨了眨眼睛，道：“ 海大少？没有看见他呀！ ”
霹雳火大怒喝道：“ 放屁，你再不说老夫便要放弹烧船了。 ”
左手急抬，右手扣弦，弓已张成满月。
花大姑咯咯笑道：“ 老爷子，你要烧就烧吧，你把船烧了，我就带着你妹妹们到你家去吃去了！ ”
霹雳火呆了一呆，他闯荡江湖，倒真的从未见着这样的女子，更对这样的女子毫无办法。
花大姑眼波四转，接口笑道：“ 老爷子，你如没事，当可上来坐坐，我们这有酒有菜，还有…… ”
她银铃般娇笑了一阵，突然故意放低语声，轻轻又道：“ 你假如嫌我的妹妹不漂亮，这里还有鬼母的女徒弟…… ”
霹雳火又气又恼，却又无可奈何，这时他所乘的轻舟，已逆波来到近前，那舟子终年在黄河摆渡，驶舟之术精熟，竟已将轻舟设法停住，原来霹雳火与海大少离了珠宝世家，竟在途中相遇，两人气味相投，便结伴而行，海大少来此之时，便曾嘱咐霹雳火在舟上相候。
而这霹雳火正是霹雳般的脾气，那等人的痛苦滋味他怎受得了，等了一会儿便急着赶来了。
但他此刻虽赶来了，却偏偏遇着满船的女子。
花大姑看他气得吹胡瞪眼，笑得更是起劲，她也是个永远不会将感情露

在面上的人，她所有的心思都藏在笑容里，此刻别人见到她面上的笑容，谁也不会想到这船上已发生了这许多麻烦的事。

只听她娇笑着义道：“ 老爷子，你倒是上不上来呀？ ”

霹雳火胸膛起伏，终于大吼一声，道：“ 你怎么不是男子，你若是男子，嘿嘿，嘿嘿…… ”

花大姑笑道：“ 对不起，只恨我娘生我下来，就是一个女孩，要退回去部来不及了。 ”

霹雳火怒喝道：“ 但你若将海大少害了，老夫还是…… ”

花大姑道：“ 哎哟！天杀星名满江湖，武功比我姐妹强得多了，我姐妹怎会害死他，何况…… ”

她回眸浅笑，接口道：“ 他那样雄赳赳、气昂昂的一条男子汉，我们喜欢还来不及哩，怎么舍得害他！ ”

霹雳火道：“ 他明明来了，怎会突然不见？ ”

花大姑道：“ 哎唷！老爷于你这话就说得更奇怪了，他堂堂个人男人，又不是小孩子，我又不是他妈，他哪里去了，我怎么知道，老爷子，我看你不要找他了，还是上来歇歇吧！你也不是他爹，何必苦苦找他？ ”

她哎呀、哎哟、哎唷的说得滔滔不绝，真把霹雳火说得愕住了，想来想去，觉她这话倒真有几分不错。

他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又点点头，喃喃自语道：“ 是了，只怕他另去了别处，也未可知，这些女子和他素无冤仇，何必害他。 ”

花大姑道：“ 老爷子这话就对了，你倒是上不上来呀？ ”

霹雳火道：“ 不用了，老夫还是要去找找海大少，他…… ” 突然大喝一声，戟指叫道：“ 那不是他么！ ”

花大姑吃了一惊，随着他手指转身望去——自霹雳火来到这里，也不过只有几句话的功夫。

船门前站着的一条高大人影，竟然真的是海大少！那已被花大姑点了身上三处穴道的海大少。

他左手插腰，右掌中竟还倒提着一个人的身躯，目中所暴射出来的愤怒火光，足以烧毁任何敌人的胆量。

霹雳火哪里还忍耐得住，暴喝一声，跃上了船头，他立足的轻舟，竟被他身子的后挫之力，震得摇晃着向后荡出。

那舟子也险些被震得落下船去，面色骇得煞白。

霹雳火大喝道：“ 海兄弟，你没事么？ ”

海大少突然仰天狂笑起来，笑道：“ 有什么事？ ”

霹雳火道：“ 没事就好了，兄弟，咱们走吧！ ”

海大少笑声突顿，厉声道：“ 先等俺算算帐再走。 ”

花大姑轻轻笑道：“ 你要找我算帐还不容易，但你却也该让我知道，到底是谁将你救出来的呀？ ”

她此刻面上虽仍带着笑容，但笑容已十分勉强。她亲手点了海大少的穴道，将海大少闭在下舱的密室里，她实在想不出有谁能救得出他。

海大少厉声笑道：“ 你要见他还不容易！ ”

海大少突然闪身走过一边，让出了舱门，道：“ 就在舱里。 ”

花大姑身子轻轻一震，面色更是煞自，过了半晌，才强笑道：“ 好，让我瞧瞧他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 ”

语声中她已婀娜走向船舱。

但海大少却又横身挡住了她的去路，厉叱道：“ 且慢。 ”

花大姑轻叹一声，仰面望向他，柔声道：“ 你难道真的已忘记了你我的往事，真要找我算今日的帐么？ ”

海大少面色铁青，冷冷的望着她。

花大姑眼睑微垂，幽幽叹道：“ 今日已不知有多少人存心要毁我了，你不帮着我，也不该帮着他们呀！ ”

海大少虽仍不发一言，但冰冷的面容已开始溶化。

她以长长的睫毛掩盖着目中的光芒，轻叹接道：“ 无论如何，你我总有多日交情，多年来……唉，你纵要算帐，又何必急着在今天？ ”

海大少突然大喝一声：“ 好！但日后若是…… ”

花大姑娘眼波，幽幽道：“ 来日方长，只要我今日不死，日后总会让你平过这口气来的。 ”

海大少右掌一扬，将掌中所提之人举到花大姑面前，厉声道：“ 但这厮出卖了俺，俺今日却要将他带走。 ”

花大姑叹道：“ 你要带就带去吧！ ”

海大少道：“ 走！ ”

说罢，与霹雳火两人走到船头跃下轻舟，这时便可看到这名满天下的侠盗天杀星，轻功果然惊人。

他如此魁伟的身躯跃在轻舟上，轻舟竟似丝毫未动。

霹雳火摇头道：“ 兄弟，看来你也和我一样，吃软不吃硬的脾气死也改不了，被人两句话就请下来了。 ”

海大少苦笑道：“ 你可知道她是谁？ ”

海大少道：“ 她不是横江女王蜂的大姐么？这妞儿软硬工夫都不错，老大实在也拿她没有办法。 ”

海大少叹道：“ 她今日虽是蜂女之首，但昔日……唉！ ”

霹雳火道：“ 昔日怎么了？ ”

霹雳火“ 砰 ”的将掌中所提之人摔在船上，双目之中，光芒闪动，咬着牙道：“ 昔日她乃是俺的妻子。 ”

霹雳火目定口呆，讷讷道：“ 她……她…… ”

海大少仰望苍天，缓缓道：“ 俺终年飘游四海，她……唉！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还提她作什么！ ”

两人一起垂下头去，心情俱都不堪沉闷。

这时，这轻舟的小舱中，突然又有呻吟之声传出。

那边船上的花大姑，亦深深吸了口气，步入船舱，有几个蜂女已看出情势不妙，紧紧跟在她身后。

水灵光犹在啜泣，易冰梅、易清菊犹在焦急，那杨八妹也犹在水中搜寻，只是不时出水来换口气。

而花大姑却已掀帘而入。她一脚跨入船舱，船中的灯光己熄了九盏，只剩下一盏孤灯，发着凄惨的黄光。

但她目光转处，却看不到人影。

她不觉呆了一呆：“ 莫非海大少骗了我？ ”

思念还未转完，突听身后传来一种阴恻恻、冷森森、不带半分情感的语声，道：“ 在这里。 ”

花大姑大惊之下，霍然转身。

舱门紧边，一张巨大的红木椅上，端坐着一条人影，身子没有丝毫动弹，在惨凄的灯光下，看来仿如石壁魔像。

他双手扶着椅背，宽大的长袖，两旁垂落在地上。

他面上轮廓分明，双眉如剑，但眼眶处却是一片空洞，既没有闪烁的目光，也没有转动的眼球。

而这张面容却是出奇的冷静，仿佛这人的心肠俱是寒冰，他长发披散至双肩，更加深了他神秘的魅力。

在他的身后，却伶仃仃的卓立着一条女子身影，苍白的面容，纤柔的身躯，美丽的笑容，幽忽的目光……

她正是被蜂女们自水中捞起，关在舱中的冷青萍。

就连花大站也被惊得呆了半晌，但她立刻又故意装作对那神秘的披发人不加理睬的模样，向冷青萍笑道：“ 妹子，你醒来了么，身子可还舒服？ ”

冷青萍呆了一呆，竟未想到她还会如此温柔的对待自己，嘴皮动了动，但仍未说出话。

花大姑轻叹道：“ 你虽不该对姐姐我如此无情，但姐姐我还是一样关心你的，唉，你也该多加件衣衫呀！这样湿淋淋的岂非要冻坏身子？ ”

她轻步走了过去，目光还是不去瞧那披发人，口中却轻笑道：“ 你看，我只顾关心你，却忘了你这里还有位朋友。 ”

她回眸一笑，接道：“ 说真的，你这位朋友到底是谁呀？也该给姐姐介绍才是呀！ ”

冷青萍讷讷道：“ 这位不……不是我的朋友。 ”

她究竟年轻，究竟心软，不但已被花大姑说得毫无愤怒火气，竟还将花大姑这狡黠的手段当做真心的问话。

花大站双目一展，仿佛甚为惊奇，道：“ 噢！他不是你的朋友，那么他为何会坐在我的船舱里？ ”

冷青萍轻轻摇头，以目示意，仿佛叫她不要说了。

花大姑却只作未见，接道：“ 朋友既是不请自入，不知有何贵干，可以对我这做主人的说说么？ ”

披发人端坐不动，齿缝间冷冷吐出几个字：“ 在下艾天蝠。 ”仿佛只要“ 艾天蝠 ”三个字，就足以代表一切。

花大姑身子果然微微一震，她还未说话，舱外已响起了尖尖的痛哭之声，是水灵光的声音，痛哭着道：“ 真的找不着么？ ”

接着，是杨八妹急促而喘着气的声音，道：“ 找不着了，但……他若真的淹死了，尸身该浮起才是呀！ ”

又听得水灵光恸哭道：“ 铁中棠……中棠……你死得好苦…… ”

冷青萍面色大变，身子也剧烈的震颤起来，踉跄后退几步，“ 砰 ”的撞在身后的壁上。

花大姑也有些吃惊，抬目望处，顿觉眼前一花，便已失去了艾天蝠的身影，只有舱门垂帘，犹在不住波动。

冷青萍双时支起身子，也飞一般冲了出去。

花大姑走到垂帘前，突又顿住脚步，皱眉沉思了半晌，霍然转身，快速走到左面的角落中。

船舱四侧，俱有垂帘，她掀开垂帘，伸手一探，舱壁上便现出一方三寸

见方的空洞，洞上却嵌着块水晶。

自水晶中望出去，景物不但清晰，且已放大了许多。

冷青萍、水灵光、易艾梅、易清菊，俱已被艾天蝠挡在身后，那边杨八妹却挺着水淋淋的身子，站在蜂女们之前。

他们似在争论，却不知在说什么？

远处江面上，却似又现出了几点筏影。

花大姑轻叹一声，喃喃自语道：“人道九子鬼母的势力谁不能轻视，我此刻总算相信了。”

她狠狠一跺足，奔向舱后，奔入下舱，转过回廊，到了自己的密舱，却见坚固的舱门竟已被人用掌击散。

她心头又自一震，切齿道：“艾天蝠，你好狠的掌力！”

转目望去，舱中只有被褥零乱，其他的俱都无恙。

她嘴角泛起些笑容，奋力推开被褥零乱的雕花床，在床下舱板上又轻轻一推，便现出个三尺见方的密窟。

密窟中堆放着几只麻袋，麻袋中隐隐有宝光闪动。

她扯下床单，将麻袋全部包起，美丽的面容上，已看不到常带的媚笑，却充满了狠毒之色。

但是她还是不禁迟疑了半晌，方自狠狠咬了咬牙，跺了跺足，又在那密窟底板上轻轻一推。

“哗”的一声轻响，浊黄色的江水便涌泉般激射而出，霎眼间便已将密窟淹没，片刻间便将淹没船舱。

花大姑轻轻道：“姐妹们别了，船儿船儿，别了。”猛然拧转身子，提起包袱，飞掠而出。

这时，已有四只制作得极为精巧的皮筏，来势快逾奔马，霎眼间便来到近前。

当先一只皮筏上，立着四人。

一个便是那跛足童子，此刻他头发已被烧得有一半焦了，咬牙切齿，满面俱是愤怒怨毒之色。

另一人长发披散，也被烧得焦黄，面上苍白，怀中抱着婴儿，在风中不住咳嗽。

她正是伤势尚未痊愈的冷青霜。

她身后并肩立着两个容光绝代的锦衣少女，不住俯下身去探问，似乎颇为关心冷青霜的伤势。

后面一只皮筏上，却放着轻巧的藤椅。

藤椅上端坐着个翠衣碧钦的老妇人，正是那隐居已有多年，近日却屡现江湖的九子鬼母。

她身后也并肩立着两个锦衣少女，一人手持拂尘，一人手捧玉钵，筏身摇荡，但她们却稳如泰山。

船上众人，谁也没有觉察船身已在渐渐沉没，却都已发现这两只皮筏如飞而来，易冰梅长长透了口气，道：“好了，师父来了。”

话声未了，九子鬼母袍袖微拂，身子已凌空飞起三丈，连人带椅俱都掠上了船头。

蜂女们群相色变，冷青萍目光转处，惨呼一声：“姐姐。”狂奔到船舷，微一迟疑，终于掠上了皮筏。

冷青霜自也惨然变色，颤声道：“妹子，你……你……”
她姐妹两人，此番虽能重逢，却已宛如隔世。
两人对面流涕，谁也不知此番能再相遇究竟是真是幻，心中都只觉有千言万语要待叙说，口中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锦衣少女们亦自黯然垂首，不忍再看。
那跛足童子却大喝一声，掠上船头，掠到易清菊身旁，悄悄拉了拉她衣袖，问道：“人呢？”
易清菊黯然叹道：“铁公子已自投落水，连尸身都……都……”侧目瞧了水灵光一眼，黯然住口不语。
跛足童子心头一震，呆了半晌，又问道：“那害人的恶徒呢？”
易清菊摇了摇头，道：“我心乱得很，没有瞧见。”
易冰梅却接口道：“只怕已被海大少带走了。”
跛足童子又呆了呆，狠狠顿足道：“这算什么？你们两人办事，简直办得太糟糕了。”
易清菊怒道：“若换了你，只怕更糟。”
易冰梅冷冷道：“若不是你们胡作非为，怎会有此事？”
跛足童子张口结舌，不敢再说话了。
那边九子鬼母端坐在蜂女面前，面寒如铁，她不愿与这些蜂女说话，只等着她们的大姐到来。
李二姐自舱中飞奔而出，惶声道：“大姐……她竟已走了，这艘船……这艘船……”
蜂女们齐都变色问道：“这艘船怎么了？”
李二姐满心惶乱，也顾不得还有外人在旁。
她急迫的喘了口气，接道：“大姐她不但将我们历年的积蓄全部愉跑，而且还拔开底栓，要将这艘船毁了。”
蜂女们面色大变，九子鬼母师徒们此刻也觉察出船身的倾侧，跛足童子打掌呼道：“妙极妙极，船要沉了。”
九子鬼母面色阴沉，缓缓道：“老身不到怒极，绝不逼人太甚，更从来不愿拍落水之狗，但……”
她阴沉的目光中，突然射出逼人光芒，“但你等已冒犯本门，今日若要走，好歹也得每人在身上留下点什么。”
杨八妹道：“留下什么？”
九子鬼母冷冷道：“祸首花大姑已逃，你们算来也被她害了，老身也不多难为你们，每人且留下只耳朵罢了。”
蜂女们面色大变，姚四妹却狂笑道：“放屁，小姐先去了。”
她本在船舷，此刻便与翻身落水而逃。
哪知她身形方动，无目的艾大蝠便已横飞而起——他身上似乎生满了眼睛，任何入只要有任何举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蜂女们只听风声急响，艾天蝠已“呼”的自她们头顶飞过，双袖飘飞，乘风直下，一把抓住了姚四妹背后衣领。
姚四妹身子方沾水面，已被他一把拉起。
跛足童子拍掌呼道：“你们若有谁逃得我大哥手掌，我就算服了她了。”
艾天蝠足尖轻点船舷，双袖兜风一抡，将姚四妹身子抛出，飞过蜂女们头顶落在鬼母足前。

他也借着这一抛之势，飞了回来，飘然落下，那巨大的双袖，看来真有如蝙蝠垂天双翼一般。

姚四妹面色煞白，已吓得几乎晕了过去。

九子鬼母冷冷道：“你们还有谁要老身自己动手？”

语声中手掌急伸，在姚四妹面侧轻轻一抹。

姚四妹惨呼一声，左耳已落入鬼母掌中。

蜂女面色大变，齐齐激动起来，似乎有与鬼母一拚之意，银光骤然闪起，兵刃叮咚相击不绝。

突然杨八妹大喝一声：“且慢！”

李二姐颤身道：“八妹……咱……咱们。”

杨八妹面容铁青道：“咱们拚不过他们的。”

李二姐道：“拚不过也要……”

杨八妹厉声道：“拚不过还拚什么？活着总比死了要好得多，但是……但是……你们可知道我为什么该话着？”她严厉的语声，似乎已将蜂女震慑，齐齐闭口无言。

杨八妹仰灭悲嘶道：“咱们为的是复仇！”

她目光自蜂女侧面上扫过，接口道：“咱们无论如何也得寻着花大姑，是么？她不该在此时抛下我们！”

她直唤花大姑，显然也不承认她是大姐了！蜂女仍然无言，但却都垂下了头。

杨八妹霍然转过目光，直视着九子鬼母，一字字缓缓道：“我也发誓要寻你的仇！”

九子鬼母缓缓道：“我知道！”

杨八妹道：“我若是你，今日便该杀了我，否则你今日割下我的一只耳朵，他日说不定我要割下你的两只耳朵！”

九子鬼母寒冰青铁般的面容上，居然似乎露出一丝笑容，颔首道：“我知道，我等着你。”

杨八妹道：“好！”

转目望处，河水已将涌上甲板，刹那间这艘船便将沉没。

杨八妹出手如电，反手割下一只耳朵，抛在九子鬼母面前，口中放声呼道：“一人一只耳朵，莫要欠她的！”

蜂女们似乎已被她这气魄所动，她呼声未了，蜂女们面颊上已是鲜血淋漓，八只耳朵已都抛在鬼母面前。

杨八妹呼道：“仇已结，债已了，我们走了！”

蜂女们情不自禁齐齐脱口道：“走！”

“走”字余音未了，蜂女们都已跃入水中。

九子鬼母长叹一声，道：“好女子！”

转目望去，船已渐渐沉没，人都木立船上。

九子鬼母低叱道：“走！”

这一声“走”方了，她已连人带椅掠上了皮筏，转瞬间船上人都已随之而去，所幸这些人俱都身怀绝顶轻功，是以皮筏仍似稳如泰山。

而那蜂女香舟却已沉没。

冷青萍己将那只钥匙交给冷青霜，她们虽不知铁中棠已交给她们一宗惊人巨大的财富，但却已足够使她们心头充满悲伤与感激。

冷青萍含泪转过头，含泪望着水灵光。

水灵光却已满眼垂泪，什么人也看不到了。

跛足童子突然在她三人面前深深躬下身去，呐呐道：“三位……三位姐姐……小弟……小弟……”

他话虽未说完，但水灵光、冷青霜、冷青萍却已俱都知道他言下之意——若不是他，铁中棠怎会落水而死？

他不说还罢，这一说将出来，水灵光、冷青霜、冷青萍的啜泣，突然都变成了痛哭。

跛足童子呆呆的望了她们半晌，霍然转身对那边皮筏上的艾天蝠放声呼道：“大哥，我求你件事好么？”

艾天蝠沉声道：“你又有什么花样了？”

他对这最小的师弟，似乎十分疼爱，此刻说后面上虽然没有丝毫笑容，但词色间却自然的流露出父兄般的亲情。

跛足童子大声道：“我只求大哥陪我去寻寻沈杏白，我要将他切成二十四块，一块块抛入水中喂王八。”

艾天蝠道：“为何要我陪你？”

跛足童子长长叹了口气，道：“我……我怕打不过人家，又怕出别的事，有大哥在旁边，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艾天蝠严峻的面容上，不禁绽开了一丝慈祥的微笑，道：“你现在居然也懂得‘怕’字了。”

跛足童子红了红脸，垂下了头，嗫嚅着道：“我……我不是怕，只是……只是……”轻轻一笑，不往下说了。

艾天蝠正色道：“怕就是怕，这是很正常的，有什么好害臊的！”

跛足童子道：“但大哥你为什么不怕呢？”

艾天蝠道：“谁说我不怕，我若不怕，只怕早已死了，只是有些事你虽然害怕，也要去做的。”

跛足童子接着道：“有些事虽不怕也不能做的，是吗？”

艾天蝠又展颜笑道：“对了，这就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的侠客行径，你应当牢牢记着。”

端坐着的九子鬼母突然轻叹一声，道：“天蝠虽是我的徒弟，但有些道理却比我明白得多。”

艾天蝠垂首道：“弟子不敢与师父相比。”

九子鬼母摇了摇头，叹道：“你本就如此，其实，这道理为师也知道，只是为师一生行事，却太过偏激，杀劫也太重，一心任着自己的好恶行事，只知快意恩仇，便将善恶之分忽略了。”

艾天蝠垂首不语，面上却现感动之色。

九子鬼母又向跛足童子道：“老九，你真该多向你大哥学学。”

跛足童子垂首道：“弟子最喜欢大哥了。”

九子鬼母嘴角也不禁泛起了笑容，摇头道：“这孩子，我真希望他多吃几次亏，多怕一些。”

鬼母身侧的锦衣少女接口笑道：“只要师父你老人家少疼他一些，他自然就会老实多了。”

九子鬼母厉声道：“不许多口！”自己却又不禁笑了起来。

跛足童子偷偷向那少女做了个鬼脸，又道：“大哥，你到底是答应不答

应陪我去呀？”
艾天蝠冷冷道：“这个……”
九子鬼母道：“天蝠你就陪他去吧！”
艾天蝠应声称是，那锦衣少女却又笑道：“你瞧，师父还是疼老九的，头发都快烧光了，还让他出去闯祸。”
跛足童子道：“好呀，你总是吃醋，醋娘子。”
九子鬼母摇头叹道：“这些孩子，唉，真没规矩。”
口中虽在叹息，但嘴角却充满慈祥的微笑。
冷青霜、冷青萍望着他们，似乎已忘记哭泣。
她们瞧着这师徒兄弟自然流露出的温情，心中不觉暗叹忖道：“我只道鬼母师徒俱都手段毒辣，心硬如铁，哪知却是如此。”
她们呆了半晌，突然想起自己的家，又不禁流下泪来。
冷青霜怀抱中的孩子，瞪起两只圆圆的眼睛，望着他母亲，那纯洁而晶莹的目光中，却无泪痕。
他似乎此时便己学会了大旗门男儿的勇敢与忍耐。自火中逃出后，便未发生过半声啼哭。
跛足童子回身望着她们，挺起胸膛，大声道：“姑娘们，莫要哭了，我一定去为你们复仇！”
冷青霜啜泣道：“我……我也……”
跛足童子道：“你也什么？你也要去？不行不行，你受了伤，又有孩子要照顾，万万去不得的。”
冷青萍、水灵光同声道：“我……”
跛足童子大声道：“不行不行，你们两个大姑娘，怎么能和咱们大男人走在一起，那多不方便。”
冷青萍、水灵光垂下了头，她们都是柔弱而多情的女子，若是被人拒绝，便从来不知反抗。
那边的锦衣少女却划着脸道：“好不害臊，自己明明是个小孩子，却偏偏要充大人！”
跛足童子笑骂道：“好，你好！”
突然纵身而起。
此刻两只皮筏，已流入个小小河汊，水势已缓，是以两船才可相距不远，缓缓而行，离岸也不过仅有丈余远近。
跛足童子凌空翻了个身，刷的掠上那艘皮筏，翻身拜倒，道：“师父，弟子这就走了好么？”
九子鬼母还未说话，他便已翻身而起，突然伸手在那锦衣少女面颊上拧了一把，高声笑道：“小丫头！”
那锦衣少女又笑又骂，顿足道：“小鬼，你……大哥，你瞧瞧他，再不管管他，他就疯了。”
那跛足童子早已大笑着掠上河岸，去得远了。
他遥遥笑呼道：“大哥莫理她，这醋娘于，疯丫头，易小芳我告诉你，你这样一辈子也嫁不出去的。”
那锦衣少女易小芳顿着足，笑骂道：“师父，你看，小华他……他……”却已笑得说不出话来。
九于鬼母抚着她的手，摇头笑道：“你们看这孩子，一天到晚只会笑，

好像无论什么悲伤的事，她都看不到似的。”

转首又道：“天蝠，你快去吧，好生看着小华！”

艾天蝠应声称是，飞身而去。他双臂微振，两只长袖，在众人眼前微微一飘，身形便己踪影不见。

九于鬼母摇头叹息道：“天幅近年来，不但性情越发深沉，武功也似乎要比我强了。”

那边水灵光、易清菊、易冰悔、冷家姐妹都在暗中默祷，盼他们能早日寻着沈杏白，为死去的人复仇。

第一二章　恩仇问苍天

一

沈杏白这时正被海大少重重摔在船板上。

海大少听得船舱中蜷伏着一个水淋淋的身，这人仿佛是方被人自水中救起，神智还未清醒，海大少并不认得，就连将他救起的霹雳火也不知他是谁。

——若是霹雳火知道他是谁，恐怕便不会救起他了。

沈杏白却是认得他的，而且十分认得。

沈杏自此刻被海大少一摔，呻吟着翻了个身，海大少方要问舱中人是谁，突听霹雳火大喝道：“怎会是你！”

海大少转身望去，霹雳火指着船上的沈杏白皱眉道：“这不是沈杏白么，怎会如此？”

海大少皱眉道：“你认得他？”

霹雳火点了点头，道：“自然认得，他就是黑星天的徒弟，他怎会冒犯了你，这倒怪了。”

海大少怒骂道：“此人一到危难时，便要出卖朋友，万万不是个好人，留在世上也是祸害。”

霹雳火呆了半晌，道：“如此说来，他与你并无冤仇了。”

海大少怒道：“他也配和俺有仇么？”

霹雳火大笑道：“不错不错，能与天杀星结下梁子的，好歹也要是条江湖中有名有姓的汉子。”

他语声微顿，突又叹道：“但这厮却与老夫有些渊源。”

海大少瞪起眼睛，道：“什么渊源？”

霹雳火道：“就是这厮跑到霹雳堂去通风报讯，是以老夫才知道我那不成材的徒弟是被黑天星拖走了！”

海大少眨了眨眼睛道：“哦，还有呢？”

霹雳火道：“详细情形，他说他也不知道，却又说他自己也要逃走，苦无盘缠，老夫还送了他些银子。”

海大少大笑道：“他三言两语话未说清，便将你银子骗去了，这也算叫‘有些渊源’么？”

霹雳火呆了呆，笑道：“老夫总不忍见他被杀……”

海大少道：“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突然飞起一足，将沈杏白踢下了船，口中大笑道：“是死是活，全都看你的造化了。”

霹雳火赶到船边，沈杏白早已踪影不见，他霍然转过身来，负气道：“你这样也算饶了他的活命不成？”

海大少笑道：“自然，落下水又不是定会死的，你舱中不是就有个被你自水里救起来的人么？”

霹雳火又呆了呆，突然伸手一拍海大少肩头，大声道：“算你比老夫能说会道，咱们且去看看舱中那人可死了？”

舱中的铁中棠，已渐渐苏醒。

他隐隐约约听得舱外的言语，听得黑星天徒弟此刻便在舱外，他心头不禁吃了一惊。

但瞬即他又听得怒骂声，落水声，悬起的一颗心便又松了下去，而海大少与霹雳火却已踏入舱来。他自然认得这两人，而这两人却根本不认得他。

霹雳火目光转处，笑道：“ 不但未死，而且醒了！ ”

海大少笑道：“ 俺看你平生伤人不少，救人只怕还是首一次吧，否则你万万不会如此高兴。 ”

霹雳火亦自大笑道：“ 这一下真被你猜对了，老夫也做过好事，但完全被老夫救活的性命，倒真只有这次。 ”

他弯下身去，轻拍着铁中棠的背脊，和声道：“ 少年人，你腹中的水可吐干净了么？ ”

铁中棠苦笑道：“ 多谢老丈大……大恩…… ” 他再也想不到自己的性命，竟被仇人所救，心中也不知是何滋味。

却听霹雳火和声又道：“ 你喝了不少河水，此刻想必还难受得很，不必多说话了，好生歇着吧！ ”

铁中棠果然闭起眼睛，不再说话，但胸膛起伏，却甚是剧烈，显见得心中思潮也甚是紊乱。

海大少含笑旁观，霹雳火在摇晃的船身中走来走去，拿了茶杯，倒了碗水，又取了些丸药，和在水里。

过了半晌，他才扶起铁中棠，将药水灌他服了下去，口中道：“ 少年人做事日后定要小心些，好生怎会落下水的？ ”

铁中棠叹息一声，闭口不答。他有心不喝那药水，但转念一想，自己既己受了别人救命之恩，还有什么理由不喝这药水？

霹雳火望着他面上神色，不禁皱眉道：“ 看你长吁短叹，愁眉不展，心里莫非有什么事不成？ ”

铁中棠叹息着摇了摇头。

霹雳火拍着铁中棠肩头含笑道：“ 看你年纪轻轻，什么事都该想开些，你可是情场失意么？不怕不怕，似老夫这般生像，还不想三妻四妾，以你的才貌年纪，那女子不跟着你，定是她瞎了眼睛，老夫负责为你找十个八个比她美貌十倍的。 ”

铁中棠苦笑摇头，道：“ 老丈错了，在下…… ”

霹雳火皱眉截口道：“ 不对么，好，老大再猜上一猜，你既非情场失意，莫非是……是银钱有了困难？ ”

他伸手猛拍铁中棠肩头，笑道：“ 不怕不怕，更不怕了，少年人风流慷慨，花多了银子又算得了什么？ ”

他指了指海大少，大笑又道：“ 你莫看他这样子，他随手都是银子，你要多少，只管开口便是。 ”

海大少笑道：“ 你倒个错，慷起他人之慨来了。 ”

霹雳火佯怒道：“ 他若不给，老夫也多的是。 ”

铁中棠长叹摇头道：“ 老丈…… ”

霹雳火皱眉道：“ 不是么？ ” 他皱眉苦思半晌，恍然道：“ 看你文文静静，想必是受了别人气了，不怕不怕更不怕，快说出是谁，老夫替你出气！ ”

铁中棠黯然：“ 老丈全错了，在下只是酒醉失足。 ”

霹雳火大笑道：“ 妙极妙极，酒醉失足，海老兄，你听见没有，这少年原来也和你我一样，是个酒鬼。 ”

海大少亦自笑道：“ 少时定要与他痛饮一场。 ”

铁中棠挣扎坐起，道：“不瞒老丈，老丈如此厚爱，在下却仅是个卑鄙之徒，竟爱上了塾中师母，是以才会酒醉。”

他故意垂下头，道：“此话在下本不愿说，只因老丈实在感动在下，在下才厚颜说了出来。”

霹雳火皱了皱眉，但瞬即笑道：“不怕，不怕，少年人难免一时失足，何况你还知道过错，勇于承认，这才是大丈夫。”

铁中棠呆了一呆，道：“这……这……”他见霹雳火对他那般关切，心下更是难过，暗道：“我不如故意将自己说得是个恶徒，故意激怒于他，他一怒之下，便不免打骂于我，甚至再踢我落水，自倒好得多了。”

哪知无论说什么，霹雳火总是“不怕不怕”，根本不当回事，铁中棠反倒呆了，再也说不出话来。

海大少却在含笑望着霹雳火。

霹雳火抬眼望处，道：“你这老儿，笑个什么？”

海大少笑道：“我笑你平日性如烈火，今日却没了脾气。”

哪知铁中棠突然怒道：“我对你说出如此卑鄙之事，你却还说不怕，显见得你也不是个好人！”

他实在别无办法，只有装作怒骂，以要霹雳火被他激怒，或是还骂，或是动手，他也好乘机拂袖而去。

哪知霹雳火却仍呵呵大笑道：“好孩子，简直和老夫少年时的脾气完全一模一样。”

他伸手拍着铁中棠肩头，笑道：“老夫听了那话，并非不气，只是有些不信你会如此，纵然如此，也必有理由可以原谅。”

铁中棠顿觉热血上涌，黯然垂首道：“老丈为何如此厚待于……于我……”他纵然情感冷静，此刻喉头也似有些哽咽。

要知霹雳火救了他性命，并不能使他十分感激，只因他知道霹雳火乃是无心中救了他的。

直到霹雳火对他那般关切，他心中方自难受。

而最令他感动的却是霹雳火竟如此信任于他，他纵然亲口说出自己为恶，霹雳火却还不信，还说定有理由可以原谅。

他纵然心如铁石，此刻也不禁为之感动。

——要知道这种无形中流露出的关切，无形中流露出的信任与相知，自古来便最易打动男子汉的心肠！

霹雳火也愣了半晌，伸手抚着他斑白的头发，失笑道：“确实有些奇怪，老大自己也不知为何会如此待你。”

铁中棠心头更激动，缓缓闭目，暗暗忖道：“盛家庄、寒枫堡、霹雳堂，虽与我有如海深仇，但我又怎能忘得了盛存孝对我的相惜之情，抬手之恩，以及那冷氏姐妹对我兄弟的多情厚爱，生死相随……此刻，却偏偏又教我身受霹雳火的相救之德，知己之恩……”

别的犹还罢了，这相惜、多情、知己之恩，当真是教男儿汉难以报答，千古英雄俱如是，又何止铁中棠一人！

一时之间，铁中棠只觉恩仇交错，思潮紊乱，只有暗问苍天：“苍天，你教我铁中棠如何是好？”

突听海大少笑道：“你心里奇怪，俺心里倒不奇怪。”

霹雳火道：“这种没头没脑的话，老夫一向听不懂。”

海大少道：“你不知为何如此对他，俺却知道。”

霹雳火大笑道：“好，好，你若说对了，老夫定要好好请你……自然少不得要先痛饮三百杯。”

海大少道：“只因你这老儿，生平无子无女，好容易收了个徒儿，却又偏偏给别人偷跑了！”

他伸手一拍铁中棠，接道：“而这少年的性命却是你亲手自阴间救回来的，常言道：‘恩同再造，再生父母！’人家心里还不知怎么想，你这老儿不知不觉暗暗将别人当作你造出的儿子了。”

霹雳火皱眉道：“造出的儿子，好难听的话，你用字可以用得文雅些么？”说话间早已忍不住得意的笑将起来。

海大少大笑道：“字虽不雅，却是再也恰当不过，一个五六十岁的孤老儿突然造了个儿子，自然会对他好啰。”

霹雳火虽又想骂，却已得意的笑得实在骂不出来了。

铁中棠心中却有些哭笑不得。

海大少又笑道：“既是如此，俺看你不如将他真的收为义子，俺也好喝杯喜酒。”

霹雳火笑骂道：“你这老儿，除了喝酒还会想别的么？”

海大少笑道：“你嘴里虽在骂俺，心里却实在感激得很，是么？”

霹雳火大笑道：“不错不错，老夫实在是有些感激。”

铁中棠听他两人一搭一挡，心中却在叫苦不迭。

海大少“叭”的一拍他肩头，大笑道：“若要你真的称他为父，未免要折煞这老儿了，俺看你根骨颇佳，年纪又轻，正是学武的好材料，这老儿也恰巧少了个徒弟，你不如拜他为师，倒是两全其美。”

铁中棠突然大笑道：“两位请恕在下不能拜他为师。”

霹雳火笑容立敛，面色大变，脱口道：“为什么？”

海大少亦自微微变色，大声道：“你莫非不知道霹雳堂在当今武林中的赫赫声名么？”

铁中棠道：“在下自然知道。”

海大少道：“既然知道，为何不肯，莫非……”

霹雳火面上已现怒容，厉声截口道：“莫非嫌我霹雳堂三字，还辱没了你不成？”

铁中棠苦笑道：“在下焉有此意，只是……只是……”

霹雳火道：“只是为了什么，老夫倒想听听。”

铁中棠心念一动，突然朗声笑道：“在下与两位一见投缘，本待高攀两位，做个知己酒友，若要在下拜在他门下，在下立刻低了一辈，不但言行都要大受拘束，便是日后喝酒，也喝不痛快了。”

海大少呆了一呆，突然大笑道：“不错不错。”

霹雳火亦自展颜大笑道：“有理有理，若是换成了老夫，实也不愿由别人的朋友一下变作别人的徒弟。”

海大少道：“如此你虽少了个徒弟，却多了个酒友，妙极妙极……”大笑声中，船身已靠在岸边。

岸上既非渡口，亦无城镇，竟是一片荒旷之地。

霹雳火向那舟子皱眉道：“老夫正急着喝酒，你为何靠在这里？”

那舟子仿佛也是个老江湖，闻言笑道：“前面水流太急，这船上载的人

又已过多，到前面若是翻了船，各位便喝不成酒了，倒不如在这里靠岸，虽然慢些，但终究是有酒喝的。”

霹雳火扬眉道：“哎哟，好利的嘴，早知你如此利口，老夫又何苦花双倍银子雇你的船！”

那舟子嘻嘻笑道：“黄河道上，谁不知快船张三快口快船，若不雇我的船，这条水路谁走得动！”

霹雳火瞪起眼睛，瞧了他半天，突然大笑道：“好，好好，能干的小伙子，纵然骄一些，老夫也不生气。”

快船张三笑道：“若不能干，也不敢在你老面前骄了！”

霹雳火大笑道：“若不能干还要骄，老夫不将你一脚踢下河去才怪！”大笑声中，当先掠下船去。

海大少笑道：“张三，你这小子虽然的确狂些，但俺瞧着也顺眼，快弄些银子去买酒吃，日后有事再来寻我。”

他口中虽说“弄些银子”，却随手抛出黄澄澄的金子。

“　”的一声，海大少下了船，金子落到船板上，那快船张三却瞧也不瞧上一眼．反而对铁中棠笑道：“他们瞧我顺眼，我却瞧着你顺眼，他日若在黄河道上有什么事，只管来寻快船张三。”

铁中棠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得感激得微笑抱拳下船。快船张三吆喝声中．轻舟已自荡开。海大少与霹雳火正在那里分辨方向寻找卖酒所在，铁中棠却不禁暗自感慨，想不到那荡船舟子，也有这个气概。

二

黄河自古便少水利，这黄河岸上，果然是地僻人稀，极目望去，但见野草萋萋，不见人迹。

海大少皱眉道：“早知如此……”

语声来了，突听一阵急速的马蹄奔腾声随风传来，蹄声急遽，方自传到耳里，已有数骑健马随着蹄声狂奔而至，马行如龙，显见得俱是千中选一的良驹，凝目望去，马上人也仿佛都是衣衫华丽的风流少年。

这群鲜衣怒马的少年，沿着黄河岸边加鞭奔走，显然有着急事，人人目光都在侧目搜寻黄河中的船只。

马蹄奔腾，丝鞭破风声中，人语隐约，仿佛在说：“这倒怪了，偌大艘船，怎会突然不见？”

又有人道：“老三，莫心焦，说不定就在前面。”

语声中人马已来，马上人竟是欧阳兄弟。

海大少微一皱眉，大喝道：“小伙子们哪里去？”

欧阳兄弟见到海大少，面色都不禁为之一变，在马上匆匆抱拳。非但没下马，反而打马更急，风声响动，群马竟自他们身侧擦过，又自狂奔而去。

霹雳火怒道：“这些少年是谁？怎么如此无礼！”

海大少叹道：“还有准？自然便是那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欧阳兄弟了，放着好日子不过，却定要去惹马蜂窝，幸好那艘蜂女舟已沉了，否则他们的乐子还大着哩，淹看在他们尊长面上，少不得又要多事了。”

霹雳火笑骂道：“这批小伙子有钱闲着，又被色迷了心窍，若换了老夫，真个不愿伸手去管这闲事了。”

海大少叹息道：“其实，欧阳世家本重声色，府上不乏丽人，俺真不懂他们为何偏偏定要来寻那些扎人的野蜂子？”

霹雳火大笑道：“海老弟，这个你就不懂，常言道：家花不如野花香，他们见多了温柔美丽的多情女子，自然认为不够刺激，自然要寻那些扎人的野花换换口味，而越是不易到手的货色，他们便越觉有趣。”

海大少笑骂道：“看不出你经验倒也蛮丰富的。”

霹雳火大笑道：“江湖中似你这般不近女色的鲁男子，算来又有几个。”大笑声中，飞步而去。

三人并肩而行，不知不觉间，正是走向群马驰去的方向。

他们口中虽在急着喝酒，其实心中本无事，一路高声谈笑，虽然亦是大步而行，却都未施展轻功。

铁中棠此刻本该乘隙走了的，但一时间却不觉有些不忍，心中方自逡巡间，突听弓弦骤响。

三枝铁箭，带着摇曳的金铃之声，“飕”的一声，三枝箭并排插入海大少足前地下，箭杆金铃，犹在叮　作响——这是绿林道上线开扒时惯用的响箭。

海大少目光的溜溜的一转，低声笑骂道：“好个不知事的瞎眼贼子，动手脚居然敢动到爷爷身上来了。”

言语之间已有两条人影急步而来，海大少摆手轻笑道：“两位且莫惊动，待俺先在这厮身上取个乐子！”

这两人手持钢刀，面覆黑中，身上衣衫却甚华丽。

铁中棠暗奇忖道：“素闻黄河盗贼，地困人穷，怎么这两条汉子衣衫却如此华丽？”

思忖间，这两条锦衣大汉已来到近前，横刀挡住了他三人的去路，左面一人道：“三位若要赶路，请绕道走吧！”

海大少眨了眨眼睛，当先迎了上去，故意装出惊慌的神色，颤声道：“好汉爷，咱们出来走道，身上并未带得银子。”

那锦衣大汉皱眉失笑道：“谁要你的银子，快走吧！”

海大少瞪起眼睛，大奇道：“不要银子，来作什么？”

那锦衣大汉道：“你耳朵聋了么？咱们只要你绕道而走，莫要再往前面这条路走就是了。”

霹雳火附在铁中棠耳畔悄声道：“看来他这乐子取不成了。”

铁中棠哑然一笑。海大少摸了摸头皮，嘻嘻笑道：“不瞒两位，俺身上委实带得有银子的。”

那锦衣大汉道：“你有银子也好，快带着银子走。”

海大少自管接道：“俺身上不但有银子，还有不少，两位好汉爷若是要，只管拿去就是。”

那锦衣大汉被他弄得呆住了，不由瞪眼瞧他，心中暗暗忖道：“这厮莫非是个疯子不成？”

右面另一个汉子忍下住摇头道：“这样的人，倒真是少见得很，人家不要抢他银子，他却偏偏送上门来……”

语声未了，突见海大少自怀中摸出乱七八糟一大团纸，仔细一看，竟赫然全部是十足的银票。

他将这团银票捧在掌中，那两人眼睛部瞧直了，却听海大少道：“两位

要，只管拿去，在下绝对不敢反抗。”
右面的那汉子深深吸了口气，道：“孙老二。这厮既然定要咱们动手，咱们倒也不必辜负了他。”
左面的孙老二嗫嚅道：“但……但老爷子的话……”
右面锦衣大汉笑道：“这是他自己送上来的，不拿实在有些对不起人，反正只要不是咱们自己动手去抢，老爷子想必也不会怪咱们！”
说话间一只手已伸了上去，去抓那团银票。
海大少突然大喝一声，反手将银票塞了回去，厉声道：“好小子，果然是强盗，竟敢抢大爷们的银子，当真是瞎了眼了。”
锦衣大汉呆了一呆，怒喝道：“我只当你是个痰迷心窍的半疯子，哪知你竟是成心惹事来的。”
海大少仰大狂笑道：“不错，俺就是成心来砸你们锅的！”五指奋张，出手如风，当胸抓了过去。
锦衣大汉惊怒之下，拳脚齐出，上打下踢。
海大少哪里有眼睛望他，口中大笑道：“躺下吧！”反手一切，这大汉已狂呼一声，跌倒地上。
那孙老二眼见海大少如此武功，哪里还敢出手，悄然转身，拔脚就走，走了两步，才敢骂道：“好小子，你等着！”
哪知话才出口，便已被海大少夹颈一把抓住，口中笑骂道：“好小子，竟敢出口伤人！”左手已抓把污泥，塞在他口中。孙老二心头犯恶，急得直呕，却又呕不出来。
霹雳火摇头笑道：“你这乐子弄得太刻薄了些！”
海大少道：“你当俺真是在寻乐子的么？”
霹雳火道：“若不敢乐，为何苦苦逼着人家来抢你的银子？”
海大少正色道：“错了错了，这两人在此伏桩，定要我等改道，为的是什么？你莫非还猜不到？”
霹雳火寻思半晌，恍然拍掌道：“是了，必定是因为他伙伴在前面做案，不愿被外人惊散好事。”
海大少微微笑道：“他两人不愿来抢俺的银子，也不过只是因为上头有令，叫他们莫抢了小的，惊了大的。”
霹雳火大笑道：“不错不错，因小失大，便是笨贼了。”
海大少笑道：“这些贼非但不笨，而且令出如山，显见得组织定必十分严密，瓢把子也定必有些来头。”
霹雳火笑道：“看不出你粗手粗脚，头脑倒清楚得很，既是如此，你我快打前面看看，看那究竟是什么来头？”
海大少解下孙老二的腰带，将他们四马钻蹄捆了个结实，笑道：“念在你们先前还客气，且饶了你一命。”
那霹雳火却已似等不及了，拉住铁中棠当先而去。
此刻天色沉冥，又已黄昏，风吹草动，日落云低，萧瑟的晚风中，突义濛濛的落下雨来。三人前行了数丈，风雨中便飘来阵阵叱咤之声。
铁中棠突然脱口道：“是了。”
海大少忍不住侧目道：“什么是了？”
铁中棠不得不接口道：“欧阳兄弟鲜衣怒马，驰骋江滨，必定惹人眼红，我若要上线开扒，也必要抢他们。”

海大少呆了一呆，恍惚道：“不错……”语声未了，身形如离弦之箭，“飕”的向前窜了过去。

霹雳火侧首道：“小伙子，你追得上老夫么？”

铁中棠心头暗笑，知道这老人也急着要瞧热闹了，道：“在下轻功不佳，万万追不上。”

语未说完，霹雳火已架起了他肩头，飞奔而去。

海大少对那欧阳兄弟的安危，竟似十分关心，身形如飞，便已瞧见前面风雨中的刀光剑影。

他知道这群世子子弟，终日纵情酒色，走马章台，哪有心情练武，身上佩的虽是名剑，剑法却必定差劲，万万不会是那些终日在枪尖刀口讨生活的绿林豪杰的敌手，情急之下，人未到，声已作，纵声厉喝道：“天杀星在此，谁还敢在此动手！”喝声之高亢，几已可达河滨对岸。

一阵惊叱，一阵轻呼，兵刃相击之声顿绝。

海大少双掌护胸，凌空跃入风雨人群中。

被十余条手持长刀的劲装蒙面大汉团团围在中央的，果然不出铁中棠所料，正是欧阳兄弟。

这些鲜衣怒马，意气飞扬的世家子弟，胯下的马早已被人牵走，鲜衣之上，也染满了汗水与污泥，掌中虽然倒提着精光闪闪的长剑，但一个个气喘淋琳，面色如上，神情委实狼狈不堪。

围在他们四周的劲装蒙面大汉，却是人人神情剽悍，身手矫健，双方毋庸动手，胜负之数已不问可知。

欧阳兄弟见到海大少现身，齐都大喜涌上，欢呼道：“海大叔来了！看你们这般贼子还敢不敢再逞强？”

话犹来了，海大少突然反手一掌，掴在当先一人的面颊上，怒道：“到此刻你们才认得海大叔？先前都瞎了眼么？”

欧阳兄弟哭丧着脸，呐呐道：“先前……先前……”

海大少怒骂道：“没有用的奴才，手下没半分本事，却偏偏要在外招摇，连俺的人都叫你们给丢光了！”

欧阳兄弟齐齐垂下头去，哪里还敢说话。

海大少霍然旋身，面对着黑衣大汉，手掌一扬，大喝道：“俺已来了，你们还呆在这里作甚，走走走！”

黑衣大汉，却站着动也不动。

海大少怒道：“还不走，要等俺来动手不成？”

他双臂乍分，突听有人冷冷道：“他倒不敢走的。”语声娇美，却义冷漠得不带丝毫情感。

那些黑衣大汉见到这个女子，都垂手弯下腰去。

欧阳兄弟却指着她手里的布袋，乱纷纷嚷道：“海大叔，这女子手里的布袋，便是小侄们带来的珍宝。”

海大少怒喝道：“站开一边，莫要多口。”

青衣女子却已将布袋缓缓放到地上，缓缓的道：“不错，这袋里都是珠宝，你门可拿得回去么？”

海大少道：“他们拿不回去，却有人拿得回去。”

青衣女子冷令道：“依我看来，这些珍宝他们反正是要拿去送人的，又何苦定要再拿回去？”

一个欧阳子弟急急自海大少身后钻了出来，道：“ 要送人却也不是送给你…… ”可是话来说完，便被海大少一掌打了回去。

霹雳火与铁中棠也已赶来，霹雳火人还未到，便已遥呼道：“ 海兄弟，要打只管打，还有老夫在这里。 ”

那青衣少女眼波一闪，她剪水般双瞳，在铁中棠面上盯了两眼，铁中棠只觉这眼波简直冷得如寒冰一般。

海大少仰天狂笑，道：“ 不错，这些珍宝本是他们要拿去孝敬给那批蜂子的，他们的确不该拿回去了。 ”

青衣少女道：“ 那么我便先代弟兄们谢了。 ”

海大少笑声突顿，厉喝道：“ 他们拿不回去，却也轮不到你，这包袱早改了俺海大少的姓了。 ”

青衣少女缓缓道：“ 真的么？你唤它一声，看它可答应？ ”

海大少仰天大笑三声，突然俯身到她包袱前，轻拍着包袱，低低唤道：“ 孩儿孩儿！你可听见俺叫你么？ ”

铁中棠腹中暗笑：“ 此人当真是性如烈火，心如赤子，无论做什么事，都忘不了玩笑玩笑。 ”

海大少装模作样的听了半晌，方才长身而起，大笑道：“ 果然答应了，你们可都听到了么？ ”

霹雳火大笑道：“ 听到了，听到了，听得清清楚楚。 ”

海大少笑道：“ 自该听到，只有聋子才听不到。 ”

青衣少女目光仍然不动声色，冷冷的望着他，道：“ 我也听到了，只是它却说要跟着我，你拿也拿不走的。

海大少怒道：“ 胡说…… ”

青衣女子冷冷道：“ 它说的清清楚楚，只有呆子才会听错。 ”

霹雳火笑骂着：“ 变了变了，年头变了，江湖中的女子，竟一个个都要比男子厉害得多。 ”

海大少却已怒道：“ 如此看来，你是定要俺出手了？ ”

青衣少女冷笑道：“ 我生平从不愿与肮脏男子动手！ ”

海大少大笑道：“ 俺又何尝愿与妇人女子动手。 ”掌向黑衣大汉们喝道：“ 你等是要车轮大战，还是一涌而上？ ”

青衣女子冷冷笑道：“ 天杀星在江湖中也算有些名声，却来寻这些无名之辈动手，纵然胜了，这包袱你好意思拿得去！ ”

霹雳火忍不住笑骂道：“ 这妮子倒怪了，她既不愿动手，又不要海兄弟与别人动手…… ”

海大少已截口道：“ 莫非要俺自己打自己么？ ”

青衣女子突然伸手一指，道：“ 与你动手的人，这就来了！ ”

海大少随着她手指望去，两条铁塔般的大汉已自濛濛细雨中冒雨飞奔而来。

这两人也俱是劲装蒙面，但胸襟敞开，露出黑茸茸的铁打般的胸膛，虽看不清面目，但一人神情沉猛，蒙面中下微微露出胡须，另一人举止洒脱，发浓如漆，显见是一老一少，两人手中，俱都倒提着一柄八角铁锤．那中年大汉遥遥喝道：“ 是什么人敢来这里寻事！ ”

海大少抢先一步，凝目望去，突然哈哈大笑道：“ 果然是条汉子，倒也配挡得俺三脚两拳！ ”

那中年大汉箭步飞来，上下瞧他几眼，亦自大笑道：“ 果然是条汉子，难怪敢来这里架梁生事。 ”

海大少伸手一卷衣袖，大笑道：“ 但你要与俺天杀星动手之前，却得先准备些伤药放在身边。 ”

中年大汉狂笑道：“ 久闻天杀星偷鸡摸狗的本领不小，却不知手下怎样，可挡得住我三锤？ ”

青衣女子却已将那劲装少年拉到一边，悄悄说道：“ 你两人怎么都来了？莫非那边的事已经无妨了么？ ”

劲装少年道：“ 那边已接得住了，我…… ”

突听中年大汉厉叱一声：“ 莽儿，将锤送来给姓海的！ ”

海大少道：“ 俺空手按你已足够了，要什么锤！ ”

中年大汉狂笑道：“ 你我都是昂藏七尺的男子汉，玩什么巧法花招，若要与我动手，就硬碰硬拚他个几锤，也好煞煞我的手痒！ ”

海大少仰天笑道：“ 好极好极，俺也许久遇不着硬碰硬的对手，正也觉有些手痒，呔，将锤来！ ”

劲装少年一步窜来，大喝道：“ 接住！ ”手臂抡处，掌中八角铁锤呼的一声脱掌飞出。

海大少轻叱声中，目光凝注铁锤来势，突然伸手轻轻一抄，“ 吧 ”的声响，他已将铁锤接在掌中。

中年大汉笑道：“ 试试份量，可嫌太重么？ ”

海大少持锤在手，把了两把，纵声大笑道：“ 只嫌轻，不嫌重！ ”突然胸膛一挺，胸前衣钮纷纷迸落，衣襟也为之敞开，露出黑铁般的胸膛，霹雳火在一旁磨拳擦掌，仿佛也有些痒了。

中年大汉厉叱道：“ 孩子们，闪开去！ ”

四下劲衣大汉轰然一声，让开空地，欧阳兄弟也不自主悄悄退了开去，踏得泥泞，吱吱作响。

那中年大汉伸手一抹发上水珠，狂笑喝道：“ 接着！ ”

刹那之间，他手臂仿佛突然粗了一倍，手腕抡处，铁锤飞起，泰山压顶当头击去。

海大少暴喝一声，挥捶迎上。

“ ”的一声，震耳巨响，两人身形各各后退了半步，海大少抢步进身，铁锤斜挥。

中年大汉反掌抡锤，又是一声巨响，直震得四下劲装大汉身子已在不住打抖。

欧阳兄弟更瞧得心惊胆战，面色如土。

海大少厉声狂笑道：“ 好小子，有你的，再吃俺几锤！ ”

展动身形，铁锤有如狂风暴雨般攻了出来。

中年大汉双足已深陷泥中，挺胸迎击。

“ ， ， …… ”五声暴响，两人竟又硬碰硬接了五锤，两锤相击之声，有如暴雨霹雳。

站得最近的一个欧阳兄弟，直觉双膝发软，突然“ 拍 ”的跌坐在泥泞中忘了爬起，他身后一人竟也忘了扶他。

铁中棠也不禁微微变色，这中年大汉武功身法虽看不出高明，但膂力之惊人，却是无与伦比。

他两人四目相瞪，但手臂却已都垂下，显得两从臂腕俱已酸麻，但谁也不肯多退半步。

中年大汉喘了两口气，大笑道：“姓海的，可要再拼儿锤？”他犹在纵声而笑，但笑声却已远不及方才洪亮。

海大少暴喝道：“来！”

“来”字方出口，两人又拚了一垂。

青衣少女目光始终未眨一眨，此刻突然轻叱道：“够了！”

海大少厉声道：“胜负未分，谁说够了？”

他还能说话，但那中年大汉已喘息难言，青衣少女目光一转道：“念在你能接我大叔八锤，珍宝便送你又何妨！”

海大少怒道：“俺只要和他分出胜负，珍宝不要也无妨。”

中年大汉仰天接了几口雨水，蒙面的黑中早已歪到一边，露出半面紫黑面膛，挥锤道：“来来来，再……”

海大少挥锤大喝道：“再接十锤！”

又是一声巨震，两人铁锤突然齐齐落到地上。

众人惊呼一声，海大少呆了半晌，仰天笑道：“好好好，冲着你这几锤，俺这袋珍宝不要了！”

中年大汉大声道：“咱也不要。”

那坐在地上的欧阳子弟强笑道：“两位若都不要，还是交回给他一面说，便待爬起，又被霹雳火一掌打翻在地上，霹雳火道：“海大弟，莫怪老夫，老夫实在瞧着他生气！”

海大少笑道：“打得好，打得好，换了俺打得更重些！”转身又道：“你若不要，就给你家弟兄打酒吃。”

中年大汉瞪着眼睛瞧他半晌，突也大笑道：“好！”手掌一挥，喝道：“弟兄们，谢过海大少，咱们走吧！”

霹雳火大喝道：“且慢！”

中年大汉目光一闪，沉声道：“什么事？”

霹雳火狂笑道：“老夫也觉手痒得很！”

话声方了，那劲装少年已箭步窜来，反掌提起了地上铁锤，亦自狂笑道：“来来来，少爷我专治手痒！”

霹雳火回首望着那中年大汉笑道：“这是你的儿子还是你的徒弟？海老弟与你交手，怎么却叫你徒弟与老夫……”

说到这里，他语声突然顿住，双目圆睁，灼灼的逼视着那中年大汉，面上充满了惊诧之色，竟也呆愣住了 。

海大少奇道：“你怎么了？”

霹雳火手指那中年大汉，哈哈大笑道：“老大认出你来了，老夫认出你来了……”

中年大汉身子一震，急忙回手去掩面上黑巾。

霹雳火笑道：“莫掩莫掩，再掩也己来不及了。”

中年大汉沉声道：“只怕你认错了人。”

霹雳火道：“老大若认错，你只管摘下老夫的眸子，你不是寒枫堡外那打铁的武老大么？”

他纵声大笑，接道：“难怪你手劲那般惊人，原来是终日打铁练出来的，只是你几时改了行，老夫却不知道。”

那中年大汉被他揭破了来历，一时间颇有些慌乱。

青衣少女却冷冷道：“纵是铁匠改行，又当如何，你怎知咱们先前当铁匠，不是由你这样的角色改行的？”

霹雳火呆了一呆，大笑道：“姑娘好利的口……”

话声间突见两个黑衣大汉抬着一个劲装少年如飞而来，那少年身上虽无血迹，但已晕迷不醒，面如金纸，显见受伤极重。

中年大汉已变色道：“方才还能抵挡，此刻怎会如此？”

黑衣大汉道：“方才大爷你放心走了后，小人们也算着不致落败，哪知那看来弱不禁风、始终未曾出手的斯文人，却是个了不得的高手，他一出手，三少爷就伤了，小人才赶着抬回来。”

他满心惊惶，竟忘了还有外人，便滔滔说了出来。

青衣少女与中年大汉已赶着去探视那少年的伤势，青衣少女恨声道：“好狠的心，好重的手法。”

海大少却拉着霹雳火道：“咱们与他们无甚冤仇，此时人家正在急难中，咱们也就不必再为难人家了。”

霹雳火道：“老夫本无为难他们之意。”

海大少转身向欧阳兄弟大喝道：“你们还不走？”

欧阳兄弟被这声大喝震得连连后退，终于狼狈转身而去，只剩下个看来身子最弱的少年还留在当地。

海大少怒道：“你还留在此作甚？”

那少年躬身道：“小侄总该先谢过海大叔大恩再去。”

“海大少呆了一呆，展颜道：“奎儿，俺看你本是个好孩了，何苦定要与那些不成材的东西混在一处？”

那少年躬身道：“既属兄弟，不得不共进退。”

海大少叹道：“好，快快回去吧，记得代俺问你姨妈好。”

那少年躬身称是，海大少又道：“还有，去告诉你兄弟，那蜂窝船早已沉，叫他们莫再想糊涂心思了。”

那少年躬身应了，转身而去。

海大少叹道：“那般弟兄里，只有这欧阳奎还有出息，欧阳吉家的产业，日后看来只有他撑着了，唉，咱们也走吧！”

那中年大汉已转身向他抱拳：“我等急着赶去他处，别的话也不能多说了，但今日之事，我武振雄绝不会忘记你海大少的交情的。”

海大少微微一笑，道：“武兄只管请便。”

第一三章　英雄铸剑

一

突听风雨中又自传来了一阵兵刃相击之声。

一个尖锐的女子口音道：“ 孝儿，困住他，莫伤他性命，只要他说出怎会认得铁中棠，说出铁中棠此刻在哪里，你就莫为难他。 ”

铁中棠心头一震，闪身避到高大的海大少背后。

风雨中已有一团青光剑气裹着两条人影腾跃而来，还有一条人影在旁随着剑气移动。

来到近前，凝目望去，才看出剑气中的人影乃是一个手挥长剑的紫衣大汉，和一个左手持刀、右手持拐的黑衣蒙面人。

随着他们在旁观战的，却是个手拄鹤头拐仗的银发者妇。

那紫衣大汉剑法沉稳迫急，一丝不苟，施展的乃是光明正大的正宗剑术，长剑转动，当真是滴水难入。

那黑衣人刀中夹拐，攻势虽辛辣，但脚下却甚不便，仿佛跛了一足，左手的刀法，也似有些生疏，显见是初练这刀中夹拐的左手刀法未久，是以此刻早已被紫衣大汉的霍霍剑光逼住，毫无还手之力，若非那紫衣大汉未存伤他之心，只怕他此刻便已要被伤在剑下。

中年大汉、青衣少女，齐齐展动身形，方待赶去援救，霹雳火却已大喝道：“ 盛大娘，快令孝侄住手！ ”

众人齐都一呆，中年大汉也不禁顿住脚步。

那银发老妇与紫衣大汉，正是盛大娘、盛存孝母子。

盛大娘目光一转，笑道：“ 你这老儿怎么也在这里，为何要老姐姐住手，待我先逼这厮说出那姓铁的下落，再与你叙阔。 ”

霹雳火大声道：“ 不必问了，铁中棠的下落小弟知道。 ”

那黑衣人身子一震，招式大露破绽，但盛存孝却存心放了他一招，盛大娘亦自惊奇，道：“ 你知他在哪里？ ”

霹雳火笑道：“ 他此刻已被司徒笑那狐狸说动了，背叛了大旗门，此刻正与司徒笑、黑白兄弟在一处。 ”

盛大娘大奇道：“ 真的么？ ”

霹雳火笑道：“ 小弟几时骗过你盛大娘，小弟亲眼见到那铁中棠与司徒笑有谈有笑的一起回去了，此刻只怕是在落日牧场了。 ”

盛大娘不觉呆了半晌，摇头笑道：“ 老身到外面去转了一趟，想不到竟会出这种奇闻，孝儿，住手吧！ ”

盛存孝长剑一收，急退三步，面上似乎微带惋惜之色，竟似乎在惋惜铁中棠怎会变节背师。

铁中棠屏息躲在海大少身后，心中却是感慨交集。

此刻风雨更急，夜色已临，此间情势又如此混乱，盛大娘母子目光虽锐利，却也不曾注意到他。

那蒙面黑人垂着刀拐，面色虽看不到，但神情却是黯然悲伤得很，仿佛突然失去了什么。

盛大娘目光一扫，却向他笑道：“ 看不出你竟已当了瓢把子了，势力倒还不小，好，瞧在霹雳老弟面上，放你们走吧！ ”

青衣少女已来到这黑衣人身侧，此刻突然冷笑道：”好，我也就瞧在他的面上，放你母子走吧！”

盛大娘面容微变，大怒道：“你说什么？”

青衣少女冷冷道：“我虽不愿与男子动手，但你却不幸是个女子。”她目光虽冷漠，但言语却锐利如刀。

盛大娘突然咯咯笑了起来：“小姑娘，你难道是想与你家盛大娘动手不成？”

青衣少女冷笑道：“你真聪明，倒听出我的话来了。”

盛大娘笑道：“哎哟，好利的口，若是你的功夫有你的口一半犀 利，也就不错了，但只可惜……”

她含着笑故意轻叹一声，缓步向青衣少女走了过去。

霹雳火等人素来知道盛大娘心辣手狠，此刻都不禁在为这青衣少女暗暗担心，但又不便劝阻。

奇怪的是青衣少女这面的人，却都似心定得很。

盛大娘接口道：“只可惜你瞧瞧你这双手，又白又嫩，绣花倒可以，怎么能与人动手呢？”

笑语间她已轻轻伸出手掌，去握那青衣少女的手掌。

那青衣少女非但不避不闪，反而将手掌迎了上去，反握住盛大娘的手，冷冷笑道：“你的手也不粗嘛！”

两人手掌相握，盛大娘笑道：“哎哟，你的手……”语声突顿，身子仿佛震了一震，面容立刻变为苍自。

那青衣少女笑道：“我的手不太嫩吧？”缓缓放开手掌。

盛大娘瞧了她两眼，突然一言不发，转身就走，口中沉声道：“孝儿，走！”说到走字，身形已在三丈开外。

众人都不禁惊得呆住了，不知道盛大娘为何如此，若说这少女武功能惊退名满江湖的盛大娘，谁也不敢相信。

盛存孝亦自呆了一呆，道：“不等等田兄了么？”

盛大娘脚步不停，沉声道：“他见不着我们，自会回去的。”

盛存孝也是满面惊疑，匆匆向霹雳火抱了抱拳，随着盛大娘飞奔而去，袖中却似在无意间落下了一只丝囊。

霹雳火拾起丝囊，盛存孝已去得远了。

他忍不住打开丝囊瞧瞧，里面却只是一粒丸药，霹雳火也认得这正是盛大娘独门暗器天女针的独门解药。

一时间他不禁更是奇怪，喃喃自语道：“怪了，存孝行事素来谨慎，怎会让这解药掉下来？”

要知凡是独门暗器的解药，在江湖中俱是无价之宝，那独门暗器的本门中人是万万个该让它随意遗落的。

转身望处，那青衣少女左掌捧着右腕，花容失色，身子也渐渐开始颤抖起来，正是中了天女针的征象。

霹雳火心头一动，这才知道盛存孝方才必已看出他母亲在掌上暗藏了天女针，两人一握之下，盛大娘显然被青衣少女内功所震，而青衣少女却也遭了天女针的毒手，盛存孝不忍令这女子丧命，才故意遗落下这独门解药，他这一念之仁，不但救了青衣少女，也救了他母亲。

那边黑衣跛足人与中年大汉武振雄也已看出青衣少女的异状，大惊之

下，齐都过去探问。

青衣少女惨然一笑，轻轻合上眼睑，惨笑道：“好厉害的毒药，我只怕……只怕已是无救的了。”

黑衣跛足人、武振雄都变色惊呼起来，突听霹雳火大喝一声，道：“不要紧，解药在老夫这里。”

那黑衣跛足人又惊又喜，颤声道：“真……真的么？盛大娘天女针乃是独门暗器，你怎会有她的解药？”

霹雳火长叹道：“老夫哪里会有，这只是盛存孝留下的。”

黑衣跛足人呆了一呆，轻轻伸手接过解药，那青衣少女也霍然张开眼来，道：“他为何要救我？”

霹雳火苦笑道：“老夫那位盛大姐虽然是心很手辣，但她儿子的仁心侠义，却是江湖罕见、天下无双。”

黑衣跛足人垂首叹道：“若换了别人，我此刻也没命了。”

海大少突然挑起了大拇指，大声道：“想不到紫心剑客竟是如此一条汉子，俺无论如何也要交他一交。”

那青衣少女接过解药，突然取出一物，交给霹雳火，道：“这是我掌伤的解药，你去交给他吧！”服下那药丸，在雨中坐下，运功调息，再不说话。

霹雳火接过少女交给他的木瓶，呆了一呆，感慨丛生，长叹道：“人道救人便是救己，这话当真一点也不错。”

海大少朗声道：“盛大娘虽然咎由自取，但看在盛存孝的面上，你便该快将解药送去才是，还呆在这里做甚？”

霹雳火道：“正是！”脚步方动，突又顿住，望着海大少苦笑道：“她到哪里去了，老夫又怎么知道？”

海大少道：“这个……这该当如何是好，再迟只怕来不及了。”

话声未了，风雨中突又急急冲来两人。

前面一个少年，虽然也是黑衣劲装，蒙面中却已失落，气喘咻咻，神情狼狈不堪。

还有个长身玉立，面容冷漠的少年秀士紧紧贴在他身后，黑夜中望去，形如鬼魅，又宛如他的影子一般，他顿注身形，少年文士也随之顿住。

这黑衣少年奔到近前，长喘了口气，立刻笑道：“好险好险，幸亏我还机警，终于将那穷秀才甩下了。”

武振雄早已变色，沉声道：“你是一个人回来的么？”

黑衣少年得意的笑道：“自然是一个人。”

众人见他明明是两人同来，却偏说是一人，心头又不禁为之大惊，这秀上打扮的少年，轻功竟如此惊人。

武振雄仰天一笑，大喝道：“相公好俊的身法。”

黑衣少年茫然道：“师父你老人家在对谁说话？”

他身后的少年文士突然轻轻一笑，道：“我！”

黑衣少年身子蓦然一震，霍然转身，那少年秀士如影随形又到了 他身后，身法有如鬼魅一般。

武振雄大喝道：“躺下去。”

黑衣少年随声扑倒在地上，拧头而望，那少年秀士方自转步从他身侧走了过去，他这才知道人家竟始终跟在他身后，掌心不禁泌出了冷汗。

那少年秀士虽然身上也早已被雨水淋湿，也沾了些泥污，但神情问却仿

佛是穿着最最干净的衣服似的，丝毫不见狼狈。
他目光四下一扫，朗声大笑道：“ 好，好，很好。 ”
海大少见他虽然也颇英俊，但神情间那种志得意满，故作潇洒的味道，却实在令人见了有气，忍不住骂道：“ 好什么，好个屁！ ”
霹雳火却已接口笑道：“ 好臭。 ”
少年秀士面上的笑容突然不见，冷冷道：“ 看两位相貌堂堂，怎么出口便是村鄙之言，岂非令人齿冷！ ”
海大少只装作未闻，故意深深吸了口气，转头叹道：“ 果然是臭的好，不但是臭，而且还有些酸酸的。 ”
霹雳火正色道：“ 只怕是闷坏了的陈年臭屁。 ”
众人虽被那少年秀士武功所惊，但听海大少、霹雳火两人一搭一挡，嘻笑怒骂，也不禁都“ 噗哧 ”笑出声来。
铁中棠此刻又早已闪身到那些劲衣大汉身后。
此刻只有他在暗暗担心，他见了这少年秀士的轻功，知道海大少、霹雳火两人还不是此人的敌手。
那少年秀士瞧了他两人几眼，目中已有杀机闪动，却突然笑道：“ 田某谨遵师训，绝不先向别人出手。 ”
他蔑然一笑，冷冷接道：“ 不知两位可敢动田某一动么？ ”
海大少突然自霹雳火掌中取来那木瓶，放在地上，学着那少年口吻，冷冷道：“ 这木瓶也从不先向别人动手，不知你敢动它一动么？ ”他口声本极清亮，此刻却故意说得尖声细气，众人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少年秀士再三故作矜持斯文，说话也咬文嚼字，此刻却也忍不住怒喝道：“ 我就偏偏毁了它，看看它是什么变的！ ”
喝声中已伸出手掌拍向木瓶，只是他还生怕瓶中是什么毒物，是以出手丝毫不敢大意。
海大少大笑道：“ 这木瓶也没有什么古怪，但里面装的却是盛大娘救命的解药，毁了它，盛大娘就没命了。 ”
少年秀士手掌已拍及木瓶，掌力也已发动，此刻掌势突然一顿，硬生生撤回掌力。
真力回收，竟将那木瓶吸上掌心。
铁中棠见了这少年掌力竟已到了收发自如，大小由心之境，心头更是大惊，思潮运转，再三想猜出这少年的来历。
却听海大少哈哈大笑道：“ 咱只当他真有两手，哪知他却连个小小的木瓶也不敢动手。 ”
霹雳火道：“ 这年头世上装模作样的人当真不少。 ”
少年秀士却似是未曾听见，拔开瓶塞，嗅了两嗅，变色道：“ 蟾华霜，盛大娘无非已身受内腑之伤么？ ”
他目光一转，冷冷说道：“ 但此间又有谁配以掌力震伤盛大娘的内腑，依田某看来，各位都有些不像。 ”
海大少笑道：“ 田某看不像，田鼠看就像了。 ”
少年秀士缓缓道：“ 我看你两人却像是一对活活的乌龟。 ”他如此作态的人，突然骂出“ 乌龟 ”两字，委实要叫人吓上一跳。
但海大少却仍不动怒，正待反唇相讥，哪知霹雳火却已火了，厉喝道：“ 好小子，你只当老夫真的不敢动手？ ”

少年秀士大笑道：“你若动手，就不再是活的了。”

霹雳火大喝一声，双臂齐振，大步而上，周身骨节，都已格格作响，那少年秀士也敛住笑容，眉宇间立现杀机。

铁中棠大是惊惶，只怕霹雳火与海大少此番要将数十年辛苦博来的声名，从此毁于一旦。

就在此刻，那盘膝静坐调息的青衣少女，突然一跃而起，也不见她身形有何动作，却已拦在霹雳火身前。

那少年秀士见到如此迅快的身法，不禁吃了一惊。

霹雳火却沉声叱道：“姑娘闪开。”

青衣少女冷冷道：“此人乃是我家之敌，盛大娘也是被我所伤，阁下为何却偏偏叫我闪开？”

她目光仍然冷漠，瞧也不瞧霹雳火一眼，霹雳火却不禁被她说得呆了一呆，只得负气退了开去。

那少年秀上目光上上下下瞧了这青衣少女几眼，面上不禁现出惊奇之色，道：“盛大娘是被你所伤的？”

青衣少女道：“你若不信，也可试试。”

少年秀士又自瞧了她半晌，突然大笑道：“在下本待试试，怎奈瞧了姑娘这双如水眼波，却再也下不了手了。”

海大少冷冷骂道：“想不到这厮瞧见女子，说话竟似变了个人，连骨头都仿佛突然轻了四两。”

霹雳火冷哼一声，道：“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

这少年秀十眼睛瞬也不瞬的瞪着青衣少女的眼睛，却又像是未曾听到两人这番嘲骂的言语。

青衣少女却仍然冷冷道：“既是如此，我瞧你不如快将伤药送回去吧，再迟只怕那‘生’大娘便就变成‘死’大娘了。”

少年秀士大笑道：“在下乃是被她礼聘而来对付几个耍大旗的朋友，其余的事，全部不管，她死不死，也与在下无关。”

铁中棠心头又不禁为之一震，暗暗忖道：“此人若是专来对付我大旗门的，倒当真是个劲敌。”

他想来想去，竟想不出本门中有谁能是这少年的克星！何况纵然有人能胜得了他，他们中的师长，岂非更是难敌？

一念至此，他不禁越想越是心惊，只望能知道盛大娘是自何处请得此人来的，那边的言语，已都听不入耳里了。

青衣少女也冷冷瞧了那少年秀士几眼，冷冷道：“如此说来，你此刻是不愿就走的了？”

少年秀士道：”不错，暂时还不愿走。”

青衣少女道：“你要怎样？”

少年秀士目光一扫，狂笑道：“在下只要瞧瞧那些嘴上能伤人的朋友，手上是否也能伤人？”

青衣少女冷冷一笑，道：“你要如此，也与我无关，但我也先要瞧瞧你，看你到底有什么能耐敢留在这里！”

少年秀士朗声大笑道：“在姑娘面前，在下虽也想自谦两句，但若论武功一道，在下却是不敢菲薄的。”

青衣少女道：“如此说来，你的武功是不错啰？”

少年秀士笑道：“ 岂只不错而已。 ”

青衣少女冷冷道：“ 那么就练手功夫让你瞧，你若能照样再练一遍，什么事都由得你。 ”

少年秀士双眉轩展，大笑道：“ 当真是什么事都由得我？ ”

青衣少女冷“ 哼 ” 了一声，道：“ 不错！ ” 突然自腰间拿下一条丝绦，随手一抖，丝绦立刻伸得笔直。

少年秀士大笑道：“ 这还不容易，看来姑娘要什么事都由我了！ ”

突然顿住了笑声，再也笑不出来。

原来就在那刹那之间，青衣少女手腕一送，丝绦笔直脱手飞了出去，而她的身形，却也已轻烟般飞起，竟在那悬空的丝绦上缓缓走了几步，丝绦方待落下时，她已反腕抄在手里，飘身落下，冷冷道 :“ 这容易么？你来试试。 ”

她缓缓将掌中丝绦送到那少年秀士面前，那少年秀士却早已惊得自定口呆，哪里敢伸手去接。

海大少、霹雳火面面相觑，心头充满了惊赞，他两人虽是脾睨一时，从不服人的硬汉，对这样的轻功身法，也只有口服心服，那少年秀士望着眼前纤掌中的丝绦，额上更已渐渐泌出了冷汗。

青衣少女冷冷一笑，道：“ 如此容易的事，你也不敢试么？ ”

少年秀士反手擦了擦额上汗珠，突然强笑道：“ 姑娘轻功身法，似已练至返璞归真，身化微尘，凡能驭气凌虚之境，中原草泽中竟有姑娘这样的身法，当真教田某出乎意料之外了！ ”

青衣少女冷笑道：“ 这告诉你，草泽之中，本就是卧虎藏龙之地，什么人都猖狂不得的，你若不敢试，就快些走吧！ ”

少年秀上道：“ 但在下却待请教请教姑娘的来历？ ”

青衣少女面色突变，叱道：“ 我的来历，你管不着。 ”

少年秀士沉声说道：“ 当今天下，能教得出姑娘这样武功的人，据在下所知，也不过只有南、北两人…… ”

那黑衣少年听他说到这里，突然大喝一声，挥拳扑了上来，厉声喝道：“ 你还在这里啰　什么？快滚！ ”

喝声中，他已狂风暴雨般攻出五拳，招式虽不精妙，但拳风虎虎，显然两膀也有着千斤神力。

那少年秀十头也不回，脚步微错，长袖后拂，轻飘飘避开了这几拳，口中却接着道：“ 而这南北两人，在下都颇知道…… ”

那黑衣少年仿佛更是情急，拳势更见猛烈，口中不住连声厉叱，使得那少年秀士语音混乱，难以分辨。

青衣少女突然幽幽一叹，道：“ 么哥，让他说下去。 ”

她语声虽然温柔，但对这黑衣少年却似有着极大的力量，他果然立刻闪身后退，但面容上却隐隐呈现出悲愤之色。

海大少等人见了又不觉大是奇怪，不知这其中义有何隐秘？转目望去，武振雄与那残废之人，神情也突然紧张起来，而那青衣少女目光中也带着异样的激动，沉声问道：“ 那南、北两人是谁？ ”

少年秀士目光闪动，道：“ 这两位奇人声名虽然不为世俗所知，但以姑娘这样的武功，怎会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

青衣少女眉头微微一皱，仿佛凝思起来。

少年秀士道：“ 姑娘无论是出自这位两奇人哪一位的门下，都与在下有

极深的渊源，姑娘又何妨将来历告知在下。”

青衣少女仍在凝思，目中却是一片茫然。

少年秀士面上突然现出希冀之色，目光直直的盯视着她，口中缓缓念道：“雷鞭落星雨，风梭断月魂……”

青衣少女喃喃道：“雷鞭……风梭……”

少年秀士大声道：“这两句活，姑娘也不知道么？”

青衣少女摇了摇头，目光四转，只见众人口中也都在喃喃低诵着这两句话，面上神色，亦自茫然不解。

少年秀士呆了半晌，面色大是失望，摇头叹道：“若说姑娘不是出自他两位老人家门下，在下实难相信。”

青衣少女神情突然激动起来，锐声道：“什么风梭、雷鞭，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你快走吧！”

少年秀士道：“但姑娘的武功……”

行衣少女顿足道：“快走快走，你的话我不要听了！”

少年秀士又自呆了半晌，终于长长叹息一声，大声道：“既然如此，在下一年之内，再来领教！”

话声中他袍袖微拂，凌空后掠，冲破了风雨，划空急去，但见他凌空微一转折，身形便已消失无踪了。

那青衣少女，目中却突然流下了泪珠，转过身去，背对着众人低声啜泣起来，仿佛心中有甚伤心之事。

武振雄黯然道：“么儿，还不快去劝慰荷姐……”

那黑衣少年垂首截口道：“荷姐只是想早些知道自己的来历，早些离开咱们，孩儿劝慰也是没有用的。”

武振雄面色一沉，厉叱道：“胡说！”

青衣少女霍然转过了身子，大声道：“孩儿身受义父与大叔的救命之恩，纵然自知身世，也不会想要离开的。”

那残废之人黯然叹道：“你莫要听么儿胡说，他……他……”

青衣少女道：“何况……孩儿只怕永远也不会想起以前的事……”突然以手掩面，又自啜泣起来。

黑衣少年呆望着她，目中似乎也泛起了泪光。

海大少、霹雳火心头更是骇异，想不到身怀如此惊人武功的少女，竟连自己的身世来历都不知道。

武振雄干咳了一声，望着他两人抱拳笑道：“两位仗义相助，在下无可回报，不知两位可愿屈驾敝处，待在下敬三杯粗酒。”

霹雳火侧目望了望海大少，海大少笑道：“你我化敌为友，正该来痛饮三杯，庆祝一番。”

武振雄大喜道：“久闻天杀星大名，果然是条豪爽汉子！”

霹雳火笑道：“莫非老夫就不豪爽了么？走走走，老夫倒要瞧瞧，今日究竟是谁先醉倒！”

转过身子，高声呼道：“小兄弟，小兄弟……”突然变色道：“海老弟，我那小兄弟呢？怎么不见了？”

风雨之中，铁中棠果已踪影不见，不知在何时走到哪里去了，方才人人都被那少女轻功所惊，竟没有一人看到他的去向。

霹雳火顿足大骂道：“好个忘恩负义的小子，老夫救了他的性命，他却

连话也小说一句，便偷偷溜了。”

海大少笑道：“你这老儿火气可倒真不小，俺看那少年却不似忘恩负义的人，想必是有什么事先走了。”

他拉起霹雳火的臂膀道：“你我先去痛饮几杯，那少年若真的忘恩不来寻你，俺愿输你个东道。”

霹雳火口中却仍在骂骂咧咧，但脚步却已跟着他走了。

武振雄与那残废之人，领路先行。

黑衣少年却悄悄走到那青衣少女身侧，垂首道：“荷姐，我方才说错了话，你莫要怪我好么？”

青衣少女轻轻点了点头，突然伸手拉起少年的手腕，柔声道：“你是我的好兄弟，我怎会怪你？”

黑衣少年目中立刻闪耀起喜悦的光芒。海大少瞧着他们，轻轻笑道：“老哥，你瞧出来了么，看样子这少年人是爱上她了，是以生怕她走。”

霹雳火展颜笑道：“少管别人闲事，吃酒去吧！”

二

风雨之夜，道路自是分外难行。

众人走了约莫半个时辰，前面方自现出点点灯火，是个小小的村落，村口竖立着一块木牌，简陋的写着：“铁匠村”三字。

武振雄笑道：“这里便是蜗居所在，两位莫嫌简陋。”

霹雳火目光眨动，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忍住。

这小小的村落，屋舍整齐，房屋仿佛俱是新造，正有不少妇人孺子立在门口，似在等着夫婿归来，而那些黑衣蒙面的汉子到了这里，也俱是向武振雄与那残废之人行礼作别，回到等待着他们的门中，抱起孩子，欢笑低语，妻子们便在身侧为他们擦着身上雨水。

霹雳火越看越觉奇怪，忍不住脱口道：“怪了怪了！”

海大少大笑道：“俺也正在奇怪……”

武振雄截口笑道：“两位可是看这里不像个强盗窝么？”

霹雳火大笑道：“的确半分不像，是以老夫才觉奇怪。”

武振雄笑道：“我兄弟虽也做些绿林生涯，但所得财物，却分毫不动，全都用做济贫之举。”

霹雳火道：“那么你们又何以为生呢？”

武振雄笑道：“打铁！我手下弟兄，全都是打铁好手，是以这村子虽偏僻，生意倒也不错，但等到道上有肥羊路过，而且带的是不义之财，弟兄们探听确实，穿上黑衣，蒙上面巾，就立刻由打铁的铁匠变成绿林的好汉了。”

霹雳火拊掌大笑道：“妙极妙极，这样的强盗，江湖中倒当真少见得很，若是再多几个，那就更妙了！”

海大少笑道：“看来俺这侠盗之名，从此要转赠阁下了！”

相互大笑间，已来到一座极为宽敞的瓦屋之前。

这片瓦屋虽然宽敞，但也建筑得十分简陋，门口也悬着块木牌，算做招牌，上面以黑漆写着：“神手打铁，专制各种巧器。”

迎门一间阔厅，宽有数丈，却放满打铁用具，制成的物件，上至刀剑，下至锅锄俱有，当真是五花八门，样样齐备。

穿过此房，便是待客之地，简陋的房屋中，四面都堆满了酒坛。

海大少大笑道：“这样的地方，当真是投了俺的脾胃。”

霹雳火接口笑道：“到了这里，老夫也不想走了。”

武振雄送来干巾热茶，又将那黑衣少年带来相陪，笑道：“这便是犬子武鹏，生得呆头呆脑，两位多指教了！”

霹雳火见这少年粗眉大眼，英气勃勃，身子更是精壮如铁，不禁摇头苦笑道：“老夫要也有个这样的儿子就好了。”

他老来无子，见着别人的儿子，心中总是甚多感慨。

海大少目光四处一望，忽然笑道：“方才还有位兄台，使得好一手刀中夹拐的功夫，怎么不出来厮见？”

霹雳火道：“还有那位青衣姑娘，老夫更是钦佩得很！”

武振雄苦笑道：“那位柳姑娘身世奇特，性情也有些奇特，但她……”突然长叹一声，住口不语。

这时一个菜布上，那残废之人，也已走了出来，他不但身子残废，面上亦是伤痕斑斑，令人不忍卒睹。

武振雄立时便为霹雳火与海大少引见，但不知是有意仰或无意，只将这残废之人唤做“赵大哥”，却未说出他的名姓。

酒过三巡，窗外风雨更急。

那赵大哥突然问道：“方才两位说起有位铁中棠已投入了落日牧场，这话可是真的么？”

霹雳火道：“老夫亲眼所见，自是真的。”

赵大哥呆了半晌，复又喃喃叹道：“真的？怎会是真的？”

霹雳火目光一亮，道：“莫非兄台认得那铁中棠么？”

赵大哥急忙笑道：“在下只是闻得其名，却不认得他。”

霹雳火目光在他那创痕斑斑的面容上凝住了半晌，忽然拍案道：“老夫总觉兄台眼熟得很，不知在哪里见过？”

赵大哥神色仿佛变了一变，武振雄立刻举杯劝饮。

忽然间，外面响起了一阵车辚马嘶声，似已停在门口。

接着，有人朗声道：“这里的主人在么？我家殷夫人与公子特地前来，要打几件铁器！”

武振雄微一皱眉，抱拳道：“在下暂时失陪了。”

海大少笑道：“如此风雨之夜，还有人赶着来打制铁器，看来武兄的打铁生涯果真不错。”

笑语间武振雄已告罪掀帘而出，果有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门外，拉车的两匹马也极神骏，仿佛是富贵人家所有。

赶车的蓑衣笠帽，立在门畔，问道：“大哥便是管事的么？”

武振雄笑道：“不错，客人要打造些什么？”

赶车的笑道：“你等着，有好买卖上门了。”又奔将出去，启开车门，车中便走下一双衣衫都丽的锦衣男女。

这时，里面房中的武鹏，正在陪笑劝酒。

忽听外面一个娇柔的女子声音轻笑道：“这里可有上好制剑的精铁么，咱们慕名而来，你可不能用劣货充数。”

霹雳火喃喃道：“女子也要打剑，这年头真变了。”

又听得武振雄的声音道：“夫人要打制什么，只要说出尺寸形状来，货

色只管放心好了。”
那女子声音笑道：“也没有什么，只是几样简单东西，你先拿纸笔，记下尺寸好么，免得错了！”
接着，便是寻物声，磨墨声。
于是，那女子又道：“先要打一对雌雄合股剑，长三尺三寸，宽一寸七分，一口剑重九斤半，另一口打成八斤，但你要特别注意，这两口剑别的没有什么不同，但剑柄却要打成护手钩的形状，护手上还要带着血糟，柄头要打成空的，里面可以装下两筒花针……你写清楚了。”
里面的海大少嘘了口气，笑道：“这女子不但是个行家，而且仿佛还真有两下子，否则也用不了这样的兵刃！”
霹雳火道：“但听她声音，却像是个卖唱的。”
这时，外面武振雄道：“都写清楚了，夫人还要什么？”
那女子道：“还要打几筒梅花针，图样在这里，这虽不是什么独创暗器，但你也不能再用这图洋为别人打造。”
武振雄道：“买卖规矩，本店从不废的。”
那女子笑道：“好，大弟，你要什么，你自己说吧！”
接着便是个清朗的少年男子口音道：“剑，一口剑，只要重三十七斤，长三尺九寸，其它的都无所谓。”
那女子口音句句带着甜笑，这男子口音却似沉重得很。
里面的海大少又自嘘了口气，道：“好重的剑，看来这男子更是个角色，俺还真想看看他们的模样呢！”
武鹏笑道：“酒坛后就有个小窗子。”
说话间他已撤开酒坛，果然有个小小窗口，外面玲琅挂着些铁器，自外望内，被铁器所掩，但自内望外，却可从铁器空隙中看得清清楚楚。
海大少、霹雳火等人忍不住俱都凑首望去。
武振雄正在伏案而书，一面诧声道：“三十六斤的剑？这个在下倒从未打过，不嫌太重了么？”
一个锦衣少年，背着窗口，立在武振雄身畔。
此刻这少年沉声道：“正是要重些。”
他话声微顿，又仿佛自语着道：“若不用如此沉重的剑，怎能胜得过他那鬼一般灵活的手腕。”
海大少暗暗忖道：“以重胜快，以拙胜巧，想不到这少年竟已摸着了如此高深的门道，却不知他是谁？”
目光转处，一个宫鬓高挽，体态婀娜的锦衣女子，正自角落中缓绘转过了脸来。
灯火映照下，她那花一般的笑靥，水一般的眼波中，都带着种无可比拟的魅力，当真弄得令人神魂飘荡。
但海大少、霹雳火见了这绝美的面容，心头却齐都吃了一惊，几乎忍不住要脱口惊呼出来。
这锦衣美女，竟是温黛黛。
她眼波横流，娇声笑着道：“我看了他这里所打的几件兵刃，果然不错，大弟你还要什么，只管说吧！”
那锦衣少年仍未回身，只是沉声道：“还要七副手铐脚镣，份量打的越重越好，更要纯钢打成，不易折断的。”

武振雄显然吃了一惊，抬头道：“手铐？脚镣？”

那少年冷冷笑道：“不错，用来铐猩猩的。”

他笑声中含蕴着怨毒与冷削，使得武振雄又自一呆，但这少年却缓步走了开去，脚步轻灵，几乎不带声息。

武振雄呆了半晌，方自笑道：“客人贵姓大名，几时要货？”

那少年霍然转过头来，目光直射着武振雄，一字字缓缓道：“你不必问我名姓，交货越快越好。”

灯光下他目光明锐如星，面容虽苍白，但剑眉星目，英俊逼人，尤其眉宇之间所带的那份忧郁与悲愤，更使他平添了许多男性的魅力，武振雄暗叹一声，忖道：“好个英俊的美男子！”

但海大少、霹雳火见了这英俊的面容，却又不禁吃了一惊：“原来是他！”这少年赫然竟是云铮。

他两人却未见到，身后的赵大哥面色变化更剧。

只因这赵大哥正是那义气的汉子赵奇刚，而赵奇刚此刻也认出这少年正是自己冒死自林中救出的云铮。

他将云铮救出后送到自己至交武振雄之处，哪知云铮却自作聪明，误会了一切，竟逃了出去。

那时赵奇刚正在悬崖边哭悼铁中棠——那时悬崖下，沼泽中，九死一生的铁中棠也曾听到他声音。

也正在那时，他遇着寒枫堡门下，一番恶斗下，寒枫堡门下虽都战死，他自己也受了重伤。

等到他挣扎着逃回武振雄处时，云铮早已逃去，他惊急之下，知道那里再不能立足，便与武振雄逃来这里。

他们招集弟子，在这荒地上建起这新的村落，满怀雄心的赵奇刚，要练成刀中夹拐的招式，弥补了他残废的缺憾。

于是他脾肉复生，要以残年劫富济贫。

于是他与武振雄两人，便创出这份事业。

此刻——他见到云铮，实在忍不住要冲出去，向那鲁莽的少年解释一切误会，告诉铁中棠对他是如何义气。

——他若是将一切都告诉了云铮，那么一切事便都将改变，铁中棠也不会再遭受许多不白的冤屈。

但他瞧了霹雳火一眼，却忍住了这份冲动，只因他生怕霹雳火加害云铮，更怕霹雳火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暗自思忖：“只要云铮一走，我便在暗地追踪而去。”

这时，温黛黛却又娇笑起来。

她娇笑着走到武振雄身侧，道：“我大弟脾气不好，你莫怪他，只要你东西打得好，我不会亏负你的。”

笑语中，她忽然伸出手掌，在武振雄手臂上轻轻拧了一下，又自娇笑道：“好结实的人儿，你妻子必定很幸福。”

武振雄呆了一呆，面孔立刻红得发紫了。

温黛黛却仍然银铃般娇笑着，在他面前扭动着腰肢。

云铮面沉如水，故意不去看她，却终于忍不住一步掠了过去，伸出手掌，将她推到一边。

温黛黛眨眨眼睛，娇笑道：“你干什么呀？”

云铮仍不看她，铁青着脸，沉声道：“铁匠，你写清楚了，那七副镣铐上，还要刻上名字。”

武振雄干咳一声，道：“什么名字？”

云铮厉声道：“第一副镣铐，刻‘铁中棠’三字，这副镣铐要分外打得沉重些，好教他再也不能翻身！”

武振雄提着笔的手，突然一震，几乎写不出字来。

云铮却未见到，接口又道：“还有六个名字，是冷一枫、白星武、黑星天、司徒笑、盛存孝和……霹雳火！”

江湖中人，人人俱都只是知道霹雳火三字，而无一人知道这老人的名字，是以云铮说到这里，也顿了一顿。

里房中的人，却都吃了一惊。霹雳火更是勃然大怒，一拳便要向窗外打去，但海大少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急忙伸手捉住了他手腕。

霹雳火怒道：“你休要……”

“要”字才说出，却又被海大少掩住了嘴。

海大少道：“不是俺多事，俺看你与大旗门的冤仇，还是解开的好，与黑星天那般人混在一起，有什么好处？”

霹雳火脸都挣红了，从海大少指缝间支吾着道：“但这小子要为老夫准备一副镣铐，岂非欺人太甚么。”

海大少道：“这……这……”目光转处，突然改口笑道：“你看外面是谁来了，你的事等下再说好么？”

霹雳火只得叹了口气，道：“好，好，你当真是老夫命中的魔星，先放开手，老夫不动就是！”

这时，他已看到外间的变化——云铮方自说出了那六个名字，温黛黛如水的秋波，正在含笑望着武振雄手掌中移动的笔尖时。

门外忽然响起了一声大喝，一条人影，凌空翻着跟斗，飞掠而来，大笑着道：“哈！哈！果然在这里。”

温黛黛还未转过身，这人形已落到她身畔，拉住了她手腕，她眼睛的溜溜四下乱转，正是那跛足童子。

云铮又自皱起了眉头，温黛黛却展开了笑靥。

她伸出莹白的手掌，在跛足童子面颊上轻轻打了一下，娇笑道：“小鬼，你怎么会知道姐姐我在这里？”

跛足童子眨了眨眼睛，深深吸了口气，紧握住她的手，笑道：“呀，你越来越香，越来越漂亮了，我真恨不得再亲你一下。”

温黛黛娇笑着又轻拍了他一掌，娇笑着道：“小鬼，姐姐在问你话呀，你听到了么？你怎会来这里的？”

跛足童子眨着眼睛笑道：“有个人告诉我的！”

温黛黛一双媚眼忽然睁大了起来，道：“谁？”

跛足童子笑道：“一个我在路上遇到的人，他告诉我你在这里，还要我带件东西来，要我交给你那位痴情种子。”

温黛黛娇笑道：“到底是谁呀？谁是痴情种子？”

跛足童子自怀中取出了个信封，指着云挣嘻嘻的笑。

温黛黛道：“哎哟！你这小鬼，怎么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她笑得有如花枝颤动，云铮脸上却已变了颜色。

跛足童子将信封递了过去，只是笑，也不说话。

云铮满面怒容，更不去接。
温黛黛笑道：“你不接，就让我替你看吧！”
接过信封，取出一看，不禁惊唤了出来：“哎哟，十五万两银子！”
信封之中，竟是张十足兑现的银票！
“官银十五万两整！”
里外两间房中，如许多视线如粪土的江湖豪杰，见到如此巨额的银票，心头也都不禁为之一震。
跛足童子砸了砸嘴唇，睁大了眼睛，叹着气笑道：“乖乖，十五万两，早知如此，我真要放在身上多温一温了。”
温黛黛痴笑道：“若换了我，真舍不得交出来了，喂，小鬼，你弄清楚了么？这是给我的还是给他的？”
跛足童子笑道：“银票若是我的，我一定给你！”
温黛黛眼睛瞧着云铮，咯咯笑道：“你呢？你给不给我？”
云铮沉声道：“没来由的银子，云某不要！”
温黛黛笑道：“哎哟，你若是不要了我可要了，但……喂，这里有张条子，也是给你的！”
她将一张淡黄色的纸柬，交给了云铮。
纸柬上歪歪斜斜的写着：“纹银十五万两，留交大旗门，雪耻复仇，重振基业，莫问来路，云铮阁下慎用之。”
云铮面色微变，厉声道：“这是谁交给你的？”
跛足童子道：“你多问什么？这银子你要就拿去，若是不要么……嘻嘻，自然有别人要的。”
云铮呆了一呆，温黛黛突然轻唤道：“小鬼，你把耳朵凑过来，姐姐我有句话要问问你。”
跛足童子嘻嘻一笑，将身子凑近温黛黛怀里。
温黛黛在他耳畔悄悄道：“老实说，这银子是不是……他，铁中棠叫你带来交给他的？”
跛足童子眨着眼睛，终于笑道：“不错，你猜对了。”
温黛黛嘘了口气，轻叹道：“这人真是古怪……”
跛足童子笑道：“你将耳朵凑过来，我也有句话问你。”
温黛黛俯下头，跛足童子将嘴凑到她耳畔，深深吸了口气，笑道：“老实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香呀？”
温黛黛一掌拍在他头上，笑骂道：“小鬼！”
突见云铮身形一闪，掠到跛足童子身旁，闪电般伸出手掌，扣住了跛足童子的手腕，厉声道：“你说什么？”
跛足童子大声道：“你管不着！”他拼命挣脱手腕，怎奈云铮五指如铁钩般，他怎么挣得开？
云铮怒道：“此事与我有关，找自然要管！”
跛足童子道：“吃醋了么？嘿嘿，你吃的什么飞醋，像你这样的男子，人家哪有眼睛看得上你，快放手！”
云铮五指一紧，厉声道：“若不是年你年纪幼小，今日就放不过你……但你若不说，今日也休想逃走！”
跛足童子疼得额上已流下汗珠，口中却狂笑道：“我年纪虽然小，也比你强得多，不像你只会害单思病！”

云铮大怒道：“ 好刁的嘴！ ”

跛足童子大声道：“ 你放不放手？ ”

云铮冷冷一笑，还未说话，只听跛足童子放声大呼道：“ 大哥，快来呀，有人在欺负我！ ”

喝声来了，满堂灯火忽然一黯，微风过处，灯火重明，但门前已多了个满身黑衣的人。

他双袖飘飘，身形有如铁枪般笔立在地上，面目有如石像般，虽无任何光采，但却带着种说不出的慑人魅力。

云铮心头一震，跛足童子已乘势挣脱了他手掌，大声道：“ 你若有种，就跟我大哥斗上一斗，你敢么？ ”

他身子一闪，便己躲到那黑衣人艾天蝠身后。

云铮道：“ 鬼母门下首徒，云某正要领教。 ”

艾天幅道：“ 动手吧，我让你三招！ ”

他言语冰冷简短，从不多说一字。

但这时温黛黛却已闪身将云铮与他两人身形隔开。

她挡住艾天蝠，柔声笑道：“ 孩子们的事，就让孩子们自己去解决不好么？我们大人何必管他！ ”

艾天蝠冰冷的面容，没有任何表情。

温黛黛媚笑道：“ 其实也没有什么事，你们还是走吧，我那里有羊羔美酒，让我先陪你喝几杯。 ”

艾天蝠突然挥出长袖，冷叱道：“ 闪开！ ” 一股强劲的风势随袖而起，满堂烛光又是一黯。

温黛黛自己也被震得跄踉后退，但她口中却仍然娇笑道：“ 但愿你能看见我，那么你就不会不听我的话了！ ”

艾天蝠冷冷道：“ 以大欺小的男子，若是再要女子保护，岂非令人对你失望！ ” 突然大喝：“ 还不过来动手！ ”

温黛黛眼波一转，仿佛还要再说什么，但云铮却已自她身畔掠过，口中大声喝道：“ 要动手的便出来！ ”

喝声未了，他已冲入风雨中。

艾天蝠泡袖微拂，灯火闪动间，也己轻烟般掠了出去。

温黛黛大声道：“ 小鬼，你还不快劝劝你大哥？ ”

跛足童于嘻嘻笑道：“ 我为何要劝他，要他把那小子杀了最好，那张银票，也就变成你的了。 ”

温黛黛顿足道：“ 你大哥若杀了他，我就永远不理你！ ”

跛足童子眨了眨眼睛，道：“ 唉，原来你还是喜欢他的。 ”

温黛黛叹道：“ 不是，你不知道，你永远不会知道的。 ”

跛足童子怔了一怔，忽然笑道：“ 哦，我知道了，你因为他是铁中棠的师弟，才这样着急是么？ ”

他双掌一拍，接道：“ 好，那姓铁的我也瞧着顺眼，看在他面上，我就去要大哥手下留情好了！ ”

温黛黛展颜笑道：“ 这才是乖孩子。 ” 两人身形一闪，俱都掠出门夕卜。

武振雄目定口呆的瞧着他们，霹雳火、海大少、赵奇刚和武鹏，却已都大步冲了出来。

赵奇刚顿足暗叹，忖道：“ 他此番走了，那误会又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

解释得开。”

只听霹雳火亦自顿足叹道：“可惜可惜！”

海大少道：“可惜什么？”

霹雳火道：“那小子绝非艾天幅的敌手，他若死在艾天蝠手下，老夫的气，岂非无法出了。”

赵奇刚心头一震，大惊道：“那……那人便是艾天蝠？”

霹雳火道：“不错，此人手段之辣，老夫久已知道！”

赵奇刚变色道：“不好！”突然大声唤道：“荷儿荷儿！”

喝声才了，那青衣少女己掀帘而出，她行动迅急，倏忽来去，加以那副冷漠的面容，更令人觉得神秘。

赵奇刚道：“快随我走！”拉起她手腕，急急奔了出去。

武振雄道：“么儿，你照顾着这里！”纵身跃出大门。

武鹏目光一转，躬身笑道：“有劳两位在此照顾一下，小侄前去接应家父。”语声未了，也已飞身而出。

霹雳火、海大少面面相觑，霹雳火苦笑摇头道：“这孩子！”

海大少道：“那位赵大哥，想必与大旗门甚有渊源，听得那少年有险，便急着赶去援救了！”

霹雳火也双眉一皱，突又笑道：“那位姑娘的武功，倒的确可与艾天蝠一拼，老夫也真想去瞧瞧热闹！”

海大少笑道：“这一场剧斗，倒当真不可错过！”

霹雳火笑道：“老哥这店铺……”

海大少突然纵身到那车夫身前，伸手一拍他肩头，道：“好生照顾着这店铺，莫要走了。”

那车夫被他一掌拍得弯下腰去，苦着脸道：“是……遵命！”

海大少哈哈一笑，拉着霹雳火纵身而去。

那车夫眼看着他身形去远，重重将笠帽摔在地上，骂道：“他们支使你，你支使我，倒霉的却是老子！”

突见一条急迅的人影掠上马车，扬鞭打马。

那车夫大惊道：“好个强盗，竟敢抢马！”飞步奔了过去，却被车上人反手一鞭，抽在他脸上。

他负痛惊呼一声，双手掩面，健马长嘶，车声顿起，等他张开来，车马早已奔得远了。

第一四章　艳姬忏情

一

云铮满腔热血奔腾，在风雨中放足狂奔，满耳风生响动，宛如苍鹰扑翼，正是艾天蝠的双袖破风之声。

他生怕温黛黛再来阻扰，直奔到村外，方自驻足。

艾天蝠亦自翩然而来，冷冷道：“就在这里动手么？”

云铮道：“不错！”突然自袖中抽出一柄匕首，在地上划了个三丈方圆的圈子，刀锋入土，深达七寸。

艾天蝠冷冷道：“这圈子不嫌太大了么？”

云铮怒道：“不论圈子大小，你我今日不分胜负，谁也不得出圈半步！”挥手处，刀光一闪，匕首深没入土。

艾天蝠道：“让你三招，快动手！”

云铮狂笑道：“云某焉肯先向盲瞎之人出手！”

艾天蝠身子突然一阵颤抖，披散着的头发钢针般竖立起来，他以那阴沉的面色，风雨中望去有如鬼魅般可怖。

跛足童子恰巧赶来，听到云铮的狂笑声，面色亦自大变，顿足道：“糟了糟了，此番我也救不得他了！”

温黛黛失色道：“为什么？”

跛足童子叹了口气，悄悄道：“在我大哥面前骂他瞎子的人，从来没有一个能活在世上。”

温黛黛身子一震，眼望着艾天蝠凄厉的面容，不由自心底升起一股寒意，刹那间竟说不出话来。

突听云铮厉声大喝道：“今日若有谁敢入此圈子一步助我云铮一拳半足的话，云某便立时死在他面前！”

艾天蝠沉声道：“很好，不死不休！”

温黛黛顿足道：“你们男人为什么这样奇怪，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要不死不休？”

跛足童子苦着脸道：“大哥，打他两拳就好了，何苦伤他的性命？他……他也没欺负我……”

艾天蝠道：“你若再多口，我便先割下你舌头！”

跛足童子抽了口冷气，摊开双手，只是摇头。

艾天蝠与云铮对立在风雨中，身上衣衫俱已湿透，两人虽都在等着对方先行出手，但却已都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一阵脚步响动，赵奇刚与那青衣少女也已赶来。

青衣少女道：“大爹可是要我去帮那少年么？”

赵奇刚道：“不错，快去救他！”

青衣少女·轻叹了一声，喃喃道：“我虽不愿与男子动手，但大爹的话，我只有听从。”缓步向圈子里走了过去。

温黛黛却已拦身挡住了她，长叹道：“你若帮他，他便要横刀自刎，他的脾气我最清楚，说出来的话，永远不会更改的。”

青衣少女呆了一呆，回身望向赵奇刚，但赵奇刚也只有木立在地上，良久良久，说不出话来。

温黛黛轻轻道：“小鬼，你难道真没有法子了么？”
跛足童子眼珠一转，道：“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那姓云的莫要先动手，我大哥也从来不先向人出手的。”
话声未了，云铮身形已暴起，挥掌直击过去。
温黛黛跌足叹道：“你不说这话，他也不会先动手的，但你这么样一说，他一定要先动手的了。”
跛足童子瞠目道：“我怎么知道他是这样的脾气！”
言语间云铮早已攻出三招，艾天蝠身形闪动，直等他三招击出后，双袖方自流云般飞起。
跛足童子笑道：“我大哥说出的话，也是永远都不会更改的，他说让三招，就是让三招！”
艾天蝠双掌始终隐在袖中，双袖有如神龙夭矫，变化无穷，瞬息间便已攻出三招。
这三招攻势虽凌厉，但云铮双手紧贴在腰下，亦自闪身避开，三招过后，云铮突又大喝道：“我也回让三招！”
跛足童子不禁一呆，温黛黛望着他轻轻一笑。
突听艾天蝠冷叱道：“再让你三招！”
他果然直等云铮又自攻出三招，方自回手出招。
云铮怒喝道：“偏不要你让！再回让你三招！”
喝声中艾天蝠三招已攻出，“嫦娥奔月”、“风动流云”、“云破日来”，风声激荡，隐有后着。
这三招过后，本应跟着施出“月移星换”、“金轮破雾”、“长虹贯日”，正是连环六招煞手。
但“云破日来”一着攻出之后，艾天蝠若再继续出招，便有如未让云铮一般，他只得硬生生顿住招式。
云铮果已挥拳扑来，上打面目，下打胸腹，虎虎的拳风，震得艾天蝠衣袂袍袖俱都飞起。
艾天蝠武功虽高，但也被这三招逼得后退了两步。
他满心怒火，冷漠的面容，亦自变了颜色，口中大喝一声：“再接我这三招！”袖风狂涛般推出。
这三招攻势虽更凌厉，但招式间却故意留下许多空门，第三招再是双臂大张，前胸全都暴露在对方掌下。
哪知云铮却硬是不肯乘隙出招，定要等他三招过后，才肯还手，出手时招式攻而不守，直将全身力道全部使出，丝毫不留后路。
艾天蝠虽然恼怒，对这倔强的少年却也无可奈何。
他武功虽然高出云铮不少，但连绵的招式时须切断，武功自然要打个折扣，而云铮凭着一股锐气，攻势却激厉无比。
要知他生性激烈，平日作战，本极少留有后着，此番动手，正是投了他脾胃，一时之间，两人来来往往，竟未分出胜负。
跛足童子更是在一旁看得目定口呆，忍不住摇头苦笑道：“这样的臭脾气，我倒真的从未见过！”
温黛黛笑道：“今日你总算见到了吧，小孩子长些见识也好！”她面上虽在娇笑，心头却也充满了紧张。
艾天蝠的三招攻势已越来越是难挡，云铮用尽身法，幸能避过，但额上

已流下汗珠。

霹雳火与海大少也已赶来，也不禁看得耸然动容。

突听艾天蝠口中一声长啸，始终隐在双袖间的手掌，蓦地自袖中伸出，闪电般拍出了三掌。

他袖风虽凌厉，但掌风却更猛烈，他双袖招式虽然变化无穷，但此刻双掌出招，亦更是灵幻难挡。

云铮闪身避开了第一掌，却被第二招掌缘扫着了肩头，震得他身形俱都离地而起，凌空翻了个身。

此刻艾天蝠第三掌还未攻出，上盘空门故意露出。

云铮若是乘势凌空下击，虽未见能胜，也可占些先机。

但他却咬紧牙关，束手跃在地上，死也不肯少让一招。

但他身形落地时，真气已自不济，就在这刹那间，艾天蝠双掌齐出，“ 排出倒海 ”，直击云铮胸腹之间。

云铮虽待跺足再起，但艾天蝠的攻势却已不容他换气腾身，直被那猛烈的掌风震得仰面翻出，跌倒在地。

旁观众人不禁齐都发出一声惊呼，艾天蝠脚步动了一动，温黛黛娇呼道：“ 轮到他了…… ”

艾天蝠冷冷一笑，顿住身形，云铮却已自地上跃起，他虽然紧咬着牙关，但嘴角却已渗出了血痕。

海大少变色长叹道：“ 好个倔强的少年！ ”

霹雳火亦自摇头叹道：“ 想不到大旗门竟有这样的汉子，看来竟比老夫的脾气还要刚强几分！ ”

跛足童子道：“ 我大哥已有多年未曾动用过双掌，此番竟被他逼得使了出来，他纵然输了，也光荣得很。 ”

温黛黛瞪了他一眼，道：“ 输了就是输了，有什么光荣！ ”

云铮脚步踉跄，双目尽赤，一步步向艾天蝠走了过来，他左臂垂下，右肩上的伤势显然也不轻。

但他锐气却丝毫未减，一步步走到艾天蝠身前，口中大喝道：“ 你留意着了！ ”举力一掌，直击而去。

他这一掌虽然已尽了全力，但却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方纵然丝毫不会武功，他也未见能将之击倒。

艾天蝠自然轻轻易易便避开了他三招。

海大少厉喝道：“ 下面三招，你还打得出手么？ ”

艾天蝠冷漠的面容仍无丝毫表情。

海大少怒道：“ 好个老匹夫，先和俺打一场再说。 ”

他方待展动身形，云铮已回过头来嘶声道：“ 你敢来助我一拳，我便先撞死在你面前。 ”

海大少着急道：“ 但他这三招，你是万万躲不过的！ ”

云铮狂笑道：“ 你怎知我躲不过……纵然躲不过，也与你无关！ ”胸膛一挺，大喝道：“ 姓艾的，来吧！ ”

艾天蝠冷冷道：“ 看你是条汉子，让你多喘息片刻。 ”

云铮双目一瞪，还待回口，温黛黛已抢着道：“ 云大弟，你不能死的，你还有十五万两银子在我这里，你……你……你还年轻，正可享受一切，你就让别人帮帮你好么？我……我此后一定会好好的待你的…… ”

她语气已渐幽婉凄楚，但云铮却瞧也不瞧她一眼。
温黛黛道：“难道……难道你不喜欢我了么？我是喜欢你的呀，你若是死了，要我……要我怎么办呢？”
凄风苦雨中，她凄婉的语声，当真令人断肠！
云铮面上也微微变色，突然张口吐出了一口鲜血，但口中却跟着厉喝道：“我已喘过气来，你还不动手！”
艾天蝠面上肌肉隐隐一阵抽动，突然缓缓道：“你方才说的盲瞎两字，可是骂我的么？”
温黛黛道：“不是你不是你，他骂的不是你！”
但她语声未了，云铮却已大喝道：“你本是盲瞎之人，说的自然是你！”
艾天蝠面色一沉，忽又沉声道：“此刻你可愿收回？”
云铮怒道：“我又未曾说错，你本就是个瞎子。”反手一拍胸膛，锐声接道：“大丈夫一言既出，死也不会收回！”
艾天蝠挺胸深深呼了口气，道：“好……”手掌缓缓抬起。
温黛黛目中已自流下泪来，顿足道：“你……你为什么这样傻，你若……若说收回，他就不会伤你了呀！”
云铮突然仰天狂笑起来，道：“大丈夫生若无愧，死有何惧！今日能见到你的眼泪，我已高兴得很了，姓艾的，动手吧！”
语声未了，艾天蝠铁掌已到了他面前，迅急的招式，霎眼便攻出三招，“砰”的一声，云铮右肩也被击中。
这一掌直将他震得立时跌倒在地上滚了两滚，旁观之人，俱都惨然阋上眼睑不忍再看。
但云铮却又挣扎着爬起，挣扎着走到艾天蝠面前。
艾天蝠冷漠的面容又已动容，道：“你还要再战？”
云铮喘息道：“大旗门下，从无中途告饶的人！”
他伸出手掌，发出一招“神龙探爪”，但他双肩皆伤，手臂实已难抬起，这一掌掌势之缓慢，当真有如行将就木的老人探手取物一般，对方纵是婴儿，也万万不会被他这一掌击中。
众人心头更是惨然，只望云铮手掌抬不起来，他这三招如发不出去，艾天蝠下三招也无法攻出。
但云铮手掌却终于抬起，一寸寸抬起，一寸寸接近艾天蝠……忽然间，听得轻轻一响——
云铮这一掌，竟击中了艾天蝠的面颊！
——要知艾天蝠双目皆盲，平时听风辨位，虽有如眼见，但此刻云铮这一掌，竟缓慢得不带一丝风声。
艾天蝠只当他手掌已无法抬起，本已丝毫未曾防备，丝毫未曾觉察，再加上自己心中实也难堪，竟被他一掌击中。
刹那之间，众人俱都被惊得愣在地上。
云铮亦自呆了一呆，嘶声狂笑道：“姓艾的，我……我终于击中你一掌……”气力突然溃败，翻身晕倒在地上。
温黛黛亦不知是惊是喜，纵身扑了过去。
海大少仰天狂笑了一阵，厉喝道：“艾天蝠，你还有脸向他出手么？有种的和俺海大少战一阵！”
但艾天蝠木立在地上，却似乎根本未曾听到。

赵奇刚面上纵横的伤疤似都已隐隐泛起红光，转首向那青衣少女道：“这样的少年，是否已值得你出手了？”

青衣少女那冷傲苍白的面容，此刻也已因激动而嫣红，忽然大声道：“艾天蝠，你可敢接我柳荷衣几招？”

霹雳火胸膛起伏了半晌，此刻亦自厉声喝叱道：“老夫虽然是大旗门的仇人，今日也要与你拼上一场！”

但艾天蝠却仍是茫然木立，风雨打在他脸上，他本已冷漠的面容，此刻更冷得没有一丝暖意。

跛足童子看到他大哥那如此可怖的神情，心头亦不禁泛起了一股寒意，忍不住颤抖着唤了声：“大哥……”

艾天蝠缓缓抬起手，向他招了招，道：“你过来！”

跛足童子苦着脸走了过去，颤声道：“大哥，你……你若不愿和他们动手，小弟可代你应战。”

艾天蝠黯然一笑，道：“不用说了，站到我面前来。”

跛足童子一步步迟疑着走了过去。

艾天蝠突然一整衣衫，翻身拜倒在他面前，叩了个头。

这不但跛足童子骇得目定口呆，别人也都不禁为之一惊。

跛足童子呆了一呆，这才也翻身拜倒在地，目中急出了眼泪，颤声道：“大哥，你……你这是作什么？”

艾天蝠道：“我这一拜，是要你代我去拜师父，对她老人家说，弟子艾天蝠，已再不能报她老人家的传艺之恩了。”

跛足童子大骇道：“大哥，你……你……”

艾天蝠惨然笑道：“艾天蝠纵横一生，今日被人手掌打在面上，还有脸再苟存人世么？”

跛足童子流泪道：“但……但大哥你是先击伤他的呀！”

艾天蝠长身而起，面色一沉，厉声道：“我意已决，你不必说了，代我问候众家弟妹，就说大哥已告别了！”

跛足童子扑地痛哭，众人亦自为之动容，这时远处突然掠来一条人影，在暗处停住脚步，众人正自心惊，谁也没有发现。

艾天蝠仰天长笑了好一阵，朗声道：“云某既能置生死于度外，艾天蝠何又不能！九弟，你切莫忘记，男子汉死时必须死得像个英雄！”

反手一掌，便待向自己天灵直击而下。

但跛足童子却已和身扑了上去，抱住了他的腰，将他冲得退后了几步，痛哭着道：“大哥，你不能死的……”

海大少突然也大声喝道：“这样死了，也不算英雄！有种的就活下来，还不知有多少人要向你挑战呢！”

艾天蝠双掌捉住跛足童子双臂，厉叱道：“九弟，放手！”但跛足童子却死也不肯放松。

忽然间，远处传来了一阵冷笑。

一个充满轻蔑的语声冷冷道：“你们何必劝他，他这个瞎子，活在世上本就无味，不如让他死了算了！”

众人一惊，艾天蝠更是身躯大震，面容骤变，嘶声厉喝道：“什么人敢辱骂于我？”

数丈外一条人影，立在风雨中，冷冷笑道：“骂了你又怎样？哈哈，你

只不过是个快要死的瞎子而已。”

夜色黝黯，谁也看不清此人究竟是谁？

艾天蝠全身都已激动得颤抖起来，忽然厉喝道：“你过来，我纵然要死，也要等杀了你再死！”

那人影嘿嘿笑道：“若是杀不了我又如何？”

艾天蝠怒道：“一旦杀不了你，艾某便一日不死！”双袖突然挥起，纵身向那人影飞掠而去。那人影大笑一声，道：“你杀不了我的！”说到最后一字，他身形又己去远，艾天蝠如影随形，急追而去。

跛足童子大声道：“大哥……大哥……”也纵身跟了过去。

海大少笑道：“那人不知是谁，倒的确高明得很，三言两语，便将艾天蝠一条命要回来了！”

霹雳火道：“可要追去看看么？”

海大少望着沉沉夜色，摇头道：“追不上了，追不上了……”

温黛黛抱起了云铮的身子，大步向来路走去。

众人无言的跟在她身后，心头都只觉十分沉重。

进了村庄，到了那铁铺之门，车马却早已踪影不见，那车夫见事不妙，也畏罪逃得无影无踪了。

温黛黛凄苦的面容，又为之一变，道：“这……这怎么办？”

武振雄道：“姑娘不如留在此间……”

青衣少女柳荷衣道：“待我先看看他的伤势。”

温黛黛俯着望去，怀中的人儿，双目紧闭，面如金纸，自户内透出的灯光下望来，几乎已无生气。

她只觉心头一阵悲痛，泪珠不由自主的一连串落了下来，落到了云铮紧闭着的双目之上。

哪知云铮呻吟一声，却张开了眼睑。

他只觉眼前有个模糊的人影，渐渐清晰——柳荷衣此刻正站在他面前，探视着他的伤势。

云铮看清了她，突然挣扎着嘶声道：“是她……是她……她是寒枫堡的人，黛黛……快……咱们快走……”

柳荷衣那美丽而冷漠的面容，他一直未曾忘记，但他只记得这冷漠的少女乃是寒枫堡要向她逼问口供的人。

赵奇刚赶了上来，叹道：“公子你误会了，那日……”

但云铮身受内伤，神智已有些迷糊，只是在温黛黛怀中挣扎着道：“好……好，寒枫堡，我和你拼了……拼了！”

他拳打足踢，似乎要挣扎着下来。

温黛黛紧紧抱住了他，流泪道：“好，我们走，我们走……”转过身子，向漫天风雨急奔而出。

赵奇刚跌足叹道：“这……这……荷儿，去追……”

柳荷衣冷冷的凝望着她两人身影消失，冷冷道：“大爹放心，他死个了的！”转过身子，走入了房中。

海大少、霹雳火面面相觑，都不禁仰天长叹了一声。

沉郁的更天已微露曙色，远处也己有了鸡啼，这风雨黄昏后的风雨之夜，已在风雨中结束。

二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温黛黛怀抱着云铮，全力狂奔。

她不时俯首下望怀中的人，又已晕迷，她第一次发现怀中这痴情的少年竟也是个人间的铁汉。

一时之间，她心中又是悲哀，又是歉疚，昔日辜负了这少年的深情，又不知日后是否能够补救。

奔行了半个时辰，东方微现曙色，但四下却仍是凄凉黝黯，温黛黛的气息已渐渐粗重。

她多年养尊处优，此刻实己气力不济。

但她却仍未放缓脚步，她一心只想奔回去，早些治疗云铮的伤势，若能救得云铮，她即使累些又有何妨。

地势渐渐高峻，己入山区，又奔行了顿饭功夫，转过一个山面，那山坳中，林木间，便隐隐露出了灯光。

温黛黛长长松了口气，急奔入林。

林中有栋小巧的房屋，仿佛是祠堂改建，这就是温黛黛在仓促中觅得的藏身之地，外人确是难以发觉。

她不但有过人的机智，还有着惊人的精力。

在短短数日之间，她不但寻得此地，将此屋布置成一个足可舒适的安身之处，还买了两个诚实的丫环。

使她唯一遗憾的，便是那车夫……

但此刻，她穿林而入，目光转处，却突然发现她那辆精心购下的马车，此刻正停在门外。

她不禁暗喜忖道：“ 原来是那车夫等待不及先回来了。 ” 当下也不及唤门，纵身一跃而入。

厅中仍有灯火，温黛黛喘息着唤道：“ 莺儿，燕儿，你们还未睡么？快准备些热水来…… ”

说话间她已直闯而入，但说到这里，她身子一震，骇然住口，满厅灯光下，那两个诚实的丫环，竟都已横尸而死。

厅中物件，没有丝毫零乱，只有地上两滩血迹宛然，仿佛是方自干却，事变显然未久。

温黛黛只觉心底寒意骤起，忍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寒噤，暗惊忖道：“ 莫非是司徒笑已寻来了？ ”

身后“ 砰 ” 的一响，厅门又已阖上。

温黛黛掌心满是冷汗，一时间竟不敢回身，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阵沉重的呼吸之声，令人心弦为之颤抖！

她急急向前奔了数步，奔到墙边，霍然转过身子，脊梁紧紧贴着冰冷的墙壁，抬眼而望。

一个衣衫狼狈的少年，贴门而立，手中紧握着一柄匕首，面上也满是惊惶恐惧之色。

两人目光相对，竟都吃了一惊，齐齐脱口惊呼道：“ 原来是你！ ” 温黛黛认得这狼狈的少年，少年也认得她。

这狼狈的少年，竟是沈杏白！

他虽被海大少一足踢下水中，却命不该绝，竟挣扎着到了岸边，那时他正如惊弓之鸟，立时亡命飞奔。

首先，他自想寻个人家，寻件干衣，寻些食物果腹。

他误打误撞的竟也走到那铁匠村，找了个最大的房子，便要进去抢衣服，夺银两，劫食物。

哪知他方自探窗一望，却骇然发现海大少正在屋中饮酒，这一下骇得他心胆皆丧，伏在阴影中，哪里还敢动弹。

后来温黛黛等人前来，争吵人语，他在暗中都听得清清楚楚，听到温黛黛竟和大旗门下铁中棠的师弟在一起，他更是惊诧，侥幸的只是风雨深夜中，谁也没有发觉屋外还有人在。

直到众人俱都追随着艾天蝠与云铮而去，他方自暗中一跃而出，夺下了马车，击退了车夫，挥鞭狂奔。

但这时他已抵不过饥饿、惊骇、寒冷、疲劳的折磨，奔出了一段路途后，竟在车座上失去了知觉，晕睡过去。

那两匹马俱是千里良驹，在无人驾驭下，自然往来路奔回，马性识途，竟将沈杏白带回了温黛黛的居处。

沈杏白醒来时，车马已到了这房屋门口，他本来无处可去，便冒险入屋，偌大一栋房屋中，只有两个丫环。

丫环们见到了他自然惊呼起来，他亡命之中，便下了杀手，但他却也未想到温黛黛竟会突然到了这里。

温黛黛更未想到黑星天的徒弟竟会来到这里，一惊之下，沉声道：“你怎会来了，还不声不响的杀了我丫环。”

沈杏白目光一转，面上立刻堆起笑容，躬身道：“小侄怎敢伤害婶娘的丫环，小侄来时，还在奇怪她们怎会死了。”

温黛黛明知他在说谎，却也不去揭穿，淡淡“哦”了一声，将云铮缓缓放在椅上，面上突然泛起笑容，缓缓走向沈杏白，口中笑道：“看你一身的狼狈样子，婶娘我找件衣服给你换好么？”

沈杏白心念一转，冷笑暗忖道：“好个笑里藏刀的妇人，此刻便想杀我了。”

要知司徒笑暗筑金屋，虽然避着妻子耳目，却不避朋友，时常将黑星天等人请到温黛黛处饮酒，沈杏白自也时常跟着黑星天同去，耳闻目睹，对司徒笑这位地下夫人的脾气，实已知道得清清楚楚。

当下他心念又自数转，不等温黛黛来到近前，立刻闪开几步，躬身笑道：“弟子奉家师之命前来问候婶娘，怎敢劳动婶娘！”

温黛黛暗中一惊，面上仍不动声色，娇笑着道：“你师父叫你来问候我？他自己为何不来？难道是怕司徒笑吃醋么？”

她虽然心智百变，但此刻却仍不知道沈杏白己叛变了黑星天，面上虽然娇笑，心头却在怦怦跳动。

沈杏白一面动着心机，一面笑道：“家师要小侄先来看看婶娘这里可方便，只怕他老人家不久也要来的。”

他先以此话稳住温黛黛，好教温黛黛不敢向他动手。

温黛黛秋波转动，媚笑道：“看看这里可方便？哎呀，这里自然是方便的，你回去叫他来吧！”

沈杏白冷笑暗忖道：“我只要前脚一走，只怕你也立刻跟着走了，但你

虽聪明，我沈杏白也不是呆子，怎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下嘻嘻一笑，道：“但婶娘这里却不大方便，小侄怎敢如此回复师父？”
温黛黛笑道：“有什么不方便？”
沈杏白瞧了椅上晕迷着的云铮一眼，笑道：“这位大旗门的高足，小侄也认得的，小侄见到，怎敢不说。”
温黛黛咯咯笑道：“哎哟，你是说他呀？你回去告诉黑星天好了，就说这人我已玩腻了，正想交给他们。”
沈杏白笑道：“真的么？”
温黛黛笑道：“有什么真的假的，男人们瞧见我，想的是什么心思，我瞧见漂亮男人，想的也就是什么意思。”
沈杏白笑道：“真的么？”
温黛黛娇笑道：“你师父平日就总是目不转睛的瞧着我，这次他找你来探路，还不是为了……为了那事么！”
沈杏白目光一转，笑道：“像婶娘这样的美人，无论是哪个男子见了，都忍不住要动心的。”
温黛黛挺起胸膛，媚笑着道：“你呢？你想不想？”
她浑身衣衫都已湿透，紧紧贴在身上，那丰满而诱人的曲线，每分每寸都暴露在灯光下。
沈杏白忍不住狠狠盯了她一眼，偷偷咽下口唾沫，垂首笑道：“小侄也是男人，怎会不想，只是不敢去想而已。”
温黛黛眼波横流，两眼瞬也不瞬的望着沈杏白，手掌轻轻溜上了衣襟，轻轻解开了衣扭，一粒，两粒……
她动作是那么柔美而自然，让人几乎看不到她手掌的移动，却只能看到她衣襟的褪落……
忽然间，她双手敞开衣襟，晶莹的躯体，便呈现在沈杏白面前，她口中轻轻细语：“现在，你还不敢么？”
沈杏白喉结上下移动，已看得痴了。
温黛黛轻轻阖起衣襟，媚笑道：“来吧，还等什么！”
沈杏白缓缓移动着脚步，无法抗拒的走向她。
温黛黛的媚笑更迷人了，但她暗中却在默默数着他的脚步：“一步，两步……只要你再进三步，再进两步……”
沈杏白缓缓移动着脚步，面上痴痴迷迷，暗中却也在默数着脚步：“一步，两步……只要再走进一步……哈哈，温黛黛，你这花样纵能骗到别人，却骗不过我，你始终不敢动手，却向我如此引诱，显然是因你气力也不济了，是么？你想我自投罗网，我正好将计就计……”
他再次瞧了那丰满的胴体一眼，跨出了最后一步。
铁中棠看着那青衣少女显露那惊人的轻功时，悄悄藏好了身形，别人寻不着他，他却在暗中窥望着别人。
等到大家都已入了铁匠村，他也都看得清清楚楚，但云铮与温黛黛的出现，却出了他意料之外。
但他早已看出那残废之人便是赵奇刚，是以他生怕赵奇刚在霹雳火面前无意揭破他来历，才悄然隐身。
他也为了要寻赵奇刚，才随之而来，是以他此刻甚是放心，知道有赵奇刚与那青衣少女在这里，云铮是万万不会吃亏的。

而这时，他锐利的目光，却发现林外有两条飞掠的人影，他追去看，那两条人影正是艾天蝠与跛足童子。

于是他喝住了他们，跛足童子见他未死，又惊又喜，便对他说出了水灵光与冷氏姐妹正为他多么伤心。

铁中棠心头一阵激动，便要去寻找她们，问清了她们的去向后，便将那早已为云铮留下的银票交给跛足童子。

跛足童子去寻温黛黛后，他便要去寻水灵光。

但他对云铮却始终是放心不下，走了段路途，又不禁折回，正好听到艾天蝠一心求死的语声。

于是他便以冷言激起了艾天蝠的怒气与生机。

他想只要自己逃过艾天蝠的追寻，那么艾天蝠根本就不知是谁在激怒于他，那么艾天蝠便永远无法杀死此人，他自己自然也不会死了。

哪知艾天蝠身法之迅快，耳力之灵敏，却远出铁中棠意料，铁中棠纵然使尽身法，却也甩不脱艾天蝠。

无论铁中棠走到何处，艾天蝠那强劲的袖风，都跟在他身后，他甚至不敢回头，更不敢稍缓脚步。

两人一逃一追，奔行了一个时辰，铁中棠已是满头冷汗，而这时，他两人也已到了那山区之中。

而满山乱奔的铁中棠也终于发现了那栋隐在山坳密林中的房屋。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只有毫无选择的一掠而入，他要借这栋房屋来隐藏自己身形展动时所带起的风声，逃开艾天蝠蝙蝠般的追踪。

这时，沈杏白方自踏出最后一步。

忽然间，灯光骤暗，满室风生，一条人影穿窗而入。

沈杏白、温黛黛一惊，各各向后退了两步。

两人目光同时望见铁中棠，口中同时惊呼出声。

铁中棠又何尝不惊？但是他那种应变的机智，却绝非任何人能及，他身形方自落地，便已闪电般抓住了沈杏白的衣襟。

沈杏白本已骇得呆了，此刻更是面色如土，牙关打战，心里虽想说两句告饶乞命的话，口中却半句也说不出来。

铁中棠目光刀一般的望着他。

虽只一瞬时间，但沈杏白却只觉宛如水恒般长久。

他等待着铁中棠出手一击，哪知铁中棠却在他耳畔轻轻道：“滚！若要是再被我追上你时，便没命了。”

语声中竟真的放开了手掌。

沈杏白呆了一呆，心头当真是惊喜交集，不再迟疑，纵身跃出了窗外，亡命般飞奔而出。

温黛黛虽然绝顶聪明，也摸不清铁中棠此举的含意，睁大了眼睛，诧声道：“你……你为何……”

话犹未自出口，铁中棠已伸手掩住了她嘴唇，将她拉在角落中，屏息静气，不敢发出丝毫声息。

他此举正是用的金蝉脱壳之计。

他飞身入屋，沈杏白自屋中逃出，那艾天蝠双目皆盲，自难分辨入屋的与逃出的并非同一人。

等到艾天蝠发觉追错了人时，铁中棠已可从容逃走。

温黛黛睁大了眼睛，吃惊的望着他，胸前的衣襟又已散开，一阵阵异样的肉香飘在铁中棠鼻端。

铁中棠微微皱眉，转过了头。

但这时屋外竟突又传来艾天蝠冰一般冷漠的语声，道：“你骗不了我的，逃出那人的身法，与你完全不同！”

冰一般冷漠的语声，却含蕴着无比充足的中气，四面八方的传将下来，竟令人摸不清语声传出的方向。

温黛黛面上立刻变了颜色：“艾天蝠！”她这才知道昨夜激怒艾天蝠的人，便是铁中棠。

铁中棠更是心惊：“好厉害的艾天蝠！他竟能自沈杏白的衣袂带起的风声中，辨出他的身法与我不同。”

心念一闪，艾天蝠又己冷冷接道：“我数到三时，你若还不出来，我便要火焚此屋，那时无论谁都逃不走了！”

铁中棠心头一凛，举步滑向门口。

温黛黛待要伸手拉他，但铁中棠身躯己游鱼般溜走，他轻轻推开门户，蹑足缓步，走入院中。

艾大蝠死般冷漠的语声缓缓道：“一……”

铁中棠己蹑足走人院中，未带丝毫声息。

艾天蝠道：“二……”

铁中棠又走了两步，心头突又一凛，暗暗忖道：“我此番纵能逃走而下被艾天蝠发觉，他必定以为我还在屋中，那时他纵火焚屋，岂非害了云铮与温黛黛？”

一念至此，他立刻放声大呼：“我在这里！”

呼声落处，他身形已在三丈开外。

温黛黛奔出门外时，一阵强劲的风声自屋脊掠下，一条蝙蝠般的人影霎眼间便消失在风雨中。

她望了望前面无情的风雨，又望了望身后晕迷的云铮，忽然在石阶前跪下，眼泪流下了面颊。

多年来第一次，她感觉到孤立无助的寂寞与痛苦。

她只觉自己仿佛又回到那遥远而无助的童年，所有的信心与力量俱都骤然消失，眼前是一片黑暗。

于是，她第一次发现，巨万的金银，有时对人生也并无丝毫帮助，庭院风雨声声，人面泪珠簌簌。

等她走回房中时，铁中棠已远在一里之外。

第一五章　惊闻碧落

一

铁中棠仍未摆脱艾天蝠附骨之蛆般的追踪，湿透了的衣衫，使得他脚步越来越重。

他虽未回头，却已能感觉到艾天蝠的手掌距离他已只在咫尺之间，使得他身后平添了一份异样的寒意。

他虽然几次想要回身而战，但想到此战无论胜负，俱极痛苦——他若战胜，艾天蝠自然必是一死，他若战败而死，艾天蝠也不能再活他想到自己此番虽在亡命而逃，却为的是要救追赶自己之人的性命，心头也不知是甜是苦，唯有在暗中独自苦笑。

——逃奔之人乃是为了要救追赶之人的性命而逃，这只怕当真可算是占往今来从未有之事了！

风雨之中，山色甚是凄凉，道路更本已是苔藓土滑，崎岖难行，到后来更是乱山峥嵘，荒草没径。

铁中棠已渐渐分不出道路，在荒林乱山间东一弯，西一拐，只望能将双目昏盲的艾天蝠远远抛下。

哪知艾天蝠双袖破风之声，却始终“鸣鸣”的响在他耳畔，看来他在荒山之中奔行，竟比明目之人还要灵敏。

不知不觉间，两人入山已极深，渐渐奔过了山腰。

铁中棠已是骑虎难下，心里更是着急，转过道山坳，突见前面山峰环抱，竟仿佛是条绝路。

他心中不禁暗道一声：“苦也！”但脚下却仍不敢丝毫停顿，前面果然是处山谷，郁郁苍苍，满山树木。

西面山坡上，竟简陋的建有三间歪歪侧侧的茅屋，茅屋前还悬着面木牌，铁中棠也无暇去看上面写的是什么。

一阵阵肉香自茅屋中飘散而出，窗户里似乎有人探首出来，向铁中棠瞧了几眼。

忽然间，屋中竟传出了一声大喝，震得铁中棠双耳嗡嗡作响，接着，中间那茅屋的柴扉，“呀”的推开，走出个身材肥大，满身油腻的人，满头须发蓬发，身上却穿的是件油垢斑斑的僧衣，衣袖裤管俱都高高挽起，露出毛茸茸的臂腿，一双环目直瞪着铁中棠，大喝道：“站住！”

铁中棠听他喝声中气那般充沛，已知此人必定身怀极为高深的武功，看他打扮得不僧不俗，却又猜不出是何来历，心头不禁更是叫苦，后面已有个苦追不放的艾天蝠，怎经得前面又出来个如此怪物。

他哪里还敢多事，身形一转，往旁边掠过去。

哪知这人双目又是一瞪，他肥大的身子一晃，便已拦住了铁中棠的去路，身法果然快如飘风。

铁中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面前这人，双目虽然瞪得滚圆，但却并无恶意，微一抱拳，道：“请让路！”

身子一侧，便待自他身旁擦掠过去。

这怪人忽然哈哈一笑，大声道：“年纪轻轻的人，怎么这般没种，打不过人家也要打，逃什么！”

语声中铁中棠已自左冲右突向前闯了三次，但这怪人的轻功身法却已妙到毫巅，无论铁中棠冲到哪里，俱都恰恰被他挡住。

这时艾天蝠早已赶来，但却远远顿住了身形，站在铁中棠身后七尺开外，冷冷道：“放他过去！”

那怪人眨了眨眼，大奇道：“你追他不着，洒家为你挡住了他的去路，你却要洒家放他过去，你两人莫非在捉迷藏么？哈哈，妙极妙极，遇着此等好玩之事，洒家少不得也要参加一份。”扬眉动眼，仰天而笑，果然是乐不可支的模样。

铁中棠见他如此模样，心里不觉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暗道：“此人莫非是个疯了不成！”

当下抱拳一揖，朗声道：“你为何挡住在下去路？”

那怪人道：“你为何要逃？”

铁中棠呆了一呆，道：“我自奔逃，与你何关？”

那怪人哈哈大笑道：“洒家生平最是看不惯没种逃命之人，你逃到这里，就算你倒霉！”

铁中棠道：“你怎知我是在逃命？”

那怪人怔了怔，笑道：“不错不错，洒家怎知你是逃命，说不定只是在捉迷藏也未可知，否则他会要我放你？”

抬眼望去，艾天蝠面容冰冰冷冷，满含杀机，忍不问道：“喂，你苦苦追他，究竟是为了什么？”

艾天蝠冷冷道：“取他性命！”突然飞身而来，挥袖拂向他前胸三处大穴，大喝道：“还不放他过去？！”

那怪人身形一闪，笑道：“这倒怪了……”

他本来将对方放在眼里，哪知艾天蝠这铁袖拂穴的功夫，却是非同小可，一招甫发，后着立刻连绵而至。

那怪人虽然武功特异，但措手不及，也被逼得手忙脚乱，话也无法继续了，艾天蝠招式不停，口中道：“铁中棠！你还不快逃？”

铁中棠暗道一声：“糟了！”艾天蝠竟已听出了他口音，此事岂非无法解决了，思潮紊乱间，身形震动，衣襟带风，便要纵身掠出。

突听那怪人一声大喝，双臂乍分，左掌直抓铁中棠肩头，右掌连环翻动，抢入了艾天蝠袖影之中。

铁中棠见他这一掌来势似是平平无奇，只道轻轻便可闪过，左掌斜斜一挡，身子依旧向前窜去。

猝然间对方手掌一阵翻动，不知怎么一来，便已搭上了他的肩头，铁中棠大惊之下，缩步回身，全身后跃了三尺，只觉肩头仍在隐隐发痛，又听得那边“嘶”的一声，艾天蝠衣袖也已被他扯破，凌空翻了个身，溶在铁中棠身畔三尺处，似乎也骇得呆了。

他两人武功俱都颇为渊博，但却再也未曾想到世上竟有如此奇诡怪异的招式，自己竟连一招都躲它不过。

尤其艾天蝠更是惊骇不已，他行走江湖多年，这一双铁袖不知会过多少英雄豪杰，可说难遇敌手。而此刻这怪人轻轻一招，便将他衣袖扯破，他心中既是惊骇，又是伤悲，呆了半晌，黯然叹道：“好武功！”

那怪人笑道：“莫管我武功好坏，洒家且问你，你既要取他性命，为何又要洒家放他逃走？”

艾天蝠怒道：“ 艾某平生…… ”

他本待说平生不愿别人出手相助于他，但忽然想到，自己武功比起人家，实有天地之别，自己还有何颜面在别人面前夸强称雄？一念至此，不觉意兴十分萧索，长叹一声，住口不语。

那怪人急道：“ 你说了一半，怎么不说了？ ”

艾天蝠苦笑一声，似待转身而行。那怪人摇手道：“ 慢走慢走，你追他逃，我拦住他，你却又逼我放他逃走，你究竟为何追？你究竟为何逃？ ”

说到最后一句话时，他目光已转向铁中棠。

铁中棠苦笑道：“ 在下奔逃，只是为了要救他性命！ ”艾大蝠若未听出他口音，他是万万不会说这句话的，但此刻却已非说不可，否则岂作与他结下不解之深仇。

艾天蝠面色微变，顿住脚步，回转身形。

那怪人手捋乱发，大笑道：“ 你要逃走，却是为了救他，哈哈，这样的奇事，洒家倒当真从未遇到过。 ”

面色突然一沉，接口道：“ 你两人若不将此事清清楚楚的说出来，今日谁都莫想要走了。 ”

艾天蝠大怒道：“ 你如此多事，莫非是仗着武功…… ”忽又想起人家武功实在高强，不禁又自叹住口。

要知他生性虽然孤傲已极，但越是此等孤傲之人，便越是干脆，当胜则胜，当败则败，绝不厚颜再争，一经服输，更是死心踏地，是以此刻虽然满心怒火，却也只好忍住。

那怪人目光一转，哈哈笑道：“ 你两人可是见到洒家武功太强，是以心里难受，连话也不说了？ ”

铁中棠瞧了瞧艾天蝠，只当他万万不肯承认。

哪知艾天蝠却朗然道：“ 不错！ ”

铁中棠呆了呆，心中不禁大感钦佩：这样才不愧是个本色的男儿！

那怪人哈哈笑道：“ 你两人大可不必难受，方才那样的武功，洒家也不过只会三招两式而已，还是偷学来的！ ”

艾天蝠默然良久，缓缓道：“ 纵然只有三招两式，也已够了，世上还有什么人能躲得过！ ”

铁中棠叹道：“ 不错！ ”他心念数转，想想自己平生所见的武林高手，实难有人躲得过那般奇诡的招式。

却听那怪人大笑道：“ 当今世上，能胜得过洒家之人，也不知有多少，一招便能将我击倒的人，也有三五个。 ”

艾天蝠面色微变，道：“ 当真？ ”

那怪人道：“ 洒家从不说谎。 ”

艾天蝠道：“ 但当今武林一流高手，艾某俱有所闻…… ”

那怪人笑道：“ 以你所知，有哪几个？ ”

艾天蝠沉吟道：“ 武林七大门派，历史悠久，渊源有自，那七位掌门人虽都闭关已久，但却都可算一流高手。 ”

那怪人颔首道：“ 不错，还有呢？ ”

艾天蝠道：“ 关外庐二郎，足迹虽未入关，但侠名轰传已久，太原帅家父子、江南子午剑、嵩阳玉哪咤、河朔谭一腿，这四派武功一以小巧纵跃见长，一以纵横开阔称雄，嵩阳哪咤式之飞灵变幻，河朔谭门之占传谭腿，号

称‘绳挂一条鞭，赛过活神仙’，更是奇诡难防。”
　　那怪人道：“不错，这几人也可算做高手。”
　　艾天蝠接道：“安徽六合八极式，辰州言家僵尸拳，巴山回风舞柳剑，也部各有巧妙，绝然不可轻视。”
　　他平日虽沉默寡言，但论及武功，却是滔滔不绝。
　　他语声微顿，接口又道：“还有行踪最是飘忽，拳路最是刚猛的铁血大旗门，其代代子弟，俱有高手！”
　　铁中棠听他论及本门，心头热血一阵振奋。
　　那怪人却轻叹了一声，道：“不错，想当年铁血大旗纵横武林，端的是天下无敌，只可惜……”
　　铁中棠忍不住脱口道：“只可惜什么？”
　　那怪人瞧了他一眼，接道：“只可惜大旗门武功多己散失，如今子弟之武功，已只及昔日前辈的十之一二了。”
　　铁中棠心头一动，还未说话。
　　艾天蝠已沉声接道：“大旗门武功虽高，但世代与大旗子弟为仇的五福连环五家门派武功也不弱。冷二枫的掌法阴柔，但他秘创掌法为的只是要对付大旗门掌门之人，是以平日极少施出真实功夫。黑星天、白星武两人联手，配合无间，双星镖旗走动江湖，可说从来无人敢于拦路。”
　　那怪人“哼”了一声，道：“两人联手，胜了也不算功夫。”
　　艾天蝠接道：“若论暗器功夫，霹雳堂独门火药、盛大娘天女针，都可算做其中顶尖身手。”
　　怪人冷笑道：“以暗器取胜，更无聊了。”
　　艾天蝠又道：“盛大娘威名虽盛，却不如其子紫心剑客盛存孝，名列彩虹群剑，与红鹰、碧月、墨龙、蓝凤、黄冠、翠燕六人并称后起剑客之雄，这七人年纪俱轻，潜力无限，剑法更是各有特长，若是再加磨炼，必成绝顶高手。”
　　怪人颔首道：“不错，立论果然精辟得很，还有么？”
　　铁中棠忍不住接口道：“九子鬼母师徒，武功奇诡，江湖第一，自可算得上当今高手，阁下怎生忘了？”
　　那怪人抚掌笑道：“不错不错，三十年前，阴仪之武功，便可算江湖高手，三十年后，武功想必更是精进了。”
　　铁中棠怔了一怔，道：“阴仪是谁？”
　　原来九子鬼母虽然名满天下，但她的真名阴仪，江湖中却无人知晓，如今竟被这怪人道出，艾天蝠如何不惊？
　　那怪人格格一笑，道：“哦，原来你也是鬼母门下，洒家虽也知道她名姓，却不认得她！”
　　铁中棠见他面上笑容忽然变得甚为勉强，仿佛自知说漏了嘴，此刻连忙加以掩饰似的，心知此中又有蹊跷。
　　但艾天蝠虽然强煞，却也瞧不见那怪人面色，默默半晌，道：“江湖中有名人物，再无强过这些人的了。”
　　那怪人哈哈笑道：“你看洒家武功，可算当今高手？”
　　艾天蝠长叹一声，道：“除了七大门派掌门人与家师之武功深不可测难以评论外，阁下在江湖中只怕已无敌手。”
　　那怪人大笑道：“好说好说……”笑声突顿，正色道：“但连洒家全部

算上，这些人谁也挡不住人家一根手指！”

艾天蝠惊道：“什么人？”

那怪人还未答话，铁中棠忽然抢口道：“雷鞭落星雨，风梭断月魂，大师你可曾听过这两句话？”

怪人面色突变，凝目铁中棠，道：“你怎认得这两人？”

铁中棠看他面色，已知这两句话所代表的两人是大有来头，不禁叹道：“在下只不过听人说起这两句话而已。”

那怪人道：“你可要听听这两人是谁？”

铁中棠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那怪人微一沉吟，道：“要听的随我来。”当先转身走向那三间茅屋，铁中棠、艾天蝠情不自禁跟了过去。

铁中棠这时才看清楚那门前木牌上写的竟是：“小小少林寺”五字。

他一目望过，心里又是惊奇，又是好笑，他从来只知市井中生意买卖，要想学人店招，鱼目混珠，以假充真，才有时会用这“小小”两字，却不知堂堂少林寺，竟也被人用上这两字，不禁苦笑暗忖道：“这怪人竟敢把这三间茅屋充作小小少林寺，却不知少林高僧见了，又当如何？”

心念又一转，忽然想起此地本是嵩山之后山，距离少林寺非遥，这怪人竟敢如此，想必与少林寺有渊源。

当中一间屋子倒也甚是宽大。但屋里零零乱乱，百物杂呈，上至书剑琴棋，下至锅碗杓筷，什么都有，零乱的堆满一屋。

左面屋角木架，放着几本书册，但架上却写着“藏经阁”三字，书架旁堆着几柄刀剑，便算做罗汉堂。

当中一张破桌设着残烛香案，写的是“大雄宝殿”四字，右面屋角小小火炉上，烧着只热气腾腾的锅子，锅里面香气四溢，自然便算做香积厨了。

铁中棠见了，更是惊奇，更是好笑，少林寺所有殿堂，这里完全都有，只是非但具体而微，而且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那怪人却哈哈笑道：“洒家昔年被少林逐出门墙，便造了这小小少林寺与它分庭抗礼，你看造的如何？”

铁中棠唯唯否否应了，实是不知该如何答话。

那怪人却突又正色道：“须知洒家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我佛既在心头，洒家便将此当做少林寺又有何不可。”

铁中棠听他玩笑之间，倒也有些禅机，当下笑道：“大师说的不错，菩提非树，明镜无台，若是认真，便着相了。”

那怪人抚掌大笑道：“孺子可教……孺子可教……”

铁中棠道：“不知大师心目中真正高手又是哪几个？”

那怪人道：“你若要洒家说出这些武林掌故，先该将你两人这段古怪说出才是，否则洒家真要闷死了。”

铁中棠知道此人脾气不但古怪，而且好奇，只得长叹一声，道：“在下与这位艾大侠本无恩怨，只是……”

当下将事情经过源源本本说了出来。

这番话他明虽是说给这怪人听的，暗地却无异是要艾天蝠知道，只因事情演变至此，也只有让他知道真情了。

屋中只有一张破椅，但却已被怪人坐了，铁中棠只得一面走动，一面说话，一面观察着艾天蝠的面色。

但见艾天蝠面色黯然，似是已自心灰意冷，再无争强斗做之心，铁中棠心头不禁窃喜。

忽然间，那怪人大喝一声，自椅上飞身而起，张臂便向铁中棠扑了过来，铁中棠大惊之下，急退三步。

那怪人沉声道：“洒家这小小少林寺，到处都可走得，但只有这扇门户却是万万碰不得的。”

原来铁中棠方才走动之间，无意斜倚到左面一扇门上，此刻听这怪人如此说话，不禁大奇忖道：“这门中又有何古怪？”他生性深沉，面上虽不动声色，继续叙述，暗中却对这窄门加了注意。这扇门关得严严密密，绝无丝毫空隙，门里是什么，直到他话说完了，仍然没有丝毫发现。

那怪人又自坐回椅上，轻扇炉火，此刻大笑道：“你两人幸好撞来这里，否则如此生死相拼，岂非冤枉。”

艾天蝠面上仍无表情，亦不置答，只是冷冷问道：“今日之武林，究竟是哪几人之天下？”

那怪人双目微阖，缓缓念道：“雷鞭落星雨，风梭……”

忽然张开眼睛，道：“黑白双星与碧月剑客，如今都是名满天下之高手，他们的师父是谁，你两人可知道？”

铁中棠存心要让艾天蝠说话，只因话说多了，心里自然生机萌现，是以他虽知道，却不开口。

艾天蝠果然只得答道：“黑白双星虽说是家传武功，其实武功却习自昔日的独行侠盗过天星！”

那怪人道：“不错，想那过天星武功虽高绝一时，但声名却狼藉得很，黑白两人自不肯承认是他弟子了！”

艾天蝠道：“那碧月剑客，貌美心辣，只是人却正派，正与她师父月华仙子是同样的脾气！”

那怪人道：“不错，你武林掌故，既是如此熟悉，你可知道那过天星与月华仙子两人后来是如何了么？”

艾天蝠道：“这两人一南一北，号称无敌，但正自声名鼎盛时，却突然消声火迹，是以黑白双星与碧月剑客，也不过只学了他们师父的三成功夫，江湖中对这二人突然失踪的原因猜疑极多，有的说他两人已羽化……”语声突顿，呆了半晌变色念道：“雷鞭落星雨，风梭月魂那怪人叹道：“这就是了，那过天星与月华仙子两人便是折在雷鞭与风梭两人手中，生死虽不知，只怕已是凶多吉少了！”

铁中棠心头不禁骇然，他知道过天星与月华仙子两人，数十年前号称无敌，想不到也会败在他人手中。

要知黑白双星与碧月剑客只学了师父两三成武功，便已名满天下，过大星与月华仙子武功之高自可想见。。

艾天蝠亦自耸然动容，过了半晌，才缓缓道：“那雷鞭与风梭两人之声名，为何在下从未听人说起过？”

那怪人叹道：“此等凶神恶煞的姓名，连鬼母都不愿提起，还有什么别的人敢时常挂在嘴中。”

艾天蝠面色大变，闭口不语，铁中棠更是大惊忖道：“盛大娘若是将这两人请出对付大旗门，我等岂非惨了。”

那怪人掀开锅盖看了看，口中缓缓道：“但这雷鞭风梭，武功极高，心

目中却仍有畏惧之人。”

艾天蝠身子一震，道：“什么人？”

那怪人起身取了副碗杓，口中却喃喃吟道：“尔其动也，风雨如晦，雷电共作，尔其静也，体象皓镜，星开碧落！”

艾天蝠耸然道：“此话怎讲？”

那怪人有如未闻一般，闭目接口吟道：“浮沧海兮气浑，映青山兮色乱，为万物之群首，作众材之壮观！”

双目微开，夜光闪动，道：“这首碧落赋，你可曾听过？”

艾天蝠暗道：“碧落赋与武林高手何关？”

那怪人大笑道：“这碧落赋，其中便说的是武林中的数大奇人，字句包涵之意义，一时间也难说得尽。”

铁中棠与艾天蝠虽然俱是城府深沉之人，但此刻却也不禁大动好奇之心，齐声脱口问道：“什么意义？是哪几人？”

那怪人将锅中之肉舀了满满一碗，道：“此赋本乃称颂苍穹碧落，但数十年前，却有一人将之断章取义，用来形容武林中数大奇人，正是：惊天动地数高手，俱是碧落赋中人！”

铁中棠与艾天蝠此刻闻得肉香，肚中也觉有些饥饿，但见他并无奉客之意，只当他要自用了。

却听他说到这里，忽然长身而起，双手捧着肉碗，笑道：“洒家先将这碗肉送去，再来说话。”

铁中棠呆了一呆，虽然急着要听，却也无可奈何。

他缓步走向那道窄门，走得十分小心，似是生怕将碗中肉汁溢出，面上笑容早敛，神色间竟似变得十分慎重。

铁中棠大奇忖道：“这门里是什么？这怪人为何对他如此恭敬？”艾天蝠苦不能见，却也在凝神倾听。

那怪人走到门口，口中忽然发出“咪咪”猫叫之色。

铁中棠大奇忖道：“门里莫非只是只猫么？”却见怪人将门户轻轻推开一线，侧身走了进去，口中笑道：“你……”

一个“你”字，方自屋里传出，忽听“哎呀”一声惊呼，“呛啷”一声碎响，显见那肉碗也落在地上。

接着，“砰”的一声，窄门大开。

铁中棠身不由主窜了过去，窄门里这小小一间茅屋，布置得竟是精致华丽已极，四面锦帐流苏，牙床妆台，床上堆着翠衾，台上悬着明镜，镜旁还有几副女子梳髻用的木梳，梳上还缠着几根青丝，那怪人木立在铜镜旁，满面惊骇之色，如遭雷击一般。

这小小少林寺内，竟有间女子闺房，委实令人惊异。

但这间精致的闺房中，却渺无人迹，风吹锦帐，露出里面墙壁，铁中棠目光锐利，一看那墙壁竟是青铜所制。

墙壁外面，虽污着泥木，是以由外看来，宛如普通茅屋一般，但由内向外，却再也无法破壁而出。

那怪人目光茫然四顾，喃喃道：“到哪里去了，哪里去了……”忽然发觉屋角处有个土坑，深达地下。

他大喝一声，一足踢开那牙床，床下果然满堆泥土。

原来屋中人早已暗地筹谋，掘了条直通外面的地道，却将掘出的泥土，

悄悄堆藏在床下。

铁中棠看得目定口呆，只听那怪人嘶声道：“她走了，走了……连嫔奴也被她带去了……”

忽然窜到铁中棠身前，抓住他肩头，惶声道：“你若肯帮我个忙，我日后永远也忘不了你！”

铁中棠呐呐道：“但请吩咐！”

那怪人切齿道：“她此番逃将出去，乱子就要惹大了，洒家无论如何也要抓她回来，你且替我照料这里！”

他也不管铁中棠是否答应，话声方了，便己飞身钻入那地道，等到铁中棠赶过去时，他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二

铁中棠立在地道口，一时间当真不知所措。

艾天蝠缓缓道：“我已心灰意冷，不堪重回人世，正可代你照料此间，你若要去，只管去吧！”

铁中棠黯然一笑，轻身走回，道：“昨日之事……”

艾天蝠道：“往事已矣，还说它作什么？以我之武功，若被那雷鞭、风梭辱骂了，我岂非也是无可奈何！”

铁中棠知他已想通了，心里也不知是感慨还是欢喜？

他口中还未答话，却突然瞥见妆台上竟压着张纸柬，只是那怪人方才震惊之下竟未发觉。

只见上面写的是：“我终于自由了，你寻我不到的，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你为我受的苦，都是你自愿的，你活该！阴嫔留”。

这字柬自是留给那怪人的，但铁中棠却知道艾天蝠也必定欲知内容，是以观看之际，便随口念了出来。

艾天蝠本已安详的面容，听得“阴嫔”两字，突又大变，骇然惊呼道：“阴嫔，阴嫔……原来在这里！”

铁中棠心中大奇道：“阴嫔是谁？”心念一动，突又大惊脱口道：“阴……阴嫔……莫非和令师有些……”

艾天蝠缓缓道：“阴嫔便是家师的三妹。”说这话时，他冷漠的面容，竟似泛起一阵恐惧与怨毒之色。

铁中棠知道此人孤傲不群，渺视生死，如今面上竟会现出恐惧之色，其中必定义有原因。

他越想越是觉得奇怪，当下缓缓道：“难怪那怪人知道九子鬼母的姓名，原来他竟与令师的妹子有交……”

语锋忽然一转，接道：“闻道令师本有姐妹三人，昔年俱是天香国色，并肩走动江湖，后来却不知为何失散了？”

艾天蝠“哼”了一声，也不答话。

铁中棠想他必定知道其中隐秘，试探着又道：“江湖传言，阴氏三姐妹之中，以三妹最美，也是最毒……”

语声未了，突听一个娇柔的女子声音轻轻笑道：“多谢你的夸奖，但我却有些不敢当哩！”

这语声之娇柔甜美，连铁中棠这样钢铁般心肠之人，听了都不禁为之心

施摇摇，难以自立。

但转目四望，四下哪有人影，这语声竟不知自哪里发出来的，铁中棠心头大骇，艾天蝠更是容颜惨变。

两人双拳紧握，不敢作声，死一般的静寂中，忽听那妆台的小小木柜里，发出一连串轻微的骨节声响。

接着，柜门缓缓而开，里面缓缓伸出一只手掌，晶莹柔嫩，肤光致致，纤细手指，远胜春葱。

铁中棠从未想到世上竟有如此美丽的手掌，更未想到这小小木柜里会钻出个人来，一时间当真骇得呆了。

那柜门越开越大，柜中笑声盈盈，荡人心魄。

忽然间，艾天蝠大喝一声，唆的窜到铁中棠面前，挡住他的视线，颤声道：“快转回头去，不能看她！”

铁中棠听他语声中满充惊骇惶急之意，亦是自己从来未见，不禁呆了一呆，方待转过身子。

柜中又自娇笑道：“好侄儿，你莫怕，小婶子早已将脸蒙住了，要他瞧瞧，也没有关系。”

语声之中，柜中传来一阵浓郁的媚香。

接着，铁中棠顿觉眼前一花，室中已多了个身材修长、体态婀娜、身穿轻红罗衫的宫髻美人。

她面上也蒙着轻红罗纱，隐约间露出面容轮廓，当真是美得惊人，宛如烟笼芍药，雾里看花。

那层轻纱，使得她绝美的面容更添了几分神秘的魅力，令人不由自主想掀起轻纱看看她究竟美到何种程度。

铁中棠目光不可抗拒的被她吸引住，心中却大骇忖道：“这木柜如此窄小，便是幼童也难容身，但她却能藏在其中，这缩骨之术，是何等功力！”目光凝注，不觉瞧得痴了，艾天蝠木立当地，却动也未动。

那罗衣美妇娇笑不绝，眼波隔纱，瞟了铁中棠一眼，突然扳过艾天蝠的身子，娇笑道：“许久不见了，你好吗？”

艾天蝠虽然极力控制，但指尖似已微微颤抖起来。

罗衣美妇眼波四转，笑道：“那蠢物已走了吧，他见我掘了条地道，只当我已自地道中走了，哪知我却偏偏留在这里，要他猜也猜不到，找也找不着，喂，你说我这小婶子做事可还聪明吗？”

铁中棠暗地心惊：“好个好姣的女子！”

他知道她便是阴嫔，却未想到鬼母之妹看来竟是如此年轻。

艾天蝠仍然木立未动，额上却已泌出了汗珠。

阴嫔自袖中取出一方罗帕，在他头上轻拭了一下，又伸手在他颊上拧了一下，娇笑道：“傻孩子，呆了么？怎么不叫婶子呀？”

艾天蝠不言不动，也不反抗，当真像是呆了一般。

铁中棠看得满心惊奇，忽见阴嫔转首对他一笑，道：“喂，请你替我把那张床扶扶正好么？”

她轻笑柔语间，又是甜笑，又是柔媚，叫人不忍拒绝于她，铁中棠竟真的代她将那牙床移上土堆。

阴嫔娇笑道：“乖孩子……”放开艾天蝠，在床上坐下。

她莲步婀娜，曼妙多姿，一举一动都充满了魅力，铁中棠忍不住望着她，

忽听她笑道：“傻孩子，看什么？”
　　铁中棠面颊一红，转过头去。
　　阴嫔笑道：“你可要我掀开面纱让你看看么？”
　　铁中棠方自忍不住要说好，突听艾天蝠大喝道：“看不得的！”喝声嘶哑，面色更是可怖。
　　阴嫔咯咯笑道：“哦，我还忘了告诉你，凡是看过我面容的男人，我都要将他眼睛弄瞎，好教他脑子里永远保留着我的印象，但我却绝对让他瞎得舒舒服服，毫无痛苦，你说我的良心好么？”
　　她娓娓道来，宛如在叙述一件最温柔美丽之事似的，又像是在向情人询问心意一般。
　　铁中棠只觉一股寒意自心底升起，霎眼满布全身。
　　阴嫔莹莹的纤指，轻轻抚弄着纱角，媚笑道：“你要看么？能看看我的容貌，纵然瞎了，也是值得的。”
　　那柔媚的甜美，那朦胧的容貌，那媚人的香气，竟真的教人宁愿变成瞎子也忍不住要瞧上一眼。
　　铁中棠掌心捏满了冷汗，阴嫔纤指微扬，掀起了半角轻纱，将那有如莹玉雕成般毫无暇疵的下领，微微露出了一些。
　　艾天蝠满头冷汗，他虽然双目皆盲，但此刻的情况却宛如眼见，只因他自己也经历过这一段。
　　他脑海中又忆起了许多年前的往事……
　　那是个软绵绵的春夜，一个身穿轻纱的绝美少妇婀娜的走向一个少年，她面笼轻纱，媚笑道：“你看不看？”
　　那少年掌心俱是冷汗，终于颤抖着点了点头，于是他便看到了一张水生也难忘却的面容。
　　他此后便永远看不到任何东西了！
　　此刻，莫非是历史重演？
　　他知道阴嫔正一步步侈向铁中棠，那魅力更是令人不可抗拒。
　　突听铁中棠冷冷道：“你若是再年轻二、三十年，我便要看了，只可惜你已是个老太婆，纵然驻颜有术，但想起来却教人恶心！”
　　阴嫔身子一震，笑容突然顿住，这次轮到她呆住了！她做梦也未想到这少年竟有如此冷漠的心肠和尖锐的言词。
　　艾天蝠忍不住伸手一拭额上汗珠，暗叹忖道：“这少年心肠当真是铁石铸成的，否则怎么能抗拒得了！”
　　只有经过此事的人，才知道阴嫔的魅力是多么不可抗拒，才知道那隔着轻纱的眼波带着多少神秘的魔力。
　　阴嫔更已失措，她那神秘的媚力，正有如她的护身甲胄，而此刻却被铁中棠刀一般的冷漠与轻蔑一刀贯穿。
　　她越是慌乱，铁中棠越是冷静，冷笑道：“年华如逝水，永远不可挽回，你以后再也无法迷惑别人了，知道么？”
　　阴嫔倒退数步，坐到床边。
　　铁中棠道：“你还是走吧，走得越远越好，不但这里已无你容身之处，这整个世上也无你容身之处了！”
　　艾天蝠忍不住暗中喝采，多年怨毒，仿佛都已发泄。
　　没有一个曾被阴嫔弄瞎了的人能向她报复，只因他们都是自愿的，而铁

中棠此刻却代这些人出了冤气！

哪知阴嫔突又娇笑起来，道：“好孩子，说得好，居然有人用恶心两字骂我，真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事！”

铁中棠道：“以后用此两字骂你的，只怕就要多了！”

阴嫔道：“哎哟，想不到我姐姐竟收了个这么好的徒弟！”

艾天蝠忽然冷冷道：“此人乃是大旗门下！”

阴嫔面然竟似也变了，喃喃道：“大旗门……大旗门……嘿嘿，只可惜大旗门子弟俱是有父无母之人！”

铁中棠只觉耳畔嗡然作响，身子如被雷震，一股热血直涌上来，颤声道：“你……你说什么？”

阴嫔笑道：“我说的什么，你早已听得清清楚楚了，是么？”身子笑得微微颤动，有如花枝摇曳。

铁中棠再也无法保持冷笑，但他越是失态，阴嫔便笑得越是迷人，铁中棠嘶声喝道：“你若再胡言乱语……”

阴嫔咯咯笑道：“你若是有母亲，可知道你母亲在哪里？”

铁中棠身子摇了两摇，仆的跌坐在椅上。

原来大旗门卧薪尝胆，一心复仇，生恐母爱太过慈熙，门中子弟，一生下来便离开母亲怀抱，能行路时便立刻要接受最严格的武功训练，从不知母爱为何物，更不知母亲在何处。

是以大旗子弟，人人虽都有着铁一般坚硬心肠，钢一般倔强脾气，却最怕别人在自己面前提起母亲两字。

阴嫔故意轻叹一声，带笑道：“羔羊乳燕，俱知母恩，但大旗子弟却连母亲在哪里都不知道，岂非连禽兽都不……”

铁中棠厉喝一声：“住口！”

阴嫔娇笑道：“呀，真对不起，我随口说说，却不想伤了你的心。”

铁中棠厉声道：“大旗门中之事，你怎会知道？”

阴嫔笑道：“你若要问我怎会知道，不如回去问问你的……”忽听外面响起一阵阵急遽拍门之声。

一个清脆女子口音喘息着道：“屋里可有人么，可不可以让难女进来躲躲？”语声惶急，听在铁中棠耳里却甚是熟悉。

他心头一惊，却拿不定主意是该先听完阴嫔的话再出去，还是先出去再来听她要说的话。

哪知阴嫔微微一笑，便不再往下说了。

铁中棠心思紊乱，嗖的窜出房外，阴嫔在身后轻轻笑道：“这小子轻功倒不错嘛！”

举目望去，一个女子怀抱一人当门而立，正回首望着来路，满面俱是忧伤惶急之色，正是温黛黛与云铮。

第一六章　咫尺天涯

一

温黛黛回过头，瞧见出来应门之人竟是铁中棠，也吃了一惊，脱口道：“你……你怎会在这里？”

铁中棠道：“你怎会来的？”

温黛黛也不答话，一脚跨了进来，放下云铮，回身紧紧关上了门，长长松了口气，身子软软的倒了下去。

铁中棠伸手扶住了她，皱眉道：“你怎么了？”

虽是短短四字，而且说得冷冷冰冰，但语句中却显然有种关切之情不可掩饰的流露出来。

温黛黛满足的倚在他臂上，心里只觉甜甜的，忽然瞧见地上的云铮，身子一挺站了起来，垂首道：“我还好！”

铁中棠见她神情与往日大不相同，再瞧了瞧地上的云铮，心里便也明白，她对云铮已生情感，展颜笑道：“你很好。”

温黛黛道：“但情况却不好得很，黑星天、司徒笑等人已寻着我了，幸而我还机警，否则此刻便己落入他们之手。”

铁中棠见她进来神色，便知已有危变，却不料是如此危急，当下沉声道：“他几人怎会知道你藏身之地？”

温黛黛道：“沈杏白带来的。”

铁中棠大奇道：“但沈杏自己背叛黑星天，他怎会……”

心念一转，立时恍然，冷笑道：“是了，沈杏白虽然叛师，但黑星天见他那般奸狡，正是自己得力臂膀，怎会处罪于他，说不定反而对他更加喜爱，此番这师徒两人，正好同恶共济，狼狈为奸了。”

温黛黛道：“我瞧见他们来了，立刻抱起他……云铮，亡命飞逃，情急之下，也未择路途，竟逃入了这条绝路，心里正在发慌，瞧见这小小少林寺，病急乱投医，便投奔了过来，哪知道遇到了你。”放心的叹了口气，抱起云铮，仿佛只要有铁中棠在，什么事便都可解决似的。

铁中棠暗叹忖道：“她见着司徒笑等人，本不必如此惶急，此番必是为了云铮的性命……”忽然大声道：“你瞧见他们了么？”

温黛黛道：“瞧得清清楚楚，绝不会错的！”

铁中棠变色道：“你瞧见他们，他们本是为了寻你而去，怎会瞧不见你，以司徒笑那等角色，怎会让你逃走？”

温黛黛呆了一呆，亦自变色道：“这……这……”

铁中棠冷笑道：“司徒笑行事，一向专喜放长线钓大鱼，他让你逃走，只是要尾缀着你，看你投奔何处。”

温黛黛身子一震，道：“你……你能确定？”

铁中棠道：“自能确定，此刻他们只怕己来了！”

他委实有铁般的心肠，过人的机智，方才虽是那般心伤紊乱，但此刻事变一生，便立刻冷静下来。

突听艾天蝠冷冷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来了，我们挡住！”

温黛黛见他在此，又吃了一惊。

铁中棠听了这番言语，心下大是感激，赶过去一握他手掌，两人也不再

多话，但昔日的误会恩怨，便在这一握之下完全冰释。
　　温黛黛见了，更惊得怔了半晌，方自会过意来，不禁暗叹忖道：“这些英雄男儿的心胸，当真非他人能及。”
　　当下铁中棠便要温黛黛将云铮抱入里间床上。
　　阴嫔轻笑道：“哎哟，这是谁的床，你们也不问问么？”
　　铁中棠冷笑道：“我四弟若是知道此乃你睡过的床，只怕他宁愿睡在刀山上也不愿睡此床……”
　　阴嫔柔声笑道：“那么……外面有刀，为什么不让他睡在刀上呢？”
　　铁中棠怔了一怔，还未答话，温黛黛却已柔声笑道：“好姐姐，这床你反正是不睡，就可怜他受了伤，让他睡吧！”
　　阴嫔上上下下瞧了她几眼，娇笑道：“唷，好甜的人儿，好甜的嘴，瞧在你面上，就让他睡吧！”
　　铁中棠暗笑忖道：“这两人的脾气，倒有几分相似，若是两人斗上一斗，倒也是棋逢敌手。”
　　阴嫔望着温黛黛百般伺候云铮，摇首笑道：“这人既是他的师弟，想必也是大旗门下的子弟了？”
　　温黛黛笑道：“姐姐你真聪明，一猜就猜对了！”
　　阴嫔笑道：“小妹子，姐姐真要劝劝你，大旗子弟，全是没良心的人，你此刻对他这么好，他以后未必对你好的。”
　　温黛黛呆了一呆，瞬即娇笑道：“听姐姐这样说来，难道姐姐以前也上过大旗子弟的当么？”
　　阴嫔道：“这……这……”
　　温黛黛笑道：“姐姐若是上过当，妹子也不敢不上当了！”
　　阴嫔笑道：“小丫头，好利的嘴，姐姐倒服你了！”
　　话声未了，突听外面又是一阵拍门之声传来。
　　别人还来说话，艾天蝠道：“我去应门！”嗖的窜了出去，温黛黛与铁中棠面面相觑，心房却不禁跳动加剧。
　　艾天蝠沉声道：“什么人？”“呀”的开了柴扉。
　　一个少年男子口音道：“家师令在下送上此物……”
　　艾天蝠沉声道：“你知道这里住的是谁，怎敢胡乱送来？”
　　少年口音道：“家师吩咐，令弟子送来，弟子便送来了，这里主人若是不要，方才进来的那位姑娘想必是要的。”
　　温黛黛瞧了瞧铁中棠，叹道：“你果然猜对了。”
　　阴嫔笑道：“有人送东西来，为何不要，拿过来吧！”
　　少年口音道：“请，弟子在此恭候回话。”
　　艾天蝠“哼”了一声，飞身而入，手里却多了只紫檀木匣，铁中棠方待伸手，阴嫔却已抢先接了过去。
　　铁中棠见她出手之快，当真快如闪电，心头也不禁暗惊，她启开木匣，娇笑道：“若是好东西，我就……”
　　忽然娇呼一声，瞬又娇笑道：“哎唷，这种东西我可不要，你拿去吧！”随下一抛，将木匣直掷过来。
　　铁中棠只当她要考较自己功力，哪知木匣却轻飘飘落入他手中，宛如她手掌轻轻递过来一般。
　　但她此刻笑声之中，却似乎带着些幸灾乐祸之意。

铁中棠皱眉暗忖道：“这匣中不知装的是什么，想必不是什么好东西，否则她怎会如此得意！”

缓缓推开匣盖一看，这装饰得极为华丽的紫檀木匣之中放的竟是一颗白发苍苍的人头！

铁中棠不用再看第二眼，便知道这人头是潘乘风的。

潘乘风化装成那老人模样冒充铁中棠，与黑、白双星、司徒笑同时走了，此刻却被人将人头送回，显然他行踪已被别人发现，温黛黛见了人头，不禁惊呼一声，也隐约猜出这件事了。

铁中棠一惊之下，立刻镇定思绪，暗暗忖道：“沈杏白被我惊走，奔逃之际遇着黑、白等人，他大惊之下，哪知黑星天却竟将他收容，他更叙出遇见温黛黛与我之事，那时这假冒铁中棠的潘乘风正好也在，司徒笑便将他杀死，再去追捕温黛黛，他不知温黛黛已与我失去连络，只当温黛黛必来投奔于我，是以故意放走温黛黛，却在暗中尾随而来，哪知温黛黛却真的误打误撞的来到这里，遇到了我！唉，一切事阴错阳差，却被他们误打正着，将我寻到了！”

这些事虽然错综复杂，但铁中棠转念便已想通。

他微一沉吟，便飞身而出。

艾天蝠寸步不离，跟在他身后。

此时门外突然站着一人，长衫飘飘，面带笑容，正是沈杏白！

他见到铁中棠，立刻哈哈一笑，道：“想不到司徒大叔果然神机妙算，兄台竟果真在这里，家师的礼物，兄台收到了？”

铁中棠冷笑道：“你居然敢来，不怕我先宰了你么？”

沈杏白笑道：“除了方才那礼物外，家师还有件更贵重的礼物要送给兄台，兄台杀了我，礼物便收不到了！”

铁中棠变色道：“什么礼物？”

沈杏白狡笑道：“礼物即将送到，小弟此刻却要先行告退，但礼物未到之前，兄台却是万万走不得的。”

铁中棠冷笑道：“我若高兴起来，随时都可走的。”

沈杏白躬身笑道：“兄台不妨试试。”抱拳一揖，倒退三步，突然撮口长哨一声，哨声尖锐，直上霄汉。

此时，四山回应未绝，茅屋前后左右突然响起了大笑之声，齐声道：“铁中棠真的在这里么，好极好极！”

数人同时张口同时闭口，显然早已约走，以哨声为号。

铁中棠听那笑声俱都是中气充足，连绵不绝，内功俱己到了上乘火候，心头不禁一惊，不料司徒笑已约了帮手。

阴嫔见他垂首走了进来，格格一笑，道：“想不到来的都是高手，这些人围住你们，你们只怕走不掉了！”

铁中棠面色铁青，却忍不住侧目瞧了云铮一眼。

阴嫔娇笑道：“不错，以你的武功机智，大约还可逃得出去，但是你这位宝贝弟弟，嘿嘿，只怕惨了！”

铁中棠长长叹息一声，抱拳向温黛黛道：“四弟伤势急待救治，此山前之少林寺，乃是天下武林正宗，又是慈悲为怀之出家人，姑娘若是将他送去少林寺，那少林高僧想必绝不会袖手不理。”

温黛黛道：“但……但我们怎么走得出去呢？”

铁中棠道：“此屋虽已被围，但……”

阴嫔忽然截口笑道：“但你若真的有种，就莫用我地道！”

铁中棠被她一语说出心事，不禁呆了呆。

温黛黛娇笑道：“好姐姐……”

阴嫔笑道：“好妹子，你莫怕，只要跟着姐姐，姐姐我负责你从大门堂堂正正的走出去，不用钻狗洞。”

温黛黛道：“真的么？”

阴嫔笑道：“谁骗你，我已经送出信去，少时便有人来接我了，那接我的人呀，嘿嘿，谁也不敢惹他！”

温黛黛道：“但是他……”

阴嫔笑道：“人家大英雄兄弟的事，我可管不着。”

温黛黛道：“那么我也不走了。”

阴嫔笑道：“好妹子，不是我不让你走地道，只因这地道只能爬着出去，你怎能带着你那病人走，我方才不过是故意气气他的！”

铁中棠心中虽然恼怒，却也知道她说的不错。

哪知温黛黛却笑道：“好姐姐，我若是能带着他走又如何？”

阴嫔娇笑道：“我被你几声好姐姐叫得心都软了，你若能走就走吧，但那大英雄若是要走，我却要叫了，好教别人堵住出路！”

温黛黛道：“谢谢你……”

转身面对铁中棠，缓缓道：“我引来了敌人，自己却要走了，实在对不起你，但为了他……”

铁中棠道：“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温黛黛抬头瞧了他两眼，那种目光的言意，当真说也说不出。

良久良久，她终于说了声：“你多珍重。”抱起云铮，将一床棉被卷起他身子，倒退着缩入地道，然后才将云铮缓缓拖了进去。

阴嫔从未想到她真能走出去，看得呆了一呆，苦笑道：“好个痴心的女子，想个到我这地道却救了个大旗弟子。”

忽然挥了挥手，道：“算了，你要走，也就走吧！”

铁中棠呆了一呆，诧声道：“你……你……”

阴嫔笑道：“你莫吃惊，我这人虽狠毒，但对大旗子弟，总是……唉，回去见着云九霄，代我问他好。”

铁中棠越来越是惊咤，暗奇忖道：“她难道和我云叔父也有什么……什么渊源不成？”

但他再问时，阴嫔已倒在床上，再也不肯说话了。

铁中棠木立半晌，艾天蝠道：“你为何不走？”

阴嫔闭着眼睛，懒懒笑道：“我自有去处，不用你管。”

艾天蝠沉声道：“今天承你相救之情，你我恩怨一笔勾消。”

阴嫔忽然张开眼睛，大笑道：“你居然也肯钻地道，我倒未想到，看来我费了三个月功夫掘了这条地道，总算不冤枉。”

艾天蝠冷冷道：“我若不走，铁中棠必不肯走的，他此生尚有许多重任，我何苦害他不走！”

铁中棠心中更是感激，他本有倔强好胜之意，听了这番说话，只有长叹道：“艾兄，走吧！”

艾大蝠道：“你当先，我断后。”

阴嫔忽又笑道：“ 少时那人送来的第二件礼物，你不看了么？ ”

铁中棠木立半晌，想到自己所肩负之重任，长叹道：“ 不看也罢！ ”身子一缩，缓缓钻入了地道之中。

刹那间，突听外面大笑道：“ 铁兄，礼物送到了，铁兄纵是天纵奇才，见了礼物只怕也要大吃一惊了。 ”

铁中棠心头一动，顿住身形。

艾天蝠沉声道：“ 无论那礼物是什么，都莫要看了，走吧！ ”

铁中棠叹息一声，又自缓缓钻入了半个身子。

外面笑声又起，道：“ 弟兄们，莫再围住茅屋了，过来见见高人，铁兄见了这礼物，你我便是请他走他也不会走的。 ”

铁中棠心头又是一动，突然嗖的窜出地道，苦笑道：“ 小弟只去看一眼，艾兄请先走吧，小弟随后就到！ ”

语声未了，他已冲了出去。

艾天蝠黯然一叹，却听阴嫔也在叹息道：“ 他此番不走，只怕是走不了啦！ ”言下竟也颇有惋惜之意。

艾天蝠突然动容道：“ 我与你相识三十年，为你双目皆盲，为你投入鬼母门下，但今日才知道你原来也是有人心的。 ”

阴嫔默然半晌，瞬又格格笑道：“ 有是有，但却少得很。 ”

艾天蝠道：“ 不管是多是少，你总不该沾辱别人名声。 ”

阴嫔道：“ 唷，我沾辱谁的名声了，你自愿瞎眼也要……也要看我，我见你瞎了可怜，才将你送到大姐那里去，因为她也遇着了伤心事，自老容颜，而且发誓只收天下残废孤伶之人为徒。 ”

艾天蝠面上渐渐泛起悲愤之色，大喝道：“ 住口！ ”

阴嫔冷笑道：“ 这是你要重提旧事，怪谁呀！ ”

艾天蝠叹了口气，道：“ 我说的不是此事，我只问你，你虽救了那大旗弟子的性命，为何又要沾辱他师长的清名？ ”

阴嫔冷冷笑道：“ 和我认识，便是有污清名了么？那么，江湖上清名已被我污了的人，可真是太多了！ ”

艾天蝠怒道：“ 但三十年来，你的事我有哪件不知道，直至十年前你被少林八大高僧所困，突然失踪，这十年我才没有你的消息，你几时与大旗门的前辈师长有过往来，你何苦要在铁中棠面前故意那般说话，哼哼，想来你只是要人家师徒互相猜疑，你却在旁看热闹。 ”

阴嫔缓缓道：“ 不错，十年前我听得少林门规清严，却偏偏去勾引了个少林弟子，哪知被少林寺的八个和尚将我捉回少林寺，要将我在少林师祖前正法，哼哼，那时天下竟没有一个人来救我。 ”

艾天蝠冷笑道：“ 你若是死了，只怕连收尸的都没有，连你的亲生姐妹都恨你入骨，还会有谁来救你！ ”

阴嫔格格大笑道：“ 但我还是死不了，自然有人不惜被少林逐出门墙也要和我厮守在一起，他在祖师爷前自己承认不是我勾引他，而是他勾引我的，那些和尚也将我无可奈何，只得将我放了，也将他逐出少林，那时我已不能动弹，只有随他走了。 ”

艾天蝠怒道：“ 那人便将你救来此地，是么？ ”

阴嫔笑道：“ 不错，但他虽救了我，却将我像囚犯般关住，我怎么受得了，直到近年他防范松了，我才设法掘了地道。 ”

艾天蝠恨声道："他只是怕你再出去害人，才将你关起，但他也陪着你，他若非爱你已极，又怎会如此。"

阴嫔娇笑道："不错，他爱我，你吃醋么？"

艾天蝠怒道："这件事我都不管，我只问你大旗门与你……"

阴嫔面色一沉，冷冷道："大旗门与我的事，你也管不春，但我告诉你，那句话并非是我胡乱说出口的！"

艾天蝠怔了一怔，道："莫非你真与大旗门……"

阴嫔冷笑道："你莫要问了，有些事，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你的突听门外响起了铁中棠的一声惊呼。

二

原来铁中棠飞身出房，推门而出，十丈外人影幢幢，有八九人之多，此刻时近黄昏，细雨漾漾，也看不清这些人面容，只见到司徒笑推众而出，摇摇摆摆的走了过来，仿佛心头甚是得意，见到铁中棠，当头一揖，笑道："多日未见铁兄，小弟心头委实想念得很。"

铁中棠知道此人自命计谋第一，最喜装模作样，心里忍住了气，亦自抱拳道："小弟也一直想寻司徒兄道谢！"

司徒笑呆了一呆强笑道："道谢什么？"

铁中棠笑道："潘乘风那厮，奸淫好色，小弟一直便想将他除去，哪知司徒兄竟代小弟作了。"

司徒笑道："哦哦，哦哦……哈哈哈哈！"

铁中棠见他笑得奇怪，心中虽诧异，但偏偏忍住不问，故意大笑道："何况兄台还要再送重礼，小弟更是不安了。"

司徒笑道："好说好说。"

铁中棠笑道："礼物在哪里，小弟收下后，就要走了。"

他故意说得轻描淡写，生像说走便立刻能走似的。

司徒笑道："待小弟先为兄台引见几位朋友再说。"转身大笑道："兄台们请过来见见高人！"

那边一堆人影，果然应声走了过来，除了意得志满、沾沾自喜的黑、白双星外，还有五人之多。

这丘人一个高大威猛，顾盼自雄，一个桔瘦短小，背后斜插看两柄钢刀，一个长衫飘飘，正是沈杏白。

还有两人，却是一男一女，男的身材奇高奇瘦，头上还戴着高冠，站在众人之间，有如鹤立鸡群一般。

那女子却是体态丰腴，娇小玲珑，站在那高冠男子身侧，恰恰只到他胸口，虽在众目睽睽之下，但两人却仍然拥抱在一起，一高一矮，一肥一瘦，别人看来，神情甚是滑稽，但他们自己，却自得其乐。

司徒笑抱拳笑道："黑白两位，铁兄想必是认得的了。"

铁中棠笑道："只怕黑兄却是首次见到小弟！"

黑星天果然是第一次见到他真面目，他目如朗星，双眉斜飞，面色微带黝黑，第一眼看去，虽不似美男子，但只要你多看一眼，便不知不觉要被他吸引，当下不禁暗叹忖道："果然是条好男儿，难怪有那么多女子对他那般倾心。"微一抱拳，冷冷道："虽未见面，却已久仰大名了。"

司徒笑手掌引向那高大之人，笑道：“这位兄台，便是敝镖局中第一位镖师，江湖人称金刚韦驮骆不群。”

那骆不群大喇喇点了点头，道：“承教。”

铁中棠虽也知道此人在镖业中甚著威名，但见他神情，却觉有气，哈哈笑道：“果然和庙里泥塑韦驮有些相似！”

骆不群面色一变，司徒笑却已指道：“这位‘满地飞花，彭康彭大侠，乃是江湖中地趟刀的第一名家。”

那背插双刀的短小汉子抱拳笑道：“不敢当。”

铁中棠见他倒还和气，便也笑道久仰，心头却已有些吃惊，这彭康的地趟刀法，他也已闻名久矣。

司徒笑干咳一声，神情似乎变得慎重起来，道：“这两位便是钱大河、孙小娇贤伉俪了。”

铁中棠见这两人，不但神情有趣，姓名也有趣得很，不觉露齿一笑，抱拳道：“幸会幸会。”

那高冠男子面色一沉，手腕立刻抓起腰畔剑柄，那娇小女子笑道：“小钱，他不认得咱们，莫怪她无礼。”

偷偷向铁中棠飞了个媚服，司徒笑已大声道：“钱兄伉俪真名，铁兄或许还不知道，但黄冠剑客与碧月剑客的大名，铁兄总该听说过吧？”江湖中彩虹群剑之声名如日方中，铁中棠确是听人说过的，也知道这黄冠剑客剑法迅急，素有河朔第一快剑之称。

他上上下下瞧了他们两眼，微微笑道：“在下只听得紫心剑客剑法超群，这两位大名却是第一次听人说起。”

铁大河双眉一扬，冷冷笑道：“我听存孝说江湖中近日又出了柄快剑，哪知却是个乳臭未干的浑小子！”

铁中棠笑道：“彼此彼此！”

钱大河怒道：“来来，拔出剑来，待我教训教训你！”

手掌振处，“呛啷”一声，长剑出鞘一半。孙小娇却又挽住他臂膀，笑道：“小钱，急什么！”

司徒笑大笑道：“正是正是，好歹也等铁兄看过礼物再说！”

钱大河冷笑道：“他若看过，只怕再也无法动手了！”

铁中棠暗中又一惊，口中却大笑道：“在下虽然只会几手三脚猫的把式，但阁下要动手，在下随时可奉陪的。”

司徒笑微一挥手，沈杏白转身奔出。

钱大河沉声道：“司徒兄，小弟今日只是为了领教这厮的快剑而来，司徒兄好歹也要留下他与兄弟比划比划！”

司徒笑道：“自然自然！”

那金刚韦驮大声道：“但钱兄却莫要伤他性命，骆某也要和他比划比划！”此人声如洪钟，果然与其身材甚是相配。

司徒笑道：“各位今日只管与铁兄以武相会，小弟和他的事……”嘿嘿，却是用不着动手的。”

黑星天大笑道：“但各位却也得留下他性命才行！”

铁中棠听得满心怒火，但面上却不动声色，哈哈笑道：“各位不必担心，在下三五年之内还死不了的。”

笑声来了，沈杏自己率领着几条黑衣大汉推着辆奇形怪状的车子吆喝着

奔了过来。
　　这车子四四方方，长宽俱有两丈左右，宛如个巨大的箱子，只是在角下配了四支车轮的模样。
　　铁中棠也猜不到司徒笑究竟在弄什么玄虚，却知此人凶险犴狡，犹喜故作惊人之事，这箱子里必定有些古怪。
　　司徒笑左顾右盼，神情更是得意，哈哈笑道：“小弟也别无礼物可赠，只是制作了架三节云梯，要给兄台观赏观赏。”
　　铁中棠笑道：“想不到司徒兄还会木匠的手艺。”
　　司徒笑嘻的一笑，也不答话，挥手道：“架起来。”
　　沈杏白笑应道：“遵命！”
　　转身走到车后，那里竟有个后盘，他吱吱的转动起后盘，车顶突然开了。
　　一架三丈高的云梯缓缓自车子里架了起来，云梯顶端包着块一丈长短的油布，油布里却不知包的是什么。
　　司徒笑道：“偏劳那位兄台去将那块油布掀开！”
　　满地飞花彭康笑道：“好戏即将登台，待小弟先去揭幕！”
　　司徒笑抚掌道：“彭兄出马，再好不过！”
　　铁中棠久闻这满地飞花轻功高绝，是个夜走千家的独行盗，此刻正想看看此人的轻功，更想看看油布包着何物。
　　当下凝目望去，彭康笑吟吟的一整衣衫，抱拳道：“献丑了！”转身之间，也不见有何动作，便已上了车顶。
　　众人只当他必定要施展一鹤冲天之类的轻功身法，哪知他双手垂落，竟一步一步走了上去。
　　这云梯笔直矗立，毫无坡度，一跃而上，倒还轻易。
　　此刻他手不扶，腰不曲，一级级走将上去，实是困难已极，下盘功夫若不练至巅峰，早已一个跟斗跌落下来。
　　众人不禁大喝起采来，铁中棠也不禁心头暗赞，想到今日自己竟有这许多强敌环伺，又不禁暗暗心惊。
　　转念间彭康手掌己抓着那方油布下端，口中笑道：“瞧着！”突然一个跟斗连人带油布一起落了下来。
　　这云梯高有三丈出头，再加上那车离地五丈左右。此刻他似是翻身跌落，众人方自一惊，彭康却已笑吟吟的站到地上，不带半点声息，原来他又卖弄了一手绝顶轻功。
　　铁中棠目光不由自主随着他身形而下，这才抬头望去，目光到处，他再是冷静，也忍不住惊呼出声来。
　　原来云梯顶端竟缚着一人，满身白衣，已经泥污，髻发蓬乱，低垂着头，也不知是生是死？
　　虽在细雨如雾中，但铁中棠也瞧得清清楚楚，此人竟是水灵光！
　　他心头如被雷殛，轰然一震，一股热血，直冲头上。
　　他表面对水灵光虽是冷淡疏远，其实心头却是一团火热，他看来虽然轻轻易易便让水灵光离开了自己，其实长日凝思，深宵梦回，却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她的模样，否则又怎会为了要解水灵光之围，自己投水而死。
　　而此刻他终于见着水灵光了，却又是这般光景，当下急怒攻心，血冲头顶，大喝一声，便待扑上。
　　司徒笑道：“你若是胡乱妄动，她就没命了！”他虽未出手阻拦，但这

两句话，却当真比什么招式都具威力。
铁中棠身子一震，倒退三步，手足俱都冰凉，全身却失了气力，道："她……她还没有死么？"
司徒笑含笑道："她虽然未死，但我举手之间，便可叫她再也活不成的，你不信只管试试！"
铁中棠转目望去，黑星天、白星武、司徒笑、沈杏白等人，右手俱都缩藏在袖中，想必正是捏着暗器。
这几人都是暗器高手，自己若是妄动，他们便要出手，那时自己纵有三头六臂，却也拦不住这许多人，而水灵光全身被缚，更是难以闪避。
一眼扫过，他已知司徒笑所言非虚，道："她……她怎会落入你手中的？"目中虽未落泪，却已热泪盈眶。
司徒笑哈哈大笑道："这个……你日后自会知道的！"
铁中棠呆了半晌，忽然大声道："好，铁中棠认输了！"
司徒笑阴恻测道："既已认输，便要听话，此后我兄弟无论要你做什么，你都不得违抗！"
铁中棠心如刀绞，知道自己若是答应了他，定必难逃叛师之罪，但自己若不答应，又怎能救得水灵光？
忽听身后一阵风声响动，原来艾天幅听得他惊呼之声，也己赶来，沉声道："什么人落在他们手中了？"
他只能听到他们的对话，却瞧不见云梯上的水灵光。
铁中棠知道他性情刚烈，生怕他轻举妄动，坏了水灵光性命，低低道："此人兄台也不认得的。"
艾天蝠低低道："可要出手？"
铁中棠凄然笑道："要出手时，还求兄台相助。"
司徒笑望着他两人窃窃私语，只觉自己早有胜算在握，微微含笑，也不置理，只是奇怪这两人怎会到了一起。
彭康等人却认得他乃是鬼母首徒，面上已变了颜色。
黄冠剑客突然大喝道："司徒兄，这厮来答话之前，小弟无论如何先要和他斗上一斗，否则他苦降了，就斗不成了！"
司徒笑微微笑道："但兄台切莫……"
钱大河冷笑道："我绝不伤他性命，铁中棠，来吧！"
铁中棠此刻哪有心情和他比斗，叹道："在下……"
饯大河冷笑道："你若不敢动手，我便削下你双耳。"手腕微振，剑光朵朵，刷的一剑削了过来。
铁中棠一闪身，艾天幅冷冷道："你为何不动手？"铁中棠还未答话，突见左面一道匹练般剑光飞来。
那孙小娇笑道："小伙子，剑借给你！"原来这剑光竟是她将长剑脱手掷出，铁中棠只得伸手抄了过来。
他长剑方自到手，钱大河剑势连绵，己又削来七剑，此人剑法果然迅急绝伦，刹那之间，竟已攻出七招。
铁中棠身形闪动，堪堪避闪过这七剑，心中意兴萧萧，哪有心思还招，长叹道："铁某认输就是，你……"
饯大河喝道："若是认输，先跪下叩头！"一句话功夫，剑招丝毫不停，又自攻出七剑之多。

铁中棠本已急怒攻心，此刻忍不住俱都发作，忖道：“好歹先和他拼了！”剑光一展，迎了上去。

一连串密如连珠的“叮叮”声响，他举手之间，便已还了七招，硬生生接了钱大河七招。

众人俱不禁暗惊忖道：“好快的剑！”

钱大河忽然身子一缩倒退数尺，反掌将腰畔剑鞘重重摔到地上，孙小娇却俯身抬起，笑道：“呀，莫摔坏了。”

这四个字方自出口，又是一连串“叮叮”声响，两人又换了数招，要知两人剑法俱是以快见长，点到就收，是以声响不大，但剑风嘶嘶，却是尖锐已极，霎眼之间，十余招又过，铁中棠忖道：“此人剑法招式并不惊人，只是以快见长，我须得也在这快字上胜他！”

一念至此，突然振剑而出，急急攻出十四剑。这十四剑一剑快过一剑，但见剑光缭绕，看得人眼花撩乱。

钱大河不避不闪，挥剑迎上，他心高气傲，也一心想以快胜过对方，铁中棠一剑击来，他便一剑迎去。

两人变招，俱都快如闪电。

又是“叮叮 ”一阵声响，钱大河已接了铁中棠七剑，回了铁中棠八剑，铁中棠最后一剑削来，他挥剑迎上时，却慢了一步,只听“沙”的一声，铁中棠剑身擦着他剑身而过，直取他胸膛。

这种快剑相拼，哪里能有分毫之差，钱大河一剑失手，便再也没有时间闪避，眼见铁中棠长剑便要刺入他胸膛。

哪知就在这刹那之间，铁中棠剑光一阵颤动，突然倒退数尺，手腕一反，噗的一声，将掌中之剑插入地上。

众人眼见钱大河失手，还未来得及惊呼，铁中棠剑已入土，冷笑道：“若是还有人要来比拼，且等说过话再来！”

钱大河木立半晌，俯首望去，却见胸前衣衫破了五道裂口，原来方才铁中棠长剑一颤，便已划出五剑之多。

他心中既是惊骇，又是羞愧，再也抬不起头来。

孙小娇走过去轻轻揽住他腰身，低语道：“小钱，莫伤心，输了算什么，等会我替你出气！”

众人面面相觑，心中都不禁暗骇：“好快的剑！”

司徒笑见得铁中棠如此快剑，想到他即将被自己收服，不禁越想越得意，哈哈笑道：“有什么话，铁兄只管说。”

铁中棠沉声道：“我怎知她此刻是生是死，你若要我答应，须得先让我与她说几句话才是！”

司徒笑道：“这个容易！”

微微使了个眼色，黑星天、白星武、骆不群，齐都退到车旁，严密防守。

要知司徒笑虽然胜算在握，但见到铁中棠之剑法，却仍不敢托大，生怕铁中棠上车救人。

突见司徒笑微一扬手，一道风声直打水灵光。

铁中棠大骇，司徒笑已大笑道：“铁兄莫怕，我这只是解她穴道。”话未说完，水灵光已轻轻呻吟抬起头来。

她竟未想到自己置身如此高处，转眼四望，虽已醒来，却仍如做梦一般，只觉身子冷飕飕的，满是寒意。

铁中棠惊喜悲愤齐集心头，嘶声喝道：“ 二妹…… ”

水灵光一凉垂首，便见到仰首而望的铁中棠，一时间心头也不知是惊是喜，嘶声道：“ 大哥…… ”

两人心头都有千言万语，但互相呼唤一声，便再也说不出话来，两人相隔虽仅咫尺，却有如各在天涯。

艾天幅听得那“ 大哥 ”两字，双眉微微皱了一皱，忽然大喝道：“ 水灵光，是你，谁敢将我师妹如此？ ”

喝声凌厉，众人听了都不禁一惊，防备更严。

水灵光方才眼中只有铁中棠，此刻也被喝声所惊，才瞧见了别人，颤声道：“ 大师兄，你……你也在！ ”

艾大幅喝道：“ 师兄在这里，师妹你莫怕，我来救你。 ”一面分辨情势，便待飞身扑将上去。

突听水灵光道：“ 且慢，我……我己不是你……你师妹了。 ”

艾天幅一怔，怒道：“ 你说什么，你……你想必是糊涂了！ ”要知武林中一日为师，终生为师，将这师徒之礼，看得最重。

此刻水灵光如此说话，岂非有如不认鬼母为师，艾天蝠惊怒之下，但还是护着她，便说她糊涂了。

哪知水灵光却接道：“ 不，你……我没有糊涂，我已……已向鬼母行过最后一礼，说明从此不再是她徒弟了！ ”

艾天蝠听她竟敢直呼师父的名号，便知她所言非虚，当下更是惊怒，戳指喝道：“ 你……你竟敢叛师！ ”

铁中棠惶声喝道：“ 二妹，你……你疯了么！ ”

要知叛师之罪，在武林中当真非同小可，铁中棠听她如此，心里也自急了，忍不住脱口喝骂出来。

水灵光道：“ 不错，我背叛了她，但她已宽恕了我。 ”她先前说话还有些口吃，但此刻却说得音节铿锵，流流利利，显然已有决心。

艾天蝠惊怒道：“ 叛师之罪，师父怎会饶你？ ”

水灵光流泪道：“ 我不信他死了，一心要出来找他，但他若死了，我也要死，所以我……我不愿再做别人徒弟！ ”

她这儿句话虽然说得简简单单，无头无尾，但其中却当真情深如海，也不知包含了多少情意。

铁中棠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暗暗忖道：“ 是了，她为了出来寻找，才会落入司徒笑手中。 ”

艾天蝠木立当地，忖道：“ 是了，她已决心与铁中棠同死，却唯恐自己死后，师父伤心，是以便先断绝师徒之义。 ”

立觉鼻子一酸，连忙厉喝道：“ 无论如何，我也要将你带回去问问师父，别人谁也动不得你。 ”

司徒笑冷笑道：“ 你更动不得！ ”

话未说完，艾天蝠袍袖已直拂他面门。

司徒笑见他袖风如此强劲，那肯硬接，急退三尺。

“ 呼 ”的一声，艾天蝠身形已如蝙蝠般冲天而起，向水灵光发声之处，笔直扑了过去。

黑星天、司徒笑立刻钉住了铁中棠。

白星武、骆不群，嗖的窜起。

艾天蝠身形凌空，只听左右两道掌风击来，双袖飞展，左袖迎向白星武，有袖挥向骆不群。

白星武伸腿一勾，勾住了云梯，身子借势缩回，艾天蝠左袖落空，骆不群却是双掌并出，硬生生接了他一掌。

“砰”的一声，骆不群被他袖中一掌震得直跌下来，但艾天蝠却也不禁被他震得向左一侧。

他身形凌空，无处借力，左面掌风袭来，方自勉强避过，但白星武左足挂在云梯上，身形却可移转自如，一掌落空，一掌又至，艾天蝠拚尽全力，哪知白星武手掌突又缩回，右足急飞而起。

艾天蝠纵是武功高绝，怎奈双目看不到对方竟有落足借力之处，自也想不到对方身子凌空还能如此变招。

水灵光、铁中棠看得清清楚楚，不禁大骇惊呼，但呼声未了，艾天蝠却己被那一足踢起如断线风筝般斜斜飘落。

铁中棠肩头微耸，司徒笑冷冷道：“你不要她的命了？”铁中棠心头一寒，再也施不出气力。

突然间，茅屋中惊鸿般掠出了一条人影，凌空接着了艾天蝠，脚尖沾地，再次腾身，嗖的窜回茅屋中。

众人眼前一花，隐约只看到一条窈窕的红衣人影，这人影便已没入茅屋，身法之快，有如鬼魅，人人俱都大惊失色。

司徒笑暗道：“原来他还有帮手，我再不逼他答话，只怕夜长梦多了！”立刻大喝道：“铁中棠，你决定了么？”

铁中棠黯然道：“你要我怎样？”

司徒笑道：“你先发下重誓，永远听命于我。”

铁中棠道：“然后呢？”

司徒笑忽然阴恻恻的笑道：“除此之外，你还要废去全身武功，但小弟绝对终生锦衣玉食的侍奉着你。”

水灵光惊呼一声，颤声道：“你……你好狠……”

司徒笑大笑道：“我要的只是他的头脑，要他武功作甚？”

他本待将铁中棠留为自己助手，但忽然想起此人武功既高，心机又深，留在身旁，终是大患，倒不如索性将他武功废去，逼着他说出大旗门藏身之处，那时他武功虽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有乖乖的听话了，他越想越是得意，忍不住仰天哈哈大笑起来。

铁中棠只听得手足冰冷，目眦尽裂，嘶声道：“你若想人答应你这些条件，当真是在做梦了。”

黑星天微微笑道：“她为了寻你被捉，你忍心不救她？”

司徒笑大笑道：“铁兄若不救她，小弟无所谓，反正……哈哈小弟近来寂寞得很，正要寻个佳人来解闷。”

铁中棠心头一寒，想到司徒笑的话中之意，身子不觉微微颤抖起来，长叹道：“我若答应了，你是否便放了她？”

司徒笑嘿嘿一笑，道：“这个……”

突听身在高处的水灵光曼声歌道：“男儿本应重情义，情缠绵，梦缠绵，恩义自消竭，若是情义难兼顾，情为先？义为先？”

众人听她唱起歌来，都不觉一怔，彭康等人，虽然武功高绝，但却粗鲁无文，都不禁暗笑忖道：“原来这女子怕死，此刻竟要以情义打动铁中棠，

要他答应。”司徒笑虽然心智灵敏，一时间也难意会。

但铁中棠早知水灵光心念，此刻心头一寒，栗然忖道：“是了，她要我莫只顾了我与她之情，而忘却师恩如山。”

水灵光泪流满面，又自歌道：“人寿百年，镜花水月，红尘繁华，瞬即变迁，缠绵难久远，纵使高处不胜寒，也应胜人间！”

众人虽都不知不觉间已听得痴了，但却更是茫然不解，铁中棠与她心意相通，流泪暗忖：“她这是说人生如梦，不足留恋，也要我莫以她生死为念，她……她竟已抱定必死之心了。”

水灵光见到铁中棠已低垂下头，凄然一笑，接着又歌道：“人间难偿素愿，天上却可相见，豆寇红颜，瞬即白发，纵偿素愿，也不值留恋，郎君切记住，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她歌声越来越是凄切缠绵，在暮色苍茫、风雨凄凄中听来，更是令人回肠荡气，神思如梦。

纵是司徒笑、黑星天等凶狡之入，也不禁早已听得痴了，那凡个推车的黑衣大汉，更早已坐到地上埋首流泪，这些人虽听不懂歌中含意，但听得那凄切的歌声，便不知不觉悲从中来，只觉天地萧索，一无生趣。

铁中棠更是情难自己，独自暗忖道：“她要我莫留恋人间欢乐，到天上再与她相见，她说人间红颜易老，天上却可生生世世，永不离别，但……但她虽与我订下天上之约，我又怎忍在人间将她弃却！”

一时之间，四山仿佛只剩下水灵光那凄切歌声的余韵，别的任何声音都不再听到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听一阵大笑之声，远远传来。

一个清亮的男子口音哈哈大笑道：“唱得好，唱得好，只是歌声唱得虽好，歌意却大大错了，你且听我唱来！”

接着，便有个极为嘹亮的歌声唱道：“人生也有百年，为何不值留恋，须知天上神仙事，总是虚虚幻幻，有谁能眼见？怎比得眼前金樽，被底红颜？但得人生欢乐，神仙也不换！”

歌声嘹亮高亢，上达霄汉，乍听似在耳畔，但仔细听来，却又觉缥缥缈缈，也不知有多远？

众人大惊，放眼四望，四山苍茫，哪有人影，但见孤雁南飞，夜雨谦歇，山巅回音，历久不绝。

司徒笑骇然道：“是谁来了？内力这般惊人！”

语声未落，回雁长天，空濛夜雨中，忽然白练般窜出一点白影，乍见有如乳燕投林一般。

但等到这点白影落到地上，众人才看出是一只遍体自毛、不带丝毫杂色的灵猫，碧目莹莹，亮如明星，踞伏在地上，其威猛娇悍之态，又仿佛猛虎，它似乎在奇怪这空寂的山地，怎会来了这许多外客，碧荧荧的双目四下转动，众人也在奇怪这猫的神情灵异，自也俱都目注着它。

小屋中柴扉里已传出一声娇呼，带笑唤道：“嫔奴，嫔奴！”白猫微一作势，箭一般窜了进去。

众人都猜不出这猫的来历，但铁中棠却已知道它必走便是那阴嫔所养的灵物，再想阴嫔曾说不久会有人要去接她，将前后情形融会推测，铁中棠立刻恍然忖道：“阴嫔掘了地道，自己虽未出去，却令这灵猫出去通知别人，她至今未走，原来是在等那人来接她”

他心中虽满怀心事，此刻也不禁想瞧瞧此人是谁？

众人虽不知此中曲折，却更想看看武林中是谁有那般的内力能唱得出那般雄浑豪放的歌声。

于是，数十道目光不约而同的一起望向歌声来路，只有水灵光粉颈低垂，任何事都改变不了她心中愁苦。

第一七章　履上足如霜

过了半晌，山峰下方传来一阵缥缈的乐声。

乐声清悦流畅，绝无丝毫愁苦之音，月下赏花，樽前对美，人世间种种赏心乐事，都仿佛是这乐声寄意所在。

众人虽然各有心事，但听得如此乐声，亦觉胸怀一畅。

等到乐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时，这夜雨空山，仿佛也变成了明月香花的良辰美景。

这时，乐声中又传来一阵阵嘤咛娇笑，莺声燕语。

六七个锦衣少女，撑着湘妃竹伞，奏着青箫玉笛，一面嘻笑，一面吹奏，飘飘然走了上来。

她们身上穿的是宽敞舒适的短衫，下面未着长裙，只穿着窄窄的锦裤，裤脚齐半胫，裎裸了半段精致莹白的小腿，下面白足如霜，无鞋无袜，却穿着对颜色与衣衫相配的木履，乐声清柔，笑语如莺，人面更有胜花娇，带着种懒散而飘逸的韵致，直让人不得不联想到李白的诗句：“履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

她们中间，是一张形如滑竿抬轿的锦榻，上面有流苏锦盖，显然是为了要蔽掩风雨。

四个同样装束的少女，嘻笑着，悠闲的抬着锦榻，似是未用半分气力，榻上却是位少见的异人。

他穿着件宽大的麻衣，头上无冠，面如满月，乍见仿佛是斜坐在榻上，仔细一看，双足却又都踏着地。

原来那锦榻竟然有名无实，只是个架子，他看来虽似被人抬着，其实却是在自己行走，是以少女们才抬得那么轻松愉快，而他自己，更是满面笑容，有如团团的大腹贾模样，只是额角高阔，双眉斜飞，再加上那双含蕴着精光的凤目，便使他平添许多睿智高华之概。众人虽然都已久闯江湖，见多识广，但瞧见这一行人物，仍不觉看得目定口呆，充满惊异。

柴扉中一声娇笑，道：“你果然来了。”

麻衣客哈哈笑道：“见到夫人灵奴传书，在下怎敢不连夜赶来。”大步走向柴扉，对众人望也未望一眼。

那些轻盈的少女轻笑着跟了过去，此时乐声已停，一个红衣美妇怀抱着那白猫嫔奴，娇笑着走了出来。

麻衣客目不转睛的望着她，忽然长叹道：“想不到三天不见，竟有如隔了十多年一般，看来当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

阴嫔娇笑道：“什么三天，咱们真的已有十多年不见了呀！”

麻衣客抬手揉了揉眼睛，摇头道：“不对不对，若是真有十多年未见，为何你的模样还是丝毫未变呢？”

阴嫔咯咯娇笑道：“你这张嘴呀，死人都要被你说活的。”

两人旁若无人相对大笑，真的像是把别人都当作死人似的。

阴嫔道：“这许多年，你可曾找过我？”

麻衣客道：“找得鞋底也不知磨穿多少双了。”

阴嫔含笑望着他，幽幽道：“既然找过，那么，现在你为什么不问问我，这些年来究竟过得怎么样了？”

麻衣客笑道：“今日既已见到你，我便已心满意足，过去了的事，还问

它作甚，要问的只是以后的事了。”
阴嫔嫣然一笑，道：“我要你来接我，就是要瞧瞧你可曾变了心，你若变心，就不会来迎我了，是么？”
麻衣客道：“我若不来接你，你就不来找我，是么？”
阴嫔嫣然点了点头。麻衣客大笑道：“幸好我还未曾变心。”
阴嫔秋波四转，娇笑道：“你心虽未变，人却变了，昔日你最讲排场，最喜打扮，如今却变的马虎了。”
麻衣客大笑道：“不错，三十岁以前，我不但自己穿得整整齐齐，更要她们打扮得整整齐齐，但三十以后么……”
他目光在少女们身上一转，接着笑道：“我才知道人绝不能作衣衫的奴隶，什么穿得舒服，就穿什么。”
阴嫔眨了眨眼睛，笑道：“这也罢了，我且问你，你这张抬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像只无底船似的。”
麻衣客又自大笑道：“这个更有道理了，试想我坐在榻上，她们在下抬着，口中虽不言，心里自不舒服，她们不舒服，我又有何乐趣，如今这般么……哈哈，我还是可以领略美人抬轿的意趣，她们也觉有趣，自也不会怨我，于是彼此都觉高兴，岂非比那时一人独乐妙得多了。”
这一番言论当真是别人闻所未闻，但却别有哲理。
阴嫔摇头轻轻叹息了一声，又复笑道：“隔了这许多年，你虽然还是喜欢享受，但意境却的确高得多了。”
众人见了这奇人奇行，听到这奇文妙论，实已被此人气概所慑，一时间都几乎忘了自身的处境。
司徒笑更知此人武功深不可测，只望他接了那红衣美妇后，两人快快去吧，免得误了自己之事。
哪知这麻衣客此刻已回过头，目光这才在众人面前打量一遍，见了铁中棠时，又多瞧了两眼。
铁中棠卓立在雨中，满身水湿，心头更是忧虑愁苦，但种种原因，却都掩不住他那种天生的轩昂气概。
那些轻盈少女，见到他那雕塑般的轮廓面容，更不禁暗中指点，附耳轻笑，频频向他抛去多情的秋波。
麻衣客回首道：“这些人可是你的朋友？”
阴嫔银铃般一笑，道：“只有你那些小妹妹看中的少年我认得，你看他可算是第几等人才？”
麻衣客大笑道：“能被这些丫头看中的人，自然是不错的了，只可惜有些愁眉苦脸，气量仿佛狭了些。”
铁中棠望着他淡淡一笑，也不想置答，麻衣客便不再望第二人一眼，忽然飘身掠出了那锦榻，抱拳笑道：“夫人请上轿！”他肩不动，袖不抬，身子便已掠出，轻功之妙，当真其深难测。
阴嫔娇笑道：“哟，这样的轿子，我可不愿坐。”
麻衣客大笑道：“你怎么也变俗了，这样的轿子，平日你还坐不到哩！”
阴嫔皱眉一笑，终于走了过去。
司徒笑只当他们已要走了，不禁暗中松了口气。
哪知麻衣客大袖飘飘，竟转身走到那云梯单架下，仰面笑问道：“高处多风雨，衣单可胜寒？”

水灵光轻叹一声，曼声低吟：“ 高处不胜寒，君子意如何？ ”

麻衣客仰面大笑道：“ 我本怜香惜玉人，可怜高处多风雨，姑娘呀姑娘，你可愿重回人间？ ”

司徒笑忽然大喝道：“ 她不愿下来！ ”

麻衣客笑嘻嘻瞧了他一眼，道：“ 你怎知道？ ”

司徒笑抱拳道：“ 前辈气宇高华，想必非是红尘中人，又何必多管人间闲事，晚辈等就此恭送前辈下山。 ”

麻衣客笑道：“ 这两句恭维话，说的果然不错，教人听来实在受用得很，好，你放下她来，咱们就走了。 ”

司徒笑呆了呆，变色道：“ 前辈为何要放她下来？ ”

麻衣客还未答话，阴嫔己娇笑接口道：“ 你又犯了老毛病了，瞧见漂亮的女孩子，就想带回家去，是么？ ”

麻衣客大笑道：“ 到底只有你是我的知心人，我见了如此才女，怎忍心留她在江湖受苦？自然要带回去的。 ”

这话一说将出来，众人不禁大惊。

司徒笑见他面白无须，身材矮胖，说话带着一团和气，武功偏又深不可测，一时间也不敢将恼怒现于词色，拉了黑星天、白星武等人到一旁窃窃私议，铁中棠本最惊怒，但转念忖道：“ 此人若不出手，灵光今日怎能下云梯，无论如何，也等他先救下灵光后再想办法。 ”

一念至此，抬头向水灵光使了个眼色，水灵光也正在望着他，此刻天色虽黯，但两人目光却如电光火石，一触之下，便已心意相通，阴嫔怀抱着白猫，笑盈盈的望着他两人也不说话，那些轻盈少女一个个低头瞧着自己的如霜白足，看模样竟似有些吃醋了。

司徒笑等人聚首商议了一阵，黄冠、碧月两人，离得远些，并未说话，只有那金刚韦驮骆不群声音最大。

此人身高体壮，站在那里比别人都高了一头，瞧他满面俱是怒容，不住说道：“ 谁怕，谁怕他！ ”

司徒笑轻轻嘘了一声，忽然转首走了回来，向麻衣客道：“ 在下等若不肯放她，前辈又当如何？ ”

麻衣客一直负手含笑，此刻仍然笑道：“ 那就不妙了。 ”

这几个字说得虽仍似轻描淡写，用的气力却已不大相同，但听他一个字一个字说来，中气竟充沛之极。

他语气虽然冲谦带笑，但声音远远传送出去，每个字都震起了山谷回鸣，夜风萧萧中，听来更是令人心惊。

司徒笑等人面色都大变，他六人中倒有三人心计深沉，此刻互相打了个眼色，司徒笑抱拳道：“ 这女子对在下等关系颇为重大，而且还牵连甚众，在下等纵然肯让前辈将她带走，日后别人问将起来，在下等却不好交待。 ”他打了个哈哈，接道：“ 在下等连前辈大名都不知道。 ”

阴嫔忽然截口笑道：“ 好小子，真有你的，你想问出他的姓名后，能惹就惹，不能惹再作打算，是么？ ”

司徒笑故作未闻，目光只是望着麻衣客，麻衣客微微笑道：“ 我若不愿说出姓名，又当如何？ ”

司徒笑陪笑道：“ 那么，就请前辈暂候数日，等在下邀齐同伴，让他们瞧瞧前辈风采，那时前辈再将这女子带去，别人也无话了。 ”他暗道只要今

日能以水灵光要胁住铁中棠，日后便将水灵光送走，又有何妨？

阴嫔咯咯笑道：“ 好个缓兵之计，想约了帮手再打么？ ”

麻衣客亦自指着司徒笑大笑道：“ 想不到中原武林，竟有你这样聪明的人物，我这次出山，倒开了眼了。 ”

司徒笑道：“ 不敢，不知前辈究竟意下如何？ ”

麻衣客笑道：“ 我生平行事，从不强人所难，今日若是硬要将那位姑娘带走，未免也太扫了各位颜面。 ”

铁中棠双眉一皱，司徒笑等人却不禁喜笑颜开，司徒笑抱拳道：“ 前辈当真是通达事理，晚辈钦佩已极。 ”

麻衣客缓缓笑道：“ 所以…… ” 众人一听他还有下文，俱都不再说话，他缓缓又接道：“ 所以，在下今日必定要使各位心甘情愿的将那位姑娘送到在下手里…… ” 话未说完，司徒笑等人又变了颜色，阴嫔笑得有如花枝招展，黑、白双星对望了一眼，白星武悄悄伸出手掌，在骆不群身上一拍。

他两人知道今日之事，定己无法善了，但自己又不敢妄动，便先鼓动这金刚韦驮去试试此人武功究竟多深。

那金刚韦驮骆不群心粗性猛，本已气得吹须瞪眼，此刻又有了镖主授意，哪里还忍耐得注，当下厉喝一声，道：“ 要咱们将这小妞甘心送你，你这是做梦！ ” 迈开大步，窜上前去，铁塔般站到麻衣客身前，两只蒲扇般的掌虚空一扬，大喝道：“ 来来来，有种的先接咱家两手！ ”

铁中棠见他双掌一捏一放，双臂骨节便已格格作响，知道此人外门功夫必有了极深的火候。

麻衣客笑道：“ 浑小子，你也配与我动手么？ ”

骆不群怒道：“ 放屁，你若怕了，就乖乖…… ”

麻衣客淡淡笑道：“ 也罢，我一招之内，若是不能将你仰天摔个筋斗，便算我输了，如何？ ”

这两人一个黝黑粗壮，筋骨强健，一个却是白白胖胖，手足细嫩，一个说话有如洪钟巨响，一个却是轻言笑语。

两两相较之下，那麻衣客气势实在已弱了许多，若是普通之人，必当麻衣客万万不是金刚韦驮的对手。

司徒笑等人虽已看出这麻衣客武功不凡，但金刚韦驮走南闯北，也不是庸手，而且他人虽鲁莽，临敌经验却不弱。

这麻衣客武功纵然胜他多多，但要想在一招内将他仰面摔个筋斗，实是难如登天，司徒笑等人见他竟然发下如此狂言，不禁俱都大喜，黑星天生怕骆不群多话，一步窜了出去，笑道：“ 前辈这话，莫非是说着玩玩的么？ ”

麻衣客笑道：“ 谁跟你说着玩玩。 ”

黑星天道：“ 既是如此，前辈输了又当如何？ ”

麻衣客笑道：“ 若是输了，我便爬着下山。 ”

金刚韦驮骆不群早已气得暴跳如雷，此刻大怒喝道：“ 我若是输了，不但爬着下山，还要向你叩八个响头。 ”

麻衣客淡淡笑道：“ 只怕那时你已磕不动了。 ”

黑星天满心欢喜，笑道：“ 骆兄莫要说了，还不快快领教前辈高招，但骆兄只要发一招就罢，切莫多事缠斗。 ”

麻衣客微微拢了拢衣袖，淡淡笑道：“ 来吧！ ” 他足下不丁不八，亦未运劲调息，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

金刚韦驮骆不群虽然满面怒容，但心头也不敢大意，闷“ 哼 ”一声，双拳当胸，双腿微曲，扎下了马步。

这扎马一式，本是武家中最基本的功夫，尤其外门武功，对此更是讲究，骆不群三十年武功火候，此刻马步扎下，便是一、二十条壮汉也休想将他推动一步，只见他小腹一缩，双足惧已嵌入士中，心下暗暗忖道：“ 胖小子，倒要看你怎样将咱家仰天摔个筋斗。 ”

铁中棠瞧他下盘功夫竟如此扎实，也不禁暗中吃惊，再也想不出这麻衣客怎能将他摔个筋斗。

骆不群暴喝一声，双拳突然振起，拳风虎虎，一招泰山压顶，向麻衣客当头击下。

此招虽然粗浅，但亦是基本拳势，骆不群早已练的得心应手，闭起眼睛，都可接着使出数步后着。

何况他身高体壮，这一招使出，当真是名副其实，端的有如泰山当头压下一般，势不可挡。

众人见他在这种情况下如此发招，不禁俱都称赞不已。

瞧那麻衣客，含笑卓立，竞仍不避不闪，骆不群暗喜忖道：“ 你纵以内力反激，也摔不倒我。 ”

双足加劲，双拳直击而下，“ 砰 ”的一声，骆不群一双铁拳便着着实实击在麻衣客肩上。

他竟然丝毫未以内力反激，骆不群的身子仍铁塔般立在地上，而麻衣客的身子，却被这一拳打得钉子般直没入土里，宛如被铁锤敲上的木椿一般，众人又惊又喜，骆不群更惊得呆了，只见麻衣客下半身俱已没入土中，突然哈哈一笑，道：“ 躺下吧！ ”闪电般伸出双手，他身子本矮，此刻双手恰巧握住了骆不群的足踝，一提一抖，骆不群正在拼命稳住下盘，做梦也未想到对方这一招竟是在这种部位使将出来，此刻哪里还闪避得开，只觉双足一阵其痛澈骨，惊呼一声，果然被抛得掠飞数尺，仰天跌倒。

众人瞧得目定口呆，连惊呼都发不出来。

麻衣客长笑一声，轻轻跃了出来，地上却已多了个土坑，他以血肉之身，竟能铁钉般没入坚实的土地中，这种武功实是骇人听闻之事，众人若非亲眼所见，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的。

麻衣客拂衣道：“ 你还磕得动头么？ ”

骆不群大喝一声，要待跃起，岂知这一交跌得十分厉害，全身酸痛，方自跃起一半，重又跌落。

白星武轻叹一声，伸手扶起了他，骆不群瞧了瞧黑白两人，又瞧了瞧麻衣客，突然伏在白星武肩上痛哭起来。

司徒笑瞧得又是好气，又是好笑，麻衣客笑道：“ 各位还有谁来试试？ ”众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答话。

麻衣客仰天笑道：“ 各位既然都无异议，我便不客气了。 ”转首道：“ 徒儿们，去将那位姑娘救下来。 ”

那些轻盈少女悄悄撇了撇嘴，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肯先去动手，阴嫔咯咯笑道：“ 你们若要跟着他，就先要学会不吃醋，否则气也要气死了。 ”

轻盈少女们“ 噗哧 ”一笑，终于推推拉拉走了过来。

麻衣客瞧着阴嫔笑道：“ 世上的女子若都似你，我便真的没有烦恼了。 ”

司徒笑等人眼睁睁的瞧着那些少女走向云梯，谁也无计可施的当儿，忽

然间，只听云梯上喝道：“且慢。”

抬头望去，那沈杏白不知何时已上了云梯顶端，众人心惊于那麻衣客的武功，谁也没有瞧见他的行动。

他右手勾着云梯顶端，左掌却按在水灵光头顶百会穴上，口中嘻嘻笑道：“谁若再走上一步，我这只手掌便要拍下，那时前辈便只能带个冷冰冰的死美人儿回去了，只怕也没有什么意思吧！”

那百会穴正是全身经脉中最弱之一环，纵被常人打了一拳，亦将受伤，何况沈杏白这种身手，一掌击下，自是没命的了。

麻衣客果然不敢令人再进，挥手喝退了少女，仰面道：“你是谁？要怎样！”铁中棠更是情急，紧紧捏住了双拳。

沈杏白缓缓道：“在下只是个无名晚辈，此刻亦别无所求，只求我下去后，前辈与那些姑娘们莫要动我一丝毫发。”

麻衣客听他所求之事，竟是这般容易，不暇思索，立刻应声道：“好，我答应你，带她下来吧！”

黑、白等人对沈杏白自大为称赞，只当他要好生借此要胁要胁，此刻听了这话，不禁又是气恼，又是失望。

白星武忍不住绕到钱大河身后，向他悄悄打着手式。

哪知沈杏白却只作未见，随手点了水灵光穴道，解开她绳索，道：“闪开！”挟起她腰肢，一跃而下。

水灵光绳索被解，仍是不能动弹，只是痴痴的瞧着铁中棠，眼波中不知含蕴着多少言语，谁也描述不出。

铁中棠瞧得肝肠欲断，此刻若是换了云铮等性气激动之人，定必不顾一切扑将上去。

但铁中棠却自知以自己一人之力，动手非但无济于事，反而可能伤了水灵光性命，咬紧牙关，忍住不动。

麻衣客哈哈一笑，大摇大摆走了过去。

沈杏白笑道：“前辈请……”将水灵光推了过来。

麻衣客轻轻扶起她肩头，笑道：“好孩子，你虽然无求于我，但我也不会亏负了你的。”

沈杏白躬身道：“多谢前辈。”忽然又接口笑道：“水姑娘秀外慧中，实在无愧为人间仙子，只可惜……”摇了摇头，住口不语。

麻衣客道：“只可惜什么？”

沈杏白笑道：“只可惜她方才已被在下强喂下一些毒药，若无解药相救，二个时辰中便要七窍流血而死了。”

麻衣客大怒道：“你……你……解药在哪里？”

沈杏白道：“就在晚辈身上。”

麻衣客厉声道：“拿来！”手掌疾伸，向沈杏白抓去。

沈杏白微退几步，嘻嘻笑道：“前辈方才已答应不动晚辈一丝毫发，此刻难道就忘了么？”

麻衣客呆了一呆，缩回手掌，黑、司徒笑等人却大是惊喜，暗暗忖道：“想不到这孩子竟有如此机智。”

沈杏白面带得色，微微笑道：”在下武功虽不及前辈，但所用的这毒药，却是三十六种药草配合而成，人所难解。”

麻衣客垂下手掌，沉声道：“你要怎么样？”

沈杏白笑道：“前辈若不愿带个死尸回去，就将她交回在下，否则……否则就请前辈答应在下三个条件。”

麻衣客道：“放屁，咱家怎肯受胁于你！”

沈杏白微微笑道：“自然自然，前辈怎会受胁于我，只可惜这位姑娘花容月貌，窈窕动人……”

麻衣容忍不住转目望去，身侧的人儿，面靥虽苍白全无血色，但秀眉明眸，纤腰一握，娇弱的身子在风中微微颤抖，当真是貌比花娇，楚楚动人，比之阴嫔的媚艳，另是一番风味，他阅人虽多，却也从未见过如此清丽绝俗的女子，不由长叹一声，道：“什么条件，你说吧！”

沈杏白得意一笑，转身面对黑星天，躬身道：“弟子不敢擅专，这第一个条件，请师父定夺。”

黑星天笑道：“好孩子。”目光转处，沉吟半晌，侧首道：“司徒兄司徒笑早已等着说话，立刻应声笑道：“在下等只求前辈赐我等一件信物，我等若有急准时，侍此信物往求前辈，前辈定要拔刀相助。”铁中棠心头一凛，知道他要借这麻衣客的武功，来对付大旗门，而大旗门中虽然高手济济，却未见有人能是这麻衣客的敌手。

麻衣客“哼”了一声，道：“第二件是什么？”

沈杏白道：“这毒药毒性繁复，必须在一年中每隔十日连续服用三十六次解药，方能将毒性完全解除。”

他语声微顿，笑道：“是以前辈必须将在下带回前辈的居处，好教晚辈一面学习前辈的武功，一面解她之毒。”

麻衣客怒道：“好，你居然还想学我的武功。”瞧了水灵光一眼，忍不住又叹了口气，道：“第三件呢？”

沈杏白目光四处一溜转，缓步走向铁中棠，微微笑道：“这第三件么，便是请前辈将此人制服，逼他……”

铁中棠突然双掌齐出，直击而出，掌势快如闪电，上切沈杏白咽喉，下击沈杏白胸腹。

沈杏白大惊侧身，惶声呼道：“前辈你答应……”

铁中棠厉声道：“前辈应诺之言，并未包括不许我动手！”

麻衣客大喜道：“哈哈！不错！”

黑、白两人面色齐变，才待抢步而出。

铁中棠掌势不停，口中大声喝道：“前辈也未答应不向别人出手，请前辈阻住别人，等在下夺得解药！”

麻衣客大笑道：“不错！”面色一沉，厉声道：“谁若敢妄自出手，便莫怪咱家手下无情了！”

黑、白两人心头一寒，齐齐顿住了脚步。

麻衣客挥手道：“看住他们，不准他们妄动。”

轻盈少女笑应一声，一排挡在黑、白等人身前，但许多道水淋淋的秋波，却都悄悄在铁中棠身上飘来飘去。

铁中棠掌势有如疾风之下的漫天飞花，缤纷错落，招式虽不奇诡，但出手之快，端的是令人目不暇接。

沈杏白武功本非他的对手，何况更早已对他存有畏惧之心，情怯胆寒之下，不出十个照面，便已无回手之力。

麻衣客微微笑道：“好快的出手！”

阴嫔笑道：“比你少年时如何？”

麻衣客微微一笑，闭口不答，但见铁中棠招式越来越快，沈杏自己是手忙脚乱，满面大汗。

司徒笑等人又惊又怒，黑星天连连顿足，白星武却已悄悄探手入怀，捏了把暗器在手。

他既有三手侠之称，暗器功夫，自是高人一等。

十余年前，两河镖局中人大会张家口献艺较技，白星武在众目睽睽之下，连发三种暗器，打灭了堂前十一盏明灯，百位武林豪杰，竟未有一人看出他是如何出手的，是以群豪方以三手侠之名相赠，此刻他见到事态紧急，便待以此妙手暗器先废了铁中棠再说。

哪知他暗器方自捏在手中，鼻端突然飘来一阵温香。

一个红衫绿裤的轻盈少女半个身子已偎入他怀里，甜甜娇笑道：“你掏出些什么东西，让我瞧瞧好么？”

白星武大惊忖道：“这女子好厉害的眼力！”口中支吾着道：“没……没什么！”手腕一缩，便待将暗器藏回去。

红衫女子娇笑道：“好小气，瞧瞧都不行么？”玫瑰般的笑靥几乎已贴到他面颊之上，香气更是迷人。

白星武只觉心神一荡，手腕已被那少女五只春葱般的纤纤玉指捏住，腕间立觉一阵剧痛，手掌再也拿捏不住。

但闻一连串“叮叮”轻响，亮闪闪的暗器，俱都自袖中落了下来，洒遍一地，红衫少女轻笑道：“哎哟，这可玩不得的。”脚尖一扫，将暗器俱都扫在一边，朝白星武皱了皱鼻子，吐了吐舌头，手肘尖在白旱武腰间一撞，白星武只觉半身麻木，良久都动弹不得。

众人见那麻衣客一个侍姬少女已有如此机智武功，心头更是骇异，哪里还敢妄自出手！

这时铁中棠已攻出十余招之多，沈杏自在他掌风中左冲右突，一心想冲入黑、白等人身侧。

怎奈铁中棠掌影连绵，已将他围得风雨不透。

司徒笑等人前次见他，还似无此等能手，不想隔未多久，这少年武功竟又精进了许多。

他几人自不知铁中棠在那沼泽密扃中又得了他亡父所遗的武功秘笈，心头都不禁大是惊奇。

忽然间，铁中棠一掌斜袭而去，直抓沈杏白腕脉。

这一招平易简单，并无奇诡变化，但沈杏白竟闪避不开，手腕虽缩回，时间曲池穴却被对方扣住。

沈杏白大惊之下，“霸王卸甲”，“力转乾坤”，“反缠金丝”，一连施出数招，要想挥脱铁中棠的掌握。

但铁中棠手掌却已似黏在他臂肘之上，他哪里还挥得开，一连变了数招，黄豆般大小的汗珠直流下面颊。

铁中棠冷笑道：“我是什么人你可知道么？”

沈杏白颤声道：“知道……”铁中棠突然伸手捏住他下颚。

原来铁中棠故意要诱他说出这“知道”两字，只因“道”字乃是个开口音，沈杏白嘴方张开，便被铁中棠捏住。

铁中棠右手闪电般缩回袖中摸出块黑药，塞入沈杏白嘴里，左手往上轻

轻一托。

但闻“咕嘟”一声，沈杏白已将那块药吞了下去。

铁中棠哈哈笑道：“你可知道吞下的是什么？”

沈杏白只觉喉间还存着有一股奇异的腥臭之气，心念转处，大惊失色，颤声道：“莫……莫非是毒药？”

铁中棠笑道：“不错，你可想要解药？”

沈杏白呆了一呆，阴嫔与少女倒已咯咯大笑起来，麻衣客笑道：“妙极妙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是杰作！”

铁中棠笑道：“但我这毒药，却更是厉害，一个时辰之中，毒性便要发作，周身溃烂，受尽折磨而死。”

沈杏白脸色发白，双腿发软，横地倒了下去，颤抖着身子自怀中掏出个瓶子，道：“这……这就是水姑娘的解……解药！”

铁中棠道：“你可是要和我换你的解药么？”

沈杏白连连点头，嘴里也说不出话来。铁中棠道：“就只这一瓶么？”

沈杏白爬起来，道：“小的哪有三十六种药草合成的毒药？方才只是说着玩的，那只是平常毒药，解药也只一种。”

铁中棠冷冷笑道：“真的么？”

沈杏白道：“真……真的，若有半字虚言，天诛地灭。”

阴嫔摇着头叹道：“好好一个少年，竟如此怕死，唉，可惜！”

沈杏白充耳不闻，双手将瓶子捧上，铁中棠冷笑着接了过来，沈杏白却大声道：“小人的……的解药……”

铁中棠面色一沉，道：“什么解药？哪里有解药！”

沈杏白心胆皆丧，噗通又倒了下去，呼道：“铁兄，你……”

铁中棠冷笑道：“你唤我什么？”

沈杏白哭丧着脸道：“铁……铁大叔，铁老伯，求你老人家发发好心，将解药赐下来吧！”

铁中棠道：“你下次还敢害人么？”

沈杏白顿首道：“小人下次再也不敢了。”

铁中棠凝目瞧了他两眼，突然仰天大笑道：“蠢才，哪有什么，方才你吞下的，不过是块金创药而已。”

沈杏白一呆，少女们倒笑得花枝乱颤，连足下的木履都在地上踢得“踢踢跶跶”的直响。

铁中棠笑道：“若不如此，你怎肯乖乖拿出解药来，但金创药从来只是外敷，无人尝过，你口福总算不浅。”

沈杏白目瞪口呆，哭笑不得，哪里还能说话。

笑声中，黑、白等人却是人人面色如土，司徒笑轻轻一跺足，抱拳想说什么，但终于只是长叹道：“走吧！”

麻衣客道：“不错，你们早该走了。”

司徒笑狠狠瞪了铁中棠两眼，黑星天恨声道：“总有一日……”咬一咬牙，与白星武三人转身大步奔去。

黄冠剑客亦自瞪着铁中棠道：“彩虹群剑，改日必定再来领教。”

铁中棠道：“好说好说。”

碧月剑侠方自笑眯眯瞧了他一眼，也被钱大河拉走了。

沈杏白这才回过神来，慌慌张张站起，惶声呼道：“师父，等我一等……”

踉踉跄跄奔了过去。

一行人来得威风，走得狼狈，晃眼间便走得干干净净。

强敌既去，铁中棠手持解药，精神不觉大振，暗道：“以这麻衣客的身份，想来不会对我用强，解药在我手里，他想必也不会将水灵光带走的。”满心欢畅间，突听麻衣客笑道：“小伙子，你还不来求我？”

铁中棠呆了一呆，大奇忖道：“本该你来求我，为何却要我去求你？”口中呐呐道：“求……求什么？”

麻衣客道：“求我将解药让她服下呀！否则，我将她带走后，她若是毒发而死，你岂非也要伤心而死？”

铁中棠大惊道：“这……这……”

麻衣客仰天大笑，得意已极，道：“我是定必要将她带走的，解药拿不拿来，都由得你了。”

水灵光面色苍白，身子也摇摇欲坠。

铁中棠更是惊怒交集，心痛如绞。

阴嫔姗姗走了过来，轻叹道：“把解药拿给他吧！”

铁中棠道：“但……但……”

阴嫔道：“唉，傻孩子，你若是对她生死漠不关心，他自要来求你，但你对她生死太关心了，他就自然要你求他了。”

铁中棠黯然寻思半晌，知道她所言非虚，只因他宁可眼见水灵光离他而去，也不能眼见水灵光中毒无救。

对于无法挽救之事，他绝不拖延噜嗦，一念至此，他立刻将解药送将过去，麻衣客接过笑道：“果然是聪明人。”

水灵光满面泪痕，颤声道：“你……你……”

铁中棠咬紧牙关，道：“你等着我，我死也要将你救回！”简简单单几个字，却远胜过千言万语。

水灵光道：“我死也等着你。”

她虽已泣不成声，但这句话却说得截钉断铁。

麻衣客大笑道：“小伙子，莫要等了，她此刻虽说得如此干脆，但只要随我三五日便定会将你忘怀了。”

铁中棠霍然转过身子，不去理他。

阴嫔走过来说：“他还在那茅屋里，虽已受伤，但却不致有性命之忧，你好生照顾着他吧！”

铁中棠茫然点了点头，只听身后屐声踢跶，水灵光轻轻啜泣，麻衣客柔声安慰，但渐去渐远。

他本应跟随而去，但想到艾天蝠为他受伤之事，心上不再迟疑，咬一咬牙，如飞向茅屋奔去。

第一八章　英雄铁炼钢

一

艾天蝠盘膝坐在茅屋中，面上仍然木无表情。

铁中棠轻叹道：“ 艾兄，灵光己被人掳去，咱们也得快走，才能追得上他们，只是……不知艾兄你还能行动么？ ”

艾天蝠茫然道：“ 你话声怎么如此低沉，我听不清。 ”

声音之大，有如呼喝一般。

铁中棠心头一震，大骇忖道：“ 他……他耳力竟也被震伤了！ ”

想到他双目既盲，耳力若再不灵，这一代奇杰，便当真完全残废，铁中棠只觉手足发软，几乎站不住身子。

艾天蝠突然长身站起，一把捏住他肩头，颤声道：“ 你怎么不说话了，难……难道是我听……听不到…… ”

他耳力既弱，语声自是说得响亮已极。

铁中棠见他面容扭曲，神色惊惶，竟是从来未有。

他纵在生死关头中，仍然面不改色，但此刻却已面色大变，只因要他耳聋，实比杀了他还要痛苦。

铁中棠只觉心头一阵惨然，放开喉咙喝道：“ 只怕是小弟连日劳累，喉咙已嘶哑了，艾兄怎会听不到？ ”

艾天蝠松了口气，展颜笑道：“ 小伙子真吃不得苦，才这样喉咙就哑了，还是你老哥哥比你硬朗得多。 ”

铁中棠热泪盈眶，却只有大笑道：“ 谁比得上艾兄！ ”

艾天蝠道：“ 你方才可是说要去追人么？ ”

铁中棠不敢迟疑，道：“ 不错！ ”

艾天蝠道：“ 那么就去吧，你老哥虽受了些轻伤，但绝无妨碍，还是一样可以走得动的。 ”

铁中棠陪笑道：“ 小弟却有些走不动了。 ”

艾天蝠道：“ 我扶着你。 ”

铁中棠伸手一抹泪痕，扶起艾天蝠肩头，大步走了出去，但方自走出柴扉，热泪又自盈眶而来。

他孤身一人，要想追踪那麻衣客，已是大为不易，此刻再加上几乎完全残废的艾天蝠，更是难如登天。

他根本不知道那麻衣客的来历身份，若不追查出他的行踪去向，只怕永生也无法救回水灵光。

但他又怎能舍弃艾天蝠？

这时，曙光已临，夜雨已歇。

曙色满山中，两人奔行在泥潭的山路，铁中棠见地上展痕足迹仍在，心头不觉大是欢喜。

哪知到了一道三叉路口，足迹突然零乱，再也分辨不出，铁中棠大惊呆在地上，举步不得。

艾天蝠等了半晌，突然问道：“ 阴……阴嫔可是与你要追的人走在一起？ ”空山回音四响，他自己却丝毫听不到。

铁中棠道：“ 不错。 ”

艾天蝠道：“ 她是从这里走的！举步向左行去。 ”
铁中棠又惊又奇，忖道：“ 他又聋又盲，却怎会知道阴嫔所走路途？ ”
走了片刻，忍不住问了出来。
艾天蝠微微笑道：“ 阴嫔身上，所带香气甚是浓郁，还残留在这清晨空山之中，甚是容易分辨，若是人多之处，我也嗅不出了。 ”
铁中棠又是惊佩，又是感慨，显然奔行了许久，渐渐已至山下，红日高升，遍地俱是阳光。
但麻衣客、阴嫔等人。却早已走得无影无踪，只有远处林间串铃阵响，走出来却是个提壶的小贩。
铁中棠仍存希冀，道：“ 现在往哪里走？ ”
艾天蝠摇头苦笑道：“ 此地气息已甚是混浊，嗅不出了。 ”
铁中棠黯然叹息一声，呆立当地，想起水灵光的种种情意，日后若是不能与她相见，这日子如何能过？
他自己纵能忍受那穿肠刻骨的相思之苦，但却又怎忍令水灵光忍受那长日水夜的相思？
串铃声越来越近，那小贩左手提着个篮子，右手提着个酒壶走了过来，篮上系着铜铃，不住叮　作响。
那小贩敞开喉咙喊道：“ 牛肉白酒，一溜就进口，三文钱牛肉，五文钱老酒，神仙也换不走。 ”
要知名山丛林，香火极盛，是以山脚清晨便有小贩。
铁中棠心头一动，转首道：“ 艾兄稍候，我前面看看。 ” 大步奔向小贩，掏出些钱买酒买肉。
那小贩含笑招呼，沽酒切肉，但铁中棠却非为买酒而来，当下便问那小贩可曾见到如此那般一行人走过？
他生怕艾天蝠听不到他们对话起疑，是以走得远远的。
邓小贩瞧了他几眼，道：“ 没有。 ”
铁中棠失望的暗叹一声，哪里还有心要那酒肉，突听那小贩又道：“ 大爷可是姓铁么？ ”
铁中棠心头一跳，大奇道：“ 你怎会知道？ ”
那小贩涎着脸嘻嘻笑道：“ 大爷身上可有五两银子？ ”
铁中棠知道他此后问得必有缘故，先不答话，只从身上摸出一锭亮闪闪的银子，在他面前一晃。
那小贩眼睛都瞧直了，手掌却伸入篮子里，在卤牛肉、卤肝堆里七翻八翻，翻出了一片巴掌大的树叶。
铁中棠见那树叶之上密密麻麻刺满了针孔，那小贩又自嘻嘻笑道：“ 这片树叶要值五两银子，大爷你买不买？ ”
若是换了别人，必当这小贩想钱想疯了，早已不顾而去。
但铁中棠心细如发，却已看出那树叶上的计孔，仿佛刺的俱是字迹，心头又一动，问道：“ 你这树叶是哪里来的？ ”
那小贩瞧着他掌中银子，只管嘻嘻的笑，铁中棠微微一笑，随手将那一整锭银子抛入篮子里。
小贩大喜道：“ 方才有两辆极为华丽的马车自林子里走过，这种阔人本不会是我的主顾，我也没有在意。 ”
他忍不住将银子一拨，塞入牛肉堆里，方自接着道：“ 哪知后面一辆马

车却突然停下，有人要买牛肉。那声音又娇又甜，好听极了，我连忙过去，只听车子里有个男的笑道：‘在庙里住了多年，难怪你要嘴馋了，但除了你外，别人却不要吃这牛肉。’于是他就要我切牛肉，还要切得薄薄的。我知道这是好生意，自然细心的切，哪知我正在切牛肉的时候，耳朵里忽然飘来一阵又轻又甜的语声。”

铁中棠忍不住插口问道：“她说什么？”

小贩道：“她说要我等在路上，若是瞧见有个少年来问我路上有没有一行如那般的人走过来，我就可卖片树叶给他，可卖五两银子，她那话声像是在我耳朵边说的，但我身旁却没有人，我骇了一跳，抬头才看见车窗里探出个头来，正在含笑瞧着我，那话想必就是她说的！”

铁中棠知道那话声必是以传音入密说出来的，不禁暗暗大奇忖道：“灵光内功还不及此，莫非是那阴嫔？”

小贩又嘻嘻笑道：“那张脸呀，真是漂亮极了，我瞧得呆住，一刀险险切在手指头上。她瞧着我又笑，伸手递了锭银子出来，银子下果然是片树叶，但我还是不信，会有人花五两银子买片树叶子！”

铁中棠一笑接过了树叶，暗暗忖道：“她既知道我必会在路上查询，又知道这小贩纵然不信也必定会碰碰运气，必定会等着我的，灵光焉有如此心计，想必是阴嫔了，但她却又为何要如此秘密的留话给我，还使出传音入密之功，为的是生怕那麻衣客发觉？真不知这叶子上写的究竟是什么？”

心念转处，将树叶贴在掌心，针孔中便露出肉色，叶色碧绿，肉色红润，自是极易辨易。

他垂首望去，只见叶上刺的果是字迹，写着：“若期再见，速至鲁东崂山脚下，慎之。”

铁中棠反反复复看了数遍，只觉胸中热血渐渐奔腾飞提，大喜忖道：“我……我已有望与灵光再见了！”

一念及此，不禁喜极欲涕。

他知道那崂山脚下，必定就是麻衣客的去处，本自暗地思义：“阴嫔为何要将这秘密告诉我，她暗地以金簪在叶上刺字，必定花了不少心机，莫非是她可怜我与灵光的别离？”

但心念一转，他立刻恍然悟道：“是了，她历尽沧桑，此刻已想跟那麻衣客终老，却又怕灵光夺去她的宠爱，是以便要我夺回灵光，唉，阴嫔呀阴嫔，你的聪明智慧，的确非人能及。”

转念间那小贩竟已溜了，想是生怕铁中棠反悔，是以藏了银子，便溜之大吉。

艾天蝠已缓缓走来，铁中棠连忙迎了过去，他只当艾天蝠必将探询，哪知艾天蝠却丝毫未起疑心。

当下他不再迟疑，扶起艾天蝠就走。

艾天蝠道：“兄弟，你要到哪里去，还要我陪着么？”

铁中棠黯然忖道：“他随我同行，我虽多了一个累赘，但此刻我义怎能舍他而去，何况……那鬼母又不知在哪里。”

当下忍住叹息，大声笑道：“此去艰难甚多，小弟我又没什么阅历，艾兄你若无事，就再帮我一次忙吧！”

艾天蝠微微一笑，道：“好，走吧！”

铁中棠心头又是感激，又觉悲叹，两人一路同行，铁中棠生怕艾天蝠发

觉耳聋因而厌世，是以百般掩饰。
艾天蝠竟真的浑无所觉，一路上只是将自己经验阅历以及一些武林掌故说给铁中棠听。
这一日到了鲁东诸城，距离地头崂山已不甚远，此时风暖花艳，己将盛暑，距离大旗掌门北返，已将一年。
铁中棠自思年来种种遭遇，亦不知是悲是喜，他虽为本门流下许多血汗，但能否得到师长谅解，还未可知。
师长们北返一年，情况不知如何？云挣的伤势虽有聪明多智的温黛黛维护，但还是令他悬念。
何况，他心中还存着有一件极大的隐密，夜半无人时，时常喃喃自语：“ 时候快到了，切切不能忘记…… ”
到了诸城，铁中棠虽然心念赶路，但生怕艾天蝠太过劳累，傍晚便投店，搬了张桌子，在树下饮起酒来。
蝉声摇曳，鸟语虫鸣，加以明月在天，花荫曳地，四面纳凉挥扇笑语，颇足令人将一天征尘洗尽。
但在此良辰美景中，铁中棠瞧着目盲耳聋的艾天蝠，心头不禁更是悲哀，却还得强作笑声，频频劝酒。
深夜时两人都有了些酒兴，谁也不想回房安歇。
铁中棠豪兴逸飞，谈天说地，但他一路都要大声嘶喊，好教艾天蝠听见，是以此刻喉咙已真的有些嘶哑了。
说话时，有些言语，艾天蝠已难以听清，铁中棠连忙大声笑道：“ 小弟喉咙已越来越哑了，昨天呼人要茶水，三尺外的人都听不见，大哥你听小弟说话，想来也头疼得很。 ”两人俱是英雄肝胆，侠义心肠，自然日益亲近，路上己改了称呼，是以铁中棠以大哥相称。
艾天蝠微微一笑，也不答话，过了半晌，那始终紧闭、望之若无的眼缝中，突然渗出一滴泪水。
月光之下，那晶莹的泪水，望之有如珍珠一般。
铁中棠大惊道：“ 大……大哥，你为何伤心？ ”
艾天蝠石像般端坐不动，又过了良久良久，方自缓缓道：“ 傻兄弟，你当大哥我真的不知道？ ”
铁中棠失色道：“ 大哥你知道什么？ ”
艾天蝠黯然道：“ 你口口声声要我帮你，扶你，其实你只是因为大哥又聋又瞎，不忍心抛开我。 ”
铁中棠身子一震，目中又是热泪盈眶，紧紧抓住艾天蝠的肩膀，颤声道：“ 大哥你……你是何时知道的？ ”
艾天蝠叹道：“ 那时下了山脚，大哥就知道了！ ”
他黯然一笑，接着又道：“ 你想不到吧，大哥虽然瞎了，聋了，但还是站得住，走得动，吃得下，睡得着。 ”
铁中棠呆呆的望着他石像般的面容，心头也不知是何滋味，刹那间但觉万念纷沓，不可断绝。
不但世上所有的声色繁华，他从此己不能复闻复见，武林中的地位，江湖中的声名，他也势必定要抛却。
他若是个碌碌凡夫，倒也罢了，但他却是个心雄万丈，傲骨峥嵘的铁汉，这种打击他怎能忍受？

而如今，这种不是任何人所能忍受的打击，竟也未将他击倒，他仍然行若无事，连铁中棠都觉不出他的变迁。

又不知过了多久，艾天蝠缓缓道：“兄弟，你莫忘了男儿心肠，久炼成钢，万劫余生，仍无所伤，只有一心无损，身体残伤，又有何妨！”

铁中棠黯然忖道：“一心无损，谈何容易，世上芸芸众生，又有几人能将此心磨炼成钢？”

他心中虽充满了悲哀，但也充满了敬佩。

艾天蝠突然缓缓站了起来，长叹一声，道：“时候不早了，睡吧！”

回身走去，身子仍然挺得笔直。

这一夜铁中棠辗转反侧，竟是难以成眠，只到繁星落于窗下，曙色染白窗纸，方自朦胧睡去。

但等他醒来之时，艾天蝠竟已去了，只留下张字柬，用个小木盒压在窗棂上，字迹潦乱，写的是：

“学剑虽难，不如交友之难，愚兄得友如弟，死已无憾，是以一路相随，不敢轻言别离。

但长亭十里，亦有终止，愚兄不愿以残废之身，以阻弟之万里鹏程，从此天涯飘零，必将不知所踪矣。

天长地久，再见无期；愚兄亦难免暗怀悲思别绪，此镇纸之木盒，愚兄藏已多年，但望贤弟切莫相弃。”

纸短情长，情意真挚，铁中棠手持木盒纸柬，只觉手掌颤抖，不能停歇，悲从中来，不能自己。

二

崂山，位于胶州，在海湾之间，气候甚是温凉，四季常春，唯因地处海角，是以自来无名，少有游迹。

铁中棠到了崂山山脚，仰视山岭雄奇，佳木葱茏，但绕山转了一圈，却看不到有阴嫔的留言接待。

他忍不住寻了个在山脚下的樵子，问他山上可有什么异人往来，那樵子只说满山都曾去过……却未见过什么异人。

铁中棠又是焦急，又是失望，直到黄昏之时，他呆坐树下，望着满天红霞，暗忖道：“莫非她是骗我的？她们往西去，却要我往东来，好教我永远也寻不着他们的去向。”想到愤怒处，不禁以拳击掌，暗中怒骂，忽然间，只听“咪呜”一声，一只白猫自草丛中钻了出来。

这白猫神气威猛，迥非寻常，碧眼中似有火焰闪动，正是阴嫔所豢的宠物嫔奴。

铁中棠大喜而起，道：“咪咪，你可是来接我的？”

这嫔奴果似有灵性一般，碧绿的眼睛滴溜溜的乱转，瞧了他半晌，突又“咪呜”一声，向山上窜去。

铁中棠不敢迟疑，立刻纵身随之而去。

但见这灵猫窜行之快，比之武林高手，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一身柔毛，在夕阳辉映下，有如彩虹般划空而去。

铁中棠尽了全力，方不致落后，奔行了约莫顿饭功夫，已过山腰，深林鸟鸣，山风森森，已有些寒意。

但铁中棠却是汗流夹背，转过几处山弯，那灵猫又自“咪呜”一叫，钻入山壁间的草丛中，踪影不见。

铁中棠呆了一呆，走过去探看，才发觉山壁间竟有一尺多宽的山隙，只是被附生在壁上的蔓草藤萝遮掩，不加仔细查探很难发现，铁中棠大喜忖道：“这条山隙之中，想必就是麻衣客的居处了。”但心念转处，又不禁黯然忖道：“以我之武功，纵然寻得他的居处，还是无法夺回灵光的！”

心念反复间，正自无计可施，突听身后一声娇笑，道：“傻小子，呆头呆脑的在瞧什么呀？”

铁中棠大惊回身，淡淡的夕阳光影中，两个乌发少女不知何时已来到他身后，想必是他因心神不属，竟未发觉。

她两人身上穿的，俱是又宽敞又柔软的丝质长袍，一红一绿长仅及膝，露出下面一段如霜赛雪的小腿，底平指白的赤足之上，套着双柔草织成的镂空草鞋，正是随那麻衣客同去空谷山的轻盈少女。

霞光映辉下，丝袍光影流动，玉腿粉光致致，再加以乌发如墨，娇靥如花，被四下山色一衬，望之宛如仙子。

铁中棠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行迹已露，喜的却是自己所料不差，此间果然是那麻衣客的住处。

那红衣少女眼波转动，在铁中棠脸上转来转去，口中盈盈笑道：“谷主算的不错，你果然来了！”

绿衣少女笑道：“既然来了，便该进去，还瞧什么！”

铁中棠大惊道：“他怎知我来了？”

他只当那麻衣客果有鬼神莫测之机，竟能未卜先知。

却不知道那麻衣客天纵奇才，虽不能先知，但料事如神，见到平日与阴嫔寸步不离的嫔奴突然偷偷出谷，便猜到是阴嫔对水灵光生了妒意，是以故意要将铁中棠引来，好救水灵光出去。

惊疑之间，少女们也不答话，娇笑着拥了上来，一人拉起铁中棠一只衣袖，笑道：“我们谷主等着你哩，还不快进去？”

两人不由分说，腻在铁中棠身上，推推拉拉，将铁中棠拥进了那山隙之中，铁中棠只觉香腮贴面，香泽微闻，竟不能挣扎动手。

那山隙阴森黝暗，又极潮湿，仅容一人通过，少女们却一前一后将铁中棠挤在中间，咭咭吱吱，娇笑着走了约莫盏茶时分。

铁中棠突觉眼前一亮，景物豁然开朗，加之香风扑面而来，当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只见山隙尽头，竟是一片辽阔的山谷，四山合抱，苍峰滴翠，一道清溪横流过．水波溶溶，游鱼可数。

沿溪一带，绿柳垂杨，如丝如缕，清溪对岸，半坡繁花间，隐隐现出一幢精舍，四外花枝环绕，灿若云锦。

精舍前却是一片。空旷，浅草成茵，整齐如剪，一片新绿之上，罗列着十数件白玉色的琴几、玉墩、棋案之属。

红尘间的烟火嚣嚷，似乎早已被群山所阻。

极目望处，但见溪流婉蜒如带，朱栏横跨水上，几只乳燕在花林中飞旋来去，草坪上，土墩间，斜坐着几个披发少女，或披轻纱，或着柔袍，都在盈盈浅笑，流眸低语，小桥上，朱栏低垂，垂柳下，还倚坐着两个少女，正在持竿垂钓，竿头微颤，少女娇笑间，已被钓上一尾金色鲤鱼，草坪上的少

女们立刻娇笑着拥了过去，但见白足如霜，青丝飘扬，亦不知是人间还是天上。

铁中棠再未想到人间有如此胜境，不觉瞧得呆了。

红衣少女咭咭笑道：“姐妹们，鱼有什么好看，还不快过来看看这只呆雁。”语来说完，少女们已一哄而来。

她们身上穿的不是轻纱，便是柔丝，此刻迎面奔来，被风一吹，一个个妙处隐现，曲线毕露，宛如全裸一般。

再加上许多条粉光标致的玉腿飞扬奔行，当真蔚为奇观，铁中棠心神一荡，紧紧闭起眼睛，哪里还敢再看。

刹那间少女们都已奔到了他身畔，有的牵衣，有的扯袖，一阵阵甜香腻笑四面八方拥了过来。

铁中棠又是心慌，又是惊乱，伸手一推，触手处柔暖如棉，滑腻如脂，骇得他动也不敢动了。

饶是他英雄铁汉，此刻处于众香国中，亦是无计可施。

一个少女咯咯娇笑道：“瞧他那日精明强干，诡计多端，将那怕死的小子骗得团团乱转，哪知今日却变得只呆雁了。”

别的少女早已笑得喘不过气来，只有一个少女伸手在铁中棠脸上摸了一下，叹口气笑道：“那日我见了他，就想摸摸他的脸，看看这张脸是真的还是刻的、画的，今日总算让我偿了宿愿。”

另一个笑道：“怪不得那位小娘子死心踏地的等着他，无论谷主用什么法子，她都不理不睬．原来他果然是生得俊。”

这少女想是第一次见着铁中棠，语声中又是赞赏，又是感慨，铁中棠闻得水灵光似还无恙，不觉心怀一畅。

忽然间，只听清溪那边传过来一声清朗的语声，道：“客人到了，怎么还不请过来，在那边胡闹什么！”

少女们齐齐作了个鬼脸，吐了吐舌头，拉着铁中棠奔过了小桥，铁中棠道：“请松手，在下自己会走！”少女们一笑松手。

铁中棠松了口气，张眼望处，只见过桥之后，便是一条五色采石砌成的花径，两旁种满鲜花，五色缤纷。

花径直通精舍，此刻又有一阵朗笑语声自舍中传出：“佳客远来，小丫头们就将他直接带进来吧，我却懒得出迎了。”

那红衣少女掩口低笑，当先领路，穿过一曲朱栏回廊，廊尽处珠帘轻摇，叮　微鸣，传出阵阵轻音细乐。

麻衣客宽袍大袖，箕踞在堂间一处白玉榻上，榻前一张矮几散置着四时鲜花、各色佳果，几个绝色美女围在他四周，樱口吹笛，纤指拔弦，见到铁中棠来了，乐声虽未停，但秋波却全部瞟了过来。

四壁明洁如镜，堂前人惧部人了画中，铁中棠骤眼望去，也不知有多少位麦女、多少道秋波！

麻衣客纵声笑道：“好个痴情种子，居然不远千里而来，想必是走得累了，来，来，来，快过来坐坐。”

榻上的少女，立刻娇笑着让出一块地方。

铁中棠暗暗忖道：“我若不过去坐下，他必要笑我太过小家子气。”微微一笑，居然走过去坐下。

他本具大智大勇，不拘小节，方才骤入奇境，虽有些腼腆拘束，但寻思

之间，便将一切放开。
麻衣客望着他笑道：“ 这里的酒果，你可敢吃么？ ”
铁中棠微微一笑，道：“ 以前辈之武功，苦要害我，又何必在酒中下毒，酒醇果鲜，吃个三斤也无妨。
麻衣客大笑道：“ 好！ ”手掌一拍，便有个少女送上美酒，酒色碧绿，凉沁人心，鲜果更是芬芳甘美。
铁中棠知道他若要自己见着水灵光，便根本不必自己多话，否则自己多话也无用，是以索性一言不发放怀吃喝起来。
少女们看把戏似的在旁边瞧着，不住咭咭的笑，麻衣客笑骂道：“ 小丫头，笑什么，拿点本事让客人瞧瞧呀！ ”
少女们娇笑着应了一声，乐音一变，由轻柔而飞扬，有几人轻轻拍掌，曼歌低唱，还有几个便轻轻旋上堂前，婆娑起舞，如霜白足踏着晶莹的玉石地面，也分不清是足胜玉，还是玉胜于足。
她们的舞姿轻盈而曼妙，腰肢展动，娇躯回旋间，轻纱衣袂飞扬，展露出一双双晶莹的玉腿。
她们的眼波如水，笑容甜美，明丰高轩，玉壁生辉，映着娇美眼波，腰肢玉腿，也分不出究竟有多少人起舞。
再加上那歌声，那乐声，当真令人心动神摇，难以自主，突见一个少女腰肢一扭，偎入了铁中棠怀中。
她娇躯宛转，在铁中棠怀中扭来扭去，媚眼如丝，笑孜孜的瞧着铁中棠，直似要把他溶化一般。
但铁中棠持杯而坐，却动也不动，麻衣客见他神色竟还能自如，微微一笑，挥手道：“ 罢了，让我带客人别处瞧瞧。 ”
话声未了，歌舞已罢，偎在铁中棠怀中的少女也站起来，指着他鼻子娇嗔笑骂道：“ 你呀，你这人真是块死木头。 ”
铁中棠微微一笑，长身而起，暗中却不禁松了口气。
其实他方才心中又何尝没有神摇意动，只是他素来善于隐藏自己的情感，别人谁也瞧他不出。
麻衣客笑道：“ 此地很少有人留足，但你既来了，便是此地佳客，不带你四处瞧瞧，你必要说我小气！ ”
铁中棠暗暗忖道：“ 他始终不提水灵光，此刻莫非要带我去见她么？ ”思忖之间，麻衣客已当先走去。
穿过几曲回廊，走过几间房子，铁中棠才发现这整个一栋房舍，外观虽是瓦顶砖壁与寻常无异，但内中却全都是玉石所建，晶白整齐，宛如琉璃冰宫，陈设更是清雅脱俗，全不带半分富贵铜臭气，铁中棠不禁暗叹忖道：“ 看来这麻衣客当真可算是世上最懂享受的人了。 ”
麻衣客大袖飘飘，脚步不停，走过几间雅室，铁中棠突觉眼前一亮，一间房中壁上案头俱都摆满了奇珍异宝，无一件不是美到极处、华贵之极的精品，铁中棠在那沼泽间的宝窟中，本以为天下珍宝已莫过于此，哪知此地所见，竟比那宝窟中的珍宝还胜几分。
他不禁在暗中叹了口气，那麻衣客已自案头拿起一柄剑鞘满嵌珠宝的长剑，笑道：“ 你眼力不差，且看此剑如何？ ”
但见他拇指一按崩簧，“ 呛啷 ”一声，长剑出鞘，剑声有如龙吟，响彻四室，剑光晶莹夺目，不可方物。

铁中棠不禁脱口赞道：“ 好剑！ ”
麻衣客面上微带得意笑容，环目四顾，道：“ 此间珍宝，乃是我家数代收集而得，你看如何？ ”
铁中棠道：“ 人间少见。 ”
麻衣客缓缓笑道：“ 方才那些少女又如何？ ”
铁中棠道：“ 人人俱是绝色。 ”
麻衣客面色突然一沉道：“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这里的珍宝，山你取去，方才的少女，由你选择。 ”
铁中棠心头一动，道：“ 什么事？ ”
麻衣客且不答话，伸手在玉壁之上一按，玉壁上突然现出一扇镶着水晶的小小窗口，铁中棠忍不住凑过去一看。
窗子那边，亦是一间雅室，室中玉榻锦墩上，斜坐着一个白衣女子，秀发披肩，容貌如玉，不是水灵光是准？
她身前身后，俱都堆满了各色各样珍奇的玩物，时新的鲜果，华丽的衣衫，绝美的珠宝……还有一叠叠书册，一只毛羽鲜艳的鹦鹉，这所有一切，正都是世间所有女子俱都喜极爱极之物。
但水灵光斜坐榻上，却仍是满面愁容，她手里虽拿着本书，眼睛却未瞧在书上，只是呆呆的出神。
铁中棠目光动处，但觉心神一阵激荡，忍不住脱口唤了出来。
麻衣客微微一笑道：“ 你虽瞧得见她，但她却瞧不见你，你纵然喊破喉咙，她却也听不到。 ”
铁中棠冷笑道：“ 堂堂武林前辈，囚禁个女子，也算不得是什么英雄。 ”转过头去，不再看他。
麻衣容缓缓道：“ 你只要当着她面，对她说永远不愿再见到她，这里的珍宝、美女，便由你随意带走。 ”
此间的珍宝、美女，世人见了，莫不心动，他只道铁中棠万难拒绝。
铁中棠大笑道：“ 在下只当前辈还有知人之明，哪知……嘿嘿，前辈看在下可是这样的人么？ ”
麻衣客面色微变，冷冷笑道：“ 你莫忘了，她此刻已在我掌握之中，我若是用强，也不怕她飞上天去。 ”
铁中棠笑道：“ 前辈虽看错了在下，在下却不会看错前辈，前辈若要用强，还会等到此刻么！ ”
这麻衣客虽然贪逸好色，但却自视极高，铁中棠这句话正说到他心坎里，霎眼间他面色便已大见和缓。
他缓步在屋中走了一圈，方自驻足道：“ 我的武功，你己见过，若是出手助你仇敌，又当如何？ ”
铁中棠道：“ 前辈武功，在下生平未见，若是出手助我仇敌，在下自然万万抵敌不过。 ”
麻衣客微微一笑，道：“ 你若答应了我，我便出手助你将仇敌全都杀死！”他生性奇特，从不愿过问武林中事，此番说出这句话，实是万不得已，只因他自幼及长俱是一呼百诺，从未有人敢稍拂其意，此番只当稍使手段，水灵光便将投怀送抱，哪知他无论使出什么法子，水灵光还是对他不理不睬。
水灵光对他越是冷漠，他便越是热情，也就不屑用强，只有要铁中棠说出那番话来，好教水灵光死心。

是以他才不惜使出千方百计，只求铁中棠答应。
铁中棠果然不禁为之怦然心动，暗暗忖道：“若是他出手相助，何愁大旗门仇不能报？”
但瞬即转念忖道：“但我又怎能为了自身之事，牺牲水灵光？何况……大旗门雪耻复仇，也不能假外人之力。”
一念及此，当下淡然一笑，摇了摇头。
麻衣客大怒道：“好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嗖的一掌往铁中棠劈来，掌势之快，便是迅雷闪电亦所不及。
哪知铁中棠眼见他一掌劈来，竟然不避不闪，但觉冷风卷面，有如刀刮，寒气直透足底。
麻衣客怒道：“你要死么！”怒喝之中，却已在那间不容发的刹那之间，硬生生顿住了掌势。
铁中棠见他掌力收发由心，武功实已入了化境，也不觉暗暗心惊，口中却淡淡笑道：“前辈若要动武，在下万万不敌，闪避又有何用？”
麻衣客呆了一呆，手掌反劈不下去，突然狠狠跺了跺足，一掌劈在空间，但闻掌风呼的一响，四下珍宝纷飞，声势当真惊人已极，他满腔怒气无可发泄，可怜那些珍宝都倒了霉，叮　落在地上，竟已被掌风震得粉碎。
铁中棠神色不变，冷冷道：“前辈掌力虽强，胆子却小得很。”
麻衣客怒道：“你说什么？”
铁中棠道：“前辈胆子若不小，为何不敢让她见我一面？”
麻衣客又是一怔，突然大喝：“随我来！”放足奔去。
铁中棠知他已中自己激将之计，大喜跟去，麻衣客身形奔行在玉石长廊间，望之有如凌虚而行。
原来那藏宝之室与水灵光所在之地，相隔虽仅一壁，但两室间的道路却是曲折绵氏，繁复已极。
铁中棠见那道路之曲折变化，竟似暗合奇门生刺之理，但他既入虎穴，索性什么都不管了。
奔行了片刻，方至地头，水灵光歌声自珠帘中传出。
歌声如丝如缕，唱的是：“只道不相思，相思令人老，几番几思量，还是相思好。”简简单单几句话，当真将相思滋味刻划得深深入骨。
麻衣客冷“哼”一声，道：“相思有什么好？”一步跨入珠帘，见到水灵光，面上怒容立刻消失无影。
水灵光也已见到他身后的铁中棠，神情立刻呆住，亦不知是悲是喜，手里的书不觉“扑”的落了下来。
两人目光相对，便生似再也分离不开，麻衣客站在一旁看得心里委实不是滋味，大声道：“既已相见，快说话呀！”
但两人目光还是瞬也不瞬，都觉此时无声远胜有声，纵有千言万语，又怎说得出自己的心意。
麻衣客自桌上拈起枚葡萄，一面咀嚼，一面在两人间走来走去，不知不觉间，竟将葡萄连皮带核都吃了下去。
那葡萄本是异种，芳香甘美，但他此刻却食而不知其味，口中只喃喃叹道：“容易！容易……唉，难！难！难！”
门外“噗哧”一笑，阴嫔怀抱嫔奴款步而来。
她乌发如云，盈盈娇笑，身披白纱，长裙曳地，更显得风姿绰约，白纱

下露出双白生生的手腕，腕上金钒随着脚步叮　作响，看来不但比那日山谷中更为丰腴，而且更为娇美年轻了几分。

她款摆腰肢，走到铁中棠身畔，轻轻笑道：“小弟弟，可知道他嘴里万才说的容易是什么？难是什么广铁中棠感激的瞧了她一眼，微笑道：“此刻杀了我容易，但虽然杀了我，若要灵光将我忘记，仍是难如登天。”

阴嫔嫣然一笑，转向麻衣客，道：“他说的可对？”

麻衣客笑道：“你引来的少年，脑筋自然不错。”

阴嫔咯咯娇笑道：“既然不错，那么你自己也知道永远不能让这女孩子回心转意了，那么……就不如放了她吧！”

麻衣客面色一沉，道：“哼，哪有这般容易！”

水灵光突然轻掠而来，拜倒在地，仰首道：“你与其将我困在此地教我恨你，不如放了我，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的好处！”她目中泪光莹莹，满面凄楚哀怨，铁石人见了也不能不为之动心，那颤抖着的吃吃口音，更令她平加几分缺陷的美，要人自心底对她升起怜惜。

麻衣客瞧了她几眼，苦笑道：“我实不愿你恨我，怎奈我若放了你，你立刻便走了，永远记着我的好处又有何用！”

水灵光道：“那……那么你就杀了我吧！”

麻衣客仰天叹道：“我又怎忍杀你……”

铁中棠道：“你既不杀，又不放，究竟要怎样？”

阴嫔笑道：“对呀，你究竟要怎样，也该让人家知道才是，这样拖下去，难道当我永远不会吃醋的么！”

麻衣客失笑道：“哦，原来你也会吃醋的……”负着手又走了几转，突然驻足道：“有了！”

铁中棠道：“怎样？”

麻衣客道：“你若能闯得过我八门一阵，我便放你两人！”

阴嫔面色微变，强笑道：“但……但那八门一阵………

麻衣客笑道：“但什么！我旨日也是硬碰硬闯过那八门一阵的，否则先父也不会让我下山！”

阴嫔道：“谁不知道你是武林奇才，世上又有几人能比上你，但是他……唉，他也不差！”

麻衣客大笑道：“他既不差，就试试吧，怎样？”

最后两字，自是对铁中棠说的。

铁中棠暗忖道：“你既闯得过，我为何闯不过！”只要竞争公平，他便毫无所惧绝不逃避，当下大声道：“好！”

麻衣客微微一笑，道：“都随我来！”大袖飘飘，当先而行，三转两转将众人带入一间石室。

那石室形作八角，共有八门，门上重帘垂地，分作红、橙、黄、绿、青、蓝、紫、黑人色，也不知门内藏有何物。

暗色垂帘门前，有几具石榻玉几，放着些鲜果佳肴，香茶美酒，翠杯玉盏，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铁中棠暗暗忖道：“八门已见，却不知一阵何在……”

麻衣客双掌一拍，除了黑门外，另七道垂帘里应声走出七个人来，垂帘颜色不同，走出的人身上衣衫颜色也不同，什么样颜色的垂帘里，走出的便是身穿同样颜色衣衫之人。

这七人秋波盈盈，也都是绝色少女，但衣衫不但颜色各异，式样也无一雷同，有的是宽裙大袖，有的是云披短裙，有的是窄脚袖，缀边裤……反正各种各式的衣衫式样都育，一时也难以说清，那衣香鬓影，娇声英语．却教人目迷五色，就连水灵光都几乎看得呆了。

铁中棠暗叹忖道：“这些少女，个个俱是人中绝色，也不知他是何处寻得来的，但他还不知足，看来……”

思念尚未转完，却见这七个锦衣少女已娇笑着将他团团围住，铁中裳皱眉道：“这就是前辈要我闯的阵么？”

麻衣客大笑道：“不错，此阵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儿回见，你能一闯此阵，纵然输了，福气也算不错。”

铁中棠道：“如何闯法，输赢如何作准？”

麻衣客笑道：“此阵名唤‘汕女脱衣阵’——”铁中棠听了这名字，双眉己不禁深深皱在一起。

麻衣客又接道：“这七个小丫头，武功虽不甚高，但也不弱，她七人将际围在中央，一面脱衣，一面动手脱你的衣服，等到她七人衣服脱尽，而你的衣服却未被她们脱下一件，这一阵便算你赢了一半，还有一半么……哈哈，还有一半先等你赢了这一半再说也不迟。”

铁中棠听得又惊又奇，目定口呆，水灵光却听得红生双颊，呆在当地，只见锦衣少女们秋波乱抛，吃吃娇笑不绝。

麻衣客笑容更是得意，道：“我这七仙女阵，武林中敢夸无人见过，能闯过此阵之人，武功便可算是高手了！”

铁中棠暗忖道：“此阵虽然匪夷所思，但我又不是死人，怎会被她们脱了衣服……”当下大声道：“她七人衣服要脱多久？”

麻衣客大笑道：“她七人不住脱衣，绝不停顿！”

铁中棠微一沉吟，大声道：“她七人脱衣之时，我若将她们全都打倒，脱阵而出，这又当如何？”

麻衣客笑道：“你若能将之打倒，自也算你胜了。”

铁中棠暗忖道：“这七人武功纵不弱，但她们既不住脱衣，哪里还能动武，我乘机将她们全都击倒也就是了。”

一念至此，整了整衣衫，道：“好，姑娘们请出手。”

锦众少女们轻轻一笑，身形闪动，在铁中棠身侧围了个丈余方圆的圈子，那甜甜的笑声，已足够令人心动。

水灵光忽然大声道：“且慢，他……他若输了又如何 ”

麻衣客笑道：“他苦输了，还有一次机会，你且看这四面石壁上的人物图形，所雕俱是破阵之法，只要他能在七日之中，将壁上武功学会，七日后必能破阵……哈哈哈，想当年我也是在七日之中破了阵的。”

水灵光转目四望，四面石壁之上，果然满雕人物飞翔刺击之势，不禁垂首道：“如此说来，这倒公平得很。”

麻衣客笑道：“若要不公平，我自己难道不会与他动手么，与人争胜，总要人心服口服才是！”

他缓步走向黑帘前石榻，笑道：“请来这里观战如何？”

阴嫔娇笑着当先随去，水灵光瞧着麻衣客暗暗忖道：“此人虽然可恨，但有些地方，倒也不失为君子。”

一念至此，不禁对他稍生好感，随过去轻叹道：“你已有了这么多千娇

百媚的……的人，为何……还偏偏要……要不肯放我？”

麻衣客斜倚榻上微微一笑也不答话，阴嫔却咯咯笑道：“好妹子，告诉你，你越是不肯答应，他越是想你。”

水灵光呆了一呆，道：“男……男人都这样贱么？”这却令麻衣客听得目定口呆，阴嫔早已笑得花枝乱抖。

过了半晌，麻衣客方才苦笑着摇了摇头，拍掌道：“乐起，阵发！”语声清朗，直穿出户，户外乐声立起。

这乐声抑扬顿挫，奏的曲调乃是诸般赏心乐事，要人不由自主听得心旷神怡，锦衣少女随着乐声轻移莲步转动起来，铁中棠见她们转了两圈，仍无动手之意，忍不住脱口道：“脱呀！”

话才出口，脸已不禁一红，只听阴嫔格格笑骂道：“好个不害臊的大男人，硬逼着人家姑娘们脱衣服么！”

水灵光虽然心中有事，也不禁听得一笑。

这时乐声突变，由悠扬之声，变为轻柔之调，自红珠垂帘中出来的红衫少女娇笑道：“莫急，这就脱了。”

语声中，但见她纤手微扬，娇躯半转，已将身上的红绸披肩除下，有如一片红云般洒向铁中棠的面门。

这披肩虽是一方红绸，但在她手中洒出，但闻风声猎猎，力贯四指，实如一件极厉害的外门兵刃一般。

铁中棠哪敢怠慢，身形一闪，堪堪避过，另一少女已将身上橙色短衫除下，随手拂来。

但见衣角飞扬，斜拂铁中棠大横肋外之章门穴，用的竟是武林罕见的拂穴手法，认穴之准，不差分毫。

铁中棠一惊之下，错步折腰，只听身后咯咯一声娇笑，一件绿缎背心己带着风声打向他背后椎下命门大穴。

三招过后，铁中棠才知道这些少女们每一个脱衣的动作中，都隐含一着极厉害的招式。

她们的动作，虽然极尽温柔诱惑，但招式却是奇诡变幻人所难测，而且七人联手，配合无间，一招连着一招，有如抽丝剥茧，连绵不绝，根本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再加上那柔靡的乐声，甜甜的笑声，更令人心硅摇荡，更何况那眼前飞舞的衫裙，也令人目迷五色，眼花镣乱。

铁中棠又惊又奇又骇，虽然勉力支持着，但十数招过后，便已汗流浃背，举手出招，都变的困难已极。

要知借脱衣之姿势发出的招式，招式自是奇诡百出武林罕见，以衣衫作为兵刃，自也令人难防。

加以七人联手，乐声乱心，衣裙迷目，无论其中任何一事，已足使人手忙脚乱，何况四管齐下。

就连阵外的水灵光，也不禁暗暗心惊，麻衣客侧目笑道：“且看我的七仙女阵，是否为天下第一奇阵！”

阴嫔叹道：“别的阵式纵有此厉害，也无此奇诡，有此奇诡，却又无此香艳悦目，令人动心，我走遍江湖，见的厉害阵式也不少了，但像这样集威厉、奇诡、诱惑、好看、迷人、香艳于一身的阵法，却当真是从来未见，端的可称是天下第一奇阵了，也只有你们家这些精灵鬼才想得出这种阵式来。”

麻衣客满面得意，大笑道：“好的还在后头哩，等着瞧吧。”

这时乐声更是柔靡诱人，有如怨妇思春，荡妇呻吟。

那些锦衣少女面上笑容更媚，身上的衣衫也已除下一半，有的露出了半段粉腿，有的露出了一双玉臂，有的衣襟半解，酥胸浅露，有的长衫已褪，圆脐撩人……衬着满地衣裙锦绣，望去更是五光十色，心醉神驰。

要知她们衣衫的式样备不相同，脱法也不同，是以才能发出各种不同的招式，出招之部式，更是千奇百怪，说也说不尽。

这阵法的妙处，果然是越看越多，越多越妙。

铁中棠掌风虎虎，指东打西，纵施出一身解数，仍是难以招架，只是他招式委实太快，是以还可支持。

突听那黄衣少女媚笑道：“你看我的腿好看么？”

水葱般纤指轻轻一抽，裙带已解，长裙顿落。

但见她有足一勾，自生生的修长玉腿带着落地的长裙飞起，竟以“鸳鸯双飞足”急踢铁中棠腰下。

玉腿纷飞，妙处隐现，铁中棠只觉心头一跳，后面又是一双粉腿飞来，他来不及抵挡，只有纵身跃起。

黄衣少女娇笑道：“呀，还是踢得着！”

如霜白足，轻轻一抖，足上的鞋子，宛如暗器般打了出去。

这一招确是妙绝人衰，令人再也想不到的。

铁中棠身形凌空，只见四只鞋子带着四道风声前后袭来，立刻张臂飞足，要先将前面那两只鞋子踢落。

哪知这些少女以足飞鞋，力道之拿捏，竟与暗器高手无异，后面两只鞋子竟然后发先至直打铁中棠双膝。

铁中棠骤出意外，眼见避无可避，突然身子一攀，凌空一个斜斗翻落下来，闭起眼睛，双拳挥出。

只因他实在不敢去看人家双踝飞起时之姿，是以才先闭起眼睛再出招，但拳风虎虎，却令人不得不退。

阴嫔拍掌笑道：“好招！”

麻衣客道：“也未见太好，水小妹，你说好不好？”水灵光早已看得目摇神驰，哪里有心听别人说话。

一个紫衣少女忽然轻轻抬起腿来。她身上宽衫长裙已褪，只剩下半截紧衣，还有双浅色的袜子，紧裹着那修长匀称的玉腿。

此刻但见她左手五指尖尖，插入了袜口，右手提着袜尖，向外一拉，长袜立刻被脱了下来，有如一条长鞭般，直打铁中棠面目，口中娇笑道：“给你只臭袜子闻闻！”五腿也乘势飞出，一招两式，上下交攻，端的厉害已极。

铁中棠哭笑不得，这种招式，他哪敢去接，哪知身后也有人娇笑道：“你不嗅她那只，嗅我这只也一样！”

果然又是一只淡青色的袜子长虹般飞来。

铁中棠虽处险境，临危不乱，他变招是何等迅快，双臂振处，身子突然窜出，堪堪躲了过去。

他本可乘机发招，虽未见能伤人，但至少也可稍挽颓势，怎奈他目光转处只见到一双白生生的腿，这一招却教他如何下手。

他面前正是那婀娜的红衣少女，但此刻她衣裙却已尽褪，只剩下一件鲜红色的马甲背心，衬得肌肤更见莹白。

她右手抓着马甲下左端襟摆，左手抓着右摆，双手向上翻扬而起，马甲

立刻被脱了下来。

无论任何脱套头背心的姿势，俱是如此，但她却将之化作招式，那背心有如红云般当头向铁中棠罩下。

铁中棠想也不想，双掌齐出，“黑虎偷心”直打对方胸膛，是以那红衣少女使出那一招后，前胸自然空门大露，铁中棠这一招黑虎偷心，以攻为守，正是好着，但他招式方出，才发觉对方马甲内已再无别物，但见酥胸如玉，鸡头新剥，铁中棠眼前一花，这一招哪里还能出手。

这情势笔下写来虽慢，招式却快如闪电，怎容他稍有失着，就在这刹那之间，他双臂已被人左右托住。

红衣少女咯咯一笑，将那鲜红的马甲轻轻蒙在铁中棠头上，纤纤十指便来解铁中棠衣钮。

铁中棠惊怒之下，方待挣扎，怎奈左右双时之曲池大穴已被轻轻捏住，竟然动弹不得。

麻衣客大笑道：“丫头们！莫撕了他衣服，知道么，要将他衣衫好生剥下来，才显得咱们这七仙女阵的妙处。”

红衣少女娇笑道：“若要撕他衣服，还会等到现在么！喂，我说你放心好了，咱们绝不弄坏你一粒衣钮！”

话说完了，铁中棠上衣也被脱下，他茫然木立在地，但见四下少女娇笑如花，媚眼如丝，身上粉光致致，活色生香，地上满堆着各色锦绣，衬着一双双如霜白足，但他们衣衫果然还未脱完，自己果是输了。

托着他右时的黄衣少女媚笑道：“你若是瞧什么？只怪你太差劲了，你还能再挡片刻，咱们……咱们………

另一边的绿衣少女笑骂道：“小妮子，要说就说，害什么臊！”

黄衣少女格格笑道：“你若是能再挡片刻，眼福就更好了，知道么？”她胸膛一挺，铁中棠连忙闭起眼睛，心中亦不知是羞是恼。

那红衣少女提着铁中棠的上衣轻轻一抖，娇笑道：“男人的衣服，都是些汗臭气，你们谁要……”

话声未了，已有一条人影自榻上横空掠来，秀发飞扬，衣衫飘飘，姿势之美，无与伦比，正是水灵光。

她满面俱是哀怨愁苦之意，但秋波中却带着怒光，娇叱道：“拿来！”双手齐出，去抢红衣少女手里的衣服。

红衣少女双手一缩，将衣服藏到背后，轻退了两步，道：“唷，好不害臊，这衣服又不是你的，你抢什么！”

水灵光道：“你……你拿不拿来！”

她本就不善与人争吵，此刻又气又急更是说不出话来，苍白的双颊也激起了一阵淡淡红晕，望之更是美如天仙。

麻衣客不禁瞧得呆了，红衣少女笑道：“这件臭衣服咱们也不稀罕，但你若要，就偏偏不给你，妹子们，是么？”

锦衣少女本想水灵光夺去她们的宠爱，对她早就有些妒恨，此刻一起拍掌笑道：“对，对，偏不给你！”

水灵光轻轻咬了咬嘴唇，目中突然流下泪来，锦衣少女笑得更是开心，道：“呀，哭了，大姐，你瞧她哭得这样可怜，就给她吧！”

红衣少女笑道：“呀，这副小脸蛋，一哭果然更美了，只可惜呀我不是男人，你越撒娇，我越不还你！”

水灵光呆呆立在地上，头垂得更低了。
铁中棠瞧在眼里，心里又是伤心又是怜惜，暗叹忖道：“灵光的天性委实太柔弱了，任何人都可欺负她！”
一念尚未转完，突听“吧，吧，吧”三声轻脆的掌声，原来水灵光突然出手如风，在红衣、黄衣、绿衣三个少女面上各个打了一掌，这三掌打得骤出不意，红衣少女们竟被打得呆了。
麻衣客大笑道：“打得好……打得好！”
水灵光反手一抹面上泪痕，大声道：“放下衣服，出去。”
锦衣少女再也想不到这柔弱的女子竟会突然变得如此凶狠，目定口呆，面面相觑，一起怔住。
铁中棠更是又惊又喜：“灵光变了，变得好！”
他却不知道水灵光性子原极强韧，否则又怎能忍受在那泥壑中的非人生活，只是她从小就被养成那逆来顺受的脾气，是以看来显得极为柔弱，但别人若是将她逼得急了，她脾气发作出来却是非同小可。
她突然一把抓起地上的红衣绿裙，没头没脑的往锦衣少女们面上抛了过去，锦衣少女们又惊又奇，竟被她抛得四下奔逃，刹时间但见燕语莺叱，玉腿纷飞，满堂俱是春色，红衣少女奔到门口，方自回首道：“臭衣服，谁稀罕，你拿去吧！”远远将铁中棠衣服抛了过去。
水灵光纵身接过衣服，麻衣客大笑道：“妙极妙极，想不到一群小野猫竟被个小白兔制服了。”
阴嫔噗哧笑道：“看来黄鼠狼要吃兔子肉，可真不容易！”
麻衣客大笑道：“我是黄鼠狼，你就是妖狐狸。”
水灵光却似没有听到他们的话一般，呆了半晌，缓缓走到铁中棠身前，递过衣服道：“你……你穿上吧！”
铁中棠知道她是为了自己受侮，才会发这脾气的，心头也不知是甜是苦，伸手接过：“好……我穿上。”
水灵光道：“这七天……。”
铁中棠道：“这七大我自会好生揣摸，只要他能在七天里学会破阵的法子，我也一定能学会的。”
他缓缓穿起衣服，接道：“这衣服穿上，她们就再也脱不下了。”
水灵光瞬也不瞬的瞧着他，口中虽来说话，但目光中满注深情，也充满了对他的信任之意。
阴嫔瞧了瞧麻衣客，故意长叹道：“好一对壁人，当真是郎才女貌，天成佳偶……”抱着嫔奴，婀娜走了出去。
麻衣客冷“哼”一声道：“这七日之中，你虽可在此揣摸破阵之法，但却不可出此室一步。”
铁中棠道：“这七日时光，是何等宝贵，你纵以八人大轿来抬我，我也不会走出此室一步的。”
水灵光道：“对了，我也不扰你，你……你赶紧学吧！”转过身子，缓步走出，但将出门户时又不禁回首而顾。
麻衣客冷笑道：“她对你如此情深意重，我若不让你为她吃些苦头，也显不出你对她的心意。”
铁中棠笑道：“前辈要我吃苦时，想必自己是在吃醋？”
麻衣客大笑道：“对了对了，猜的不错，我若不吃醋，也不会要你吃苦

了。”

大笑转身，拂袖而出。

水灵光立在门口惶声问道：“什么苦头？”

麻衣客曼吟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声音渐远，终于带着水灵光走了。

第一九章　九天仙子下凡尘

铁中棠略作将息，立刻开始揣摸，只见四壁之上的图形，每一姿势，果然俱都是演示着一极精妙的招式！

这些图形虽独立便可自成招式，有的却须五七相连方成一招，但招式之间却均有联系，其中变化之微妙，端的是武林罕睹。

铁中棠暗忖道：“那麻衣人胸襟磊落，性情却偏激，当真是善恶不辨，奇怪已极，若非如此奇怪之人，又怎会将这两种精微之武功轻易示人？”

他天性自极好武，此刻骤然见着这等精奥之武功，自是大喜如狂，当下放开一切，眼瞧石图，手比招式，心中揣摸。

一个罗衣少女捧着具沙漏计时之器飘飘走了进来，娇笑道：“瓶中之沙漏尽，便是一日过了。”

铁中棠全心全意俱沉醉于那招式之变化中，随口漫应一声，却连头都未回过去瞧上一眼。

他再以这壁上招式与方才少女们的招式比较，只觉那些少女之“脱衣拳”虽是奇诡无比古今所无，但这壁上之招式，却果然恰是她们的剋星，一招一式，俱都恰恰可将对方脱衣之动作封死，那招式有时看来亦是平平常常，但稍一揣详，便可发觉对方遇着此招，立刻缚手缚足，再也无法出手。

铁中棠如醉如痴，趣看越是巧妙，到后来突又发觉这壁上招式俱是守势，讲究的是：封、闭、拦、挡、切、锁、缠这七学要诀，再一深思，又发觉那“仙子脱衣拳”却俱是攻势，踢、打、拂、刺、劈、砍、勾，无所不至，应有尽有，这攻势虽然凌厉无情，但有时一招攻出之后，自己却不免空门大露，世上的武功虽杂，但以这般只攻不守的招式却是绝无仅有。

要知招式攻而不守，那攻势自然凌厉，守而不攻，那守势自也严密，若将此两种招式合而为一，正是套绝妙拳术。

但若将此两种招式分开，本都无法单独成立，唯因那仙女阵乃是七人联手，一人失手，救援立至，是以招式之间，自可不必防护自己，何况，他们空门大露之时，也就是罗襟乍解，香泽初闻之时，对方若是正人君子，怎肯放手去击那空门，对方若非君子，见此情况，正足销魂，想来也舍不得下那辣手摧花，见了此阵之攻势，便可较世上其他阵式俱都凌厉几分。

铁中棠智慧是何等聪明，焉有看不出此中妙处之理，不禁为之又惊又叹：“若非奇人，又怎能创出这般奇招？”

转首望去，突见那漏中黄沙竟已将完全漏尽，原来他沉醉于武功之中，竟己不知不觉过了一日。

不知时间已过去这般久倒也罢了，此番既已知道，铁中棠才想到自己有多时未进饮食，顿觉腹饿难忍。

玉榻上的瓜果饮食，早已不知何时被搬走了，却有个轻衣少女笑孜孜的瞧着他，正是那送时漏来的女子。

铁中棠不由走过去，抱拳道：“姑娘！”

那女子不等他话说完，先已笑道：“你可是饿了么？”

铁中棠呆了一呆，讷讷道：“姑娘怎会知道？”

轻衣少女抿嘴一笑，露出两只深深的酒窝，笑道：“我等你说这句话己有许久了，那时你学武学得肚子都不顾了。”

她肌肤莹白，眼波流动，虽非绝色美女，但却带着种说不出的风韵，此

刻嫣然一笑，更是撩人。

铁中棠道：“姑娘若方便，不知可有食物……”

轻衣少女摆了摆鬓发，横眸媚笑道：“他吃醋，你吃苦，这句话你寞作已忘了么？何况……”

她咯咯笑着接道：“世上最最胸襟阔大的人，只怕也不会拿出好酒好肉来招待他的情敌吧！”

铁中棠又是一怔，道：“这……这……”他这才知道麻衣客“饿其体肤”这句话之含意，但若无饮食，又怎能支持七日？

轻衣少女眨了眨眼睛，斜卧到玉榻上，轻轻笑道：“他要我告诉你，你若要饮食也不难，但……”横眸一笑住口。

铁中棠脱口道：“但什么？”

轻衣少女笑道：“你若不再与他赌斗，便是他的客人，他自要好生招待你，否则，便要你做工来换食物。”

铁中棠暗暗忖道：“原来这就是‘劳其筋骨’！”他心中虽然气恼，却又无可奈何，叹道：“做什么工？”

轻衣少女扭动着腰肢，裙角下露出半段莹白色的玉腿，媚笑道：“做什么工，却要看我吩咐了。”

她抿嘴、拢发、扭腰、露腿，使出了百般风流解数，铁中棠却有如未见，冷冷道：“既是如此，姑娘请吩咐吧！”

轻衣少女突然翻身站起，娇嗔道：“瞎子，瞎子，你难道是个瞎子么？”她自负一代尤物，即便在这众香国中，亦属个中翘楚，此刻自是又气又恼，秋波转了几转，突又娇笑道：“好，我来吩咐你，你先来替我按摩按摩，捶捶腿吧！”飞身倒落下地，一双莹白玉腿却斜斜搭在榻畔。

若是换了云铮，此刻定已不顾一切一拳打了出去，若是换了沈杏白……咳咳，那情况更是不问可知了。

但铁中棠却只是微微一笑，果然坐下为她捶起腿来了，这双腿非但白如莹玉，而且从臀到脚毫无暇疵，当真是细致白嫩，柔若无骨，触手之处，宛如玉脂，铁中棠也不禁心头一荡，仰目望去，才发觉这女子身材之美端的难以描述，身上每分每寸，都充满了令人不可抗拒的诱惑，轻衣少女见到他目中渐渐有了异样的光芒，噗哧一笑道：“原来你也不瞎！一条腿直伸到铁中棠鼻端眼前。

铁中棠柔玉在手，温香入鼻，但双目突又变得十分清澈，只是口中笑道：“想不到身材美妙竟比面容娇艳还要令人心动……”

突听门外有人笑道：“水姑娘，你瞧瞧，这就是你心爱的英雄男子，想不到他还有这般功夫！”

塌上的轻衣少女也在咯咯笑道：“功夫还真不错，揉得我好舒服哟……哎，哎呀，轻点……上面一点。”

铁中棠不用回头，他知道这自是那麻衣客故意如此羞侮于他，再带水灵光前来观看，但他也仅是微微一笑。

只听水灵光轻轻道：“他若不如此，怎能支持七日，他……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他受的苦越多，我越是对他好，何况……他纵是爱上别的女子，我还是要对他好。”这几句话说得简单明了，教人再也无法回口，铁中棠面上虽然仍是微微含笑，但心头却已不禁泛起千百滋味。

身后半晌都无声息，显见麻衣客已被她说得怔住。

却听得阴嫔的口音叹道：“难怪这少年连头都未回，原来他早已知道水姑娘对他信任的了。”

她幽幽长叹一声，曼声吟道：“但使两心相知，又何惧恶魔中伤……”铁中棠听得暗暗好笑，知道她乃是故意要气那麻衣客。

哪知麻衣客却纵声大笑起来，道：“好个不吃醋的水灵光，只恨我无福得到，好，今日苦工算是做完了，让他吃罢！”

铁中棠一笑住手，忖道：“此人倒不愧是个男子汉。”

两个少女端来满盘鸡鸭鱼肉，满搏美酒，当真是色、香、味俱美。引人食欲，何况铁中棠早已饿得发慌。

他咽了口唾沫，便待动手大嚼。

哪知轻衣少女却又拦住了他，轻笑道：“这是主子客人吃的酒食，工人仆役吃的在那边。”伸出春葱般玉指轻轻一指。

铁中棠随着她手指望去，一个木盘上，放着一碗清水，一个馒头，当下苦笑一声，也不争辩过去吃了。

但小小一只馒头怎能填饿，他不吃还好，一吃更是勾起食欲，更觉饥肠辘辘，难以忍耐。

眼见那轻衣少女在那里嗞嗞咭咭，吃得极是有味，不住笑道：“你若不再搏斗，爱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且……”

她秋波一阵荡漾，掩口媚笑道：“这里的人和珠宝，你都可随意带去，我……我也可跟着你走！”

她故意散落衣襟，隐约露出了那毫无暇疵的莹白肌肤，铁中棠眼睛却只瞧了瞧那鸡鸭，暗叹一声，走回石壁。

轻衣少女冷笑一声，突又纵身跃下，微一旋身，扯落了满身的衣裳，大声道：“你瞧，我有什么比不上她？”

那胴体之丰美诱人，当真令人眩目。

铁中棠回头瞧了一眼，又自一笑，便转头揣摸武功，不再理她，他若是不敢回头去看，那少女倒也不气，但他回头瞧了一眼，却仍无动于衷，却令她又羞又恼，撕下衣服，一件件全都抛在铁中棠脸上。

这样过了几日，那少女想尽了各种法子，不住去折磨铁中棠，苦工越做越多，馒头却似越来越小。

麻衣客也不时带着阴嫔、水灵光等人来这里大吃大喝，但这一切，铁中棠竟全都只当未见一般。

他全心全意都用在壁间的武功招式上，自觉进境甚速，他武功本有根基，又复聪明强记，学来自然事半功倍。

到了第七日开始，他几乎已将壁上图形全部记在胸中，自问无论对方使出什么招式，他都可封闭。

这时他体力虽弱，精神之力却极为旺盛，全身都似乎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全心跃跃欲试。

那轻衣少女忽然走了过来，在他对面坐下，笑道：“今日已第七日了，这些日子我对你不好，你莫怪我。”

铁中棠笑道：“鸽子姑娘莫客气，这怎怪得了你。”他此刻已知这少女名字，原来此间少女，俱是以禽鸟为名。

鸽子姑娘叹道：“再过几个时辰，我们又要动手了，这次你还是不会胜的，你也莫抱太多希望。”

铁中棠胸有成竹，口中却笑道：“ 只要姑娘客气些就是。 ”
鸽子姑娘道：“ 我自不会太难为你，但我那六位姐妹…… ”
她话来说完，铁中棠突觉耳畔轰然一声，有如迅雷轰顶一般，震得他心惊胆落再也动弹不得。
他方才自以为已可将对方少女出手招式封死，只因他本身之武功本已不弱，再加以学了壁上秘技，但此刻他却被鸽于姑娘一言提醒，对方本是七人，招招式式，俱可互相配合，一人失招，另一人立可来救。
铁中棠算来算去，竟忘了七人连手，而无论任何一种阵势，威力最强大之处，便是互相配合，他武功纵然胜过对方七人，招式纵能将对方出手一一封死，但对方连绵的招式配合起来，他仍是有败无胜，除非他将满壁千百种招式全都融而为一。
但他七日尽心尽力，也不过只能将这些招式分别强记着而已，若要将这些招式之妙用融合，又岂是百十日间所能达到。
转目望处，黄沙又已漏去大半，距离较手之时，最多也不过只剩短短三、四个时辰了。
铁中棠木坐当地，刹那之间，便已汗如雨落。
鸽子姑娘奇道：“ 你怎么样了？ ”
铁中棠惨然一笑，道：“ 只剩下最后数时，姑娘你难道都不能让我安安静静的歇息歇息么？ ”
鸽子姑娘瞧他本自神采飞扬，如今神色却突然变得如此奇怪，悄然一叹，也不再多话，转身走了开去。
铁中棠茫然坐在地上，心头万念皆灰，剩下的几招武功，也不想再去学了，敌强我弱，情势太过分明，他纵有通天本事，此刻也是无计可施，他出道以来，屡逢凶险，却从未有此刻这般伤心失望。
不知过了多久，只听笑声遥遥传来，麻衣客、阴嫔，水灵光，以及锦衣少女们，嘻笑着走了进来。
麻衣客笑道：“ 七日已过，你可准备好了？ ”
铁中棠木然道：“ 好了！ ”
麻衣客道：“ 此次你若败了，我立刻送你出山，但……哈哈，想来你胜算无多，你又饿了多日，不如我与你将饯行之酒先吃了吧！ ”
铁中棠也不争辩，少时果然送来满盘佳肴，他虽然饥肠辘辘，却是难以举著，只见七个少女亦已鱼贯行来。
这些少女身上，穿的仍是各式各样的锦衣，但件数却似比上次又多了些，鸽子姑娘身穿橙色，艳光最是照人。
铁中棠暗叹忖道：“ 你们又何苦穿这许多衣衫，故意增长时间，反正我…… ”心念一转，突然大笑着长身而起。
水灵光最是关心，惶声道：“ 你……你怎么了？ ”
铁中棠也不答话，坐下只管大吃大喝起来，饱餐之后，精神更增，双手一拍，长身站起。
麻衣客微微笑道：“ 此刻便开始么？ ”
铁中棠道：“ 稍等片刻！ ”
突然将身上衣服一件件脱了下来，偷眼望去，麻衣客面上已变了颜色。
水灵光却更是惊惶，道：“ 你……你…… ”
铁中棠精赤着上身，将脱下的衣衫俱部交给水灵光，水灵光呆呆的接了

过去，呆呆的怔了半晌，突也拍掌笑道：“你……你赢了！你赢了！”一跃下地，牵着铁中棠的手掌，欢呼雀跃起来。

阴嫔亦自笑道：“真聪明的孩子。”

锦衣少女面面相觑，有人忍不住道：“他还未打，怎么便胜了？”只因从来无人破阵，是以她门也不知破阵之法。

铁中棠人笑道：“裤子是否衣服？”

少女们齐都一呆，红衣少女道：“裤子就是裤子，自然不是衣服。”她还当铁中棠糊涂了，怎么问出这样的话来。

铁中棠笑道：“裤子既非衣服，我此时身上已无衣服可脱，而我之赌约，却是你们脱完衣服后，若还不能脱下我一件衣服，我便胜了，我既已无衣服可脱，你们纵然将我击倒，也是我胜了。”

少女们听得目定口呆，转目去瞧那麻衣客，只见他盘膝坐在榻上，一言下发，面沉如水。

红衣少女道：“但……但你怎能将衣服……”

铁中棠截口笑道：“你们既能增加衣服，我自可减少，事前又无规定要我必须穿多少衣服。”

他叹息一声，接道：“此阵阵法已是古今少见，破阵之法更是妙绝人寰，当真无愧为天下第一奇阵了！”

红衣少女眨了眨眼睛，道：“但……但……”

麻衣客突然轻叱一声，道：“莫要说了，这就算他赢了，否则又有谁能在短短七日之中，学得破阵之法！”

阴嫔笑道：“你以前也是如此赢的么？”

麻衣客大笑道：“不错。”

阴嫔轻轻一叹，含笑道：“你虽是色狼，但却当真但白得很。”眼波流动，目光中满含赞许之意。

麻衣客故作未闻，但却掩不了面上的得意之色。

阴嫔接着笑道：“不但但白，而且公道，你若出个绝无胜算的难题与他相赌，你岂非就赢定了？”

铁中棠、水灵光对望一眼，心头俱都暗道：“不错。”

水灵光瞧着麻衣客面上的得意之色，突然缓缓道：“有人说若被自己喜欢的人称赞几句，那当真比什么都要高兴。”

麻衣客笑道：“说的好。”

水灵光接道：“又有人说：女子只会称赞自己喜欢的人，她若是不喜欢那人，谁也莫想要她称赞半句。”

阴嫔格格笑道：“小妹子，想不到你也懂事得很。”

水灵光道：“既是如此，你对她有情，她也对你有意，你两人便该相敬如宾，终生厮守，绝不容别人插入才是，若换做是我……唉，所以我真不懂，你两人为什么要……要如此？”她此番连遭险难，处世经验大增，口舌也大见灵便，此刻平心静气，缓缓而言，言语竞说得十分流畅清晰。

但是她语声方了，阴嫔与麻衣客面上的笑容便俱已消失不见，阴嫔双目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

麻衣客面色一沉，冷冷道：“你且莫高兴，此阵不过只破了一半，何况，一阵之后，还有八门，每扇门中，俱有一道难题，你若过这八门，只怕比登天还难。”

铁中棠暗叹一声，还未说话。
阴嫔轻抚着嫔奴的柔毛，缓缓接道：“ 不错，要过八门，难如登天，幸好剩下的时间己不多了。 ”
铁中棠、麻衣客不由得齐都变色道：“ 此话怎讲？ ”
一言来了，突听一阵金铃之声远远传了过来。
阴嫔缓缓下榻站起，秋波四下流动，缓缓道：“ 你听，铃声已响，这不就是有客人来了么！ ”
麻衣客凝目瞧了她两眼，一跃下榻，大步奔了出去。
铁中棠见他面上一片凝重之色，心头不禁一动，转目望去，那些少女们面上也都泛起了惊诧之容。
鸽子姑娘皱眉道：“ 咱们这里多年来从未有过外客自己闯入谷来，这来的人是谁，阴夫人莫非早就知道了么？ ”
阴嫔也不理她，轻拍着嫔奴，道：“ 小乖乖，这里就有热闹了，你要瞧瞧么？ ”扭动腰肢，走了出去。
少女们面面相觑，呆了一呆，鸽子姑娘目光又转向了铁中棠，道：“ 你是要留在这里，还是随我们去？ ”
铁中棠知道自己若是留在这里，此间门户必将一定关闭，当下毫不迟疑，赶紧笑道：“ 有热闹自是要瞧的。 ”
这些少女们虽然明知事情有异，但仍然是嘻嘻笑笑，娇笑莺啼，拥着铁中棠、水灵光两人，来到一座大厅，但却都不敢进去，只是悄悄 在帘外窥望。
这间厅堂辽广空阔，除了些石墩之外，便别无陈设，四面石壁发着青渗渗的光色，与他室的堂皇富丽景象迥然不同。
麻衣客卓立在大厅中央，已换了一件乌衫，头束黑带，面上毫无笑容，神情也突然变得十分沉肃凝重。
铁中棠个禁瞧得奇怪，不知这麻衣客为何做出此般如临大敌之态，他却不知此谷已有多年未有外人闯入，此番有人前来，实在大出意外之事——要知铁中棠前番人谷，实等于麻衣客自愿将他引进来的，自是例外。
阴嫔抱着嫔奴，远远立在另一边角落中，面上似笑非笑，眼波不住流动，手掌不住轻抚着怀中的嫔奴。
大厅中寂无声响，意味十分沉重。
忽然间，门外一声清喝：“ 阴夫人到！ ”
两个少女左右掀起了门帘，一个身穿碧袍、瘦骨嶙峋、带着些说不出的阴阴鬼气的自发者妪，缓步走了进来。
她容颜虽老，眼波却甚是明亮，左手扶在一个十三、四岁的童子肩上，右手扶着根乌黑的拐杖。
跟在她身后的，却是一双极为夺目的男、女少年，男的长身玉立，英俊飒爽，女的明艳照人，身材婀娜。
铁中棠、水灵光一见这几人，几乎惊叹出声来，原来他们竟是鬼母阴仪和她的门下弟子易清菊、跛足童子。
那英俊少年看来虽无缺陷，其声却又聋又哑，正是九鬼子中的第八位，江湖人称“ 无音夺魂，辣手郎君 ”。
鬼母阴仪走入厅来，目光在她妹子阴嫔身上轻轻一扫，微一颔首，立刻便转向麻衣客。
这姐妹两人多年未见，但这样便算打过招呼，当真比陌生人还要冷淡，

水灵光不禁瞧得大是奇怪。
　　她自己多情多意，自想不到世上竟有如此寡情之人。
　　鬼母阴仪冷冷道：“阁下虽然号称‘武林鬼才’，但我此番突然闯来，只怕阁下也未想到吧？”
　　麻衣客不动声色，淡淡笑道：“阴家姐妹行事素来神出鬼没，这些年来，我早已见怪不怪了。”
　　鬼母阴仪冷笑道：“这样最好！”缓缓坐下，再不开口。
　　麻衣客道：“你此番远道而来，就是为了来坐坐的么？”
　　鬼母阴仪道：“不坐坐又怎样？”
　　麻衣客哈哈笑道：“若有别的事，就请快说。”
　　阴仪道：“自是要说的，只是此刻还未到时候。”
　　麻衣客奇道：“要等什么时候？”
　　阴仪道：“等别的客人来齐了。”
　　麻衣客面色微变，道：“还有什么别的客人？”
　　阴仪冷笑一声，闭口不答，易清菊、聋哑少年双双立在她身后，那跛足少年更是寸步不离，一双大眼睛的溜溜四下乱转。
　　麻衣客回头盯了阴嫔两眼，阴嫔却抬起头不去看他，突听又是一阵铃声，一个少女匆匆奔入。
　　她手里捧着张素色拜帖，神色间也显得十分惊异，不住喃喃道：“奇怪，奇怪，又有人来了。”
　　麻衣客接过拜帖瞧了瞧，变色道：“请进来。”
　　过了半晌，一阵脚步之声响动，走入一个长衫老人和一个劲装佩剑、英气勃勃的少年。
　　铁中棠、水灵光又不觉吃了一惊：“他父子怎么也来了？”原来这老、少两人，正是李洛阳与李剑白。
　　李洛阳大步而入，抱拳一揖，沉声道：“多年不见，兄弟时时未忘阁下，不想阁下具柬相召，在下见了帖子，虽出意外，但也不敢不来。”他仰天一笑，接道：“做生意讲究帐目清楚，阁下此番想必是也有了生意人的脾气，要与兄弟算算旧帐了。”向阴仪微微一揖，转身坐下。
　　麻衣客面沉如水，沉声道：“什么帖子？”
　　李洛阳诧声道：“自是阁下具名的帖子，要在下等于今日赶来峙山，阁下莫非自己却忘了么？”
　　麻衣客道：“你怎会寻得此谷的通路？”
　　李洛阳道：“这更怪了，阁下明明在一路之上俱有指路的路标，在下又非瞎子，怎会瞧不到！”
　　麻衣客冷“哼”一声，默然半晌，朗声道：“外面若有人来，莫再敲铃，也莫再通报，请他们只管进来就是。”
　　两个少女应声去了，麻衣客道：“等人都来齐之后再唤醒我！”盘膝坐下，闭目调息，又宛如睡着了一般。
　　水灵光悄悄一拉铁中棠衣袖，轻轻道：“李洛阳怎会也来了，瞧他神情，还似与麻衣入结有冤仇似的。”
　　铁中棠叹道：“今日之事，的确奇怪，我也猜不透。”他两人只是在帘外窥望，是以别人并未瞧见他们。
　　水灵光又道：“瞧这情况，李洛阳收到的帖子，似乎不是这麻衣人发出

的，那么，又有谁会代他发帖子呢？”
铁中棠瞧了瞧那边的阴嫔，沉吟道：“只怕是……”
一句活还未说完，大厅中又走入四五个人来。
这几人之装束各异，行踪奇诡，瞧那举止之间，武功却俱都不凡，虽是同路而来，却又彼此各不相睬。
儿个人瞧了瞧大厅情况，分别落座，口中各自喃喃低语，虽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但语气却都不善。
几个锦衣少女捧上茶来，鬼母等人默默接过四杯。
一个华服大汉冷笑道：“俺是算账来的，喝什么鸟茶！”伸手接过茶怀，将茶俱都泼到地上。
另一个枯瘦道人冷笑接道：“这位施主说的不错，贫道喝了这茶，只怕就要归天了，喝不得……喝不得……”
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竟将茶都泼到地上。
李洛阳微微笑道：“若说他多行不义有之，若说他下毒害人则绝无此事。”接过茶杯，一饮而尽。
华服大汉怒喝道：“你这是替他说话么？”
喝声未了，门外有人哈哈笑道：“咱们都是来寻他算账的，自己先打了起来，岂非可笑得很。”
笑语声中，又有两人掀帘而入。
这两人，俱是身材魁伟，丰髯广颡的大汉，赫然竟是霹雳火与海大少，铁中棠见这两人现身，不觉更是吃惊。
天杀星海大少目光一转，大笑道：“妙极妙极，来的似乎都是故人，怎么主人却不待客，反而睡起觉来。”
李洛阳微微道：“主人要等客人来齐，一起接待。”
海大少笑道：“这倒省事得很。”他瞧了瞧那华服大汉：“想不到你老兄也和这主儿有些过节，妙极妙极。”
霹雳火哈哈大笑道：“看样子这里只有老夫一人是来瞧热闹的了，这几位大名，你怎不替我引见引见？”
海大少道：“鬼母夫人与李兄你是认得的了。”
他伸手一指那华服大汉，道：“这位老哥你若不识，实是你孤陋寡闻，委实教俺失望得很。”
华服大汉瞪眼瞧着他，神情似是有些奇怪。
霹雳火道：“这位兄台究竟是哪一位？”
海大少哈哈大笑道：“俺一个个说来也麻烦，反正这里四位，不是一派武林宗主，便是名震八方的瓢把子！”
那同路而来的四个奇装异服的人俱都霍然长身而起，面上俱都现出惊诧之容，彼此对望了一眼。
这四人俱已多年未在江湖走动，如今见到海大少竟似已识破他们的来历，是以俱都为之耸然动容。
华服大汉厉声道：“俺不认得你，你怎会知道俺？”
海大少哈哈一笑，还未答话，只听外面一阵步履之声响动，高高矮矮，走入六、七个人来。
帘后的水灵光突然捏紧了铁中棠的手掌，自语道：“他……他们也来了。”铁中棠点了点头，双眉皱得更紧。

原来此番来的这些人，竟是黑星天、白星武、司徒笑、盛大娘母子，与那武功高绝，但却毁在柳荷衣之手的少年秀士。
大厅中又是一阵骚动，认识的人，互相招呼，只有那少年秀士神情最是倨傲，谁也不理，自管大喇喇坐下。
海大少笑道：“俺与各位都认得已久了，想不到各位竟与俺有个共同的仇人，今日竟会走在一路，看来世界当真是小得很，一根绳子，便可将这些平日各无关连之人忽然拉到一处！”
黑星天微微笑道：“我兄弟可算是新仇，兄台莫非是旧恨？”
海大少笑容突敛，沉声道：“不错！”
就在这时，麻衣客霍然张开眼来，目光闪电般四下一扫，却生似在每个人面上都盯了一眼。
众人一起顿住语声，数十道目光，也俱都盯到他面上，这些目光强弱虽不同，但却都充满了怨毒之意。
麻衣客缓缓道：“各位都是接到帖子来的么？”
那枯瘦道人阴森森笑道：“若非接到帖子，到何处寻你？”
麻衣客冷然一笑，霍地转身，闪亮的眼神，已盯到阴嫔身上，缓缓道：“想来帖子必定是你代我发的了？”
阴嫔神色不变，笑道：“虽不是我，但也差不多。”
鬼母阴仪冷冷的接道：“二妹传给我消息，是我发的帖子，路标也是我一手包办的，你此刻明白了么？”
麻衣客仰天狂笑道：“明白了，早就明白了！”
铁中棠不禁机伶伶打了个寒噤，暗叹忖道：“她平日看来对这麻衣人那般多情，不想竟在暗中将他的新仇旧怨、冤家对头全都找了来，显然是定要眼看他家毁人亡，才遂心愿，却不知她与他究竟有何仇恨，莫非是因爱转恨，竟一至于斯……”
水灵光也不住悄声轻叹道：“好毒辣的女子！
他两人瞧得出神，一时间竟忘了自家的处境，回首望去，那些少女们早已不知在何时走的干干净净了！
等他两人目光回到大厅中时，厅中竟忽然多出了七、八个身穿垂地黑袍足面蒙玄色乌纱的妇人。
她儿人一排站在墙边，既不知是如何来的，也不知来了多久，厅中群豪，竟似全没有发现她们就站在自己身后。
这其中只有麻衣客与阴嫔面对着她们，但中间却又隔了一群愤怒的武林豪士，是以也瞧不清楚。
一时间厅中情况当真絮乱已极，每个人都似与麻衣客有着极深的仇恨，都想自己亲手复仇。
但大家或多或少又有些畏惧麻衣客的武功，是以谁都下肯先打头阵，也不愿开口，厅中虽然人头济济，却只有麻衣客清宏的笑声在四壁激荡，掩没了天地间所有其他声息，震得人耳鼓嗡然作响。
阴嫔待他笑声渐歇，突也咯咯笑道：“你可笑够了么？债主俱已临门，你笑也无用，还是想个法子还债吧！”
她笑声虽无麻衣客洪亮，但尖细刺耳，听得人心里都不禁泛起一阵寒意，众人一惊，这才知道她武功竟也不弱！
麻衣客沉声道：“不错，债是要还的，但咱家究竟欠了各位什么，要如

何个还法，各位不妨划出道来！”

铁中棠只道此番群豪必将争先开口，哪知仍然人人闭紧嘴巴，只是目中的怨毒之意却更深了。

麻衣客目光一转，冷冷笑道：“李洛阳、海大少，你两人武功虽不济，人望却不差，就先说吧！”

李洛阳、海大少对望一眼，却咬紧了牙关，闭口不答。

麻衣客目光转向那四个异服之人，道：“南极毒叟高天寿，你活了这把年龄，不妨说说与咱家究竟有何仇恨？”

一个身穿织锦寿字袍，手拄龙头乌铁拐，脑门秃秃，端的有几分南极寿星模样之人，身子一震，转首不语。

麻衣客目光立刻转向一个身穿绿袍、手摇折扇、虽已偌大年纪，但胡子却刮得干干净净之人。

看他下摇折扇，顾盼生姿，一派自命风流、强作少年的模样，麻衣客沉声道：“玉狐狸杨群，你又如何？”

这玉狐狸竟然面颊一红，更不答活。

麻衣客道：“快活纯阳吕斌，你说得出么？”

那锦袍枯瘦道人，非但不开口，反而后退一步，他虽作出家人打扮，但全身佩珠嵌玉，装饰得像是花花公子。

麻衣客哈哈笑道：“你们三人都不说话，神力霸王项如羽总该说了吧？”那华服大汉哼了一声，一拳击在身侧石墩上，“砰”的一声，那般坚硬的石墩竟被他这一拳生生打得一裂为二。

这四人名字一说出来，霹雳火、黑星天等人都不禁为之色变，他们虽都未见过这四人之面，却知这四人行踪奇诡飘忽，脾气怪异绝伦，却又武功高强，手段毒辣，那神力霸王手下更是有千百兄弟遍布江湖，杀人越货，这四人在江湖中独树一帜，便是少林、武当等派，也不敢轻易惹他，只是这儿人己有多年未曾在江湖走动，是以今日突然出现，众人不禁为之动容！

铁中棠奇怪的是，这些人明明与麻衣客有着深仇大恨，又明明是为了复仇而来，此刻却不知为何不肯开口说话？

这时，麻衣客的目光已扫向司徒笑等人，还未说话，司徒笑已摇手笑道：“咱们人多，咱们留到最后。”

麻衣客哂然一笑，心里却在奇怪，不知这些胆小怕死的人，今日怎么也敢闯入这里来，莫非有了什么靠山不成。

目光转处，突然瞧见那少年秀士锐利的眼睛，双眉不禁一皱，鬼母阴仪已冷冷道：“他们不说，老身便代他们说吧！”

海大少、项如羽等人一起变色道：“咱们的仇恨，你如何知道？”竟是不愿阴仪多话的模样。

阴仪冷冷笑道：“常言说得好，再大莫如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各位与他虽无杀父之仇，但妻子都被他夺去，这仇岂能不报？至于……这仇要如何报法，就要瞧各位自己的意思了。”仰面向上，不住冷笑。

刹那问海大少等人都己变得面如上色，李剑自身子一震，后退三步，手掌紧握着剑柄，身子不住直抖。

霹雳火瞧了海大少一眼，暗叹忖道：“瞧他平日言语神色，那花大姑想必就是他以前的妻子，不知如何彼此人骗了，但此人却偏又是个花蝴蝶，始乱而终弃，是以花大姑后来只得去做那买卖！”想到这里，不觉暗中松了口

气，喃喃道：“ 幸好老夫一生从未娶过老婆…… ”
　　铁中棠不由恍然忖道：“ 难怪他们方才不肯开口，想他们俱是武林中成名人物，自不愿被人知道自己家丑。 ”
　　那神力霸王项如羽突然冷笑一声，瞪着鬼母阴仪道：“ 不错，咱们老婆都被他玩了，但你呢，你姐妹又与他有何仇恨？ ”
　　鬼母阴仪面色一变，半晌无言。
　　项霸王哈哈笑道：“ 你姐妹既无老婆，想必是自己被他玩了…… ”
　　易清菊怒喝一声，与跛足童子、聋哑少年齐齐抢出。
　　跛足童子大声喝道：“ 霸王有神力，老婆守不住，不要脸，不要项霸王大喝一声，有如霹雳，一掌击了过去，口中大喝道：“ 小鬼找死！ ” 拳风虎虎，果然势不可当！
　　突见眼前一花，阴氏姐妹已双双挡在他面前，姐妹二人各自发出一掌，轻轻化解了他的拳势。
　　鬼母阴仪回首叱道：“ 徒弟们，退下！ ”
　　阴嫔怀抱嫔奴，咯咯笑道：“ 我姐妹下帖子请你们来，难道是要你们来对付我姐妹的么？ ”
　　项霸王怔了一怔，道：“ 这…… ”
　　阴嫔笑道：“ 不错，我大姐是因为遇着他这个薄情郎，后来才会变得脾气古怪，而我哩，我这一生更是被他毁了，他毁了我，才使我去毁别的男人，才会变得声名狼藉，我若不恨他人骨，怎会假情假意的到他这里，我为得就是要亲眼瞧瞧他到底落得个什么下场，亲眼瞧他家毁人亡！ ”
　　她口中说得这般狠毒，面上却满带着春花般的笑容，项霸王也不禁瞧得心里直冒寒气。
　　只听麻衣客仰天狂笑道：“ 不错，你们一生都是被我毁了的，这罪名咱家全部承当，但你们若要我家败人亡，哼！ ”
　　他倏然顿住笑声，接道：“ 只怕还不大容易！ ”
　　阴嫔娇笑道：“ 你说的也不错，这些人武功以一敌一，谁也不是你的敌手，但大家一起上，你又如何！ ”
　　麻衣客大笑道：“ 你们人多，我难道人少么？ ” 双掌一拍，大喝道：“ 小丫头们还不快来，看是他们人多还是咱们人多？ ”
　　喝声嘹亮，穿房入户。
　　但直到外面回声俱已消失，还是没有回应，麻衣客微微变色，怒道：“ 死丫头、臭丫头，你们都死了么？ ”
　　鬼母阴仪冷冷道：“ 虽然未死，只怕也差不多了！ ”
　　麻衣客面色突然变得苍白，呆了好半晌，方自厉声道：“ 好，好，难怪你九鬼子、七鬼女只到了三个，原来别的人都在外面等着收拾我那些女徒弟，但……但她们却毫无罪孽，你们要算账的，只管来寻咱家。 ”
　　突见天杀星海大少反手甩了长衫，敞开胸襟，大步而来，道：“ 大家都等着捡便宜，俺只有先动手了！ ”
　　麻衣客冷冷道：“ 你一人不是咱家敌手，与他们一起上吧！ ”
　　海大少狂笑道：“ 俺海大少岂是倚多为胜的人！ ”
　　麻衣客一挑大拇指，道：“ 好！咱家让你三招！ ”
　　海大少一整面色，朗声道：“ 你让俺三招也罢，不让也罢，当着这里朋友，动手之前，俺却有几句话要说说！ ”

麻衣客道："此刻苦是别人还在咱家面前嗜　，咱家早就先割下他舌头了，但你海大少要说，就快说吧！"

海大少道："你虽然承担了全部罪名，俺却知道这罪名不该由你一人承当，那些婆娘也未见没有责任……"

众人又复变色，项霸上怒道："放屁！"

海大少狂笑道："俺这话虽不中听，但却非说不可，老实说，咱家这些人的老婆，实在也没有一个好东西，常言道：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些婆娘昔日若不是看他年少多金，武功又强，生的也不错，怎会撇下咱们去跟他，这厮虽好色，虽该死，但咱们那些婆娘被他甩了，却是活该！"

铁中棠听他居然说出这番话来，不禁又是惊异又是赞佩，只见项霸王、玉狐狸等人虽然满面怒容，但却无一人开口反辩，显见海大少说的不错，但若非胸怀磊落的本色英雄，又怎肯说出这番话来！

厅中默然半晌，麻衣客方自笑道："当今天下，想不到还有人会说公道话，而且说话的人也是我的仇家，哈哈……哈哈……"

他仰天大笑数声，接道："我知道话虽说的公道，但腹中之气还是要出的，好，来吧，咱家接你几招！"

海大少道："这口气俺闷了多少年，只因俺明知不是你敌手，也找不着你，今日既见着你……来，看掌！"

喝声中他已一拳击向麻衣客胸膛，麻衣客眼见一拳击来，不避不闪，众人都知他武功超人，只当他此举必有煞手。

哪知这一念尚未转完，"砰"的一响，海大少这一拳竟着着实实击在麻衣客胸膛之上。

麻衣客武功再高，也经不住海大少天生神力，直被这一拳打得踉跄后退数步，面上更是毫无血色。

海大少大惊道："你……你这……"

麻衣客调息半晌，强笑道："就凭你方才那几句话，咱家便不能与你动手，只有挨你一拳，让你出气了！"

众人见他身受天杀星海大少一拳，不但未受重伤，而且立刻便能说话，都不禁又惊又佩。

海大少目定口呆，怔了半晌，道："俺一生见过的怪人虽不少，但以你这样性格之人，俺却从未见过。"

霹雳火忍不住插口道："老夫也未见过。"

麻衣客哈哈笑道："寡人有疾，这点咱倒从不自讳。"

海大少定睛瞧了他半晌，大声道："好！你我旧账，全在那一拳勾消，但俺此刻既不能看你挨打也不能帮你打人，只得走了。"

他不等话说完，便转身而出。

霹雳火大声道："等我一等。"正待随之而去。

司徒笑一把拉住了他衣袖，悄悄道："你我五福同盟，自当同进同退，兄台怎么这就要去了？"

霹雳火瞧了瞧黑、白两人，浓眉一皱，也不说话，反手甩脱了衣袖，飞步而出，竟与海大少一起走了。

麻衣客叹道："好汉子！"话未说完，不住咳嗽起来。

玉狐狸等四人对望一眼，都看出他已被海大少那一拳打得多少受了些内伤，四人心意相同，便待乘机出手。

忽然间，只听李剑白嘶声喝道：“别人饶你，我却不能饶你！”反手拔出了长剑，一掠而出，直刺麻衣客。

李洛阳惊呼一声，变色而起，李剑白长剑如风，已接连刺出七剑之多，剑剑不离麻衣客要害。

麻衣客轻轻避过七招，道：“李洛阳，还不令他住手？”

李剑白满面俱是悲愤之容，大喝道：“谁说我也不住手！”突然双手握剑，全力一剑刺了出去。

他这一剑虽是拼命招式，但上下空门大露，遇着麻衣客此等武功高出他数倍之人，此招实如送死。

李洛阳惊呼着振衣而出，只见麻衣客身子一侧，让过了来剑，疾伸两指，闪电般夹住了剑尖。

李剑白那一剑是何等力道，但此刻被人两根手指夹住，竟动弹不得，他纵拼全力，亦有如蜻蜓去撼石柱一般。

刹那间他但觉万念皆灰，知道自己此仇再也报不成了，撒手抛剑，纵身撞向石壁，李洛阳急急抱住他身子。

李剑白嘶声呼道：“莫拉我……莫拉我……妈……她……她……老人家……孩儿不能为她雪耻，只有……”

麻衣客突然大笑起来，随手抛去长剑，摇头道：“李洛阳，看来你这莽儿于是误会了，此间只有你与我的仇恨，大是与别人不同！”

李剑白身子一震，道：“你……你说什么？”

李洛阳叹道：“傻孩子，你母亲怎会是那种女人？”

李剑白掌中匕首“　”的落下，道：“但……但……”

李洛阳叹道：“为父与他的仇恨，只是因为他曾在珠宝会集之期夺去了咱们家一批家传之宝，为父却无可夺何。”

麻衣客大笑道：“洛阳珠宝世家，名扬天下，万万丢不得这人，是以只有打落牙齿和血吞，丢了珠宝，也一直不敢声张。”

李洛阳叹道：“江湖中只道本宅数十年俱无珠宝失窃之事，若非小儿今日误会，我也不会将此事说出来，自坏本门的名头。”

麻衣客道：“今日你既说出，想必是要向咱家索回珠宝的了？”

李洛阳沉声道：“十年前我武功大不如你，这十年来我只练了一手功夫，今日要与你一拼胜负！”

麻衣客道：“既是如此，就……”

语声未了，那南极毒叟冷冷截口道：“李某人的功夫，最好稍等等再拿出来献丑，这一阵我四人接过了！”

李洛阳还未答话，李剑白怒道：“你四人凭什么争先？”

南极毒叟高天寿道：“就凭这个！”

他不但言语冰冷如刀，面上也是喜怒难测，与他那寿星般滑稽的形状生像显得十分不配。

他俯手拾起了地上长剑，随手一拗，长剑便折为两段，一起递给李剑白，冷冷道：“剑是你的，还给你！”

李剑白此剑乃是家传利器，虽非干将、莫邪一类神物，但世家代代相传的兵刃，自是精钢百炼非同小可。

他平日将此剑甚是珍惜，绝不离身，此刻见这怪老儿竟随手便将之一折两段，李剑白瞧得既是惊骇，又觉心痛，忍不住伸手去接。

突听麻衣客叱道：“ 剑上已有毒，接不得。 ”
李剑白一惊缩手，俯首望去，只见那光芒闪耀的长剑，此刻果已变得碧惨惨默淡无光，他哪里还敢伸手去接。
这毒叟一触之下，便将长剑染毒，此刻施毒的功夫，不但李氏父子惊骇，别人见了也不禁色变。
无极毒叟哈哈笑道：“ 我这‘ 毒叟 ’两字，岂是浪得虚名的么！ ” 随手一抛，两段剑流星般飞出。
玉狐狸杨群笑道：“ 此剑丢了多可惜！ ”
语声方出，他身形已起，竟比那断剑去势还疾，两只长袖凌空一卷，便将两段剑全都卷入袖里。
短短七个字方自说完，他身形又已站回原地，不但来去修忽，飞翔如意，而且身法更是惊人美妙。
众人见这玉狐狸竟然施展出这一手如此惊人的轻功，无论是友是敌都不禁脱口喝出采来。
只有那一排黑巾蒙面的黑袍妇人仍然幽灵般屹立不动，别人若不注意，很难发现她们的存在。
但见玉狐狸杨群双袖一抖，将断剑抖落地上，快活纯阳吕斌笑道：“ 丢了既可惜，不如废物利用了吧！ ”
他俯身拾起长剑，走到那方才被神力霸王一拳击裂的石墩前，接着笑道：“ 项施主神力虽惊人，但却太失礼了些，将主人家好好一张凳于弄得坐不成了，贫道正好利用这废物，为它修补修补！ ”
他一面说话，右手拿着断剑，左手拢起两半石墩，胸膛起伏，提气作势，突然吐气开声。
只听他口中“ 哨 ”的一声，竟将那半截断剑生生刺入石墩里，生生将两半石墩钉子般钉在一起。
那石墩又硬又脆，但他以剑穿石，却有如刺穿豆腐一般，不带声息，众人又不禁喝起采来。
快活纯阳吕斌拍了拍手长身而起，笑道：“ 诸位且莫喝采，贫道手上苦是事先未涂解药，此刻早就被毒死了！ ”
神力霸王一拳碎石，面不改色，南极毒叟折剑如竹，掌上染毒，玉狐狸飞身追剑，来去如电，快活纯阳剑刺坚石，如穿豆腐，这四人一人露了一手功夫，无一不是惊人之作！
铁中棠、水灵光双手相握，瞧得实是心惊。
南极毒叟眼角斜脱着李剑白，冷冷道：“ 就凭咱们这四人的几手工夫，可够资格与你争先么？ ”
李剑白目定口呆，无话可答。
麻衣客哈哈一笑，道：“ 既已抢得了先，那就动手吧，想不到这十余年来，你四人武功果然精进许多！ ”
南极毒史阴森森笑道：“ 纵然精进，却也比不上你，我四人商量商量，只有一起动手了！ ”
四个人身形一转，抢了四角，将麻衣客围在中央，麻衣客看来虽仍气定神闲，颜色不变，其实暗中早已戒备森严。
玉狐狸杨群一抱拳，道：“ 小心着，我…… ”
突听一声轻叱，道：“ 且慢！ ”

声息虽轻，但听来有如钢针刺在耳中一般。
玉狐狸等四人齐都一惊，转目瞧去，这才瞧见两个黑袍蒙面妇人离群当先走了过来。
她两人行路的姿势极是奇异，肩不动，腿不曲，竟有如浮云飘动，鬼魅移形一般，但见长袍不住波动，人已到了眼前。
麻衣客与玉狐狸双方都觉奇怪，猜不出她们是谁，也猜不出她们是何来意，快活纯阳道：“女施主们有何见教？”
左面的黑袍妇人缓缓道：“你四人动不得手。”
她语声平和轻易，不带丝毫烟火气，但语句却是命令之式，似是此活一说出来，别人便不得更改。
玉狐狸等人呆了一呆，齐都放声大笑，只有南极毒叟最是深沉，仍然不改声色，缓缓道：“我四人为何不能动手？”
黑袍妇人道：“你四人在外奸淫屠杀，无所不为，你既好了他人妻子，别人自也可好你的妻子，你有何资格动手？”
项霸王大喝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管咱们的事！”
黑袍妇人缓缓道：“苍天有威无力，不能亲管人间之事，所以要借我们的手，为天下妇人女子来抱不平。”
项霸王大笑道：“如此说来，你们莫非是苍天的使者不成？”
黑袍妇人道：“正是！”
她每句话说来俱是平和轻柔，也无人瞧得见她们黑中后面的表情，但这“正是”两字出口，却带着种无比神奇的魔力，让人无法怀疑，只觉她们真的是自天而降的神使，世人绝不能违抗于她，纵是项霸王这般强横之人，听了这短短两字，也不觉打了个寒噤，别人更是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过了半晌，快活纯阳吕斌干咳一声，指着麻衣客道：“你既要为女子抱不平，为何不管这厮，却来管我们？”
黑袍妇人道：“我们本是为了要瞧他遭报而来，但此刻却还未到时候，自是不能让你四人动手。”
快活纯阳道：“却是让谁动手？”
黑袍妇人道：“苍天所令之人！”
项霸王突然怒喝道：“什么苍天苍地，装神弄鬼，俺就不信这一套，滚吧！”出手一掌，向那黑袍妇人击去。
黑袍妇人道：“人力不可胜天，你竟敢动手？”
项霸王呆了一呆，黑袍妇人衣袖已反撞上来，项霸王曲时收拳，大喝道：“并肩子一起上吧，先请她们走路再说！”
喝声中已攻出五拳，他练的外门功力早已登堂入室，此番五拳攻出，当真有霸王开石之势。
黑袍妇人身形闪动，不知不觉已避开了四拳，但等到项霸王最后一拳击出，她突然站住身子不避不闪。
神力霸王方才一拳碎石，是何等威力，众人眼见他这一拳已击在这妇人身上，心头不禁一骇，都只当这妇人必将骨折身飞，项如羽亦自暗中大喜，哪知他这一拳方自沾着对方衣服，黑袍妇人衣衫突然向内一陷，他拳上力道，竟有如泥牛入海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项霸王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但容不得他心念再转，黑袍妇人又已反卷而起，兜住了他手臂。

刹那间，他只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道自对方袖中涌出，身不由主的破兜得离地而起，偌大的身子，忽悠悠自玉狐狸头上飞了出去，“ 砰 ”的一声，撞上了石壁，沿壁滑落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这一来众人更是大惊失色，李剑白等武功较弱之人，还只当这妇人真的身怀不可思议的神通法术。

玉狐狸等人虽知她这一手乃是“ 四两拨千斤，沾衣十八跌 ”类内力功夫，但却更不禁为之心惊，这妇入黑中蒙面，虽瞧不出她年纪，但世上能将此等功夫练到这般地步之人，实是寥寥可数。

要知黑袍妇人方才衣服一陷，便已将项霸王力道全都引入，再自袖中挥出，项霸王做梦也想不到方才乃是被自己力道摔了个斜斗，在地上晕了半晌，方自挣扎爬起，但头脑一晕，扑的又跌了下去。

黑袍妇人缓缓转向玉狐狸杨群，缓缓道：“ 人力必定不可胜天这句话，你可服了么？ ”

玉狐狸杨群变色道：“ 这…… ”突然长叹一声，道：“ 服了服了！ ”

双拳一抱，躬身拜倒下去。

忽然间，只见数十道细如牛毛般的银芒，随着他这一拜之势，自他背后暴射而出，疾射黑袍妇人胸腹。

这暗器发来事先毫无征兆，骤一发出，其疾更胜闪电，端的令人既不能防，也不能躲，正是他生平得意之作“ 紧背花装断魂针 ”，针尖剧毒，武林中真已不知有多少高手断送在他这断魂针下。

事变骤然，帘外的水灵光也不禁为之脱口轻呼一声。

哪知黑袍妇入花袍一展，暴雨般一蓬银芒突似长虹投水般化做一条银线投入她袍袖之中。

玉狐狸、快活纯阳、南极毒叟齐齐惊呼一声，三只手一起指着黑袍妇人，颤声道：“ 你……你……你…… ”

黑袍妇人缓缓道：“ 你已知道我们是谁了么？ ”

麻衣客忽然仰天狂笑，截口道：“ 他们纵不知道，我却自你们一走进来时便已知道了。 ”

黑袍妇人道：“ 知道了最好。 ”

麻衣客笑道：“ 想不到你们竟会助我…… ”

黑袍妇人冷冷道：“ 真该找你算帐的人此刻还没有来，我们只是怕你先死在别人手里！ ”

麻衣客人笑道：“ 就凭这几人也伤得了我！ ”突然出手如风，夹颈抓住了南极毒叟的身子，将他高高举了起来。

众人谁也未曾真的见他显露武功，此刻见他乍一出手，便将这颇具盛名的南极毒叟抓起，南极毒叟竟不能抵挡，也不能反抗，都不禁骇了一跳，南极毒叟被他抓在手里，身子竟似软了，再也动弹不得，自然更是大惊失色，道：“ 你……你要怎样？ ”

麻衣客笑道：“ 先将解药拿来再说。 ”

南极毒叟颤声道：“ 在……在袖袋里，红的外嗅，白的内服。 ”

话未说完，麻衣客已取出个合金盒子，微微笑道 :“ 谅你也不敢说谎……拿去！ ”突然将这盒子抛给黑衣妇人。

黑衣妇人不由自主接道：“ 这是什么？ ”

麻衣客笑道：“ 两位大约是初登仙籍的仙女，武功虽然不错，经验却嫌

太嫩，也把这毒叟看得太低了。”

黑衣妇人道：“莫非……”

麻衣客大笑道：“这毒叟方才随手一指，你便已中了他的毒了！”黑衣妇人身子一震，双双退后数尺。

南极毒叟道：“解药已给了你，你还不放手？”

麻衣客道：“你这老儿花样实在太多，咱们虽不怕你，但留你在这里，总是讨厌，走吧！”

双手一振，将南极毒叟直抛出门，身子却已冲入了玉狐狸、快活纯阳两人之间，一掌拍向玉狐狸胸膛。

玉狐狸大惊撤身，快活纯阳反身拔剑，但他长剑方自出鞘半寸，麻衣客拍向杨群的那一掌已抓向他们。

快活纯阳几曾见过如此迅速的出手，凌空一个翻身，掠出门去，口中大喝道：“君子复仇，三年不晚，你等着！”

话声未了，又有一条人影飞来，他只当麻衣客追出，骇得一口气接不上扑地跌倒，谁知那人影也跌在他身畔，赫然竟是玉狐狸杨群，快活纯阳大骇道：“你怎么也被他……”

杨群叹道：“那厮出手比鬼还快，谁瞧得见……”话未说完，又是一条人影被凭空抛出，正是神力霸王项如羽。

司徒笑等人见这麻衣客举手之间似是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四个武林高手一起抛了出去，不禁相顾骇然。

再瞧那边，两个黑衣妇人已退入墙角，但仍未服下解药，只是与那边另儿个黑衣妇人不住的低低商量。

麻衣客双掌一拍，微微笑道：“两位怎么还不快服下解药，不要初登仙籍，便入鬼箓，那就太冤枉了。”

黑衣妇人中一个身材最是矮小之入，突然接过盒子，飘然走出，道：“王母门下仙女，岂是人间毒药所能毒死的！”

她语声竟比先前两人还要冰冷生硬，全无丝毫抑扬顿挫，麻衣客面色微变道：“你们莫非不……”

那矮小的黑衣妇人道：“我们不领你这个情！”随手将盒子抛在地下，转身走回，再也不瞧麻衣客一眼。

铁中棠见这几人不但行事怪异，武功绝高，而且口口声声不离“苍天”、“仙籍”……这些玄之又玄的名同，惊疑之间，心头突然一动想起了那更充满神秘的一句话“世间擒龙伏虎手，便是碧海赋中人……”不禁又惊又喜，忖道：“莫非那些江湖传言中几近神话的人，今天都要来到此地？”

突然眼前一花，又有四条人影一个接着一个自门外飞入跌在地上，四个人宝塔般叠在一起。

但见四人气息奄奄，不言不动，竟又是玉狐狸等四人，麻衣客骤然变色，厉声道：“什么人？”

空中飘飘渺渺传来一阵语声，道：“咱们未到之前，谁也不能出去！”语声阴阳怪气，似有似无。

麻衣客叱道：“既然来了，为何还不进来？”

那一直大模大样坐在石墩上的少年秀士忽然冷笑一声，一字字缓缓道：“时候到了，自然是要进来的。”

麻衣客道：“你又是谁？”

少年秀士两眼一翻，再不开口，麻衣客似乎还待追问。
突然间，门外义已走入一行人来。